#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集部第二九八册目次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目錄□□卷 存一百七卷

（文粹一百卷 目錄七卷）（二） （宋）魏齊賢 葉棻輯 宋刻本 〇〇一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三十五卷 （宋）樓昉輯 元刻本 三六五

#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目錄□□卷 存一百七卷（文粹一百卷 目錄七卷）（一）

（宋）魏齊賢 葉棻輯

宋刻本

## 長書

### 上范司諫書　　歐陽永叔

月日具位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　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　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　朝廷有正士而彰吾　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　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 上田正言書　　曾子固

伏聞詔書以執事直諫院不勝喜賀夫以執事之才美知古今博學善論得失法度朝廷固以公卿待執事不止為諫官也然肇區區致喜賀者亦有云也方今內外居位之士以千數貴者賤者率措趨嚮一本於苟且天下没没日就衰敝不可更興起四方每見用一偉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特達用之其能使古道庶幾可復見乎群臣顯見其為國家興太平也天下既以此望之而又為公卿大夫侍從司計謀持紀綱之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言使四方聞之皆曰　天子明於知人今而衆君子不負天子之知天下之望矣其久默默而自欺也豈國家用賢者意適然哉四方有司論而疑且歎息者矣始者執事為天下士重畫於外朝之士大夫每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為之矣今而乃為諫官非大位然論議一皆司之則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剛果有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上無不聞下無不達也諫官與時俯仰

則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達下欲言而不通矣非直如此又且導
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竊觀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
有言與不則爲諫官賢不肖立定是非凡居其選者固以一人之
身而繫天下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也其重較然著於内外之
利病主雖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爭而捨之主雖力止之其事當
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于再三則辭其位而去
矣可也固非謂從時重而鄉背者也今世有爲諫官者設曰吾某
日言其事吾某書賣矣及章下而省其言不過越趄簿書喹嚨閑
淺事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然則迂僻誕幻而不
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聽又不引去者天下以爲是非固
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舉曰賢而能諫諍也天子以爲
然而遂用之今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苟同於衆人固不可也然世
儻有不顧其不可而爲之者則執事豈可是人也其徒以一時丈
字之名稱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税附而蹈利者之所
爲非有志者所忍肆也昔漢有公孫弘若董仲舒以賢良選用計
其一時之名遂不滅於今世也其才豈盡不及今人哉當時既得
名位而終於無所聞懷以至於泯泯其始於人而以爲安矣由今
觀之則誚之迹固不可掩也後人已見其如此又忍循其邪徑乎
竊爲計須自擇也天下自唐天寶以來上下汲汲以謀相傾材力相
長雄兵相制伏百姓擾擾日入於困窮生於困窮欲勿爲非矣不
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欲未休
可爲大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將終爲身謀而已則肇言雖切何
用若欲興太平報國家則願無容容而隨俗也執事計當世之
得失已詳矣於世俗之垢玩有素矣士君子用捨去就輕重之分
又豈不盡知而熟曉也肇是以聞成命而不覺其言且以爲賀也
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少助思慮今世布衣多不談時事肇未
嘗一造而輒吐情實有所發憤也伏惟不甚怪然而省察之

上蔡侍郎書　　　石　守道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
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故曲者直蔽者亨仆
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其是也長育而後人材
美故剛者柔者暴者舒者直者慈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其是也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
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
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
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是喜怒哀樂人具於中也則
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
而絶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吉之先見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
知善不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
見天下之人有未得其治則憤悶發於内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者於
外猶不知協於中邪睇於事邪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
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矣集至閣下有人密道閣下之語於介者
箴規剴切至于再至如聽其子皇極之義君聞孔思中庸之篇釋
然大覺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夫
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戾戕折日可待矣今閣下歐介歸之于
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閣下納之令德也天欲暴戾戕折於
介而閣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閣下仁育陶革爲至厚矣今西走蜀
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爲勞以平生未得一登閣下之門爲恨引首
南望不勝拳拳之心未宜介再拜

與裴員外書

裴君員外足下前日專使至辱貺長書自駭心悚流汗竟趾非所
當非所當夫咸章韶夏至樂也不奏於聾耳之府而奏於鄙俚惡
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兔騕褭良馭也不騁於王樂之前而當
於市人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然而餓其甚者人饋之以大牢雖
食之不知其旨而知飫乎味也如渴甚者人飲之以旨酒雖啜之
不知其醇而知嗜其甘也固亦心腹飽飫而靈府泱洽也噫丈之

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黃州孫漢公韋相隨而亡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紀五音之有會而淫洼之聲百千萬變旋嘵嘵惱人心噪噪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交分波派彌多天下悠悠其誰與歸噓淳之流得斯自騁故雕巧纂組之辭徧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怪詭誕之說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趨而之於堯舜周孔之聖人惟諸經一徑而已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爲芟夫其荊棘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穢人由之直之於聖不有徑曲小道如依大塗而行橫往來舟車通爲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如動無有阻礙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以爲懼也然則吾觀與足下協規其力而助二人焉來書過稱獨走六服之外至於萬百里而遊之也豈敢當惟足下無中道叛去不宜介再拜

上王待制書　朱晦庵

月日具位某敢薰沐載書再拜以獻　知府待制侍郎某丈先生執學無所肖似往時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爲國家所恃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者無一不繫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声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爲歉及其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心之拳拳未用不少衰也聞其進爲世用則私以爲喜聞其擯斥廢置則私以爲憂及乎觀其所就而觀之則終始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嘆知天下所謂声名節行者蓋亦不足以定知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安所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儀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以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任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平昔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勤勵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爲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之時竊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語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爲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所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在史館在臺院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所爲故夫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其與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指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古人所稱廉懦立之功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爲務然豈不曰士大夫之賢者乎哉今以前日失望於諸公者自擬而無復此意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邪聞明公遂自夔州撫臨近句而某之里閈又明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而事之而自傷无狀不得從賓客吏民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賓錄與其向來無取鄙妄之言嘗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棄狂僭爲可罪而辱枉手書以抵某侯盛有所稱道獨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莫有以濟其横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夫某而某之愚未有以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講誦明辨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者日益固擴而充之者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下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繫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无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无所俟於勉強然以某耳目之所睹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哉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

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哉其
又聞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而必曰盡精
微極高明矣而必曰道中庸温故知新矣而必曰敦厚崇禮蓋不
如是則其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以居上不
驕爲下不倍有道足以興无道足以容而无一偏之弊也某之區
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盡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此措
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爲一事也在易无取明公
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聲聞密迩竊計有足
樂者比來以時通問否乎此公涵養淳厚貴靜有容使當大用
必有不動声色而内外獲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用於世引
類之舉其必有以先於某某杜門養親足以自適取者一至湘淛少
資矣朋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書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
歸朝廷則某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予喬翹未有瞻拜之期向
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侯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
拳拳之懷伏惟炤察

上趙先生書　　石守道

謹上書先生左右介近得姚鉉文粹及昌黎集觀其述作有三代
制度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或
序記或書箴必本於教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爲之辭大者
驅引帝皇王之道施於国家敷於人民以佐神靈以及禽魚次者
正百度敘百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爲文
其主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
声律調諧而已雕鎪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真於教化仁
義禮樂刑政則缺然无髣髴者易曰文明以正觀乎人文化成
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堯則曰聰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
于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
何其衰乎去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寂寞缺壞久
而不振者非今之人尽不賢於唐之人尽不能爲唐之文也蓋其
弊由於　朝廷教化時俗習尚漬染積漸非一朝一夕也不有大
賢奮袖於其間崛然而起將无革之者乎唐之初承陳隋剥乱之
後餘人薄俗尚染齊梁流風文辭卑弱氣質叢脞猶未足以鼓舞
萬物声明六合逮章武皇帝負羲軒之姿懷唐虞之材卓然起立
於軒墀之上武功戢定海内乂安暢暇乾清坤寧以文德化成天
下鸞鶴潛燭幽雷動日煜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孑獨立常俗直以
古道在己乃以空桑雲和千數百年希闊泯滅已亡之曲獨唱於
萬千人間衆人耳慣所聽唯鄭衛淫湎之声忽然聞其太古之上
無爲之世雅頌正始之音恍惚茫昧如聾聽如失明有駭而亟走
者有随而笑者有怒而大罵者叢聚嘲噪万口應答声无窮
休愛而喜前而聴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翺李觀李漢孟
郊張籍元稹白樂天輩數十子而已吏部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
擯斥摧毀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數十子亦皆協贊附會能窮
精畢力效吏部之所爲故以一吏部數十子之力能勝萬百千人之
衆能起百數十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於日月渾渾
灝灝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今
天子繼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巍然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
曳組森森布列行義赳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遂乎不可視於唐居
上者點畫語言綷織章句始彼畫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爲質徒誇
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爲美徒誇其
彫刻之工文理之縟載毫筆窮山判木摸刻其文字布于天
下以爲後進式後進耳所習聞声名赫奕位望顯盛之者惟是不
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吏部柳宗元之才
之雄也目所常見制作淫麗文辭侈靡者唯是不知前世有三代
兩漢鉅唐之大之懿也又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長而
組綉於手天下靡然向風寖以成俗可无变之者有以待先生也
如唐之敝變之待吏部也繼唐之文章紹吏部之志唯先生能先
生无與讓先生識與天地相際接等臻古今縕奧名節德範人

倫師表所謂有皐夔之才伊呂之志周孔之道軻雄之文施之於一國之間和風仁聲沛然其洽矣施之於廟朝之上皇猷帝功卓然其成矣而命與才夾四十始登一第仕纔得上農夫之祿料不能得居廟堂之上調燮元化訏謨百度堯舜其君仁壽其民也夫豈虛生先生於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歟孔子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虛生也存厥道于億万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淫文害雅世教隳壞扶顛持危當在有道先生豈得不爲乎仲尼有云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爲則請先生爲吏部介願率士建中之徒爲李翱李觀先生唱于上介等和于下先生擊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犄之介等角之又豈知不能勝茲万百千人之衆革茲百數十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爲盛與大漢相視鉅唐同風哉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揚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吏部不曰釋老之害過於揚墨吾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蓋知其道在已不得而讓也今也道實在於先生先生豈得讓乎介竊痛斯文衰道不充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賢儒君子天下所屬望豈特區區小子竊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

## 與張秘校書　　歐陽永叔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剗剝齊整凡今之紛殽駮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无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以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不誅放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无形爲至道者无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无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万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无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惟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爲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上丞相書　　范文正公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昨者伏蒙聖恩俾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雖不獲所退有蹤拙且驚且懼況膺眞舊國風俗淳儉獄无積訟事鮮過咎權進優閑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以有所補敢不自濱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辯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知諸子之濫覽羣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爲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僞選用之際常患才難其間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无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爲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爲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爲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學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六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舍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除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爲意而以去留爲功君如所畏恐非　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　國家勸學育材必求爲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　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何其所未至詰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之學攻異端聖人之門无復啓發遠于後學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爲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竭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爲此一學獨思言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爲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風教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任也當有吉甫輩頌吾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无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上蘇學士書　　黃魯直

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无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使令於前後伏惟　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豈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補郡輒上最課可謂聲實於中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爲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晚學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借使有之彼非用於富貴榮辱顛日暮計功道不同於謀則愚陋是已无好學之志訑訑予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歲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固未嘗得望履幕下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知學以來又爲祿仕所縻聞閣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幕府在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斗筲使有黃鍾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故有數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人之賢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書者故竊取焉非閣下之豈弟單素處顯何特不可直不敢也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之所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者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遇我並世而能獲我心固宜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今此未見而寫我心矣春候喧冷失宜不審何如伏祈爲道自重

## 上孫端明書　張文潛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爲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愠一樂正子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爲善擇地而蹈之者豈有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願爲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間於其前儉巧伺於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俛仰而有就故戛戛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爲不可遇之會可勝嘆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哉某生三十五年矣其間執事之名亦久矣方　先帝時羣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爲正人大丈夫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挺然於羣枉之中其進退用捨係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於公久矣然中間何其屹屹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以爲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然聞之道塗以謂入陪輔弼實在旦暮夫如今日之所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於絕望而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不寐而止也某之家弟某幸得望履綦下某嘗欣然自負以爲辱公之知而某今也爲令沈在得在使部聞公之將有變也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聞焉故不量其賤且愚喜爲執事一道之而某之家世寒賤無勢力自拔於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區區之心未能自甘於無用來歲之春公將有薦其屬爲京官者某願占其一乎夫天下之士願奔走於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天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某再拜

## 上文潞公書　張文潛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無有使之者莫知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詩者宣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於中而無僞詩導其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其至誠之說也夫文章之興其變多矣惟詩獨近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未必作於其人而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之風俗微至於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而使有司以時采取而藏諸大師又播之樂章大者薦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政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變御異技奇言詭述不可勝記其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錯雜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於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於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某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蕃纖而撫其真刊落蔓衍而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切見之於詩句矣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榮發秀於春成材布實於夏凝

風冷露濕木隕葉而秋與重雲積雪天寒飛霰而冬至一歲之間无一日隙以人之无情對物之无定候則感觸交戰旦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于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盖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為有所不能

## 上曾子固書　張文潛

某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繁簡舒歛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軀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為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潜德遺志不可隱伏盖古之人不知言則无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与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与夫无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耒之初為文喜讀左氏離騷之書旦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俏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煩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其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懷而非私也徬徨悲嗟卒无有省之者故削志抉瘵以死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明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凄冷而感惻也如神仙煙霞高遠而不可挹也推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獨喜讀太史公稱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慷慨自其少時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季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跌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泄者韓退之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瓌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呼退之之於唐盖不愚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李又能獨立於道德藏裂之後某孔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盖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鉏叛而討亡叉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无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爲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之學者始聽其舊而唯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爲之冠其文章議論與之上下閒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然歐公之所畏忘其後來而論友者也某自初讀書即知讀執事之文既長而思之廣求遠訪以盡攬其變嗚呼如公者直極天下之文者歟

啓劄 退相

上陳丞相小簡 七幅　　呂 伯恭

秋令權輿暑氣尚劇共惟斟酌化源乾清坤晏幽明協贊鈞候動止萬福某謹勒啓佈承記府

申詞寒温之儀已佈右方邇日不審鈞用何似恭惟浩然之氣上際下蟠螢府虛明百嘉來舍更祈燮調保復官師而賜俯循當宁俯仰之隆俯徇四海依歸之望

某最外之蹤弃伏閒巷過見蟲草木共游圻谷之中涵泳泰和爲日久矣負瞻之地禮絕百寮分有常尊則不可瀆士有常守進不可輕用是不肖之姓名無緣自達於典謁之鳴宇硏量細大亦容蒙不介之微常在鈞覽

成均置屬本待名儒推擇之餘下及孱陋某然仰顧業荒莫稱緣且無一日之雅於門下果何以得此意者大鈞播物不間遐邇推拔中得孤寒之義故甄錄獎拔任動深推至公之舉本非私德而大馬進尊說之言亦非承學所當施於大君子也惟當博觀師友砥礪講習不辱於官無爲化筆之羞而已拳拳之誠有如皎日

某久積以貢謝悃詩諸典謁敢有敬常用敢忘其無瀆致之凡格尚覬鈞慈俯加采覽

某一介疏遠不敢僭布鈞聞之間若請謁今於黃扉又適重不勝之罪俯伏陳露高祈鈞察

上丞相小簡 八幅　　汪 彦章

秋高氣爽伏惟入侍帷幄關決政機六氣順迎百福偕相某祗役遠方仰戴恩地未有趨拜皆迎之期下情無任瞻戀伏乞以時調護寢興爲宗社無疆之福

某向緣竊吏復趁走左右矣鄉賤士平昔之望焉豈嘗及此至榮至幸惟圖朝夕望塵以承謦欬無何得罪深重奔走濱海引領崇墉坐成霄壤展轉淮浙俯仰半年雖銜恩戀德之誠飛食息輒罄其如身繫罪籍不敢輒拜起居以故姓名迨今方徹門下而言語拙訥所以控瀝肺肝者又極於如此伏乞鈞慈俯賜矜察

某以其官勳業福祿之盛度越今古自生民以來未有其比此固能言之士爲天下後世道也然某以爲此特我公之細事惟身作太平之基壽考百年則民有千年之澤壽考千年則民有無窮之澤由是言之天下頌詠之情果何時而已哉不知當時崧高之頌申伯閟宮之頌魯侯果能如是否方今縉紳蒙德賜以爲適然耳當知數百歲之後悵然企慕者甚於崧高閟宮之詩也況蒙收錄于門下諸生之列其欣何如哉

恭以某官學貫九流身兼數器應聲人主非常之寄極縉紳甚盛之選四方鳴喁倚侯柄用久矣伏計匪朝伊夕題冊一須周公拜前會公拜後盛事赫然追古某以孤生猥被知獎其爲傾禱倍百他人某得罪本末伏計熟聞於左右者聽不當喋喋再有塵瀆伏念其學術迂淺自揣甚明緣出入門牆以來實不敢以片言妄干進取昨者蒙恩權攝東省修道史皆其官特達之知假以恩地其本心何嘗及此而言者遂以構造之罪上聞實爲非意今謫佐偏州於某已爲僥冒然其逐家知遇本以薄技進身若緣口舌得官雖至愚賤實深恥之今傳播四方長陷浮薄沒身何以自明伏乞鈞慈特與昭雪

某昨日承蒙某官驟賜收錄既修道史復遷東省自以爲託迹宇下不啻泰山之安豈圖身迹疵賤反累恩地一朝倉卒禍出非意若非鴻造察其非辜假以仕祿則一家爲壑中之瘠久矣每一思之不知涕之橫集也故到官以來朝夕惴恐莫知所以圖報惟有恪守官箴勤於簿領庶不玷門下之知伏紙西向不勝拳拳

恭以　聖上參爲世之紀成一代之史命師臣儒宗董領其事其所辟置皆當時之選某頃以末學猥預甄收可謂不世之遇方幸朝夕執筆左右庶幾綴名編末垂示無窮亡何事有大謬不然者今而思之恍若夢寐窮海所致夫復何言傔執事憫其無辜以前

日嘗被使令特加採錄只作在京宮觀名目再陪英俊參侍硯
席瞻目無恨矣伏乞鈞慈特賜留聽
某寒鄉晚出無異能解白衷髮巳讀書屬文既登門牆屢蒙採
錄益不敢怠方今朝廷極治之時人孰不願操觚執簡以紀休烈
如某荒拙學殖未成之久亦豈多愧流輩伏乞鈞慈早賜收錄無使
白首槁死與異時數子同不遇之歎幸甚
某近者竊覩邸吏報宣德樓成龍袞輔臣恩數絕異輝映今古
雖周公營洛不過是也某不揆輒撰宣德樓賦鋪張一時之盛擬
繼寫投進又以阻隔遠方不經目睹恐述作未盡儀因宰叙詳過
都一至其下畢露區區之志死不恨矣伏乞鈞慈特賜矜察

上丞相　毛伯頴

夏序敷榮羣物清潤恭惟丹青神化為國棟梁勳績之隆增光
日月神所贊相鈞候動止萬福謹具啓承候下執事
伏以聖主憂勤緝熙紹開統業某官碩亮帝室格于皇天折衝
綏遠之謀能使搢紳華心海寓清晏呼嘗簡冊之意無與比作仰
寔為棟隆鼎鉉之重保練沖粹光輔基圖某下情無任傾頌
伏以方內乂安邊隅不聳戰狄夷陽殷尹允若某官鈞調燮理之
功萬世永賴某廷舜揆巖無所短長備員郡吏夙夜俯仰大化畏
法遵繩無由攀鏷墜襟奔走於治術誓據之末無任景慕
某才質朽下難蹟卑冗馭於遠郡之編墨存某官坯陶薦剡今之
中整襟躍纓況後醉都夙興夜寐未抵譴訶豈不知幸惟是恪
恭分守不敢時具牟牘冒昧省鑒某惟大公樂育之度洞賜矜察
某頃嘗具不腆戕牘冒昧典記雖是夫蝦蟆輒枉巴人下里唐突
清廟之奏乖爾把分何所逃罪某官方以大賢全德眞秉彝思雖
涓微塵壤下才末伎不賜前棄特垂酬答使得光華照耀奉拳
服膺以自砥礪於龍緩之盛幸甚某斷蟹江湖悠邈陳謝迂緩
伏深慚罪
備員省山亦既一年有半雖稱大邦然實瀕貧賦百孔千瘡之後
土壤境埆民俗偷惰號為難治居舜儒書生無綱紀張
設之巧攻苦食淡躬親勞苦粗能日恪詔條未抵瘝曠伏惟大鈞
埏埴兩漢循吏之德何以上酬
某政和三年應奉名第允諭州縣粗知奉法循理震動恪恭細
繹於摩研編削之業建炎中累蒙朝廷收召造蹟文館遺逸闕之
亂並翅北歸仰頌青胡殊眷之行三舍符竹年華荏苒舊贖將
落伏遇某官以道德文章輔弼明主論道經邦之暇尤加意於長
育人才是敢不因介紹不以未見顏色為嫌飾固陋之說自通於
下執事儻蒙一賜觀采予而進之使遐陬南蠻枚楊紛爾之士
聞風而作鼓舞於執事之功業幸甚

上丞相　汪彥章

庚伏在辰伏惟秉鈞當軸均福中外陰有神明來護與穰某奔述
里閭無緣俯伏軒墀瞻望履舄下情依戀以日為歲仰乞珍愛節
宣下佐休明為宗社無疆之慶
某比者專差人上狀伏計已經鈞覽退惟疏賤不敢數具起居取
黷尊嚴仰惟厚恩未賜誅絕茲者鈞治一新中外呼舞雖小夫
賤隸皆得與觀斯盛矧某蒙恩地之久乃獨阻絕一獲無緣俯
伏後塵稱慶萬一惟望台躔精爽飛越
某竊者伏審肆頒顯冊登用大賢居上相之尊兼一品之貴華夷
民物慶賴惟均某惟某官以道德為儒宗以公忠持國是頃雖未
授甽栖凡所建明無不卓然上當帝意故體貌日隆至於絕等人
人以為他日居太平任職相者非公而誰是以詔音一出和氣隨
生蓋物望所歸不謀而合方將觀施設之盛與天壤俱新不知伊
尹周公孰為先後也偏求制不敢具啓稱賀謹書興人
之頌如此伏乞鈞慈特賜矜察
某竊惟山居罪戾深治謂先狗馬填溝壑決矣今者大賢當國
至仁所被雖跡遠微賤之夫猶恐或失其所况趨走門闌之久受
知不後衆人竊計衆然殘息必不大至漂零舉家慰幸勉奉大

事以盡犬馬之誠如未隕越間尚期一望亦焉作爲松高烝民之
詩稱頌元勳盛德未爲晚也

上丞相小簡 入編　馮當可

謂元秉鈞道洽德載天眷宗社鈞候動止萬福某卧家生息大造
之恩謹冒昧具狀上瀆仰惟天稟粹全涵養充實神明所蘊妙參
化元盛祈與聖賢千載一時之遇保思康寧以副天人之所屬望
伏以某官道協天人德流夷夏仁義之澤薰蒸至和大而山川鬼
神莫不清寧微而鳥獸草木咸遂生植蓋干戈紛擾之日未遠皆
天下所共見以古準今則太平之象可得而言矣某廢黜有年銜
鋤扶犁從事田畝日與山夫谷民休息至化時和歲豐物無疵癘
故得不塡溝壑以迄于今蒙被更生之恩由是稱論功德出其誠
悃不自以爲諛伏望恕察

仰惟某官盛德大業高出前古天下士大夫盡嘗探求其所以至
而莫得其端倪但見端坐廟堂酬酢萬機以物付物各當其分退
而無矜色貨利之欲薰香靜坐說味簡要如山澤臞儒進其
可得而聞者以能超古人之萬萬至於道心精微與天地同功其
所感召有非人力所能致者則非庸常可得而見是故富求三代
與周化無間矣孔子弟子智知其聖靈山之徒負頌佛祖某叨蒙
大恩輙陳識者之言以見歸依之心

切以宮祠之典允謂優逸或年德孤高宜優其晚節或賢勞王事
當錫以燕閒縱其甚寬宜及罪廢豈謂某官行孔門之恕賢老氏
之慈一視同仁無間遠近雖如某罪累湮沒之久拔拭湔洗之恩
振其零丁亦叨此數拜命之日貫之天地誑之神明誓持銜戴之
恩盡於寮損輒有於事叙此悃愊顧其扑海之餘安能竭心
歲事戊午蒙被君恩獲至闕庭瞻望威顏之尊自此黍叨郡符
遂遠泰階繼以迂愚貽譴司發由是自絕於造化生成之門姓名
不登於記室蓋有十三年矣其於鈞衡之重可謂至疎至遠仰惟
某官如天地以厚德深仁呴狗万物收致微賤疎遠並蒙大恩
振其廢墜之蹤錫爾優閑之祿俛仰所期不謂至此雖至道善貸
漠然無心而微物受成如某私德欲伸銜荷莫知所云

爰自束髮以來粗親紙筆積日浸久遂涉其流中年以家罪私門
覺擲拂心志墮業荒疎然屣華之氣以憂患而盡鈞氣慮之原
由履歷以自見於是粗窺六經弛張之用竊見聖賢心術之復毋恨
以百揹累未遑究業及今仰蒙大恵賜以燕閒之錄杜門却掃
優游卒歲誓當研精極思深伏長引薰此心香仰酬造化如其不
至猶是用心宰以自陳伏紙戰汗

惟蜀不罹兵革民物全盛自近以來年穀豐登今歲又復大稔遐
邇之俗熏陶大化鼓腹擊壤歌詠升平仰恬生民休戚鈞庵所存
故敢以耳目之所見聞之於下執事僭率之罪莫知所逃

上丞相小簡 賀生辰　孫太冲

杪冬協序歲律將新共惟雍容廟廊載惠疇天祐神扶鈞候起
居萬福某代匱邊隅仰承陰騐末繇瞻望鈞墀謹具柔謝申候
茵鼎

仰祠典書已列右牘適來未審鈞履何如欽想冥官盛美上應天
心啟穀川嘗日祥來會春陽將屆象令正寀敢祝勉爲基圖保寧
德以慰寰海黔黎之望

歲功將蔵季節比旨屬留一候以示無窮存五實而全大數天於此
時誕毓眞儒將用爲霖肯堂能貫苞靈耀之紀界山岳之神宜
其出應昌期輔隆聖緒中興茂列輿美于今祿位之崇壽祺之永
固自有昊天默相悲盡測嘗見所能知其極也

某官保極重要金璧高標雅性內融英華外發故能依光日月
咸會風雲勳紀旂常名書竹帛輔太平之至治建滋至之宏休荷
眷益隆地忠彌著聞富伊周之事業宜彭喬之年齡興論所同
愚情彌倍

恭以夢叶穀旦照社剛辰縉紳士民方口咸誦莫不以椿歲八千
廣成壽考仰祝遐齡益由盛德洪恩漸洽四海無一夫不被其

賜則揄揚感戴有不約而同者某素荷陶鎔尤深撝領限拘官次
不獲躬造府門瞻迹稱觴之列輙以星香末禮及蕪文祝跡尊人
實紓鈞庶以表區區之誠仰乞寬仁特賜鑒亮
比因亞歲令辰嘗備具草牘前詣鈞嚴想已塵記史矣然某遇
誕辰之日不量賤踈又以緘封輕瀆感尊極深戰悚伏覬鈞慈
曲賜其勤劬而恕其率前不勝至幸
某迂鈍之資仰蒙挺埴得以效能小邑已過瓜期冰消謝勵去已
瞻瘵舉族飽煖實由洪造栽培豈無一言之報以期報塞更期包舉
提拔俾來安於得分傾依感刻交積畢悰

上丞相小簡　賀生辰　趙　莊叔

成歲受春共惟天棐正人道尊德隆鈞候動止萬福某被受大庇
方遠墻仞敢祈嚴護威重求綏斯文某下情真禱
備候鈞崇粗謹公牘矣春律初回天地始交裁成輔相眷倚上宰
仰惟以道濟時嚴毅異寄更祈倍万調宜順含太和以副九重仰
文升　安似衍字
成重慰四海百世具瞻鈞躬之願
某惟皇上纘服聖德配天天實啓之上世千之賢則有光明碩大萬
人之英應時而來助相我國家昔武丁中興帝賚良弼宣王中興
岳降申甫此豈偶然哉德輔惟休眷特一時賴之其跡殷乎商周要
議上及天人君相之際盖師友宿昔之共論以為如此非其所私
聽也
某惟某官受天地間氣出佐興運曉然見秦漢以來歷世之卑陋
溺末習隨宜補闕權立一代之治實始慨然收拾先哲三代周孔
之遺文書發其秘起其道於千載禮樂廢絕之後神功妙用無
處不到大位天地小育萬物聖天子御是其出於一世傑閣大書
以表小興天下皆得而測之曰君臣之際盖如此豈非真儒治效
之極致聖宋無窮之盛烈也某敢誦言之
某竊讀書切有妄議以為人莫大於有我莫小於有物有我之至至
於無我孔子孟子之身相魯為齊卿當時視之若一敬人然何則
有我之至也伏惟某官有大勳勞於天下皇上念無以致其報備
物典冊躬慘尊崇可謂盡天下之富貴矣而燕居之室古圖書若
文史介然一端如寒素枯槁復高僧遠人之以言語自達者無間
精粗雅不異賢愚而無私某恐保忘疲于布衣儒生然則兩儀之間
復何物可以感我者孟子所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動者所
謂浩然之氣流行於江河破山岳發於海之風濤所不能變者某擴而充之是
為大丈夫者而融之則為博大真人某不自虞僭議光明無所逃
其罪
用某某微賤頑鈍無似其實為貧也當聖天子勵精庶政某官器
使羣材之日得以文墨微名於有司寵不敢退有愧懼紀得再到
東閣道所以幸取國賜之從容如大賓客擇地除官滿適其意且
謂純白可教教以有立某雖愚無知聞先生此言亦切自喜
歷以口語心惟忠誠者惟恭惟謹庶幾萬一不負獎激之區區感激
不覺布露惟先生撫綏之
和刊
伏惟上帝篤生大賢以休息我國家元元十餘年來薄海內外父
子兄弟得保天性未厭茲癸若遂生理投我木桃瓊瑤報之人情
古今一也然億萬生靈之大壽識此何從來哉是則無以報矣獨
可益以致其誠乎茲者岳降之辰芬為炷香薰心禱南極之星誦
千載之章而賡頌者無間貴賤人也群情如一上帝臨之
鑒惟盤怟無私施及萬物天下樂推而頌焉者翔於情而感於中
也某蒙被生成及茲愈豐矣既不能親舉壽觴切不自揆綴為
律詩十篇引領鈞屏再拜以獻願以一德格天福及萬方而壽不
啓與宋無極豈待人言哉然其中有不得自已者如前之云云然
而成突然而至不自知其言之陋也惟大仁人寬之某瀆冒去
交割職事身在鈞鎔之下有命其敢不承惟某官所以命

上丞相官使小簡　王　元長

某一介之賤輙犯威嚴僭易請問起居狀下情悚懾皇恐益隆
共惟琳館燕閒神右賢業鈞候萬福某仰藉大比規媿田野萬想

感矣獨於門牆未嘗一日忘也謹勒奉候

切以相公自去秋解機務之重復祠祿之佚甘樂燕閑超出絕俗

仰惟褆躬日益沖澹更覿順寧者之宜適燕居之節妙理和悅以

爲相門盛大之慶以副生靈之望

某中春走介薦以尺之書雖瀆記室日俟僭率之罪比其歸也伏

蒙賜布帛之溫言寵眷之意莫其鄙雖在上公大人謙尊而光顧豈疎

遠賤所宜蒙哉伏讀嫉然以榮爲懼

某得請以歸深居簡出未嘗與士大夫接其於時事可謂耳無聞

目無見出入阡陌唯見田父野老行家衣還廟堂致中興之事業

以幸天下獨未知天意如何耳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心盖天意

也鋒車之召其在旦暮區區之私尤所跂望

某居閒微祿不足以餬口將跡之祿盖唯望此歲而已久雨不止下

田皆墮淤漫見者有填壑之憂運亘數郡如此正恐不勉九重

之憂也

## 上丞相小簡　晁子西

璇穹周環協氣充塞共惟坐於廟堂兼運樞極上至倚賴神明

丞相鈞候動止萬福其敢奉牋代其身賀於堂上

迺履不肖鈞用何如聖賢相逢宜建中和之極當此淑節申受協

氣周流伏惟沖粹保宇神於兆居超然在方而拳拳之情更乞

盡消息理永享三壽之祉

伏聞丞相之印明天子久未有所付海內延頸日佇顯冊之頒盖

踰年于此矣萬者恭審詔自中出告於大庭卿大夫則相賀於

朝士庶人則相賀於家乃知明天子必待其知之深而後用之富

公韓公之登庸亘如是耳某在遠不得從百執事后范門敢致

一牋於袞衣之前伏乞鈞覽

某名迹冗微不敢以書通於名公大臣而獨喜見東南來者從之

問名公大臣之賢東南來者莫不疊疊談相公頃在天官時吏不

敢爲姦而士大夫恃爲津梁已有廊廟之望矣今某与遠方之人

自聞召還徑路遂執鈞衡無不欣欣相告中外幸甚幸甚

某少經憂患異於他人重以才具迂疎不任當世驅使以此實無

宦情願山林垂三十年無田廬可歸爲貧所驅委於州縣間但知

自治而已不自意猥蒙朝廷過採文稱擢付一道而巴蜀之俗素

爲刓比以闖某不專事爲賢其效之則當其本性且責朝廷欲不

效之雖民則甚矣其如官吏不悅者無朝廷皇皇不知所圖輒敢

布之伏乞鈞察

## 上丞相小簡　汪彥章

初秋氣爽伏惟經體贊元均福中外陰有神明來護鈞體起衛恤

里居未有俯伏墀陛之期下情伏深瞻仰敢乞重今節宣上承眷

倚爲宗社無疆之慶

伏自違去恩地苟放有所雖日與閩中諸生喜承被膏澤荷戴不

貲其如身迹疏賤曾是不獲薰沐修狀仰布此誠者大賢登用海

內同慶伏以區區犬馬之報越在遐方無緣陪士大夫班庭之末

瞻望台閣精爽飛越

共惟某官以天與睿明之才佛之聖人淵懿之學爲當時而出以

當大有爲之柄澤天下故方朝廷輔相之典一敘首膺柄任中外

呼舞以數千百年太平之期適當今日雖至愚不肖者亦將得其

分願雖木石宜無此情綠衣制不敢具啓稱頌

某去歲恩極頒曉謂旨錄之列委以兼郡乃分之宜不圖先生過聽

擢於衆人之中付以郡校之選淑惟倚冒已無可報稱之理至於

爲親之故周旋曲折動皆如欲雖使自爲之謀不過如此跡迹顛

躋受賜不貲然在荒迷中未嘗一日以忘感戴惟當痛自修飭

或未隕滅尚期少效區區上報至于所懷是懷息

某禍患深寢苦居陳之餘與誰聞大賢當國田野無知之民交

口相慶緣地遠不克即布區區之誠伏惟鈞慈特賜矜察

伏覩頒冊之頒曾未更時人心所悅和氣隨生風雨協期今君相萬

計雖眾炎後填溝壑亦知未至矣所以此感戴厚者不倍倫比

上丞相小簡　晁　子西

比日始有清和意不省中台之光所照山川氣序何如伏惟亦爲燕居浩嘯冲粹加以神明協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守地不得詣行馬之前竊爲天下未究之功盡消息理以須璽召

伏聞衮衣西歸凡鄉黨之上與嘗從賓客之游者無不迎於道路候於里門而某平日受兩世之知最厚顧獨不得前豈勝抱恨雖爾上牋牘終不能紓下情萬分之一伏冀俯賜照察

某敢聞久處衡軸下還印食祠家封祐之人皆已成除授行三傳某物增飾雖擇機務之來就此閒暇固足以樂取適獨樂園之請恐造物不我借耳某敢預其以聽

伏惟門下勒材之論固難自盡且當而平昔得之於陝內者惟某與李族爲耳雖爲尤苦頃不振某爲門墻舊近聞大爲州料所出且將就逮極可念能爲解其急者非賜於門下不可敢竝以請倖於鈞造從府薦遣一介致書於州料且聽其自申論幸甚

上丞相小簡　王　望之

某情易請問起居狀於記室不勝覆惡已春寒色尚凜即日伏惟燮領百辟丕贊萬機天人擁佑鈞候萬福某杜門窮巷竊祿祠庭仰戴恩私並不敢忘唯是無路進侍下情惓惓其謹勒於候

某家息使私家遠門常感風馳情惟劇大爲之喜即日不宣伏餘何以伏惟默運神心調和元氣動靜百福至致休祥具候惟寒未解敢祈上副倚毗下慰具瞻保合大和爲宗社無窮之福

切惟相公以孔孟之道發爲相業若將與斯然威名遠播待復中原萬物吐氣蓋有日矣唯佇褒陞槐鼎與天下共慶

某衰謬叨冒政宜自竭而多病罷軟曾毫亡補遂叛丐閒伏蒙鈞慈軫念寵以職名畀之祠館華其老而濟其私皆出於陶鑄也某非木石豈不知歸儻未塡溝壑勉力可為誓當摩頂踵效蛇珠龜印之報神資臨之不敢誣也

某臨行兩詣朝堂府第竟不得望台光侍茶坐少叙區區感激依戀之誠迨今負愧未已此惟鈞慈照察幸甚幸甚

上丞相小簡　文　天則

蒼精司候歲序肇端恭惟鈞時論道天相忠勳鈞候與居萬福某備數偏城仰託庇覆尚遇朔拜門墻謹修手詞申祝典藏

謹時中淵之儀已列麟東風解凍氣象令尚異不審鈞候奚如紓惟卯見一人布德行慶共格昆鴻之社更乞重爲社稷生靈怡神養壽逢迎太和下副輿情之禱

元祈吉期三朔正始實上下交泰之辰品物咸亨之際仰惟大忠碩輔行洪化調福自新者宜于之所保祐福宇之所贊祈皆以君明臣良亶永膺於多福者也鄙有千歲書特討人能爲魯公頌哉門生下吏實不可贊詠而三不知射已頌依將詩悟敢賀共以其官至微邁倫之才技輕勳業盡天地姓名高日月求之往哲非阿衡周公不可為比當歲律之更新謂春祺之友厚格天盛美與抗休者存識者莫不以肝稱頌非區區私情敢獨形於紀述者也

竊惟方今道洽政治物阜民和國勢尊安登華不試興章制度煥然與三代同風登歌奏舞共慶海內之丕平實賴其宜輔佐真主㩦中興之運隆不拔之基盛會天人宣明吉載以致其然其恪奉教條恭承德意獲與出處郡邦同被湛渥其爲忻戴未易名言然遠鈞儀荐更歲月雖寫寒暄之情反拜在念自惟名分有間不敢頻責於政上瀆威重伏冀賁光曲垂恕亮

某綿力薄才重蒙用告之加假守邊圉已書一考雖不敢務爲矯異之事以拂人情亦仰賴照獲僅免繆恭欽昭布朝廷之德意致靈脩向風歸順投堵從閭門自指毫髮自知實出生成之賜某誓將愈竭摩蒼庶撫綏庶逃癢瘵以少酬陶冶之私銘鏤感佩筆端莫罄

某浮賤微蹤累叨獎拔雖荷誨飾某無所取材而付以一麾光爲寵異自顧僥冒之深志歸知莫取不徼因戴德以圖龜雀之報欣耿

此心切祈洞鑒。

某恐悸僭越，百拜申問鈞闕寶眷，恭惟獲此新序，茂膺戩穀。

某皇恐，武問恐有驅委，乞賜鈞旨。

上丞相小簡　賀正

孟陽紀候，咫序肇開。共惟祠庭多暇，天相人謀，鈞候與神，福某承乏偏城，遠託鈞覆，尚阻趨侍，謹具手訥申候興穀。仰承履餘之儀，恍戴右補，不審邇日鈞候何如。欽惟真宰恬然，天光內發，休祥之至，蚤有相扶。春今方新，寒威尚勁，更祈精衛粹和，復登槐鼎，以副四方之望。

某官名高今古，功在社稷，雖退休外服，以道自娛，而去就用舍，為國安危。當茲歲節，更端陽德，居內佇聞召還廊廟，再膺爰立，以固珍國，式符輿論，下情傾望，尤為深切。

元正啟祚，品物俱榮。伏惟盛德，徒若自天，膺茲殊慶，大來壽福之時，何有紀極。稱觴祝永，填溢鈞門，某以官箴有守，阻趨崇伺，隸具狀以

短啟，以伸燕賀之誠，仰止高山，恨無羽翼。

某才力凡下，備數藩宣，仰荷恩德，度越兩見，新歲其為感幸，未易名言。更祈益膺推揚，俾遂詞謁，瞻依之悃，仰冀鈞照。

申問恩閣鈞眷，伏惟中表共納純休，國太夫人恭想日有安問，復茲新序，福算駢增。

上丞相小簡　賀正　熊子復

龍杓有轉，鳳紀載頒。恭惟明良相須，隱顯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服膺清指，第刺若騁，恭哉贄牘之辭，仰涸典箴之史。

祗叙寒燠，已揆義皈，欽伺風雲，有用搖中禱，惟真宰之孫，亮有明神之護持，紫泉沾心，蒼志扶自茂，臨新序，荐納多禧。

歲歲星新物，甚萌動，狠拘七聚，手攬樂而服勤，逖望三階，阻捧觴而介壽，仰鴻儒之揆道，欽燕處之對時，仁風翔而發育，無愛邦氣，秦熏而升平，有象採諸輿頌，寓此蕪辭。

恭以丞相器通鼎軸，材極棟隆，盛猶格天，昔既有若伊尹，殊勳關國，今豈無如召公，鈞播承兩世之休，勝參契千年之遇。澤方霈於庭，負鎮已，像於參常，何幸親逢，焉敢為倭。

敬惟道德之門，仁義之宗，孤蹤一別，元朔再更，寓外餘於輕轄，第遠馳於華齡，所冀合長之序，常修萱壽之儀，茲復捨裁併庸鋪叙。

崇閱倚漢，華疇成嬴，肇達萬壽，真之身，均迓百祥之集。

內乞白揆同有修慕，不遑四方，豈無新約，願承鈞誨，勉竭鄙悰。

上丞相小簡　賀冬　熊子復

璿杓建子，寶曆頒冬，恭惟肯倚台衡，神扶國棟，鈞候起居萬福。某猥辱便俾，述連年延鱗，裁狂簡之辭，式叙勤拳之意，敬馳單介，仰揆典旨。

敬頌啟處，甫勤貴慕，僕敬欽甫節，宣庸甲度，緯仰惟一相之揆道，倍擁百辟之應祥，玉蒸五鉉，重於列鼎，上體九宸之眷，下符四萬之瞻。次贅於圖，谷絲繁祉，是誠負橋柴，敢過謾。

爾登測春，陽來泮，璨於鈞，象巳清，傳於黃宮，恭惟六符正炳，運於棄極，其為拘壓，歡喜，牧為願閱，真宰之規摹，益壯太平之象。象惟易明剛長之序，是謂得時，於詩存難老之章，可歌為壽，恭燈甚與悔陽矣，殊。

恭以丞相抜大，包容直方無擇，自出膺吉，簡在若旱峻於師瞻，逮再秉國鈞，挺挺益彰於祖烈，當綜覈屬精之治，有彌縫藏用之妙，學亂益隆，頌歎難極。

拜遠階符，侵尋日月，仰高墻仞，間阻山川，無戴惠於岩廊，屢控忱於竿牘，適笛迎長之序，用虔修慶之儀，聲雖成文，言莫盡意。

顯以清繁七閩，疆連二浙，起孤蹤之閑散，付隆指之將明，深懼疎庸，上辜臨遣，惟願拼蒙之庇，尚圖丰髮之禆，搖筆悵松，伏紙惶懼。

鈞闈星辰之眷，諒皆擁於休祥，闕封山海之區，恐尚煩於約束，鄙心敬祝綿力願賀。

上丞相小簡　賀冬　六幅　熊子復

杓占朔易律兆陽回恭惟帝眷宗工民瞻元老鈞候起居萬福某
謬膺時軫幸叨悃悰體象騎之未遑冀鼎茵之加嗇拳拳是禱
遐遥奚邪
拜遂階衔時既多閱仰高牆同心弗少移比叨六樂之來喜際五
雲之近碼海書之敏恭奉謁日方陳加原隰之阻脩程風未果雖
嘗叙於尺牘曾莫述於寸懷何當叨侍益廑陳惆悵引望思遊
伏紙神馳
欣值迎長之序合躬長慶之儀緣枸絆於九司阻趨持於壽筵仰
止台衡之重復茲陽律之新即還秉於國鈞用益調於帝鼎使万
彙沐太和之澤俾千齡躋雍熙之泮敢竭此誠敬爲是禱
某深由閉散起則將明維此七閩介于百粤何幸使華之韶傳乃
依宰鼓之鄉關鍾鈞衡之云樹尚此存而得免顧恩輝之甚厚宜
感鏤以無窮
冬序凝嚴稻陽來覲仰逢源之眷集豪昌清之護持萬慶日新
百祥川至
闔封物影潰爲事密豈無間燕之需或有丁寧之戒願閣鈞喻
乃見鈞帖

上丞相小簡 賀冬 劉 夷叔

朔律戒嚴寒飈斯劭共惟宰正百官歲刑四海萬載萬休鈞候興
居萬福某備員遐圉仰託雲庥尚稽贈拜鈞庭謹具啓申慶記府
申候饔飧之儀伏惟具右稽未審比辰鈞稜復奚似綯惟運動樞
機燮化人神叶氣嘉生來潰純禧勝陽剛來復之辰更祈益體春
陰妙藏神觀式副眾望某具瞻之望卑悰傾祝無任拳拳
某叨蒙聞世之才及經邦之略宅揆幾所勸格自昔宗工
碩德閣贊中興鄒成平治未有若斯之盛者寔社稷無疆之福生
民莫大之幸當今序之復臨諒太平之益著式芳典冊固將昌
懷同為不朽區區稱述豈採之輿議仰令鈞慈俯賜矜察
竊惟盛德大業超冠今古固非小智某識所能窺然考之時事
於風雨調適稼穡豐成獄訟衰息稀干戈懾戢羣生和而万民殖亦
足以見格天之效休祥滋至矣某竊荷鈞佛每与黃童白叟共歌
化日之舒長未嘗不感歎嘆呼以幸逢於華旦也
一元參腐業潛耳恭惟其官道與時行德惟帝祉上協岡
陵之固下迓勳楫之毀穰穰攝觴稱慶膺瑞其拘摩格冷祇艮
簡書無階躬詣鈞屏投策頃祝謹修尺牘少叙微誠敢祈鈞照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四十六

啓劄　參政　摭類

與張參政小簡　　孫　仲益

伏自執事參秉鈞軸樂贊之才皆發收用如某門墻侍物當是瑞鍾中受賜一人之數而獎用過當非其所及重勤誨諭恩言嗣奉勉以造賢即日勉湖攝被而行偷欲策駑扶羸以效一割之用而力小任重不可負荷必至頓躓以孤任使伏紙占謝以愧以恐

時事多故更用大吏視之殆不如恭惟參政自結主知進登三事倚注之重度越諸人靖康以還一二人而已則閑推致衆散而歸於社稷安危鼎司啖捉德首元勳以非常之聞以慰天下之望

某愚暗自用褊急招咎投閒置散分之宜參政念一夫不獲之辜欲解除瑕垢復爲擢錄庶詔初下其上免喪還車之所欲言止欲感動上聰而言狂意拙不必已者又復謳詠以爲大罪以參政秉造物之柄噓枯吹生而某頭方命蘄動者得咎莫知辭去全身至而歸區區之心方侯朝夕投誠上訴

與參政小簡　　王　元長

秋氣淒清共惟鈞候動止萬福某衆之寧屬賴保全茂雖未以罪斥而門墻結邇無從趨侍借易詞周記室

某屬者數以竿牘仰勤聽覽正恐犯分獲罪至此鈞旨賜以賜誨飭以故區區之私無不自安至於感戢祭施又非一言所能了也即日不審鈞用何似風露益冷敢冀燮理沖和歸侍冥冥殊施賢業使生靈畢出於陶鎔之中躋仁壽之域益天下之望也

某衰朽疎拙方欲乞歸田里未及下手而丞相已去矣孤此朝堂既無相知又言者攻呂以來已不知如其若得全身歸於田畝於然無所控告仰望鈞慈惻然以一書爲第參言之使得一任外遠關待盡山林其爲恩造何啻生成之賜也待祭梓之末聊忘僭易惟參政留念幸甚

上參政小簡　　于　子儀

竊惟啟事筆端恭惟經畫公忠天人參介鈞候與居萬福某代當偏城仰叩懸希度尚遐奉鈞墀謹具禀訓申謝記府

謹時申悃之儀伏觀前插即此東風解凍舒氣令尚寒不審鈞候復何以仰翊贊宣猷美近莅經綸戩穀之孟永明盛照數贊更祈重為社稷生靈精調寶鼎於補倘稅之動不備

元祐屆期三朔正始貞地天交泰之辰品物成亨之際仰惟大忠碩德輔行洪化兆齡景福此舉川增下僚傾濡尤為切至

某官躬文大儒世之資宣益旦昌期之會簡握妙擢佐佑聖神燮化之勳加被草木允膺之望蔚在宸衷行開綠野元晝輔隆洪祚畢情不勝祈向之切

敬律更端振形稱才若爲尊霽今古所同遂想某蘊復翊顯盛益勞千某以槐裳重登宿德篷門微賤累補於代庶儀仰乞瞻榮

某陳逶遲旅遊在遷迢侍視大府撫膺何當來見前此不自量分偕責至瀆以爲升辰之慶爰政元旦復拜延對嘉以展感德謹殫布悃恰不敢自後於與人旨此之頌仰覬原貸

某迂愚下士夕荷均逾陶煦蓋自而逸謹庶感銘厚質皆當倫更勤也置是垢俾獲保全依倚之私非言可既

上參政小簡　　李　久書

冬律届中朔風凝寒共惟協贊政機天錫純嘏鈞候與冑方福某遠託帡幪備嘗拷榮複叨護勤手啓申壁記史

載調鼎鉉之儀已列錦比辰不審鈞候何如細惟寅亮天工休有神相茂集繁祉七日來復方寶膺明衍上躬春恆精加調衛以副中外之望

某官以宗工鉅儒經綸之業青寰翼輔宸勤勞王家殊成至治宸衷眷倚尋若股肱君臣間渙號之行別除賀膺上大之論周不同之一竊觀比歲以來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道治政治上恬下熙時氣協和冰釋並作嘉由同心協謀彌縫輔贊以共成不

狀之功某承之備豈得與遠方穀其鼓舞化鈞不勝欣幸之至
星回昇陟化日肇舒共惟某官道與時升百祥萃止其限以物守
官歲阻趍賀悃第勤傾頌之誠輒修牋削上洗典藏伏冀鈞察
某一介寒微仰荷埏埴雖嶺嶠之遙宛隔天壤而傾依懸慕之
誠夙夜無已自媿孱微自安薄分故不敢數瀆牋緘以取狂僭之
罪引領鈞墀彼無飛向
其才韻枯槁無他技能久竊誤恩分符支郡寶被鈞造包含未歸
司敗稍衰歲戴未易名言更冀盛德優容益垂覆庇卑辭無任
依歸之劇

○上樞密小簡　毛　伯頴

冬序凝寒共惟密翊化鈞樞機周密威名式震折衝萬里鈞候動
止萬福謹具啓承候起居
某官道德淇謨經綸之學遭時奮庸表興宅揆任威謀勳伐震動海
寓社稷所賴以其贍伏乞保御精和示膺多福
伏以妖氛未靖徃醜尚污中原主上憂勤綏戰紹開聖緒信順休
治天人參助賢哲碩輔同心同德劂寧先定克集大功恭惟執事
維綱調燮指蹤制勝萬全之舉近在旦夕措紳傾頌咸願載筆和
鑾鏘動金石以追歌詩謩命之盛天下幸甚
某昔以儒林宗匠登明聖明運動樞機傳說夢求後又周公降孔
海內人士莫不願輸肝膽自發於樂育陶鑄之末而某卑飛擒
枝寒賤遠蹇何足以辱執事之顧盻然竊意洪鑪虛受無求不應
區區懇幅當蒙矜照
某建炎初蒙名赴維揚行在與丞相張公比僚得名出入於黃丞
相之門才疎命薄所向跋疐栞兹擯斥使仰無成功感某官以宏
材高誼振拔汙險之中疏遠寒傷無不綱風采義投是敢飾其固
陋願自附於搏擅侏儒之末共惟兼收並畜之度有以財幸
切以書生事業卑陋寒令方時艱難賢哲馳驚寒蔑無足惟恐
不及而摩研編削之技將何所施但竊伏執事之下風管揚誦詠

遺嫁旅轟沾飲於殘膏賸馥若又介是敢効古人執贄之禮錄
其不腆之文獻諸黃閣下伏惟陶冶大公無棄金遣土辱磨汰而
埏埴之幸甚
某人微地寒越在別屢於執事之門無蹄涔鴻毛之重而率爾狂
言犯分冒恥自進於記室以流俗之見言之亦可謂不思之甚矣
然竊以執事方以理璟奇傑之度旁搜遠紹進用賢賢振士以復
古道以振流俗之弊然不以其蹈躡不祥而賜棄絕用是自決若
執事孚喜教之亦市駿骨致千里馬之義也千冒鈞慈無任戰越

上韓樞密　肖胄　王　季高

申閒起居粗如常禮康伏炎敲共惟琳館妥閑神右勳業鈞候方
種某藉椽祠館杜門窮巷未由瞻望霜孫騷湖風馳情不勝拳拳謹
勤恭候
自錫邑建專請退伏居鸁自矣疎遠此旦云路擁萋以待門墻即日
不審鈞用何似暑景正酷敢冀調護茵鼎保合大和以篤相門蓋
大之慶以副海宇之望
切以樞密端明聲名風采實魏王足以至於此然不顧遠使強虜
甚爲忠義近時士夫所未有也扶顛持危正賴柱石今乃解樞筦
之重從祠觀之佚外錄車之召其在旦暮乎顧我舍人東裝以待
某曾中朝然三年嘗可爲時用者獨樞密存耳未投至三十年矣
而某頹惰衰鑪之力樞密刻意成就久而益切頑惟此恩何
以論報惟珠蟲卯冀之異時而已借易死罪

上沈樞密小簡　毛　伯頴

春於臨調於惟運動樞極壽考孔彰折衝經遠之謀海隅蒙賴神
理聽勞鈞候動止萬福謹具手啓申問黃閣
恭惟某官以全德上賢壽考隆治誕敷與册入踐樞機有密之地
伏想綸言誕告公門省户之閒縉紳稱賀同下情　某素荷知眷
遊聞履韶切深抃躍
伏以某官道隆德駿見遠識機
丕儀表著声猷軌

訓之謚海內誦之今者允彼忱壽再登政路實賴聞聽勳績嘉靖
萬邦仰冀益衍神釐和愈哉揀隆鼎鼐之業
伏聞某官促駕鋒車入覲宣室擁旄華光講勸之重尋其寵附
致除姻伏想已闢明覺惟是睽違誨言歲月滋久瞻在遠服祗薇
朴愚瞻仰階符但增悄挹
伏以皇武膺揚執敵震驚主上圖任耆俊惟清緝熙用丕顯祖宗
之休命某官以舊德元勳蔚登樞近恭惟經文緯武職思其憂封
疆戡劉式遏之功混一區宇垂副具瞻之望

與樞密小簡

氣候漸熱伏惟從容右府神明其相之鈞候動止萬福某緣忝叨
切冀若時保重府須大拜
違去廢席雖涉日未久區區景慕若隔年歲倚非親誼周全至厚
詎能使人拳拳不能忘如此患書引領但切依歸
伏自擢司本兵之地即拔奏無虛日制勝之策何其神速若此耶
惟閣下至誠樂易其心休休焉蓋古之常人吉士非邇來縉紳所
可及也當坐廟堂謀謨天下之庶幾與之使以鎮浮卓行之旨一變
近世澆薄之風則智名勇功特其餘事耳
屬者擢依大允荷祿數月亦已辭矣既已再開得請抑遂山林之
性此意豈可忘耶今茲騎迎華門寂無一念時以扁舟草履放浪
田里中懂未捐棄或以餘光振之固所願也非所敢望也

上樞密小簡 賀冬

黃鍾兆律氣令舒美伏惟運籌樞府天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
舜璟璣璇遠依蟠蔚尚稍奉拜某緣謹勸狀旨所臨記
修洞鼎茵之儀格具舜式邇及不審鈞候來光協想惟忠答旨
討劇護休慶之來百靈攸介天元肇復辰景溥萌頤音咀調道
撫循息時宜以副海內黔黎之望
某自儒才名世妙識齊時用在見獎擢卑樞伯奇渠碩且遠邇
古人輔贊彌綸無具明哲行觀大拜以決輿論俾綜祈嚮之切

稱惟方今華夏乂安四方無侮民莫偃息百姓投寧蓋由默運籌韜
鈐折衝海表故治效之著如此其盛非備具選固得與士民同其
鼓舞頌千載一時之餘愚所奉之至倍極過衆
某宴然恢復日仍蒙恭惟某官道協剛明猶有番衍某限於守
物牟莫獲走廢賀此皆將勸祝頌輒修尺牘以露微誠仰乞鈞慈
俯垂財照
某頃素孤陋仰賴洪休得以效能小郡瞻望鈞庭邈在雲漢自顧
分寸有等不敢數貢其私上塵聽覽惟賴豈懷景慕之誠無時或
替故所鈞祭
某淺賤之質出分符竹秋間已滿遂書考政指鈞庭之宏得免罷
罪竊豈勝感刻更望至仁兼安恤賜包荒俾遂安全拙者將疲精盡
瘁以酬過隆獲依餘光之深仰乃矜念
申間鈞閣旋者伏惟上下各攄誠休
某皇恐下郡恐有罪簽乞賜戒約

郡王 太傅 太尉

上韓郡王小簡 賀七夕

著指司陳盛序秋之時某惟琳宇既清天人無介鈞候與居萬福
某代厝區偏城仰以雲脂尚溫瞻拜鈞墀謹具柔訥申調記府
謹時申謝儀狀載順指即收東風解凍某今尚冀不審鈞候
何如欽想優游祠部忠賦益彰致殺之繁明靈默贊具祈東為社
稷生靈精調鼎鼐下符祝頌之勸
元作朔二朔正始實天地交泰之時品物咸亨之際仰惟大忠
師細悉著仰乃福祿綿永卑情瞻頌實倍或崇
某昔詩出茲勇某中茂列殊勳又揚閫外功成勇退恩寵
益隆鎮頤神恭衍心身封爵備懷不忘王室之大計忠義之節
多愛無前比符觀進躋鼎積考中書兄協於帥言慕府舊勳祈
纔所切
比辰候府三冬貨收萬寶既成功之已就實春令之將臨天於此

時誕生賢師契安儒賀超冠等倫宜其夙奮忠謀緝知翻歷扶持
王運茂著元勲壽考之隆固將與賢祚同其久長欽頌之情毫楮
莫既
某孤寒微蹤久蒙奬庇恭逢降岳今辰及此新御當躬遠宗塘廟
賓屬掛鶴之列限以職守仮拘不克如志輒以牟香木札叉祝蹤
慶函冒瀆煩塵乞鈞慈俯賜鑒照
某迂愚下士備數藩宣權道謹訶實由恩覆更覬盛德愛人益
賜提攜俾安於終始瞻依懇仰彌激儒衷
上韓郡王小簡
冬序向深寒風加勁共惟撫御真體天祐忠勲鈞候興居萬福某
仰竊雲霄未由瞻望獲其祈謹拜手千官典書
申候記史已列前楮週限不審鈞候復何如納想玩道祠庭密扶
宗社休祚之衍山嶽川增陽氣方亨氣候凝涸切祈勉躬眷懷精
調鼎飪下慰傾祝之誠
某官以雄才碩量為國宗臣功在王家芳垂史冊用能顯膺茅土
茂對龍光身名俱榮超冠前烈暫疏均逸琳宇益著冊誠佇聞正
位上公以福天下
亞歲令辰有生同慶共惟巨德獲之戩穀駢臻某祗畏簡書拘於
職守不至趨渢賀答之後塵徒勤傾頌輒修短牘以露愚悃仰乞
矜察
遜遠發座君易星霜歸心傾馳無日不在墻仞吏事倥傯不獲時
拜素函第深悚愧伏惟鈞仁俯賜恕亮
某駑鈍之質假守偏方寶自獎拂之素每與夙夜恭勤孟心綏撫
以仰稱於知遇感幸之私無以為喻
某碌碌無奇徒勞小曲遠賴廕庇苟免曠瘝已書所考更罷盛德
始終提挈不勝至幸瞻跂旌戟志往形留
上陳太傅小簡
季秋謹時伏惟道隆德重勲業赫奕社稷收繫神明相輔鈞候動

止萬福某服勾職事不敢上煩賜念謹奉啓上聞
區區上承候問之禮敬布右楮邇辰不審燕申餘暇鈞用何如伏
乞仰副宸衷增眷之渥寶練沖和某傾頌
某跡遜之餘伏自一違鈞闕屢更歲篇若瞻景仰不勝下情某
拘紆天涯未繇參省但深依歸戀慕之誠
某微賤無取引分自愧不敢輒修箋牘塵瀆几閣恐速僭越之罪
仰惟鈞度容涵未賜譴訶下誠幸甚
伏惟某官誘總兵柄扶謐誠明右功名終始深契孔懷惠澤元勲四
海蒙福天錫難老永固壽祺天下幸甚
某寡鈍奇危一介之賤承乏郡部閱日滋久無補事功方虞敗黜
茲蒙朝廷以某受父師之恩緣此微勞賞以寵進直龍閣節之無
綾就參漕計能以便養激涕淚分內祀缺然有此遭遇以榮為耀
實神鈞造明賜甄擢嘶朽以生自外而言天地父母之恩恐未致
見某感激之念豈敢須臾以忘道阻且長無由趨詣謝筆待面以
敘謝懇不備無任悚恐之至
某人微生賤術拙蓋被眷憐特頒使令於是已為莫大之
幸伏承恩數遂使綿薄而親繁劇究賤而陞清華出於甄錄之
外非所宜蒙晨夕恐畏如臨淵谷敢言當殫愚畢慮竭盡駑力庶
幾無辱門墻而已
某本路所有驛傳甚件乞賜鈞喻駢效犬馬之力
鈞闡賓眷伏惟神示相佑坐擁休祥
上劉太尉小簡
問訊起居狀於記室之吏頗涉僭率殊深愧悚　甘寒尚凜恭惟
總領大軍紀律嚴整神明依護福祿駢集某竊祿祠館未由伏謁
幕下遊風馳情謹奉狀參候
某承乏之行朝廷尚優遇此者得請而歸更勤餘暇區區感戴未嘗
少忘即日不審鈞候何如氣候暄寒未卽敢冀為國家眷賴倍
加調護以副天下之望

某還家幸四境亡虞得以偷生田野皆出大庇敢不知幸但乍歸
一番應接擾擾無少暇以故不即寓狀起居其負於左右未嘗不
卷卷也
舍弟於門牆雖昧平生伏蒙特達許矜置帳下刻骨感戴更
望留念早賜成就幸甚浼瀆聞聽伏深惶媿

與劉太尉小簡

即日疑寒共惟鎮撫豐暇神明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遠託庇
末由參覲伏望為國自重、
某違去旌幢于茲累年下情傾仰無物以喻一行作吏救過不暇
追數初心所用慨嘆何嘗曰躬詣帳下盡布此懷臨書更增悵望
昔歲病卧山中伏聞登壇受鉞之寵抃躍之餘因一見兵爲慶迄
今不返其浮沉殆不可保比遣使臣護綱至鄂渚爾上記頌詳悉
伏計已塵台几感念恩義有不能忘者不在書疏之諫寄尔尚幸
乎照
某偶以宣威之撤分校特奏名進士于成都用四十日始得歸中
途下拜因求康所賜台翰跪坐以讀恩意慈祥契屋為暖薄莫
就道傍僧舍取火作記未謝万一益深感愧之至
某貲中方報代已蒙朝廷記錄雖下沈黎之命顧何以得此不
敢忘所自也重增感愧然某衰病益侵行掛衣冠神武門下與
草木同腐矣平生相知如公無幾輒布苦懷臨書攬斷
台眷上下均慶有役願受令

侍從

上王尚書小簡　　　貟　顯道

朱夏謹時仰惟崇深禁掖式郡雄特職穹地峻神天扶贊台
候萬福某謹專勤記上訊興居
某中圃之誠右戕已悉比辰暑意漸盛仰惟師長百僚羽儀萬
化贊析所介撫祥時乃益壽而職伏乞妙用沖和永為王室
依賴下副宇縣傾系之切

某仰惟某官誠明之質溫厚之文二者皆粹然不雜所謂黃琮
白璧天地之器周金夷鼎朝海之望鄉官若輩誠藩符均勞外
府然汲黯寢謀望之雅意自當為本朝之重迹者懈康所以
深恩推車所以承召先朝舊物行秉元樞旦夕真可踵而須矣
匪報
伏覩制書以某撫之任仰錫盛德百全之英誠足以施六藝之明
效分九品之清濁縉紳君子與夫蓬蓽之細民聞命之日皆歡欣
鼓舞引首南望想聆拜之緩也更祈養望台躔遂熙庶政則山
公品題某於雅況皆不足列於大君子之前矣
某區區一介分劣才下猥某五技駑馬十駕深虞不堪世用今
者將仗事迷陸州悵迷觀盛時登進良轍俾無席者得依洪
庇與萬類同瞻誠夙昔之願也感懷之懷臨紙無極、

上尚書小簡

夏令云初炎蒸漸劇仰惟典正七臨日鼎來尚阯神天協贊台
候動止集福某謹勤記上千典戟
比辰是迎東井風起南薰不審台座日用何似想惟灌纓清途親
草禁掖無有騤渦安危妙護一節即正三階下情企禱之切
某官富文筆學竭理明道冠羣英於南宮鳴聲乎西蜀今聞今
望表暴一世名流勝士殆未可跂而及也五兵要職入座崇班蓋
聖主姑示僝賢之寵然超除特拜未見其止側耳白麻之宣黃
麻之入匪朝伊夕也不誠不佞
切推　國家慶福生靈秉發南北則維好息民折衝樽俎當有
人爲今執事戲揚中外闔天下誰理甚精且久則附近憚遠之術
勝殘去殺之義非執事其誰戊明之
某寒賤衰退遠塵使節録聞德望今聆顯拜益喜庇身之有
地也方僅萬里外不任進伏兩階乃情依依耳

上尚書小簡

恭惟吏部共惟王立朝端揆紙紹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偕負慕恭

苟安分守乞不與念雖省門下昭對迎末有期伏祈表無窮之渊
成不貲之福俯慰中外之望
其逖逺合儀恨尚身遂微愫惓高山影鑑希不忘迎推究為略無少休
念念拜起居之間迄今未果尚期大人君子曲垂包容寸毫尺楮
言不能叙
共惟某官經術文章師表一世以入廊之重進讀經筵班聯翰苑
自昔儒者遭時之榮何以加此然為紳之議尚以未究施設為慊
況某受知素厚者其私用延望當如何哉即聆大拜慰此遐瞻

上秦大資小簡 貫冬

冬律方中祈寒弥厲共惟提總綸闈望納忠文陛天人介祉鈞候與
居萬福某備數遐陬仰叨恩澤未由參拜鈞墀徒勞手誠中湖典
記不備
中調鼎之儀祇具右方適辰鈞履復何以伏惟游情圖與神祜
特頌戩穀之來日加蘩衍一陽換節期吹方厳更祈惠念節調輔
隆景祚以慰生民之望



仰惟某官英才挺出類離倫名高斗南望隆人傑故能擢巍科
隆厚眷峻躋政府綱維國書輔成紀綱光明之業為樂康寧之
一門考古驗今未有其比是宜延休宗社流慶無窮超越乎揚公
四世蕭氏八葉興議收歸非某敢佞
之元筆屆勳植成耳緬惟碩德後之茂曆胃純嘏某以拘職遠方不
獲走廁縉紳獻賀之列輒藉毫楮以攄頌之誠伏惟鈞仁曲垂
矜亮
伏自拜違恩閣三更歲籥感戀之深殺於肯骼貧念霄云泥勢隔
不敢頻以牢牘微稽冒玷典藏仰觀鈞慈察其非儲特賜寬貫
某坎壈微蹤久荷施播以揣承宣之寄雖偏方遐徼吏餘錯居自
皆號為難制而逖聽朝廷威德莫不革心向化以故平良歡欣得
以安其愚拙寥寥飽煖實出鴻私感激形言曷殫愚悃
某資品凡庸濫膺符竹勤勞殺撫已越其年自非恩門獎護曷克

謐衣錦舊鈴心鼓舌翮大德更望鈞造加憐始終全庇下情依戀不
勝倦惓

上張樞副小簡

恭序劇瓜暢難勝太平和氣海宇翔翔共惟志茂經綸術臧康
濟精選計國宥密在民神之聽之百祥來舍台候動止萬福謹再
叔手啓布起居不宣
逈辰納性班谷穀下宇武廷中藻論敷冀處真際沃均調國論吁
承化仁客勿進退後游泳食大人齊介福祉川增更祈上躬眷懷
俯從頌詠保綏聚寮家番和衍需大用
竊惟緣衣待茄日奉鈞帷温清閑安門閑多慶某一塵說般系數
伊莘高海秦非傳辜派京金家奉鄙素舉望冥穸
某仰惟道宗資淵淵源浩博代工之業承風無生知無截之涼平由
自得嚴途峙峻撰持衣旋何法方隆眷雕欲厚演且冀戴肆映無
前備與英發飛鶚天下紹鄉成若晉特屆區



某近被上恩再司戎律照幽是懼仍進行將受命拜表牙汗顔須越
俯惟孤蹤易稱使令然益其官綢繆陳請推貸迂疏特遂之私末
知報塞某伏以燕南趙北縣虜珠殊必擇賢良付之閫寄于城方
畧寧海內視欽然益虞深謀遠慮復以旦旦省偵曷勝戰悚
某濫秉一麾適當閫之秋上賴聖算授成大威宣暢廟謨制勝堂上
折衝疆場鎮流徒枝靜於其如疎肆第守年年加之疾急侵凌床
然老境益搖危懇厲巧投閑比拝衛且瞻領編小臣子之分莫
獲循墻然而某旅力既愆素飧尤甚文寓受栗貸不遑寧久沐
眷憐諒蒙記恤
某上閒台閎寅眷伏想順迎提律茂集春祺
某此中有委願效驅策

與陳待讀小簡

某聞豐暇白作為福祉孤即枕龍未由占見尚冀為國自重
起居狀比復何如某遠承疾自謹兩極文章禮樂之選下情欽頌

執事進退異常譬之堅車大輅非有所却不能至也一宿留則弭節綏轡於林泉除矣

凌處之別已隨夢境出處暄寂不同書蹟兩絶念之慨然有懷種種非紙言不盡

某初以舊學搞落盡矣下執事哀之以華緘妙語鼓氣提演恍覺神觀復還也未見過望扶病占詞未謝萬一

與胡待制小簡　　孫仲益

過都一望履約禮遇益厚而以忽忽就別不復奉周旋爲恨日俟召歸郊見以盡餘懇

伏審寵還外制未敢爲門下慶正以圖舊自示大用之漸與黄閣紫樞自此超進區區慰喜非朋友之私也

迫於嚴詔獲被造官疎庸拙於用大已再具奏控免所冀聖主哀憐放還田里以遂魚鳥之性自内庭入輔非公而誰

與吳吏部小簡

某罪垢衆所鄙遠首蒙車騎踵門存勞甚寵一復感著道路流離彌時方有息肩之地占謝不敢伏希亮察

新命登冠六卿除書傳聞願以遠外不果陪附賓客下陳一賛左右之善尚冀珍攝以需大用

據案之初訟牒紛然皆數政不決之訟而因循流弊又性所不樂盡屛案牘一室中時時省閱之吏詐民冤始辨白黒甚有可樂者但塵容俗狀已稍見於眉睫乞且後得相見定非故吾矣

與陳寶學小簡

不審起居復何如前輩舊德惟公一人獲冀珍嗇以副大夫士歸重之意

違遠變座一經星矣中間多故書蹟不登几閣之下但增愧嘆其於忘年左顧之恩尚朝夕念之伏幸恩照

某與下執事書疏往來小紙傳封舊矣輒占辭作牋叙俗下之禮有未能去者伏幸洞照

上接學士小簡

某孤陋無取人所棄絶過而不問獨蒙眷顧發於書牘昔因援登門獲聆開訓飫慰感恩德殆無以爲詞冈日炎滯可畏恭惟審侍蘭臺明神護相台候萬福偶冀祭悦忻迎拘拜拳拳不宣

某官以循道遠業上簡眷衷賤揚華要尚遊綸歴未副四海具瞻公議爵之作踵青瑣莫容拜入奈揆席大福天下豈特門闌蒙示永有依歸不勝祈懇之至

答侍講小簡

孟春猶寒恭惟道尊德隆神天扶護台候動止萬福某仰詠華庭未緣瞻對伏冀嚴衛國重來綏斯文

某借候與居公精謹矣適辰元正肇啓三陽候泰清不審神觀何如攻於後人問與寂切知術生有經萬有析慰得台候無恙爲清朝網領爲斯文東道主此區區小事也

恭惟某官以一代文伯如唐韓柳氏上方偃武右文登用俊傑人如某輩合在要津某往東南無聞賈然皆有此言某不敢佞亦不敢欺猾摩著定在朝夕與在閫籍可見此心

某誦執事之文類瑤衣下風既有年矣踈賤僻陋無路自效今者使人數百里一旦扣門墜之雙緘明珠大貝舉以遺匹夫某何堪此賜但傳之友朋以爲耀耳

某不勝抱生得與諸儒至於庭上不以其言論枏拙擢之首冠山林鄙野非真宜稱也實惟鄉先生台光之所照臨某不敢自私尚容趨伏審仍數寄踰此懷

疊幅

與林內翰小簡　毛　伯顗

歲律道長其惟坦明述作斟色皇猷中和之氣宜鍾海嵎上林攸
仰神明勸相台侯動止萬福謹具啓承侯下執事
伏以睿聖勃興撥亂復古雲漢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啓賢業所
以經綸天地黼黻百代其官以辭章軌近爲諸儒倡華發藻駢
騁六經百氏搴其芳蕤挹其流潤光賁人文務詠後學方將附其
儀效爭攀康衢直抵千京四海清議無不發望敢與以時卜自泰
和保練冲粹卑膺典冊垂副具瞻下情無任度頌
某眠蛾陋俊一介猶生材質駑蹇聲華昧昧曾無以振奮枯槁
決注滄汙仰望陽春巨浸之末切觀某官絕塵希世之蹤高步青
冥爲斯文執轡不自揆量砥行立名以求自託附驥而致千里
敢飾其固陋不腆自通於下執仰惟樂育英才之度有以奉教之
某棲遲岷蜀之蹟卑冗望神親觀如在霄漢固未嘗得僕賤求冠
寄其姓名通謁於大君子之庭以自附於一時賢雋纓紱之塵坫
也頃緣郡吏之職論列五事不意其文偶經某官之鑒拔凡厥朋
舊朦書移報皆汗膺執事由加稱獎論薦於公朝譽於稠人廣衆
中自惟不腆固陋何修而得此韓退之有言身在貧賤爲天下所
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爲貴耳不圖汾木小子有此嘉遇榮幸欣
荷恥然六尺之軀無以爲戴
某政和二年忝冒名第建炎中誤蒙收召遂涉文館遭維揚之變
垂翅北歸賴清朝樂育之仁三忝郡符粗知奉法循理攻苦食淡
恪恭職業年華日侵舊疾荒落豈敢復希英俊之塗輙以某官
一賜題品溝中斷木遂有青黃黼黻之望輙修短啓并所業一
編專人遠獻黃閣下伏望討論潤色之暇略賜擬采而還以一字
之褒貶庶幾蹇蹇之姿尚得振迅飛鳴昂首奮翼無自疲於沃
若也千冒師嚴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某備員眉山習民俗剽輕吏道艱難之地征調煩興日不暇給粗
能刻肌刻骨勞心撫字浸書兩考未敢敗隳於朝廷素無聲華鴻
毛之介先容之重而猥蒙齒記再剖符竹詢皆某官慶雲清風
灑潤而箴與揚休明之賜有此忝冒某晚拜命即當解紱待次
林壑未由灑冠沐浴趨伏墻仞仰望階符之光僕僕州東豈勝
瞻傃

上汪內翰小簡　賀冬

冬律肇中天元肇序共惟燕申休暇幽間履長某台候動止萬福某
承乏于此遠竊雲麻未獲參拜光儀謹勒手啓申詞記史
承候閣鼎之臧前構已爾不啻北辰台躔按疾秀發編帷德宇坦夷
智恬交養百順千祥駢集慶闡升長初留象今正寒更祈愚序精
毓粹冲佇膺峻召式慰七夫之望
某官姿學離倫懿文貫道才雄王佐名擅儒宗固宜進任鈞衡
以摅經綸之遠業暫居外郡深鬱輿情當陽剛初長之辰正君
子道長之際佇聞召蹐近輔以茂著於忠勳下情祈向深切
星回異陸化日舉舒共惟碩德對時誕膺殊祉某以拘縻吏役不
獲躬造賓闥輙修手牘以代慶儀卑悰無任視頌之至
某才術踈愚從勞偏郡遠荷台庇以追護訶恨未能趨侍談塵以
釋鄙吝惟山仰之心與日俱積比嘗遣介馳貢柔謝已塵琚典書
詹眩門墻邈爽飛越

與刑侍小簡　賀新除　熊　子復

春色融和物華韶麗共惟榮踐從班寄拱宸旒台候動止萬福某
猥緣郡寄馳猶稽瞻望將敘勤拳之意輙修狂簡之辭仰干典曹
伏希台察
祇調黎居已遵彝式仰幾珍食敢致中言恭惟啓侍於邃嚴對此
順迎於沖粹春陽馳湯神物護持願加保練之宜庸副薦紳之望
伏審妙簡宸廷榮躋禁路優從旦之嘉頌當治古之象刑共惟雖
慶景命亟聽得鄉處修賀賚貽仰窺賢藴固知道之將行邀激愚

褒乃至喜而不寐依歸第劇頌歎莫殫
恭以判部侍郎碩德鎮時鴻文華國彌綸省闥已經著於顯庸獻
納從容果特膺於妙選當陟政塗之峻益觀賢業之亨由階而
升可拱以俟
夙仰英特逖依巨庇比纔抵於遠郡已贄謝緘茲竊審於新除敢
裁庚牘覊勤力行於原隰阻親拜於門墻搖筆恒忪伏楮擢仰
祈洪度俯亮危衷
某拙无取材鈍不及事謬玷先華之遣未殫毫髮之勤推仰藉
於栟櫚庶少遲於沙汰誓當圖報詎敢遺忘
台閣儲聚諒有休祥海郡翻司豈无驅委旁伸心敬祝綿力願宜

上李侍郎小簡

元冥司令氣候薄寒共惟燕處超然天人交相台候動止萬福某
承乏郡庠遠竊嘹庇未由瞻望履約謹具手訥申謝記府
邇辰未審台履復何如歛想道襟冲曠德宇坦夷百靈潛衛度祉
駢臻酬律戒嚴躬覺凝寒更祈妙毓粹和前膺密召以慰士大
夫之望
某官學貫九流智周萬物英姿碩德拔萃離倫實閙世之巨賢
中興之良佐故能夙侍從橐變撫名藩存著遠猷暫茲退寓遐
邦深鬱輿論佇聞恭還柔近進陟鈞樞尽發翊詡以康福天下
搢紳士庶莫不延頸以俟
孤賤寒生仰服重望為年久矣恨以未能進掃舍人之門惟執鞭
睎驥之心夙暮有加揭來叢賁合留邇台光益聞德韻之閎深愈覺
志意激昂卿吝潛去而況乎親炙者乎瞻企墻仞神爽飛越

與胡侍郎小簡

中秋氣候明爽伏惟論思之暇祭侍清光神明輔相台候動止萬
福某待次鄉關方遠屏著仰冀上為宗社保攝衆重謹具咨起居
某申聞甓饕發具右搢不審比辰台用何似仰惟貳理司刑周旋
禁掖福履蕃衍特厚向衰更乞保御和粹以副紳緌之係

共推某官以忠孝結主知以文章壯国勢碩德偉望浩然歸重而
回翔盡部闕日滋久興議謂何倚需登庸摛翰素學為蒼生拼
幪中外攸賴非特門生之私頌也
某坎壈之資身行能无取而又與閣下素昧平生伏蒙特達之知與
賜收錄寵加論薦頒獲下何以仰承眷遇自非大賢君子以延譽
覬進為心安得不遺對非下斛耶田等丘山未知補報毫楮叙謝
莫究万一
某嘗求見而與有着以謝客為阻既而南歸復造台屏又承旌
旆入學士院俱曾拜謁渙淑之刺某既出門下自合自伏材館伺致
謝禮竟尔不果渠涉簡慢豈容輕貸尚侍覓仁寬諸晏外伏楮省
循覯汗之懼
某賤跡遠迦之描宦不能追時好以取世資甘心州縣蓋有年
矣侍從閣非之朋舊昨抵行闕閣學與進者而白眼相視無戀戀
故人意斯皆自取弃外復何怨尤豈期直值洪儒謹艱兵剝相
推獎望外離幽谷蒙喧未足比擬此心耿耿御德無改
某得邑僻左關期尚遠居閑處獨因得尋繹舊業恐蔵知人之
明何時俯伏墀兆叨頭占侍避風引首報淵如失

上王侍郎小簡

春事過半寒色尚力共推銓總之暇神所相勞台候萬福某藉祿
祠館杜門索居未緣趨伏屏下謹具狀恭候
某蒙恩便私遂遠門墻避風驂靖豈勝犬馬之戀即日不審台用
何似願言調護倚須柄除以副中外傾屬之切
某僻居知坐井諸公遷擢漫不省知比至見報狀竊承寵陞法從
進貳銓曹某久被眷知竊以阻遠亡緣從賀挫之末贊書門下區
區但切燕雀之抃
某承乏都司蒙視遇為最厚又於其得請又欲挽之以寵其行而襄
懶不即寓狀叙致左右不審台意能聞否不然何以逃責其還
家畀月逺頓大亂幸四境亡虞時得以翁幷芒孫放浪湖山萬想

職矣獨於盛德未能忘情

上黄侍郎小簡

比者伏審光奉制書峻𨄚嚴要光采儒林增華法從搢紳欽仰爲之嘆頌翙叨眷舊燕賀倍𨕫之情當復如何切幸加亮

仰惟侍郎夙居諫垣讜論切直孰不仰望風采比自侯藩入居禁林中外輿情方以鼎鉉期於左右今茲擢寘邇列實柄用之漸也倚需進拜以要公議

某比貢起居之間伏計塵徹聽司時以未知除命尚循舊稱維聆寵遷近班追慰不及愧汗浹背尚恃台慈貸此情實

上楊户部小簡　　　毛　伯温

初秋暑雨𣶶潤共惟明光邑從日侍威顏朝夕論思仁言溥利遠於海宇神理聽勞台候動止萬福謹具狀承記室

比覩報狀共審某官釋天府浩穰總地官調制龍名登進僉論允諧幸甚幸甚伏以時方艱難兵所供億稽六府而和三事出千品而具万方儒非傑才孰稱此擧願因長財之效遂躋論道之榮某素荷知憐道路傳誦不敢具牘布申賀不勝碓越附驥之誠

其自四月已來累致不腆竿牘想継呈徹文几衰悴落莫蟄跡薄領無可言者素恃知愛惟日夜祠禱願執事早輔大政登進群材則雖蟄衆終在藥籠之末耳

與程侍講小簡　　　馮　當可

台座至天彭已數日不審爲况何如干將莫耶之器有百鍊之精故其利無前閣下方以文章事業受知君相而忽遭短毁此正古人之所常然者造物未必不以此攖拂成就而大振耀之也天下搢紳士大夫孰不翹首傾心以望樹幟之招如某儒未死滅尚冀得朋友之力澡洗罪垢其所覬願百倍於儕輩也窮通之際古人所難觀道獨一貫誼聞道之出長沙悲憂無聊夫内有九鼎之重在外者不啻一羽伏惟深入聖賢閫奧恬然於中人莫得窺其涯際異日宣召賁來徐起而受之如所固有區區有望於台座也

又辱誨色近一見獲侍教者三月嚬笑欬食無非訓迪漸漬既已自深至以遂得見隱居賦什粲然盈編掃去浮雲淡月之餘習而直以大雅中正溫厚其調刺規美於情身行之補於世教者甚多所謂大羹元酒有典有則淳淡味不必它求矣今世人以佛家利人接物爲功然空寂無相非定慧所不能了如新篇理道坦然孩提之童亦以開悟儒遂交口教授其爲防閑觀力不勞而功自過之前日卒卒不能具錄敢望特爲寄惠一篇庶以爲坐銘多荷

與鄒丞小簡

睽闊兩更歲籥區區馳情不少忘也暑氣正炎共惟神相賢業台候萬福某衰晚諸念泊然掃迹窮僻賴芘粗安亡足勤執事之念南望末由叩謁謹寓記起居

去秋上狀之後復以傳播洶洶挈家島嶼經時不聞人足音雖念公甚勤亡從嗣問爲愧可量近歸故里方欲稍定求便具記俾來致所惠教竟爲左右所先伏讀慰感無以爲喻仍審還自仙里諸况甚休尤慰區區都司淹留亦既踰時諒朝夕必還持橐之除成使相見不躁否想亦非久於棘寺若相距不遠未有承欬之幸瞻喬益深稱仰自餘保練由膺寵除以副中外之望

香茶卑既精好皆今歲所未有物意兩重拜賜感悚着月弟愧未有以報爾

與張大資小簡　　　孫　仲益

某淪棄泥塗已絶意雲霄不謂野次有接待之款執事存録故交不以位貌爲間置之客右至今踧踖不遑也

其辭去便趨荆谿與壽朋館於横山久乃移舟入善權故人一笑之適凡十日而後别也伏念大資倦飛之餘行復冲天矣恐未得專此閑也

伏蒙存省馳賜嘗墨共承嘉惠三復感嘆某方闔掃門之役猶擺以疎慢督過豈敢食言朝夕負荆門下謝不敢

重賜今節過嚴筋力并復故時伏蒙遣騎分送名酒洗盞開嘗爲

之首一昂也精蓋亦已拜賜匆匆莫喻欣感萬懷

上王給事小簡

某熟於先達之聲數為日滋久雲泥熟邈草草顏見比心迥依無以借喻何當膺近拔擢一洗牢落兮脂台屏神往形留

仰惟某官以懿文典學亟踐詞科揚歷顯途遂尺黃閣尚稽大拜公論謂何竊撰制麻可立以俟霈然綸而一蘇萬物門生故吏端有望於汝丐也頌之輿誦非敢為佞

某仕無他長名聞不白於士夫孰孤援寡正虞罪戾豈圖過聽曲賜薦揚雖曰公特達不間疏外其如感怍胡以為辭由謝無期伏紙但深注仰

上湯司諫小簡　熊　子俊

露凝曉變風淅午煩恭惟天啓忠嘉神休訥直台候撫福時貴其猥廢守紱阻造賓閣猥修衽斐之辭虔奉燕申之間被叙寒燠有宜發敬候夙宵是為申以伏想選旻空之爽氣揚諫路之直聲仰默識特人傾讀精宜擁多俊之茂史借新澄之華仍自拜遷星鳳之宇蜚閣歲時當觀雲龍之庭荐聯書簡尚遲超於墻仞第遥想於階符發則成文言豈盡意

恭以司諫以雅健之文淹貫之學而擬巽科以勁正之德傑特之才而結殊眷自旋歸於井絡遂契合於辰居記事左垣代言西掖果踐伏蒲之列已階挈棗之除將荐拜於綸音遂預聞於機政用彰祖烈允穆師虞

伏審光膺命冊易踐諫垣躬笑成尚戒幾微之失廷爭特立是資獻納之良除目初傳輿情相慶綴簪紳之武莫致賀辭剸簡牘之文第將誠意

雲蔭萬閑星華大眷茂對清涼之序荐迎穰簡之祥

上勾龍舍人小簡

寒氣日嚴伏惟揮翰紫微熙膺神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屬拘賤職叅覲未辰謹具啓申詞典職

某候問興寢謹具剳封不啻比辰台用何似仰惟日侍清光密陪國論天氣順迎戩穀茂茂冬序向深益御沖粹以需柄用卑情無任虔扣

共惟舍人侍講角望兼隆名實素著天下以為宜登法從久矣廼者伏蒙越由柱史進直西垣優息所宜羣聽悅聳諒惟潤色皇猷冊青元化其功烈豈淺淺哉惟祈蚤步台極均福蒼生無任慕者獲覩盛際不勝至願

拜遠台光浸歷歲時雲泥勢異既無緣可親謦欬而起居之問亦缺然不嗣罪涉簡慢夫復何言每念疇昔獲親教誨復不能自絕輒貢尺書以代負荊之請僕蒙曠度貢諸禮外尤為厚幸

伏承某官以燕許大手筆為明主所知豈勝欣沃之情而川陸脩阻思欲攀營門墻有不可得若瞻某仰第深結約

與劉侍郎小簡　孫　仲益

荐領手誨書聞動止屬相去國請公使還朝廷而曲突徙薪之功海在焦頭爛額之後何也然公豈又外者當拱而俟之耳

公辭郡甚善龍遂治渤海奏言陛下無令丞相御史拘臣以文法宜帝許之今日從臣守瑞郡必度外有所為而待歲月方可冀尺寸之功也若一人守之數十人何之揺手舉足便㨿教為祟固不若明哲保身之愈也

與朱侍郎小簡

恭惟西清衛棨朝夕論思忠言美利陰被海宇神祇鑒勞台候動止萬福謹具手啓承起居

伏以休運中興短赫盛德而執事以道學辭章世其家聲風華譽望冠映朝著海內清議日竚廷登燮理之命吏冀以時保練衛酌冲和惠綏勞寵

備員士卿浸書兩考無一最一狀可稱塞猥蒙朝廷記錄再畀符竹吹噓借重秋毫已上盡出友念已於傳迸中及便人再致筆牘拔露悉未撤省覽敢申言之

儻旋臨行命下當解紱休偃林藪以待次也然鄙怯固陋心地蕪
穢荒殖都落無緣摳衣趨隅一奉名理之誨臨行豈勝瞻戀

與舍人小簡　　韓　子蒼

某伏遁歲久末路流落挈挈過日故於親知書問例廢不講愧懷
初到臨川草堂僧惠曾持一幅紙道鄙意想登几案也自此多病
轉益懶縮了不見有人往泉南者既不嗣音惟勤聽仰忽辱手記
豈獨把玩欣慰且將陪拔後於七閩之山臨紙喜笑謹具報萬分

某寓撫今四年矣地當要衝無事即多過客舟口刼刼應接不辦
有事則軍馬上下不絕惴惴於此未嘗一夕得安眠也近來頗欲
小葺茆茨與世隔闊庶幾餘年遠離憂怖然畢竟墮渺茫又欲
去之他邦老病癈棄舉世不要正爾躊躇豈知有以尺書數千
里外辱見招乎發書驚嘆此古大丈夫事尋常聞之簡策未謂
親見之末俗中也窮窘漸須打疊加以熱甚只候秋風聚斂草鞋
已託鴉舉使君營一居處得寬潔高爽乃稱逺答耳雖未參陪
預想聲頗已深欣喜

蒙諭所歷道路具悉私心又欲遊閩常日聞人宵中已自有一卷
行程敢不遵依竊知草菴得妙喜師開山不喜妙喜之得此菴
喜此菴之得妙喜也然此道人孤高絕俗與世寡合此正是其所
長以故惡嫉之者衆惟曠懷偉度乃能期之物外若得安居使老
圜悟之風凝熾泉南實叢林盛事也

與錢右司小簡

中春尚寒共惟台候動止萬福某藉庇幸四郊帖然得安田里
唯是隔闊未有承教之緣遡風瞻悵不勝拳拳

某鄙司方幸親依蒙恩便私遂有相遠之嘆雖時見令弟得聞起
居狀而老懶筆牘竟為左右所先開讀感悚亡以為喻別後為況
何如高才碩學時論屬望久矣諒惟遷擢可拱以俟惟幾調護與
居以副輿望

某居鄉兀然無他念惟族人與親戚故舊時設酒相候樂聞從道
人釋子為消遊閑放有餘獨與左右參辰此其恨也

與張侍郎小簡　　張　安國

季秋之月共惟天相耆德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上問侍郎自布衣
以道德文章師表天下又卓然以公輔之望歸先生者餘三十年
矣夫而不容身婁挫而道益伸今雖里閈燕居朝野善頌侍公
以為主盟敢乞精護寢興垂副勤願

某無所知識皎然此心願以身託門下庶幾不為小人之歸惟古
有弟子所以承師之義未嘗以書傳世今一再拜教溢于牋翰顧
皆非某所宜得於先生者蓋未嘗承顏接辭則且先生之不知
某也先生儻有收拾之意繼今以往請受命

上葉侍御小簡

某竊者輒以書覆中布悃誠伏蒙台慈寵賜答翰撫存深厚仰佩
眷憐且勝欣荷其茲者蒙恩起之祠祿畀以符竹伏念某一介
冗散五受進頒仍志懷淵抱齒髮耗落豈宜叨冒郡寄推侍御平
日獎借獎與成就之賜感激恐懼交集于中謹當鞭策疲駑夙夜
黽勉上副朝廷惠養元元輯和封疆之意伏惟發察

伏審光膺明詔進長霜臺風采益尊紀綱日振推侍御剛方之
操而行正大之言當天子開衆正之門而膺雄劇之任君臣合契
千載一時公道與行國勢增重天下幸甚某出入門墻久蒙知遇
欣聞盛事為天下賀獨以私門多故夏中奔走中微得疾危殆以
是修敬後時不敢之愆無以自文尚恃大雅逺度有以見貸其下
情併深皇恐

上中丞小簡

春氣漸暄伏惟霜臺正肅綱紀神人交輔台候動止萬福某遠託雲庇
未諧參侍謹具手啓仰承起寢
候問與啓已布右幅不審比辰台用何似伏乞保御粹和節調神
觀以綏多祉下情至扣

廼者為拔郎報伏承光被綸言峻遷臺長朝家得賢公議胥協

某旌歡慶某官守猗鑾無由俏伏台祝稱慶引企恩閣第深頌詠

某仰惟憲臺實百僚紀綱地雖峻莫擬自非剛明中正不畏強禦孰能副此眷遇恭想垂紳正笏動氣危言大愜聖心亟期進秉鈞軸用究格天之業

歲前人還伏蒙台誨寵荅祇讀再四感服謙光無以為諭願修帝遣㪚人所弗取遜辱記檄末忍終棄惟當鑄諸肺腑永矢弗諼區區敘謝言不能究

迺者天意悔禍遠人革心前日河南故地悉歸版圖恩沛一施四海洒然相慶以謂我宋中興恢復大業在此時矣某惟中丞雍容進對所以仰裨國論當載諸簡冊視耀今古上方虛竚至言願益罄忠嘉以永終譽

上辛侍御小簡

春半尚寒某惟台候動止萬福某遠藉庇賴幸四郊恬然得以偷安田里唯是跼蹐未有承顏接辭之幸邇風瞻悵不勝依依

某備員省闈方幸親炙蒙見便私自此遂遠門牆鄉望瞻依但切犬馬之戀即日不審台候何似某惟神右忠勤益介景福春候深矣寒暄殊未節敢祈妙嗇和倪副主上眷倚亟歸中興天下幸甚

某居鄉數月時時聞佛出世稱年兄尚徘徊鳥府搢紳之論甚鬱也切以盛德之士主上虛已擢之言路仰惟聖意豈徒然哉蓋將自此尊用之也中外喁喁日夕拱竢

某乍歸一番應接之擾致於記室之間為不敏今者寓記又恃末契不敢作圓織外啓敢幸炤察

上張侍郎小簡　毛　伯穎

歲律逍盡凋陰返寒恭惟明光近密崇論竑議朝夕獻納激昂萬乘佚被四海神祇聽勞台候起居萬福謹具手啓承下執事

恭以某官道學醇茸才猷智略隱然為搢紳領袖更踐稜壁所至治辦太阿龍泉游刃恢恢鱣席眷思日奉清閒之燕忠嘉啓沃便當參翊政路敢冀以道裨練對酌籌和順受多祉以慰僉論

伏自石渠拜違雖嘗數致問牘亦累蒙報翰辭旨懇密肝衡推轂之意寔素榮幸但恨繫於塵符日恪俗吏之繩墨無緣彈振冠裾以奉使令於前稍希頃竭之化擬依墻仞遂情豈勝瞻結

恭惟某官祗膺溫詔邅行禁宸聲華章章猶動朝野某辱在將睞之末獨深賀慶私情輒具短啓少攄誦詠德美之萬一干冒省覽伏深悚仄

某備員省闈小備庸碌碌然一最一狀可紀蒙朝廷收錄再畀臨印符竹人微地寒素無容援何以得此諒皆某官吹噓借重之有素致此叨冒遇情銜荷筆語難既

久蒙欽敎樂育服大匠之規矩然念樓遲郡吏日困簿領朱墨書生事無以自見每懷蓋愧恐負曩昔知遇輒緝錄近文一編專人馳獻以幸指瑕投類之賜

上嚴同業小簡

某申祠菲誠恪寅公式即此秋深氣冷伏惟誨育多暇天人參介台候起居萬福某承乏支郡遠藉帡庇尚阻趨覿謹勒手牘塵瀆記史

邇辰秋尚淺曉天高氣清未審台候奚似欽惟設教上庠英髦誠服休祥之至黙有相扶更祈妙蒞鼎茵別膺顯拜式慰傾禱之歎

某官榮才按藝與學離倫科名德望皆為當世第一固宜亟登翰苑平步岩廊以茂攄於素蘊暫總儒宮殊拂公議

竊惟朝廷假重修文崇用儒雅其於冑學師長之任遴簡尤精雖以全才碩德論之不過假塗然寔眷注之隆亦可見矣佇聞擢躋晉擢峻除樞衡以均福於寰海某素蒙知炤尤切願言

頃年備員仙府參畫帥幕幸嘗瞻際風度慰悻無窮睽違英規五更歲籥颿蓬遠官久缺修貢柔函惟傾跂門牆風霄闓替區區依戀伏楮弥深

迂拙之資分符遐徼仰叨河潤之深黽勉經懷已書一考尚慮疎

愚有外未退更頒雲麻廣被俾宜讜詞不勝至幸仰恃台念敢布
腹心

上陳司業小簡

素商告晚萬寶順成恭惟立道優閑神靈交薦某台候提與萬福
某遠寄鄉塞陰未由瞻拜墻仞謹具手訥申慶與記
邇辰不審台候復何如緬惟設科樂育歆訓都漬戢敘之衆願幽
成相釜風霜瑟學序向奚敢祈上躬眷隆妙執神觀別膺昏拜下
尉奉奉之頌
某官嶽鎮儒壇奎壁鍾祥雁塔千之休運擢冠甍科達室道山
備彰該博虎闈地市暫區師宗茂實英聲騰播內外某雖不才
待與芹泮青衿共承教育實不勝忻躍之至
竊惟中興在運主上登崇俊傑以熙帝載急賢之心惟恐不及矧
如鴻儒碩量譽高聯華固當待以不次之任鋪作成多士有賴
尙明而士論與評殊未徹也佇聞進登槐鼎康濟天下以究淵衷
畢除祈向尤倍奏等
忻服重望為年久矣蹤跡萍梗莫獲進瞻英範徒勤山仰邇者誤
被寵恩俾尸教舍遂獲託質宗範尤增欽詠雖袛服官箴未由覿
炙英標而向風慕德知所取法實不異於面承咨迪也瞻跂宗增
恨無羽翮
某世質庸鈍學術荒疎屢竊末第叨黍馳壽官俗吏徒務漸忘故業
今幸隸職庠序得以温尋故習以孳勤於常布實出巨庇更望台
光俯賜俾得效於微能以攀附於驥尾之末不勝萬幸
某沉沉下僚未獲趨拜履某豈宜不量薄分輒奉竿牘以瀆聽
焚蓋恃至仁寬裕不弃寡陋兼區區悃悃舍此無以自見是以忘
其狂妄敢爾冒瀆下情不勝戰栗
某申覆台閣寶眷恭惟中表咸擁殊休
某上覆都梁必有駢集幸賜台旨當期盡瘁以稱器使

與錢直閣小簡

巳秋暑氣尤酷共惟即日今候動止萬福比有自邑中來者訪動
静閑大栁幸達里門咫尺請見可勝欣躍然畏暑須稍涼也謹勸
參候
前此上狀正愧率略回人蒙賜報甚寵三復謙眷無以為喻比辰
不審台用何如游官之久奉家清之直懷郡紱以歸見親戚故舊
諒深歡慨尙此阻闊遡風馳詠不已

與監學小簡

違遠風度數年矣迺心景仰與日俱深春寒侍次履裕起居康福
某比祿祠宮諸況粗適未卜瞻晤願言將重以俟殊遙
向在濠梁忽得瓣扶逢乞祠東歸今所苦已幸安愈平居多不出
故不知車騎東歸遂稽上狀以候動止使至忽辱真翰欽佩眷契
閒復戚戚何時展奉以布區區向風增慕
伏審榮授共都監學豈勝欣抃才者得此不失故步亦足以養高
也第恐朝廷別有除擢入資國論以福天下不但

與判部小簡

暑雨蒸潤恭惟擢闞華省地任清要風華與誉益著然婚鉑神祇
勸相台候萬福某備員彤郡衰拙兔殭於簿輿多事之時益長補
短粗逃罪悔尚賒長晤更冀保練冲粹即膺持橐之寵
睽別多年每以臭味之感根著簡記東南人便數頒翰墨推榛送
抱白頭如新幸甚頃見邸目知南宫舍人之除緬想以道學緒餘
摛華發藻百音皆奏隱然與三代同風接垣館殿指期遷擢區區
風素不勝彈冠之喜
郡卒回奉被春初所賜教染兼惠貺園茶拜受斯感銘佩無忘郡
坐素疏平生自到成都頗蒙青顧近以陞陟論薦乞與借重知有
所自幸甚因通家訊為道區區舊激之意千萬裁照

疊幅　省劄

上丞相宫使小簡

某請問起居狀大略如不即日風露𤼵冷共惟琳館宴閑神右勳德釣候万福某孤蹤尚兹匏繫未能引去從杖屨為超世絶俗之游瞻望高風情不勝依恋之切謹勒狀候

一介之賤備縁職事方幸得侍門墻遽遠此誨南望唯劉大馬之恋即日不審釣用何似冬律肇寒願言對時致和宜儒茂紓壽祉副天下拳拳之公

竊以功成名遂天之道也近時王公大人非特知之亦允蹈之者唯相公耳某與士大夫既誦詠高標邈躅有不可跂及之嘆念方持顛扶危有能任重如相公者又為國家惜其去也

前日方相公抗章謝客之際日至丹次既不容請間尚庶幾追路一望台光而釣旨亟行風檣頃刻已邈然矣徘徊江干瞻悵結恋有兒女之感即日跧伏計已迭達寧居盛德所至固自有神明扶持若退之所謂務為崇深稱敢為左右之献伏惟留意幸甚

某至愚極陋无取於世故冬相公復以舊物收録數月之間擢爲宰掾皆平生夢想不敢到者相継叨冒尽出大釣之播未知稱塞而相公有請去矣引領恩第祇益恋慕某𢡟然於此欲請則未敢欲留則云依去留幾如觸藩矣相公尚矜念否耶

上樞密呂使小簡

暮春之月景氣清淑共惟勳大德隆高蹈物表百神森衞台候動止万福某謹具草牘仰候記史

中間起居已具右𥦜暑律浸近敢乞上爲宗社弥膺粹和冲盛靈氣宗服龍休區區頌禱實与有識同之

某走範圍之內頗有歲恩欽甚託抗咨望天人之儀表豈宵旨香邈厥路无由惟知誦當世之儒文師厚俗之懿行踴躍鈞播期不負於作成之化至若許駒虎想拳拳於造化之門則又拘攣結而已

尚稽晤拜矯首凝睇惟深景慕之懷

恭以某官以直道事聖主以厚德浸焘元自初登朝已傑然有公輔之望昏脊俞隆時論允爲年除歲近以登近輔又咸謂宜從容廊廟致吾君於堯舜之上使斯民鼓腹擊壤以樂太平者非公其誰何止鼎鼐之拜為天下賀

伏惟大雅君子明哲自保所當竹帛勛了能事復乃辭榮高蹈寄和嶋志於沖澹之鄉川吟野詠以樂天真當若安期赤松遺轍与論契於廣塲外耶第恐見捷注想復為蒼生起太傅於東山耳後天下之樂而樂尚須貯此以俟他日也冒言及此實用惡悸

某一介迷賤久困泥塗惟念家世以儒為業不敢失其故習比若謁忝大常之奉獲珪錢糟貫躐等不及此方兹從官之初遽獲沾賴洪河之潤幸可言耶竊念某荒愚之資固自无取知於吏事尤切茫然殺載之職大儒所任况家兄昔為尚書郎又出揆下僚不以某之不肖立之庭而薰沐之俾得揚眉吐目邀昂青雲則平生所志庶幾少伸於今日僭不肖教誨是亦教誨之而已某敢不謹承下風

近者交代報以及瓜促使首塗行即趣伏軒屏之下欣抃莫集頭不勝情謹修啓牘以姓名自通於釣覽伏乞矜其僭率

釣閤寶眷番禎被鼎來之祉

公路恐有委令拱聽垂東

上樞密宫使小簡

夏序清和恭惟耆英舊德燕頤琳館言論風旨海宇瞻頌神明鑒劳釣候動止万福某親在晚微无由款瑞仍謹具承候下執事

某勉強于此且一年半矣每有便介輒致書牘湖山夢邈沉浮未知但增瞻鄉耳因近人還奉被去年五月二十一日誨墨置之坐隅一日三復仰佩盛德不遺忘賤目㲉之義豈勝感激也

伏以某官道德文章冠冕海内勳業赫然朝野注望求然深執謙冲久號閒曠清義嗟嘆豈某躬薄塞頓攀躋附翼旨有時耶

更龕以時保練惠綏沖氣卽膺典冊歸種夫鋒垂副頌願

上大觀文宮使小簡　　王　楝之

閒訊起居狀想如常礼巳森寒色尚凜卽日共惟琳宮遐清神
護賢業鈞候萬福某頽齡暮景分宜退縮尚叨祠祿之禄尽出
鴻造惟是歉然未有陪侍几杖之緣引領高風有弌人何暮之歎
謹勒齋帖

故冬篇只尺之書必逸聞聽繼以得請而歸跧伏田野亡從訪便
貞記室閒區區之心祇益景慕仰祈炒理生綏茂錫福禧以萬鈞
閣之慶以副海宇之望

切以艱危以來主上論相數人其間踣英雄之姿備經濟之業揆
頫乾坤再造之宏有如相公者其誰至今者均望上至士大夫下
至軍民莫不喁喁跂望衮衣之歸益著士儒之效願戒舍人束裝以
待與議如此敢私布之

恭聞相公弭節天台居處飲食能南北異宜仰惟相公簡從之素
隨所遇而安之如在惟楊時也門下客唯日與鋒車之召耳

某一生艱蹇晚節未路獨相公相遇爲至厚此恩此意某盡銘之
心矣自相公去國既失所依而孤迹之危如纓巢幕帀丞于廟堂
雖幸全至而歸遯念孤相公頻年拔擢成就之意此其負負爲士
窮也然亦安知造物者不爲異時之地耳

上樞密宮使小簡　　毛　伯頡

春晖共容共惟燕衎琳宮神和道勝老成典型之舊海內宗師神
所鑒勞鈞候動止万福謹具啓承候下執事

某官以道德文章爲世儒宗遭時多艱請纓衛國威謀知略折衝
万福稍遲省春涉秉樞機止翁推鋤緩謀遠慮天下輔嘆更異以
時濟綵沖將歸齊賛列光輔王室以究格天之業

伏以國步未寧主氣猶惡忼慨竭日媚合苟容某官以英儒傑特
之姿滿然直養之氣言論風旨頫仰顧盻有識傾動皇天眷佑宗
社休運勃興無競維人聽望攸屬豈宜久留閒勞均逸之地行聞
備物典冊袞繡來歸當軸處中以厭清望區區不勝顒禱

某一介孱瑣人微位下无所短長於執事初之顧常遇毛之重徒
以向風慕義切於衷素消者輒以不興之記罄不自通於執訊實
恃某官雅氣上風傲出流俗相士以天機而遺其皮毛故敢進其
區區冀萬不賜鄙夷垂教誨所以獎鑒敦勉之至厚敢不鞠躬
佩服勤勉以無一顧之重幸甚

某寡儔劣質添上舍又第流淪州縣垂三十年矣中間倦真楊州
文館三忝郡寄而才力鶩短觸事迂暗又不能小廉曲謹恣睢抵
讖以投合流俗之好惡挂遭渦郡動遭謗讟致怨憎顧影踽踽
倫倫度日今冬之滿更方駕柴車歸翬田畝惟魯果得以貳自擬
贊皇蘭大釣所獨罷宗皆逸則此生寸進終累陶冶耳

某承先人緒業摩研編削苦心勞意於翰墨雖逢初无所苦某官
以儒林宗匠爲世模楷掌端層寸流聲未幸而某斐然以其樵悴
管蒯之賤進於師聽方蒙衮稱兹字形於書牘切用矜奮不啻
見譽於大賢也韓文公有言身在貧賤不爲天下所知獨見遇於
大賢乃可貴耳不佩小子有此幸會謹以短啓少叙欣戴之素伏
乞財察

與侍制宮使小簡

夏序清和恭惟分侍祠存樓神藻簡揖紳清言喁喁傾屬神祇相
勞台候動止万福未由侍杖屨更冀以道珍練卽膺寵數光俗吾
道

自到晉陽忽已踰歲雖累致問牘然吳蜀万里江湖悠緬浮沉未
可知也某迂疎不能隨順流俗日困風波口語无復佳况拱侯更
滿歸偃林壑尔某官年兄尚祈間曠與論未極豈蒹蹤蹇步砥礪
附託亦自有時耶臨紙重增悵惘

與侍郎宮使小簡

仲夏毒熱伏惟燕申豈暇神明燾嘉鈞候万福某藉食行朝碌碌
無補未緣侑伏覔閱謹上狀記室某借易皇恐

詢問起居已具右帽滯恭在帳詢□為宜敢乞為道自重頤神養氣
和以凝天下之所瞻仰
贈遺衆瑕素荷推挽戴恩歷德之誠頃刻不忘拜别恭觿忽已累
歲何緣再侍游丈少聆書紳之訓區區師慕飢渇莫俞
切惟碩儒元老德望巋然朝之羽儀上之蓍龜名遂身退士夫榮
之方茲歸繫附附巾履企仰高風徒馳精爽

上觀文官使小簡

問訊起居狀大暑如右即日秋暑共惟琳館優清天人交相鈞候
萬福某蒙恩備員都司未由趨侍引領南鄉不勝依慕之至謹
勸參候
某昨俘維揚偶徒御道出此邦寅緣得以望履維此紛擾逢遠門
牆即日不審鈞候何似暑氣未交仰冀為朝社生靈保合大和前
拜冊命以慰普天之望
恭向自斷東航海以歸維請祠館寘伏湖山殆與世隔无從訪便
高狀故冬竭來行在已聞相公披命將離長沙正恐道塗差池不
敢輒具牢牘占叙區區之私某久荷眷知其心未嘗一日敢忘息
意伏惟鈞慈賜察幸甚
切惟相公以承天事業為時英輔專從長沙均逸而歸此中外所
未喻也仰惟聖意趣鋒車之召倚中興之業行有詔矣獨是鄉曲
之私日以跂望
某蓬蓽不才去冬復塵郎省一毫亡補坐待汰斥而誤恩踵至皆
自相公平日知獎之賜麴繫於此亡從伸一言之謝仰惧恩挽弟
剡感徹 行在或有使令願效犬馬之力儻驅策之尤荷不鄙
之德
宣撫 宣諭 總管 總領 茶馬 都督

上胡宣撫小簡 毛 伯顏

恭惟高牙大纛作屏舊邦夙夜忠勤神所勵相鈞候動止万福謹
具啓承問下執

伏以恭惟纔驛峨眉蟠壓主上側席妾頤拜命重臣壮保釐分陜
之寄恭惟某官以道德謀慮冠映晉紳鴨洛僉同蜀府與冊天下
幸甚一介某遂屬在下風背勝欣誠
某竊惟岷望之重峨極乎天文律之高蘭巖河漢乃當延登衮繡以
正鼎足承君之任主上方紹隆聖緒恢復土疆惟是四川最重居
其會上流之勢藩垣倚仗宜用一時賢業頻禁籠鞭弭撫綏黎
庶命書始下和氣雜然四川百域知所順動敢奠保釐以副
具瞻之望
川陜僻陋去竇穀下湖山綿絡路踰數千里某官建旌分閫轅門
委全冒涉險阻不無少勞神用仰惟股肱之寄尽忠為纓冠吐
飯館穀之舍之間神明休勞吉祿具宜某蓬蹇賤士當權布武
堂下以備掃除之役下情无任朞企
伏以蜀地阨徼風声氣習之陋無足比數然以朝廷德澤涵養之
舊庠序衣冠歐献陪隸粗知一心戮力出租賦奉期約今者某官
以柱石大臣受任一方布宣德意唯是元元蚩蚩罔不委心展龍
以聽教條之下奔走承序敢尽布之伏推幸察
某叢者備員渠州磨鈆策鈍粗免瘝曠繼蒙朝廷改除眉州尋
而參政帥公俾暫攝慢屬愢愢碌碌無一最一善俯仰羞愧方求
罷居由舍待次敍者何幸當預門闌卒吏瞻拜光儀不勝夙夜
砥礪以幸一顧

與宣撫小簡

恭惟帷幄豐暇神人具宜鈞候動止萬福某仰託節制之尊未皷
司敗無繇侍見伏冀為國以道自重
某官道德充塞元牧之人所共尊仰暫紆緩帶暫宣西顧袞衣繡
裳即佇來歸祗祈與時緬見調順鼎食用副天下之望
伏奉鈞論念其留落疾病之餘恩意甚篤跪坐以讀殆欲殞涕區
區依歸傾向之心尚幸矜照
寶眷幾時可至府第下邑有驅投願受令

與吳宣撫小簡

秋序滄稜共惟玉帳增嚴威加塞外遠謀勇略為國長城神明寵
綏鈞候動止萬福且啓承候起居
伏以西川百城生靈億万自什祁震擾封豕長蛇日夕窺覘劬
躬極力為之非韓范便元元出其仰事俯畜得以安其田里保生
樂業大功巨德冠映今古區區舜躍躍冠潔佩敢不惕在下風
某官以精忠勁氣為國虎臣親董六師痛為揚覽近遂使凶醜
讋服追奔遠塞保固疆場厥聲赫然伏冀為邦家倚注之重念
黎元仰戴之誠保練沖氣東接寵祀 情瞻誦之至
某竊服縉紳間每聞某官以豐功偉節出一位而能降志屈躬
賓禮寒士常願執鞭攝墨於末幸茲行之未比者何幸獲修容於
轅門之下以發於油幪之前重蒙謙光虛禮眷待隆渥某委瑣
齷齪曷能堪任但知銘佩至嘉激昂衰氣無幾稱塞万分之一
某自遠錦城忽忽踰月偶以迎逆宣諭幕府事叢輟行奔命日
不暇給久不操飾固陋謹擇詣墨以致謝下執事切恃某官雖心
大度不間微賤未貽譴斥敢率亦布之以幸恭察

上宣諭小簡

恭惟宣布多暇神明協相台候動止万福某遠託恩庇未繇參覲
伏覬為國以道自重
不審比辰寢餘何如高名盛德九牧所知暫去禁庭遠持華節
恩言大布輿論交歡居報有期大用可必益要珍嗇以副中外之
望
蜀非用武之國如孔明之賢其臨中原每以糧餉不繼而返今宿
重兵餘十年聲勢隱然震於殊鄰將帥之功固高而民力屈矣某
官以文章議論受上睿眷臨遣之旨寔代子行國朝以來持節將
命如富彥國之使河北文寬夫之使河東韓稚圭之使陝西未有
若此之重者當有以大鎮撫之某將与州縣之吏重拜以賀倘區
此心伏幸矜察

某為侯牧命年豐多民戢吏廉勤儉約不敢甚言易資中到官未浹
日適兩暘以時麥田甚美米斗至賤縣市不擾内外無盜賊之虞
民情甚安斯有以上寬台抱萬一故併論之

與總管小簡

朔律届中寒凝方盛共惟總戎多暇盍戢為休台候興居万福某
備員僻壘恭藉庇庥尚稽瞻對敢祈精毓天和丞膺召擢謹具啓
承候
謹時裁詞已列右皆即此亞歲届期陽施陰化伏惟兗象所履茂
集殊休某拘縻郡寄趨虔賀宣徽緘封以見誠悃其為傾禱毫
楮難殫
某竊惟某官智略兼濟雄才冠世暫總戎於屯戍克精練於師徒一
路人民盡蒙綏鎮既成名之茂著宜眷倚之弥隆佇聞進位元戎
秉動帝室以副輿人之望

與總領小簡　　程子山

氣候漸熱仰惟使節在塗雖有神明然妙護葺鼎以對顯寵則又
人主新獨之誠所藉孝孝于是敢以告于侍史云
仰惟台座英規叢蓄冠見多士固宜雅容恭閑助贊邑圖而乃
斜飛遠引控節西來雖不忼然然然六月不可不息七月當來及今
見之矣士為貴用政恐不免姑台座非耶
伏觀陛華郎省總計邦財榮寵非不備崇勳布甚盛甚休惟台座
精修博習聰明疏通思時之緩急民之戚休郡邑之虛實其无不
察矣而以能為之財據可為之勢如破竹如決水如轉圓石於千
仞之山為陰不移環蜀數千里思利害治以之更生豈待祠而祝
哉少儲茂緒歸踐禁塗楊扶以俟
負罪脱死歸佐鄉郡已閱一歲且半矣既不敢薄其官而漫略不
省亦不敢出其位而妄求乎奇唯是潔己救過庶少贖於方來乃
今台座將四路之使為二天之德庇賓賓窮途之大幸也然亦安敢
恃而不恐以累知舊耶惟高明財察

自經憂患猥衰筆硯久矣短牋姑以見其悃誠非敢言文也尚不
䘏略紓近日幸甚
似聞冂循沂流之臺府某一官有守無由亟從衣冠之末少修賛
慶之微或若臨按少城得遂所願不勝大幸

上陳茶馬小簡　　　　兆　子西

変秋至此惟大轡徐行原隰有光神明並相台候動止万福某啟
進一介以候前驅
近日不審台用何如盛德所臨百靈自當呵禁不祥伏想當此炎
夏山川之氣皆澂清殄更乞尽消息之方不勝至請
天下之俗委靡不振久矣士大夫習於貪鄙非君子剛大之氣其
孰能起之某得諸搢紳之論以為今可望以此者於節下其誰哉
蜀郡閩風巴皆有幸志某獨恨所被者狹耳何時曠然尽変天下
之俗耶拭目以俟
擢牧之政盖可以強兵而富國主上幸以属之節下其意深矣方
此譚好修睦正當閑暇之時使茶户富實取其饒以助給軍食出
徼外之駿以佐卒乗為之數年收復之具成矣節下當擅此功天
下幸甚
某流落遠方以貧所驅而冒處劇郡欲罷不能重以積弊之後府
庫空虛賦入不及所出之半視事踰月茫然不知所圖惟當夙夜
匪懈而已更望高明有以誨告之某之願也

上都督小簡

仲春寝和恭惟坐鎮江陵運籌帷幄百神扶衛鈞候起居万福謹
具公函仰塵記史
某謹䟽之礼具載右楮不審迩辰鈞用何似仰惟盛德所至神人
交贊福禄騈集敢乞上為宗祊倍隆調護某下情不勝虔禱之至
某比緣軍檄遽獲參綠款侍約束曲荷恩光不以位貌為間特加
容接眄睞之私有逾疇昔抑亦見大人君子之用心待遇門人之
不替下情感戴銘刻骨銘肝未易數叙

恭審恩自九天總臨諸將職兼兵柄位冠元戎君實所先理爽同
慶某以很職初擊縣綴再造鈞軒以伸燕雀之誠輒具短啓申賀
然肝語無類自取瀆冒伏仰恩私有以矜恕
恭惟某官以前德舊望採映當世蓍望之懿自宜謀護天造勳業
庶允昭格天之業暫暦春往峻陟元戎方將購答分陝之功光
踐槐鼎以福蒼生
安撫

上安撫小簡

仲春謹月恭惟玉節所臨列城風從幽明協賛鈞候動止万福㕥
拜手搢笏敬裁楽函申祝興蔵
某中詞寒溫之儀不敢不爾迩辰不審鈞用何似恭惟元勲碩德
藩屏王家神相民祇福禄荐祈更祈調護宣節雨暘仰符當
寧眷注之隆衛術四海依峙之望
伏審禁脣帝錫雄殿侯藩詔書甫下於九大和氣已生於列郡先
声所暨莫不交欣共推慶慰某屬以賤職拘縻不獲迎拜道左
輒搢毫楮以伸與賀之恭伏惟鈞慈俯賜矜察
恭惟某官道全德備海内之所宗師深謀遠識渾咸夏之所畏服名
齊尚伐勲耀鼎彝經綸之業宜在左右今丞欲惠一路而帝心
圖舊行見瓸伊呂洗鼎鼐復專國柄均福天下蒼生延頸以俟
某蹤迹疎備微賤聲聞不留雲霄之間求言敬慕何可弭忘廼今
幸會鼎來添与偏吏之末行將躬詣大府受約束于下執事其為
欣抃不能自言瞻望旌戟神爽飛越
某幸不聞道寸長無取終當邑奇何補公家曠敗之虞朝夕甚負
今幸託庇於二天之下拳拳依嚮實切此心儻蒙未賜罪遂誓
當竭駑策鈍期效補報之万一仰乞鈞察
某不揆狂斐聊成蕪啓齋沐繕寫擘獻言語蕪纇不足道古今而
舍台盛德聊以見區區之誠耳倘蒙少賜霜威一回電盼幸幸甚甚

上安撫丞相小簡

孟夏謹月共惟僊藩容與神相萶德鈞候動止萬福某謹齋沐奏
記仰瀆司規伏丐鈞察
謹時中詞右舉已肅迹辰不審鈞用何似敬惟盛德所臨益有鉄
持禁擢潛分視後元吉精和在併更乞上律大時俯遵月令祿練
沖粹仰副隆委某卑情無任虔禱
伏審某官消用剛辰肇開藩府吏民交歡規制鼎新共惟雖虔其
忝与屬吏固當俯伏鈞墀伸賀伏聽鈞旨遣還賤局聞命奔走即
抵下邑謹具手納敬布燕雀之誠伏乞矜察
共惟某官與學洞古今浩氣塞天地逢辰致主使命中興元勳碩
德輝映青史煒乎盛哉故雖均逸祠庭中外系望欽想簡注愈隆
暫屈藩宣之寄自淛而中復正台司益茂賢業以修社稷元釐之
休天下幸甚
某一介寒微不敢萌預見之心伏承王節鼎臨迎拜道左獲修屬
吏之敬貢綠辛亩勉盡愚衷念自拜違鈞墀後經旬浹瞻望
旌戟遠在雲漢伏揣凝丞神英飛越
某才學疎淺濫尸百里歲聿月貴已補縣官雖去替之期僅止
半載朝夕凜凜若何為害後計仰覬二天寬假涯末賜遣斥甚當
益加勉勵求稱使令詳情瀆尊死有餘罪伏乞鈞亮
某不避僭瀆之罪敢中鈞閟緘眷安問伏惟獲效切爰內外聯擢
自天之指下邑恐有驅使事件乞鈞旨行下

上汪帥小簡

庚辛歲躔共惟高牙在行神明護相台候動止万福某敢道一介
諸節下
比來不肯合用何如益昌地接秦隴會當早集討巳授衣逮御
功衆更望无犯風霜保合大和頤辰以為請
節下之治蜀蜀人皆歌舞其賜常願赤爲之留如常南康公坐至
中書令位冠廷臣其如霖雨之施局於一方使天下不被其澤度
聖上行當召公矣

杖鉞臨此四道蓋三年矣計其勤勞論其見效宜歸秉魁柄乃為
稱耳今茲制詔頒下領帥陵之園書地近職崇以示光寵蓋不欲
奪蜀人之依依故也某敢不為蜀人賀
某按刑茲部亦復期年兩司存實近繇徼尚求諸公居此種岌岌
今乃得與事鞄食者公來雪山載耳幸甚幸甚

上安撫小簡

化日舒長共惟鎮撫豐暇神明為嘉鈞候万福某竊食行朝
頓無補末緣俯伏賓閤謹上狀記室某惜易露恐
詞問起居巳具右幅溽蒸在候天令不常伏乞特為宗社妙嗇沖
和以副九重眷倚之重
某者參戎當朝進退群吏某備數省曹泰謀相府實出鈞化自違
節麾三更歲籥時事多艱瑰觀里閈不敢時以私書干凂聽覽惟
是瞻企門闌不勝驚焉恋嫮之誠
御推參政盛德元勳中外具瞻宜在廊廟康濟天下方面均佚久
勞更崇旺朝伊夕當胥環召正位鈞衡以快士夫之望
比自祠宮召赴省曹方愧叨冒復被誤恩為屬擢府皆自平時推
轂之賜第新空踈初無一得之慮酬答盡有餘日以憂懼尚賴鴻
庇或進官諸幸甚

上安撫小簡

共惟典及列城神明為祉鈞候動止萬福某頼鴻庇如昨未由趍
侍拳拳門牆不勝燕雀之誠
故冬東使屬狀記室藹謂僭渠已在謹河之域竟德遠量既略閎
之復賜誨報所以存撫飭藉甚龍仰佩誨眷淪浹肌骨即日不審
鈞用何如暑氣正酷敢祈上為廟社對時節宣吐膺魁柄以慰普
天之望
切惟某官行孔孟之道致皐夔之業既識之遠政事之妙宜居廟
堂共濟中興出殿大邦亦既逾年側聞公議謂頒詔趣歸侍見旋
而參帷幄蓋日計事也某嘗居隸屬之末尤切悚望

某侍罪計都巳慙非據棗有家之地平生夢想所不敢到遽以叨冒遲暮之才寔出參政從來鈞陶之賜獨某隔闊古從占叙感激之私推皆頂踵圖報万一補責臨之非敢妄也

上安撫小簡

暑伏敲熾共惟保釐緩馭諒礼樂而敦詩書方面隱然有金城之重神理相孚戬穀具綏台候動止万福謹具手啓承記室

某官翱翔禁密風華業復冠映簪紳見於論思献納見遠識微之明固主上所前席而思當饋而歎也登延賛翊歸輔台鼎則在朝夕更乞殄熏太和益彊餗素仔對寵渥下情虔頌

日嘗承尔具竿牘自惟擊轅樹羊音曲蒙見賞至賦官家謹亦然某官賞慳尺寸百拜賜多書清樸所服每賜酬酢相藉几杖之賜金石隱銘萊寒陋何恭幸

某一介凡蕪備員部內固未嘗得戒衣冠奉杖屨奔走使令於前恭惟某官樂育仁心兼收垂晢齒牙餘論激揚寒素初无牖間一面之雅偏取堂下片言時衡推毅特形論薦凡材下乘頓增光價敢不勉強衰拙庶幾於任重致遠無忝題目區區鄙悰不勝銘藏荷戴之至

某猥蒙知遇置在樂籠之末共惟某官以儒林宗匠受任方伯風裁高峻尉爲今世龍門而況論薦頓儘被品目眂識人士偉然改觀實深榮幸謹具短啓少道謝悃伏望燕閒之際一賜觀采

上安撫小簡

暑雨蒸潤恭惟耆英鉅德爲國藩垣保釐賛諝之功百城順賴神用顯相台候動止万福謹具啓承候下執事

某官以簪紳素望晩甘泉侍從之榮嘉謀嘉猷海内稱誦方當衆勳孚顯翊賛鼎非桂而當宁夢顧眂畋曾㕘鎮撫共惟元戎十乘啓天子之邦億万黔黎生命攸仰伏冀倍保冲粹精謹顓與乘副瞻頌

某官申儆侯度布宣王靈所下教條无非惻怛忠厚之實立經陳紀禁暴棲良風尚漂然令行禁止休声協氣薫蒸太和兩暘以時嘉生充茂某忝任部吏得寄豐林暢怡恭於繩矩之末顧不幸甚

某比者不自揆度輒以亂散之文仰干繩削某官以儒林軌匠運斤成風骨髓之餘不我遐棄特損書教褒稱獎与許以前古之貝自非顔淵附驥尾而行益顯感歎舊數不勝下情嘗韓文公有言愈之所以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尔鏗章搢句摩研編削之陋既辱稱予敢不益思温尋研雅淬濯砥礪庶幾乎言之必可行以無忘崇遇世教之厚德也

特蒙某官亟眂養射十壶仰認台眷拜受感悚恭惟荆州平一之惠建康儲酵之德所以飲食教載示其仁心者厚矣敢不局髮盛戴諸肝鬲

某跧迹蹇步頓跡塵壒備員部下當物衆重斂政煩賦重之際刘肌刻骨攻苦食淡无所去補每用愧嘆伏遇某官以篤實輝光之德程董群吏奬譽屈莪尉爲一世之龍門而念此孤蹤自維文館三忝郡寄粗无瑕瓁令當闢陞正任資序顧与牛洩馬渤雖壁豕苓爲藥籠中一物以階寸進猥蒙矜念許賜收録區區不勝彈冠振衣三沐三熏以俟齒牙之論也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四十八

叠幅　安撫

上安撫小簡

仲秋謹時共惟坐鎮侯藩撫綏多暇百神森衛台候動止万福某
違望旌戟行有瞻拜之幸下情預切欣愉謹具啓上塵記府
申問之禮不敢以微賤自廢具如右幅維時玉律方中涼飈應候
不審邇辰台候復何似共惟分閫所寄問臧正暢戢蹈韜謐福禄
駢臻更乞精練沖養即膺殊渥之拜爲保頌祝倍切拳拳
竦望一介緣服厥名係望積有日矣第以隨牒南北無緣瞻拜獲
爲惟是區區願事幾曲之心耿耿不泯何期幸會行奉台符於指
顧之末下情不勝恭慰之極
恭以某官元勳盛德久屬朝野之望經綸大略夙簡主知方狂虜
未殄朝廷倚席傷取以圖恢拓掃除氛祲澄清寬主室非
公而誰輿議如斯非敢爲佞

切以中正大邦實古都國之會今方此還定安集之初某官仰體眷
隆壽加鎮撫慶惠並行群兒屏息訏謨不作頁姦衆元功早越
前無古人今者命翰書進秉樞筦折衝廟堂之上助在朝夕
某覩瑣庸流叨塵仕版再調銓部獲司曹掾遂以么麽趨事麾下
天與之幸感愧交集行將敬叔公庭聯坐幕府當竭疲駑用副鞭
策下情欣抃之至

上安撫小簡

中冬寒凜伏惟假藩多暇天人協相鈞候動止萬福某仰託帡幪
未由俯伏鈞屏謹奉啓申候起居
上問絅候謹載右楮陽氣始萌伏惟順天令序茀禄蕃祉某拘縻
不獲旅進隋符稱慶伏乞上紓眷懷精調寢饍倍保鈞重至深
祝望
逦者伏審某官均佚機務來牧要藩列城聞風莫不胥悅某既無
緣負弩少展望塵之禮復不敢以一通尺牘干涜嚴重輙因淅節聊
述卑悰伏惟鈞慈特賜矜察
仰惟某官登以大儒擢居元輔當國步艱難之際奮然以忠義自
許不避險阻四海之内蒙被膏澤幾年于茲元勳懋德謂宜永佐
王室與宗社同休倚畀節旄是還袞闕鈞以尉蒼生之望
分鎮河南郡縣悉歸版圖中興之功誠日月可與所賴黄閣昭庸
維持常載俾寸地尺天皆入今者繼此後仰副聖主夏勤之意某官
任隆柱石茂續殊勳所係非輕亦未能同秀衮衣東歸在此時矣措
紳鳴謁非獨爲僕所敢私也
某蚤游賢關叨登第十載偶猥承相公浩大是時雖未及爲識於鈞
人中獨望風采昂昂出群君子之觀决知非池中物也伏自相公當
軸陶冶天下士類獨某以不才之資無階可攀莫侯賤分淪落失
復何言引脰鈞闈徒增悵惋

漕使

上漕使小簡

區區參訊已列右記即日仰惟清心畫物有相台候動止萬
福某謹再勤副承
切惟吾徒君子方至如和風甘雲而物爲之悅茂而蜀亦然備矣
得公之來漼漼乎有發揚之意然高文大手當施之北門西掖豈
久淹於此乎江林之望尚爲公一増氣也
頃因送吏草刻上狀蓋今世閒陽尊洟礼非所以事長者而又自
閒使旌發境某閑人也若將遑遑然與有望之吏望塵先則公
亦將鄙之矣故有所待而後講乃蒙高義不忘首賜牋記猥借甚
寵下情愧怍重以自咎尚惟寬明有以原恕幸甚
蜀士多文采其學業甚志節足以與古人相上下者蓋亦有之但
生遐陋偎偎與所統盟程能定價使之依以揚聲而補於世用則
公當任此責也某老矣百念灰冷唯於人物猶有莫助之愛敢竊
以私於下執事焉區區惟所財幸
門下尊少伏惟均佚盛福某获奉望視久矣偶作小記謾書呈求

足亦見其憂患發憤如此耳併師相生辰詩五首拄于一覽

上漕使小簡

時維季夏職以景炎共惟撫摩去初臺綱靖肅神示佑相台候動
止萬福某拜手稽首敬裁手訥仰塵典籤
申間之儀已列彝式比辰不審台用何以仰惟澄清一路詢度有
經神之聽之福祿來佑更祈逸懷躬鋗珍護社稷是行癈顯拜以叶
中外之望
伏審某官榮披宸恩肅將使指旬日之剛已諧視事共惟慶對某
屬邑下吏喜尤倍於常人敢著裁箋啓别緘伸燕雀賀廈之私伏
幸台慈特賜省録
共惟某官望隆朝野識練古今夙被眷知存揚志實固宜密勿
禁庭朝夕献納輔成至治以福天下闔㵎何幸兩私大惠第恐坐
席未煖環召鼎來入拜制麻垂副公議
去春拜違台表亟指逆旅奉奉尊敬須刻夜息不敢少忘唯是遠
隔不及時貢記室之間述雖以攄憤實不然茲者伏承玉節戴臨
某自惟斑陋一何太幸又獲仰事賢使者況忝拜職進計未絲奔
豈台躔不勝依向之誠尺楮寸毫曷克殫萬一
某愚不肖事綠當邑奇職敗之後且四壁然士何從更善後之
闕未知攸措仰惟厚德君子矜憐其進周旋保護不以罪行而
莫大之恩當銘於子孫肺腑矣伏冀台念
使閣仙眷敬惟履茲康富著中外騎擁旄鴻之祉下邑恐有驅奔乞
賜台戒願彌紉爲鉢之誠

上漕使小簡

仲夏謹月伏惟繡斧光華臺綱增重神示扶衛台候動止萬福
某代匱下邑仰承依擬未由趨拜展絢諸款沐具狀于瀆輿隸之
聽伏乞台察
申候爵鼎襲載前記未審邇辰台候復安若恭惟玉節載臨澄清
有道天人感助固宜祉福之川至也敢以上爲朝謝加以愛保服

晉膺材用益擬康濟之圖爲天下請
恭審某官榮拜宸恩肅將使指先聲士庶交欣浹日之間已諧
登攬某叨與舊吏喜倍等夷限守官叢阻迎道左謹具短啓别緘
伸燕雀之賀伏紙瞻依神爽飛越
恭惟某官以大雅之資至剛之氣淵源學問追配古人餘事文章
度越今世結知冊府入踐禁塗屬時清明尤重外臺耳目之寄妙
簡朝望暫屈我公登車方初稱揽風采凜元仰恵撫何幸欽然奇
謀妙猷益播於廟堂政恐坐席未溫揩鼎環召入拜制麻屆區
偏方詎能久淹耶興言請休非敢設言
某里先寒微佩服山斗之望多歷年所祇況異蹤不獲一拜台光
求言敬某鑒猶不忘伏承肇開臺治而某備員支邑忝屬提封復
叨庇休於景星慶雲之下瞻望企仰私自語幸實何異於親侍燕
煌之席也依歸彌勤拳拳曷既
某晨粟自叨宿編末弟強顏入仕一紀餘之屬以偏親之養艱窮稱寸
祿得邑海瀕行書一考自惟疎陋學未見道以之從政曠官之責
將何以爲奔於後計然幸賢使者來奉教戒可冀有日矣并當勉竭
駑職恭承嘉惠屢賜訓戒敬奉期效寸長於舊吏之末儻荷家台鼓恐矜
其不逮而使免於戾豈勝厚幸俯伏陳露尚祈台察
某一介跡遠不敢犢中使瑩上下靖共之儀下邑恐有使令乞台
旨行下

上漕使小簡

秋霽捿腓共惟祇命辦嚴輶軒紛然光華原隰台候動止万福謹
具狀承候下執事
某官勳勞德業蚤聞在宸衷衛恤之久上心倚注寵隆無替是以祥
除之始誕錫壽命以數路百城悍焯旄節爲示委屬竚聞賜環
之詔歸夫論思衙要之選乃慰清議
滿去歲謁帝之久自春間一致閒情云尋原報報輸望於曲之間仰
認恩意公自不忘之事陸德久蹤覺賞企作惟愛至宿素未貽勇奔吏

組拘形制尚未能趍伏明拜敢冀按神和坪揖損撫垂副雅頌

上漕使小簡　賀生日

季冬謹候共惟治臺飛鞚蔽畫優閒靖共神相台候燕興萬福
某遠託恩覆未獲瞻拜台光謹具啓申詞祝將
仰候起居之懽粗陳褒頌通辰未寅台屬稱慶如何欽惟倉按多
暇神物交扶彼介珠祉歲年向莫寒氣益隆敢祈上為眷懷妙
毓崇將以俟晉擢下慰拳拳之禱

九冬幾滿氣數將周乃某官降神載良伏惟元精芳鍾嶽秀負特異
仁性符於愛日剛德協於嚴辰出為英傑以佐昌期賛其自寧家壹之
默相偪祚壽齡固將與宗廟社稷並其久長非管窺蠡測所能知
其極也

某官德宇高明性天爽粹自步齡馳英聲雅有用功勳節撫顯
題在人耳目自非大易應時列星間世何以臻此豆其亟登禁垣
旋陟台輔以快士鄉之評尚淹漕寄未愜輿情行聆璽車促召以
究遠猷門下小子尤切傾佇

恭以旁熊吉月得歲首良辰縉紳士夫交騰善頌誠由恩禮哉累有
以感物激人故抃蹈之至不謀而同矧如班陋之跡蚤蒙陶冶復
有賴於生成其爲傾祝當如何哉限拘官守不克趨陪稱觴之列
謹具短啓以隨微誠仰祈竣察

某萍梗四方久違墻仞感戴恩德之心無時或替前此於闕撫鑾
之始嘗具菜牘馳慶幸遂蒙藏獘席每惟雲泥勢邈不攻頻
拜厥啓青來逢誕日後不偕易修育兼以軍香功德品目專人齎獻
台墀用伸紀頌輕越之罪敢覬恕原

某微賤凡材夙叨品題遂獲備數一同常卑勤勉恪謹以免瘝曠
庶無辱於恩門茲緣天幸復藉提封之庇豈勝忻戴更冀盛德
包容始終獎擕俾益安於賤職以冊入於銓選實鄙生之至願依
歸須殷寔禱難殫

上運使小簡　晁子西

想厚氣炎伏惟撫字入境神相循行台候動止萬福某敬遣一介
候問境上

泆日不省台用何如伏惟秉傳而來雖當盛暑者王即所至肅然
風清台體不知煩歊也更祈厚自持養以副延佇之望

伏以古今風度安素勢將然如圭璧一旦薦天也宜在清廟不謂乃
爾久使於外雖一方受賜矣其若不稱何行觀爾奏召之至
峽內地褊小無甚劇事殆不足以展大才所謂太阿龍泉匣而藏
之識者所惜也近者制詔攻踈於部聖主盡亦知之矣此方工議
除虛額之調未能即副上意某有待於節下發言疾駐

某本不任爲郡如得事忠厚之長以保持之則可耳向在梁山織
節下之賜其何能免於矣耶既來此郡猶一芹之託茫然之冰日
夕惴恐忽聞郵軍嘗來喜不可言不覺欣然起舞也某更千告朔
亦去矣預很空傳又如往時不得久庇寒士之大廈也

上運使小簡

申問記史已具右幅季夏謹時共惟淹按豐暇神衛專功台候動
止萬福某叨奉庇如昨未繇趨侍南向奉本不勝人爲之懇區區勤祭
候不備

某一介之賤乃得以職事受知於節下側聞涓擇剛辰已諧禮上暇
職香馳未良勉板一以奉台光躬修万一之賀仰冀咸重朝夕以之
即日不審台候何似諒惟列城來休動復自順坐致殊祥以炎涼未
節敢乞妙寄沖和益綏壽嘏拱俟訖除以副中外之望

某偏者雖託分義亦深然具官人之書庭滴訖聖上少伸燕雀之賀不
審嘗徹台聽其職事係在蘇常江陰三州往來於辦以故未獲伏
詣使臺下情朝夕皇懼伏惟神明矜察幸甚

切以少卿文學術才具上副眷知下車未久烈績已著一路士民孰
不鼓舞被惠利之澤第恐造陟禁近行有日矣輿誦屬焉非敢
爲佞

上運使小簡

歲翁筆新共惟某官澄按豐餘天文介相台候動止萬福某疑
勝星臺末上書覲謹修末詞仰干下吏之聽
中詞興居已塵台聽迄辰獻歲發春不審台候復何似恠覲
省風謠列城伏頌履端之始百順來宜更祈上躬眷懷增茂苗已
佇聽促還以慰搢紳之望
仰惟聖天子所以坐而隆平者皆以外臺得人政流民悅之所致
也當是之時某官以上所簡注出擁星華其實見大和厚之氣重被
黎庶坐使列郡之民熙熙然如舞春風而飲醇酎可謂不負委任
責成之意矣然一路何足以私大惠必將接武禁林垂光雲漢使
六合內外均被其賜然後足以究其施設也士論所歸匪佞
屬者進伏台墀既辱燕見於賓客之末且蒙略去威重所使侍食
賦以溫言所以教督而寵藉之者雖父兄之於子弟不若也自惟
一介微陋何以得此佩服撝謙有言莫喻伏自幽遠未儀忽忽閱
歲嚮慕之恭已刻于中何當無違星華以發其言聊希拊風恨無
飛同。

上運使小簡

中冬寒凝伏惟攬轡澄清臺綱振肅神明扶衛台候動止萬福
某班底庭縻未期參覲謹奉狀仰承寵飛伏乞鑒察
申聞之儀已列右楮即日不審台用何似伏惟下車伊始風化班
宣戢戢羨羨含其和氣已嚴更祈上為清朝保嗇沖粹別膺異數下
情無任虔扣
恭審光被綸言總司漕計既休所既欣忭仰同某爲縣役拘縻無
階旅進稱賀錐望軺軒精爽飛越
仰惟某官碩德重望著于朝端蚤被簡求周旋省寺休聲赫然軌
不歸仰謂且論思帝所日侍清光尚且擁節外臺殊弗與議佇
聆嚴召促還禁從光輔王室用紓中外之望
南閩遠部一新使華伏想駟軍入境老壯歡呼深仁善政遺愛在
民去思之詠數年于茲一旦重睹四牡冊沐恩波人心慰悅當如
何戢戢恐聖上圖任舊德不容久駐此非下吏私切欣幸實搢紳
之所同也
某頃年侍從具合少款獲仰瞻履屬重蒙獎借參家賜膝宜有第
極拜違台範閱歲滋久兀賤孤蹤不敢坐通記府之間毋於郎報
時見嚴操亦足激昂暴之心然賢業有季未盡發揮更願涵
養以需大寵至深瞻祝

上漕使小簡 賀冬

冬深寒重伏惟秉心宣猷臺綱振肅神明佑替台候運止万福某
竊祿無狀孜賴卅餘未遂參拜謹奉啟起居伏乞台察
申賀之誠謹具右記即辰不審台候何如歲華向晚敢祈上爲明
時事序珍輒前席更拜其度禱
一陽來復當漸宣明恭惟對此令辰遵迎協氣茂擁蕃禧某限
拘文檢阻造台墀稱賀頌之誠但深馳仰
共惟某官穀世負卓越父書朝端伏自澄按屬部恩威決洽囹不
覆書稱承睿眷方隆言司之任雖久淹何權嚴召迅臨華要
發揮大業以慰人望
比嘗具狀上塵記府既而不果存貢亲訪誠恐冒瀆台嚴固非願
慢仰惟寬明特賜矜察
某一介凡瑣備數下邑雖致職漫久而空食因功弟切驚惕伏望
台慈更垂保庇尚當自竭以副驅策

提刑

上提刑小簡

仲夏謹月共惟繡衣花華臺綱肅請謐神示左右台候動止萬福某
承乏下邑仰託垂庇休末由詹侍謹具右啟上塵記府
迹頃不審台用何以欽惟玉節載臨海清有道休祥駢集公有扶
持梅暑騎然更乞上爲朝家加意保啟弟前獲召拜
共惟某官挺不世姿負適人略其英談餘暇足以剸治煩劇其動
靜儀須足以建立事功誠可謂難得之才萬夫之望也況當未有

爲之主要想人傑方圖收復有如執事固已簡在帝心行登祥刑
之寄姑惟借重政恐不待席煖矣然而詔音頒矣區區賀識謂此
筆以俟
某講服台望非一朝夕恨以沉冗不獲瞻拜茲塵丞言敢冀恭賢雅
不忘茲承肇開臺府而某備員支邑忝屬提封獲與使令之末
其爲尉幸何可比量尺楮寸毫莫究萬一

上提刑小簡　　劉　夷叔

厚氣向暄即日不審台用何似其承之茂事日與門人講論德業
以次傳授無由趨侍不勝企仰區區恭啓
太上出公以福遠人已神其鬼瑣有嚴耶伏惟下車以來寢膳安
吉建居輕刊益副遠近傾屬之心其在門下區區不任大慶
近者方得以書致賀嘗布腹心述其所以不敏之故竟謂外獲
誅絶將命者反遲蒙寵以報音然後益愧向者窺量君子之淺
傳播士類咸謂盛德包荒乃至於此今之受賜敢再拜告諸執事

大全十八　方牛十九　八

途中伏領公牒蒙被保任皇恐死罪伏念某以薄技誤蒙收拾不
惜語言粉飾薦道向者當途貴人所以寵異惟公之故此心惆
惘常不相忘未知所以報塞君之大眖枯朽重任罹將獻焉小人
無以報德惟知自脩不負所期而已不識執事以爲可否
平生憂患如籠中鳥久被閉縶無復飛想門下親臨其宇拓贈
歎息如有得而出之之意其切以振勵庶幾求出情之悃愊因此
發露伏惟不以爲小人不可近而遂擯者待之幸甚

上憲使小簡　　趙　公填

季冬謹時共惟答攬之初神人扶相台候動止万福某秣食部封
仰依羅護未由詹覲謹具記于凋甄隸之聽伏乞台察
側候威嚴其如右削不審近辰歲晏嚴寒台履何似恭惟玉節
戴臨至和來宅敢乞嚴護調匕儲膺台重慰天下朋友之望
恭審其官坐拜新恩肅將使指先聲所暨士庶交欣消日之
剛已蒞視事恭惟慶尉其白聆成命忻喜倍於常人敢著栽短

於別緘伸燕雀賀廈之私伏幸台慈特賜省録
某官天資傑特地胄高華兩宮之眷方隆四姓之侯莫比果膺一
札畀以祥刑顧方今練達之材疏通之政以某觀之未有如閣下
者而斡旋樞機燮調元化爲天下本兵之寄非公尚誰望耶第恐
坐席未煖環召鼎來入拜制麻延副公議
伏自今春下逮遠之拜受捐數月適見歲換季奉尊敬頃刻食
息不敢或忘唯是遠隔不及時貢記府之間雖以備情實不然
自郟報初傳知有拜節江東之命某自惟衰晚一何天幸又獲仰
事賢使者況門墻携物計未終旬朝夕引領但未有趨拜之便步
敘下悰聊望使星心精馳騖伏冀台炤
未備數千此已書一若有奇冗食素餐幸無吏責其抵乖自愧來
春先次搬挈竊歸千長樂旋爲趨朝之計萬幾寄迹河海千里
之間旋按臨屬部而在匪伊首當何歷境之初先衆人而郊迎
以盡區區之恭植之欲言非筆舌之所能既惟台照有以亮之

卷之十八　方牛九　十

國太夫人即日恭惟百順駢臻五福寧謐
台眷上下一一茂集休祥有委使乞賜台旨

上憲使小簡

區區恭省已列右殘即日仰惟舟御所臨有神自相台候万福謹
再勤副布下執
天方暑雖江流秀壯放涵容與想甚尉慰尚冀精御料冲以副願
望至禱
西州劍部蓋冠全蜀而嘉陽江山雄傑星露雖不及吳越之清遠
然在西南一國實冠諸郡也臺府高明宏麗甲乙成都君子一臨
益增重矣
眉山蓋在天之末也台座宜翱翔臺省方今擁節實尾臨之而已
老弱交登謂得與父老子弟爭先覩於紳同乎爲勝大幸

上憲使小簡　　張　安國

暮春之初天朗氣清伏惟秉節東都神相吉德台候万福某謹

勤啓上承詔室
請違台表忽閱歲時跂慕老成夙夜拳拳比辰不審外臺暇日復
用復何以敢祈上體眷懷視時御宜亟膺辟召入對嚴陛區區
至禱
嶺海之間民夷雜居獷悍成俗喜鬬健訟一以吹噓撫摩則有稂
莠之害一以苗蝗發擿則有獄市之擾必得忠厚明允之士寬威
兼濟以燮和之故上以節授執事俾宣欽恤奉使稱旨即有顯褒
鋒車促還冀遂先覩餘惟爲民自重
上趙提刑小簡
春寒共惟外臺鼎暇神明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近託大庇未繇
參覲伏冀爲國自重
不審襄餘比復何如同游之御宜歸本朝以衛王室尚祈珍嗇前
趨召辟
某瞻仰名德之重于茲有年此者待罪下邑遠獲恭事威嚴幸
甚何當一詣帳下親受約束臨書不勝欣幸依歸之至
上憲使小簡
氣候嚴凝伏惟肅鎮百城神明扶祐台候動止萬福某遠藉芳輝
未以罪斥尚賜庭伏諰仞謹具手啓參候
候問台嚴謹如右幅陽律方新純剛浸長共惟殘繳令序戩穀實
繁某掬摩無由捧觴播頌伏冀愛日神扶永階簪史俾熾之禱
迺者伏承岑軺臨按遂獲瞻對殊深荒鄙昔仰德之誠拜遠台
光遽閱兩月內攀勢結不可具言更乞益隆將業前需峻召慰
中外願望
仰惟某官聲迹卓越妙簡淵衷澄清瀉部已逾春月至如獄訟絕
無寃濫真足以仰副欽恤之意雖臺鉏極爲嚴峻然難以淹此精典
數以安輿論
某備數百里職事職欲分甘汰斥前日飛騮按行特蒙寬宥未賜
戚責不敢之資頓何以論報唯銘鏤肺腑誓不忘德姑此佇謝万一

上憲使小簡
欽服威重有年于茲雲泥之隔無階趨就下風惟其注仰不忘旦
暮天假之幸乃使吾依虎節之音願凡將遂尉釋千百於悃無以
借況
伏承簡任湖東條司外臺遹消日之吉已開盛府裁剖伊始犴獄一
清自淮而右綿地數千里如在水鑑中顧曷吏所以歸賴且如何
也薄宦飽繫疏放無從引領使星但劇善頌
仰惟某官儒望魏績凌厲一時歷金門上玉堂士心嚮向久矣尚
茲淹節靡清朝用賢之漸匪伊嚴召即踐槐鼎帝弼若霖雨以福蒼
生某雖待陋旅及需咨丐得之師言非敢爲佞
媿添至臺亦既旬浹凡在帲幪之下宜奔走階墀以承戒約小官
有守不敢輒望台閣謝忠非所欲爲仁明必諒情悲不然則孤外
之迹奚能少安耶
寅緣寸祿獲依庇賦並仕紫陌豈敢北走貴惟夫公大人教其未至
而貸其不及使遂罷勉歲月不爲親憂丘山之賜顧易量耶近仰
門閫倍萬眷眷
下邑雖僻民訟實繁偶歲屢豐寇攘不作訟訴因亦簡稀駑鈍
無堪少逃官謗皆仁施所暨也甚幸甚幸

疊幅　寓使

## 上提刑小簡　晁　子西

伏省旌節按行列郡當此盛夏敢問跋涉不至勞乎恭惟寒惟問俗神明嘉相風伯獻凉不知煩暑台候動止万福某欲遣一介以候車塵

某聞諸部内之民思仰盛德朝夕願見不啻當暑而思濯清風忽聞使軺近止上下延頸以望不勝喁喁

此月正是土潤溽暑之時居爽塏若尤病煩熱伏聞轄車抱此炎矣履有淹數蓋仁人之用心闔境歎息不知以報惟冀戴星而行日出而舍以避道暍不勝拳拳之請

某迂疎不勝一郡之寄而復視事日淺州網頹壞多矣屢承節下按臨爲之條恐更望台慈有以教其未逮而寛其不逮幸甚

## 上憲使小簡

叙覽如右牘啟歲發春逝日寖因何似共想茂對佳辰天相清德福禄來臻某蒙仁有素得追吏議未期參省願言懷練粹和亟還禁從用快朝命頌禱之勤伏紙眷眷

不承台誨忽見新春瞻溯光輝日益悄悵比者具記計塵几格恩瀆之罪未賜譴斥引領東望不勝感荷

伏念門生故吏所以事貴事賢之礼載於牽牘乃分之宜鉅公要人未聞与之往返講好若僚友然也過蒙謙尊畧去畦畛誨荅開諭周旋詭讀感愧曷已尚稽面謝无任歸依

小往大來君子道長仰惟言履綽有休嘉一官冗曹阻陪賀客千百善頌拙喻毫楮

春光布濩明天子擢進髦乂時也時望之備首當遂東從躋華貫匪朝伊夕以其彙征門下士尤有望焉區區此情切爲之喜

江賊就擒幾无噍類威令素行群下用命其效政應如此継自茲善良得所怙恃而庸儒亦自免官謗顧喜且幸可勝道哉感刻

## 上提刑小簡　林　岦塵

詞候稍暖敬遵彝式具列首牘此辰春事融悅化日舒遲不審台用何似切惟澄清豐暇神贊人謀沖襟泰定戩穀日隆尚願仰軫宸聽茵鼎懋讚倚需賜環進陟鈞軸下情真禱激切之至

某夙望台符自惟卑昧无由進侍光塵朝夕第勤景仰茲以試邑獲隸部封遂託輝映戢守所拘尚阻參觀遠企熒煌精爽飛越

恭以某官雄名蓋代俊德高古雖爲禁路羽儀南宫眉目文章事業未極施用上方以外臺爲重皇華之遣政藉諏訪而埋輪攬轡姑借威蕃行需走節趣覲清拱遂膺柄用以福寰海

某孟旅鹿麥掌搖山邑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清書米鹽不憚煩碎百里休戚首當訪問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敢不期黽勉以承德意猶懼駑蹇未逮尚賴寛假幽東庶幾駐馳竭力不至顛擠以速咎戾矣敢控愬明敢斬宥有啓

某竿牘效知深虞觸冒上貽嚴譴賦幸寡聞彻不敢揚文露志輒以短啓略叙卑悰仰瀆高明戰慄俟罪敢幾台慈特賜省覽

某十六年太常叅盛垢盡晩切一第今紀矣茲以試宰山澗未免墻面之責所幸事大君子敢受教言海庶幾讀書鳴絃不爲俗吏之歸尚新清鑒特与矜念

## 上提刑小簡　邵　公濟

比日秋清共惟鼎節之初德威所臨百城震聳台候起居万福

某待罪敝邑无從掃舍人之門上參典謁益冀爲國以道自重

公之結上眷与上之遇公者大夫士共數千載一時之事不知其有所自也某獨知之益以公高卒遠引不以留翰墨深嚴之地悵然耳巴渝舊所治亦舊所隱使華重臨人士榮之頗有暇日追尋昔遊見於文字否何當往継後塵賓客之塵臨書重增馳向

龍茶松煤佳品獨恨空冊妙香新勝不同下拜也此外不敢望公如陸生以所賜黃金分故人耳一笑皇極書最數十万言未易卞觀

物二篇先君子爲之傳并溪德卞惑二書同致凡下尚先君子之
意也悲愴何言向伯壽所訪亦此書耳ム 苦顛眩極亡聊作記草
草恩所以廣公意者未及万一
入倉使

上提舉小簡　賀生日

比律將周歲冰在候共惟廉書優閒天神欽相台候與居万福
ム代匱偏城仰切慘棲侵未䏻侍謹勒手誠申候與記
栽問彝儀恪具前措比辰不審台候侵若欽想澄按公明百靈
潜衛攘二之福幸集駢臻更祈精調鼎裀前膺峻除式符中外
之望
賦月蝕中歲功將就天於此時誕錫人傑神湛秋水貞瑩皓玉卓
然爲民望時宗實元精之所生華岳之所毓宜其叶應期運茂建
勳庸祿位之崇壽祺之永固自有穹壽巫姦布非假區二之祝也
ム官圭瓊畫賞梁棟標奇雅性內融英華外發故能結知黃堂
薦歷要途暫屈外臺益揚德業既誕辰之已届宜寵命之惟新召
眞廣堂當在朝夕于情若此非ム 敢私
仰惟弘矢令辰有識交慶列城官吏士民孰不以八千之壽祝
延遐筭想夫神駿必畜於高賢ム 以郡事拘限莫賓庶鯀
具短啓并星壽經目專人介貢蓋以伸傾頌之誠伏覬仁明俯
垂照察
某切祿都染兩見凝風雖給德之境綏靖惟艱而仰賴庇輝粗
加黽勉幸兆更青切斷厚德包含俾益安於愚拙實欽今庇之
賜感戴厚依伏楮弥甚

上提鹽小簡

叙問具如右楅庚伏謹時共惟視事以來燕及列城神明相佑百
順來集ム衰晚冒昧方此承乏之末由叩謁謹上狀叙奉二之誠寒
冒幸察
已丙之秋与左右南北異向比訪動靜於考草謂將自此取道之
官庶幾一見延佇之久乃尓差池下情豈勝瞻悵畧氣方熾敢
冀調護興居茂對寵休以符頌禱
比承肖㡯已詣交印獨以阻闊无從預賀發之末狀望馳情但徒
燕雀之抃
武康令莊修職ム妻之姪也廉謹公勤存後生輩流中實不易得
欲望端叔祭其治行以一京狀薦之如何使司歲額沛然又有前
使者文字可以補發惟早賜收錄則幸也恃有一日之雅輒冒言
之伏紙愧恐

上提舉小簡　賀冬

冬氣正亨翔凰凝凛共惟總鎮權藩從書優游天介 台候起
居万福ム備員于此仰記云麻尚稽厚拜謹具啓承候記史
申調菲誠遠載右措不審近辰台候奚似冬惟豐財有道采奉
至明密有神靈來相純祉陽剛初復氣令弥崇敷祈上射宸眷加
護象擧以副于人之
共惟ム官儒猷飾吏忠熊光朝番歷清華備揚声實暫出司
於臺計誠未究於潤澤且因剛長之辰亟奉温明之詔峻躋禁從
俯協師言ム 仰席息帷尤勤顙望
亞歲屆期一元迨令即辟情有慌万彙潜亨共惟碩德對時誕延
殊祉椿算鶴壽仰同社稷之休ム以職守拘縻无由趨㕔稱觴
之列輒修短啓以代賓儀傾祝之誠筆端奚旣
某碌二亡奇徒勞小郡實賴台仁曲見假借追曠尤雖感懷德誼
罔間夙宵然不敢頻貢尺書以瀆聽茔兹因人介序敷布區二 仰冀
高明特加矜察

與提舉小簡　孫 仲益

風礀碎去忽二又見歲窮雖係心門下而不敢馳書問安否屬僴
造境方叙區區欣頌之私又爲左右所先高詞見寵開讀竦然殆
无以爲容也
自承拜節即少駐一時賓從皆有登龍之喜顧以衰老不獲躬掃門

之役特公賓然負公諒此意而於鈞發札不自遑也
歸田四年昇伏村舍過寒暑之変无以逃比從舍弟容桀三間以寄
衰朽而百役如毛心力俱尽但帳然作爨戹中之想亦登公一大笑也
太守

上汪内翰小簡　韓　子蒼

即日不審風霜僊薄起居食飲何如伏惟躬有盛德神明扶持旌
祐所次皆膺百福謹勒手記候問行李万分
伏承甫膺詔命改刺臨川臨川雖褊地連鄱陽此与前輩書錦之
榮亦何以異且謝康樂顏平原之風流未遠也非文章守尚孰繼
之然其門承旨今无復人矣二府亦有虚位恐復由宣召入轉块
鈞此天下之公言伏冀爲国加嗇寝興不勝區〻之願
厶從文字者得執事之文章手抄口誦自欣心龖如是二十年矣每
逢士大夫親承指教及獲奉杖屨者輙自慨根不謂老境得与州
民瞻望顏色凡二十年企慕弗獲者一朝慰荊其意人之幸會乃
有如此欵行庚塵嘖刻以冀
厶受才无宅世間一閑物耳入仕既晚又常翺翔在官之日淺投
閑之日多已分委棄爲畎畝夫矣特以妣聚廪粟故且垂紳搢
笏强顏於士大夫之列頃值紛紛伏藏若谷流離困頓所欠一死
耳不然餘生詎復存有乃今天幸得旡餘光喜極言訴伏幸加察

上太守小簡　林　豈塵

詷候釐養癡寂壽盪儀具列首猜比辰歲律峥嶸氷霜凝肅
諒惟鈴閣優游神聽民恱沖襟泰定戩穀日隆尚頌仰躰眷
眷前鼎精謹倚需召環進陟鈞軸厶下情真禱激切之至
厶久違台執景慕之誠匪牘朝夕春中輙貢幣牘以千記曹政人
僣率自貽譴譴豈圖謙損略去等夷財賜教飭悵悵慚聚感何以
大喻區〻守窮不敢輒起居之間以取瀆尊之罪尚冀慈明洞達
特賜闊略行遂瞻拜台躔下情豈勝欣忭
厶官以良二千石分寄共理流恵舒化斯道之行當先一州而後
天下乃節之來亟踐柄任中外爲舜所期於文章事業者此耳
雇鮑雖有故事而甫陽郡壁記去有三公自我州郡始厶將与
邑人見鳳同鳴以賀然後以得賢爲朝廷天下賀

上太守小簡　林　豈塵

詷候鉞師敬遵彝式具載右牘迩辰不審鈞履何似即日春物
融怡和氣宣暢共惟天錫純嘏神介景福尚願鳴寝崇護鼎餗
精調仰承旒冕眷倚之重俯慰耆稚祝頌之誠
共惟厶官道得正傳天降大任布衣而置上袞晝錦以歸故鄉
暫暇經綸姑須藩翰雖地望意欲均其勞逸然朝廷有係乎重輕佇
膺綸綍龍宠褒擢抽益振遠業光賛中興亾常續烝民崧高之雅
以歌頌勲德之万一
遠贍若右仰跂台躔切惟起館開閤招延賢士孔窺若在相位厶
守縣所拘未録瞻拜祈幢以侯進退下情瞻望无任激切之至

上太守小簡　張　安国

仲春之月即日共惟偃藩之暇豈弟宜民神之聽之台候動止万
福厶謹具狀申問記史伏惟財察
起居常儀布在間牘即乞已律天時俯遵月令滲養冲粹茂迎
純嘏以慰士民千里之志
切以厶官最厚華胄爲海内名士踐揚中外勲閥具盛方面之寄
畀付重矣上方鼎新治矩尊用耆旧如執事德業地望亟以入
陪帷幄賛襄国論飛詔趣歸可拱而俟也
奔走執事盛名之下甚矣闊散之跡留落湖海曾未獲接武于門
仞備賓客之後塵惟是景慕用名誼奉〻於此不敢自弃也惟執
事尚教誨收備之歷陽地偏訟簡深山之勝魚稻之饒爲田昔西
州佳処中朝名卿才大夫往〻厭直承明重外之寄以清談坐嘯
臨治之中和宣布發爲声詩播之郵傳府爲世美談自頃板擾于
茲二紀而無城未其蓄曠土未全耕蓋因循之治亦有可恨者惟
執事以識晴深才啟通濟開藩未經時歲有今処適此帑廪虚

竭官治紛拏之餘曾无一毫之斂績及閭里爲清靜之化民皆樂
之得賢又效其速如此幸甚

故者執事布政之初厶修桑梓恭之礼於棨戟之下偶自前月
爲浙右之行比方還自四明息肩材落而疢疾之餘驚塊悅优
病滑延脅未即造前少須安妥謹一登侍仰惟台慈俯賜矜念

與太守小簡　　　　張　安国

中冬之月共惟開府之初神相吉䘚台候万福昨者欽郷𠷣名又
託年家之契頗自見矣邇者推轂來朝才幸一接有懐未尽即日
別去悵仰何窮東望軍牙尤切卷二
四明今爲輔郡選用非輕執事以天文之秀茂膺寄託士意隆矣
政成來報歸當召還延佇延佇

頃寓居鄮郭餘十年王母嫣夫人殁葬西山皇妣孫夫人以婦從
姑而世父待制公季父莆田丞公以子從母皆葬其下故家視四
明猶郷里執事以慈惠之師有來作牧布宣德意使田野按堵民
物康阜則死者有知抑將浚灌有澤安於地下惟公念之

蒙覩兩蕆礼文過厚非所宜得蒙愧不能已屬方奉陪郊禋談日
鮮暇未皇作荅尚當續致

歐公書豈惟翰墨之精而辞厳義正千載之下見者興起厶何足
以辱公此賜也哉而又先正所藏印也尤新輒以公撥及尤放懷感

上太守小簡

元宵司令寒氣亦厳共惟臥護優閒明靈叶衛台候燕興万福厶
鄙陋微蹤日依覆庇尚稽趨拜崢嶸謹勒柔牘肎伸壑慕席
修調茵鼎之誠階具右楮即辰未審台履復何如欽惟政平民訟
美化益新宻有神天來介繁祉霜颷愈勁凝寒凓時敢祈茂膺
眷隆厚加頤衛別膺召拜下副士夫之望

共惟厶官以忠誠結主知以豈弟牧民俗事親純孝接下人和其
言行猷爲奉皆過人遠甚是以下車数月績來昔遠揚佇聆明詔
入賛岩廊以展經綸之業屬邑下士祈頌尤深

厶疵賤小官比因丈席台皆権侍乾誨深尉頌企之悰伏蒙寛
仁厚賜寵侍又頒特遣之隆祗非局吏所宜當者厶感服恩辯夙
夜在念尺牘寸宥難究謝誠

厶違去之久修經句決膽依慕戀之情无日少替方圖斎沐以伸
記府之問𢌿辱台慈先損珍翰仰認容愛之宏既感且愧不敢之
答更丐原恕

厶伏領台戒以朝旨搜訪晋唐異跡及昔本書且藉俯委旁搜微廣
搜邑境厶欽稟尊誨已徧託士人多方尋訪實不敢徒爲虚報
佇頒得之別具申覆伏乞照察

厶寒薄迂愚荷祿代匱愧无毫末之補毎荷盛德包荒獲免汰
斥獨恨有正字司使充僚趨事之日深耳然頌入不以賞期它日
則永恩佩德尤未晩也依戀之衷更冀矜照

台閣至眷伏推中表俱擁殊禧

支邑別有驅委乞賜台旨並圖報效之方

上太守小簡

穀賓紀節令氣平候梅蒸共惟優游多暇明神扶介台候與処万福
厶思鄙具貪益荷案德履末獲詹望台墀謹勒手啓上于典記
仰訶棟任之儀州載右績近日不審台况何似欽想化深恩洽天
祐民懷戩穀之來日加繁衍當給闕甫來之時炎威漸熾敢岂
勉承眷遲厚衛鼎茵亟登近密下尉卑悰之願

厶官以周召申甫之才行龔黃召杜之政德風惠澤徧及黎氓晟
課已書展知俞摩佇覲凌遷廊廟肥載蒼庸以康濟四方藩宣之
寄非久淹也

自故職拜違台光忽見中夏歸沐歸來仰之心靡日不在屏思而
格遵教條粗修職根无可假以造府庭瞻望旌戟趨若雲漢
伏楮凝戀神爽飛越

厶跡迎几下雖荷台仁包文峯不加鄙弃而每賁楽分殊丈莫敢頻
貢禾訶以瀆威重然間有申懇列之文呂狀未嘗不蒙矜照俯從以

是知大人君子寬容逮下參其誠而略其礼感悚之私交積方寸
毫楮縷縷曷罄愚衷

上太守小簡　賀建秋

薫風謹候炎氣浸隆伏惟判鎮餘閒天相人誠台候起居万福
厶竊食无補仰荷帡幪尚冀稽聽拜援曷謹具文牘申詞記府
申候典籤將載前幅未審近辰德候復奚若細推政治弥新愛
休騎集畏景日加敢祝仰懷躬鋭好保攝真前即環召式副士卿
之論

厶官縕德業久大之資當運祚隆昌之旦暫肩綏外鎮綽著休聲
進陟樞機詔當指日攀附鱗翼預切卑情
茲者恭聆光奉煥恩峻躋高秩見聞所暨歡忭惟均厶以職事奔
走未獲趨慶台屏謹裁短牋覓在別緘以輸雀躍之誠仰乞深仁
俯垂省察

去遠儀宇之久日覓鄙吝之萌悵未克走侍燕席徒勤山仰比
嘗冒貢愚詞箋書已塵黏台廡下情不勝榮幸區區依恋之私非言
可既
某器芳識卑不通世務自承乏下邑已展踰年伏仰蒙厶官恩其孤
貧而恕其不逮凋疵瘵齊遂獲安職年餘可期書替厶閭族銘
佩厚恩罔知紀極更冀始終憐念俾未承於鴻造至禱至願

上太守小簡

天宇明爽伏惟書諾之暇荷愛神勞台候起居万福厶久託雲庇
未期參侍仰乞上躬眷保倍保厳重謹具啓參承
上問罕報已布前訖不審比來台躬何似仰惟令德弥厚福禄繁
衍秋序向高更冀善輔粹和智膺寵召以副紳綾之係
厶伏審光奉宸綸陞華書殿公議脊協共惟厶官清節孤忠凜凜
爲搢紳表頃居紀綱地危言劲氣上動覓旒今玆擢著宣之奇政
範休聲洋溢中外是宜有此遴擢拘李无由稱賀雀躍之情倍
百稠品

伏承聖恩俾宣中間或傳抗章力辭未即拜命以故修慶後時
罪戾稽息无以自明尚冀台覓察其能他尤以爲幸
尺牘之問久不徹於左右非敢優慢第以微任卑散散尝逋柔
訥恐貽瀆尊之誚故援毫而輟者屢矣至於引領瞻望如渴念
飲未能一償所願何當趨伏下風庶知台誨之一二臨楮怡惝
今歲境內雨暘應時嘉種敷殖有秋之慶夫復何疑春夏間雖
糶估差高而民不告病善良按堵姦囘畏寧宜民鎮撫有方所以
千里荷福日用而不知也然郡小地褊未足回旋行將入告嘉猷
均惠海宇遐暮之人企足夙夜以冀

上太守小簡

秋氣漸涼伏惟坐嘯黃堂天人叶相台候違止万福厶仰樓巨庇
未紓參覲伏乞上爲宗社倍保台重謹奉状申候起處寢
共審大膺帝命暫領專城伏惟下車以來神民胥悅百順駢臻厶
猶遠旌麾未遂趨趨稱賀伏冀台慈特垂矜察
頃年在雲川嘗瞻望去星範遠謝屡易星霜相逖仰拳拳自後雲
鵬遠騖鴻声迹易遠豈謂侍御暫辭白筆來擁彤襜而厶乃辱
在部封之下此爲欣幸倍越等倫
恭以某官才高德重爲時偉人頃聞抗章力丐外補仰惟英風義
槩足以律貪卑汙況朝家政務淆源百執如侍御操種端方不畏
強御自當峻陟中司使朝廷尊嚴頓比遠服豈能久留佇聆迅
召以安輿論

上太守小簡

季夏酷熱伏惟辦嚴暇神相靖共台候動止万福厶仰藉耀
潤行遂參拜下情无任傾迴謹奉啓上承餐寢
候問罕居謹具審攘儀比辰不審台履何如炎氣正隆敢匄節宣
時令謹護崇躬以須不次之擢伏楮謹禱
伏審光服綸綍恭領郡符共惟權愛厶沉迷朱墨日不暇給不
果日時修賀稱罪涉簡嘿愧負无以自贖尚冀台慈矜恕

仰惟厶官才華夙著時望攸歸雖趍吏牘仕而坐鎮大業未遂發揮今茲遠服政恐未及一車而玉節促召凌厲要途此輿論所期非末僚之私情也

伏自遠違台範荐更年籥頃仰之素寔積奉拳簿官僻左書問不復仰塵記府今乃啄在牽吏之列曷惡慮非遠預切欣抃

上太守小簡　賀正

借仰夔礼謹如右審王春布暖即日台候何似共惟便藩清逸神明爲相對時受福蹇飛具宜厶苟禄小邦仰繫巨庇正聊來侍秖重訟思敢乞惠時倍畜冲理仁調[illegible]庸副具瞻[illegible]須禱言不尽意

引去麾戟爰更弦晦戢役捄搉筆不克時扣台屏乃情瞻[illegible]以之何當登侍坐隅一聽驪鸞東[illegible]

厶竊食江濱日託帡幪之賜惟是竹簡所以將屬吏歸[illegible]之勤者宜相望於記室也而職在牽吏每以疏簡自嫌坐此不敢數說台聽鉅高明曲推情恕顧然簡率之迹何擇管及茲元論愧恐

三陽交泰万匯棣通惟時哲人涉對殊祉想惟趍賀元階引領台閣第勤善頌

某官宿德雅望簡在淵衷出宰軍府竹未快輿論推端之始賢以類升竊揆要除旦暮可冀霈然霖雨以福蒼生是士大夫之公願非厶一人之私言也尚冀益即宣慰致頌禱

厶不善製錦深曠四聞宏量寬容少寬覆庇诗務所未至元負於憐伏乞厚德孚亮幸甚

蘭[illegible]賀春共惟均福新元壽算十人有千齡之祝也

上太守小簡

歲事更新共惟卧護名藩天人欽相台候動止万福厶行即趍伏恭戟以祈詹拜謹先具尺牘仰干記史之聽

月儀之敬虔列右猪迹辰靑邑晴寒不審台候復何佀仰惟政成訟簡千里生春自天降康時方時億更祈上躰簡訓增[illegible]嗣聽促還以慰天下膏澤之望

仰惟厶官行美而識遠望博而用宏自早被於彝知即若吏於委寄固宜入從甚慕曰發論思而乃敘大惠於一州殊未足以究所蘊然上方循名責實奉行神雀五鳳故事有如治最當交於外府僊前貴之恩即應徵書之寵此公議所在非下邑小吏趍事之初輙薦審悅於門下也

厶早從縉紳先生遊熟服台望非一日矣孰絶雲泥无階一伸望履之敬出瞻斗仰徒剋此心玆者天假其便得以屬吏仰被約束其爲欣幸豈勝名言何當即送進望光儀以快疇昔臨風仰德心如川流

上太守小簡　賀正

王正謹始共惟坐鎮侯藩明神欽相台候動止万福厶遐啟戢棨无階望履謹具柔翰仰申記府之問

紀時祇洞虔列右記迩辰陽和布令不審台候何似仰惟擁麾南国与物爲春安對吉辰戬穀時方更祈爲[illegible]天今養福尊生衎聽賜環以慰中外之望

厶官雍容和緩而發之以義剛毅果斷而濟之以仁故見於爲政寬不失之弛而猛不至於暴使斯民書有所恃而恐有所懼千里之內熙熙然日安於中和之化公之所以德此邦者益已弥矣今茲履端之始孰不相与鼓舞祈祝願天報以福而長爲吾民之庇然此特邦人之私也所以祈公者未大況節届三陽在易爲泰盖内健而外順當道不日促還進秉鈞軸使天下均被其賜則公施設可見矣有識所祈非敢爲佞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五十

疊幅　通判　簽判　教官　諸司幹官

上通判小簡

王春正月即辰共惟行㫁舒徐神扶斯文台候動止万福某三沐
三薰敬裁尺牘申致典箋

寒暄申問已布左方不審近辰台用何似仰惟坐觀物理與道偕
行虛府盧明百嘉來會春序向和更祈上律天時衛遵月令寶
練粹和茂膺龍光某无任珍禱

伏審恭承帝命恭佇徐藩凡託帡幪舉增欣抃某忝以屬吏即
遂道左迎謁謹先具禀訥敬申燕賀之誠伏惟燠察

共惟某官踐履醇懿追配古人學問洪深度越今世爲文非道
不言摛校絕塵蓋其餘事上方登用賢俊石渠金馬首當問津促
驛治中輿議拂然伏惟明詔擢除近在旦夕區區賀誠泚筆以俟

某奔走執事盛名之下非一朝夕末學孤進光緣啓拜光塵惟是
尊仰道誼拳拳於此不敢自弃茲承鼎臨大府賛貳邦條某
幸預屬吏之末承顏色奉教誨有日矣私心欣喜何可比量勿
勿布叙莫究万一

某學不聞道孫當邑寄繁困朱墨迄无善狀曠敗之虞旦旦若
負惟厚德君子尚教誨收憐之俾免于戾幸幸甚甚某瞻望門
墻无任依恋之至

僭越申問台閣仙眷伏惟百福攸同下邑恐有使令拱聽要束

上通判小簡

仲秋謹時伏惟貳政雄藩閱求多暇天祐神相台候動止万福某
瞻望台墀行遂趨承之幸下情預切欣抃謹具啓仰候起居

申候當儀已具右幅維時秋律虔清商颯向肅伏惟退聽餘間神
相舜德養叡粹和福嘏增固更祈益調茵鼎前需召節下情祝
頌但切拳拳

某晚進寒生佩服名德令譽之久无從一拜覆約唯是景仰不勝
拳切茲者大幸遂以孤蹤得託庥庇遵奉約束雖未能欽板堦
墀仰瞻光範而夙昔鄉慕之勤已渙然冰釋矣何慰如之

某官業懷康濟志在經綸粹然圭璧之姿允矣廊廟之具尚淹
大用暫貳雄藩行膺治最之褒丞被清華之選當攄素蘊成集
殊勳僉論所期可拱而俟

某庸瑣常流叨塵仕板再調銓部擭司理曹提以綏陋得事高明
之下幸可言耶尚須面奉規繩式遵軌轍庶逃瘝曠全以始終
魯情不勝至願

某不量蹤緒輒裁小啓少叙擭託帡幪之幸鄙辭陋句冒瀆台
重得賜容貸不勝幸甚

上通判小簡　賀正

勾芒司令寒氣未闌共惟貳撫閒暇明靈叶衛台候燕興万福
某寒賤微蹤益叨幪覆尚迷趨拜墀廡謹具手啓上圂記曹

謹時修問之儀祗具尋礼未審近辰德履復何如欽惟佐政中
和聲華日卲休祥駢集寀有扶持春亨肇開更祈東時珍毓
前席需召

某官廣德鎮浮傑才拔萃暫勞別乘未厭輿評當茲亨泰之辰
佇聞進登朝著茂建勳庸誦詠之深實非私隱

人元紀候万彙發榮共惟某官順迎嘉祉休慶駢新某以攝事
有拘阻瞻台席輒具尺牘少代獻觴傾頌之勤言莫能旣

去冬以微職趨稟幸獲登侍台光深慰傾系之誠過荷眷誨才
極銘感再違儀矩又復幾月豈勝卬仰之私職事倥偬未獲修貢
尺牘便介之來先辱台翰益服謙厚之宏愧載何已不敢別具謝
幅切覬恕察

某疎愚頑拙仰託德庇穰竊食備員無補涓毫日懷愧惕更望誨
其賤質垂加全庇俾終逭於從尤實舉家之厚幸懇禱之情敢
仰伺察

通判小簡

承候輿況敬遵尊旨不敢叙前揭歲律峥嶸冰霜嚴厲不審台履
何似諒惟閑泱雍容冲襟泰定尚賴茵鼎精護益綏福履倚需迅
召以陟華近某下情豈勝祝頌之至
某仰服台望閱歲滋久自惟寒微無繇進于典謁以奉光儀杳二
滕棗良役里悰茲以天幸叨宰山縣獲隸部封以備指呼之役
趍覲伊迩預切忻榮
共惟某官碩德宏才嘉聲騰茂尚須開泱以屈遠圖公輔之望
不辞佩刀召節之來豈俟鵷鷺昇星而行耶即登禁途以彰朝著
得賢之盛公論所係非某敢諛

與通判小簡

叙問大略如右即日秋暑共惟閑泱之餘尊候万福某孝良方旅
承之末由敖門邈風不勝惓惓之懷謹勒叅候
幸同士壤寅緣葭莩自是姻家薄官羇然未有侍坐聽言之幸
但劇跂仰暑氣未艾更冀調護幾對寵休以副區區之禱
某昨竊祠禄之禄寅伏湖山幾與世隔以故云從通一書之勤趍
來行在又復擾擾竟先枉誨翰之辱禮數過當下情感戢云以
為喻
某官學問根本蓋自家傳推其弃餘以貳邦政豈足以煩游刃
哉諒惟朝夕譽勳見旒必有晋擢以快輿望
某衰晚倦游久安閑放故久牽強以來坐待汰斥而誤因躔至
實出鄉黨平昔借助之素无緣占叙感激之私更勤慶問何
愧如之

上通判小簡

猷歲發春授時伊始伏惟貳政黃堂吉福茲穀且台候動止万福
某備員无補仰託雲比下情无任感著謹奉啓候問璞寢
申賀之誠已布柔翰即辰茂惟神介晴共戩穀敬集更祈精護
茵鼎妙用冲和即前不次之擢
去臘迩中伏奉台翰拆衿祗讀佩服撝謙下情感激无限諸需
望履幕下自擢節個茲不復縷陳

上簽判小簡

仰秋謹時伏惟贊治雄藩娛書多暇天人交相台候動止万福
某區區將漕趨承之幸謹具啓詢候起居
仰聞盛德夜譽之久南北差池未遑庭候綯而聆緒論下情傾遡
日益拳拳維時商律尚中肅辰正肅不審斯復何如伏惟幕府
雍容百神擁祐福祿來宜更冀益護襟靈節調茵鼎用慰惊願言
不勝慶和
伏以某官謀猷宏遠識慮優長明哲保身忠嘉許國暫迂驥
足未落賓篤行方今任賢使能簡候為急佇聞簡拔亟踐清華論
緯之頌可拱而俟

上教授小簡

仲夏之月恭惟行軒趣駕壺祗左右台候動止万福某謹拜手
上狀仰塵記史
候承之敬已列右番忽辰炎燠方中不審起居復何似仰惟德業
有相畢來諸福更祈順令谷神以綏岐召區區誠禱
講聞高誼歷年于茲芝宇未識其於馳仰則往來于懷也夫何幸
會行遂依仁方欲修咫尺之問遽辱朋織文辞璀璨褒譽過實
敬讀三復愧无德以當至意尉感佩之勿二具動不謹併幾台亮
共惟某官志大而氣剛才全而德備文章特其餘事學術自為名
家榮中兩科一時歆艷便當展九万里垂天之翼何煩小試於儒
宮上方夢想求賢清切之拜只祗在日暮之間耳匪佞
某愚下省事綴邑寄吉麋拜扶顛其技已窮餘光覆之幸逃厥
咎區區下悰願疾其驅非徒快雲霄之披庶幾奉教下風以求通
其晦塞蒙薰蒸特賜與進万幸万幸

與教授小簡

即日初暑共惟戒嚴之暇神物擁祐台候動止万福　行有託庇
之幸謹具啓仰酬來問之寵

不審即日台用如何伏惟炎暑戒途不无少勞神用然一葦可航
之川朝發夕至更幾倍保崇重迎踐休祉不任願望
恭惟厶官上庠第一流人學問文章與學者其偉毗陵士子皆相
慶以為得師然恐席未煖而召節已在門矣厶何幸得親見之
前歲幸獲瞻拜儀矩一見傾蓋礼意勤渠至今感㦸不去心今
茲幸會遂得日親誨藥尉抃之懷豈勝言哉供谷面叙
輒有短啓仰荅來賜願辞鄙義拙不能發揚万一第深學礼一讀
置之乃幸
台閎仙眷共惟由中及外享福无窮
此間預有使令切望詳細下喻敢不盡心

與教授小簡

溽暑正熾伏惟趣裝良勞明神協相台候万福厶行膝依承尚
間伏覩加命鼎弟以前召擢
自昨者一識芝宇距今許年雖間闊契闊不相聞問然拳拳益德
自不能忘今者獲聯王事將有朝夕承教之幸其為慰喜何可比
量匆匆布叙未究万一伏幾照亮
某官學識文彩精二在人耳登臺閣羽儀鵷鷺𡚒臨泮水未
可興情然俾毗陵士子得所矜式日資陶鈞丞于成就亦矜佩之
幸遇也會聞薦召即有亨衢區區系望
伏審光膺寵綸榮領泮宮伏惟權變厶未遑修致賀悃豈意董
仁亟沐誨函副以長牋之況佩服謙㧑言之不盡輒復以短啓叙
謝伏幸過目

與教授小簡

秋律已盡不審辦嚴啓行餘尊候何似伏惟神相令德坐擁繁祉
未申省對敢冀為時加護雍容寵卑情勤頌
奔走英望之下久矣未路云從參際屬者津亭幸瞻旌節乃開
使於端適竟不果略叩緒言迨今遺恨纏堂在目坐阻至前惲情
才劉愷二

一昨睽間念欲附承起居而賤事牙少㴱方切坐愧竟紫誨牘先
及不敏罪何所逃使介亟還馳報簡率併深震怍賜答幸甚
承教途有日想惟齋祓已入郛矣遂有曳裾候部之期豈勝欣抃

與教授小簡

貢聞巳具别啓献歲發春恭惟吉德對時茂有休祉其竊食奉
親尚阻稱壽致冀為斯文加厚葯鼎以須簡拔
間遠言面屢辱詩貺前日因延齋一到服膺經懷疇昔從容之樂
抵自感歎到家而來使踵門抵以手書書辞華稱尉薦有拊溢
于衆俗非獨風誼絶俗備見衷懷而問學之富見於筆墨父子
兄弟捧翫至終不能已已屬元日趁朝歸而人事紛二勉
作報狀未能如礼雖然使更稽留亦何緣能盡話也是實見其罪
平時士友皆謂書詩甚直諒多聞宜在論思風化之職不然代言西
掖發揮德音尤所優為今且老矣啓都表師多士士友豈得无罪
哉况和仲日相見郎叔承不輟書皆能言動静未即面承臨問悵
悵而巳
兩承惠書匠荷高誼至大圖衆宮福君待賢貝貴者蓋亦何以
堪之從遊二十餘年乃不以字呼我未省所以得罪者皇二恐二
去年秋初蒙恩兼職東宮日奉朝謁朝廷念其隔遠非便因許
對移國南荒蕪何有每二叨冒皆自朋舊曠昔之私但遠未由
展謝第劇愧荷
蒙分餉果實皆京師歲節所須者時哉時哉山藥以餉老母尤
佩至意值冗未有以為報有愧而已

上提幹小簡

朱明戒候一氣清和共惟宦寮[illegible]容與神介拱扶台候動止万福厶
謹奏記于下執事
遵月財緘巳肅問幅不審近辰台用何似敬惟娩書有相福禄駢
集更新揆序恭審天倪亟前不次之擢
伏承厶官擇用剛辰巳諧視象伏惟仙尉厶官箴有守不克

諮賀詳中承訪布叙微誠伏冀矜察
厶官詩礼家傳簪纓世續文章風采為當代第一流人久矣蹉
揚国當躡跡華貫入幕外臺雖去書詔於資未究展紹亭炙席
未及温即被召除區二州縣豈能久駐閭步耶不敢為佞
厶辱同里閈服膺儀望非一朝夕今修桑梓以恭之礼出處差
池願竟莫攀登幸賢德鼎來忝隸屬邑所恨厶之去替不逮趨
承之日為淺耳或能假事受約束於大府敬當走見以陳卑悰伏
紙眷眷
共由才閑道鎔臨文邑亡何去此迺牙告狀且且漂然仰賴敦篤
鄉誼周旋獲露不以罪行則為賜大矣敢布腹心伏乞矜念

與諸司簽官　知来

裁賀之礼已具公式即日氣候凝寒伏惟贊貴書使閒神人攸介
尊候燕興万福厶備員偏郡客願庇輝尚稽瞻對謹布啓承候
亟歲晷期陽浠陰化伏惟君子獲之方膺殊祉厶　祗守　郡寄朔慶
未遑輸修緘封以見誠悃其為禱頌奚楮難殫
厶官名德並邵器識兼宏宜在要塗以彰華盛暫淹書幕未快
輿情佇聞乘此年時登躡華貫式副願言之切
厶非才代匱日借提撕雖感懷高誼造次不忘而因循倥偬又缺
記室之問謹因修慶以叙鄙情敢冀炳察

與幕府官小簡

初暑共惟蓮幕宴間尊候万福引望門墻未有參覲之幸不勝
馳情謹上狀布執事
倅去忽見長貞雖吏事倥傯而仰止盛德未嘗少忘即日為况如
何公餘戲緣有足樂否暑氣浸可畏敢冀留意保攝以膺不次
之除乃所願望
歲初伏奉誨翰爛然累紙佩荷不忘之眷豈勝下情念欲具報屬
到官公冗迨今未能少休日復一日竟坐不敬高明有以覺照幸
甚幸甚

桐川諸事如何高才淹留曹掾殊非所稱方急賢之朝旦夕定當
膺其為用也

與檢法小簡

維時孟夏共惟使幕雍容神示介相台候動止万福厶謹具柔訊
仰凂記史
申候起居不敢不肅近辰不審台用何似仰惟沖襟彬德宜介禧
祥更乞撙厚燕適天倪恐前不次之召厶　拱請
伏審厶官消用剛辰已諧視事共惟懽慶厶忝與僚屬之末礼合
候賀趣還下沿宜是不果謹馳緘封以代面慶伏冀矜察
厶叨用賢侯厚年于此茲幸營敬尉浣尤劇別去光儀又復旬
浹西向拳拳何可須忘尺楮寸毫言不勝叙
厶官德履純誠器度凝遠踐揚之久故宜平步夷途雅快人望入
幕外臺雖去然其所資未究底蘊居三何為書上騰即被召除
區二州縣豈足以淹茶躅也不敢為佞
厶庸缪無華謬當邑寄歲月貫三補公家雖去替之期僅止半
載若何為善後計茲幸仰依仁庇尚冀周旋獲露不以罪行則受
門下之賜厚矣腹心是布頂踵知歸

縣官

上知縣小簡　交代

仲夏之月共惟擁麾容與神示攸相台候動止万福厶謹啓仰凂
典簽之史
詢問之礼敢至再三近辰梅雨涇潤不審台用何似沖襟燕裕崇
有扶持更新上為朝家益厚拜養遂登堂閣之華垂副忱請
佩服賢望之隆積有歲年敬聞賢德爾臨邑寄於厶厚在交承私
喜幸自語継自今詎惟識荆仕契伊此權興屬以賤職受約束于
大府商避近台表又獲拳先觀之快慶抃之私不能自言尺楮寸
毫豈究万一
某官美瑾賔質紫揀標奇學識文采今代第一流人久矣蹉揚

當在清近百里豈足爲大賢之路尚從此來輿議揄然曾當郎省中除鋒車迅召匪伊聞耳某何幸得親見之

某政拙催科近無善狀昨幸爲任兩碁之制某於前歲八月十七日交割職事今無告假補填去何終更顧言早賜叱馭非惟使奉教約承令去此無以罪行門下之賜厚矣區區敢異然念

台閣仙聚共惟猶茲中夏內外斯擁日新之祉

此間豈無委喻事件直下恐欲人使令併乞垂束

與知縣小簡

仲秋謹序共惟承流宣化愷悌時共天人攸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不晚將遂賤際之幸謹先勤啓承候興寢

仙閭籍甚之譽景乎縉紳之久願一拜英獻而參商未遂下情勤向鑒殊不忘纖辰秋律向中涼飇順序不審撫役何以伏惟撫字賢勞神明擁祐純嘏日增更祈調護寢錄逢迎太和晉懍祝頌不勝虔懸

伏以某官襟量清夷器資宏博忠嘉助政出濟其美淹回百里未究遠圖佇聞哉政即奏謳音入聰華要以快輿言行將見之非敢佞也

某連塞孤蹤濫叨末第再注掾曹見獲趨會府遂與賢明服職王事榮幸何多某赴官伊迩承顒接併指日可俟下情預切欣快

與知縣小簡

冬律凝寒伏惟胸韜餘暇神示呵護成台候動止萬福某備員學家免背庇之久豈不知感激敬勞此以謝先施敢勤惠序珍緘天倪即前峻召

欽聞令望服膺有年去從顧見承懷道德聚英良勤天與之幸延得以激政上累交承賠言之便僅止數月其爲依慊未易言喻

伏審簡自淵衷來撫民社師帥所臨旄倪胥休何當趨就下風薄敘慶慰贍言千里徒切不勝

竊自除目初下日欲於記至之賀爲嬉左旋有聞歸不獲承問都騎所嚐用是笙贊亟爲誠德所先雖高明無忘訪慕然邂逅之發何以自遣也西謝橫稽伏增愧懼

某官以成均茂英登都表仕謂宜歷金門上玉堂爲天朝之羽儀久矣州縣徒勞未快輿誦一同之遷政恐難抑才刃匪伊嚴召徑躋清華區區跡洿何足回翔也鄉風有素不敢輒伎

某來此適當政權擁而承以懦庸文解扶顛勢不能勝幸連歲豐稔公私粗飭行且脫去又得明君子爲之掩惡已傷之錦完於敏手此情欣賴未易量也

與知縣小簡

薄寒伏惟尊候逾止萬福某承之無補未期會面敢望以人自愛以須前召擢

使至伏承問字感慰并剩旦審比日撫字心勞政事有暇尊俎文字其樂無涯相望縣絕引領拳拳

寄示屬文三冊粲若珠玉爲一盈紙嘗熟不覺寒家之具富也珍感珍感

忝幸同年不自知其不肖輒以賢者才德治狀爲聞雖曰僭冒庶竊知賢之義自以爲榮耳

弟姪親戚寄治所僚明政能使之循理不擾縣道猶賢於見德也至祝至祝

罪戾之餘西來無補正合沈默誤恩俄還重有皇懼同年宜有以補過而長戕作賀豈所宜乎仰承高誼不勝反側

惡詩遠被之石以彰其罪慚皇慚皇牋紙分餉殊荷故人慇懃之意其物聊奉箋箋非爲報也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一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五十二

劄子　四六

賀左丞相書成轉官劄子　　熊　子復

伏審勒成鉅典褒進崇階增光慈禁之謨益重元台之望竊以成周之盛祚蓋錫於万年大漢之隆統爰接於千歲欲紹開魏蕩蕩之烈當纂述爲灝灝噩噩之書恭惟某官曠代鍾才際空蘊識燮和帝載乾坤已致於清夷潤澤皇猷河雒遂章於經綸厶遊聆寵渥阻列賡歌第極於欣愉辭多弛於頌對

賀右丞相書成轉官劄子

伏審勒成鉅典超進華資聖學逾益光宰廷增重竊以方策有文武之政宴嘗佑於後人春秋无游夏之辭旨扬衷於夫子茲猶累朝之會要寔資一代之耆英恭惟　某官鐵粹自天研幾于聖稷契自比巳恢相業之崇姚姒上規更翼聖書之煥厶遊依龍屋阻列受班擬際拙訥之辭曷極欣愉之意

賀龔丞相免起復劄子

伏審星傳繼催必圖其政露章疊懇姑免奪情雖光簡冊之書甚尉華夷之望恭惟　某官壯猶奕世不業亮天不得自陳爲舜之憂方需同德罔俾阿衡專商之美更邁昔賢厶夙荷洪鈞阻趁崇仍依歸愈切頌嗟奚窮

賀丞相生日劄子

伏以傳說之用若霖雨方宣㴱於邦圖吉甫之作如清風式顯揚於相業共惟生申之旦輾陳頌禱之章恭惟　某官緼藉真儒規摹良弼識洞三才之奧謀周萬務之幾蓋天爲生賢以昌熙之運而勝常居夏載臨初度之辰瑞色靄於泰階歡聲徧於寰宇厶若存芳去之五百歲聖賢已契於心傳王曰公其以子万億年君相共綏於眉壽

謝洪相寄先正忠宣公集劄子

伏以新織特貺先集併貽披五朶郇公之雲攡万文杜陵之色三復而誦十襲以藏恭惟　某官間世傑才爽邦卓識偉賢父盛持於使節忠本朝又厄於虜庭周大夫過故都而彷徨屈孥遭家離之作漢太史來舊閭而流涕延參石室之傳某茲捧成編猶獲至寶在則有神物而護既欣旻得之詩光則與日月而爭尤慕屈原之賦

披召謝丞相劄子

猥領符節弗著涓埃之效誤叨收召恭聆諮詔之私即奔命於道塗預頁成於廊廟伏念厶觀風七聚閱歲再朞非才既類於怵懷苟祿遂逃於沙汰自陳荒拙妄祈嚴劇之憐豈意異恩遽被鋒車之趣危衷倍激大造安酬此蓋伏遇　某官一代真儒兩朝元老獨兼三公之事方燮經綸下遂万物之宜咸資埏埴有如蹤迹未忍棄捐置秦階之六符即登趨進播洪鈞之一氣尚冀曲成

賀潘使被召劄子

伏審鋒車外趣蒲屐前治蓋方佇於甄揚豈爲容於控避恭惟歡慶某受知特厚喜尤深側聽除音繼馳賀牘

賀漕使新命并子及第劄子

伏審雖寵恩廷擢輪鄉部措紳榮動岸冀增光恭惟　某官典刑老成礼樂先進在官五紀凜不變於寒松劄子一經芬存高攀於月桂風垂想特畀漕權厶脫出鄉邦猥居屬幕忝麈修敬即迎大使之車攀請投誠預頁小夫之牘

賀人召試入館

伏審射策北門飛聲高步校文東觀初蹤清華瑰望日隆輿情風聳伏惟歡慶厶受知最厚稱賞尤殊深頌歎徒勤拙訥難盡

賀人召試入館

伏審射策北門紬書東觀天將大任道可前知恭惟　某官緼藉淳深規摹閎遠風千仞而翔下馬万古而洗空摘宋艷薰班香兼收於衆作短劉墻賈壘並中於兩科蔚有令名播於昭代果自公臺之列音同冊府之遊集賢如堵墻鄉其登於摛藻翰林

過華蓋佇燭妙於演綸夫豈私期是爲公望共惟雖自守老亦何
堪引方丈之舡已叩於渤海登天台之陛庶見於蓬萊

疊幅劄子

與安撫劄子

伏以冬孚凝寒共惟某官鎮撫豈暇神明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
遠託恩庇未繇參覲伏冀爲國自重
某遁去旌幢于茲累年卞情傾仰无物以喻一行作吏救過不暇
追數初心每用慨嘆何當躬詣帳下盡布此懷臨書曷勝悵望
某昔歲扶病山中伏聞登壇受鉞之寵抃懽忭因一吏兵爲慶
迄今不返其浮沉殆不可保比遣使臣護綱至郡渚再上記頗詳
悉伏計已塵台几感念恩義有不能忘者不在書疏之蹤□亦尚
幸乎照
某偶以宣威之激分校特奏名進士于成都用四十日始得歸中
途下拜因承康所賜台翰跪坐以讀恩意慈祥爽屋爲騰溥莫

就道傍僧舍取火作記未謝万一益深感媿之至
某貧中方報代已蒙朝廷記錄雖下泐恭之命顧何以得此不敢
忘所自也重增感愧然某衰病益侵行挂衣冠神武門下與草木
同腐矣平生相知如公无幾輒布苦懷臨書悽斷
台眷上下均慶東蜀有役頭並受令

與安撫劄子

伏以春序勵晴恭惟某官坐鎮豈暇神明協相台候万福某遠託
恩庇未由參覲伏覬爲國以道自重
不審寢興比復何如均逸名藩上所眷佇朝夕不忘行膺褒詔榮
歸甚亦抃尚祈珍嗇以副大夫士之望幸甚
某已遣發東歸墓舍止留一影東裝待成公私紛冗不暇亦聞吾
丈目疾未平不敢以牋記塵觀對風□懷仰與日增劇无從一
詣帳下臨書但有馳向
某不肖獲侍罪士鄉踰年悉則有之若不聞也行以理去仰佩保

全躬寔戢蘊節之恩大不可言輒具啓伸謝伏乞台照

上安撫丞相劄子

伏以時維季夏熾以景炎共惟某官鎮撫春容黃堂靖謐神示
左右鈞候動止万福某三沐三薰謹茲拜書仰干典籤伏乞鈞察
某謹時申候已具甲牘拜手敬覩邇日鈞用之詳仰惟浩然之氣
上際下蟠塞乎府座明百嘉來舍庚暑正隆敢乞居法天運增燠
寢羞仰符九重眷注之隆俯徇四海具瞻之望
某官以宗工鉅儒妙以綸悉表勲業勤勞王家弼成至治宸
眷益隆暫茲均逸侯藩化行俗美列城如在和氣中元元和首拊
何幸於第恐紫詔促歸朝夕左右以康濟天下非一邦獨私大慮
蒼生實延頸以俟
某跡泄遠甫纔遠在下僚仰視大府潭潭何啻雲壤所者不自量分
僭貢拳懷玷瀆典籤之聽違並復拜緘封蓋以懷感德誼殫布悃
愊不敢自後冒犯之愆仰覬原貸


上安撫權參劄子

伏以孟秋謹日敬惟某官履藩侯暇列校宴甫盖載萬休鈞候
動止万福某備員支邑仰承蔭芘尚稽瞻拜僭修短謹具啓申塵
記府伏乞鈞察
申候黃鼎之儀格布左方邇日不審鈞用何似恭惟王節光華號
令整暇神之聽之福祉駢集中盛謹調護宜節兩暘仰符當
寧倚注之隆俯徇四海具瞻之切
某官負間世之才茂經邦之略遭遇隆王佐名冠時髦用能賦政樞
庭納忠文陛暫將清禁卧鎮全閩錦繡列郡而奉教條恐惠一方
而遺天下佇膺召節入拜制麻式符虛左之求永播如中之喜遠
非敢貢允屬師言
某遠謫儀存更疇欣依歸慕仰之心靡日不在昇圖而恪遵教
戒勉守微職假无可假以造府庭惟幸有禱二天之覆苟遁聽瘝
瘝戢林荷賓無異親侍賓席也毫楮縷縷莫罄渾悰

七帙

上總領劄子

伏以露往霜來共惟某官坐總賦輿四道蒙惠神明所相台候動
止万福某奉記候諸侍吏
迩日不審台用何似天地已肅道路无復炎氛按部徐行當无甚
勞況君子躰備四時之和豈畏寒溽也其如養性怡神亦不可忽
不勝拳〻之請
節下周旋於行部莫從之林久矣今之登廊官者皆其牧守吏豈容
一時名流尚在外服想皆懷根高標日佇還朝也
當今九德之朝正須通儒博洽者居之豈謂兩煩持節以臨輓輸
煩劇之地議者皆不滿也殆是未知通儒无適不可耳国朝大用
者識之必詳公其自此翺翔要路也它日要權毋忘某名言
平日企德懷風常恨徒然不諧今幸同部而又不可時至藩節之
臺固已根〻自聞書異當寫益昌相望赤遠豈勝悵然尚冀音介
時來慰履後之寬此馳心

上憲使劄子

伏以潤夏謹月恭惟某官繡斧蘇臨憲綱清肅列城風登神示賛
襄台候動止万福某竊食无補仰承陰機未餘奈侍謹具劄目
申慶與記伏冀台察
候聞月儀皓歌前福未審迩辰台候供奉若細惟礼樂光華平
反有相戢殺之來川至愛恭伏暑者正職敢視勤承養澤厚荷甚變
行償頭拜垂尉卑悰之願
恭審某官榮拜宸恩肅將使指消日之剛肇開憲府伏惟騑
慶某以官嚴有守艰趍崇仍輙藉毫楮以伸抵賀之誠伏惟台
慈曲垂矜亮
某官負謝世之才茂經邦之略飛声館閣久結主知暫屈外臺拼
刑之寄登擢方初峻穫崇秩俟膺倚有加旌可既卜區〻闔佩詎能
久淹一歲九遷此其首途也誦詠之深實非私膀
庸緩竊邑伏承軺車按臨迎謁道左恐悚昔具道德甞見洪海

涵淵蓄非惟曠敗之責揖厚少宜從容延接非所宜蒙感悚之私
交積方寸俯伏陳露莫究欲言
某踈遠下吏瞻望台躔有雲霄之邈黃綬窃禄栗叨屬部封玉
節鼎來幸侍燮煌之座遽去亦忘慕神爽飛越所賴託庇二天之
下尸官鹿鹿必蒙終始矜貸有某雖大資不穎亦當痛加磨勵祈効
補報万一斂又此誠仰冀台察
某不避冒瀆之罪階申台閫德聚安閑伏惟庭坐亥庚伏尊匆騁介
尾鴻之祉屬邑豈无可以驅策事件拱聽要束某傾禱

上憲使劄子

伏以秋用仲琯共惟某官繡斧光華臺綱靖謐神示贊襄台候
動止万福某承乏下邑仰承陰機未由詹侍謹具劄目塵凂記史
伏乞台察
偵候炎歲具如右削未審比辰台候復奚似仰惟玉節所臨吏民
畏戴神之福之來介祭祉更乞上爲眷隆妙乘神觀晉膺用尉
天下朔夕之望
某官踐揚醇粹度越當今文學問洪深追配前古坐守廟朝致君
澤民蓋將不動声色外臺拼刑之寄雖曰全閩涵泳仁恵恐重
一方而遺天下簡注已久佇聆環召鼎來入拜制麻垂副公論
踈遠无似拜逖台光若更晦朔日竊洪陰叨守徼職瞻望大府邈
在雲漢自頗分守有等不敢頻貢柔函上浼威重推依歸仰慕之
心無日少替伏惟重茲曲垂照鑒
某屬邑下吏猥有驅策峻行約束敢指道德謙隆台翰非所宜
蒙拜賜之寵感怍不容于心區〻毫楮莫究謝臆

上太守劄子　　馮　當可

某蹭蹬之跡窮鼠伏田畝殆二十年而得竊食蓬山驅馳之官未
及弛擔已被黜逐自是益知賦分蹇薄甘爲深山與田夫野人雜
處以待老死迹者又蒙諸公憐念俾承乏邊壘恩德甚大然某
幽棲之志已成伏臘之計已足諸公憐恤之恩反爲山林賤寂之

之援矣到官便丐祠祿計不出初秋必遂解紱以去未即詹奉賓
勤向仰惟幾為時調節茵鼎以係四海顒〻之望
仰惟台座從容禁近忠言嘉謨所以裨益宗社大計无愧前哲凡
所論奏搢紳傳誦厶雖在山林頗聞一二竊為吾黨沾賀矣蜀西
南奧壤人材生於其間韋〻見於竹帛者世不乏人而台座仁義
積蓄於中獻為著見於外以是進退誠可以繼前人之雅跡為後
來之賢規此厶所以欣躍而賛誦者也伏承清吉雍帷已諧開府
伏審即日為兄无不佳勝台座以隆重之望待從之貫俯臨鄉郡
想見一笑一嚬无非盛事第之澤未召還間或上章丐閑優游林野
以須旌車之召以全出处之節在台座可謂綽〻有餘地矣厶豈
勝對慕之情
某往者備員万州南浦縣令台座還自東南夫与厚幸邂逅獲識
英表自此禽緣雅厚眷照殆二十年矣杜門窮居人事廢絕所
以声聞姓名不至宅史巳深愧負至於台座入践華貫声光輝赫
必以心　方五卅二　七
某猶不敢以尺牘瀆洗者實以台座知識布滿海內蜀之朋從親
舊比比皆是艱不仰下風而望餘澤者厶一意田畝无所希求不
敢復自賛其里躬與諸人雜陳於聽覽重為煩瀆仰惟高明必
能深賜軫照

上王帥劄子　馮當可

某竊伏草茅於台座初无一日之雅徒以虛踪遇蒙知遇去年
里趨瞻若无一言備獨見之詞殆非門下所以深知之意厶切見
台座决遣兵民之務明敏如神初不妨閒燕无廢嘯歌惟盛德乃
尊凡應接賓客待遇僚吏過為委曲優厚由是政事之際略无閑
閑清暇之際夫用約則心靜心靜則神生然後慮遠而見微且全
蜀大計甲兵財用雖非全寄於台座而保固根本弥縫閒隙使主
財用者有所賦取主甲兵者有所仰給如主饋客如母乳子則所
係在台座者亦既甚重而其間事機有藏於冥〻非但耳目之所
常接朝夕之所常行者使為保蜀之樞要也惟備常礼以隆安際

使禮簡而情親委細務以屬賓僚使就大而綱挈然後以靜制
動而常靜以安圖危而常安易之係辭有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古
之聖賢立事建功悉本諸此伏惟少賜留神幸甚

上太師詩文劄子

某具申禀曰恭想巳徹鈞几華年以厄瀕於死所遇病悸少定向
能用意篩里事典其精手以見古人豈如猷之師席亦足以知名
人雖廢而李未敢廢棄深无負平生敎載獎與之恩有詩文各
一通謹致帳下厶干冒鈞嚴无任震懼之至

上大觀文詩文劄子

某先申禀曰伏想巳聞記室之下厶病悸呻吟中獨未廢必硯
輒以詩文一通塵汙鈞几大政之暇一賜覽觀尚以為可敎則厶
不但用以藉手見古人矣无任漯懼依歸之誠

畫一禀目

上彌運答目　劉夷叔

一秋氣澄清不審厶官即日台候何似
閒四代紀　方五十　八
一某仰惟恩府恭使之資清和之氣神明所加為福星照臨分
野徵毅之相不待禱祠而來矣
一某違去左右幾經九夏雖山河脩阻而眷戀門墻之篤夢
寐以之
一頃者恩府初度之月厶常申祝延之意發為歌頌馳介以
贄共惟謙抑過自貶損不見收納區〻无能自通情之預越无
以為諭
一某竊歎亮雛之迹因嘗陳於執事者之聽不待申說而見近
者劉椽之歸首言先生所以要敢調護之意甚悉先生於人舊
而日深士是以附厶嘗論之士大夫間以為實部彭薄端在乎
此今誠不敢私自為幸請為門下之士賀之
一借易有說南平之次正有二年一日罷此如魚脫網是時必將
趨詣門下仰干調護然而重見煩瀆又須少勞神觀誠恐累門下

始終憂恤顧念見安於此稍近闕赴官之日其爲恩紀當有可報
槩指以之
一仰惟盛德方與閨門長幼宜均備福
一區區敢乞驅策一二以見報效之意
一某未參侍間惟乞爲國爲民善自保重以須大用



尺牘

與范蜀公三帖　蘇東坡

日望旌旗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illegible]不屑世故堅卧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頹[illegible]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末由瞻奉伏冀万万爲國自重謹奉啓不宣

碌碌无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又幸也始者竊意丈丈絶意軒冕然猶當勉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甚非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伏承歸政得請恩礼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暫起以慰二聖之望翛然復退以安无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以爲後世法矣官守所縻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布區區万一不宣

與司馬溫公三帖　蘇東坡

春末景仁丈自洛還伏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抃累日尋以出京无暇比到官隨分紛乱又稽裁謝悚怍无已即日不審台候何似以公強頡苛祿恭竊中所懼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爲國自重謹奉啓上問不宣

超然之作不惟不肖託附以爲寵榮使東方陋州以爲不朽之美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揆作一詩聊發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游闕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

謫居雖僻在井邑者不聞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无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細故所能塵垢然在某思之不啻芒背耳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風濤煙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下此幸未始有也雖有

箸之寡憂求布褐蔬藿而已晤語无期臨紙悯然

與王荊公　蘇東坡

某遊門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繼見聞所未聞慰幸之極已別悵仰不可言經宿伏惟台候康勝不敢重上謁伏冀順時爲國自重不宣

與王荊公　司馬温公

某以薄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論訩訩是敢輒獻言于左右意謂縱未弃絶其取詬辱必矣豈謂介甫乃更賜之誨筆存慰温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施之是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某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命之說甚爲明白介甫或更有正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如之何也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之事某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内藏庫又空家二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以聚歛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取民之脂膏日甚一日民産既竭小值水旱則某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爲過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不宣

與王荊公　歐陽永叔

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奉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猶以爲恨雖然縱使不忽遽區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書審動止春寒奉太夫人万福喜慰无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於何日新春來目益昏耳益不聰大懼難久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恐遂爲庸人以死耳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與文潞公　韓魏公稚圭

某昨於郡圃治廢亭爲閲古堂取古之賢守良將悉繪于壁間書國諸公往往有詩然不得公一篇以先之恐未足傳之永久敢告留數刻之暇特垂寵賜不獨榮耀窮塞實終身之幸也明公方

總大計無務日繁某不當有此煩聽蓋恃眷舊以寬罪戾也

與晏公二帖　文潞公

忝位妨賢懇求外補天慈從欲俾守西都叨幸益深慙懼增惕豈期存念逮辱褒函銘荷之深敷陳莫既兼承鎮撫多暇鈞履和寧尤用欣慰未涯拔對所極瞻依惟冀保修行須大任傾系之切臨紙坐馳

朝廷倚舊德重望以長城方面之寄詔下之日中外相慶某皇修問先辱貽書感愧无量承將及都下大覲非晚想即霸歷遂膺寵榮尚遠披晤伏冀善衮

與晏公二帖　賈子明

向者略披奕表企渴之至日暮不忘某此者復解近司出守輔郡併陪寵數但切愧懼遠辱誨言重深銘荷秋凉冀爲國自重早還廊廟天下之幸況惟衰拙永托芘休

昨者愚息負人至領所貺緘牘仰企意愛之厚切惟改鎮巨藩道全裒爾動止休裕其慰眷言之誠某兩守北都懇求僻郡乃有召命還冠樞幃衰拙辭遜不獲勉力待罪夙荷知獎遂容忝冒夏暑伏冀爲國自重

與晏公　范文正公仲淹

某再拜上覆参政尚書晏公惟台候起居万福某十七日至京諸公並未敢請見蒙賜誨言敢不佩戴瞻仰恩館伏惟爲國自重卑情祝頌之至謹奉手狀起居

與呂吉甫参政三帖　王介甫

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无與焉則公何憾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説焉考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懷周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誠无細故之疑今之在公尚何舊惡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苶然衰病將待盡於山林趣舍異事則呴以濕不若相忘之愈也想趣詔在朝夕惟良食自愛不宣

承恩幅勤勤爲礼過當非敢望於故人也不敢祗此以爲報礼想
蒙知察承已祥除伏惟尚有餘慕知有所諭者恨未見之雖賴恩
愛得優游養遁弃日茫然未獲奉弁惟冀愛重
承誨示勤勤豈勝感愧閑有太原新除不知果成行否想浚治裝
而西也示及法界觀文字輒留玩讀研究義味也觀身與世如泡
夢幻若不以此洗心而沈於諸妄不亦悲乎相見无期惟割磨世
習共進此道則雖隔闊常若交臂雖衰疲骨耗敢不勉此猶異未
死間或得晤語以究所懷未耳良食自愛令弟想各安裕必同西
上也惠及海物愧荷不忘村落间无物可以將意栗一奩馳獻乙今
年雖无病年弥高矣衰亦滋極稍自努勤便不支持向著字說今
已成就恨未得致左右觀古人多寓妙道於此所惜許慎所傳止
此又有偽謬故於思索難盡耳

與吕吉甫參政二帖　　沈　文通

金山得所寄詩不及答但有愧服閑中愛子並想全安望亭之行
在早晚耶因風寄声爲慰幸甚幸甚褒角今在抗越三年海上
遍訪不能得乃知南中山深淺偏不容此大物閑判湖最多已作
書濟州求矣到當奉寄示師有所要一二示及无外无外
示及新篇君詩固佳矣然此篇又超逾前後乃用意之至者也欽
歎无量本欲作一篇看此次第更如何下手也忽忽猶有可恨者
書未佳耳兩二二示欽圖領之至并示寢室二詩賦成即往但未請者
必先二記則詩其可復取耶

與范文正公　　曾丞相 公亮

拜違風儀三換歲律而又不上記蓋无因而前惟乃心馳仰之勤
耳中春氣和伏惟鎮撫多閒尊候提福數年均佚應真氣增茂上
方注意以待康濟无願爲時自愛不宣

與韓公二帖　　文潞公

睽間台儀日深翹想才薄任重鮮暇寄誠向審被命中宸寄符外
鎮承消剛日已詣視事屢欲修嬰幅以伸區區之意因循多故又
之未皇敢恃高明有以垂亮比辰伏惟偃藩之服均獲康勝炎歊
方熾正遠話言敢冀保調行歸柄用懇惻之素良積下懷
河水未清疆場多事朝廷倚東實賴長城歲月之間謀煩經畫夷
夏畏愛即期端寄雅歆綏帶而然餘間復歸廟朝康福天下茲所
望於公也非佞非佞

與田樞密　　陳丞相 執中

此者同事春壇雅依盛礼衰朽之抱慶抃不殊方切詠思違屢緘
翰狀飾過厚愧佩増深秉聆鼎用頼康光多祉極矣惟希精加服
餌用副搢紳之懇是祝是祝

與孫元規大資二帖　　富公 弼

自前年一付書後以多故更闕上狀切承下車以來政治優閑
人情安服亦惟撫鎮多暇起居康適向於道中特辱真誨五年疑
結之恨差已消釋其爲慰沉非紙墨可尽也東方頼公藩屏朝廷
无虞矣更希若時愛重以俟追召也欽渴欽渴不宣
向捧教大番旌旆已離闕近又切承到鎮視事茲始孟秋猶熱
伏惟台候万福乙即日蒙免官守所係屬叨恩館恨无羽翰切異
順時自愛以副中外共情也
賀想略具右幅此不屢陳明公忠義甚亮直哉始一心初拜樞筦小
人尚敢微有間詞然識者固无異論今明公以議濕成策未合遠
遂請郡至於詰折之語人皆聞之於是賢不肖混然一辭无不歎
服況乎從游有素者其心如何也恨此官守不克一見而別後區
區惟千万愛重以慰天下之望

與孫元規大資五帖　　韓魏公 琦稚圭

向聞行旆歸浙方奔走朔塞仍歲荒歉事旨出日夕區區以救
日前之急加以地遠不知寓止之的卒不暇致一字于左右少問動
息已爲罪人既承外除移疾得治便郡亦以多故不克道意然而
景仰之心更甚疇昔游殿直至忽辱教翰益見篤舊之念併深
數慰近日伏惟興寢百順明公忠正偉傑天下傾望雖中前稍失

調護出當使樂閑放朝廷眷委必恐未能上副高志且多大用以紓賢縕與中外之豪賜也未間更乞上爲廟社以時加重不宣

雖相去阻遠久絕音問而景仰之心未嘗少忘也向日游䡾直来得教墨曰欲修荅目前擾擾又復過時惟深愧仄ム非才守邊已涉五年顚顚无補僅能免過曲承愛獎益用慙服北道飢饉之後凋敝至甚去秋方得一熟稍蘇疲瘵今年春夏亦復少雨邊事其寧肅伏恐知及晉會何日惟万万加愛不宣

自大旆至都雖院中一接儀采而以公府莫遂款對何勝邑邑數次知不赴宴集伏惟寢味康適井門無事悉有條理但河水侵齧事尚未了煩公處置耳承陛辭非晚謹奉手啓上問惟冀自重

某不肖雖迹疎門下然欣慕明公才業忠義之盛實自先人与公相知之年至於中退之懷固不待見諭而後信也既蒙誨筆曲盡意旨无少隱者輒敢進說于左右伏緣朝廷塡付重鎮遂煩舊德以往公果不行誰當往者後來援此皆云省分而去謂朝廷何愚拙閒諸群議須至盡言以報盛意伏乞裁擇不勝皇恐之至不宣

伏念阻遠門闌忽已四稔企向之懇日以增深官私事冗敢修牘稀闊仰惟曠度未加譴斥中春氣煥恭惟台候万福近伏審被恩移鎮切謂即日引道以此未敢附啓修賀慮不得通徹不圖眷念之厚忽賜鈞函ム獲書名命過形謙斟之言都拙不文无以發明德業之美但增恐懼之至末卜趨覲伏冀爲國自重

與孫元規大資　歐陽永叔

急足自徐還辱書承以七月首途大旆遂西即日秋暑伏惟台候万福昨日范公宅得書以埋銘見託哀苦中无心緒作文字然范公之德之才豈易稱述至於辯讒謗判忠邪上不損朝廷事體下不避怨仇側目如此下筆抑又艱哉ム生平孤拙何范公知獎最深適此哀迷別无長力惟此文字是其職業當勉力爲之更須諸公共力商榷要須穩當承公許作行狀甚善便將請諡議官文書有司據以爲諡大且一重公據早請揮筆只見行狀亦當牽率爲之也入對少留雖定當西淸燕暑千万保攝時乞惠問以慰孤陋不宣

與蔡君謨　王陶　樂道

自河上拜別忽更時序多病奄奄疎奉書問每深企仰近叨恩命承之閑中闊踈之人何以塞責至此自遠獲承教衘感愛匪言亢尽事暴纏餘矩庶有矜式凝寒方甚唯加愼寢餘

謝王禹玉二帖　王荆公

不肖頃趍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閤下覩其孰從之尊志名德之可以加人而樂與之爲善頃ム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得繼請左右及此蒙恩出守一州俞當遠去門墻不聞論議之餘私心怏怏何可以勝道途宜遲延數月始至弊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啓以叙區區鄉往之意忽過蒙獎引遠賜詩書言高旨遠足以爲學者師法惟誘進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來之不肖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雖然愧悚不能以上副也雖勉強所之以酬盛德之貺非敢言詩也惟恕其僭越幸甚秋冷伏惟尊候動止万福未由前謝伏望爲國自壽不宣

ム以疵賤之身閑問顧見非一日積頃以職事二年京師以求論議之補家恩不弃知遇特深違離未久感戀殊甚然以私門多故未嘗得進一書以謝左右伏蒙恩惓再賜手教推奨存恤其非後進所當於先生大人之門至愧至恐何可以言也秋冷伏惟動止万福惟爲時自重以副四方瞻望之意

與張端明二帖　韓丞相子華

鄉辱寓書郵中計徹鈴下牙校來止辱貺教及意愛之厚溢于文辭非情好篤爲孰能至此愧佩喜荷言不可盡日俟使還遂修荅乂无消息必私去矣以是報札爲緩諒垂知察也具寒大雪彼亦耳否恒恩優裕必便躬兒康佳侍祠勞苦良可度知末卜時言馳想易既千万以時爲國自重少副翹祝謹奉狀謝不宣

節序每煩貺教深有愧悚之懷適聆息詔不敢復賀伏惟日來起

君万福永既仁歸感戚奚勝某以守官无狀故求外補屢煩詔諭未敢固請須俟少間當力引去也未遂歸聆介御贊勞千万為國自珍以副瞻望之懇

與馮當世三帖 參政　歐陽永叔

伏自移鎮淝上當一奉書叙已逾歲緒雖乏馳問然瞻企之勤則未嘗懈也即日春寒不審尊候何似某以衰老无堪自解帙大府於今一期正以唐史残編為累今幸成書不久進御遂當酌去此味老來益有可厭者矣自當世治淝然大率諸相知皆云不得書某亦地僻少有來使得詢動止朝廷公議與交親私望皆願還歸未間向暖惟異為國自重不宣

自承移鎮金陵遂疎奉問經冬者切惟體履多福江山之勝清資足以資清興而賢者久屈于外豈朝廷之意哉朋友區區之私又可知也某衰病迫於歸計唐史奏御遂陳危懇而未蒙聽允進无所補退不獲心負愧周行不知所 自相見益未涯惟為時自愛以副瞻望不宜

自承移鎮合淝寄一得奉狀其後區區附問更不再為報者以來尊候何以廬右淮南為劇郡切惟下車布治之初當以煩條教既而可樂之逃則有多於佃邦也伏惟視政之暇為時自重行俟來歸以慰士大夫朋友之望

與曾學士三帖　歐陽永叔

山郡僻寂省閑成懶凡於人事幾至廢絕前者遞延院文字人回特沐手教為別滋久伏承德履甚休可勝慰浣公居此雖僻陋然奉親尸祿優幸甚多愚拙之心本貪報國招仇取禍勢自當然禅補未有一分而緣公之故事紛然多端有損无益可為愧歎今而冒能名飽食自便何以為顏也未有良會見冷保重

近因人還得附拙記急於若至又託以書其為愧荷可勝道也頃當秋寒損援之暇動履清福公去蔡咫尺以病足為梗少留于此忽復踰月能晚勉向官所尋求相趁時得拜問旅寓中草草為謝

與郭祥正太博四帖　王荊公

得手筆存問區區哀感所不可言示及詩編壯麗俊偉乃能至此良以歎駭也輒留巾甔永以為玩山邑少事不足以煩剸治想多暇日足以吟詠无緣一至左右惟自愛重以副向往之私幸甚不次

罪逆餘生奄經時序咫尺无由自訴伏承存録貺以詩書不勝區區哀感詩已傳關西篇飾皆所未見豪邁精絕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逮也雖在哀疚把翫不能自休謹輒藏之巾甔永以為好也知道引事稍熟希為人慎疾自愛幸甚

承示新句但知歎愧子固之言未知所謂豈以謂足下天才卓越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哀荒未能劇論當俟異時耳聞有殤子之戚分想能以理自釋情累也某罪逆荼毒奄忽時序諸非面訴无尽近承示顧殊不得從容奉顏色屢此為別豈勝區區 愧恨官遠千万自愛承行李朝夕還復來此諸須面訴乃悉許詩不惜多以彙副見借為幸

比承手筆尤剸沐慰時序感心不能自釋咫尺无由奉見鄉往尤深承寄示詩章甚向此留連不惜數賜教也冬寒自愛舍弟近出旅次乃歸承書所以不得報也

與錢舍人　司馬溫公

比日前聞君倚有滁州之命某是時已入四章求自黜若訟君倚以言獲罪不當如此之重乃是自為道地也以此不敢與君倚同議而已至今尚未得請欲留則不得曉夕皇皇横身无所仰視君倚如遷者輕舉計君倚亦不用此戚戚也以著令不得躬往致餞

與丘殿丞　孫資政 元規

奉別逾紀疎於附問企渴何言人至承惠字及著文足見智者用心之遠而思功及物也歎服才識故非一日矣某居憂三四年臥病自今春方有生意朝廷不知累被恩命切切辭免未能决去又此重任本差來江西湖南撫慰士民中途跋往膺拖衰病之質惟憂瘡瘍增舊疾不能保天年何暇賦詩為已三次上章求免未蒙

允許必須至勤切祈千得請矣覩足下之文病者安敢承當他此
事不免與余楊同其道矣少年時无病尚可驅策如今何爲冬寒
保愛草草上聞不宣

與張安道尚書　曾丞相 公亮 明仲

拜違風儀三換歲律而久不上記蓋无因而前惟乃心馳仰之勤
耳中春氣和伏惟鎮撫多閒尊候提福報年均佚應道氣增茂上
方注意以待康濟无願爲時自愛不宣

與張安道尚書　蔡 君謨

違去門闌之日滋久近得還都以舊疾未幸加之人事故疎馳問
詹跂風采不勝傾系氣候寒㾪伏惟鎮撫從園神躬休泰ム切此
計局通流之術本非所能迎接要地第負兢悚日祈柄用以庇末
游區區下誠莫由數叙不宣

與陶講書五帖　胡樞密 武平

自抵治下私門多故重以曹事每月中无奇親交書音俱成緬默日
者清馭臨貺郤外喜見辭翰甚之主札睽遏之後賜使二賶納之
巾甌猶諸隋知英丈桀然艱於裁答逋慢之罪實因於此仁者尚
恕應不相索於筆牘之間也早景已暄孝履何似惟願順納真粹
慰其區區謹奉手啓述謝不宣

反瞖相失歎然十旬既留家居衰迹疆候相望丈繹杳不可得宗
人節推至首銅宴起且承襟味恬適得所覘手筆情辞周洽復尚
謙挹奉戢來晤相期暑感未諧清集勉摘居易不宣

不敏无似向者承人之乏假守湖上足下不屑僻陋翻然賜臨樂
與諸生傳經賀爲詠相從文社弥年于茲此奉吏書違去清集留戀
時哲提攬心曲去歪言之日特勞訪別忽尒相失愴然久之便道過
家煩暑移疾書牘並發行李見過首未東声遠尋前好情辞
之厚奉戢敢忘會面未脩東志无問少需善價自愛良璞不宣

中間公旦至特辱手筆郵問其厚感戢无量素性鄙朴不便於
書自在頌宽益以通授修苔良職寓慙罪非所稱惟講習无發納表

貢部之清朝久當報言念明哲藏器已久筆取高第先鳴諸子在
此時也乃遵乃望溫繹之餘良重

近密乞人至此嘗切詞動靜乃知有三衢之行介至辱書承已還李
舍路來道路起居无恙兼聆堂上万福歲貢之詔旦夕且下不唯
賢者當蹤高科則搢紱貴益進結明主在此行也君其勞力不次

與張侍讀　宋諫議 琪

自返暖之別不數月亦救罪於憂愧中誠不敢奉書訊以承下執
事然每一望風无羽飛內俄聞我復舊職改領巨藩舉舟泛江必
已看政群論雖万大據始得諸餘空而榮路闢矣僕沾餘波亦張
侍讀縯得詔書頒代許歸人事倚伏相糾出不能料不知今之人
賀耶吊耶吾弟之在澤偶耶不偶耶方事以身爲本惟慎護寢味
乃情之叩他緣臨紙不能尽不宣

與吳學士　韓魏公 稚圭

比以公責不重殊少暇隙雖不能時具短幅以通記室之問而企
仰德誼唯日飢渴近郡固來特辱教筆且審典寢自順不勝慰刺
兼承去冬服藥多日尋慶康裕少便有失上問甚以爲愧氣候儆
煩更冀順時珍重

與程脩撰六帖　蔡 君謨

向觀除目承有江西之行適奉手牘暫還姑蘇水行數日无緣接
盃酒通殷勤其悵然也涉秋淨江景氣益爽致人清思循行之外
吟詠爲適往官嶺尋常之所汨膾乃自如乃是了達也南都食物
可以奉親但賊人來綫當阻汲流暑毒甚道中多愛不宣

前日忽又爲別悄悒殊甚比聞汴流尚阻行舟高操宜不少與滯留
之歎耶迭行詩卷暫借一觀方敢捋思也日夕爲文字繁冗未果
再詣傾渴傾渴

榮手冒小疾未康更須攝護臨川詩今附本通呈希賡寄爲幸新造
法醞輒寄獻左右謾試看如何勝之但誇誠之閑靜非錢塘可擬
若无病法逢來主人久兩稍霽清寒薄人願保愛

家惠茶數品皆精奇適會君倩兵于東來輒并試之根不同啜也
西湖寒食清明州人遊観衆爲盛集數日爲之遠暮或聞鑑湖風
俗亦如此然越中州郡鮮明殊爲冠絕執事能爲之出遊否衰年
強作少年事亦難勝矣
違別未幾復見歲遷每懷辯論馳情南國承書副以佳葉珍荷鼎
得雙井四兩其時人還未試叙謝不悉尋考治之香色氣味皆極
精好其爲茗芽之冠非日鑄寶雲可比也雪漢省中頗增清興
端午氣候微熱想宜執事安否殊慰傾素東及臥龍珍茗猶在日
鑄之上頃年曾得日鑄其品甚高今之造茶者不及曩時卧龍前
无此等非精意不能至此也春三月湖上閑游時有篇什今錄數
首要知隆老尚管風物乎

與吳副樞　　　蔡　君謨

違別台座今已累月瞻望之素不忘朝夕伏惟涉秋已來起居万
福公留鄭中僅兩月今万東還益速声采惟異親政之外順時自
重行歸大用以慰瞻望下情无任區區之至

謝張學士　　　王荊公

不肖學不得尽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昔君切食動輒愧心
而世之同好惡者已去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尽義不得諱其
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爲日久矣以人之不肖行
於前而悔於後自己爲多矣況足下之明耶每垂教督而終未蒙
推足下不遺以朋友之義見存不勝幸甚留數日遂東去千方自
愛不勝思懐也





尺牘

與孔秘書三帖　　　王荊公

到郡匆匆欲一詣邑得奉見尚未果伏惟動止万福歲飢如此幸
得賢令相與爲治宜不至有失所者然聞富屋之藏尚有所潤而
未發者切以謂方今之急閣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啓諭而發之
裁其價以予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倣此之議恐不足鄙
在力行之而已不知鄙見果可行否希一報有以教幸甚幸甚
自京師奉别於今已八九年事物之役无少休息時不得馳問但
増勤企忽得書乃知尚滯下邑幸得會見猶慰屯量顧惟忝一日
之雅而以公函見賜敷作不知所謂也拜見在迩千万自愛
幸以一日之雅而每辱以公礼見加非所望也亦深諭見曉盛意本
監若行辞不難也至於閣下治行自爲諸公所知不患无知已也
惟以道自揮餘留而究也春難變之入令歲如何邑中幸得賢令仁
佐政治之所及切以爲慰心
辱手筆感尉跋涉溪山之遠亦勞矣然足以尉嚴邑元元之望推
寬中自愛也人來還急脩答不謹幸見亮有不逮見教

與錢待制十九帖　　　蘇東坡

兩日不奉接思仰不可言既无緣往見空致手啓以爲无益而煩
還者故不復講日聞府中僚佐知小疾漸復常又得手教有作詩
與甚慰喜也詩納去如蒙和何幸如之諸公詩无他本却乞封示
旦夕朝會必遂款話不
朝會踈闊送不獲際見企渴可量歲律就尽殊无以爲樂甚惘二
也比日起居何如中前云今日當見過若果耳人回略論當不出
也或未暇亦不敢固屈匆二不宣
兩日不果詣見傾仰不可言乍涼台候勝常承已拜命正得所欲
想振雅懷但朋友懷公之去不能无惘二然似聞明主知照極深
其他想不復計較也明日後日皆休務可以往謁而魏邸將出不

可遠去過此雖非假日亦可以因訪僧郊外得晤語也想公行李
亦不即發當少留耶穴中奉啟不一

會見皆半日欲乞遺易得哉小生奉羨之意殆不可言然亦行當繼
公也舍弟差闕下試官不及奉啟詞其出公未行也餘非面莫盡
倩仲家仲昆仲不克一別意甚不足侍奉外千万珍愛家仲更禱
賦筆遂取魁甲至望旦夕入文字乞郡江湖之東行亦得之但恨
會稽為君家所奪耳呵呵

令子至出答教感慰良極官冷且喜台候康勝此行知適所願但
有一事當在意者梅月宜頗若高燥郡中常所偃息處皆宜易新
甃也餘具令子口白公意在淞流揚楚不可得僤然亦所樂也
川公服一段茶兩團酒二壺蜀紙三百幅聊將區區想其浼瀆
子由試院來日出或能一見子容諸公欲二十日出餞公已出城
莫須少留否

別後奉書聞舖發到官百冗未皇上狀先枉教累得聞比日起居佳
勝感慰兼集聞坐嘯竟日孟公綽豈亦可曲在滕薛而衰病坐苦煩
劇當易地而後安又天官司徒皆闕人當令公獻重矣大熱不可
出初到略須鋤治紛紛湖山咫尺尚未見也思企談笑起望西興
渴渴若聞慶賀欲尚與珍衛以副想區區不宣

路中見三郎甚安樂道過瓜州復來相見江口恨不款曲然亦被
捉住寫數紙東來絕不作詩公必當作何不寄示聞公今年造茶
奇甚顧分絕品少許子由遂作此旅甚不皇方詞免也兩小兒追
過在此過此月當替非久亦此來承問及感感　四郎及諸孝各安
未及書也

久不奉書忽辱教字并以公具道盛意併增感怍比日起居佳勝
兩邦相望衰拙自知常有絕塵之歎搬臂腰脚蹣跚略不相讓可以
一笑也近亦漸平復惟用溫補藥頗覺有大闕公每用朴消大黃
晝夜洞下乃愈此豈衛生之計哉頗於不發時常進一溫平藥令
不發為佳然已發相亦非下不愈也无由面尽臨紙惘惘

專人來辱書具審比日起居清勝知暫在告想尤苦患聊欲閉閤
宴坐耳承惠雪納五兩表誠有數兩不欲多駝去中年皆宜數進
此物平相望雖咫尺所欲言者非筆書可究特登中和東廳望西
興屋在可數相思何窮子由本欲請外覲得公勸今又北旅此冊
謂佳矣公籍上心豈能久外耶餘熱千万為國自重不宣

日望來音此懷可知歲暮寒慘起居何似竊計既失所降與子歲
前可得迎見否未間伏惟為國自重穴中不一

公在杭雖以勞而意思自得此來極安逸然多有愧想識此心也
只在與國浴室獨居大暑中殊倩也家仲在公朝所見之公朝今
得復無不知當向往否承君召小兒戲獻不可言得否猶未可知
也衙西水以殊甚已在本揚二君朝論甚留意教郎也知之邊上
秋熟可慶可慶

數日不接來喻仰之至若寒起居佳勝欲見近歲天下户口數告
為錄示早得為佳不知幾日與穎叔仲至見睎勿勿不宣

又別傾企辱書乃知舟御在此起居佳勝甚欲少留以須一見而
舟人以潮平風正當速過遂且渡承諭當復來會豈當望頃從
者勿勿不宣

辱書合假計安開甚樂會見稽不知有書見賜否公又上
輒大江重相別誰如君者此意豈可忘耶然追從甚險悔不堅留
君一宿也二軸謾寫數字付來乍遠千万保愛不一

前日作米元章山研銘此研甚奇得之於湖口石鐘山之側有盜
不御探奇發現攫于彭蠡將錄取追有米巔狂即盜之隱因山作
研其理如雲過楊且伸意元章求此研一觀也

與文玉十一帖　　蘇東坡

膀下一別遂至今矣辱書感慰且喜尊體佳勝到岸即上謁可假
數字否餘當面既不宣

昨承教不即答坊自昧自思經宿尋躬佳勝見召敢不如命然瘡癤
大作殆難久坐皆作一肉飯竟日移舟出口矣山歸更須致見劉

感戢不可言謹奉啓布謝不宣
久留治下以道舊爲樂而煩亂爲愧數日尊躰如何溝車即至不
少勞乎永日如年念公盛德不去心所要作字爲瘡腫大作坐卧
楚痛瘡前路續寄也不罪不罪鄭令倩若先授非公餂復成就之
某造次造次瘡病无聊不尽意惟万万以時自重
昨辱惠書伏承別後起居佳勝𠫊到金陵瘡毒不解今日服下痢
藥羸之殊甚更不敢久留求人極愧草略餘熱万万爲時自重
書已須發舉前去極不妨然何足取也愧〻　通判大夫甚欲爲一
書之方不果乞道區〻
云歲人還奉狀必達亦後行役无定遂闕馳問比日不審起處何
如𠫊忝命過優非所宜之素何以及此无緣面謝惟增反側酷暑
更祈順時爲國自重謹奉手啓不宣
寓白必須接人而行會合未可期臨書悵〻　見張公婣坦倩媛圖
甚佳謝生殊可賞想亦由公指示也曾與公婣作倩媛詞熟甚文
多未戢録去後信寄呈也春違化去極可哀雖末路蹭蹬使人耿
耿然求此才韻豈易得哉栗里兒遂成茂草言之辛酸後事想公
必一〻照管也匆匆揮汗不復尽意耳
宂迫久不上問辱教承起居佳勝感慰兼集違去忽兩歲由仰不
忘每惟高才令望尚滯江湖豈勝悵惘不肖忝冒過分重承教
札當占詞布謝數日以病在告使者告回甚速故未暇也不罪不
罪臨書方熾千万爲時自重
伏蒙賜教恩勤曲折有骨肉之愛蒙世不比數何以至今承此歡攜
藏愧感大不可言累日聑〻　烟煩仰荷眷與不見瑕玷又飲食之
及其行餉酒分醯蒙被无已之恵益多愧耳謹奉狀稱謝春寒伏
冀調護眠食以須寵光
道出貴郡適獲俯觀風度寵賜從來伏蒙大雅開接其厚小人何
以得此傳晚奉被賜教存問幸甚拙於詠生至煩地主餉米感愧
匆匆稱謝不宣

經宿伏惟尊候万福此欲奉承勤欵教諭屬當以風靜江平伯氏堅
約來日解舟不審能曲聽否得指撝今日得希給米來且得護兵
聽〻以慰伯氏之意何幸如之謹咨稟不左右皇恐皇恐
昨晚風靜遂解舟泊清溪口道遠不能入城覩隨車歌舞之盛徒
對月舉酒想見風度耳經宿不審尊候何如伏惟万福未申間泊
銅官古縣舊索尤恩仰緒論謹奉狀承動靜率易皇恐

與馮參政四帖　　歐陽　永叔

自成書請以所陳哀切冀以危誠有以感動而二三公過爲顧憐
曲以見留在意實厚於計則非便也奈何奈何本欲爲郡下客以
涸主人復未可得然徒少遷延終當必償夙志也濟叔寡君得當
世在鎮必以慰悉意不久當使稍起此公議久所鬱鬱也前承惠碑
多佳者甚濟編録感幸感幸聞金陵有數騷泥陳碑及蔣山題名
甚多幸爲境內所有博採以爲惠其蔑陋之忝也病暑草率
區區久闕致問中間辱書爲感何已冬寒伏惟台候万福以衰
病思得一小郡養拙二三年間謀一歸老之地此頓未獲遽被責
以吏事精力耗竭何止勉強不出歲末春初當江西之行矣辭親
幹敏河東風土民間事緒可以詢問得佐幕府甚幸甚幸以目
疾爲梗臨紙草率惟冀鎮撫外以時爲國自重
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藏頓富矣中年
早衰世好漸薄獨於茲物厭嗜尤篤而俗尚乖殊每恐不獲同好
凡如所惠僅得三二因已爲難而驟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爲喜幸
也濟叔公議猶屈乃吾徒之責不嘗少忘于懷而造物者弟遣樂
人向爲嗟嘆而已豈賢人君子有不有命殆非人力能致耶雖然
敢不竭力乘論感愧承專遣人至數名問其還期每去有故未歸
遂且於郵中附此候渠行別當奉狀也
昨自罷頌劇卜居城西少獲休息然猶此盤桓未遂決去正以唐
史將遂終篇然亦不過秋末聽事耳旋去京師不遠許可備聞雖
於紙筆具道也當世擬名流僚游之安自足爲樂其餘一付公議

但朝多賢士而獨在外與相知之私亦欲公來歸之速耳某衰病
俱故去心甚速請公察其意然而未肯決然放去柰何柰何原父
雖歸子華作憲朋從益蕭索當世尚壯及時讀書行樂此外稍隙
時當得數本問大執事異自重

與李龍圖　文潞公

某啓孫女子奉事高門與家慶幸然以幼稚未閑禮則冀舉慈其李
郎以去試有期欲且留京宅肄習兼聞已得試且許之幸甚餘必
李郎書中具道茲不云云

與錢穆父待制七帖　蘇東坡

遠接人未到聞豈更止用手狀達誠而已亦幸仁明不深責也久
留吳越謠頌藹然想不日召還密近幸為為民自愛迫行冗甚不
盡區區到官別上問也

親情柳子玉秀才寓居屬部或去相見略望與進幸甚

辱簡承起居佳勝亦諭容西白正苦旱者不能坐近夜稍涼訪及為
幸不一

奉書不數然日聞動止以慰飢渴比來台候勝常秋高請況必佳
太閤送示五詩擬起平明亦無事粗得永日嘯詠之樂今日重九
一樽遠相屬而已新詩必多幸寄示乍冷千万為國自重不宣

兩日不接奉思仰不可言兩冷起居佳安昨日小詩與通叔為戲
重煩屬和感服可量來日無會可於何處相聚退之所謂此日足
可惜願未遽相別也不一

漕任雖非眾望然必有一事有望於公浙西流殍之憂來年秋熟乃
免日月尚遠恐來年春夏間可憂賑之則無還貸之則難索皆官
力所不逮惟多辟書使數郡糴場不絕則公私皆蒙利事甚易知
但才不逮且無是心敢以累公況枌榆所在當留念也

今日早不免謁告今已頗安來晨幸同赖至二公臨訪早宜為佳
不能遍致簡恐煩同呈只告穆父轉呈也

經宿台候万福十日之約卻為昨晚奉勅旬休致齋翌日宗光行
留值至退日暫揀不已一會何微末而艱故如此乃知永叔鼎彝
之句真非虛語公轉呈頻至二公此簡芭蕉之類不能進也呵呵

與張安道尚書二帖　蘇東坡

雪後苦寒遠想燕居佳適台候勝常某以獨貧冗迫久缺上問計
蒙矜恕歲律行盡展奉何時尚冀順時保嗇益永眉壽下情禱頌
之至不宣

某以不善術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
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偽德音暖然中外猶服幾至有所行
遣而諸公亦知之數日有旨某與言者數君皆促就職明日皆當
見蓋不敢堅卧嫌若有辨曲直者然衰病孤拙度不能久此恐不
遠當復面前猥辱若知眷之深不敢不盡幸為密之猵急多怍有
愧教誨

與王副樞　文潞公

遠承惠書深認勤厚感刻感刻復審道園宅春物甚盛東床居之頗
遂安逸況也想已赴官彼見未期切希以時自厚

與尹師魯　歐陽　永叔

兩路地接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缺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
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況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
子美事深欲論救但尚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為是甚善甚善
子美雖未極復有如排沮群議其益不少晉潞師魯少所樂遊其
況如何春寒千万保重

與劉原之大夫二帖　蘇　子由

比歸至許已半年餘但未嘗作都下相知書故音問缺然想不訝
也近承惠教具審起居如宜奉別之久企仰何勝千万順時珍重
區區不宣

先公深有諱德不欲請謚自是高節朝廷不忘舊德文章行典禮亦
是義事君見各伸其意兩不相妨至於厚之乃承先訓不敢陳乞
固有君命不敢隱藏行狀進退合禮更無可疑若考功再有命宜

即録與也况大常博士宋景年考功高士英皆佳士銳意譔述幸
勿疑耳宋高二君皆當執筆者恐悉

與秦秘校二帖　　蘇　子由

昨日辱訪步追晩不果從容良以愧感新詩奇清麗可愛不肖者
何足以當之欽佩欽佩天寒欲雪爲况佳否

前日不果從容承誨亦重感佩也新詩愈然益見高興但不肖者
頗愧虛辱耳何時能再枉教庶更□清論也傾企傾企

與孫學士　　韓　持國

昔者大旆過都ム以典護濟客不獲略奉言論遂至已事之日又
值風雪篤首途欣慕之誠莫伸万一惜悒悚亦豈勝鄙懷敢意下車
之初先蒙貺教爲賜既在謙德雖至而使寡昧益深愧懼茲敢併未易
彈叙新秋餘暑伏冀爲國自重少慰翹佇之想

與李舍人　　韓　持國

老拙多病人事都廢乃蒙不遺猥枉書誨佩服故人厚意何可勝
言伏惟即日動復清安候謝後時諒蒙恕察春暮雨寒尤希倍
加愛重

與范堯夫舍人　　韓　持國

久别未嘗不思仰忽承有宫臺之請冀望車騎得還里中日夕相
見之西洛不獲悵然春氣暴暄躬候何如堯夫高才達識賢士
士大夫望君進在朝廷以申遠業而又屈閑官徒增歎息耳未由
欵接千望自愛

前問已悉堯夫高遠已有所見失子之悲忌无可奈何當勿久留于
胷中人生如幻自見吾身朝暮不測餘名足道耶入洛見諸公嘗
可開釋方爭閑適惟保護爲善

與丘道源寺丞十帖　　祖　擇之

去冬暫到闕下雖略獲展晤然以人事紛紛不果面别可量悵悒
耳近承有縣欵之役爭出望外令人驚歎不已忽承手教乃知所
駁取途溆邑家祀陞畧衝涉良苦即遂占對實爲慰耳惆冗迫以

草率勒此伸謝諸留面究

継日猥冗未緣上謁罪深昨蒙簡誨荷德良厚秋氣頓爽起居佳裕瞰
潮之會傾俟臨况幸无見拒謹具手啓以代面叩

累日人事紛紛无少暇遂疎問起居具詹嚮之心旦夕以之也介
至得手教承務尚清勝慰抃良深所須舟如嚴旨遣去諸綮書亦
聞命矣京醞一壺納上希撿到勿訝輕浼忽忽奉啓不謹

昨日辱手華未皇裁謝人來又沐教况无任感愧之至經宿伏喜
起居佳裕來晨欲奉邀車騎就祥符寺早膳傾佇屈顧也龍粟耳
先生傳不勝感著

信宿伏想起居均適陸欵書豈二通謹令納上介亭之會卜日咨聞
次傾渴傾渴

近日継有使客雲集良苦於將迎也職此久不果往見長者詹企
之素可勝道哉雨寒起居佳否適有客見遺糟蟹輒敢分獻以
佐案杯望賜撿納且冬稍暇即躬造門字次

早來改期不果候謁人至特沐手誨竊喜起居清勝畢躰蕩瘍
所苦如昨曲煩垂念至感至感所患藥不住服食次忙冗草草上

日以賤事羈絆无緣一往少奉長者餘論可量邑邑耳雨寒伏喜
起居佳裕稍暇當卜候謁人次臨紙不尽所懷明哲亮之而已

連日冗迫遂踈上謁前辱簡誨不獲裁謝當蒙情恕也雨寒躬
中佳否收得貂鼠褥一領輒敢馳獻以將下誠望賜撿納容易

早來奉示手教伏承齋舸出次外闗乍遠風度豈勝依依爲以賤
事所嬰不獲躬詣江涘叙别可量悒邑耳春寒途中千万珍重

兩日前湖上幸獲款奉自分以冗迫更踈占對豈勝詹嚮之素
伏承教况仍示佳什感仰不已不已也如聞玉躰小有違豫應諧藥
喜矣未皇再造舟次姑勒此少布謝万一秋暑惟冀寛中自愛

與王定国十九帖　　蘇東坡

自到黄州即爲岸人日伺舟隔消耗忽領手教頓解憂懸仍審比
日躰氣清強且能自適至慰至慰未決東西路計其迂直嶮易想去

必不甚懸絶而得一見乃是不肖大幸不識果安從公寓一僧舍隨僧蔬食甚自幸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謁人所之出入蓋時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聊以自娛耳罪大責輕得此亦甚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十人緣我得罪而定国爲軾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闊每念至此覺心肺便有湯火芒刺今得奉教既不見弃絶而能以道自遣无絲髮芥蔕然後知定国爲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顔白髮厠賓客之末也甚幸甚幸恐從者不由此過故專追人致區區惟願定国深自愛重仍以戒我者自戒而已臨書悒悒不知此人到江猶及見仙舟否匆匆不宣

揚州侍其太保者官於瘴地十餘年北歸面色紅潤无一點瘴氣只是用摺脚心法耳此法定国自已行之矣請加工不廢每日飲少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安道軟朱砂某在湖州服數兩甚奇者若到彼可乆服子由昨來陳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腹間隆隆如雷声其所行持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能力行耳粉白黛緑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深以道眼看破此外又有一事須少儉嗇勿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万一闕乏不繼二是以難中節用自是亦消厄長福之一端所懷千万不尽一二也

今遞中領手教知到官无恙自處泰然頓解憂懸又知捐二千石風采震於殊俗一段奇事也某羈寓粗遣但八月中喪一老乳母子由到筠亦拋却一女子年十二矣悼然未衰復聞堂兄中舍卒於成都異鄉羈此觸目悽感老何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皃與往日殊別更相闊數年索我閬風之上矣兼畫得寒林墨竹巳入神品行草尤工只是詩筆　退也不知何故張公比得書无恙但以厚之婦衆事无人頗牢落子由在筠甚苦局事煩碎深羨老兄之安逸也非久冬至已借得天慶觀道堂三間燕坐其中謝客四十九日雖不能如張公之不能語亦常閉戸反視

相當自有深益處也定国所寄臨江軍書久已收得一書及復議論所處憂患者甚詳既已自解又以況我吾家所得不少也然所謂非苟知之亦无蹈之者顧公常誦此語也杜子美困窮之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今見定国每有書皆有感恩念咎之語甚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嘗庶幾彷彿於此也文字與詩皆不復作近爲葬老乳母作一誌公又求某書輒書此奉去今日馬輔李孝基送君謨石刻一卷其末後有定国題其字又動我相思之懷作惡久之數日前發句德遠過此亦云與定国熟船中會晤半夜強半是說定国近有人惠大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悟神遣日賓州去桂不甚遠朱砂若易致或爲致數兩因寄示稍難即罷非急用也窮荒之中恐有奇士當以冷眼陰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解化而丹材多出南荒故葛稚川乞句漏令竟化於廣州不可不留意也陳璞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粗傳要妙云非久當來此人不惟有道術其與人有情義久要不忘如此自亦可重道術多方難得其要然以某觀之惟能靜心閉目以漸習之但閉得百十息爲益甚大尋常靜夜以脉候二三十至爲一息是百二三十息亦數爲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真氣雲行體中癢痾安能近人也知彼有殺實鵝鴨甚便此間無有但買所獲魚及猪羊麞鹿亦足矣康入雖不繼痛自節儉每日限用百五十自月朔取錢四千五百足斷作三十塊子掛屋梁上平明以畫杈子挑取一塊即藏去杈子又以大竹筒別貯用不尽者可謂至儉然猶每日一肉蓋此間物賤故也囊中所有可支一歲以上至時相度自下未須虞也兒子正如所料不肯出官尋以公言諭之亦肯去來春令赴銓斷黄閣一官非復小補也信筆乱書无復倫次不覺累幅書至此恰二鼓思堂之前霜月滿空想識我此懷也言不可忽惟万万保嗇而已桂砂如不難得致十餘兩尤佳如費力一兩不須致也如聞晉卿已召還都月給百千其女泣訴聖主爲則然也恐要知來詩愈奇

深欲和又不欲頻〻破戒自到此唯以書史爲樂比從仕發字時
少免荒唐也近於左側得荒地數十畝買牛一具躬耕其中今歲
旱米貴甚近日方得兩日夜雨雪闕欲種麥雖勞苦却亦有味鄰曲
相逢欣欣欲自號鏖糟陂裏陶靖節如何君數書筆法觕過晉人
吾筆法亦少進耶畫不能皆好醉後畫得二十紙中時有一紙
可觀然多爲人持去於君豈復有愛但卒急畫不成也今後當有
醉筆嘉者聚之以須的信即寄去也耕田詩中有本家童燒枯草
走報門并出一鮑未敢期耶飲已可必又有去乱乞龜背上何日
得成匠此句可以發万里之笑也故以此填空紙

今日景純到泗州轉示十月二十三日所惠書并新詩六首妙曲
一首大尉所懷何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
日喜快滯慮冰解幸甚幸甚公在楊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得耗奏
邸拘微文又不肯投進已別作一狀遣人入京投下近在常州買得
一莊子歲可得百餘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楊州之美窮猿投林不
暇擇木也

又不奉狀辱書感慰之至比日起居何如謫焰已熄端居委命甚
喜甚喜然云百念灰滅万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晩節者甚
多定国豈古人哉公未嘗求事但事入手即不以小大爲之在所
施亦何足但无所愧而已蒙示諭新恣行若使定国居此所爲當使
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也能具道公政事勤
服不已但公命未通耳但靜以待之勿令中途齟齬事自然獲濟
如国手不須大段用意落筆便須贏也未由會面千万保重不宣

領書所以教諭之者備矣感佩之意非書可盡謫居遇用然所云
領發謝章不待到任私意不欲尓也謝章有過无功而礼不可闕
到任一章足矣空言不足上報万一徒爲紛〻耳諸公啓事自到後
一發亦備數而已謫居六年无一日不樂今復從令作郡坐生百憂
正如農夫小人日耕百畝負擔百斤初无難色一日坐之堂上與
相賓饗便是一厄公之意可復勸令周旋委曲以求售乎千由走
關之命亦是虚傳耳

別來紛〻未即奉狀兩辱手教感愧深矣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爲
慰公矢郡去国士友所歎然自是計少安矣其他无足言者公已
得頴州極慰所欲但不副張公之意盍旬日前得子開書极來相
禱方安於彼不欲移動故不敢乞也聞張公已安慶慰无量合會
未可期唯千万保嗇不宣

平生欲著一書少自表見來世因循未成兩兒子皆粗有文章材
性未暇督教之從來頗識長年養生妙理亦未下手三者皆大事
今得汝陰陽无事或可法成定国必賀我也言此者亦欲公從事
於此耳書至此心中欣躍如有所得平生相知不敢獨擅嘗頃此
意勿復盡餘事也

辱書具審起居佳勝舐問已辦有識稍慰龍〻詩讀之從其然酧翁
有言窮者後工今公身將達而益工何也莫是作此數篇以餞窮
鬼耶喜而不寐詩甚欲和又疑觀嫌皆大可笑也張公今見微衰
然論古人益明不雉識虐過人定国亦可見笑人事紛〻書不尽言
非面莫究

別來三辰寄書〻勞問之辱復過時昔矣衰諸日退而公相好日加所
未諭也又中間一書引物連類如見當世大賢意諭是封題之誤
必非見與者而其後姓字則我也尤所不諭然三復其文詞韻甚
美正似蘇州何充畫真雖不似而筆工之精未可弃也謹當收藏
以俟稱此者而說與之如何公行復有差遣亦必粗如意可喜可
喜但此去不知會合何日不能无耿〻也真贊緻作得數句如可
用即令一善寫小字人代書紙上可也張公集引辱之字說皆未
作別後紛〻可厭可厭神明嘗方納上餘万〻自愛不一

公向要作滕達道埋銘已諾之其家作行狀送至此矣又欲作孫
公神道碑皆不可違只告簽之勿令人知是公作仍勿令以潤筆
見惠乃敢聞命也來詩甚奇真得老杜氣力也呵〻後詩未及和
朝夕別遣人并致糟淮白所欲官興田公豈復有愛於此等然此

田見為元主臣賴么見有文字在浙漕處理會未見了當亦當申
都省也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里但便於覲情將君勾當耳不知
異時蔣君能復如此幹否更請籌之
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蒙恩尤深固且作挽詞少陳
万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悉此意无狀坐廢衆欲致之死而先
帝獨怜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瀆者已矣歸耕沒齒而已矣
凡百粗遣土風食物官府事躰遠不及南都西湖亦虛名亦不足
道唯一味閑極可樂也公帑皆用過延客一飯而已歌者未嘗見
亦不足見也呵呵會合未可期千万以時自愛
辱書蒙聞樂全先生薨背悲慟不已元老凋喪文章世所痛苦獨
門下義舊錄壽禄如此而吾儕不復見此師範柰何柰何方欲乞
移南都往見之今復何及尚賴定国在彼差慰其臨沒之意聞屬
纊之際猶及么與舍弟痛哉仰惟霣懷且助厚之遂中幹後事也
執筆愴塞不次
專人來辱書且審起居佳勝張公行狀讀之感慨內有數處須至
商量箋帖持去乞細與批鑿附來高文固佳妙无可指摘但其間
不免有愚意未安者必是老謬不足曉煩公開諭仍不深訝蓋張
公文志又不可不尽心同慮也惶悚惶悚仍須索使下筆也未由
會千万加愛不一
不見定国一年不與定国書旱年每得來書輒愧蒲面取紙欲荅
又懶而止每想君熟知我此態不復以為怪也即日起居何如知
受任安肅朝堂既未能置君於所宜獨无一稍佳處乎料亦都不
計較許時見過之語似稍的今歲必不失望矣河水既不至此間
諸事稍可樂幸早臨僕秋中當乞南中一郡耳黍蒙寄詩老筆
日可畏殆難陪奉字法亦然真皆當配古人矣酷熱万二自重
有一事拜託杭人欲開葑田蓋五十六年矣但有志於民者无不
經營兒亦有数公下手開鑿終於不成惟不肖偶得其要開之月餘
有必成之勢吏民歡快如目去翳近奏乞度牒五十道終成之一

奏狀一申三省皆詳尽利害告公為一見主老痛致此意仍求此
二狀一觀之近奏事多蒙開允想必主老之力更乞應副此一事
使西湖一旦尽復有唐之舊與際山為界公他日出守此邦亦有其
樂切望痛與留意近就與子由令為老兄力言而此人懶慢謬悠
恐不尽力故以託定国彼此非為身事力言何嫌也
厶一味絕事无憂歸根守一乃至无一可守此外皆是幻此道勿
謂渺漫信能如此日有所得更徹沒用處亦須作地行仙但屈滯
從狗竇中過耳勿說与人但欲老弟知其略耳問所欲幹實无可上
煩者必欲寄信只多寄好乾棗人参為望如无的便亦不須差人
豈可以口腹万里勞人哉所去作書自辦者亦未敢便發耳不怨
天不尤人下学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張十七近不聞消耗進矣
仍存性否懷仰樂全之舊德故其箴之否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四

尺牘

與晁美叔二帖　蘇東坡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勤無以爲諭日欲裁謝而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亦久矣即日不審尊候何如ム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勸勸相尋日俟汰遣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候見未間爲國自重謹奉手啓起居不宜

向承出按淮甸不即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高亮宜而此職多有可惲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以紓吏民於罔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賦之外徵斂雜出而埋森不頻奏急於兵火民既無告吏亦僅且免罪益苛簡矣向聞吾兄甚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務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住吉文淮諸君自亦知之

與康叔朝議二帖　蘇東坡

近日隨例紛冗有疎上問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武昌如聞公在告何也豈尊候小不佳乎無由躬問左右但有馳系冬深寒淺尤宜慎護謹奉手啓不宜

再辱手教承起居清勝今日風大明日恭江上當走見適會姪增後日行來日已約數客酌餞咫尺不得一往愧負深矣所要重寫詩已一依來命別寫去不知中用否大字寫未及乞恕察

與呂龍圖三帖　蘇東坡

ム西蜀之鄙人幼承家訓長知義方粗識名教遂取晚節兩登士李一中茂材科故當世名公巨卿亦嘗賜其提挈歎修之舍故歐公引之於始韓公薦之於其中今又閤下奉之於其後自惟末李辱大賢者之知出自天幸然君子之心以公而取士其小人之志終荷恩以歸心但今省循何由論報此者止以片言隻字謝德於門下而其識之所加意有所不能及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宣故其見於筆舌者止此而已惟高明有以容而亮之不宜

前以拙訥上塵聽覽方懼獲罪於門下而無以容其誅又辱荅教言許教衰祀過優隆而褒揚之句有加於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所措也珍函已捧披竟謹藏之於家以爲子孫之美觀非特一時之寵而又爲後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乃閤下煥然之春有以暖育成就之故也擇日齋沐再詣館下臨紙澁訥情不能宣伏惟知其愚不宣

久以罪事汨沒殊不獲覲止切惟得疎絕之罪於左右不意貴仁今垣祭其俗狀之常情恕其小過先降書翰曲加勞問拜既之際益增厚顏旦夕詣賀以盛暑伏惟爲朝自愛上副注倚之心下慰輿人之望謹拜啓不宜

與韓昭文　蘇東坡

違遠杖屨忽已彌月改歲緬想台候勝常且徵往還從者殊望馬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見公之還而去耳餘冀伏冀爲國自重因任敘校行謹奉啓參候不宜

與毛澤民六帖　蘇東坡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詩一首及公素寄示双石記居東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喜尉之極無以爲喻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悵悵秋暑方以時自厚不宜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言王大覺禪師　仁廟所禮遇嘗見　御筆賜偈頌其略去伏觀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　仁廟之故加礼而況其人道德文采推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矣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　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公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且与致意千万

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致此公又以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矣未必能至耶更欲

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无足爲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公再拜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无邪齋閑知之

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与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意永以爲好

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故自有定數然非无窮无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當強作報殊未盡死罪

蘇東坡

與蜀師李元純三帖

邑子每來稔聞愷悌之政西蜀眷然不肖与受賜多矣小姪子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就也曾拜聞眉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請見否亢中不尽區〻

河朔亦後紛〻不獲繼問左右蜀本易治而或者疑之公既深知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坊想下車以來設一无事行春之樂无由詣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相望舍弟頃宿毀瘡未及奉狀

張房助教陵井人本小儒書巳而爲醫甚有過人者識病通變而性極厚欲知之公寵秩過分慚〻无補以爲愧近奏請郡未獲若獲掃墳墓家遂得望見旌麾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耳亢中不尽區區

與樞密侍郎　同前人

違去門下已八年愚魯罷殆書疏缺然怠慢之罪宜在謝絶比承柄用又不以時賀衆修賀盖疏懶慵縮日復一日不知復憐恕之否即日履茲寒凝台候万福ㄙ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乞江浙一郡若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爲国自重謹因人便奉手狀起居不宜

與滕達道三帖　蘇東坡

罪廢之餘杜門省愆人事殆廢又不修問亦非忘懷舍弟來具道動止甚詳如獲一見移守安陸日問音耗忽蒙惠書承已到郡宜審起居康勝初不知軒旆過黃陂既是州界一去見亦不難此事甚可悔歎也ㄙ旅寓凡百粗遣不煩憂念只時得别書亦可喜也苦寒方乞爲時自重謹奉手啓上謝不宣

輒有少懇甚冒涇易惟寬恕曾得罪以來不敢作詩文字近有成都僧惟簡者本一族兄甚有道行堅來要作經藏碑却之不可遂与变格都作迦語貫无可笑注今録本拜呈欲求公真蹟作十大字以耀碑首况蜀中未有公筆蹟亦是一闕若幸賜許真是一段奇事可否俟命見有一蜀僧在此且夕歸去若獲便可付也

閑人寫公狀乞致然示諭即報下京東保明此初不見乞録示可否所問未押字亦不得其詳但去爲吳興與田千餘緡田主欲賣不許爲人所言耳亦不知的否契璋亦自与之執羅漢堂耀麗之極或与文芳作四字記之亦无害但副圖銜位不稱其意如何如何此書到後乞迹中略示數字貴知達耳

與監宮二帖　蘇東坡

遠社重具教存問甚篤寄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時會合必發所懷臨書但有慨然秋冷更望以時自重

早歲倚先公深知至熙寧中相見都下得聞其約論所以上補君相者非一但人不知耳不然者ㄙ豈敢驟以一書深言哉近見朝廷推恩賜謚則先公忠誠已自表見於後世若此書不出可也然因此以知足下存心如此則先公爲不忘矣輒見之悲喜適會有少冗作書不能尽區〻非久當别上問也

與鄭運使　葉南翰 道卿

睽索已來疑想何極郡務繁冗凡德履康寧自吳郡泊南徐并淮揚三郡當簡必冀悉達淨凢并行今日抵泗濱旨平善勿憂矜也次路州縣並借及兵士相送斜幸知幸後月半間必至壽下司封程候无恙應時當相見切宜勸勉實見中加愛是禱

與曹士衡殿丞三帖

河水相去朝夕可航未由詹風日以懷夲數賜大牘頗越常儀裁荅既行震惶无已比奉來教託銘太夫人之墓夙昔有表義不敢辭草土之中別无稱目輒欲切借子文宅用名爵以光先烈不勝大願書石未審屬之何人宜擇楷法書者隨石大小以紙先裁白未分布行道試焉一通乎空之間踪密貴中文字或有未穩早希開諭書石或著長洲都官之銜甚雅不然陸太丞亦在此近者朝廷之來頻枉車馭有慰邪因不任銘戢旋阻風德恕逾張肶相望數舍問信不數冬序增寒想惟神守怡暢邑政修舉民畜播流稽之於前迨无其比甚善甚善想在春月別奉所恳歲陰天寒深願珍厚

與丘道源二帖　刁　景純

昨日比期面奉承辭以少勞不敢同請厚誨知赴僧虛之期詰朝方得拜見矣示及軿仁堂名歎思之其義包括盡矣但歷涉人君所行之事耳如无疑即与作一記可敷演其義有所勸矣至如乾明寺前小閣及池上水亭亦為留意與得佳名以揭之也如有所得幸乞示下心經亭納上舉道謝表請一觀封示范氏祭儀為託納上

昨日承臨況少奉高論殊慰贍聞幸甚幸甚看親之行且緩數日甚善何苦忙也當參詩容牽強也論及仲求意近有一篇來已和訖方待寄去且夕面奉以罄區區

與吳斈士　蔡　君謨

春候和煖不審德履佳否向聞日以繁冗沈迷故於書疏貴為曠闕自初至省副使判官迭移不可果數今特王公和程伯人而已三期之內流轉如此來者略知案分則又置之欲事日修辛難矣又夏便即解去處任不可以久如也未由展對但增瞻詠

與李觀察

昨日蒙手教見招乃素所願然前朝累辭省中解衣晚為冷氣所侵至今尤未甚解後來併服餌明日料之出未得且那後時可否惜此春物已闌私心殊不快也

與王斈士　歐陽　永叔

春暄伏惟尊候万福某自去年閏月來東都祿養幸如所欲惟僻陋日益愚鄙耳在都下時承兄舟行不克攀送其後送者還頗知留客甚歡而飲酒差多親族皆以素羸為憂不知其後復飲否子野善能攝治猶能絕葷血甘淡薄況於酒耶一別頗亦南北闊於問候惟冀自重以副區區

與蔡省副

公私怱怱久闕致誠辱教方承已登舟遂不復一得叙別可勝瞻戀短景日暮家客已盈至寢食殆廢習以為常以此久不奉問輒罪敢罪併陸君子久如疾少間當來歸未見惟寬中自愛審用藥餌餘不盡區區

與太傅

罪逆餘生遠屏郊外特承顧訪感咽何窮仍沐寵惠雄編俾遂焚蕕覽雖在哀迷亦知開警如嘉州清井之作有以見仁言之利博而非文字之空言也欽服才耆固已有日粗窺高趣益用歎服限以衣制不能詣謝

與吳諫院

恩奉清誨不可得挹用企想夏熱承躬氣佳裕ム此者忽有君命殊出意外不惟才非所長加以他慮不淺昨已懇辭庶可得免如其不獲恐難堅避誌文鄙拙豈足當之第以於某忠義與於紀述因得附名字石末遂不敢辭尔惶恐惶恐鄙懷區區不能具道

與陸秘書

人至辱示長書及古今雜文十軸其研窮六經之旨究切當世之務与其辯論文辭之際如決壅塞闢通渠以寫浩渺之无窮御駟駿而騁驟然則吾子之所能与其所用心者不待相見而可知矣ム衰病廢學多難於時常幸得空門之閑寄樂於自棄而吾子獨不棄之惠然見及何以當之欣慕悚愧聊此為謝

與劉舍人　　歐陽永叔

適歸自外捧惠佳篇豈勝欣感偶然之會月雖草率而綿於文字遂爲他時故事兹敢不勉也然西齋素患寂寞近方稍葺而原父去此稍遠此俗所謂事无恰好也承要且得懷州牛膝更有尺乞之衰病者遂得取濟於兹物深所望也漏舍莫得奉見以盡區區

與王學士　　歐陽永叔

京師區區自朝及夕无益於公私而思接賢者之論亦不時得近兩辱見顧皆不獲迎候豈勝爲恨奉陪不審尊躬何似旦夕當卜至門未間先此爲謝異有以盡之而已

與蔡公　　前人

辱惠操筆公羽毛多而荷多而佳物誠難爲得比世人尚少其二幽齋陶静時點弄筆硯殊賴於此雖多无厭也煩括計不爲嫌矣諸留面叙

與李廬州　　前人

承誨示至於勤二所寄浮槎水味尤佳然豈減惠山之品久居京師絶難得佳山水積食此如飲甘醴所患遠難多致不得厭飫耳此山前世粗有名然皆因僧居以爲勝人所記者特水少故不及其他也張又新水記与陸羽不同考於二家之書可見矣今更録往時所作大明井記奉呈庶可知其詳也因人入都小餅時爲致一兩器千里致水恐涉好奇之癖欽若不勞煩則亦无害更裁之

與李昭玘　　蘇東坡

无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爲慰无量比日尊躰何如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角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測其深淺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尤在觀足下新制未及曾直无答明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閣筆不復措詞近有李孝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石之勢嘗識之否李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一笑未間惟万万自重徐人還匆匆奉啓不宣

與孫運勾　　蘇東坡

脾能母養餘臟故養生家謂之黄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黄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兒氣力如四五十問其所得初无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數升五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湿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較常聞曼叔比得種疾皆以利小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无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向陳彦升云少時得此病服商陸防已之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灸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一忠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耳兼桂辣藥例能張脉多爲脉燥不可服有書以告之爲佳也

與徐司門　　蘇東坡

適辱車騎寵存感怍无窮晚來尊躰佳勝人与陳君略出至安國遂食擲疾稍作欲告明以休後日共与盛集可否无狀心負多矣嗟奉啓布聞不宣

與米獻明　　蘇東坡

累日欲上謁竟未果辱教承見疾未安不勝馳企此疾惟藏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藏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藁本之細耳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黒折之有微塵起如胡黄連狀且脆而不刃向明視之斷處有黒白暈俗謂之鴝鵒眼此兩者備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以有走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藏氣虚實加減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者不復有効前常服此但每歲收擬是夾牙之極嫩者如造茶法貯之以代茶飲此効最齊自瞭以知君苦疾謹以奉白元之書不暇作稍空便往見不

與蘇子容四帖　　蘇東坡

又不奉狀疎慢之罪尚蒙寛恕否即日起居佳勝承已拜新命雖

未即大用與議尚洋然沮勸有法足以賴汗奸諛鼓舞忠義固非小補也乆蒙庇如骿但乆不聞談論僻郡親友莫至日以頑鄙矣慚咲惟冀為国自重不宣

適見人言宗叔墜馬尋遣人候問門下又知有少損不勝真憂蘇文不敢便上謁家傳接骨丹極有神驗若未欲服食且用外帖立能止痛生肌正骨也怱怱奉啓不宣

向來罪譴皆自取今此量移之命已出望外重承示喻感愧增劇以乆困累重无由陸去見作舟行泝洛夏末可到也公所苦想亦不深但庸醫不識故用藥不應耳蘄水人龐安時者脉藥皆精博奇多識已試之驗不减古人度其埶未可邀致然詳録得疾之因進退之候見今形狀使之評論処方亦十得五六可遣人与書呈龐幾有益此人操行高雅不志於利ム頗与之熟已与書令候公書至即為詳処也畧乞裁之仍恕造次

頫師書教紙得之驚喜雖犯奪衆氣已降老懸矣冗中未及作書物之一物許

王幼安二帖　蘇東坡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毎以貽負憂得許下兒姪書具此來親族或斷往還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感激人來奉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誠信王謝風流傳之有自也老朽強名不復成語不罪不罪ム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許昌已決意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且夕當獲過謁未間乞若時保嗇不宣

蒙示喻過重雖家子如此然某憂患之餘未忘慕興朋友之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言頗為掩諱之也許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愛護不敢重煩汚梢定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即溘盡得及見昆仲功成而歸為鄰翁方容伏臘相勞問何樂如此餘非面莫究

與鄧承旨二帖　前人

別來思仰益深到郡即欲上門因循至今辱書教感怍无量比來

秋茲漸涼台候康勝尊望咫尺莫由際集尚冀順時為人自重衰病日加得此便郡蕭然乃无一事平生守官未有如今之適也舊過潁州亦樂土但恐民事不如潁之絶少亦嘯詠之樂誰陪公者計不負風月餘非面莫究怱怱

與陳君式大夫二帖　蘇東坡

蒙惠竹簟前乃等仰服眷厚歐陽文忠公云京竹簟之暑風遂得此味近旨尤復省事希出去歲冬至丰角居四十九日息念歸根似有所得且夕復夏至當復閉關却掃古人云化国之日舒以長妄想既絶頹然如葛天氏之民道家所謂延年却老者殆謂此乎若終日汲汲隨物上下者雖鄉黨耄期之壽忽然如白駒之過隙不敢獨饗此福輒用分献想當領納也呵呵　多日不獲請見伏惟尊候康勝借示繡佛奇妙之極當由天工神授非獨尋常女工之精麗者也凡目瞻仰一洗塵障幸矣謹却馳納少暇詣謝次不宣

秋暑尚耳不敢造門伏想起居佳勝借示兩相手簡及所書弥勒佛偈筆勢峻秀尤為奇觀手簡謹却馳納偈必有別本輒留箱篋之珍且欲誦味以洗從來罪垢業障幸甚且夕當得造謝也

與王敏仲三帖　前人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万福甘雨應期遠近滋洽助喜慰也ム凡百粗遣適迁新居已浹日小窗疎籬頗有幽趣野累亦不乆到矣未期瞻奉万万為国自重

兩蒙賜教感慰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見即日台候何如敝人事嬉游盛於春時高懷伏就想復与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此莫緣陪後乘西望增慨尚冀保練慰此區區

與滕興公二帖　蘇東坡

久欠當發遂今荷寬恩尚有民社又聞風土不甚惡遠近南北亦无所較幸不深念示喻壇記辭以文字獲罪未敢秉筆也人還匆遽不及區區

近晩訪聞一事請貸糧者幾遍城郭多往唱不得至有往數日所貴

多於所請者吾儕甚慮此事非不約束而官吏情忽如此蓋久不
按劾之過也切請與公速爲根究爲邑官告諭期會早不明邪爲倉
官不早入晚出支遣乖方所致邪切与根究敢問施行病中聞之
甚愧甚愧厶手啓

与費中行九帖　毛　澤民

今日聞行李北歸適少事未及見車馬先枉手誨愧感之劇霜途
千里想亦少勞來日當奉候次

曉來躰中安適否鄙文輒自慕其醜者非求致洗於執事也蓋以之
餞人操瓢以匄於門而公指其瓢言盂已屬厭矣兄乃甚不仁哉
幸少加塗抹便望斥還賤軀微不佳恕草率

奉告分以蘆橘甚愧食珍晚來起居清安一兩日來病軀良不佳
阻見長者乃更焦渴

適幸枉車騎移刻尊候清安來早作一飯屈致從人想賜臨之

乍到官紛然吏役之迫諸况不聊以故因循未作書敢報諸公无
乃得罪左右否厶強顏此邦非所樂者林泉雖大相問日日思引去
耳數日苦寒疾尚在告奉狀殊少力以故草〻

伏下風有年无從識面得官於此幸君猷相是又然无地得望顏
色空復仰有加耳

使介賜教甚厚千情感愧之劇積雨簫冷不審訊後服食佳否厶
強顏少味无可言者阻遠未有晤語之幸切冀爲人自厚前須
休命不宣

前此迭迎紛〻數月飲不時飽從人之留固久如乘雷相揖耳今
以其恨而不忘奉告書已還治益佳適時澤佳士每聞談美實不絕
口計詩酒相從无虛日郡中雖多賢者无与往還杜門忽〻真檻
猿也

平生奏章文字文孤陋每應可作俗下文字他日自取讀便慚欲走
中行以文章自名不應輕許可若是也斥言使字多不收拾前此
謾錄得數篇偶時澤見過出之爲一笑不謂持去遂污尊覽然立
誤紛〻尤須改正頭且斥還臨行百冗作報減裂

與俞叔通教授　曾　子固

辱文采甚盛所以應今之科選者宜无不合而乃尒滞淹此鄙鈍
所未諭迫行不得迎接謹奉啓陳謝

謝張文潛　蘇東坡

久別不勝思念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字甚審起居佳勝
惠示文編〻復感歎甚矣君之文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
世俗不知乃以謂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爲文如其爲人
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其作黃樓
之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〻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
可笑是殆見吾且善者機文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皆出於
王氏〻之文未必不善也其患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以來顏淵
之仁子路之勇猶不能以相移而王氏乃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
同所生而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
則王氏之所同也近見吾子厚言　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
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漸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
僕老矣彼後生尤得見士大夫之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无
咎黃陳道上与君等數輩尒頃聞君當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以
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宜圖之此外千万保愛

尺牘

與孫舍人　　唐　子方

昨離上黨因便使拜狀諒呈凢格介初三日到國門以淮南舟船未至汴流淺涸寄寓僧舍今得朝旨見須却暫般入城京師大暑久在河東地凉乍此奔走不勝其勞矣恭惟日來臨撫之暇起居冲適未緣奉見更乞順時為國自重下情區區謹奉手啓

與吳殿院　　楊侍郎

嚮以嫌避稍疎牴詣然傾慕之意則深矣鎮川之行大懟輿論豈閣風采自茲益新不審何日遂行初秋殘暑倍希尊嗇而已

與李運使　　王　平甫

早辱寵臨區區荷不遺之高誼迫夜造門既而數客抵暮方散腹虛不竟過飽難於乘馬又恐公夌且啓行須早寢遂輟是行亦不敢奉啓恐煩占答乃蒙賜教知已為具良不自遑翊日府中陪㘴以聽餘教實鄙拙之幸願也

與王學士　　黃　安中

疲病幾不生比乏力未敢動勞雖坐阻君子心旌懸馳不及奉啓以布區區特辱貺教其慰甚慰厶旬日可祭告迫遂長者矣

午間還舍得來示即捧謁門下值車馬出入不復侍對但極悵望再被教約尤佩眷与之厚晚刻尊候安勝迫夜已放從卒休矣翼且再到宇下使旋草此布謝

伏辱教益不勝佩荷然公迩日所苦亦漸平親意終不願此去豈可再冒職事此心吾友必見亮矣前日已投狀乞近郡合入官皆勉從親意者厶不幸早竊祿仕衰衰至今曾不能少有所闗而志慮彫夜竟何得也近念及此中夜長歎異得如所請而筋力尚完庶幾尋舊業以從私願兄素知我者故輙罄竭此深所望於左右幸无秘音問而已諸俟續上狀聊此布謝

與李判銓　　黃　安中

奉違已來困於行役以故不皇上狀及歸親側日有應荅之勞擗怠殊甚想蒙矜亮厶疾病少瘳親意不果北去欲令求便家一官非久投狀不識可得否久承教約頻介聯異臨書於邑何可勝道

與林秘書　　黃　安中

昨日入局甚久疲而寢晚歸上馬矣辱諭要相見謂今早必於掖院相值遂不復還局犁明乃知告假適在殿廷不果即致問不審所獲无甚苦否欲謁謁恐未接客也

與孫校書三帖　　黃　安中

久欽高誼往來府下迫於從事未果就見乃者不圖躬損過義先辱臨貺既不獲見盛儀而復失候問所舍无由走謝不敏之過將何以辭惟君子省察使得續謝於他日何幸如之未耳聊此為先

厶每入謁府常辱臨存欲修謁奉謝不識所舍无由一見比者到城下不少留亦辱留刺乃知君子眞有意於不肖欲推而友之也然恨奔迫行役竟未見顏色故雖已領厚意然未釋然先恨望也

諸俟他日面謁告戒區區報謝豈足言哉謹勒參問

與彭學士三帖　　蔡　元度

今早講罷即詣直舍承騶御已出晚尤毒熱伏惟尊候動止万福厶久蒙下風比得親侍治將一月竊仰高明欽戴无已會北還俟迩失依賴下情眷眷亦何可以言拘文非假不敢輙詣牆屏不宜

向者附啓以千凟空窮揆已塵省覽吳中風物公所熟游暝栁燕閑想有怡適瞻企旌旆幾日來歸庶幾區區揆望步武矯首屈指不勝馳情

久阻晤語不勝馳系昨日奉使奔走還家以來疲苶屢病欲奏託左右尚未果也使至辱手筆切承雅和孝履支福欣慰无已厶得請宣城但須舟尚難得之得即東矣未有展覿之期切冀即哀順變以副區區

與眞秘書　　蔡　元度

不揖風度忽忽數月企仰之誠未嘗少置昨日得王太書聞公行

李已還不識呈試何如相去密迩千方略扁舟一来清坐兩日庶
知州中人事也病倦不及走見忽忽上狀

與梁李士　　俞教授州

欽然承幸六年于茲困伏餘息遠在窮海詹望門墻邈在天外
區區欲勤一日洒掃之役不可復得矣公卿賤无取於世者希遇
幸合既非所願爲而於恩盼教誨之舊德切亦自引於蹤外而不
敢爲是數數私布悃款其心非有他也以謂去躬在下方退聽叙
實謹分安命而事餘意外在所務略不宜更攀缘在勢以召譏笑
錐道義推重人人趍赴保无此疑矣而頑猶狠然誠以身世衰頹
循或勉強似非其稱是以一書之問久不徹於壁帋也仰惟高義
表望末俗門下之列有能以是自信者得无舍其息絶而矜其窮
極耶伏幸念之幸甚不宜

與李若和甫二帖　　俞教授

身世紛擾日在馳走人事應酬者迩者尚失則遠者可知矣故於公
久別略不能時爲書問以自見其啟念之情爲恨爲愧良益情悒
夏秋已至伏惟在官餘休奉親多裕公鄉居如故但以累日重哀
屢憂深未易脫去耳追昔握手之歡豈可復得耶宦况必佳更切
練養以須顯擢忽忽上狀

阻遠言緒□深思仰私事万端久失馳問何勝愧仄此辱教墨沓
紙存撫過厚尤爲感戢且承視事已赫休譽蔚洽良劇不啻迩来
氣躰何如未由參晤倍万珍嗇行對寵除

謝惠詩　　彭狀元 器資

瞻仰高義方切馳情辱教賜并示雄編奇詞俊筆兼諸作者之躰
鄙目震耀恍然如迷誠何足以窺覘其涯緒哉伏讀長詠但知欽
歎而已雨涼即惟動止万福不獲造門以拜盛辱且謝所未閲者
區區秪益慚恨謹奉狀不宜

与陸侍郎　　同前

兩後煩暑不啻尋候何如伏惟万福聊日拜貺出於搁晝秪益慚
感鄙文搜緝寫呈左右久廢筆硯強此抽剿浮辞去去似涉多事
惟公不外僕賜覧改幸甚曼人謹俟指誨

與李道直　　劉侍御

数日薄有春思不啻所獲何如上元計多出遊来日午間輙敢強
枉軒從見過不以寧易賜辱則幸之大也雖然非所敢必也皇恐
皇恐不宜

与周承議　　劉侍御

軒車到洛謂即得趍奉多故未果私懷悵結驟此煩凟切計寢味
淳適洛城天下佳處而主公好客无倦望宦花時宜多勝賞敢冀
歗議餘暇倍加調節不宜

與沈松丞　　張　子厚

違去甚久雖起居之問不能以時修致而參嘗慕盛德盡未始忘无
狀幸忝里舊素多提誨之賜此極思勝下且夕又成行計歲云暮
矣雖駐近路良非得已也執事以長才遠業久淹外治休声美譽
播在衆口行聽褒擢以副人望區區欽頌之至不宜

與陳奉議　　張　子厚

鄙野之質事出闊踈推挨從英游特辱見厚才此相得遽復乖隔情
恩迄今惘然豫懷前日游西山登龍月以望城中浮圖披覩隱隱
可辨尤根不得与公同之夜来捻慈溪忽得手教慰釋无量即今
至香山朝夕遂西滋遠言笑倍希珍嗇臨紙悒悒

與楊承議二帖　　錢秘書

一別又已改歲雖不能以時上問而嘗鄉風誼常若趍對即辰伏
惟宰字有術神明陰相其渉措煇潤方此苟祿再會未涯万億加
愛區區不宜

昔同桑梓今也衰親多在治封遂得与田里老稚均被仁政誠爲
善幸然遂歧尚非百里所能展用卽聽迅召入當要途

與陸承議　　方奉議

頃同里閈出於天幸今得明公臨治閲往來者稱道治聲之美士

民被澤以爲平昔未之或遇獨以寓官南北不獲相共士人以鼓舞盛化可量延頸邪然瀕海欲俗豈能又每當有異拜使天下均受大賜可副輿議也區區之願實在乎此

与吳侍郎　　范舍人鎮

近至京都旅見儀表不早欵對第深依把特承手教祢切感懷比復承姻末更增悚慊秋序向高伏惟台候康適公始至任所正遠門墻樽須傾磨佰首常品推與上爲宗社愼恕報只不宜

與李廷評　　蘇東坡

經由特辱遠訪適以卧病數日及遲日會集殊无少暇治行忽遽不及詣謝明日解維遂不違闊豈勝愧負謹奉手啓布謝伏望恕察不宜

答李端叔　　蘇東坡

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公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犹不爲闊略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礼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弃絶遞中再辱手書待遇之隆覽之不覺面熱汗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与人得非用黄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之爲人不能取媚於世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其事遂欲移之衆口是大不可也仐少讀書作文專爲應举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号爲直元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譊至今譬之候虫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仐每怪時人待仐過至而足下又復搆說如此愈非其實矣自黄以来深自閉塞佃舟草屨放浪山水間与魚樵雜處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与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无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来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聞其声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非相見不能尽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然將不寒苦方強食自愛

與章致平　　蘇東坡

自儀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手書乃漸醒悟伏讀来教感歎不已仐与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无所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之海康風土不甚惡寒熱皆適中舶到時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於閩客廣州中準備家常要用藥百千去自治之餘亦可以及鄰里鄉黨此又丞相知養內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茲閑放正宜成此然只可自内養丹切不可服外物也仐在海外作續養生論一首甚欲寫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當寫錄寄去也所云穆卜及復究繹必是誤聽紛紛見及已多矣得安此行爲幸更徐聽其審仐見今病狀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即先飽今且速歸毗陵聊息我里庶幾且少休不即死書至此困憊放筆太息而已

與道源秘校　　蘇東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无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拙所向眾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爲意者誰肯辱与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别来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遠想即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即答計已獲罪左右然惟故人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矣中實无他也更望寬之如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勘之无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决非庸人所及也无由面言万万以時自重不宜

與吳秘丞　　黄道夫

頃夕冒涉外何如伏惟安佳昨日得春清賞何勝慰懷但以病中不飲酒不敢留而雨作復不果追逃良惆然耳新詩奉候久

之未辱垂見何也山居秋色益可愛稍晴過天竺矣攀仰

與運使國博　曹　士衡

累日前顆走公皁恭致手狀計惟恩欵已塵清机伏審近日躬中佳勝暑氣漸隆雅對伊邇惟冀公外精加保練以慰惓々之誠奉手啓道謝万賜終覽不宣

與吳朝奉　李尚書　資深

比者朝蓋因抵敝邑雖不獲欵奉教益然父別之心喜於詹拜故頃刻燕語借足以解勞結之情違間踰旬向往倍万庚伏暑溽不審寓居端閑尊候動止万福么汨々于此過期不得北歸情悰无聊未易言道邇咫尺正阻詹晤敢冀順時保育不宣

與王舍人　李尚書

伏蒙眷教情礼深厚非所敢當後以大夫人銘文見屬愈增愧慓夫爲人子者莫不欲褒顯其親以詔後世也惟有道君子爲能言而又見言乎人之者文辞行義不爲當世所取所謂有道君子者比有閣下不即求爲而乃属么蓋推仁心得愛欲顯其親而使不肖之名以託於不腐耳敢以鄙陋固辞以負左右見愛之誠哉敬閔命矣先此叙謝

與丘官舍　李轉運　先

自違離五載之久區區官程奔走非常思企高風愈愧塵迹邪以取涂滁陽冀遂躬詣又門不見固增鬱鄉朱道士東訪出吾兄書筆仍談忘榮樂道之趣養生保命之訣顧然風韻自得真尚不勝欽仰么仕官之心亦衰落更閔孤節益爲勉旃手尺布誠叙照一二不宣

與林宰　王荊公

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懷渴仰殊深伏惟動止万福隅已領得感佩當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然則曾自是不贖人矣按田良苦推究中自愛

與孟秘書二帖　王荊公

辱書感慰非兄之愛厚何其能勤勤不忘如此也奔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意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无勞於心耶不知兄代者何時到乎春暄千万自愛以慰鄙懷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

辱書感慰相并按田勞苦希自愛推下户所得亦不多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蠲至少未爲損也仁明審處之而已貧利甚輕但么亦自貨却數十千恐不免嫌謗也邑事但痛繩之豈有不從者乎按置一二人自然趍令矣日夕思一見无由常因撿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不欲入城俾請謁之煩即至近郊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與劉秀才　王荊公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方福良以爲慰見閒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者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致言有所不能尽弟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趍時合變蓋可睹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與丁元珍　歐陽　永叔

向在府中因於頓冗久不奉狀徒用詹恩尊人還來特辱嘉問承涉夏以來躬氣清福乃心欣慰元珍才行並高而困塞是如此吾徒之責也么昨被頓使初不敢辞然九按之才素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筋力不支素自味乞家恩得解去實出天幸然請外之志尚未獲素心又以發史終篇有期夏秋之交可决南去相見未涯千万郤懷臨紙不能悉布推進重自愛以順休嘏

元珍淹于外交游所宜出力旣默无所爲而至於書問亦不能時致其勤其爲愧罪不待言矣元珍有家恩歸院雖稍清閑而忽忽度日公私无所益此處京師者泪泪之常態也其非甚愚頗知脱此而遠去然事有不得遂去者古人所謂不如意者十常八九殆此類也今歲得人之盛中外共慶况在佳塢高与良增喜慰今因胡推行謹奉狀相次陞君行當別布懇

與沈待制　歐陽　永叔

數日不奉問昔夏暑非常歲之比少壯者自不能當衰病之人不問
可知爲厚教承躬氣清安甚慰俗以立秋日卜秋暑多少據今日
之熱猶多更得任耳然世言春寒秋熱老健謂此三者終是不久
之物也介甫詩甚佳和韻尤精看了却希示下

與劉原父舍人二帖　歐陽　永叔

數日不奉見餘暑頗甚伏惟起居佳勝ム昨日羣牧會以熱中飲
次過多偶爲腹疾兼以少幹故逐日在告只三兩日當即出參特
煩問念感愧ム已乾燥非常何時可飲未嘗如此家落也人還謹
啓爲謝

専介辱書承此嚴寒爲政外尊躬休裕實慰企想ム以衰病當此
極寒已三請江西要在正初必可得觸冒大寒冒平山奉賢主人
清論豈不豁然哉新春爲時自愛

與常先生　歐陽　永叔

相別累年書問雖闕而思慕感德未嘗一日忘于心不審即日躬
履何似ム碌碌于此國恩未報而衰病日侵進无少補於時退不
得幅巾閭巷以從有道之樂豈勝區區向蒙寵示謚文一編究味
意趣殊發蒙陋珍戢秘藏未曾輙釋續更有新作尚賜不鄙无吝
開示至幸至幸深冬爲道自重

與蔡省副二帖　歐陽　永叔

昨日无以爲禮深用慚靦宿來動履想佳然中席遽起遂不可留
變此新例他時東齋之會敢不遵用故事也適得沖卿簡言原父
已送詩云ム殊未有一句欲借一檢目以發衰鈍三日欲去出城
送沖卿能往否此不敢强關及之

昨日知与沖卿賞月必有餘樂ム亦邀同輩二三人淡坐不飲殊
亦鮮歡但飲冷過多又病痞真不能追逐少年矣前時烏紗幘聊留
欲書其後尚未有暇適因尋書別得少佳者且納上聊以揮灑章
望之長言試爲一閱後日方得奉見謹此啓布

與權郡國博　丘殿丞　道源

河南丘濬謹致書于權郡國博明公几下ム嘗以孤直被時毀忌
自滁移歙寓于是郡四海之廣既无所容遂僑居於城之北隅耕
貰地編氓首尾五載請官莊一區謂之紫岩徹耕牛雇夫力歲得
錐刀以贍老幼值比年俱旱租米不可輸今載尤甚飛蝗遮天蓋
地仍新法峇峇更易綱紀千變万化使官私不得其安伏遇閣下
當　仁廟朝嗣賢相國之後自觀爕理規範消出鎮臣藩布政行
令細細大大如日星燦爛在上皆可闚視加之奧援特爲雄毅過
古人誠信包當世民情吏事莫毫髮无隱此乃大君子才窮濟時之
也ム在閑寂中於溫飽外值凶荒除此屋之中有利有害深欲
於閑見徐而恐之況叨以道垂知己之遇豈敢惜其所得以犯
乎僭易之責也謹録其條件于左幸公暇稍賜一攬足表衰老者
有憂天下之志也不宣

與徐君會少卿　丘殿丞

ム頓首致懇于知府少卿君會麾下ム六月五日逅中家兒書誨
發緘跪誦追念恩遇不覺妻沮欽以聆風鑒易于賓朔但仰至
交以道敦于頤養有素豈非積善慶於祖先綿仙風於孝嗣在乎
今日也ム回秋浦近兩月餘值梅溽連綿江堤卑濕離對蒼翠高爽
奈陰沴頗熱多癩來雖例皆蕩去遠村近郭罕有按堵揣念故鄉
必不致此ム尚賴修諫所守坦夷且任觀玆物態慰不憫嗟但爵
飽之餘杭籍可慰或修合妙藥或曬曝古書或栽埴蹊畦或補綴
名畫散誕而過憤辯都忘助聆北樓清虛名園開豁池連香麗山
月夕彈琴爲棊敲詩評茗訣溪鱗供饌廚醞新芻在布政之餘嘗
无事之際嘗欲策杖消然自得亦足以優游於考績之外也ム以
里人來唁既還託附諫論井新著三篇呈納冀助討論之万一也

與曾朝之著作四帖　丘殿丞

公皂至承示喻知某奔政之後撥劇不易况食其禄豈憚勞倦且
須勉循別俟任滿ム雖寄豁下未有生計但聚族吞食而已主人
於十一月二十日得替必離滁上四月上旬方到待相見如始末

不替共諧父任計即且盤桓三四年如其不然則且隨花水東下居于潤州也却請得二十五个月折立及三節支賜粗可了殘臘及春初之費矣勞生如此反被養家兒男俱不得力但危坐長吁而已如諧令似但有成立大志左右又何愁歛衰歛羨且自安養節調爲妙不宜

厶泗上送吏回曾附書必達几下厶十九日至滁块苦寂寞不可言狀左右必哀感之令嗣想上京否且望早督之行爲家中絶无人管幹二子一病一懦須得之管厶早圖船下来脫湯火之厄也切祝周親以厶衰老送到滁焉子告代步一兩程他不敢造次千浼

厶啓白直至承示喻且審起居万福喜慰可知也厶一家幸平泰只是此月十日 聖旨到假病差月須令婦歎厶兼爲武林物貴生涯難營不如婦去更不敢煩朝廷也但以年老不如求一安樂去處兼爲呂郎中是故人大段爲營置弟宅待厶居住仍一切親戈之一一望峰出彼中飲膳柴米頗賤易爲過朝昏聚鍋之影尋有幾時若論一百只有四十年在况造化不可測耳旦自寬心養道近日愈清健祖龍圖甚相愛勛津置前去極備恐宛之左右偶疾且宜將息攝飾爲妙若此病未愈將来或移入廣中彼恐難爲將息不如求取一監當差遣於江浙爲妙浮生區區何必奔忙於名宦也請細付之

兩次歙州牙校上京曾奉書与令嗣上訂尊候必已達視聽也夏熱先視政外安裕否厶還里中親友相待甚厚頗得優穩因禍致福自古有之今復加修鍊之功筋骸清健万倍於昔時寢亦一家和樂无滁上困窮之苦思男孩或於豐口開一酒邸營生冐給不勞憂念他日投命當有二廣之行况發文是舊遊之地必可經從一相見也近得令嗣書知忽違和已會勿藥之喜少寛思係貴閤必如式或牙校回者寄望音繹俾慰懷抱也

蘇東坡

與張秘校

報恩院主才公近有書來茶來稽以記文爲言僕爲喜愛恵所援幾不能脫江坐作文字耳已備筆硯不復作一字矣且爲道此意石槻音記特煩寄示豈敢作也千万察之

與高摩得二帖　　蘇東坡

近辱臨訪喜接英語從者遽還不尽區區二人來領手教開喻累幅是見相屬之厚然稱述過當皆非所敢當僕本動踈謬幽齒於世既未相知推當教語其所不逮反更稱善如此是重不肖之罪也悚息悚息新關尤增咏歎然捐舟之諷何敢當此請事但旦昏黙於事既无補祗益憎嫌耳如因入城幸略見顧未間珍重不宜

厶遊門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継見閔然未閑恩幸之極已別悵仰不可言經宿伏惟台候康勝不敢重上謁伏冀順時爲國自重不宜

與徐安中　　蘇東坡

寵祿過分煩致人言求去甚力而聖主特發玉音以信孤忠故未敢遽去然亦豈敢復作久計也老兄淹留如此終不能少爲發明愧負何已兒江春物頗盛牡丹不減洛陽時復一醉否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知辞還少綏恩仰日勞賢者當進而久留不肖當去而不可得兩失其安可勝歎耶人還匆冗不宜

謝唐林夫

數日不接思仰可量陰寒伏惟起居佳勝生日之礼豈左右所當爲致又辱高篇借寵衰病感愧併集旦夕走謝奉啓不宜

蘇東坡

與曾子開　　蘇東坡

經宿起居佳勝来日欲同錢穆父略到池上亭爲還便往公能來否別无同行穆父甚喜公來可攜女帽子凉傘行也可否示諭不宜

與達道　　蘇東坡

杜甫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蘭蕃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家谷一叟耳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六

又牘

與吳樞密　　張太尉

此者叨奉制恩入陪機政衰拙無取非所宜稱遠辱台翰重增感懼秋爽未由詹奉伏惟保衛

與蔡孝子二帖　　王　伯庸

累蒙軒蓋見過便合躬詣館舍寘以私牽不敢遠出未果詣謝伏深愧懼辱示亂道謹呈嘉集草一卷不及令人錄上或留畢華與封還去有奉送拙詩聊以將意忌不避取嗽謹奉手啓

使軒過都不得款奉睽遠又更時序良爲耿耿茲承視事方欲馳啓先枉教幅珍重愧感何以云喻府事叢劇正煩經制略中更願加愛不宜

與劉判監　　張郎中

近兩辱賜教捄於勤厚感戴風義非一日可旣伏審日來詣詢禁平生闈休暢慰抃慰抃厶被中旨召書石經以字解小成於義當往但愧无似孤奉粉飾之私耳即日泝淮及泗舍舟而徒上元之前期至闕下投謁非遠預增欣快未間伏望上爲邦国畜神自重

與眞秘校　　揚　公濟

比入城莫得与公爲集然以大兒若復牽於人事竟不能從容以款益論良不足也還家自欲馳問病懶遂成因循比辱賜教尤荷存記仍審即時所養自勝聞行李非久西上咫尺深欲一見數日炎氣如焚復之人船不果如願乍遠希自愛

與于朝奉　　王舍人

閒闊之久所欲致於左右者蓋不待言也前此被教以乍有職事未及上啓方圖少間附問再使辱賜書存諭勤款其所以慰懌區區向仰之万一若得侍燕嘗咳之餘也且審比日動止万福門中一一均休厶切祿承之於此兩月矣自惟孱弱陋无所補助惟有慚恧耳正遠言色切冀以時自愛不宣

與陸剛叔　　周　開祖

欽仰德誼爲日益久第以踪遠未有參謁之期每深引向又不敢率尔以上手狀方此詹依遽賜教賜自非謙厚之德發于誠心未易及此欽服不已伏審自日起居万福豈勝慰懌跂望門闌非甚遼邈无緣一造左右以丐教益臨風重爲依邑更期向時厚養以迎休命

與范奉礼　　周　開祖

一官海隅浸成俗狀久困縣道未能擺脫此任已過滿數月而代者稽留未至遂致滯滯未由解去然敝邑幸鄰隣治境得託于仁芘之下所恨賤迹非久代去不得久依賢者以觀善成爲揖者師慕之法此私心之所悵然也尚賴餘芘因風敢乞見教

與孫大傅　　周　開祖

不肖之迹竊同里閈諦聞風誼爲日蓋久歲尔晚生无由進望声采但積欽仰茲者補官下邑復近治封仰託餘芘與免譴斥而善政流聞多所師法退惟平昔鄉往之誠慰幸何可言者區區未獲造請伏乞節宣自壽不宣

與黃倉曹三帖　　毛　澤民

頃移病在家從人過門而不以時告違作簡求館舍少遂區區已且還車之後矣辱教承未此見竊感愧感愧大熱起居勝常未即占見切冀自厚不宣

久不奉款思馳飢渴強顏於此形影蕭然爲魚之心夢寐去江湖間也頗如吾兄尚留州縣復何言哉大熱非人所堪眼食之外百事奉廢間惟披策就枕想見千載人物也金冊多謝如此豈實堪驟策以助餘勇耶一笑適与客飲來介迫書以故略甚

於此甚廢事朋游無落寞願見公不可致大熱非人所堪祿舍如一大甑耳奈何杜門閱書時有所作不識略借以開發无鄙外也

與葛與祖祕校二帖　　王　樂道

病中數辱書相期甚遠深見君子厚意感悅感悅厶請郡雖未

勢不果得罷勉又當扶力朝參矣官清仕乃使不才賤蹇之人切
処自視豈得安哉諸官教授等人甚多而諸公偶遺盛德何也逢
之運之以俟彙征之吉餘與多愛
近得書不及附答復蒙惠問感戢良甚ム在告月餘羸尚未能出
向苦脚痺今寢成緩弱遂行又立乃皆不任近時發痛悶乃知決
是脚氣方書此候爲劇不无憂怛特奄然之軀迂疎之才尸占近
職欲何之乎故每疾作輙云聞退豈可以知止養拙自表舍負以官
祿過量欲粗緩人鬼誅讁之禍耳足下徒以一日之知不深察其
眞有寔堪者漫加進免期以遠大昔所謂責賢者人之道豈施於
我輩者耶愧畏愧畏行求外補深負良感承行田良休暫乞縣邑
惟強寬勉備災之說文工事覈益見爲孝之用欽嘆欽嘆書不宣

與唐夢傳秘校　　黃戶曹

賤迹之到金華首聞君子之美相望百里常恐不遂頭見之都昔
乃邂逅出自寅緣披晤雅風重爲欽仰自別日欲上狀塵黷書无窮



力或不給過承賜者曲有頒教感荷愧恢豈易殫陳即且未審動
止何似共惟道腴自足外每多清福也不自已歸金華未期井合
渴慕渴慕餘乞保愛不宣

與樓謙中秘校二帖　　声戶曹

講服德誼久之隣封敎舍无緣展覩方此越府寅緣一見游從累
日而立談有古風出語无俗已忘坦然忘我於形骸之外而不啻十
年之雅遠耳別去恍若有失但神馳而形留方此懸懸遠辱存敎
墨且感且愧山邑僻左如坐深井書史束之高閣而筆硯塵埃積
有日矣未悉何日得遂晤言有所啓發因風无吝惠音鞭所不及
餘惟眠食自重

浦江事簡加之明君子相与裁治聞日中則庭无留人終日相對
清談而已欽羨欽羨東陽山水囘有之絶无佳処但重岡峻嶺懸
崖鳥道要非人迹之所至時有驗定不免攀藤葛緣蘿萬乎白
乃至絶頂下視万仞之淵令人股慄而背汗當此時乃知五斗之栗

不易得也塵埃奔走惟我爲多而趨尚高潔當君之所獨也自還
家迫以吏役出入略无寧息鄉下得公書益深感愧跂仰風論但
有馳情餘非筆舌之所能旣也

與林仲遠秀才　　鄭正言

遠去左右倏忽累年下情仰德何可云喻即日尊候動止伏惟迪
吉ム抱癡頹宮未遂斥去餘旺所逮良以爲幸比來講習甚勤所
與共者謂誰公家術之優淹回久矣此者當遂奮首以光下交更
冀深勸正限前見功希以時自愛不宣

與鄭武平宣義　　蔡推官

伻來辱書見意切永惟政之暇由閫而內共保康佳遠情深慰略
老无少立但孰一自全而已顧无見恤清秋景物登臨感慨而人
擾擾如川之逝吾何能久皓首高志是亦吳爲悲夫勞生竟止此
耳其人持觴賞詠意思何如輟暇行樂人誰如之无自阻也時引
望天末雲山相接君子不可見乃心何如万万順時自重

與錢舍人三帖　　蔣穎叔

舍人以職事得責此固賢人君子立朝之大節可无愧於古人矣
名望事業固已素重於天下而由此又益加重在小已爲可言而
君子以君爲可賀也士之進退固有義命不計於一日升黜之間
則今日之貶安知不爲後日光大之漸也世俗慰藉之辞皆非之
奇之所當陳左右者惟沉然自後不輟朝廷貶責之輕重隨所至
而安之以俟進用者此惓惓之所望也

近附宗曾以手狀通問下甚疐視驚見即日舟御伏計已至淮南尊候
万福舍人以忠正得罪内无所愧者然朝廷之貶責亦太峻矣前
未有此乃士大夫之深歎而重惜者在不肖尤爲悵然也公議自
存滁陽之行且久當還願幸以道自処无以得喪經懷而安之以
命乃區區之望尚遠乞爲国加重不宣

自舍人之貶所論者皆以難処比承居之安然殊不少動益以知
君子所造之深而有以自得也然臺列无一言以爲援救而中外

議者頗不平之州御必已還鄉里爲將從之娛所也千万愛重

與錢舍人君倚　孫　少述

向蒙賜書未暇修答忽聞有猕上之行自古君子立世未嘗不如
此在有道者恬然无戚不爲世俗所窺區二之望也深雖窮辟然
山泉飲食之樂能自処以理固无出処窮達之撓況君倚學深守
固必能了此惟慎寄匆以外事切切上百事自樂但時苦疾病然
今頗衰矣復何爲哉窮而益堅年而益高惟君倚勉之

與馮侍制　呂　濟叔

辱教見審興居之詳冬日不宜踈利切忌動臟腑也連日迎候亦
以爲勞不敢去求見恐妨息偃伯鎮之命因知必有謂也然无根
之語尋當自明必有知之者世路難附甚矣從而以磐不宣

與王承議　張司農

昨日承教還華嚴適少幹不及隨去深喜驊中寒壁已安元正
伏惟多納福休厶罪大發弃固宜朋友所當貶絶而公誨慰者有
加弟自感惻然自此遂得息心於此庶幾古人真境之游矣雪開
後車馬之音慰此牢落不宣

與李太傅　馮參政　京

素未相知今遂得一見与君相愛懽如平生此以私歧處亦分別
豈勝不足厶今且在洛陽想遣不煩念及回首門墻傷如之何行
矣自壽

與李龍圖　馮參政

承示書深悉屢辭管一到府解褊陋但東園差勝耳同年七人皆
動介甫何峻而君倚何衰也而君操又皆在極塞日与會伍何其
異耶年來志氣消沮蓋太半身累年不能堪之耳日夜惟望南歸江
湖乎樂也龍及川殿至愧至愧蒲萄四籮輙附來价辭冀遵受
攀企攀企

與李大夫　黄祕書

厶備吏府下久託大芘如嬰稚之慕慈親鞠育教誨无不周悉
仰惟顉邁之隆孰与儔比偶沿漕檄遠有千里之役亟去門墻不
勝眷恋中切料中秋比還殆爲時執事已被嚴召趣赴近班中遂
无所依附預深黯結之誠炎暑向盛倍祈精調跂餘別惟自大用无
任虔頌不宣

與俞教授　馬朝散

違離未久感恋良深奉惟自還郡而來所履无恤門中皆安也厶
月三日方渡江今留抗未能亟行幾望恐方且去益遠言笑千万
自愛不宣

與郭祥正大博　章　子平

介來辱書并惠雜言及新詩十首啓緘伸讀感與抃會悅然若扰
雷霆霹靂群動使人竟駭爲鬼悸何氣勢之壯至於此耶冷然若
冰壺霜露滌蕩万物使人骨寒而神森何辭句之清至於此耶而
又信手落紙洒然若龍蛇之蟠蟄煙雲之卷舒使人心開而目明
何事力之精妙至於此耶天下之士其才性如功甫者孰爲勍敵
哉舞殺夫吾叔表民及梅聖俞皆謂功甫爲李謫仙之後身吾不
知謫仙之年如夫子之少時其標格淵敏已能如此老成否惜乎
賢士大夫未有以功甫之名爲天子道者寻既力弱而言輕難取
信於當世又不能与之啡虚閣臨清流飛大白笑傲万物聽至声
之琅二慊然於中烏得而已耶春深氣暄強飯自愛不宣

與蘇世美殿丞二帖　沈　叡達

近者辛得膽奉寅尉忍鄉往比復詣館轂乃承行矣即日伏惟榮歸
侍下動止休福不審車馬早晩東下會晤无由但有馳想冒甚敢
希善愛以對光寵區二所望也
近辛致奉少慰傾向不審還止嚴邑動止佳否厶區二更三五日
遂歸明方遠言色千万善愛李光居喪无恙尚未出數求見之欲
借小舫至杭省親不知爲中有否不然戲一航亦可賤累且留門
首矣

與呂尉　錢　君倚

奉違未幾殊深馳向使至先蒙圓封為貺益用欽戢伏審陰寒尊
候均福慰浣慰浣至節不果前賀唯與倍迎休祉佇期亨美副此
虔祝万一也

與郭功甫大博　　鄭　毅夫

曩者辱示長篇病懶不即為謝前日劉推來又蒙手諭及佳制一
巨編讀之令人直欲仙去耳欽歎欽歎荊州事簡頗有勝境恨无
健筆為之揮掃尤所懷想也初夏加飡自壽

與曹輔之著作　　舒　信道

ム啓侍坐道兄讀書於越之蒙山山枕湖氣象殊清絶復辟不接
賓客授經開卷間有倦色則短舟逆酒拾落果釣溪魚醉倒於荷
香月影之下无用之身所失如彼所得如此亦故不為世人笑也

與呂少府　　舒　信道

向以狂妄見黜於朝毀於鄉人深自退縮不敢聞達也承惠索文
字ム不敢辭拒復承過有之言許此乃見左右包荒游美之情也餘
留俟日以盡區區

與蔡密學　　張　安道

乍此睽間良劇瞻詠使至承示佳詩辭旨精確句實流暢真作者
之言欽服欽服樞密給事早在諫垣議論切直輝映前後今所規
正皆時之急何不可之有不宜

與金華宰　　陳　郎中

近者有方甚之行而道出大邑承足下越數百里訪我於山館經
三四夕為之會聚詩論相樂甚增方外之意昔有觧躰世紛浪情
物表者殆為无所愧別後關於贄問惟脩令教表何勝依悒首夏
希公外自重

與李通直　　王　通叟

昨日特承顧過良深佩仰得聞喜起居安適昨晚歸後懷想池上
之景非人世所當有欲作一詩未有好句以稱之徒為恨耳甚日
可以同見仲更忙中不一

與李侍郎　　孫　巨源

伏蒙寄惠妙墨尋常試之其精美備矣前後為兖海太守者廉
不留意都无以為比誠文房之至宝也銜荷厚意无以為報但銘
荷无窮耳

與丘道源數承二帖　　李　仲求

无狀被逐辱見故人聞玉音寔慰違遠辱示手教并佳篇盲義
高遠讀之感慨不能已已季長相見當為之盤桓況御史在舡必
无他諺唯湖陰宛陵不得不奉察也呵呵景純丈未及拜狀敢煩
致銀山野之性乍得脫此轍復放縱臨紙不覺所懷惟自重以副
馳情景純下問欲為易地之請此甚无訪願速投之從否計朝廷
也不宜

繼奉二教又辱佳篇咸歎无已冬仲加冥伏惟道氣中勝南謙時
得安問陵陽佳郡景純賢守樓觀歌舞一時之盛道舊故為笑樂
甚適无窮使印綬可投夜起待旦東望賢聚增恨二耳二書輒寫
以為秘藏更煩見索謹納行諸聞適外邑得无冒犯之勤日企還
車以丐餘論唯祝自壽不宣

與周朝請　　謝　師直

中秋氣候爾來不審近日興居何似ム无狀比讀書作詩飲酒皆
懶不喜惟嘿二瞑目或坐或眠耳然則尚得復為吏乎時得與方
士語以觧頤尔餘光无幾且求自便是為尚何暇一一為子孫計
乎半夏湯起石防風之類如不貴切寄惠殊所切用也舉彼有而
此不如者願勿惜也臨書馳結

與吳承務　　秦　太虛

窮冬寡處佛舍蕭然甚无聊頼以此頗深企想不審公外霜候尚何
如西臺法帖昨日方尋得謹馳上公家筆法妙絶如此何必更求
他人所書乎綠礼更不敢為獻情如幸甚

與范堯夫　　劉　貢父

秋來雨水頗併闕府下民田多苦潦湿又蝗虫為害不審如何計

頗撫綏將下兵皆西行巡邏備關人何以為畫也此郡地帶山林
雨水差不爲害田收可得七分又蝗虫自北來至泰山不能飛
過乃稍循山而西南去以故到此者亦少二事俱爲喜遂要知之
又只明季言笑傾渴傾渴

謝李運使　元　厚之

溽暑漸涼伏惟德履清勝欽企欽企迩者兒子來辱惠翰垂意交
加厚感愧无已小子愚騃足下以鄙夫故曲垂存照凡今之世觀
執厚薄爲之輕重乃知賢者賦於道義不爲此態也銘感歎服切
承漕事煩冗暫勞裁決王御出陸而來必非晚休息矣未涯詹對
惟冀以時保重

答丘道源　元　厚之

睽間僅二十年各乘風波久不會遇詹企盛德未始忘也去冬自
朔部移帥爲泛潁絕江踰嶺万里四月到官六月遂遣書犯大暑
一家皆病次臨川女子傾逝今將其旅櫬西歸此月二十來至土
兄以下七喪歸葬先塋到此旬日匆匆少暇未敢入城須襄窆已
事乃修人事前日見擇之言同年經遊在此方欲修問辱貺真誨
但深嗟感高年多難惟宜自寬腹疾亮漸良已下弦到府中即詣
門館奉須面布未間衷中自愛不悉

與張龍圖　邵　興宗

首夏清和恭惟躬候佳謐承出領留都消日視事幸降封函先辱緘誨
何愧如之未涯覯集惟以時倍加保護匆匆修謝不宣

答蘇子平　錢　濟明

昨日竟不得一别爲恨欲上問又未果乃煩手教先及感怍亡量
餘暑伏審起居佳勝承遂居江上亦復擾擾但文君相對四壁清
風自可樂豈可與向來同日而語耶煌書小及已破五十斛矣來
書所謂有本者与公正同也何緣晤歎万万以時自愛不宣

與呂縣丞　錢　濟明

衰病侵尋不能結茅山水間以遂魚鳥之性雖日杜門未免酬酢
緬懷淵明秫酒欲眠抑當且去之適未易得也每念君家兄弟超
然有鶴髮且又復不得相与助翔雲杪而往可勝道哉了然道人
出所惠教伏承履茲歲晏侍奉方福么日益老懶百无所堪撫思
睇耳了然來只誦閑語兩日之席已能使人胸中珠璣出況昆
弟今与之親耶亦聞有意見臨便欲自從須能出熟等斎十日相
語若作子猷訪戴恐雲去來只堪留与閑人傳作奇語耳如何如
何未緣一奉笑談千乎或帰願及此意餘覬履茲以壽親延无疆
之休謹奉手啓不宣

与陸奏議二帖　趙　提舉

稍寒伏惟布政之餘動止增勝么不肖講服声稱爲日甚久此者
獲得永嘉而幸在鄰戾有素風會方欲修問乃承賜教所以獎引
之意良荷感愧而已尚遥參侯敢冀務衛以須寵擢不宣
比申治邑幸際顧論辱顧殊厚感愧萬增奉違逾月雖劇馳恋
而到温匆匆未暇修問首承賜教曷勝銘荷冬寒亦惟自重不宣

與楊朝奉　陳　伯模

復伏承誨賜日持久比承下車既遠不獲參賀即辰嚴寒伏惟神
史之暇燮候休福么鄙野无狀蹭蹬場屋始切一命守官淮甸上
處事繁困非愚拙所宜當也到任經年粗免曠敗敝鄉有幸而得
賢守又欲馳書上問尊候以賤局百冗出處不常用是稽緩深負
愧悚尚冀春暖切祈若時自重以對光寵不宣

與李祕校　袁　思正

前日特承左顧仍以奇文一軸見遺於不肖久此愧感尔復高蘊
如於鄙室獲覩驪珠光耀鄉人略无間斷一何偉瓌卓絕以至於
是耶感戢感戢春寒伏惟燭履万裕么今日適有數親客見訪未
及詣左右專人聊此布謝万一不宣

周朝宗二帖

陳留別後不奉顏論若數年中間屢承丁艱遠從仕官南北无緣
上狀以承動止唯是卿往之懷未嘗於左右懸也早春氣候尚寒

伏惟尊體起居萬福乙侍次今歲在明年秋食者固居殊不堪仰
望塞垣幾三千里何緣參晤臨紙不勝惓惓餘惟眠食保重以逆
光寵不宜

調官京還滞未暇暖即督赴官去月二十七日到縣交割職事山
邑閒見極少地偏迹寒何望知者解舍粗完園池亭榭略有休息
處更得盗息事簡拙者私幸前月折腰趨府愧汗浹背平生讀書
出處其効若此信知平時健羨他人正是業識去鄉不遠嘗與流音
以慰孤陋至望至望

黄簡直

領太平事八日奉 朝旨能歸吏部當復還荆州猶謀生事道出
治部奉別才百許日乃得詹望喜實慰馳情秋候小冷伏惟尊候万
福比晚頭資分謹動手狀不宜

春深多雨是氣未佳不審化境何如伏惟樂易之政民得其職雨
暘時若粟麥茂好神所相勞寢食且有前者人還蒙教答且有多
卷八十五 大五十七 十二
延之意感服无以爲喻寓舍既完遂成懷土未能即去詹仰來戟
何日不勤謹附承動静

承誨諭致蒲圻紙適家姪元悔于蒲圻作尉即令往市紙多淳又薄
厚不均色黑似不堪用有人惠分寧化紙差白但苦淳耳歲往五
百或可作家書耳新喻并分上数贖蕭君行速草草蕭君解岳陽
尉歸廬陵乘鄂渚迤至貴部欲得依高明得一舟至南康不審可
否蕭君廬陵文士亦强毅有立不肖與渠父子游故輒恃眷與請
之幸毋盼也

聞者往來道出治部過蒙地主之礼勤重千万別來懷想何日不
勤頃至武昌即留居完葺民屋又之乃小完是欲修記亦不暇即
日春寒不審尊候如何伏惟宴息安勝寢食之味神所相勞乙以
避免德孫法當選去賦就貴部求自課乙舍不敢煩公家但不
知有青陴居觀人在貴州否乙已具人船聽誨諭乃發耳此行似
有親依之便望路放欣謹勤手狀以承動静

即月伏想尊候万福邦父所苦想漸平否時有清集以謝江山否
比見遂客之名未有在貴州者但疑孔毅父或歸來耳然難聞梁
景在金陵不能无疑故不敢但往往依投耳早得回書幸甚

奉別拜見秋暑懷想何日不勤夏中兩上狀不審皆得達几下否
不雨四十餘日歲事幾失望時雨三日甚慰人意想貴部亦沾足
秋成有望高明民者可以加飡矣庸彦和解官去新適判誰相歡
否乙當居家免未緣詹望臨書馳情伏祈爲國自重

比來不審尊候何如伏惟平易得民人有和氣寢食之味神所相
勞時時到盆山不孔毅父竟來居何元吉必時到樽前前書恐公
未具中有分茶葉有餘者乞一枚乃是荒德孺所欲如有頭輕息
也外嫂前敦省尉洪羽謫處貴州當蒙庇賴欲得一安便治家處
頃垂顧省遂易圖海亮明悚悚

盛暑煩滯不審尊候何如伏惟平易近民民已信服府庭清淨飲
食之味神所相勞頃者追益爲迫今必已肅然矣寄建溪茗此聞
卷六十五 卷五十一 十二
无有草書出翁又及時併深感荆紙是鄉中莊客所作品色極下但
可代匱耳今再奉五百讀亦極平不必問也有小錢妙者時分五
七片見矣未緣瞻望臨書馳情伏祈爲國爲民自壽自重

昨蒙惠教勤懃并貺建溪茶品敬佩不忘之意即日霜寒不審尊
候何如伏惟忠厚樂易風行僚草樽俎談笑自得江山之助承誨
諭欲求閑冷恐不能无嫌也未有詹承之便臨書懷仰伏祈爲民
自重長使銓賞得職

奉承清誨不能三日遂作遠別何能不悵然承在晩即出城不
審臭止寢勝安否千字文愈看愈好此字奇書也遇知音必太賞
之不肖何足借重承喝宋之勤謾書数字或附此書傳耳日暮即
行臨書懷仰伏冀珍嗇

再拜上六舅安撫龍圖尊人及寫施两奉表曲番下車南陽内外
嘉靖餘萱无量即日天氣日涼想釋下兩餘亦有有秋之望娛嫂
安樂來已半月五六日飲食起居皆佳也七兒到此留十餘日遂

行計五日以前必發舟矣諸郡得安問不遑一一到謝家又聞
謝推被攝幕府書甚慰懸情耳阻參侍忽欲五十許日曷勝馳情
伏祈爲國自重以綏百祿不備

李端叔十二帖

久別教席仰詠不能已暑伏舟行良苦尊候起居何似區區欽佩
緒餘常有願覩不足之懷於是又將西去瞻望數千里未卜承侍
之期臨書黯然敢乞蚤眷順自衛鄙誠千万甚非書所能尽切幸矜
照不宣

自承召命白計行李須郊外迎見遠須教墨深愧已後時矣竊聞
德誨咫尺欣沆可知

兩日少故限奉教席瞻向盛德義不少忘伏惟杖者不忘定今日
殷對遂即編座服勞之際想慰滿衷佇望之久方從出局偶餞一
舊僚出城明日當叩師凡

久不承師誨雖一再具書而瞻仰拳拳蓋非紙墨可致者其欲見
之心不勝朝夕東引伏奉手教曲記過存伏審赴召已次都邑霜
寒尊候起居萬福出局遂造席末區區謹俟侍坐布露

孤苦待尽久不得君子之教雖餘喘不復自理向往之私惟日比
詠迹至忽捧手筆翰然風義未忘罪罰而遷官之慶有竢爲問之
獨綫此日復不審爲況何似恭准英簡康靖眷集均福書成尚在
啟戚常格所拘稍滯雄鎮古者治定功成之際玩心神明而沉斂
之才多後於蹤等良務寬大以昨頼求

自去冬南去即不與長事相接比歸亦不復可得不審迩春有
以自樂否成書否未聞期計已有序何日可西上公所謂信道篤
而自知明者淹回歲晚不失爲楊子雲更祈自厚以永終譽新詩
寵及益見作者之高興坐汩塵勞得能諷詠之无射也感服感服
自餘頻寄聲聞

暑中不審寢食何似瞻企盛義无從請叩區區可知高文從貴勤榮
觀然未敢廣傳朝入甄者偏天下矣何時再幸占欸病翰修布疎
略不宣

寒色伏惟尊履清勝眷聚无恙至節日阻陪樽下爲壽可量傾
樽不肖職事粗亦不到尤頃病翰殊不支仰思誨言馳情不已早
晚西來奉拳有道君子引企且且不知其勞耳盛寒珍重時覬玉
音不宣

前日連獲手教并盛文二篇暗黑窗燭未及祝如在日圍中矣既
而研味高致非特傾倒候命驗人不知三代以來作者尚可分路揚
鑣已否神遊不遠煉然數日腸氣作憒憒如醉人无緣欵曲承誨
以悉別後年結可知舟從定在何日行毒熱途伏不易愛吾生不
知意事十常七八每於左右眷眷尚覬新春東去再尋杖屨之
適自餘不惜音驛交馳惟君勉強於我也千万再亮

近附迹修記當虎左右兩日連捧賜教爛然礼意兼備不能尺略
其思隨尋紆所覘浩乎若決天漢之渚而注之廣莫之野難堪眷
遇重爲愧戴伏惟待敘卑中德況佳豫眷聚寧勝昔龍士元爲
南州士人之冠以世論之則兵戈之際与夫一道德同風俗蓋今
日之盛也吾不知賢士大夫能相先高明以梳士元之責否區區
願親之誠非尺書可道指日以竢言欸

伏承不鄙孤陋過示盛文大編衍益眩然鮮前日路海未能若此
文章久不到此惜乎 先帝不与見也然神遊不遠固當有專輈
已傳録頗少寬假數日前日偶誦一二對於同舍中徵索者紛紛
日不自給瓌傑偉麗聳動一至於此尤剔賞慕

春物已闌斑而寒色尚此假薄不審比來起居何似伏惟神之聽
之福祿攸居望門牆於數十里之外謁奉未崖仰異順今倍万綏
將即日異擢謹上

尺牘

寄劉共甫樞密　張南軒

程先生易得樞密親傳遺寶甚荷愛厚之厚幸夫所謂易者何哉聖人之言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此豈獨謂此數卷書乎其必有所謂矣而此數卷之書所以述其蘊也言有盡而蘊無窮故學者必於言意之表識易而後易可讀也須文定春秋此路有邵陽本字差小栽欲看舊日嚴州本謹納去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樞密觀此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爲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万變矣

又

洊民望樞密之至不職亦守之於慈父使人興嗟歎仰然幺之願有敢爲先事之献者輒以布之公觀近世爲樞府者或但務守宰職於前或曰上下玩習之故公以爲无是理殆由在我者有怨之之心耳前者既已得其言見其後來將曰此易公信是心一萌則敬肆分宜乎美惡之不同也而況樞密今此之來執役世學声名益重則下民之情將有不敢以自見人者陽絕殆塞之患此亦不可以不慮也易曰德言盛禮言恭此言德貴於盛而禮貴於恭也伏惟樞密益懽存心於無敢其專謙虛自處不吝其有降其詞色惟恐不及使匹夫匹婦之情皆得以通而士大夫有懷皆得以吐露至于箴規指摘畢聞於前而无所謂不敢者則善政日新而无弊矣此豈惟一路之幸實經綸之業益以光大將邦家是賴而天下之福也昔人自逆于境逆于郊即觀聽其辭色而議之盡人心之向背首謹於此時用敢陳于未及境之前側承風声以慰顒望

寄周子充尚書　張南軒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完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行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行昏凊定省之節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異常與朋友講論愚意欲且据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啟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徒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爲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知能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爲知道而曰知之則无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雖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爲狂而況下此者哉不識高明以爲如何聞及此間相從者幺迹來退縮豈敢受徒但有舊日士子數輩時來講問亦不過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方語之耳所謂晚輩假竊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者誠如所憂胡文定嘗論此然在近日此憂爲甚其以使人言學之難非其不言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遂害事耳要亦如王石之易辨即其行實夫豈恫疑虛喝可掩哉文定所論甚詳備在文集中曾見之否

又

垂諭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此實甚於學所憂者但學者徇名忘實而遂謂學之不必講大似因咽廢食耳後世盜儒爲害者多矣因夫盜儒之多而遂謂儒之不可爲可乎熙寧以來人才頗衰於前正以王介甫作壞之故介甫之學乃是祖虛無而害實用者伊洛諸君子蓋欲深救其弊也所謂聖學大誨人有先後學者進德有次第此言誠是也然所謂先後次第要須講明譬如適遠豈可不知路之所從不然只是冥行而已至如所謂不可以聖賢自期者則非所聞大抵學者當以聖賢爲準而所進則當循其序亦如致

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即為自弃尚何所進哉所欲言者要須面盡

答潘端叔　　張南軒

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却正理要切処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驗究有力良非言語上苦思索是也事親之心至親至切古人謂起敬起孝起字更須深体而用力焉

與顏主簿　　張南軒

竊觀左右論釋氏王氏之學有兼與而訊為一之意此則非所敢聞也學者審其是而已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氏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横流蠹壞士心以乱国事學者當講論明辨而不屑焉可也今其於二程子所學不翅霄壤之異白黑之分乃欲比而同之不亦異乎願深明義利之判反求諸心當有不待愚言之辯者惟深察焉

又

近玩味已發未發於日用間其意頗覺周子誠通誠復之說極有理也伯逢書來亦說及善不足以明之之說今所答曾見否大抵當時知言中如此說要形容人生而靜以上事却似有病故程子云天命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猶云天下之言性者斯言取為尽之蓋性之淵源惟善可得而名之耳胸次意如何數日來看龜山集乃如前輩所造如龜山輩未易輕議也

又

仁右道左之說伊川所以有取者亦嘗思之仁字對道字而言乃是言周流運用処右為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為陰而體之所存也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正理則為不仁矣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无往而不存遺書中所謂道外无物物外无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是也如何離得人之所以不能體道者以人為之私蔽之也人雖蔽於私不能與道為一然道實未嘗離也明道與韓持国論克己一段反復此意其詳所宜深味耳學者閑据鄙意言之要非尺紙可尽未知是否却幸見諭

又

近承臨寄易齋録字并諸詩來乙報之以題跋既設所異顧名思義惟日孜孜焉而後可因見時致鄙吾之學也并玩所為詩語意思固佳但如春沂臨湖月春回木放花只說得克後意味却於勿處少力觀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所以告之者正是告克己之目顏子請事乎此乃万世標準學者但當深告以勿字工夫到後乃會見得若遽只說克後意味又恐使之只貪想象之見工夫滅裂耳此亦不敢不告非惟告人在我所當謹也

答朱元晦　　張南軒

示及諸君操舍出入之說吕子約所論病痛頗多後二說亦頗得之然其間似未子細按孟子此章首以牛山之木為喻又以夜氣為說而引孔子之言為證以明人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无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也謂之入可也本在内也及其舍而亡也謂之出可也非心出在外蓋不見乎此也无時者言其乍入乍出非入則出也莫知其所止也此大槩言人之心是如此然其操之則存者是亦可見心初未嘗有出入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主一為務乎吕子約之說既誤以乍存乍亡為感之用而後說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語亦未尽存亡相對雖因操舍而云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體固在此非又於此外別有本體也子約又謂當其存時未能察識而已遷動是則存是一心察識又是一心以此一心察彼一心不亦膠擾支離乎但操之則存操之之久且熟則天理浸明而心可得而尽矣

又

中字之說甚密但在中之義作中外之中未安詳蘇季明再問伊川答之之語自可見矣喜怒哀樂未發此時蓋在乎中也只如是涵養才於此要求中便不是了若只說作在裏面底道理然則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乎幸更詳之又中庸之中是以中形道也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以中狀性之體段也然而性之體段不偏不倚其亭亭當當者是固道之所存也道之流行即事即物无不有恰好底道理是性之體段亦无適而不具焉如此看尤見體用分明不識何如忠恕之說如來喻精義序引亦已立疑言仁已數往返議論于後今錄呈所論一字若如老子以形而下者言則可與二三通數若如知言指道而言則難於復與第二通數二三也心譬之水一節今意謂孟子只將水无有不下比人无有不善意味極完性情之理具矣今將心譬之水去水上用意差排許多字固不為无義但恐終費力耳所論知言中餘說再三詳之未有疑可復也

又

天命之謂性所解立言極明快但率性之謂道以指其仁義礼智是乃道也今云循性之仁則有所謂父子之道却恐費力更妥熟之又如審其是非而脩之則知之教无不充之類亦未穩當兼此首章三言以下所見更須詳味伊川先生遺書中語云云亦方欲下一轉語後却錄去求教也在中之說前書已具之矣不知如何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恐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可便曰中者性之體若曰性之體中而其用則和斯可矣

又

仁之說前日之意蓋以為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无所不至猶人之身无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无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為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中蓋言之矣而以所言愛字只如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為妙也前日所謂對義礼智而言其發見則為不忍之心非謂礼義智與不忍之心均為發見正謂不忍之心合對義礼智發見者言羞惡辭遜是非之心是也今再詳不忍之心雖可以包四者然將又孰對乾元坤元而言恐只須曰統言之則曰仁而已可也或云天地之心其德有四云云而統言之則元為善之長人之心其德亦有四云云而統言之則仁為人之心如何前日所謂无之義不專主於生物者疑只云生物說生生之意不尽今詳所謂生物者亦无不尽者矣在中之義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中也蓋未發之時此理亭亭當當渾然在中發而中節即其在中理形乎事事物物之間而无不完也非是方其發時別為一物以主張之於內也情即性之發見也雖有發與未發之殊而性則无內外耳若夫發而不中節則是失其情之正而論其情之理然能返之則亦无不在此者以性未嘗離得故也不識如何

又

共父相處二年心事俱可說見識但覺日勝一日亦不易得作別殊使人關情也君臣之義要須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是間若有一絲毫未盡則誠意已分焉能有動乎孟氏敬王之義所當深體也所寄諸說亦略觀大槩林擇之思慮甚親可重可重鄙意有欲言者不敢隱容後便一一寫去其講論也近來此間相識却是吳仲晦叔其進德美已入書况生徒十五六人但肯專意此事者極難得耳

又

近世議論直所謂詐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為可以濟事誤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為合於時變世間若此賢者故陷在此中况其他

哉此風方熾正道堙微率獸食人甚可懼也吾曹倡能相與講明
至學專明於下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又

其幸如昨但自家弟赴官極苦離索之思日夕不敢廢念前竟
向來語言多耳目功只欲且做工夫讀所寄來伊川先生簡語尤用
悚然不知尊兄意如何每玩來書未嘗無敬且愛愈恨相去遠未
得聚首且中庸義近來細讀自誠者天之道以下尤竟所解有工
前而於鄙意尚多疑處今復旋具呈子重編集解必經商量刊成
願早得之此書極有益也傳心閣銘序語誠警策之甚佳尤溪李
已此本勝前前本大抵意不甚遠耳其近爲邵州作復傳李記其
間論小李大李處偶亦相類錄呈今猶未刻有可見教尚冀速示
也岳麓書院近來却漸成次第向來邵候英作事未着實大抵皆
向傾壞幸得共父再來今下手葺此書院相對按山頗有形勢屢
爲有力者睥睨作陰宅昨披棘往看四山環繞大江横前景趣在
道鄉碧虛之間方建屋其上以風雩名之安得杖屨來共登臨也
宅幾以道義自重

又

知言疑義反復甚詳大抵於鄙意無甚疑而所以開發則多矣其
間數段謹錄呈今自寫出再看又覺此內亦有不必寫去者亦且
附往論語仁說區區之意見學者多將仁字做活絡揣度了無干
涉如未嘗下博文篤志切問近思工夫便做仁在其中矣想像此
等極害事故編程子之說與同志者講之庶幾不錯路頭然下語
極難隨改未定方今錄呈亦俟諸老行寄去讀史管見當併往近
看此書病敗不可言其中間有好處亦無完篇耳看元來意思多
是爲揄揚設言天下之理而往往特爲譏刺一夫不亦隘且陋乎編
通監綱目極善以鄙見每事更采舊史尤佳恐通監亦自有所闕遺
耳它悵併須後訊

又

晦叔相此向餘備詳動止繼而游揆來亦能道近況於釋爲多見
前後與諸人論操舍出入之說剖析極子細最後寄游揆之語尤
完呂子約雖知聖人此四句正是論心然未能明別其間始終真
妄邪正之所歸故遂指其危存作亡爲感用此其差亦不小來示
以未以此告之耳近因游揆來理會出入字有合之語錄呈未
知尊意何如易與天地準章後來思意亦近是然不如來說之詳
明更不寫去

又

其食飲起居皆幸已復舊向來且欲完葺此數日方出報客城南
亦五十餘日不到昨一往喜綠陰已滿新水平漫亦復不惡方於
竹間結小茅齋爲夏日計兩溪稍定即挾策其間也賓今畫圖俗
工竟未能可人意俟勝日自往乎章之方得奇往耳伯恭近專人
來講論詳細如此朋友真不易得但論兄出處引周可受之義却
似未然又向來緊徒敗果今歲已沙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
之以善道此語讀者既爲無悲未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於義大
抵渠凡事似於果斷有所未足耳游誠之資質雖有志世故心實
愛之但正身爲率不然恐未免爲才使令歸必自去求見某以乍
出人事頗多姑還此紙早晚握帥又自有人行也孟子解渠却錄
未畢惟處却難寫了當稅封呈餘幾爲道自重

又

某甚勉爲州不敢不敬深惟聖人心誠求之與以人治人之義庶
幾萬一而未之能也幸人情粗相安蚕麥差熟可税 朝廷謫未
等與當產之輸七万餘緡稍寬目前但弊根不除必須更力論之
惟是與利之臣日進將恐多所紛更孤迹其可久於此耶

又

某出入省戶日有哀浪反復古義不自堪處晦叔行時已畧言所
處大概有以告之其望區區在此不敢不盡誠攻恐李力不到無
以感動惟悚懼耳正論極微假借爲此論者未嘗可然於義理之

所在而徒還回於利害之末途自顧藐然之身其將何以障此波瀾然尚留一日不敢不勉用是贍仰有不勝言伯恭鄉墻日得聆語近來議論去進毋以愚見告之不復少隱也

又

日自省中歸即閉閤溫繹舊學向來所見偏處亦漸有覺但絕少講論之益無日不奉懷耳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為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弱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聞範之說極佳即以語伯恭矣只如此讀過誠可戒也伯恭近來於好說話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見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耳今亦頗知此為病痛矣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知此方為聖賢作用此意恭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此話到此尤覺難說邪論甚熾人心消蕩一至於此每思之不遑寢食也奈何奈何

又

其出入省戶月愧亡補所以見告者所謂窒我心但請對之說容更思之區區本欲俟轉對對却在正初又恐遲耳自念學力未到誠意不能動人只念退歸勉其在我者然切念吾 君聰明勤勞不忍只如此舍去當更竭盡反復剖判庶幾万一拳拳之心不敢不自勉惟吾兄實照知之行至此不覺酸鼻也

又

西銘之論甚精乾稱父坤稱母之說某亦如此看蓋一篇渾是此意也但所論其間有一二語却意未安俟更子細精讀深思方報去所貴乎道者三上蔡之說誠文却本來一段工夫二程先生之言真格言也某近只讀易傳及遺書益知學者病痛多在言意未易也知言之說毋段輒書鄙見于後有未是處却索就此簿子上批來庶往復有益也近來又看得幾段及昨日書寄來者皆未及添入俟更詳之後便寄去

又

某近來思慮只是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內懼而不敢不勉每得來書益我厚矣舜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自處高執之固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若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頃讀遺書易傳中書真難讀也西銘所謂理一而分殊无一句不具此意鄙意所謂然來示亦盡之矣但其間論分立而推理一與推理以存義之說頗未相同某意以為分者天地位而万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盡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為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為无蔽也似不必於事親事天上分理與義亦未知是否曾子之言二先生互相發明可謂至當知言疑義前已納呈今所寄尤密方更參詳之伯恭近日亦好講論香拱在此如此等士人甚難得潘友端年方十七而立志殊不凡皆肯用力潘令數歸省俟其來皆令拜書去求教李伯諫林擇之兄弟各有報書陳韓在此時相見亦肯向頭但頗草草耳某近因與香淆考究論語論仁處亦有少說緒便錄呈悔叔猶未得到長沙書其父想已過九江探伺渠到家專人詣之是時亦得拜書見參唯中正且進德此有賴於兄也今日違官似皆不違之故愛之尤深而責之尤重耳元復所謂但諂侯小變者卻意亦去爾近書只當更令修治

又

某備數于此自仲冬以後凡三得對區區之誠不敢不自竭 上聰明反復開陳每荷領納私心猶有庶幾乎万一之望正幸教誨

之及引領以冀也講筵開在浴月自此或更得從容以盡底蘊惟
是遊孤愈甚側目於林此則非所計也劉撫歸想得款曲憂患中
益進德業異時當大慰人望晦叔已行未耶聞其歸計甚力極念
之亦有一書奉不知尚可及否太極圖解析理精詳開發多矣垂誨
甚荷向來偶因說話間妄爲他人傳寫頗失本意其爲多要之言字
之難識不可容易耳圖解須子細看方求教但覺得後面亦不必
如此辯論之多只於綱領處拈出可也不然却只是騁辯求勝轉
將精當處混汨耳如何

又

某竊勉南來視事踰旬矣廣右此之宅路最爲廣莫而彫瘁則最
甚蠻落雖旰異備贅務的且夜閑處因嘗以安靜爲本然要須在我
有隱然之勢則安靜之實乃可保方考究料理不敢苟目前也遠
方法度廢弛惟以身率之立信明義庶幾万一諸路土丁　祖宗
良法今虛籍雖存而其實都亡方爲催規若此事有緒庶幾邊



防差狀率誠之已來未到也南來朋舊闊遠殊重離索之歎偶府
中遣人賫恭略附此紙少定專人去相看共父想已到建康責任
甚重臨行亦略敘區區也

又

某守藩已八閱朔矣佩聖人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喜之言日
夜𨈜勉慄慄之不暇所幸綱紀粗定人情頗相信向又歲事極稔
盜賊屏戢目前僥倖无它而瓌視一路可寒心事極多邊備兵政
亦隨力首理保甲一事亦頗有條流惟是自靜江之外諸郡歲計
闕匱異常而其吏之貪婪侵漁之根此亦何以爲郡坐是民愈困
比有請願與憲漕共考究一路財賦從更通融均濟之計幸蒙賜
可才此詳講熟慮庶幾有少寬然其間曲折亦多又不敢欲速也
李校略與諸修士子中亦有好資質時呼一二來郡齋與之講論
庶知向方三先生祠甚設有小記納去凡此不敢不盡區區耳官
寮其初頗有拘束之歎蓋習於放縱已久今却極相安有樂趨事

之意其間亦有數人殺穀可委其餘隨力使得自展有不率者先
之以訓督不悛而後加以法近來亦得斂飭者多也此路向來盜賊
之多止緣配隷之人萃焉例皆逃遁爲害比嚴首捕之科明其賞
罰捕獲甚至幾無日無之收其強壯以爲効用故少戢也然廣中
之人亦自多犯法徒流常有刑不足以勝姦宄使人惧惧恐兄見
念欲知其詳故縷縷及之靜江氣象開廓風氣疎通覺得無瘴
癘某亦之候殊不異湘中環城諸山奇變秀拔子厚所謂拔地峭堅
林立四野此語足以盡其大概近觀水東諸岩空明奇澈惟龍隱
最爲勝絕蓋在小溪之滑水貫其中深窈得以舟入焉石色特
青彌嶙峻變怪殊可喜也其日間亦得暇讀書而吾苦向來語言多
所未安尤不敢輕易立辭中庸末章自衣錦尚絅而下反復引詩
明慎獨始終之道區區朝夕惟從事於此而未之有進也誠之在
此極得其助讀中庸章句晦叔許一來已遣人取之旦夕可到相
與講習必有所補也共父回得書甚明禍之意甚濃閑所施爲大抵



類長沙長沙之人今歲緣茶賊之擾害甚思之但其前書勸渠謹
處使人得以自盡人才大小皆有用處而報書謂到江上尤不見有
人才共實權此語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辦通都會邑豈無可器使
者恐吾侍聰明以忽之彼无以自見耳若當大任恐有所妨古欲
作書述此意亦望兄自以己意開廣之今日達官如是公誠亦不
易得望之深耳伯恭今次講論如何得渠書云兄猶有偏處不容
耐處其又恐伯恭却有太容耐處然吾曹氣習之偏乘間發見誠
難消化想兄存養有道如某病痛多黥兢之不遑正有望時加砭
劑也陸子壽兄弟如何肯相聽否子澄長進否擇之亦久不聞問
矣無咎昨寄所編祭儀及呂氏鄉約來甚有益於風教但鄉約細
思之若在鄉里願入約者只得納之難於揀擇若不擇則或有甚
敗度者則又害事擇之則便生議論難於持久兼有所謂罰者可行
於久又更須詳論精處若閑居行得誠善俗之方也賀州有林君勳本
政書想亦須見謾附一本其間固多未盡然其人一生用工於此其說

亦着本可貴此外又於其家求得數書有論屯田項目亦甚有工
才抄録讀當奉寄此公所至有惠政乃是廣中人才之卓然者殊
惜其不得施用也所欲言甚多未易殫究餘見別紙

## 答彪德美　張南軒

垂諭之詳再三誦之政所望於良友者但鄙意不能无疑如自誠
天命固為已私一段恐錯斷文句故失先生之意已於季立書中
言之矣想必須見幸更深思平心易氣无為己私横截斷然乎其
有取也知言序可謂犯不韙見教勤極幸但亦恐有未解區區之
意勤故不得不白如云夫子未甞指言性子思中庸首章獨一言
之此蓋是設或問之辞故以或曰起之然去指言則謂如天命之
謂性是指言也其它說話固無非性命之與而非若此語指而言
之也故於答之之辞中引子貢之語以為夫子之言无非天命之
流行發見也意則可見矣更幸詳觀却以見教若夫辞氣不足以
發則誠陋之故也來書雖援引之多愈覺泛濫大抵是舍實理而
駕虛說忽以卑而驟言上達掃去形而下者而自以為在形器之
表此病恐不細正某所謂雖闢釋氏而不知正墮在其中者也故
无復窮理之工無復持敬之妙皆由是耳某近來反復思之不可
不為尽言惟天資慤茂必能受朋友之實攻若忽而置之曰吾所
得自高妙矣則僕亦不敢進說于前也然某之見亦豈敢以為便
是哉願更講之耳



尺牘

## 與張欽夫書　朱晦翁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
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為清切比遣書後累日潜玩其於
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
讀而驗之則又无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
往往自見灑落處始切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
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
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无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
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
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
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
靜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
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
多少安排沒頓着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洄上下
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甞致纖毫之力者真不
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无隔礙處自
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
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為雖
先吾發明指示不為不切而私意汩滯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
啓鍵直發其秘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
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為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為
如何尔孟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二條陳以請今復觀之
恍然不知所以為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終疑之言
善者无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善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
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為性
而以好惡以理者為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

嘗著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尔
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
喪此則无所適不為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大似多却此
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答何叔京

心說已喻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
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
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
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
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无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
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无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
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問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
舜之聖亦只是有治乱而无安危耳豈可謂堯舜之世无安危治
乱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无善惡之說更思之却以
見教

答石子重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
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
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
箇尋求捕捉之意与聖賢所示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處要須
看得破不尔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昨日
得叔京書論此殊不快荅之如此

再荅何叔京

伏蒙示及心誠甚善然恐或有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
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為物誘所致則
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邪子重之論病
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偽皆為神明不測之
妙二者蓋胥失之其向荅二公有所未盡後來荅游誠之一段方

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躰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
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
尊意以為如何

荅游誠之

心躰固本静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
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躰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
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説操則存存則静而其動也
无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于不善者出入无時莫知其
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无一定之時亦无一定之處特係於人
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説得心之躰用始終真妄邪正无所不
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无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
所論出入无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孟子所謂出入无時者乃心之
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与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荅呂二
書為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當時不暇子細剖析明著揮焉可
也

荅范直閣

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且肯勤勤反復如
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有未契處不敢默默請畢其詞以求正
於左右某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无異此
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与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
義為有二則某之言亦非謂忠恕為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
為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
為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強而合之不免降高以就卑即近
以為遠姑倚一偏終必乖矣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為不一也
蓋曾子専為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所指既殊
安得不以為二然核其所以為忠恕者則其本躰蓋未嘗不同也
以此而論今所被教閒曲折可以无疑矣不識尊意以為然否某
請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

然聖人分上无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无大小之殊故也猶天道主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无形爲道體而以判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无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无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尓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説上蔡先生又發明之頋某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爲更頋詳賜前書重煩持誨不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鐫譬俾无疑爲望時得向熱伏乞爲道保重以須擢召區區不勝大願

答余正甫

辱書報与之義甚厚而陳義又甚高三復感歎不得所言然嘗妄謂天下之理万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一二況遽以二三者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李足而已迷錯於庭户之間而已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所示中庸大李諸論固足以見用力之勤者然足下不以僕爲愚方且千里移書以開講李之端而先有以脅之曰是不可同同即爲拘討以禍天下則僕尚何言哉姑誦其所聞如前者足下儻有意而往復焉則猶將繼此以進也

答萬卿

答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以我爲主邪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无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爲之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与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李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上面則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致詰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无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哉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喻

再答余正甫書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无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礼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无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无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礼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与理會不爲礼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才方是守法之人尓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克己復礼固非易事然顔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礼与非礼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无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若其行之之難亦必考諸此在己矣

答萬卿書

向來奉答所諭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萬卿書論之尤詳想看一讀當已洞然而无疑矣而來書之喻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无津涯然要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亦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无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尓夫性者理而已尓乾坤變化万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万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一己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爲也故

聚則有散則无若理則不爲聚散而有无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尒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伊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礼以類而感若性則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旣化而无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无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无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饗之皆至誠惻怛精微怳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躰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爲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以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堆疊計已无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鑪人物生生无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太虛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不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謬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无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无愧而死尒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无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然後学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举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以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别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无補

答范直閣書

四月一日領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厚感歎不可言前日因乎父遣人亦嘗拜狀矣不審已達台聽否即日初夏清和伏惟台候起居万福其奉親舞彩幸粗遣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以樂矣迫於親養夏末須爲武林之行計必三四月未得定居也伏蒙別紙垂諭忠恕仰荷不棄其愚与之反復爲說甚厚謹以來教所示熟思之復敢爲說以請益焉其前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躰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无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道在各足无非全躰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学者有学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无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变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以夫子所以告学者与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学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与違道不遠者異動以天尒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学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未能誠一於天安得与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性与天道者未嘗爲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所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学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礙哉愚見如此更乞數其不至者重賜鐫曉使得所正焉不勝幸甚它疑義尚多當蒙備使得請教此夙昔之願但今日方聞伯崇欲以初三四月行迫遽未暇抄錄所記俟暇日料理有便即附行也前日在其父處得直閣文還朝陛對副本讀之不能舍去愛君敬主之義蓋終篇三致意焉雖然久矣莫以此言發於吾君之側者矣近日所召用雖不能尽滿人望其間若亦有一二端士焉前言儻見思乎思其言以用其人廷登之命亦非晚矣顧爲斯道斯民厚自保重副此依歸謹上狀不備

再答

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說質疑於函丈伏蒙鐫曉切至但於愚見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說益有發明乃知前日請教之時雖略窺大義而涵泳未久說詞未瑩致煩下析之勤如此今謹錄近所

訓義一段拜呈乞賜批鑿可否示下容更思索續具咨請也至歲
在同安獨居終閱歲看得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多筆札不能
載以求教伏紙但切馳仰

## 與袁寺丞書

某失計此來无可言者初若稍可校梧亦不敢必爲去計今内則
精神昏憒兩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坐睡而省閱文案發書決遣
之際爲尤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疎拙不
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
重事一經監司呵問官吏便欲望風希旨变易情節則是此事
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抗直不能俯仰所以忍飢杜門
不敢萌仕進之意今行年五十乃復变其所守爲雕肝以求苟免於
譴爭中夜思之既已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无聊深恐不能
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閟
往往无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閒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
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下而某以一身孤寄於此携小兒外
甥在此无婦女看管无日不病二甥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
小想見无人收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如此不爲久計又不容復
往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業以例作書從班言路諸公此非所
憚也但初意只一二月間故不能虚爲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
去又省所奏語事竟須關白巳不免作書与之但言語拙直不能
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也
此六當去也向來閑中私竊有以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
心開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既此來无復工夫可以向此而衰
困斯盡与死爲鄰万一遂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某
不暝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爲之有此七條其他曲
折不暇徧奉非不有書懇諸公焉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
兄力爲一言使之必從所請乃千万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祠
部之外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即大狼狽遠即遠狼
狽近即近狼狽諸公儻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雁憊使至此
極邪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
継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或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
相維持亦无所用其力耳

## 荅陸子壽書

先王制礼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变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礼
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变故生復于寢而以事生之
礼事之至三年而迁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礼文見於經
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无疑矣
但迁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
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
迁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迁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礼
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礼廟用卣此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
切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諭者謂雖詳然其大槩以爲旣
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礼接尔切恐如此
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变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
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
敢聞命據礼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
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礼文之变亦未有可深考者然周礼自虞至
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撤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撤几筵
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際魯謂之吉禘晉謂
之禘祀礼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礼亡而士大夫以下又不可
考尔夫今之礼文殘缺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无此
礼邪又謂壞廟則变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礼家說昭常爲昭穆常
爲穆故書謂文王爲穆考詩謂武王爲昭考至左傳又謂畢原
酆郇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
而可变乎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迁穆主祔廟則二穆遞迁尔此
非今者所論之急但因言之以見來說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

每代異廟故有祔于祖父祖姑之礼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
人此則爲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李礼者有役文
之弊而呂与叔以守經信古今斈者庶幾无過而已義起之事正
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无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
子存羊愛礼之意也某於礼經不熟而考訂亦未及精且以愚意
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然亦不特如此某常以爲人凡讀
書處事當煩乱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求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
當且以闕疑闕怠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已
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
宏矣閑併及之幸恕狂妄

答司戶書

某衰晚无堪斈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道說者
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示喻程氏格物之說誠若
有未易致力者然其言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
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无不在而斈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
尔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尔
豈欲然考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人所當爲者已鄙
最近復招之尚未有來信大谷近有万君人傑者見訪見留之斈
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反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從游也某此已丐
祠以聞諸公有意聽許適聞張荆州之訃若使得請當一走長沙
而歸尔未有承晤之期臨風馳想切冀以時爲親自愛

與程允夫書

久不聞問方以爲懷人來併得兩書備審比來侍奉之餘進斈不
倦某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
間行住坐卧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
尔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大暇錄且令寫此一
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寄浣闕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
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爲憂耳所示詞章諸說深見日來進斈之力
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吁嗟業仁來
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孤陋无所用心惟得朋友講
論則欣然終日千万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謂善此句尋常如何
看因來諭及龜山易傳傳出時已失乾坤只有草草數段不甚
完備數又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
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猷然无足潘子淳書須亦見之蓋雜佛
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斈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
爲如何他時於已斈上有見處此等自然冰消无解无立脚處矣
於聖人之門者雖爲言眞不虛語正恐當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
書乃二先生語錄此間所錄且又得本首當奉寄也所斈寂寥
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爲之增氣更
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
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見立此箇宗旨相与守之吾弟
試熟味之有疑却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
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汪伯虞書

月日某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某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
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間講聞
聲譽之美去以爲慰茲承不鄙遠貺致長書礼意既隆而所以稱
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某未敢當也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
得贅一辭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某頃歲嘗拜之臨安俯仰
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謦欬者甚矣
金公之厚於執事所以相先者之切當也邑州使君往見荆州呂
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
論之餘也頃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皆非他人所能敘獨在
明者精擇而力行之耳況如某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礼命之勤
哉加以疎拙不親吏事公私倥傯日不暇給尤覺荒涉不能一吐

留中所欲言者因風先此致敬以謝先辱旦夕僕得脫此羈而歸
臥田間呻吟之晦乃當有報執事耳悲累甚甚留且功未有以報
此間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
願言

答崇安趙宰書

伏承誨諭良荷不鄙但僕居杜門不敢干与外事向來雖聞貴縣
令保正副出鐵雇僕甚者長人甚苦之亦不敢遽有禀白但嘗因下
問之厚欲乞博詢民情之所利病而罷行之正為此耳初不知其
為者可指揮亦不聞他縣之有此也今聞已行罷去自此境內雇
役之家得保生業則其受賜已厚而上司當亦能察其无他矣恐
不必更假拙者之言以為重輕也自餘曲所更託望監廟宣知并
發情照

答建昌顏君書

七月九日某頓首復書顏君足下也顧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
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昭言矣然所謂古人之學問
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未有諭也
聖人教人博文約礼學問思卞而力行之自洒掃應對章句誦說
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万变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
為貴而不在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
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
來書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无謙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
之功有未嘗加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
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髮膚之重夭叙天秩之隆而將毀冠裂冕
以从夷狄之教則又深為惘然不知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趍者若
是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為𡹡而使吾子至於此耶顛道不能
諫止已失朋友之職卸元更有助紛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
得祠曹牒見劉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
意已決亦且更与子靜謀之必无異論而後為之似亦未晚如何

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為謀不知所以為子計矣秋氣向寒餘惟自
愛

答歐慶似書

頃在里中雖屢獲見而常苦怱怱不及盡所欲言然已固知所志
之不凡矣今復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甚善甚善抑嘗病今之
學者不知古人為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為心而急於聞道甚以
文勝其實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切以是反而求之而未
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无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
否

答李伯諫書

誨諭勤勤深荷不鄙然人之為學各有所見豈能必於盡同亦各
信其所信而勉為尔今高明所造日深日遠而愚蒙滯不能變
其初心切意必无可合之理來書乃欲曲加鐫誨期之異日雖荷
眷眷之私然恐亦徒為競辯而无補於進脩之實也謹此以謝厚
意之辱伏幸財炤

答播端叔書

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涵養
加懇實以遠工夫而勿計其効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
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於其學問思辨之功未加
毫末而其分畫布置准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外矣是以內實
不足而游声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為此學之累有
不可勝言者惟明者念有以反之則朋友之望也

答許順之書

人皆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恰似都无了然及其夜中休息
之時不与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故平旦
起來未与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旦晝之所為便
來梏亡之此仁義之心依前都不見了了甚甚也夜間雖得休息
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与禽獸不遠學者正當留於旦

晝之所為與理會克己復礼懲忿窒慾令此心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万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耶云云

答許順之書

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存不要放舍耳不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无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怳惚万狀此所謂出入无時莫知其鄉也云云





尺牘　道釋

與東林廣慧禪師三帖　東坡

經年不聞法音徑術荒澁无与鋤治者忽領手教累幅粲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万里近方䞴榜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望如去年相對溪上閒入万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断若寔為衆自重不宣

東林寺碑既獲結緣三宝稍除業障又得託名大士皆所深願但自別後公私百冗近又絶无須刻閒不敢草草下筆專在下懷惟少寬限也悚息悚息

示喻臂痛示与衆生同病耳然俗眼未免懸情更望倍加保練王氏博济方中三冊有一虎骨散及葳靈仙丸此仙方也僕嬰用治臂病其效如神切望合與元用虎脛僕爲作腦骨切望相信便合服必效必效自餘都下有幹望示及惠點茗若荼謹已拜領感刻

與賢師上人　東坡

承領喜聞法徒增勝知續修者真頗有声韻不知何日可得也法醞三壺充下樂不一

與金山祖印　東坡

耶夜清風明月過吳家法苑今又惠及清泉珍感不已未湯法政恐觸著好供復却回納不一

與雪齋言上人　東坡

去歲吳興倉卒為別至今耿耿竊惟若窮陋僻往還斯尺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佩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愈精律詩又稱是不審寄示何也雪齋清景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与武林舊遊未易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万万自愛

與金山寶覺　東坡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

及之歎既渡江遂發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頃樂斷荷之懷殆
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尉喻反復讀之
爽然如對妙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以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
臨紙惘然惟万万自重至遊堂記即當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杞
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人還草草

東坡

與大覺禪師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
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爲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与厚
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似靈異累有所覩夢寐不欲只說嫌涉
狂耳以此益不欲俗家收藏意止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
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
復尓也請勿復談此〻此之人可令齎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付
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齎龍仗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
塘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今自陳州得替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到
此亦未甚的也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
拙惡百十首閑暇當録寄冗中不一
近不復如往日安書畫閑物益衰老事宜宗公猶以往日之意
見期也慎勿見示他畫雜物之類切切

東坡

與參寥大師二帖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爲書勤勤不忘如
此仍審比來法躰康佳感服兼至二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
一篇爲答所要真贊尚未作求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甚愧知且作
太虛爲湯泉之遊甚善甚善〻聞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留當以
書奉約也要墨納兩枚皆佳品也餘惟爲法自重適有數客遠來
相看陪從少暇奉啓不盡意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爲恨留語与僧官不識能
道否到黃已半年朋游希少思念二公不忘心懶且无便故不奉
書遂承差人致問挌勤累幅所以開諭獎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
謫居以來杜門念咎而已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故宜尓而釋
老數公乃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
果在世外也見寄數詩及近編得一詳味洒然如接清顏聽軟語
也此已焚筆硯斷作詩故无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寂幸甚
幸甚筆力愈老健清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初不相妨何爲
廢之耶當更磨揉以追配彭澤未間惟万万自愛

葛　叔忱

與育王大覺禪師

前經從山中得一笑言頗慰集勞辱以職事頻出稍疎問訊勞想
可知春寒雨重不審法候何如不宣
前日人回附訶當已呈達輒爲鄙句復与俞君同賦一篇因寫奉
呈性其踈拙之詞已窮矣可取祥餘一笑也
向者城宿得一夕以奉清論多所開益尋以陰雨遂不成山中之
約順流以歸廻望寺剎馳情何已
病衰百事慵懶復汨〻於塵事中日益昏愚矣何時一侍圓音以
開鄙塞承還入丈室即惟輕適尚冀珍
即日粗遣頗得秋氣以涼病躰方可出入當上候左右比來筆研幾
於屏絕惟多於空法粗知信向而性昏業重无可超之途乃懷教
誨頗識何已
病躰衰怯坐臥禪床聽依餘教馳情何已秋暑猶甚達者既自有
以清涼其身而山中復无人事之勞何樂
前日同宰君過山中會承杖錫入城快〻還舍有五言一首并耶
時二詩繕寫以呈塵俗之人无情而言謾資一捧腹耳
比得曉夕奉餘論疑釋无窮自天童回方欲歸錢湖却宿東館以
紓平日瞻慄仰慕之意會中途得家問言稚子病洩日益即疾驅
徑還俗累如此豈免爲達者所笑乎郄望觀剎但有牢落溥寒四
大如何
聆潜上人還山因附問已知坐達病惓冗擘雖失繼音而客子來
往時得動息之詳用以爲慰悉不侍餘論久矣區〻鄉往勞於夢寐

也過節當遣人至室即日不審法候何如

今年暑熱特甚海邑殆不可過日書紙發置故久不獲奉寄但以企仰山中清勝計多賞心不審即日法候何如專使人參問

兩後頓凉方思一請去人帶忽辱來示并貽清詩開閱欽歎不待親承餘論而滞思已釋矣即日四大安好旬浹間然得參奉

比辱惠教日窘於畜事而又私室多故遂曠馳問惟深企仰即日法候安和參豪照如所沈迷簿書日益厭悔切思承教邈未可得儻未奔遺時賜誨言幸甚幸甚

與神智大師三帖　　曾丞相 公亮

兹承惠牋仍示訊函過形家款久書特褒迁除之命永言愧感莫謇喻去時在暗融路方隆阻勉勤法味以永吉祥專修狀陳謝伏希垂照悉不宣

遠勞書示深荷勤誠知已被四眾之請紹嗣廣智道場江東度門今知不隊矣塵勞之繫相見未由千方珍重但深企想

春暄方福自聞續廣智道場相距遼遠未由一面行人兹至再沐書示備聞宣揚祖教為一方依怙良慰退抱晤期未卜良想孤風希為四眾倍調清味

與神照大師四帖　　李樞密

山介遠來節書為貺欣承宴坐之餘道氣充集深慰傾企也鄙夫汩在官途日走市朝雖一舉手一下足不離法界然而聽松風望秋色与悟空大士揮塵抵掌爲禪悅樂不能無滞望矣勉旃自愛以浣瞻仰不宣

近知郡司勳附上庵銘行者來損書乃知此信尚未達浙循復炎夏山居化導外且喜道用休暢仍示及肖像一軸傾風林下想見標表鄙夫即日几筵之下尚存餘喘揮塵一接未易前期更為宗教努力自重

久不接音問不勝瞻詠之至行者來損書并刊石乱道見貺慚荷備承山居道体冲寂檀越三五年裏奕惠奔走異方風土人物滿目異類思一見東南山水與高僧談高傲之説其可得哉放生池一事甚大因緣无不在心當偶良便為吾師成之但少須之耳高秋珍重

重江複山相望數千里惠而好我時復音敎戒律嚴改忽焉新春山中飛錫教化不易示及放生事在心固久矣雖然未放生而未嘗不放生更少待之珍重珍重

與梵才大師　　梅　聖俞

承晚鄙句且塞嘉命恐別後難遇便人寄上所以倉卒而成忝故舊略不指瑕而發言過實令人赧然求物深愧輕淺聊表意耳何更見拒且望敎契收留幸甚幸甚未行間可能一顧少接清話否

與梵才大師　　李樞密

久別喜道氣冲勝知在邇瞻多日一洪帀之阻披會未由遠示長牋并北山新集欽玩欽玩所諭冠引不敢辭避但紛紛俗事少有清興并野性慚懶不奈驅策須作寬期以副雅旨耳不宣

與梵才大師二帖　　宋許議

執別有年矣人間多事不得時訊興居然心服所會千里如咫尺比日不審少病少惱否頃者不遺寄貺近詩二軸風標愈峻思致益深申詠累日不能釋手乃知上惠所證道妙所存道韻自然冥契耳欽服欽服　某即日粗治幸勿多邮來唱當繼杏適有鞅掌未皇稱思須少暇得和爲謝春序尚晚宜加保嗇臨紙不盡

巷辱書訊會貴出郊不定稽於裁復慙恨无量比承示教承微疾清攝未還故止昔維摩詰問世尊以少病少惱則能仁不得免亦欲示衆生病而救其惱耶幸順此法稍加調治以慰切切二詩編題引故不敢辭但二公敘演見丁之矣辭高語遠俾小子繼之得无贅疣今且先贄二篇為謝餘須復訊餘杭假守或遂所求冥卜清晤

與梵才大師　　鮑郎中

覲宗巳來發更歲律欽跂之素伊樹計下懷某自守四明僅周載歲雖精藍不遠道韻可接然坐拘薄領无緣際遇良增馳想故歲

中春辱題誨然以鮮便久稽修答詢進士來再貽珍削仍惠及詩
筆一軸詞清格峻韻古意深諷誦數四實增愧悚珍重珍重春吏
司職陽旌布和宴笑之餘法味何若方希保嗇以慰遐思

與梵才大師二帖　胥內翰

遞達法器屢易歲遊念企增勞音題存至喜知燕處方外安隱
少溷兼承惠詩并問信數卽如向遂人尚肯以塵勞為念愧刻愧
刻俟冗務稍隙聊一致意今寄蜀牋一軸少助吟費秋涼為道自
愛不宜

比兩辱直翰并新吟十餘章開緘且喜旅泊中道用安穩盛制躰
格沖澹詞句清雅頤其淵源蓋王右丞畫公之流亞也加之声韻
平妥與時无迕覽之數四不倦甚喜甚喜此於空宗中雖復一餘
藝耳然讚歎佛事道韻物情不可无也知却歸東寺宴處如何寒
律初嚴高談未即以副區區之係望也

與梵才大師　林　君復

辱以長韻詩一章并出示古律詩集共百餘篇今累年
弃去筆墨忽二惟省心腑間如未知有詩雅之趣一得上人高句
之辱良用歎服雖病且慵讀之三四過而不然已然殊喜見古調
者尚僕向之所尚或泥於古耶且天台不偏里於東南實為天下
之勝千峯才谷山水重深雲霞依島少清絕高木奇草之環奇詭
吾其間作高僧能用声詩寫狀其融結之精妙以內適我真常之
性其為樂可量耶風霜搖落園井加蕪獨坐虛齋頗吾琴寂然不
飲酒知琴亦復罕撫時時清談吸往若以為慰莫悉也

與梵才大師　謝希微

人至辱書甚勤欣承即日法候康適至慰至慰今近家朝廷擢進
詞掖極懷不稱之誚諒吾師相知之深應為喜也著執異常无由
奉款山中演道之外莳芝飲瀑其幽樂之興可勝道哉餘希自愛

與參寥闍梨　程　公闢

二月初東道人至曾附書想已呈徹一向不得來音南北相望極
以懷想比來法履安否何如講席想如舊盛瞿然會亦應不綴
為之疾不聞彼次第剩為虛設也歲暮寒益正閑散言貴希精加
調攝省慮修之暇數以書遊中見及

與明智大師　曾尚書

得神智大師遺書悉其天之別愴然于懷然述宗教得所付寓人於圓
寂非大善知識何由始終如此蘭若之益相継得能仁表率甚善
甚善

沐惠書勤厚感戢感戢比晞闡揚宗風道場甚盛未得一陪高論
深所傾企然衰朽久思退迹疲病苟遂素志因得為江湖之游可
卜異晤也

延慶道場亦私門是為世考先考大師資福之地雖得能仁深所
貺甚達頗遺人惠書感戢感戢冀寓言道殷增勝未由披接若時
自愛不宣

與惠闍禪師　陳朝奉

去冬調官東還泊汴京日獲訪禪林得聆軟語開悟良多倏忽一
別已見春殘卯日想惟掌握宗風法履清適今十一月抵陽羨寓
止待次於溪山之間企仰道場未遂再叩覓論以滌昏蒙何時覿
遇聊慰渴思餘冀以道為世自重至禱至禱

携家傾謁精舍既獲欵叩妙語仍沐頻遇之勤佩服法慈感服何
已區區寓居宜興人事紛冗孜孜度日久欲持狀上謝因循迄今
吾師道力法眼高邁近古勇猛精進直造真如開門受徒接引群
昧俾徹彼岸其為力固亦大矣豈小補之哉相望方丈不遠數舍
何當復展不二最上希有之言庶幾有所得以遂鄙願不勝企望

與參寥大師　蘇　子由

別後三承惠書仍以佳篇為贈而未嘗奉答雖見愛亦當見訝矣
然實以家私多故奔奔至此非敢慢也太虛書中具之幸見亮亦
承寓高郵精舍彼有与往還否其為樂即日道躰勝常所示詩卷
愈加精絶但吟諷无已拙詩猶未暇録奉和一篇殊无意思取笑

而已因風尚无惜音問千万順時保愛

與辯才大師　蘇　子由

績溪發官君還將自宣城泝大江以歸家兄子瞻以書告曰不如至吳中迫於水涸不能久留十月八日游天竺子瞻昔与辯才師相好今隔南山不得見乃作二詩以寄之

答悟老二幅　孫　弥大

違闊踰年時有諸方化士自山中來者得聞動靜每以不得具記爲慚忽奉誨音開讀欣然且佩存待之厚自公飛錫念欲理舟叩謁因見堂頭妙語異有發悟因循未果豈業緣也哉瞻想山門神馳杳靄

自去冬叨有出自法力之助忽勤慶問可勝感戢徧往行在俟歸當報來光也幸徹建行廊并玩老開堂二疏以諸公科配幸強爲之謾往一觀二畢丙之勿留形迹取笑作者行廊賴善夫元輔勸率已有端緒時節因緣信如是乎良可喜也

謝旌忠知山三幅

山中忽二之別已兩閱月念欲作書謝須遇之勤老懶竟未果也忽奉誨音見審即日法躰增勝深以慰感公居開亡足念者未由瞻見方二爲眾珍重

豢眷私曲記始生之日特頒持誦副以香炬之貺物意兩重亡以說可辭區二但切悚荷而已

閒象取朝夕有錢唐之行氣候漸冷遠途宜慎護也錢唐无他幹蒙諭至感小子近得書忘二十七八間抵家矣以故更不附信

謝玄老惠茶二幅

區區於此獨公不忘存領誨音且審勝感戢也亦且聞即日法候安隱苑疑犬行朝无由從杖屨宣森林下但勤贍仰自餘惟幾珍重

嵗物因奴紀節未有以爲報感悚何言

答法照大師

牽冗久不果奉狀問訊正以爲愧辱書深慰懷想但吅幅勤縈非非所以望於道照也秋過半氣序益爽緬惟法躰安適公永之如那第恐薦譚未能如期待之意賤日既勤持誦又頒貺以香燭蹤果有見存養之厚可勝感戢未由欵承惟幾爲道珍重不宣

與法照大師

近來道況如何承居老寂凡服食器用又非大刹之比所不至者多矣自非忘世味未易如此也儻蔬菲闕略不至使存沒受賜幸甚

竇老者誼山甘不關住持或有之豈敢不異力顧覓以待之

與揚名知庵二幅

歲寒法伏惟即日法躰安隱謹奉啓問訊不宣

請問道言之高舊矣願見未果邇風每一悵恨杖錫未有期矣行送欵奉何喜如之

與知山上人

作別幾月每念前日煩厚遇欵妙語至今未忘也忽承誨音具審即日安隱亡惱深以慰感公自雪上過邑偶值便幸奶亟歸及叩謁回望山門但極馳向尚問保愛爲衆珍重謹復啓

翁領之固尚厚意但道眼相照何必區二爲世態耶來使督還甚愧不盡占謝幸察

與雲峯上人

咫尺相望尋常畏勤寵復不敢裁與居之問其如仰德之誠未之或置也華嚴頼得雪山藥苗相益增茂何當領衆偕南嶺與丈殊獲觀所勸也咲么輙遣小舟將家叔了此事或又可以雪山外一種功案也呵呵

與張得一道士　黄　道夫

缺然不講道話久矣炎暑爍字未審即日浩養何如每到琴軒頗思論琴之意夫琴琴雖未能忘乎形声者也苟心无所事乎撥手无所事乎巧清音妙韻本於无何有之鄉松風蕭二山水激二湘江月白万籟合乎大虛者能感而對之方是時也室空以虛其心滅字以空其性則子之遊是軒也与子共之不識能進於是乎幸

數以書見及

與徐道士　　元　厚之

久不与君握手為方外逍遥之游惟是敌仰无窮矣想瀟灑高卧雲山静閑竹牖一簪華髮滿机琅函焉龍觀朝翔斗牛夜步貫公真樂誰可擬之擾〻市朝无緣晤語秋深氣爽更冀爲道自愛

慰書

慰朱相五幅

嗚蝸戒候薰風自南恭惟感時追慕情何以堪神相孝誠釣候万福合鋩繫行朝未獲再詣靈幃陳慰謹具状申聞詎至僭易衷恐下情无任瞻恋之至不備

拜違吉次倏復改月引領德宇豈勝燕雀之情不審改涉川途寢興何似伏暑方隆伏乞順序節哀以全礼制厶下情无任所禱

切惟國家艱難之際正賴盛德雅量調和鼎鼐鎮撫夷狄而我公遽以憂去朝野失中外之望然而九重倚注四海具瞻雖処苦塊豈忘王室更乞爲蒼生强食大為天下幸甚

切計鈞旆護擁太夫人輴車已抵雲丘山川奇秀諒惟卜兆當得佳城襄大事已有期否合肖次拘絆无緣預執紼之列西首受塲但馳精爽

衰晚之迹叨知有年備屬樞府日得以職事趍庭曲聆咳唾豈勝榮幸作遠鈞座區區向慕之情飢渴莫喻

慰秦相三幅

即日恭惟號慕方次神相仁孝鈞候支福厶衰晚之迹荷相公知獎方幸日以職事趍侍遽遠鈞席下情不勝犬馬之戀冒昧方隆敢乞為國節哀以全礼制僭易震恐

屬者輒犯分叉冒昧奉咫尺之書豈記者以鈞旨爲辞以故亡路呈渙厶偶聞鈞旆擁護太夫人輴車已抵雲丘此地山水爲東南奇秀之冠諒惟卜兆當得佳城練日襄大事將有期否厶切以國家艱難之際相公銜哀去朝中外如失唯拱俟領詔奪情復還廟堂共濟中興之業天下幸甚

厶遑兼不才備員樞屬賴鴻庇未至汰逐已幸矣復被誤恩實出厶人乎昔陶鑄之賜獨以絕數行朝无緣趍伏鈞屏占叙感激之私惟是頂踵圖報万一神實臨之非敢妄也

與李丈思　　蔡帥　抃正

久別豈勝企想銜恤馳還備冒霜露當之義推殞其何以勝无由面慰惟稍寬節以副區　之祝

與練奉議　　王丞議

久不違馳問方此念念遽承公遭值大故駭歎悲愴何可勝情即日不審號慕外躬力支持否太夫人享有高年克生令子雖千鍾三釜曲為未吝而修已致養祭閒則多存歿可无憾矣更惟厚自寬權抑情就礼以全大孝之義區區不勝懇惻

與滕興公　　蘇東坡

向者假守得依仁賢分光借潤爲幸多矣不謂純孝罹此哀疚忽遽別去為根可量厶罪大責輕憂愧交集狼狽南迁豈敢復自比縉紳尚蒙記録委曲存撫感激深矣且夕出江愈遠登奉惟万万順理自將无致毀也

與胡郎中　　蘇東坡

得彭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无便未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襄奉之餘孝履粗遣至慰至慰厶本欲居常得舍弟書邀歸許下且方今已決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留今適一到常可以款見矣未間惟節哀自重

與林秘書　　黃　安中

孤苦餘生此臨營奉伏辱加惠挽詩継之奠祭情辞惻怛誠孔過厚感佩摧痛何可比諭未由一謝左右而比枉惠馬袛益涕隕即日伏惟起居万福石君銘誌荷賜示亡母銘同此上呈病憊姑此奉疏不次

與汜堯夫舍人　　韓　持國

公再啓前問已采義无夫高遠已有所見失子之悲无可柰何當効久留于胸中人生如幻自是吾身朝暮不測餘曷足道耶入洛見諸公當可開釋方事閑適惟保護爲善

## 與許振叔四幅

慰言略具前幅冬候已深寒色益嚴緬惟孝思罔極神明介祉契闊以來如公遠宦士聊固无足言而振叔憂患皆人世所不能堪者以故顧見之心无日不南驚也　區上狀餘惟以道自重不宜

不意廖門既罹変故而從者踵嬰遠謫行路之人所共嗟惜公蒙眷之厚慨然以懷則繼之以泣也通直丈遂弃榮養哀慕號絶何所逭及然振叔自少年取科第登顯仕榮動鄉里所爲子職者无一不至迨茲傾背固宜以此寬遣至於力所不可及事所不可測者振叔奧之必自有道又況　仁聖在上察其毋辜必賜恩貸惟冀寬以俟之不勝區區之禱

自聞被命朝夕懷念不与常比今欲裁書附承又以南北罕便因循不知凡幾程至貶所氣候風土飲食醫藥諸事如何无煙瘴有士人往還否離鄉之初聞邀一僧同行不知渭誰因書願一一及之皆所欲知也公承乏於此已兩考七月間蒙恩改正官稱通理前任而代者瑞大夫又得指揮替年月自此去替㧾十數月冷官況味置之不復言惟求田問舍之地甚急耳中心所欲與言者亡窮臨紙但劇馳跂

時得小子書頗聞周叔比仲與令胤居鄉甚文所不堪者以行在遠耳万万爲器業寬愛也至祝至祝

## 與江太守

慘礼粗見右幅氣候清潤恭惟即日承宣之暇台候万福公切食祠官拄門窮巷瞻望使節下情不勝竦慕敬勤叅候

公得請以歸迨遞累月塊処窮僻幾与世絶以故久不果寓狀即日不審自離閨門之戚台候何似重名推望宜歸朝廷尚煩淑朝之寄敢幾順時調護前侍柄除共扶中外天下幸甚

比至宜興訪親舊往往多爲見録今者又聞淑人之訃尤切歎惜蚤承賓之愛何以爲懷然勑去矣追慟何及願痛以理寬遣勿以情累纏綿也

自得報於宜興切欲一至麾下而閑居舟檝難具以故未果走介聊致薦奠之礼伏惟恕察幸甚

新司法來迪功近之官莫已交割否試吏之初頗詑誨之公與其兄右司爲親家輒以姓名浼執事者借易震恐之至

## 與劉子正二幅

咫尺門墻下賤貧困窘靡紛然以故尚未果叩謁可勝愧仰初寒即日孝履支福謹上狀叅候率略幸察

長至今節諒惟號絶何以爲懷敢幾節抑以叙礼法區區之禱惟在　令幸甚幸甚

## 送劉子正墓銘三幅

闊別幾兩閱月但深跂仰即日共惟神所傾助孝履支福謹具啓候承忽遽不宜

衰晚比家患除皆親舊推借之賜敢不知幸月知屨訪及且辱惠況之厚佩服眷意不勝鄙情朝夕東去匆匆殊愧不得一別門墻引領㧾劇悵仰

鄙拙承以先丈親家銘文見屬涸思牽強僅得成文第愧不足以發揚先德耳謹以持浼切幸視至或尚有喻不外不外

## 與戴宰

一別倏爲踰年揭來行朝相遂隊炎炎念欲訊興居因循未果誨牘先辱礼數過當感不忘秋暑縕惟即日孝履支福向得小姪書具聞躬中不佳頗費調治比遂良已可勝欣慰尊親家壽考善養追慟何及敢冀節哀以幾宜視家發重寳區區之望也

青詞

聖節　生辰

福寧殿啓建壽聖節道場青詞　王岐公

靈承慶誕適紀誕辰祕殿祈祥載敷妙式企高靈之下隮監精衷之上通永佑函生大延景祚

太清宮啓建壽聖節道場青詞

歲籥更端陰華生朏興言震夙之旦寅攄神霄之休爰即眞祠其敷沖式冀上穹之默臨錫邦祚之丕隆

上清觀啓建天寧節設醮青詞

草木雖微皆出乾坤之造君親有慶共稱臣子之誠屬誕聖之昌期竭籲天之至懇延張峻宇儼設殊庭冀回旒〻之光俯察區區之意伏願顧諟明德惠綏永圖志上下以咸同時雨暘而不若九州四海日陶有耻之風億載万年歲獻无彊之壽

福寧殿啓建天慶節道場青詞

檮動年芳華生月朏仰祥符之盛烈膺上帝之靈文載歷嘉辰具稽先制披九重之祕宇牽士極之沖科庶恢道甫之宗式介皇圖之固

福寧殿啓建天貺節道場青詞

珍符發瑞嘉節標期披太素之琅書企紫宸之芝御伏冀密垂誠上格靈貺下敷助永昌圖歸勤大道

靈疆殿滿散乾文節道場青詞

正陽之月震誕紀期涓歸殊庭以延飈仰瓊科而爰修披以虔伏冀高清儲靈垂右寅徳邦曆之固與民均休仰答至二匪誠敢怠

福寧殿啓建先天節道場青詞

祖者收辰素商臨候稽靈源於道祖啓丕祚於皇基載甫殊庭甫虔決會欽若王神之佑永惟重器之承敢怠至精以懷眞蔭

靈疆殿滿散同天節道場青詞

祗紹慶圖仰繫靈顧屬嶽台之布序寔誕育之紀晨爰即祕庭夙崇法會甫畢齊修之素祈蒙保右之仁

福寧殿滿散先天節道場青詞

寶系自天珍符在国適紀素商之序夙清祕殿之延採道編於琅函企眞游於紫極至誠內罄沖祐長孚

萬壽觀啓建乾元節道場青詞　孫　夢得

炎序開端誕辰命節惟沖人之紹歷荷靈應之紹休爰敞殊庭載嚴淨式伏冀眞術回鑒誕茲錫嘉休永嘉卜世之基弥固如山之壽

福寧殿啓建天祺節道場青詞　王岐公

圓靈孚佑寶命來存載承先烈之休又紀眞靈辰之會夙探沖式編繹眞文冀神造之博臨錫邦圖之永久

靈疆殿滿散同天節道場青詞

大統當天三陽表旦紀靈樞之夙照陳祕洞之重科迓欽不宰之私默下有生之施終回沖監永祚皇休

玉隆觀啓建乾元節道場青詞

茂樹交秀董風道和當炎靈化育之初實殷賀誕生之候昔膺聖護恭荷眞休奉春秋則謝社歆穹御遠迹則兵民保乂敢憑醮席恭尊虔誠庶資眞蒙之修仰達清虛之鑒冶敷順氣不昌群倫

福寧殿滿散天貺節道場青詞

祕殿集靈僊符紀節祗循綠蘊之範退礼紫虛之游伏冀感眞洞元右徳錄行陶物生之大順錫邦祚之鴻休

洞霄宮啓建乾元節道場青詞　文　士穎

月旅正陽當百家之茂盛祥標誕節期万壽之穹隆式按舊章載嚴祕殿延紫霄之飛馭誦玉笈之靈篇伏冀誠懇上通聖眞垂佑錫之多福均動植之微幽永以无疆並乾坤之悠久

福寧殿啓建先天節道場青詞

秋迎新朔節紀佳辰感靈系之肇禋按金高辰而薦信瓊科按式玉笈黼文庶法道之自然以資功於不宰俯回沖監終右皇圖

明道觀啓建先天節道場青詞　孫　夢得

暑伏彈期商秋開序揩道祖發祥之兆廼先朝紀節之辰恭建清場載循舊矩寶薰爰發宣禋弟麼伏願精意上交大慈光照生民饒衍廣宇太平

福寧殿啓建先天節道場青詞　王岐公

相若收節涼颸應辰稽道祖之生期啓皇圖之求祚有嚴寶宇式按沖科揚維太寶之承欽若上靈之睠敢忘顒懍以嚮順祥

福寧殿滿散先天節道場青詞

寶系發祥真符告祚肇素辰之誕候卽秘殿以陳科集供清場致精道果期九真之迪蔭保百世之延洪仰荅顧懷敢忘顒懍

福寧殿滿散天祺節道場青詞

太象開先必根於元造寶文騰瑞載紀於嘉辰按奉聖之舊儀於企高辰之列御綏熙祚明烈永孚順釐

福寧殿滿散天貺節道場青詞

上靈顧德受錫於休符本真協辰載臨於嘉節神謀既後寶歷垂鴻益嚴三景之科遂竚九閽之御幾榮妙蘊仰契真風

慈壽殿啓建皇太后生辰靈寶道場青詞

良月飛寒純坤宅厚紀慈闈之誕序會聖歷之嘉辰前校殊庭具敷靈式庶演具風之妙永同阜祚之休

慈壽殿滿散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覃復皇圖孝申母養備尙殿之御氣紀沙纏之開祥夙採秘洞之科屢揖列真之御庶資道妙丕錫時休

觀文殿滿散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冬籥道寒應就盈之良月母闈鍾慶紀載誕之休辰敞別殿之清場研上清之妙教庶績旅齡之茂永均皇歷之昌

本命

奉元殿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正陽紀月元命屆辰仰抑清都恭開靖會奉靈文而恭講集芳品以真陳伏望明鑒俯精希微降監垂在天之休蔭祚下世之皇基

鴻慶宮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別都之真皇運啓基作爲靈宮館寓聚聖顧循耿質嗣撫休期屬歲律之秉秋惟命元之協日載嚴道式丕迓純釐

慶元宮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猥以涼德纘承丕緒荷顧廣命之新宮寶明兩之舊邸肆惟本命之發式是群靈之扶歸命高真賓隆妙蔭

壽星觀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四時回復万化氤氳祇荷寶圖屢臨元命仙廷之閟列御所棲仰薦精衷庶回道蔭

萬壽觀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日暑逾軒粗場畢登眷惟今辰將及元命潔修道會寅啓仙都冀胥極之監觀祈聖真之綏佑誕清寓縣豐庇生靈

會真宮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涵象紫虛寶統本生之氣秘言丹籙蓋司定命之文考日道祥按科嚴供校殊庭之中遂佇靈馭之下虔留監精明輔延昌熾嗣安丕運永邁真風

崇福觀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承天之序享國之安適臨元命之期仰懷乾坤之蔭延真秘宇按式清壇致遐福於大清保皇圖於永祚

太一宮啓建皇帝本命靈寶道場青詞

惕惟眇躬欽紹景曆大時播氣元命屆辰適臨炎籥之中顓敞珍臺之會肸蠁真之絕致迎鄉御之下遊願監忱恩孚垂惠蔭

建隆觀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首春開序元命屆辰爰按殊庭俾陳勝會靈眞揚於妙善祈仰格於高真寅諒裹懷丕敷武毅寶圖丕固仙蔭永依

崇禧觀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大火臨辰寶擁基於王業群飈泊郎更系迹於真風顧蒙寄於丕

圖存推辰於世命往即殊庭之夕具宣元洞之科精志所孚皇休是祚

鴻慶宮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九清右下億扶皇祚之延六氣旋中環次命元之紀肅依道宇明按真科敢薦誠忱庶迎福順

明道觀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天心丕應膺筆新邦統之承月律冉移旋次命元之紀逖瞻秘館素宅靈區載陳瑤席之芳具繹琅書之緼伏冀飈游格馭斗樞𦄂存然繁霧露之仁永保熾昌之祚

延祥觀啓建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尊穆皇基孝形縣宇方極祖慈之養存臨元命之辰按靈步於行基演沖科於秘館庶誠忱之上格錫壽祉之丕延

慶寧宮啓建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倣律收華炎燁御氣驗清臺之新歷紀慈闈之元辰夙敷祕洞之科緬念高晨之馭庶綏神右常協邦休

太一宮啓建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孝奉慈顏象尊元命載被禁極之邃仰廷真馭之游探三洞之沖科披始青之祕錄庶資道妙永介靈休

萬壽觀啓建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茂纘皇圖尊承慈壺屬陽春之季月紀元命之嘉辰爰被殊庭仰延法御庶默回於圓造用丕錫於靈釐

萬壽觀薦嚴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燎燎延真肅揖飈游之駕珠臺按式載披寶籙之文既齋明之盡誠亦肹蠁之來顧綏延妙本永薦慈休

坤寧殿啓建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荷天休命嗣國丕基孝承祖養之慈時及命元之紀企列真於上極宗衆妙之高風庶默下於靈觀用番釐於沖

奉元殿啓建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毋儀正位極致養於孝誠神造主生推發祥於元命屬上冬之吉辰敷三洞之靈科庶集沖禧均休皇祚

太一宮啓建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孝尊長樂序戒元辰祓館敷筵儀函發籙伏冀上真垂祐賓祚均長敢薦信於靈觀求希風於道庥

慶寧宮啓建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慈闈致養方率孝於群倫寶律薦時載推辰於元命即列真之邃宇研諸妙之靈文庶歸蔭於道風益均祥於皇祚

西太一宮啓建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長信奉親必極天下之養元辰本曆載當季仲之期緬欽不宰之私默系有生之命延羽褕之上侶按琅科之妙儀庶閟道於真風益輔祥於永祚

國家祈禱　祭祀　金籙青詞

南郊預告道場青詞　　宋　子京

祇嗣燎基六年禋燎幸方物之時又間四方之必虔三歲于茲舊章可述已圖嚴配前命收司外遘馨嘉中宇庶申昭事式啓齋禧

南郊預告道場青詞

比卜天正躬協帝燎百神來職万乘戒期惟大事之方勤勵精衷而有恪特端曩室敷迪齋科雉調琅音上祈聖佑幸鴻儀之克發洪釐獻之大和敢忘日修仰酬天膺

南郊預告道場青詞

爲歲吉上拜既上天季三載以爲常普四方而助職幸邦治定加嚴恤成禋嚴上儀仰浮不壽已丁寧於先甲俾疏淪於群心爾奉有加須求无擾仰惟真馭垂悉至虔

南郊禮畢道場青詞

天燎告成帝壇臨享白六飛之出次逮百執之解嚴氛霧廓除宵極澄闊夫光充乘協氣森翔荷眾聖之顧存集中區之昭泰是用祓齋秘宇啓設真場召微服之列官紬瑣函之奧蘊庶緣報礼祗

荅純休威叚不違景貺俯垂鑒

明堂預告道場青詞　蘇　子由

嗣守丕業于今四年躬祀總章方期冊見講周之舊當先事于律
宮稽國之常亦預祈於中禁祓除祕殿祗俟真游降福儲祥望璇
霄而非遠奉珪薦幣冀縟事之有成

明堂禮畢道場青詞　汪　彥章

比講嚴禋用昭美報荷三靈之降鑒致百禮之備成敢修祕文之
儀用企叢霄之馭庶扶景祚永格殊休

明堂禮畢道場青詞　蘇　子由

因聽政之當陽修饗帝之祀陟配文考大賚四方禮成不爲神貺昭
荅念非寡德之致願依妙道之餘祗祓禁塗遠迎真馭誠心上達
微供獲陳

祫饗預告青詞　歐陽　永叔

宗廟之嚴祫宗爲重乃卜孟冬之吉躬修合食之儀仰企上靈冥
孚陰佑俾克成於盛禮與永錫於純禧式展華思用膺神祝

祫饗預告青詞　宋　子京

禋于真房徧躋於左廟星旄耀景遂裸於陽郊寅念信都回經馳
道式申示謹嚴蹕戒喧方祇瘞於天柴畢齊精於晝者仰祈真應
助畢禘儀

禘祭預告青詞

今者屬圖妙祝先見高真叩寶字之靖嚴滌瑤觴而伏獻眷惟祕
宇夙奉慈闈顧莫罄之難兼委爲紳而攝告庶游元陽精思事昭
茲著躬致殊庭祗見真祖茂贍玉理進祓賢觴眷惟慈衹之嚴夙
厚慶源之蔭已詔職事攝奉薦章願垂餘禧以光降祚

四瀆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孫　仲益

妙道希夷寶司於化育名區湫邃允宅於真靈向因文考之諱辰
仍屬華年之首序肅延淨侶祗祓清場祕籙交敷沖科並講俾遂
投於信簡庸敬示於虔誠伏冀順擁祥禧均消祲沴夾于廣宇綏

此羣生

茅山金山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王　岐公

神識之奥旋館崇虛道祖之靈維圖示慶比按三清之式爰敷九
曜之旌庶寫玉景之高閑達龍淵之至信求孚妙蔭下錫不祥

金山水府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祥開誕序會集仙科祕府洞淵式通妙章行龍傳簡庸達信章綃
金真風益孚靈鑒

玉京洞金華洞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至妙者道之宗無私者天之聽維時暮春之序載披禁廷之嚴寶
籙按幽巖游下席既格東於靈壇旋錫祉於皇圖瑤簡俾龍以將
至信

金山水府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南有靈淵下浮祕府屬上都之敞會按三洞以成科載刊瑤簡之
文用致金龍之信庶孚沖監永祚純休

張公洞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太極幽元上真毓化嗣集圖於皇序期斂福於群生敢竭會虛按
科壇宇遠清璮之已事竭真信以馳誠庶格霞顯用孚眷佑

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地控靈扃淵臨邃府爾陳醮席敢廷騷游式表披文式遵沖範金
龍傳簡庸達信音編金真風昭垂厚蔭

四瀆水府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紫極函元宰群生於下土瑤臺寓聖演真教於上都遐瞻洞府之
嚴未宅神靈之粹式將祕簡以傳行龍維誠信於所交諒幽通之
靡間

四瀆北海水府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氣明東序神發蕤符解祕館之沖科集紫虛之上眾遐企列真之
御俯臨鑿泰之淵遂編玉之鏤章俾行龍之關信庶孚情悃丕錫
蕃祺

金山水府投送金龍玉簡
靈淵織洞本爲仙府之居信簡傳龍蓋本道家之範偶上都之演
敎瞻秘境以投誠庶格沖觀俯垂妙陰

集禧觀啓建年交金籙道場青詞
運傳斗星回歲陰垂春氣華物始春循行新顧承大統之休夙披三
靈之蔭念薦更於順序忠歸謝於元功前被殊庭披陳法帶遣佇
飛飆之駕下歆甘薦之羞

萬壽觀啓建年交金籙道場青詞
四氣攝時屬年陰之終紀三期啓朔方物始之秉春曉明德之承
基恩泰和之家宇頒歡真廷之會大陳寶籙之科庶獲歲元傳緩
邦祉

醴泉觀啓建年交金籙道場青詞
天回星紀物動年華驅積沴以於故陰迎泰和於首序講有沖式布
于靈場仰至監之博臨錫庶生之丕茂

福寧殿啓建正旦祈福道場青詞　歐陽　永叔
四時成歲嘉歲事之咸新百福自天荷衆真之冥貺俾開靈囿恭
講仙科恢寶祚之延長錫壽康之遐永是惟降鑒享乃克誠

太一宮啓建正旦祈福道場青詞
真遊儼歆秘殿邃嚴惟首月之正時叶新陽而布慶俾陳法供仰
爲明誠伏冀敷佑眇躬保乂甌而永固躋民壽域均万国以同休

洞霄宮啓建立春祈福道場青詞
和氣發春啓神受職肇生万寶平取九農瞻惟五靈分莫坤載來
熙春之啓序肆華醮以迎釐披縕祈真衆薰攘穰庶緣順覗有
庇群元

崇禧觀啓建上元祈福道場青詞　宋　子京
月御分天適紀寅杓之半仙圖校福並會紫都之嚴祗奉靈辰皆
修清紀分遣有位即禱殊庭矧欽駕於鴻濛介純禧之肸蠁所冀
億姓蠢蠢群生富壽躋茂盛交遂永底淳禧仰奉高明

萬壽觀啓建上元祈福道場青詞　歐陽　永叔
万物煕春肇新陽於首歲三元紀序撰令節於真經爰即靈場俾
遵秘式薦雖陳於菲薄誠已達於精明伏願穹昊垂休紫清降鑒
邦家錫羨永叶於泰寧民物遂生並臻於和樂

醴泉觀啓建保夏道場青詞
元氣斡旋時維炎序珍臺嚴邃宅于僊游披紫笈之沖篇披靈聖
之芳薦仰於紫闈之監冀調玉燭之和

崇禧觀啓建中元祈福道場青詞　宋　子京
秋爲去初月盈茲望仙真普會校籙素嚴深詔攸司敬修常典分
就珠庭之校肅陳芳獻之華調諱內音振除譽累掃璧爲悟清苦
而歡仰高穆之喜慈垂有生之護俯顧臨觀紫閣佑福祥真德蒙
安存誠敢替

福寧殿啓建中元祈福道場青詞
肇秋之辰既望之夕候仙都之校籍即秘館以敷筵凡稽三洞之科
紹奸九清之駕

奉親齋孝三殿啓建中元祈福道場青詞
方秋之初維月既望將登年於素律適校籍於丹臺爰採靈科仰
要沖顧庶坂風於妙有益助福於遐升

万壽觀啓建下元祈福道場青詞　毛　伯領
良月望舒當大冬之令育下元校錄爲群聖之會同仰惡陰陽之
慈振備齊祈之礼吉蠲壇席稽按科儀延厲欵於紫清藝悃誠於
丹禁伏願真靈孚佑燕寧豐臨崇降直祥被除災害福精純之
守仰酬洪覆之恩

景星宮啓建下元祈福道場青詞
時屬初寒月臨既望方仙都之校籍仰真館以陳科下垂圓監之
臨丕錫涵生之乂仰依妙用終竭至忱

太一宮啓建下元祈福道場青詞
珍臺富席延上極之列真寶律還陰屬下元之佳節集羽裾之淨

佀繹璣衡之中科無格靈觀用均邦社

後苑祈皇嗣保安道場青詞　歐陽永叔

廟社降祥宮庭叶慶載嫺吉旦交薦明誠期仰格於清真俾敷延於祉福永昌期祚遐企靈佐

福寧殿祈皇嗣催生保嬰道場青詞

高穹降嘏方垂祐於邦家弥月告期用薦誠於科籙冀眾真之昭鑒錫百順以儲休

後苑催生保嬰道場青詞

正陽旅月載育開祥式因靈守之嚴爰潔精衷之禱虔祈眾真之貺敷服百順之休永祚皇圖實昌帝道陰

禁苑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宋　子京

恭念以眇〻之身奉丕〻之祚祈天錫美嗣歷元良顧此蟥帷就安乳館未言旲夙厎宗祧敢通醮於眾宸願垂休於祺謂克生而育俾熾而昌鑒苾誠仰須祺祉



後苑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誕彌叶慶方凝修誠嚴秘殿於靈宮謁真文於藥館逼此交分之薦祓其災害之虞仰冀昭回丕符鑒祐

後苑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吉日迎祥靈謀叶慶爰即清真之宇虔修科式之催冀祓除於害災俾敷昭於福祉載昌儲慶永佑基圖

後苑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祠叶應弥月告祥肅依科籙以薦誠仰冀昭臨之降鑒錫之祉福佑以休寧惟集慶於邦家永延鴻於基緒

後苑祈皇嗣道場青詞

聖真所居虔恭感斯集屬擁休於朝社將儲慶於宮庭生聚仰禧幅貞翹厎載馳使命恭扣清都誠竭虔伸宝香交馥伏願神威溥護法力扶延朱帝請儀早繼斯皇之詠瑞膺騰擁益隆久照之期言念虔詞不勝企俟

集禧殿禳謝火星道場青詞　汪　彥章

統輯群元耀德莫勝於躬付導迎休應催真由赴於所祈茲緣騎隣之辰惟有薦修之治敢延沖方俯降靈場之典敷祐之仁永享平安之慶

福寧殿啓建禳謝彗星道場青詞

上帝聽卑每示民以災祥一人保國必畏天之威命乃妖文著於營室夜氣堦於金方切循災變之繇實致瑣涼之懼用按科於秘殿方請穀於高穹庶蒙降鑒之私以返在躔之象

福寧殿前散禳謝彗星道場青詞

太史占文西躔示變顧天衰之靡測省邦咎之所從内格至精仰孚靈監忽妖芒之澄象致順氣之凝休益勵菲思庶符元祐

紫宸殿醮禳星變道場青詞

假荷不圖存鍾否運毋暫而畢帝耀災殄之及民恐者時屬杪秋星違常度爰謹告曾先於虛是必咎徵有續於升聞夙夜靡遑於形俱揚即名山之勝境修大洞之明科仰冀真遊俯回靈鑒亟垂銷去之福永啓繁隆之期



太一宮為民祓災天皇九曜道場青詞

天聽之卑黙下災祥之告君應以德敏如影響之隨長养律之向關乃星躔之示變爰祓華林之會仰延繁鶩之府全抗格于靈觀順象厯于宵畧益展修省之懼庶答垂臨之私

太一宮啓建祈福道場青詞　蘇東坡

臣以冲眇嗣承列聖之休濟于艱難實賴文母之德臨涖四載勤勞自爲畏天之威未嘗懈日而孜孜視民如子惟恐一夫之困窮伏覩上帝降祥敷真垂祐消禳災殄永底壽康恭陳寶籙之科仰扣神游之館敢祈昭鑒上察孝心

本命

本命日祈禱設醮青詞　趙大

遭世盛隆毋乎荷非常之眷跡封優渥偏荷寵不次之恩肖年
於壽康家克繼於平泰雖賴君親之私實憑造化之私屬兹元命之
御辰當季冬之紀候備陳妙供肅建靈場庶昭格於瓊詳默延
於靈馭伏願上穹垂祐列聖鑒衷回曲照於桑榆移至精於蟻
洗心奉道悉蠲既往之愆稽首投誠寄介方來之福雲天在望肝
膽不妝

本命年祈禱設醮青詞

所助者順故禍福之來常有感必通則天人之際何遠屬元春
之新朔得本命之卯年肆九青場度覩丹悃伏念臣最尔微品陶
乎大鈞出於零丁孤苦之餘備矣險阻艱難之事仰繫帝力浸被
國恩曾天爵之弗脩乃勢榮之久切致君利物敢常愧於食浮行
乙宅心幸莫逃於日監惟歲逢庚午之辰本實臣生甲子之一周
支干俠舉而起元屋氣循環而復始天道成於不息人生異而又
新恭依靖館之儀順迪雲衢之秘敢言報德期以迎年伏冀上真
鑒臨列聖孚佑變而復貫既載見其賦命之辰華以鼎新顧更錫
以降康之祉

本命日祈禱設醮青詞

叅稽金籙孝迹瑤函聞消災度厄之名知延壽益筭之力敢祈聖
智洞察凡愚伏念臣早歲崎嶇晚途湮汩無片善可言於帝闕無
寸長可奏於天閽借五十三已規規於闕退今八十一尤慓慓於
屯危謂非錫福於上蒼何以保身於末世重伸悃款虔扣高真造
化涵濡頓憑雨露之施衰枯優渥仰保樗櫟之生意切辭繁情深
語拙

本命年祈禱設醮青詞　陳履常

天運有叙六十歲而一周人心所歸五千言之大典惟此庚辰之
歲實爲本命之年數之所窮理有必反不勝恐懼敬用祈禳祗按
舊章脩陳淨孔惟報真之厚眷下顧與虐假青章之微詞仰陳危
懇多生之罪願以識除百歲之年敢祈陰錫道心浚發妙行具修
疾病不侵壽祥來集誓依真教以畢餘生傳及群情同期勝福

本命日祈禱設醮青詞　陳元應

大緣廣覆既觀顯於細微至道雖名讀仰莫窮於幽遠爰憑誠
之必至則上靈之可通況不言而信已乎啟无私而奉必極時丁
歉歲日次戊辰實小臣有生之年亦君子夙端之始式陳蘭醮載
誦寶章虔謝往愆來祈單聽伏冀方靈扶善列曜降祥永底四域
之寧請勤夙夜之庥以五福之備聊慰老成將酬劬勞之恩誓攜精
純之悃

禳災祈福　賽謝

設醮青詞　陳安行

黃冠有生均託元功之覆乎而爲福況叨能命之新念夙運於性
恂欲歲仲於報效更殫一意敬徹九閽伏念臣猥以人凡久塵法
從惟飲啄起居之際在報臨孚育之中自再析於魚符亦粗施於
鼠技幸遇簡劑之稷過邑之告豐火益潛消雨暘時若深冀覺
刑於司敢取祈運職於禁林荷大恩之不貲愧微躬之莫報第緣
子舍啾唧未寧遂遣堂皇圖繁少樂虔誠盈之挺谷賴臟腸之流
恩是用度集羽徒肅陳嘉供孱香之上達獲貺贙之交通伏望
至道監臨祥光輝燭旁連田里悉無愁嘆之聲宜燕及家庭均適平
康之願仰祈弥載佩盛休

設醮青詞　陳安行

生成所逮雖戴覆之惟均疾痛而呼繄聰明之有鑒俯殫悃愊
仰叩矜憐伏念臣資性甚凡技能非敏偶際明昌之運寖塵禁近
之班旋重丘山報微毫髮非丁家難不自意全既誤恩而爲州
復閔勞而予職愛民心在自者見忘殘躬國志堅每思尽瘁爲自
春而徂夏緜過分以挺炎筋力弗殊腿臂作楚雖跼勉益殫於夙

夜然雁酬幾幣於精神惟賴天慈曲從人欲是用祓消八字爾展雕筵冀丙燭於祥光遂一鵠於宿洚還之蕤觀效乾事丑功之勸戴此湛恩于日誓心之信

赴任保安青詞　林　豈塵

升斗糈糧固匏仰給之私推孝發途敢望全安之賜無休有自昭答具宜伏念自得祿代耕閭門就食從遠方攜負之至賴洪造帡幪之安天高而聽甚卑允許虔禱物薄而用可重式答深恩嚴潔祠宮敷揚科記俯殫方寸上達圓穹嘶降格於三清錫康寧於百福獲遂養親之願益殫奉怡頰更堅報國之忠自求多福

赴潮任保安青詞　黄　赤之

百年俯仰固陰陽造化之匪千里驅馳涉得失憂虞之境涯丹衷而懇禱叩洪造以皈依伏念某蒲柳微軀塵埃賤職懷鉛而抱槧敢言發奮以決科千佛名經誤冠太常之第一行試吏濫分南郡之符材謙事叢人輕責重外則瞻疏之為懼内焉疾攻之是虞禱將首於征途爰肅陳於清醮庶動高真之降鑒垂覆護之恩由公及私既安且吉壽山福海資道力以彌昌燈雨壘煙仗皇風而一洗

新居禳謝設醮青詞

蚤辭二浙久客兩淮梓里志歸爰遁一廛之頤松鄉卜隱遂諧百堵之興自夏徂冬以夜繼日上棟下宇每勞斤斧之施天神地祇或致方隅之擾肆消穀旦祗款蘭場庶昭謝於萬靈用遵迎於多福鵲巢有託幸風雨之攸除鶴髮無憂願室家而有慶誓殫一意期禱九霄

新居禳謝設醮青詞

經營土木之功始終十稔觸犯陰陽之禁周徧八方毋積愆而貽莫遑寧勉謹涓令日式按仙科諷梵贊之秘文薦蒲庖之齋供庶憑丹悃仰冀真游赦前日之咎愆責自今之方位神人不擾稚老以安

考室禳謝設醮青詞　鮑　欽止

天有顯道惟陰陽以相形居人用不欽奉周旋而罔敢失幸苟安之有自輒胎合以告虔伏念自祖承先業之餘未遂肯堂之念是用往咸爰稍新居非誇輪奐之工取在風雨之蔽重念尤興於土木豈能無犯於陰陽顧瞻危懼之懷務後皈依之請當陽和之用事正福生之有基敬命羽流虔揚梵贊嚴蠲蝸舍攀飛馭輪仰祈供造之私茂以太來之慶祿寧壽考少酬毋氏之劬勞枝葉本根不墜家聲之綿紱

新居禳謝設醮青詞　孫　仲益

插迹末路獨行万里之餘晚犯流年未就一廛之託爰屬歸田之日敢從問舍之謀永惟窮棲失木之悲遂諧脫兎投林之喜所頤容膝南窗之下坐觀六十年之非寧復存心北闕之中大庇千萬間之意誣龜視日除地芟徒跣決瀆川誅鋤草莽甚虞觸害一時昆蟲之命更懼穢褻四隅神靈之衙通即家庭躬陳菲薦命羽衣之勝侶誦蕊笈之真文俯輸螻蟻之誠仰企雲霓之望蠲除殃禍嚮文福祥上有天臨旁無鬼瞰俾同胞之兄弟共臻黄髮之期遂徼福於子孫永保青氈之舊

增修落成禳謝設醮青詞　劉　中遠

齋戒事帝推誠意以能通疾痛呼天尚哀情之可憫念自傳舊業於詩禮窮未技於藝文纏縛一官艱難半世罪盈小已禍逮老親荼毒不天殞絶無地念首丘而俟死尚營葬以偷生自締草茨僅庇風雨興建土木濬治水泉顧兹里域之中恐犯神明之舍冥宗冷族雖無職掌之憂宂魅巢居尤有攝祟之懼特延開士恭按仙科不敢徼恩惟祈謝過伏望高真降鑒列聖垂慈宥以哀誠被之道蔭俾孤孑保餘年於草野使仙人安靜棲於丘山誓堅終始之心用報生成之德

上元祈安設醮青詞　趙　德莊

都會之地民物至殊奢侈之愚閭里多罪爰以三元之首率時衆

志之新伏願戶識孝慈人知忠厚五風十雨有來九邑之祥丁歲
千秋以永六龍之慶

上元祈安設醮青詞　陳　丞相

天高聽卑豈九膚之有隔意誠心正或肹蠁之可通輒瀝丹衷仰
干洪造伏念臣遭逢特異調停何堪四紀宦遊但亡懷而復坦貳
公忝切尚苟祿以貪榮雖量己之甚明顧乞身而已幸獲歸休于
舊里惟沉痾之在身謹擇初元肅陳清醮伏願臣一門內外兩宇
康寧已超名利之途無後悔少遂清閒之樂尚保餘齡

為父少傅祈安設醮青詞　林　宗丞

老稚宦遊每抱滿盈之戒陰陽代謝豈無消息之虞惟畏免災敢
云要福伏念臣某父臣某年垂七十位亞三公幸勤白屋之起家
亟勉丹衷之報國幸一門內外切廩稍者十餘人念累歲晨昏望
江淮於數千里懼微尤之倚伏適星宿之推移敢因月正之上元
虔值日辰之先甲謹延道侶爲扣高真輒紓醮設之微誠寔有祈
禳之私意情惟知止念欲就閑伏願大而邊境之安寧次則親庭
之強健掛冠得請庶無一簣之虧問舍有期永遂全家之樂

元旦禳災設醮青詞

洪覆至神實不期於報謝群生多故誠有賴於祈禳輒輸悃愊之
私仰瀆高明之聽伏念某遭逢盛際蒙被餘恩賦形宇宙之中殆
將四紀切祿江淮之上幾及二年雖身曲盡於勤勞然事豈無於
過誤慮愆尤之浸廣恐譴責之陰加粵自元朝當脩於醮事及茲
歲暮輒按於科文祗建壇場肅陳香火伏願上真保祐列聖扶持
官路亨通無謗傷之橫至私門安燕絕災釁之潛生福逮親闈慶
延子舍

為衆祈禳設醮青詞　林　岊塵

天所助者順豈禍福之無門民至愚而神幸皈依之有路俯伸危
悃仰瀆穹蒼伏念臣蠢蟻微軀香火共社雖出作入息固有不敬
然仰事俯育非無少慰式憑玉匱之書上叩金門之聽伏願速覺

比屋潜消無妄之災白叟黃童共獲大有之慶

為衆禳災設黃壇青詞　程　子山

惟皇上帝子惠困窮今此下民寇攘姦宄蓋人爲之不靜致天意
之未回頃河洛之妖氛尚纏襄極脊岷峨之王氣幾暗胡塵驟大
夏之將顛渺橫流而罔濟唯有剖心妙道託命至神人雖厭於亂
離兵孰能去天如欲於平治虜不足誅妖協靈衣祗嚴閟館邇賓
霄而遐想琳闕閶闔以陳辞伏願降思穆清欽觀昭曠排玉房而來
衍華琱圓以峻奔紛動羽旄儼臨壇宇覩少留於聰聽容畢墊於
精衷曾是更生啣夙恩而莫報敢期終造徼後福以無它早建中
興成蹟壽域

為衆禳災設醮青詞　熊　子復

道蔭無方禱而必應天災有數修則可禳永惟建上之封實在閩
中之部承去歲荒歉之後疫疾間興當入夏種蒔之初甘霖未降
欲潛消於旦會用祗按於冲科披外臺春貢之堂企上界真游之
馭願矜衆欲益隆諸天豈惟藩郡之蒙休亦俾僭臣之逃責

上元祈年青詞

春華有序登見於初元道妙無方夙聞於善應輒常時之官齋爲
閩郡之民祈祓茲黃堂瞻彼紫極殫愚衷而上達企真馭以來臨
妥茲是邦俾蒙諸福時和歲豐而有休嘉之氣家給人足而無愁
根之瘴主既寡尤吏亦逃責

為衆禳災設醮青詞

天維顯思誠故能格民亦勞止患庶可銷永言京峴之封實控江
絨之會緣暑雨之驟作致疫疾之存興具用按公宇以齋心企真
遊而請命簡在上帝孚佑下民所欲必從頓悉蠲於薔害自今以
始望更錫於豐登

為衆禳災設醮青詞　林　岊塵

臨下有赫妙造化以難名求福不回或至誠之能動輒輸悃愊仰
瀆高明伏念臣等試吏未優受才甚薄頃緣兩歲旱禍相仍妥涉

今其蘖殃猶甚獄訟滋起怨讟横生妖祥見於不祥官吏爲之震
恐今福莫大於無禍敢恃祈禳而天雖高而聽卑庶幾降格適値
先天之節敬陳淨醮之儀宣北斗七元之科慶中元四始之會伏
願叢霄洞鑒衆真護持閑茲窮谷之氓一洗如山之釁自今以始
堅勝降之小心俾熾而昌荷生成之大賜

爲衆禳災設黄籙醮青詞　孫　仲益

道大弘濟物之功人窮資籲天之禱自中原稔夷狄之禍而一方
纏此豕之妖劫火熾然彌滿萬里胡塵澒洞連絡百蠻慟哭干霄
肝腦塗地積骸蔽野釁血流川走燐宵明遊魂晝哭風悲露泣一
杯之奠春秋莫祀無半菽之分念衆生曉劫罹釁之深丁一時大
盜稱兵之衆貨財留戀骨肉淪溺愛河備嘗諸苦漂墮冥國
無有出期是用仰紫極之真遊集黄冠之勝侶瑯函蕊笈飛奎弘
開絳節朱幢靈旗來下哀憐多罪拔出三塗金飯玉漿有求皆至
况真神馬無往不通破昏暗鎖而來離九地之幽乘逍遥遊而共
集諸天之

祈安設醮青詞　陳　德明

林林總總羣居服臨震蠢之間擾擾匆匆相糜於是非得喪之域
切慮愆尤之積敢忘懺謝之懷切念臣偏親六十餘合門數百指
方屬行年之更始尚虞感耀之來臨仰叩威靈大作帡幪之厦屋
庶令竟歲常游駘蕩之春風

祈安設醮青詞

下民無知福禍隨機而感召高真善貸災祥每虞於祈禳俯竭丹
衷仰干洪造切念某等邑居窮嶠俗習澆風雖無商賈之息通粗
有耕桑之飽煖知爲善之最樂思防患於未然欲銷火盜疾疫之
憂冀免水旱凶荒之變延涓穀旦特啓醮筵度命羽衣之流於演
瑯函之典伏願齋誠上達僊馭下臨保茲蠢蠢之生降此穰穰之
福無菑無害三光全而寒暑平時雨時暘五穀熟而民人育

祈安設醮青詞　張　正巳

隆天厚地共叨覆載之恩衰病殘年尤賴護持之力輒伸微懇仰
扣洪鈞伏念臣山林故家韋布下士慕前世近古之學讀先人不
售之書雖無一時之顯功獨有三世之陰德事君以道期不負於
初心行己盡誠念敢忘於先訓屬神州之俶擾當王室之艱危頗
思痛哭以獻言不料積憂而成疾志意搖落步武蹣跚謹按仙科
恭延淨侶伏願高真降監列聖儲休不憑上醫皆盡去末疾唯鑒至
之是戒庶膚粱之無虞誦五千言益味於靈文揩二百指同依於
至道

賽願設醮青詞　孫　仲益

雲天溥博大庇羣生螻蟻幺微上干鴻造伏念某紹興辛亥歲出
守臨安府寘行要發編罪南遷促怨滿前禍奇不測投荒萬里未
知稅駕老幼百口狼狽無歸僑寓馬跡一島之上而村舍庖煙上
溥煬突又爍欲焚天誅其家夜中驚爆應時救護得免猶敎弟婦
胡氏猶子強宗三被危疾救藥靡効賴天之祐得免餘息嬰兒壽
老免乳之疾母子阽危亦獲亡恙皆臣弟䙝齋心啓許前後七筵
敢用昭告嬸嫂劉氏頃緣幼女蚤逝願追福於後身侍妾鍾氏又
以老臣行年擢挺災於惡曜逮茲穀旦祇奉靈科虔誦秘文熏脩
菲薦誕惟僊聖廣賜壓九哀閔手足急難之情保全驅擯孤危之
命或俯儺之際若幽顯之間蠲除回禄之災消弭歲星之厄仰憑
帝力式副弘願府輸危懇用伸報擅雖巍巍之大莫可管窺而區
區之誠庶幾芹獻洗心歸命稽首投誠誓畢餘生永依至道如負
賦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祈而水火盜賊疾癘之虞出
於非常尚冀加護

祈安設醮南嶽青詞

某窮緬邈雖杳默而難諶螻蟻幺微儻精誠之可格敢殫悃愊仰
瀆高明伏念臣賦質顓愚奋身寒苦塡壓要路叨位宗工補袞和
羹莫致將明之效敗材覆餗遽貽顛躋之憂奉身投遐方禍及弱息
一居謫籍四易年華每俯伏以籲天祈哀矜之逮下冀今危窘獲

遂安全神明所擭未淪於死所仁聖在上復許於生還祗荷冥恩徙居便郡載趨聖境恭修齋塲雖乖喬岳之名匪實真仙之福地薄展蘋蘩之薦殷陳肝膽之私尚冀聽卑終垂全佑蠲除宿譽殄錫嘉祥使晚歲偷安無重罹於災沴闔門蒙福長共保於安康庶令含識之倫不失有生之樂

祈安設醮青詞　黃泰之

圍陰陽之域焉能無憂患之防叨覆載之恩何以表瞻依之素爰披愚款仰扣高真忘其螻蟻之微薦以蘋蘩之潔惟一念之誠不爽庶萬靈之鑒潜通希蠲已往之愆益茂方來之祉雲車風馬書覲咫尺之臨福海壽山願契百千之祝

祈安設醮青詞　劉忠肅

一氣清明體神而妙萬物三靈昭晰福善而降百祥顧雖暮景之餘年脫艱危於死地重蒙優詔易處近邦望龍御之非遥念歸依之有素恭伐蘋蘩之薦薄陳犬馬之私敢冀聽卑曲垂孚佑伏念臣頃違孤宦叨位宗工寵祿過分而易致於滿盈智識昏愚而深罹於罪戾身投遠裔禍萃私門比獲生還實踰初望下同子舍膀及天倫俱叨上恩悉從内徙雖未離於謫籍知幸免於畏途尚祈洪覆之兼容更冀大明之委照載加矜惻終賜保綏使歸老丘園不忝於微志貽休嗣續無隕於素風弭災沴於方來保歡康於晚歲

賽願設醮青詞

言念曩歲獲拜琳宮揚仰威靈祗布誠懇殆涉幸世復承舊游自忻疵賤之餘生久沐生成之大德猶于微祿未泯此身冀深謝於積衍思必酬於前誓顧已衰之門户尚欲扶持慨將老之年齡或堪黽勉敢憑洪造仍布夙心

禳災祈福設醮青詞

天道助順視聽近而自民至誠感神沐浴可以祀帝仰緣聰鑒冒進恍私臣稟此微生陶于大化委形乾造已畏於盈天受祿聖衣更虞於竊位毀譽是非之交至吉凶悔吝之由興曽是大愚奚取之小己順有生而然累豈爲人謀付常序而居安實煩帝力

祈福懺罪設醮青詞

寵祿叨踰深荷國恩之厚室家燕喜仰蒙帝力之閎雖天地無責報之心而螻蟻有銜感之志輙涓穀旦躬造殊庭繙寶笈之靈儀會上真之飈馭鞠躬請命稽首輸誠伏願精意昭升高穹降監凡罪辜之既往永許蠲除或功利之方來尚期積累介多祥於壽毋錫餘殃于詵孫惟孝與忠敢內欺於俯仰自頂至踵勤永託於生成

禳災設醮青詞

乾高定矣以言乎位則尊卑之莫交日監在茲苟著其誠則影響之斯格爰建迎年之醮敢伸事帝之虔公舍肅嚴法壇具請伏念臣機發甚淺德性弗充承教經之素風起如綫之孤緒浸煩帝力久竊寵榮念無功於人知莫酬於覆燾惟不欺之志或可薦於神明勉自比年衍從常序私門紛糾於多故外患起伏之不常僅歷秋冬速鍾哀疚仲子奪於强仕季女逝於已行惕焉求端稟不知措蓋禍過者災有時至道盈者天之所虧循省以兢惕心若隕恭念九清之上不遺一物之微以被除衍尤爲仁以洗滌憂患爲德上敢或怠於祈禳紫霄無聲景緯在望盡物乎外潔精于中伏願三境鑒通列真臨聽撫有生之累一視以仁推大道之原曲成乎物錫安全之運於新曆蕩滯厄之會於故陰公私敉寧族屬康靖使沐浴之悉獲永事於大神雖鴻𪆫之微亦不顛於常分

禳災設醮青詞

罪釁曾無私執非陰陽精神有感固可潛通伏念臣久積罪愆日虞禍罰仰蒙再造之恩獲自新尚懼意雖至而未孚誠既深而荐及自春徂夏兼疾與憂加以洗垢之迹已形觸綱之傷可畏豹微官之數免且舊德之寖衰庭數哀願之言敢冒蓋高之聽式祈陰佑遠宅安全止冀弭災不敢徼福儻蒙緩死俾未隕於其躬何可謝生

但願堅於名節

禳災設醮青詞　孫仲益

歸心大道託命至仁住世今八十三年聚族殆千五六十指天行代有每攖疾癘不測之憂世事多虞又懼水火非常之變輒伸丹懇仰扣天閽曲軫隅私俯從人欲蠲除疾恙洗滌罪愆門戶清寧田園登稔養老慈幼有園樂之喜安居暇食無啼號之聲退省餘生實緣大造雖乾坤之施義無所謝而對衡之祭物有固然爰即家庭恭脩報禮固不敢以貪嗔癡侈求无妄之福乃所願者安平泰優游垂盡之齡

淨獄

淨獄設醮青詞　張之紀

造物至仁衆生迷貪嗔癡之業積惡所致終身陷狴犴之刑小者傷肌刻膚大則戕賢殞首孽由自作性至不移縱能悔禍投愆於一時復出爲惡係累於旋踵故用抵法而不已雖得其情而可矜眷此郾城號爲劇邑民繁訟簡有太平淳朴之風歲稔刑清致盜賊弭寧之効以政和戊戌歲六月二十四日獄空謹按靈科上干洪造冀高真之降格憫下土之窮呼拔罪拯憂益導迎於和氣洗心易慮使不犯於有司誓與群生永依大道

淨獄設醮青詞　李文老

國家閒暇先仁方徧於九垓囹圄空虛漢律遂收於百里幸逍承宣之責實叨崇奉之功用昭謝於洪私庶導迎於和氣明謹而不留獄敢矜五聽之精禳災必有豐年更賴三清之助





祈嗣

祈嗣設醮青詞　楊祐甫

大道善應無方身之可求人欲必從有情性而不忒敢傾微悃上瀆高聰伏念臣夙啓童心願崇眞貫雖　翹於一氣曾蠕動之何知少也不祥早抑傷於夢鮒長而亡賴徒情恃於凱風以小善無益而莫爲故定命靡違而弗祐綠衣以養庶孽尚慰於母心蕢實空陳未遑於熊夢瓢憑清侶仰叩眞慈通麥稌之誠陰錫振蕃之福伏望大鈞廣運洪造曲成肇舉添丁冀共勤於農稼常樂有子永均頼於國風

催生保安設醮青詞　劉沖甫

大道無形莫求於聲臭至仁愛物善應於絲纖輒款靈壇廣陳丹悃伏念臣本非元識幸尚最靈鶴披林鷃頤安於常分愚如芻狗但樂於至仁今臣之妻方身於此考夢釋之戒先念寶典之有祈序協嘉平迎誕彌之月朔維乙亥又其本命之辰并此吉時恭陳清醮潔誠齋戒祇事夙宵瞻顧圓而若臨跂昊穹之在望伏冀上眞孚佑列聖儲休拂其災害之虞錫以康寧之福庶祈寶籙仰瀆高靈

誕免禳謝設醮青詞

圓穹垂佑非求報於有生庶類蒙休合知歸於洪造輒輸愚悃仰瀆高靈耶者以臣妻任氏夢符戒期乳產協吉起居向背寧無妨於陰陽食飲節宣固有觸於拘忌而既生育兩無疾災由列聖大孚以仁使一物皆得其所輒齋誠於靖館伸報謝於洪私凡在生成雖無物足以稱德苟能齋戒雖惡人可以事天更冀𧶓錫以壽康爲之終始

生子賽願設醮青詞

洪造無私仰荷生成之賜微誠昌報少伸感幸之悰伏念臣向因彌月之辰嘗露顯天之請冊東上達善願俯從居然就孳之安坐

獲懸弧之吉悉蒙恩祐敢負初心庶修清淨之科進瀆高明之聽伏願上穹降監列聖垂休從茲襁褓之男日增長茂更界閨門之集時遂康寧

誕兒賽謝設醮青詞

大德曰生已協能罷之夢至誠無息敢傾螻蟻之心比臨蓐以懷憂輒欲望雲而請命亟賴乾坤之孚佑肆令母子之驩康爰率真科用酬丕貺以似以續幸家世之有傳難終難窮庶年齡之未艾

禱病

為父禳災設醮青詞　　王　埜之

愛敬盡於事親敢忘喜懼齋戒可以事帝惟務感通輒傾冀異之誠仰瀆高高之聽伏念臣父某高年耄矣衰鬢皤然少違攝養之方稍致虛羸之疾胃弱傷於食飲疥瘙發於抑攝敢歷元命之辰恭設上穹之供仰祈真聖俯鑒丹心病勿藥而遂瘳壽如山而益固磐於至道永荅諸恩

為母保安設醮青詞

赫赫在上無聲臭之能通欵欵之愚有精誠而可格敢冒雷霆之譴冀申騎犢之情伏念臣父真周行上從洪造一門受祿恩逮旋旋六歲守邊功無甚驗奉孝居之良便獲溫凊之不違屬當暑歛之初閒多暑夏之感用深林楊懼失平和敢涓時日之良具致瀆河之薦祓除咎悔招致吉祥伏願上帝博臨衆真昭格錫以康娛之應蠲其納結之勞天地至仁豈棄捐於螻蟻母子為命當傳付於子孫

為母禳災設醮青詞

欲壽其親實人心之至願无私於物仰天鑒之非遠畢竭精誠懇祈孚佑伏念臣母封邑某氏昔嬰疾疹備極憂虞雖諳藥石之功尚有風宵之懼蓋屢賓衰疚未弭陰罰猶深恭啓淨筵仰干洪造願錫康寧之福階登耆耋之年均逮家庭悉仰壽祉

為母禱病設醮青詞　　林　岂壁

天道難諶莫測高明之妙母氏聖善或罹疾痛之伸輒露丹衷仰干洪造伏念臣少孤多窶偏侍高堂依僅忝一官之微方諧三釜之養而妣妻張氏比緣往服偶跌殘軀迨今延七八月之閒而脉有五六至之數往來無常急浮虛雖藥石以交攻知桑榆之已暮念下堂而傷足行或使之惟反本以呼天舜莫急此適值孝於本命用撤按於真科伏願何禍不消勿藥有喜百拜手以為壽固人子之至情一跬步而不敢忘仰真功之寵護

為母禱病設醮青詞

大馬有養乃往聖之格言螻蟻輸誠賴皇天之昭鑒輒伸危懇仰瀆高高伏念臣母永壽縣太君王氏克配先臣肇興叢緒衣被三百指勤勞六十年有造家之大功無持身之小失偶嬰疾疹久歷歲時浸至尫羸實深憂懼此蓋子孫稔惡門戶匪昌降殃乃及於老親誅罰不加於小己具用顓夭引咎伏地祈哀載潔清壇恭延開士伏願上真垂祐列聖降衷察慈母之平生感孤臣之末路沉痾頓去亟收勿藥之功盡室何為惟結首衍之誓

為夫禱病設醮青詞

宣化承流或戾陰陽之患赦過宥罪願回天地之心若時良人尤職下邑欲更新於百弊宜積怨於一身西館斧斤冒方隅而罔測東垣版築臨歲序以奚逃加之五命九星偶此三刑六厄接春夏而猶披衡已多以仍災藥石滿前曾莫施於人力雲霄在望當曲借於神威會習是而知非庶轉禍而為福一洗腹心之苦肆令膚革之充既安既寧永壽期於千載有備有性仰道蔭於九霄

為男禱病生日設醮青詞

作善而降之祥事固關於天道不誠而未有動理亦繫於人心輒瀝丹衷仰干洪造伏念臣男具官某年方弱冠嘗能冒籍嘗近禁衛生旋致陰陽之乖未全勿藥之喜深父子之情良用歸命緣霄披誠黃宅恪取誕生之旦躬陳醮謝之儀遵琅函瓊笈之科覬飆馬雲

車之會度祈降鑒早迴吉康壽詩赫三素之雲氣暢七魁之齋俯殫精意图備竭於翹勤仰覬圓清頫默垂於孚佑

爲女禱病設醮青詞

天地之德常均覆載之仁父母之心不勝驕犢之愛敢瀝殫於懇悃以冒瀆於蒼穹臣資之進修積多愛患往年于此疾幾偏於一門涉春以來病復侵於長女服藥石之非効懼膏肓之已深與其委命於巫醫不若求哀於仙聖肆式羽衣之典冀廷風馭之臨伏願上帝垂恩諸真降鑒念其稚齒素勤孝悌之修憫此沉痾賜以痊安之應當共期於頂踵庶仰謝於生成

爲女禱病設醮青詞

穹然上儀春臨大類天人之際固遠而莫交影響所通有誠而可格祇伏清場之次虔敷丹款之詞伏念臣眞此微生陶乎大化冒國恩於中外繇帝力之生成而臣之第二女趙氏婦侄爰自舊年偶嬰沴疾陰陽之升降或失其序脾肺之運順不相爲和氣液轇乎中形色變乎外乍退而復進謂有而若無洎及歲暮未收藥善意其運㝠之有會遲或者星宮之所加臨空復懼心莫能致力夫惟物一失所則造化以爲病人有不得則號呼以及天謹稽式於科文用歸誠於擭謝伏望上真孚德列聖協仁救其无妄之災錫以降康之祐庶獲安於常序仰無累於大鈞

禱病東嶽設醮青詞

表儀四鎮孰尊喬岳之靈臨長百神爰有天孫之貴兹願洪慈而溥施嘅精禱以感孚伏念某頃自抄秋浸嬰微疾恐尤遲之斯積致譴責之彼加或歷數之將衰慮年齡之不永省躬自刻敢少怠於怵惕降福惟新實仰憑於陰騭是用祓除庭宇遵按科儀延驄馭於紫清罄悃誠於丹素伏願眞靈孚佑慈育垂臨示降嘉祥滌除災癘曾竭精純之守仰酬洪覆之恩

禱病保安青詞

人大患爲有身豈免并眂之冠天蓋高敢不蹈用斷孚佑之仁輙

若董袁偷稽之儀式延風馬雲車之馭望九閽而稽首鑒十念以陳詞伏念臣早服微官晚叨內職七年去國敢妄意於功名五月養痾猶未竭於藥石今則患纏右足脉滯三經雖未爽於良行然猶艱於逸步或謂風淫未解或云氣滯弗宣嬰疴者日異於十全理疾者猶持於兩可是用輙攄卅懇仰扣高真伏祈覆載之慈特畀康寧之福齋戒以事帝既殫精意之誠悦痛疾則呼天蓋出人情之迫切

禱病設醮青詞

昊穹杳邈無遠不周螻蟻雖微在誠可格仰叩昭昭之鑒俯陳欵欵之愚伏念臣起自孤寒擢居侍從冒寵靈之已過輸績効以無聞雖夙寤宵興期臻利益然任重道遠慄積疚尤而況護絕塞者五六年統屬城者十一郡政刑寬猛儻或失中囹圄重輕未能無誤茲使神明之譴用招疾恙之侵雖曲荷於哀憐已頻瞻於痊愈尚餘纖末未復故常敢稽首以叩閽誓洗心而改過伏願上真旁燭諸聖俯臨大回日月之光深愍驕犢之病赫其罪戾賜以夷瘳溝壑未塡僅尚依於覆載頂踵何忘願少謝於生成

禱病設醮青詞

應天以實敢陳文過之詞小智自私輙露貪生之請仰惟乾坤之大造俯鑒螻蟻之微誠伏念某生而頑愚幼多罪戾驕奢自恣猖狂妄行爰自無始以來養成莫大之患皆緣貪嗔痴之宿習造爲殺淫盜而不知罪疊所鍾疾疢斯作喘滿害於飲食支離幾廢起居恐遂沉綿莫知救拯心自省雖追既往之愆嚙指銜哀覬許自新之路輙憑道侶恭演眞科精意默通高眞垂祐頫賜再生之澤早臻勿藥之期誓畢此生歸依大道

謝安設醮青詞

天道助順方不佐於私門人情喜安敢獨忘於隆施静怔一介文去四明庭闈膺奉於好音閑露日從於燕處誕均百福旁暨群兒維大化滋甫曾莫知其所謝而至誠能動或可藉以爲辞恭對蘭

場格差頻應兵蹈歸依之力用酬覆護之恩全家臻臻已無憂於旦暮吉祥止止當不變於初終

謝安設醮青詞

苟有明信雖微物足以薦神惟能潔誠故眾人可與事帝幽顯之際影響昭然道固無私理則有感凡具生知之類咸資覆育之恩蓋如父祖之用心均欲子孫之得所僭陳危懇仰扣至真顧惟迫切之愚衷曲賜聰明之鑒照伏念臣稟生陋劣受性顓蒙道不可違而豈能無違道之愆情不可任而間亦有任情之失詩書夙好居雖瀰於修爲覆壽照臨恐未逃乎愧怍往歲辛卯公撒彭門偶調護之失宜致寒熱之交戰醫師措手藥物呈能坐集百毒而僭小愈乃呼天而請命继決臆以陳辭夫何溥博之洪鈞不忍細微之告病高其冉而下其耳遽沐降康甘其食而安其居逼臻勿藥靜念神明之所畀豈容僥倖以及斯得道死亡唯知感戴欲具蘋蘩之禮適丁苦塊之艱本懼觸於尊嚴致未伸於薦獻即此慢易重成罪尤苟察其中之無他猶冀上天之必赦今者恭按科儀嚴列供張惡勃消壓之報式殫犬馬之誠茗埏薰炉在凡情而無息雲車風馬希帝澤以來臨於茫茫惚恍之間望欣欣樂康之應咎潛掃蕩災絕侵陵生存獲壽命之長死没拔幽陰之苦凡此私禱深瀆高穹

謝安設醮青詞　　黄　泰之

承流宣化敢忘撫字之勤耗慮疲精是致節宣之爽密祈陰騭用迪吉康稽顙知歸凝衷有請伏念臣滿物易衰之質樗櫟無用之材茲小試以臨民實見憐於造物憂虞悔吝不免閑愁之入心扶持全安果使沉痾之去體甫臨書考復忝召恩禮輸蟻懇之再三未報鴻私之萬一輒憑清醮用薦微誠仰冀高真俯垂昭鑒爰自復陽之始益開泰道之亨居厭海邊幸脫跡猶兩螢煙之外恩隆天上遂託身春風和氣之中

禱病設醮青詞　　林　岂學

禍遲福善共昭天鑒之明祐復考祥莫匪己求之自敢殫誠素上達眞聽伏念臣樸學固鄙類數侵遍昨自留都而避請獲歸故里以養安荷君上之大恩未知稱塞取朝廷之公器已挺叨逾斷盈溢之生災果陰陽之致寇食寢恃殊當何尚飯之能足不良行且有既微之雁望扶持全安之賜歸包含徧覆之仁是用董茲東歸投洪造伏望三清昭格列聖薄臨驅除疢恙敷錫祉福與迎者壽族幾勿藥以遂廖是無能異更冀及年而得謝

禱病設醮青詞

三年于此愧無補於承流百堵皆興念有心於革故偶當二豎之亦之以重詒五臟六腑之憂寢復兼旬寒暑交逞日乘獨升而不降爲苦頭痛痰已却而復來衆醫拱手遲決疑於象數亟歸命於穹蒼蓋去弊必欲從權既往不咎而謀心初非爲己雖悔可追肆嚴祝禱之丹一救結習之失方省是知非而有請宜赦過宥罪以無私神之格斯矣共安於眞淡天其或者將遂畀以壽康誓勸犬馬之餘生圖報乾坤之大賜

禱病設醮青詞

疾痛呼天本凡人之常態齋戒事帝實先民之格言既可微辭敢忘重謝伏念臣先乘一瘴近控二豎遂多以鬼稱殃非人境暴風發屋壽霧爆山有三百姓命之憂無二千石仕官之樂陰祈捍護默賜感通灾疢既平終更以理冲科恭展寶箓風霆尚欲微恩未知報德伏願大神昭鑒眾聖溥臨祐此垌年數之考福當益持於晚節用少答於殊休

謝保安設醮青詞　　陳　丞相

監觀四方夫蓋垂於顯道齊明盛服人必効於敬心日冒寵清時得閑暮景滿盈是戒敢忘止足之思疢疾易生每幸棄尋之保皆化工之攸佐豈餘力之可酬適當初春虔脩春供伏願上元校錄均度眾以承休投老年齡與闔門而無恙

撩時從

禳火災設醮青詞

謫居萬里行將再歲杜門自省日懼禍災乃者火焚閭閻勢極熾猛風從北來正迫館舍沿任挈族未知所適而風回火轉幸免焚爇向非神祇明察憐閔困窮則雖免灰燼之虞必有狼狽之患敢陳非供少答盛恩伏願光濟宿殃洊垂慶祐

禳星變設醮青詞　晁　崇福

惟天佑聖昭垂儆戒之文惟聖畏天克盡敬恭之實爰將厥政祇飭清躬尚已弋以於帝心方且俯問於星馭乃欽明命載軫殊庭嚴籍敬薦之上儀俟昭靈之不爽叶成休景敷暢皇家外既多方咸浸厚祿

禳水災設醮青詞

静專動直示禍福以無私陰慘陽舒斡災祥於莫測輙罄悃懷祠之理用回生殖長養之心乃春淮堧兆當江湖適屆九秋之候遂傷三日之霖百川交流一月不息平時閭閻半爲魚鼈之淵樂歲田疇盡作舟航之地方巢居而茹歎宜籲嘆以祈哀謹扣丹霄恭投血懇既動紫宸之視聽亟祛綠水之波瀾于宇以寧豈獨道承宣之責一方懷惠又兼明復壽之恩惟帝於皇鑒人歸命

禳水災設醮青詞

萬物皆係於天五行初一曰水流不軌遂害欲沉堤非人力所能枝梧緊神造爲之主宰茲敷誠懇仰叩昭明伏念臣職在河防分先士卒惟賦才之甚下固用智之不先截頗狂瀾遂有滔山之勢銓彈狂力渺無由地之期豈徒深曠職之憂若且有墊溺之懼仰祈陰佑俾即安流沉粉不搖淨埃益固息讙胸於瘝職省勞費於攸司

祈水退設醮青詞

天不私於愛物人無告則呼天比者雨潦既漲川流暴溢鵠鳴于垤未聞見日之光城復于隍幾有襄陵之患命且危於晨暮力已困於捍防敢竭有方仰祈不聖惟冀專其精意務此下民詔風伯以驅雲遣役神而洩水復蘇桑麻之野不爲魚鼈之鄰永賴生成敢忘歸報

祈雨　謝雨

祈雨設醮青詞　張　參政

木饑水旱雖關其數之推移命將王書能極含生之疾苦輒拔危悃仰瀆高穹伏念臣叨領帥藩未周歲律幸蒙倫之昇歲期閭里之奠居服死之民力耕者無棄垂成之稼討日而望收自夏至秋不雨踰月飄風屢盪雲益族而還開烈日炎威泉有源而亦涸嘉穀焦槁而就盡老農顧號而莫聞富家巳閉糴而幸災米商亦騰價而射利將成赤地難逃饑饉之憂且擢綠林復起推埋之暴由臣非才假守無德及人刑政或恐干陰陽之和精誠無以格幽明之祐儻非神不舉從自竭於愚衷謂天蓋高然必從於人欲是用即像理飛昇之故地嚴高眞館御之殊庭完拜淨壇宣揚祕笈伏頌靈霄監頑惡攘旱魃之威香育澤誕敷曲借雨師之力沛然霑足尉矣聖蘇收穫於桑榆宣示小補救餘生於溝壑永戴鴻恩

祈雨設醮青詞

鴻鳴九皐上聞霄之不聞蟻居大澤知陰雨之方來善動蠕之條舒皆範圍於覆載民之苛瘼常實於憐伏以八卦位而四時成六氣和而万物得因其材而篤焉則易爲力非其時而望之則無見功敢殫祗役之心傾勤昭回之鑒雖是民社介乎江山以殷湮爲家以稼穡爲命仰口而哺者盡且十萬淺跂而耘者遠其稗茲夏方用事而養禾土則溽暑而不雨失此幾會且爲饑凶走自神以告哀家小吏而未孚是用洗心虔敬戒日吉蠲款帝閽之崇高請民命於溝壑惟天地實民父母忍赤子之渴飢雖山川能出風雲必有司於號令恭惟成就萬德照知四方傾泉下土之照與北鴻鈞之造錫予膏澤用甦重念職微一介之臣典司百里之命傾投五體瞻望乘喪無任祈天俟聖激切依歸之至

祈雨設醮青詞

祈雨設醮青詞　陳　安行

天亚覆燾不違愛於民生民有戚休必歸心於天造俯同衆志仰冒聰聞伏念臣所領州僉期有歲方陰陽之順叙亦未稼之登成適此兼旬苦於不雨實刑已責殫力盡心曾未至於滂霈蓋不勝於憂恒載有公字妙藏醮筵念田間渴望之深賴影響感通之速伏望鑒茲懇款賚以休嘉勅下九關霈作尾𤍞之澤惠流千里迄臻豐稔之祥嘉與斯人永懷大賜

祈雨設醮青詞　晁　子西

為政不善害於時和自夏以來再以旱告固知上天不宜無澤每念荒年實有可憂豈惟轉徙人從之偏連歲以來雖亦恐父子兄弟之離散不能為邦國憫夏雖久澤而未復無使秋稼垂成而或敗歲則大熟民可小康

祈雨設醮青詞　林　豈塵

農心閔雨深懷失業之憂吏職承流敢掉責躬之請俯輸悃愊仰瀆高明伏念甚蘭蕭城瀕于海嶠地磽而潟於埆鹵人稠惟事於耕耘僅田疇之不收則溝壑之立至梅霖失潤秋埔已枯嗷嗷既嘆於如焚慄慄實深於若墜謹延真馭敬集靈場豈能出力以為人且務竭心而謝過伏願乾坤降鑒日月爭輝雨澤應期解龜丈之拆秋成有望可占畜麥之祥

祈雨設醮青詞

十日之雨久愆時若之期八口之家行失西成之望禱群祠而精神未格諒百神之譴怒未休吏雖無良宜獨當於災咎民亦何罪俾重困於凶荒惟昊天有育物之仁惟上帝好生之德若不顧號而瀝懇曷致鑒觀而俯從敢因舊儀祇薦誠悃伏惟元功不宰至道無私用昭善應之休以救如焚之勢作為甘澍霈澤嘉生周家宇以郊清霈田疇而沾足下全民命載釋吏憂天地交而萬物通乙除雨旱暑節而五穀熟行報豐年

祈雨設醮青詞

民之貧困未有甚於此時田無斂收則使餓於我土惟天眷佑以時雨暘乃自是月以來遂致青澤不下田畝之苗莫立與聞之水未通今者部封惕焉憂懼僅三日之不雨必百穀之無秋如此閔閔農夫不降汝罪告于皇天后帝寧丁我躬叩吁以祈俯赦于下

祈雨設醮青詞

歲事至重惟天實為民食不豐聚吏之咎仰賴齋祠之應敢陳懇禱之辭伏念流行之苗雖云代有太甚之旱亦或可推臣等濫官於茲奉職弗謹惟恐失政不能致和故使四境之間至於連月不雨懼有播百之患莫救嘉穀之傷深憂如焚禱祀不效是用敬遵道教恭設科儀伏願卑此忱誠鑒其瞻仰錫以滂霈之澤助夫稼穡之成若乃亦有秋是為農夫之慶則何以辛歲不起小民之咨如此微臣實受厚福

祈雨設醮青詞

雲霄高遠聽無卑而不聞螻蟻細微心有誠之可格眷茲州境連歲旱荒萬口嗷嗷處深墳壑三農閔閔志切望霓雖群祀之徧修尚甘澤之未應仰憑道力恭叩天閽伏願上帝垂仁諸天降鑒霞雷出令蒼興久蟄之龍破塊流恩一洗將枯之麥

謝雨并祈穀青詞　熊　子復

旱當七八月之間比殫虔禱雨既三五日以往仰荷靈休有開必先無德不報備趵琳宮之宇虔遵瓊簡之科恭設淨壇企延飈馭爰念黍苗之未實尚憂螟螣之為災民所欲天必從頭畢垂於孚佑今以始救其有來春格於豐穰

謝晴青詞

九月築圃方恢南畝之歸三日為霖或作西成之害天不言而善應民所欲而必從噎噎其陰森然一時之蔽杲杲出日曠然百里之和帝意何私人心易感謹輸丹悃上瀆紫霄神之格思仰九霄而難報物其多矣庶萬庾以成秋

祈雪

祈雪設醮青詞

天施地生既莫知於所報旱乾水溢尚未免於有求敢緣瀆撤之恩用竭吁嗟之懇惟趙之北自冬以來雲欲族而遽收雪將降而未渥雖偏走群祀之衆曾莫肯顧而仰叫高穹之嚴若無所得已伏願上清降鑒諸聖感通號令川嶽之靈奮起龍蛇之蟄布為霑霈澤此焦枯蘇羣黎父母之慈心不違螻蟻之願

祈雪設醮青詞

上帝降觀善於接物下民罹告危則呼天此者時雪既愆宿麥將槁吏雖不德人亦何辜敢瀝丹衷上祈真聖願施一尺之澤俯紓千里之憂共罄雩禱之虔少酬素履

祈雪并穰火設醮青詞

高天在上故無棄人至誠如神可與事帝比者時方交歲陽亢代陰水不堅凝木多燥槁年麥已播未見為瑞之滋綏壬相望每有救焚之恐敢伸醮設共罄懇祈庶有感而必通將轉禍以為福伏願三清覆佑列聖監觀膏澤旋至幽蟄年歲咸穰於常伏揚煙不作無挾薪曲突之勞盈尺既優湛飽食逸居之樂共荷生成之賜不忘歸報之勤

追薦

薦父九幽設醮青詞

無父何怙可勝痛割之情謂天蓋高俯聽忱恂之懇幽明雖異祈服則均伏念臣亡父某人弗享遐齡倏歸冥路居諸云邁追悼何窮於其得疾之時嘗有祈禳之請謂天官赦罪時適際於中元而人子愛親心敢忘於一念薄陳清醮少答高穹天除■壽昔之尤或在超生之域禴祭實受其福願竭誠心死者不可復生姑償夙願

薦父九幽設醮青詞

高穹宜漠惟誠意可以潛通滯魄幽沉伏慈光為之下照顧茲懇切敢不歸投伏念臣亡父某向佛精勤奉真甚勉叨蒙仙籙頗享遐齡何其得疾之弗瘳遽致棄養親之不待雖輪易遶三七俯臨鄰

原缺

伸哀悼之誠用薦幽冥之地惟願九天原赦承拔亡超度之恩五苦停酸享自在逍遙之樂

薦父百日設醮青詞

年始及笄積十有家之願生何報德俄離陟岵之瞻蹐地靡圖顧天敢告伏念臣亡父某慈祥賦性朴直謀生豈云无妄之災輒有不虞之禍醫徒饗藥雖百藥以无功夢則先知盡十年而以驗固死生之有命在幼稚以何堪遽當弗反之旬爰起悼亡之感尚期大造俯格微誠憐人子荅親之心曲垂昭鑒赦先父既往之咎俾脫沉淪

薦母設醮開壇青詞

枕塊寢苫方深念母拔肝瀝膽敢不籲天願悉不孝之功少度無邊之苦伏念臣母自從無始爰及有生於身三口四之中造人百已千之業奄歸長夜恐滯幽津重惟後嗣之積愆大懼往年之無路儻非道蔭孰洗罪根乃備靈壇無上之齋肅叩昊天罔極之德伏願三清上聖曲垂赦過之恩十極高真同賜度生之力速招滯魄使濟法橋此界他方解百生之冤結人門天上還一念之本真皆與含靈同歸道岸

薦母設醮散壇青詞

瑩臺淋陛肅陳檀霧之壇斂悅希雲若覩排空之馭願人寰之甚濁諒天衆之難淹函笈散音真遊返旆合蘋蘩之薦遂獻雖或致虔而香火爪華之間尚多弗敬祈欲赦罪尤賴降衷願捨過以錄功推濟生而度死速引慈親之去識徑上三天少酬人子之孝思未沒九地

薦母設醮青詞

日往月來倏爾再朞之及肝枯腸裂莫吝方寸之誠敢求天上之玄靈式薦九幽之滯魄是宜延羽衣於麻室開寶軸於瑯函聿修黃籙之宜用竭丹心之懇祈聰明之俯聽冀風馬之來臨伏念臣妣某承顏循生不覺遷延歲月而孤子其含恩報德嘗求薦拔津

知之寶章諷九天之隱韻邀迎瓊駕修奉薦崇極拔一靈俾超諸
趣玉京金闕步八景之雲霞圓嶠方壺任三山之棲觀

薦妻棄頓設醮青詞

句曲名山隱茅君之鵠馭崇禧珍館棲玉帝之龍輈輒瀝丹衷仰
干洪造伏念臣妻某氏蚤依道蔭夙慕真筌未留中年遽淪長夜
嘗禱仙壇之秘許修寶籙之儀今者特啓淨筵庶酬初願經誦琳
臺之札香騰金獸之煙栢簡授符黃符傳信所期滌除罪垢升濟
神明罷對三官名默消於黑簿超生七映亟速度於朱陵

薦抜設醮開壇青詞

天高高而在上覆焘無私道蕩蕩以難名感宜有應爰持精一仰
格清明況凡根之是求增哀情而愈切今則醮壇嚴設公宇肅恭
風飈感往之悲香滌剖誠之潔敢伏羽衣之侶上扣帝閽庶延仙
從之車下垂法席天人相際存没有千伏願廷龍鶴其降之軿俾
令快覩歆蘋藻至微之禮得遂勤依

薦抜設醮散壇青詞

嚴潔奉天知致齋之惟謹質明行事慮蠲潔之不恭省己未安歷
誠再瀆伏念臣因悼亡之無益謂祈帝之可求尤懼乖違反招譴
怒適丁羅散罄竭卑衷頓聖鑒之海容赦愆細故當仙車之雲歛
廣賜哀憐俾亡室王氏克上徹於天庭既速登於仙界群哀有祈
同躬無悲但召蠕蟻之微永念丘山之賜

薦抜設醮青詞

死生有定子不能為其親私窮苦方深天尚或從於人欲輒傾哀
祈仰瀆高明伏念臣父殁從尤苦罹憂患時昔趨庭之訓已失先
傳中年陟屺之思復違志養禍一至此痛將奚堪斬然縗絰之中
非敢愛死推身慕昔之事尚及偷生聊憑拯拔之儀少致劬勞之
慕洪惟高鑒普濟迷途赦既往以惟新頓除罪苦垂未來而不作
一洗業根

卜葬還願青詞

百身何贖痛罔極之哀再世有歸賴至仁之相敬陳謝禮少
畢悉衷伏念臣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咎來之禍驟聞于世十年纕
絰四壁瓦缶雖隕滅而尤甘亦哀號而僅屬扶持忍死勉送終
當因乞兆之多疑輒叩昊穹而請命神明降鑒龜筮協從畢修大
事之襄敢効初心之報伏願照臨有赫霈載死秋光燭幽都等先
靈於樂國構流惠澤回生意於寒根普餘殃仰酬洪造

爲父黃設醮青詞

哀深悼父懸迫號天永惟劬勞之親生而孝慈息之性區區損己汲
汲振貧躬行而莫矜其能厚施而未食其報嗟呼不孝之罪大致
此嚴誅之亟來子職莫修俾遂棄終身之養君恩雖重不及汗冊
命之榮閱歲月之奔馳俄周祥而端至念非歸依至真之大道何
以少報罔極之深恩爰仗羽衣式遵齋教冀妙力以通於幽明
庶幾恩封死間於生死何勝孝義之痛輒祀齋禳之威方伏覬昔
如臨氷谷

薦夫設醮青詞

衆生苦惱沉淪未免於三塗至大道恢洪救拔普同於一切欲悼亡
而莫及期薦往而有由疾首痛心神魂隕越呼天叩地涕泗滂沱
輒傾丹素之誠爰佇紫金之闕伏念臣妻夫以遷選調為究宦途
五十方謂富貴之年妻妾未敢棄去一日忽嬰砭藥之疾破塼施
之罔功甘露既晞悲風徒切扶靈輀而欲去悲旅魂之弗招忽託
夢於同僚祈追脩於上果用伸懇素式仗聖慈歷叩昔冰消靈明獨
耀翦除拘滯啓无礙无得之道場超度往來傳長樂長安之真境
尚期鑒識俯賜忱誠

薦夫設醮青詞

中元紀節鍼無宥過之文寶席躬藏少盡酬恩之意悵既虧於形
影思升濟於神明伏念臣妻亡夫某蚤出寒鄉偶通朝籍奄辭盛
代不享遐齡垂年之老毋可悲別宗之繼子不振重服即吉餘哀
尚新惟存未忘之人敢効從死之已九可追導罔極薦修豈若平

生言猶有負特延開士恭按沖科伏願至聖所臨微誠不隔緣覺
既徹異障盡除果三天之秘可通盡九地之幽必照廣資福之有
助竭危懇以甚哀

薦弟淺頌青詞

天地之恩螻蟻之微何報兄弟之義手足之愛所鍾仰瞻咫尺之
威俯罄再三之瀆冀垂哀閔以鑒愚衷伏念某始自幼年恭承嚴
訓一門十口同産三人教以詩書安於耕賤布衣蔬食藜藿
相與終身今猶在耳已乃觀兄乖没得偕峴弟俱存爰自青衿以
至白首中緣際會遇負龍榮嶺海萬流僧南阻絶逆家辭親獲遂
首丘譽言躬耕不復求仕雖於是殆於是无一日不從歌於斯哭
於斯盡二紀于此云何不淑奄棄而先念其忍死之言固嘗有属
昔未償之願迨此臥病之日亦嘗申吁嗟歸命之求用是汎掃家
庭延登道侶悉從治命不爽初心高誦靈篇躬羞淨供望三清而
稽首仰列聖以馳誠擢其多生身口意之間應有一切貪嗔癡之
罪念此急難之情至切矣俾從逍遥之樂以殺然一死一生已塊
終天之恨三熏三沐敢忘伏地之祈

薦男醮九幽青詞　　黄　泰之

七情顛倒沉冥利害之途一念皈依度脫死生之境爰披誠懇仰
扣高真伏念某次男夭愚不知方學未聞道心猿意馬不禁奔馳
飄瓦虛舟無情擊觸冤冤未解業疑三世之通種種俱難雕伏九
幽之設肅延羽屬密集玄科以清淨緣破昏迷障願令去魄隨符
籙以超升更保全家與歲時而開泰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六十四



釋疏

聖節

興龍節道場疏　　李　樂靜

律當大呂潛通夢日之符月應上弦樂發流虹之瑞篤生真聖光
契昌期恭惟 皇帝陛下秉乾自天繼明當極對三靈之休眷庠
六帝之丕圖叙陰陽風雨以成和媚祖考神祇於安樂万國熙洽
一歸下武之繼文百姓謳歌欣見重華之協帝俯迎誕節大啓法
筵敢憑天竺三之丈上祝南山之筭伏願神通十號共扶不拔之基
壽考万年永據无疆之福

乾龍節道場疏　　劉　夷叔

仁孝二稱幽明所覆祈延一意臣子則然 孝慈淵聖皇帝陛下
伏願神聽靖共天從格保闕帝齡之所界共僧劫以難量天子無
心縱適九隻之隨周王念圖終期八駿之歸

乾龍節開啓疏　　任　子淵

六位時成爰紀誕彌之慶万邦作乂嘗蒙復旦之恩先即梵宮肅
陳秘典 孝慈淵聖皇帝陛下伏願茂膺神貺申錫夢齡海上瑶
霞亟返函池之御天邊樓觀更增花萼之輝

乾元節開啓疏

玉曆垂鴻啓千齡之誕序金言浦義倡諸佛之真乘廣嚴最上之
因偈保無疆之祚恭惟 皇帝紹天景命持國永圖吉明燀虔開
希德惠浸于遐末萬求雖之首飛紀鳴社之初期昭文相公史館
相公集賢相公參政侍郎誕九德之中翊万機之會慶儲靈於若
木凝頌聖於華封廣披法藏之文大集祇園之供雨花零座潮梵
騰音覺座趣之音迷成度門之絕品 皇帝伏願如天之壽如日
之升七寶千重永護玉臺之相衆星北拱長扶紫極之尊相公參
政伏願與國榮華俾民富壽佇當專於社石功早載於鐘彝然後
願渥沾勝利於有生浹太和於無外

天寧節功德疏　　孫　仲益

穆清受命肇興出震之祥曆數在躬茂對卜年之永恭自璇霄而撫世紹膺鴻號之長生共惟載肅之辰重祝無疆之壽伏願丕承景祚增錫純禧乘六龍接統千歲享天佑于一德克享神休帝帝與我九齡永為民主

天寧節功德疏　　鮑　欽止

儲精御極寶膺出震之期弥月開祥敢効後天之祝歸依淨境演譯微言庶憑上乘少報帝力　皇帝陛下伏願垂衣而治如日之中為天下君以壽難逢之會使聖人壽益延無疆之休長敛其祥紹隆於聖緒誕弥厥月益慶於休辰仰奉至言用形延祝　皇帝陛下伏願鴻圖有永景命惟新占南極之老人有光其應同西方之壽佛無量斯年

天申節道場疏

執徐肇歲再逢甲觀之祥苑荒宣声虔啓樞庭之會䟦聽調御恭祝壽祺伏願申錫無疆聿懷多福靜拚克享於揄塞包桑永奠於蓬閣太乙儲祥洪露休於四海媒神錫羨錄景貺於多男

天申節道場疏

蕤賓紀律俄届長嬴之期華渚流星載遇誕辰之宜恭伏望乾之侶虔持方廣之文義克謹於在三福可祈於時力　皇帝陛下伏願赫赫在上穆穆迓衡四園不貲於煙塵九鼎坐安於磐石明良庶事歸合皋陶之歌富壽多男頌效華封之祝

興龍節道場疏

侍義在躬已協天人之助乾坤莫報更資覺法之因爰屆誕期用伸至頌　皇帝陛下伏願憑覺皇之外助効白子之内心如河海之靜淵與天地而長久

興龍節功德疏　　蘇　子瞻

上帝垂休真人誕降乾坤合契永為喜慶之辰草木何知舉有欣榮之意切惟遭遇獲侍清閑不緣梵釋之因曷致消埃之効伏願皇帝陛下受天之祿如川方增世有漢唐之封嶽倍萬唐虞之壽考永均介福下及羣生

乾元節功德疏

炎精挺德有開千載之祥海藏緒文式暢諸天之蘊表崇因於衆壽期輯福於皇祖恭惟　皇帝陛下纂祖丕基欽天明命仁恩之厚澤敷驩於淪尘風化之醲率甄陶於殊類爲萌庶期於華渚湧歸祝於丹宸樞密相公樞密給事樞密侍郎韜經邦之謀稱當軸之任祇園敞會夙有相之莊嚴靈鷲傳音締無盡之功德　皇帝伏願德如天撥明並日升萬玉趨庭長接塗山之會七珍圍座永居沙界之尊樞密相公太行給事侍郎伏願炳鍾彝之勳隆柱石之寄輔長世之休業享上天之百祥然後頭車書所同霜露所墜共嬉昭旦咸集殊休

乾元節功德疏　　宋　子京

夏倉熏月樞極望長惟穀旦載育沖人侚衆戴於群情用題名於盛節然且上欽列聖仰荷先慈顧復眇躬恭承丕厤奕葉永懷而開寘真惟正妙之旨依用飭先期克嚴普供玉題開宇湖偈宣音庶歸報於自生乗荐仁於伴艾清場祇被大覺照臨

天申節道場疏　　鄭　民望

流虹飛電幸逢九百歲之期䟦日望雲頌上千萬年之壽月將臨於穀旦誠敢達於崇章共惟　陛下德同乎初心游於淡天高地厚固縣延有永之基松茂竹苞極悠遠無疆之算

天申節道場疏

化國日舒以長正薰風之入奏天子父尊之至慶彌月之将臨敬修最上之乘仰祝無疆之壽共惟　陛下受五月一朝之養符三呼萬歲之祥汗竹前山莫紀聖功之大桑田滄海未傾壽筭之深

乾龍節道場疏　　葛　謙白

鳴里社以協祥適逢長嬴之候敞法筵而伸悃敢憑調馭之慈共披海藏之文用价河沙之筭　孝慈淵聖皇帝伏願三靈孚佑十

力護持造父執鞭還駿珍於滌澤廣成傳道超壽量於空同

乾龍節道場疏　葛　謙白

祥標虹渚載逢震夙之辰唄暢魚山將散祝延之會冉京一衆恭禱萬年　孝慈淵聖皇帝伏願保合大和緝熙純嘏星廻日轉早還法駕於具茨地久天長永奉宸歡於花萼

聖節道場疏　鄭　厚

誕彌厥月開虹流電繞之祥於萬斯年獻地久天長之祝仰憑顯力同贊睿齡　皇帝陛下伏願寶曆長新洪圖益固修文偃武躬綏夷夏之民拱手垂衣永作神明之主

承天節道場疏　李　樂靜

妙覺能仁出現於大千世界深慈救物宣說於十二部經形悲智以悟群生示辯才而持正法龍宮海藏宴秘於金文東夏南閻式傳於像教所以植衆德之本結淨土之緣趍三寶以皈依發一念而廻向六時讚唄克成上善之因四事恭勤用廣有爲之福伏願　皇帝金輪益固玉葉彌芳駐大德以芘民推至仁而御宇深信內典入不二之門安住佛乘享無疆之壽永保後天之筭齊長爲諸負之尊然後願寓縣承平類四禪之清淨朝野多慶等吉福之莊嚴止戈載洽於昌期拂石莫量於浩劫凡居法界盡證菩提

承天節道場疏

六通應供從兜率以降生三藏契經假貝多而流布所以作群迷之歸救述大事之因緣自夢叶於金人始俗傳於像教香花四事式重於焚修鐘梵六時聿嚴於齋供爰植無邊之福用成衆善之因伏願　皇帝位尊金輪功周妙界道齊千佛澤被四生邊陲載戢於五兵府庫常盈於七寶御世比能仁之福統天同大梵之尊八部歸依六戎欽附華封祝聖克隆萬壽之期震旦興王永護一乘之法然後願朝野多慶興禮樂於三雍寓縣無虞息煙塵於四鄙載洽淳熙之化同躋富庶之鄉凡在含靈並登正覺

乾龍節道場疏　汪　彥章

祥開甲觀將臨震夙之期會啓樞庭預慶延洪之祝誦三乘之密記演九脩之真科恪傾寸誠懋祈景貺　皇帝陛下伏願與天無極如日之升惟聲長決於東朝妖祲永消於北女九功惟叙歛五福以錫民萬歲成純奉三無而勞下

天申節道場疏

篤生元聖天申命而用休慶祝万年臣歸美以報上虞延開士恭紬法筵併憑諷唄之勤式爲龐鴻之祉　皇帝陛下伏願景命有僕受福無疆常陳泰階之六符不用太山之三爵何知帝力永聽康衢之謡請壽與天長享華封之祝

興龍節功德疏　汪　彥章

璇霄儲休夙啓千齡之運絲綸紀節爰均万國之歡雖遥汾水之遊敢後華封之祝洪惟　皇帝陛下性率恭儉德兼武文自傳序於祖宗即軫憂於宵旰力收群策銷禍變之胚胎躬蹈危機拯生靈於塗炭方人心之愛戴忽天步之艱難左袒雖堅北轅莫駐適遇流虹之節尤深向日之誠是仗勝因仰資鴻筭伏願　皇帝陛下顯膺景命光復丕圖脫陽九非常之災享大千無量之福瑤池宴畢御八駿以還歸羑里書成用六爻而致治

乾龍節功德疏　鄭　厚

金風雖長火德未衰序協正陽運符元后爰延緇壽義方篤於呼三帳殿蒙塵尚淹於陽九曰士曰庶且喜且悲精佛力之無邊贊皇圖之有永三光復彩翠華旋沙漠之征万國同声香火副華封之祝

乾元節滿散疏　宋　子京

若水開祥契上聖千年之運祇園修供資能仁衆善之因恭遵無量之福田仰祝延鴻之寶筭伏惟　皇帝陛下躰元行健累洽重熙荷靈命之睠懷迪先謨之懿鑠昭德而誕膺純錫敷文而交孚上下式在璿克齊於成功鳴社爰臨於誕節万邦咸乂九叙惟歌某官胡亮天工協宣皇極率應同寅之至克申順美之誠富華渚之

令辰獻堯封之壽祝躬趨寶剎特啟淨筵四事香花羅寶階於
兜率六時鐘唄演梵唱於魚山冀勝果之圓成佑鴻基於悠久
皇帝伏願宸居凝豫壽域歡康固守位於金輪齊卜年於沙劫法
雲溥蔭將德澤以長周慧日揚輝等皇明而久照共冀伏願茂膺
戩福益顯嘉庸弥宣調鼎之勳亡賛垂裳之治然後願寵均朝
著凡屬家臣官師咸罄於忠規黎獻兆蹟於富庶大包遍表細
及昆蚑仰沐加持同茲饒益

天申節道場疏

祥開甲觀恭逢震夙之辰會啟祇園共獻延鴻之祝設伊蒲之
淨供緒貝葉之真詮庶伏誠忱式資孚佑 皇帝陛下伏願赫赫
在上穆穆逆衡則百斯男緜本支而有永宅三有俊輔宗祐於無
疆

天申節道場疏

五百年而有作天開甲觀之祥三万歲以成純人效華封之祝輒
攄淨宇恭締法筵庶伏齋薰仰祈昌熾 皇帝陛下伏願三神孚
佑四海會同邊延無振柝之虞豪宇叶維魚之夢既多受祉享穰
穰簡簡之繁則百斯男鍾蟄蟄繩繩之夢

聖節道場疏

流虹輝渚感聖緒於昌期貝葉瓠文錙覺緣於衆妙敢資法力
上薦皇休 皇帝伏願光御帝符長綏邦祚恩均慈愛之履德
如慧日之升萬善攬心己會祇園之果千齡祝聖更同嵩嶽之呼

會慶節道場疏　孫仲益

蘭幾儲祥慶千齡之會祇園薦祉茂萬國之歡伏願 皇帝大寶
齊斗極之高不替磐石之固汗南山之竹紀莫大之功勳閼東
海之桑介無疆之壽祺

天申節道場疏

火德運而啓造周興王之業夏日至而肇生商立子之符草偃舜
風葵傾堯日伏願福祿之盛如川方增功德之隆與天無極車同
萬里陪西池阿母之游統接千齡應南極老人之瑞

天申節道場疏　孫仲益

火流周室而肇興王之迹風入舜弦以開受命之祥王坐傳觴千
官列侍寶坊脩供萬德同音伏願追五帝之高蹤邁三王之遐躅
降年有永見黃河千里一曲之清受祿無疆聽萬嶽萬歲三呼
之祝

天申節道場疏

星火開祥當聖神誕毓之旦寶坊延社羣臣子虔祝之心共惟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道法自然心游遂古藏雷声於淵默順
帝則於希夷伏願日新又新既朔復朔超大椿八千之算爰父視
以長生符盤古三萬之期配高明而博厚

乾元節功德疏　王望之

天佑祖宗之仁克肖其德世錫聖神之嗣全付有家應交泰之亨
期屬純乾之令月仰憑佛力上祝堯年共惟 皇帝陛下性自聰
明德惟恭儉雖狂虜之外侮定大運之中興伏願睿智有臨干戈
載戢鬼方遠遁克不待於三年崧嶽權呼声每聞於万歲

天申節道場疏

祥開甲觀天申命而用休壽祝南山日歸美以報上虔冥梵侶恭
締法筵輒申罔罔之誠用禱穰穰之福 皇帝陛下伏願與天無
極如日之升三邊無飲馬之虞四海有夢魚之樂声傳万歲永符
嵩嶽之呼慶決多男願効華封之祝

天申節道場疏　葛謙白

握樞飛乙既兆哥彌之祥華渚流虹允協電樞之慶恭逢華旦
申祝壽祺 皇帝陛下伏願受福無疆降年有永康衢擊壤咸
孫莫枕之安邊圉橐弓永享垂裳之治

天寧節功德疏　祝咨詠

月紀應鍾允屬昌明之運星流華渚篤生神聖之君稽啓祕庭增
延淨侶仰企紫霄之御恭披玉笈之文伏願 皇帝陛下命與天

長業同地廣擁三靈之齋祐斂五福以敷施一人慶而萬國咸欣百和焚而列真洞鑒躬聞至道獨高黃帝之風富有昌齡願効封人之祝

天寧節道場疏　王望之

清河九曲允彰兆聖之符靈嶽三呼實表曆年之命爰即神明之宇虔嚴道德之丈庶假勝因益崇胥筭伏惟　皇帝陛下至仁天縱盛德日新大安大榮福等岡陵之固時邁時億壽齊箕翼之長下及含生共均休祉

天申節道場疏　孫仲益

炎正肇卜年之永朱明紀弥月之祥凡我有生舉同是日俯申洪願仰叩真乘伏願繼明如日之升立極配天之大獻華封人之善祝齊南山之壽不騫集阿蘭若之妙因等西方佛之無量

天申節祝香疏　前人

亦伏題五德之期皇業紹壬齡之統日從北至偕化國之長風自南來共登臺上伏盡申善禱用和真乘伏願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名高寶地千佛之經位冠玉京群帝之首按八龍而揖金母於瑤池之上駕五雲車而摩銅人於霸城之東方朔汗漫之遊又見蓬萊之請

方外十五　八

天寧節道場疏　前人

稽清受命肇輿出震之祥曆數在躬茂對卜年之永朔自璇霄而撫世紹膺鴻號之長生共惟載肅之衣重視無疆之壽伏願丕承景祚增錫純禧時乘六龍接統千歲皇天佑子一德克享神休夢帝與我九齡永為民主

乾龍節道場疏　李伯時

恢正六陽舉目仰虹流之變期先一月庶工紛龍抃之儀茂簡上帝之心數聽輿人之誦共惟　皇帝陛下聖武天縱威令風行主密青宮剛乘一索之震握符紫極明開兩作之離亶為有道之曾孫宜享無疆之大曆肆披蘂笈祇贊雞圖綿三萬里之唐封用茲宏貴過七百年之周卜永孚千休

天寧節功德疏　李伯靜

天幹三辰歲分六甲水生一而利萬物土居中而行四時爲陰陽參合之則爲仁聖本元之日是用即琳宮之福地啓金籙之秘文有德者昌宜神靈之交相歸報於上乃臣子之至情伏望上帝鑒觀眾真感格護大清之宮拱擁多福以來宗三百六旬每周流而不息千萬億載當永保於無窮

乾龍節道場疏

律中蕤賓時方盛於火德虹流華渚天復生於聖人敢傾有截之心仰祝無疆之祉集六和之開士翻五竺之秘文虔仗佛乘延鴻壽筭伏願　皇帝陛下孝友光于虞舜聖神叶乎帝堯文德誕敷坐致兵戈之偃息声教四暨更看車書之混同永與含生共躋聖域

會慶節功德疏　孫仲益

方外十六　九

茺寢儲休端五紀生商之候年祠錫羡猗蘭開肸漢之祥凡在照臨舉同慶賴伏願弓櫜載戢粟腐錢流驗泰階六符之平昇彛倫九疇之叙聚黎三萬里而永燕蘿圖之固春秋八千歲而允符椿壽之長

聖節功德疏　黃魯直

電影旋樞瑞氣昔繞於穹壤葵心向日頌声播溢於華戎躬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闡西竺貝多之文罄竭愚衷崇脩法供伏願　今皇帝陛下營圖鞏固衣筭增隆日月無私煥天明於萬國椿松共茂班寶鑑於千秋臣無任

後苑同天節道德疏　王岐公

皇運當天真君充之大奉正陽表明紀載誕之殊祥即琴苑以敷筵誦金文之蘂笈冀介勝福永祚昌期

聖節道場疏　鄭厚

惟天爲大均覆育之恩如日之升咸慶誕彌之節恭依道梵仰

祝帝齡伏願　皇帝陛下齊父二儀並明兩耀由中及外第申百
福之章式舞且歌長奉千秋之燕

天申節道場疏　前人

承承繼繼幅員嘉長發之祥蟄〻葱〻龍虎擁鬱葱之氣式時欽
致旅月誕彌斂數佑于帝齡宜欽依於佛力一人有慶四海無虞
滄紫邏之妖氛復黃圖之仙仗乾坤再造纘緒用而日新日日新
百庶尤懽撫朕休於萬歲萬〻歲

天申節道場疏　前人

日躔東井欣逢載夙之辰龍起北陽高啓中興之祚篤　皇家之
再造僕景命之萬年法倚能仁維持熙運爰立膺籙契靈武之
昌期吳會揚塵滋春陵之嘉氣慶爲民聚壽與天齊

乾龍節道場疏　葛　謙白

秉乾載誕節復當於咲朔宜梵乞之靈福每資於緇具敢刈齋薰之
品用伸悃愊之誠　孝慈淵聖皇帝伏願何福不除其壽惟永配
盤古緜延之數參萬歲以成純挺金剛堅固之身同三光而不老



天申節啓建道場疏　林　岦壁

景回北極慶流虹繞電之祥壽祝南山頌就日望雲之衆共惟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道符瀛泊妙契希夷付黃屋於非心詒燕謀
於翼子雖宥天下不治天下固已仰成然嗚聖人請祝聖人可無
歸報況值誕彌之月仰遵高上之慈伏願百祿是遒五兵不試想
聞中岳沸傳三呼萬歲之聲難老後天長享五日一朝之制

天申節滿散疏

不爲天下先黙定承聯之道請祝聖人壽難忘堯帝之仁恭即璇
宮仰祈睿筭共惟　皇帝陛下太上貴德神人無功付黃屋於非
心享玉卮之爲壽爰值流虹之月共傾戴日之心伏願受福無疆
景命有僕十四月而生帝已隆昌辰八千歲以爲春莫窮神筴

聖節道場疏

紫電流輝慶一千年之嘉會紺宮祥福洽三十日之妙緣用資北
闕之昌期受籙西乾之惠力恭惟　皇帝陛下欽承禹道克廣文
聲睿智有臨復至尊而制六合神武不殺惠中國以綏四方其著
顯庸自貽哲命茲迎令節祗效慈容佛日當中請祝聖人之壽堯
雲在上對揚天子之休

天申節道場疏　韓　駒

職在禁塗雖有愛君之意身居祠館寔無報國之方惟是寶慈衛
從誠悃　皇帝陛下伏願壽踰時僕光照大千拱手垂衣永御後
都之宮殿投戈散甲盡幽朔沙漠之戎羌更推諸福之餘下逮四方
之遠

聖節功德疏　鄧　志宏

繞樞布瑞肇開萬世之祥流渚呈輝允協千齡之運將臨令節回
向真乘潔蒲塞之珍羞演金僊之貝典冀憑梵力庶獲妙因伏願
皇帝陛下聖壽無疆遠比南山之永鴻圖益固常齊北極之尊

聖節滿散疏



皇皇后帝佑下民而作之君勉勉我王有大德而得其壽按璣受
銀題之數延鳳姿日表之年共惟　皇帝陛下乃聖乃神克明克
類體堯踐舜而立緯然有餘裕哉降周迄孔以來巍巍乎不可尚
已當乾健龍飛之會實華渚虹繞之辰將膺北極之尊共效南
山之祝景命有僕方父先而子從受福無疆固天長而地久

聖節開啓疏　張　嵇仲

寶曆會昌璇輪降格闡洪猷於億載錫純嘏於綿區惟上帝之顧
懷眷大君之欽翼粤逢令節式紀殊休啓兜率之祇園結如來之
妙果仰憑正覺聿奉成因陳十地之香花會五天之龍象　皇帝
伏願金輪演化玉燭宣和堯齡永固於南山禹會長趨於北闕

聖節滿散疏

帝出乎震題逢千載之期道兼於天丕格三靈之眷率群儀於廣
若紛蕃頌以交僖共惟　皇帝陛下睿聖廣淵剛健篤實恢張政
紀用奉若於先王懷對神休俾緝熙于純嘏方御乾龍之居上永

亨豐熙以宜中申衎遐齡寅賓定力受命不殆盖將以天地為常
與物皆昌豈特若松栢之茂

會慶節啓建道場疏　林　豈塵

天佑民而作之君慶誕彌於良月臣歸美以報其上繼善頌於封
人敢伸一介之誠願祝大椿之壽共惟　皇帝陛下道贊羲昊德
配乾坤執虞舜之兩端躬武王之達孝坐撫中熙之運肇開長發
之祥臣等謹叩高真祗祈遐筭伏願從丗難老永符萬歲之呼如
日之升長對千秋之節

會慶節滿散道場疏

虹流電繞肇基長發之祥地闢天開大啓中興之業仰祝髦湯之
祚輒伸螻蟻之誠共惟　皇帝陛下孝通神明道參覆載曾文武
父王而繼慶堯舜曆數之傳臣等謹詣琳宮虔修雲笈伏願天齊
其壽業等山河漢室重光增接泰元之策周家過歷永占郟鄏之
龜



天申節功德疏　任　子淵

接千齡之正統為天下君傾四海之歡心使聖人壽敢因盛旦祗
奉真乘庶憑梵釋之因少効涓埃之報　皇帝陛下伏願順帝之
則先天不違受祿無疆如大川之方至降年有永配南極以彌光

天申節功德疏　鄭　明舉

為天下王允蹈守成之運使聖人壽溥騰歸美之歡寸業傾陽涓
流宗海熏妙因於有慶繇睿筭於無疆恭惟　皇帝陛下叙功覺
民纘志數極文思格于上下孝悌通于神明集命應期發祥標旦
萬物覩而咸遂四方貨以交欣伏願日升月常同照臨於不息天
長地久並覆載於自然

天中節道場疏　韓　子蒼

聖神臨御得率土之驩心梵釋興慈副群生之願力敢憑聖果助
祝蕃釐伏願　皇帝陛下壽與天並宗福踰地厚時乘大路覲迎二
帝之歸奄治中區永受百蠻之貢丕圖益固庶品均安

天申節道場疏　鄭　明舉

生德挺膺持上天之景命蘊文具業資秘洞之靈科庸竭微誠仰
申善頌共惟　陛下伏願道參化育德協古初慶隆兆民之心齊
上華封人之祝享千萬壽之壽長為天子父之尊

天申節道場疏

星樞感聖慶符休運之明海藏翻經欽奉真乘之教願同率土仰
祝後天共惟　陛下伏願穆若無為超然高蹈祥開穀日萬周祜
於萬年慶衍維城燕尚孫於百世

天申節功德疏　汪　彥章

甲觀開祥方嗣無疆之緒琳宮營福式憑大覺之慈載逢彌月之
辰咸磬後天之祝　皇帝陛下伏願紹恢大業永御丕圖縣帝力
以常新齊佛壽之無量卜年過歷方同周室之興致治以仁遠邁
堯齡之永



乾龍節功德疏

真主應期鍾壬月純陽之氣群臣歸美祝後天難老之祥方清蹕
之在行宜神明之加護要即金仙之館共繙貝葉之文伏願　皇
帝陛下善保清躬少須休運興襄城之衆駁亟問迷津取赤水之
遺珠再臨大寶

聖節道場疏　張　嵇仲

鳴社告符流虹布瑞啓太平之景運開上聖之殊祥式在嘉辰宜
彤善頌即金僊之寶刹採貝葉之真詮庶憑西土之勝因仰祝南
山之壽算伏願　皇帝陛下丕圖增永寶祚無窮遂成周過曆之
期叶夢帝與齡之兆一人有慶叠海寓以咸歡萬壽無疆與宗祧
而共久

聖節道場疏　宋　子京

薰風協序寶月向圓記祥虹華電之期著金鑑露囊之盛虔延福
地大啓真筵壁朔野之權竹集人天之瑞福共以　皇帝陛下茂
膺瑞命祗紹鴻圖待旦垂裳召謀指於海域彌句舞羽佩師節於

方膺順發佳辰夙標聖旦旅貢珠而畢慶綴琳玉以伸祝其官異
贊大猷用宣至化欣誕彌之佳節集景貺於羣倫哀對梵仙宣揚
秘典兆闡佛乘之最上迎天筭之遐伏願　皇帝湯德日新堯文
增煥九河開奧五緯循纏綿周曆載之期長奉萬年之慶敷昭惠
命永庇含生恭官伏願穆景三階凝和九鼎並明帝獻之亮交隆
國棟之華然後頌鳴玉聚甡藹萬贊清寧之運游童逸老熙然樂
仁壽之場

聖節滿散疏

國家寶作縣長洪基丕閎惟正陽幾望之旦乃元后克生之辰列
辟拔誠白靈膺祉延梵宮之開士集淨會之良因上奉至慈永臻
純嘏帝圖累盛益隆百順之祥睿算無疆恭聲萬年之頌傾虔懷
祝倍萬常均

天中節功德疏　劉　夷叔

萬呼萬歲聲聞者三河出九疇鄉用曰五曩吾君之必壽誠是果
之至情茂對圜穹式敷淨供　皇帝陛下伏願授天增筴衍我丕
基負黼扆而朝諸侯下江海以王百谷家人上壽永聽長樂之慈
顏鄰國交歡無復甘泉之屯騎

聖節開啓疏　汪　彥章

炎帝執衡允協中興之運昊天申命誕開長發之祥聳萬宇以傾
心望九重而伸祝翊明梵從敢援封人　皇帝陛下伏願萬福來
求五兵不用河如帶而山如礪盡復漢疆天為蓋而地為輿永房
宸極

天中節功德疏　劉　夷叔

東方有佛昧者不知南面垂衣於此即是故百萬生靈已迫之命
豈一二筭數可知其功敢因休假輒論聖筭　皇帝陛下伏願與
仍姬姒之國蟣蝨彭聃之年心廣體胖豈待數數而致福天長地
久自然湯湯以難名更推交泰之和用集百嘉之慶

聖節道場疏　葛　謙白

五百年而有作天開甲觀之祥三萬歲以成純人效華封之祝歸
依佛宇恭締法筵庶仗齋熏仰祈昌熾　皇帝陛下伏願三神孚
佑四海會同邊延無振拆之虞寰宇叶維魚之夢既多受祉其攘
簡簡之報則百斯男鍾慶衍繩繩之慶

聖節道場疏　林　光塵

四月維夏千齡開炎曆之祥一人出震萬國仰雷樞之慶夙諧梵
宇吹參緇流課竺土之秘文効華封之遠祝伏願　皇帝陛下神
功獨著聖德日躋恭道方開早回鑾於西極夢齡永錫長受崇於
南山

太皇太后生辰功德疏　王　岐公

純坤紀月爲慶誕之嘉辰五竺繙文起真乘之上福敢歸虔於淨
教用助慶於勝緣　太皇太后伏願萬壽天隆百禧雲布陰功助
化常扶邦祚之安徽德流音永播丁詩之首

皇太后生辰功德疏　前　人

金行肅氣適標載誕之期玉相分毫能現無方之化度敷梵席
繹貝文厥徵最上之緣以續無疆之筭　皇太后伏願等法輪之
圓同慧日之升海藏勝音已集祇園之果仙花覆坐永居長樂之
尊

皇太后生辰功德疏

受日臨郊應帝儲之初孕祥雲覆戶鍾母道於昌期預祓梵檻具
嚴寶供終仰大慈之教常垂外護之仁

皇太后生辰功德疏

相應之厚方致養以盡誠慈力之通旨應緣而起福紀誕祥之嘉
辰開梵席於桂楹大錫壽祺永歸覺刹

皇太后生辰功德疏

長律首宮微陽施種夢啓玉衣之瑞有服兆開之徵象齊祺於龍
華發妙音於猊坐成道續嚴之祉永經同體之符

皇后生辰功德疏　歐陽　永叔

坤德流徽式臨於誕日具文宣妙恭仰於旨慈載嚴秘邃之庭駢集清修之侶寔資福壽時啓靈場伏願毫相分光法雲假蔭憑茲勝利永保遐齡

皇后生辰功德疏

塗山啓夏邦家必本於閨門封人祝堯臣子各伸其忠孝敢因虔旦恭演秘函憑最上之妙因祈無疆之遐筭　皇后陛下伏願降年有永如月之明承天而時行無著徽柔之德眉壽無有害永光熙洽之朝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六十五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六十六

疏

國家祈禱

南郊相國寺開啓祈恩道場疏　王岐公

誕辰長至將報上圓因三歲以薦誠盡九州之助祭仰企覺慈之陰善成俗識之因務相錐儀來綏百順

南郊相國寺開啓祈恩道場疏

肇脩邦緒荐祥適用天正之辰以修郊兆之事仰太慈之能力濟萬識於有終協底丕成均錫羣祉

南郊開啓祈恩道場疏　蔡　君謨

奠玉紫壇虔修於大報布金紺宇特仰於能仁用集妙因時嚴法供　皇帝陛下與天均覆維日並明運神化以無方實福貞之安處甫臨至節專禋上儀就吉位以薦誠祈佛湛恩而澤下有來清侶敷誦秘文式救殊緣冀資熙事伏願五神協序百福凝祥永隆久大之基益固延鴻之筭

南郊禮畢齋疏　宋　子京

冬物告成因享親而達孝神釐來貺既均慶之以時惟盛禮之弗違荷巨慈之旁祐即靈場而申報冀垂鑒之孔昭薦此神明期于福應

明堂預告四洲普照明覺大師道場疏　王岐公

國家躬三歲之祠會五精之氣因嚴以教人之孝友始以爲民之祈瞻勝迹之有來溥能仁之無盡亟告誠先事垂保後祥

明堂禮成開啓謝在京諸廟道場疏　王岐公

考古事帝感時念親汔于告成實弗違禮歸大慈而締果荅幽監之助祥有託至懷更孚來應

太皇太后景靈宮祈福道場疏　蘇　子瞻

仁心浹物自然丕變之同孝治格天宜示感通之速庶殫精懇仰叩上真恭以　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神勤勞夙夜偶眷東朝之

御未復太官之常爰即殊庭大陳妙供法音上達雖有假於雲章民志下同自不勞於祕祝願脩勿藥之喜永保無疆之休

太后禳災疏　唐　子西

比以坤慈彼於日眚雖宮闈之茂慶神所扶持然方技之末工心焉飢渴敢倫至想仰扣能仁冀秉慧力之雄永保徽音之固及親桑之令序脩勿藥之殊休

公主禳災疏　宋　子京

竺聖流仁神華介祐顧惟孺姚夙厚慈憐雖姆姒之謹承加撫闈之勤復嬰茲疾撫慰維慎保頤已詔寶坊恭陳法席金言徧繹花祴旋臻冀寘命之黃數續壽祥之綿纖仰惟靈眼垂亮精衷

龍圖天章寶文閣開啓年交道場疏　王岐公

寒布水行識歲功之畢就和生玉律迎天序之將新願承皇極之尊歸奉大慈之教肅西清之祕宇諷天竺之靈文幾緣勝事之脩溥下時祥之應

年交祝聖道場疏　孫　仲益

還相之律甫畢於歲功普覆之仁仰依於霄蔭刻擬靈之下瓜居都會之上游爰建清場聿申精意率書金簡交聲誦持桂旦開馨第勤修薦願綏寶祚庸及生民

集賢殿正旦道場疏　孫　夢得

月就初次星移故纏萬物句萌百嘉備佳載嚴佛事爰肅宸庭參諷祕言仰祈真監祓咎殃於率土蕃禧福於生民惟法是依與時而永

慶寧宮保夏道場疏　王岐公

時迎仲夏功秩南訛太陽赫曦而流空盛氣炳燿而被物用啓禁楹之會歸崇佛果之修熏格至虔以導嘉祉

集英殿保夏道場疏

炎燎御辰煩暑被物爰肅祕殿以崇梵筵披白螭之真文禮青蓮之妙相仰憑法力丕擁善祥下逮羣生畢霑勝果

翰林院開啓冬節道場疏　王岐公

歲功就緒天統復元夙戒省戶之司具法祇園之供梵音振席慧景延空庶迎嘉序之新常獲善因之助

內中延福宮開啓祈福道場疏

顧以眇躬嗣于丕緒念萬幾之叢脞懼五事之失中繙企正覺之乘會歸妙智之力庶緣勝利永輔皇休

禁中祠下集福道場疏　孫　夢得

至神惟默下土是依矧惟靈祠實為禁宇當清和之標序屬燠燠之啓期時建清場誕揚真誥伏願祓除災咎延萃吉休普使群生並歸密蔭

垂拱紫宸兩殿祈福道場疏　王岐公

歲律洞陰春郊叢緒念繼明於皇序思殖福於函生玉殿敷筵金文諷義庶妙乘於佛果庸丕輔於邦休

寶相院為民祈福道場疏

氣肅西方畢收羣眾教流震旦有覺能仁禮妙相之垂毫繙諦文之滿義願承休於丕緒願席福於函生永念至心普依惠果

為國祈祥華嚴齋疏　邵　公濟

遇災而懼往固許於祈禳求福不回禮寶存於禋祀頃以邊隅之俶擾致茲民堵之震驚冀上帝之寵於四方俾治國之生於百樂惟有佛乘之妙力能消劫運之妖災況十二部經莫重華嚴之大典而三千世界載於香水之淨輪按前哲之軌儀陳此時之供獻上以延鴻國家之景祚下以增崇鄉黨之多祥人各保於安寧家悉臻於吉慶共惟普賢菩薩之行願種種莊嚴毗盧如來之光明重重涉入奉少花少香者悉同九會河沙之眾預一瞻一禮者如在七寶樓閣之中願力普薰善意昭格伏願聰明元后益隆鞏固之丕圖陰騭下民各保和平之常產戢干戈而寢弓矢說禮樂而敦詩書發越來率從中外禔福

龍圖天章閣開啓祈皇子催生道場疏

炙律布生靈祈占慶孜梵筵之妙供披寳藏之諦文聽法下千諸
天傳香雲於內座願慈悲之惠力導肉眼於真期不孝早除至心
永嚮

寳生院開啓祈皇子催生道場疏

夙以瓔德佛慕嚴成水惟元儲尚虛所禱維嗣之祈界有白玉
之垂毫仰紹妙緣并歸法力庶承休於大統卑衍慶於羣生

福壽院塔下開啓祈皇子催生道場疏

守邦之重久託於皇居主器之良未開於東序維華渚之初集固
羣靈之所扶肅啓淨場諦修妙果惟願寳光臨燭法力護持早承
宗祏之基永濟生靈之望

皇子位畢開啓安慰道場疏

西獲瞬世未資助善之因東學徽宮適遺諸昆之慶啓妙筵於遂
宇演密藏之真文具仗法乘永綏勝福

慶壬開啓安慰道場疏　蘇　子瞻

癸日灼龜既鼎新於改造伐材度土遂雲集以經營丁丁而男於
運斤橐橐而勞於縮版雖不經於衆口慮有取於神祠幸銷釁
釁之虞允獲蹟寧之頌原其所賜敢昧於神其用命海角之維那資
大雄之妙蔭宣此五福之敷慶乎百堵之成伏願天雨千花薰太
和於一切佛壇萬果精滋福於無邊百穀豐登羣生枯泰上祝河
沙之聖壽永膺惠日之祥光輒罄誠心庶祈靈鑒
百神有相致大廈之斯成一國觀新潔齋儀而圖報因命祇園之
侶廣宣貝笠之文音勇海潮花紛天雨今則誠心已格妙果斯圓
祈法力之有加保皇圖而永固物無疵癘民用乎康仰惟在上之
尊垂鑒由中之信

奉宸庫修造開啓道場疏

御府所須珍奇素積棼橑之棟風雨多傷適緣役事之興特啓法
乘之會庶資妙力允集多祥

越國公主宅畢工開啓安慰道場疏

筵締果廣福利於法門曾館降頻錐愛慈於皇室肖臨嘉序就
被邃樞作清淨之道場禮光明之妙相庶憑慧力常擁嘉休

紫宸殿開啓祈雨道場疏

倣律過中驕陽作沴霑歸慈於梵席斷濟旱於農疇而密靈雖興
膏澤未艱念成事之如灼祓宸途而載敬尚冀至心之通終垂能
力之助

紫宸殿開啓謝雨道場疏

驕陽作沴甚澤衍時爰被宸衷載崇梵席蒙應如答降液及期
仰信覺慈肅申美報

集英殿開啓祈雨道場疏

自春涉夏陰陽愆彩并雨佛降液至千害歲嗣膺不統焦勞如材有
覺大慈力隨皆應

集英殿開啓謝雨道場疏

驕陽作沴望澤斯期爰祓禁塗虔崇梵會至誠如答不日榮滋歸
于
信能仁用虔美報

集英殿開啓祈雨道場疏

方夏長物雨弗降液爰種用傷歲時安仰乃祓秘殿歸崇妙緣庶
興能仁徧澤羣土

九龍堂開啓謝雨道場疏

興雲上漢神化莫形油然垂陰膏潤萬物潮音振作大啓法筵締
果謝成益期豐稔

西京無畏三藏前開啓祈雨道場疏

方春東作雨弗降液歲事將衛羣心如灼大慈濟物應現無方油
然興雲以澤萬物

西京無畏三藏前開啓謝雨道場疏

春陽隔并時雨愆亢夙祈慈力善濟風生俄天澤之應期實邦畿
之慰皇愛馮妙果庶荅靈休

集英殿開啓祈雨道場疏

驕陽渾陰秋氣未附密雲留雨農時非遥結祕法於靈場假能仁
於溥界默回嘉應大澤羣元
集英殿開啓祈晴道場疏
方秋之中淫雨暴至害于嘉穀民咨無聊頓乎邦國內懷修結歸
信覺力轉沴爲祥
四洲普照前開啓祈雨道場疏
春夏之交雨不時降宿麥將悴民咨無聊頓乎邦國永思厥咎大
慈濟物通于至忱弭沴爲祥期布嘉澤
相國寺開啓祈晴道場疏
夏秋之交淫雨作沴廬舍昏墊下民無聊大覺無方應現起福消
伏陰晦以道嘉祥
西京三藏前開啓祈雨道場疏
秋氣已肅亢陽渾陰槁木盈疇民望如灼大慈覺世通于至忱油
然興雲徧澤嘉植
相國寺開啓祈晴道場疏
仲秋戒節暴雨爲災當藉慧力之普通庶沴陰之旋霽言念有生
之艱寧緊能覺之仁維庸至忱用禱嘉應
集英殿開啓祈雨道場疏
秋稼適中天未降澤農疇皆槁民將遇饑敢載彼於梵檻庸嗣
膏於梵席終斷東方溥濟含生
集英殿開啓祈晴道場疏
秋氣方中積陰肆沴天降淫雨害于粢盛民之無聊愁困於下頓
纂丕序夙心弗寧歸信覺慈冀獲善應
左右廂爲民祈晴道場疏
積陰爲沴降水非常憫近甸之無年懼下民之失職反躬省咎爰
虔致精誠歸大覺之慈亦保涵生之乂
集英殿開啓祈雪道場疏
大冬薄歲温氣乘陰槁揗天沴之來專徼君臨之失反躬是懼終
食靡寧載祇祓於靈場庶妙施於慧力早變同雲之族終凝瑞霰
之祥
國忌齋疏
宣祖忌辰道場疏　王　岐公
神功被世實開帝運之基法御資天須仗佛因之薦　宣祖皇帝
勃興炎烈垂裕燕謀克積累之深仁濟艱難之大業訓謨雖遠
靈爽如存　今皇帝紹宅休期追述先憲陳常于夏於念斯文之
功荷天之休永崇長發之祥載臨諱辰之奉夙嚴梵供之脩　宣
祖皇帝伏願受記真乘凝神寶界灑甘露於法界燭慧燈於迷
途　今皇帝伏願壽凝金輪福齊沙劫席皇圖之綿固納美俗
於熙寧然後願兆路同霑眾靈一德上通雲天之會下窮海寓之
幽凡暨函生普資勝力
順祖忌辰道場疏　楊　大年
風流須陳王業之艱難梵釋垂文降福祥之孚祐諱辰肅及仙
果宜憑伏惟　順祖惠元皇帝蘊上聖之資畀丕元功之茂詒孫謀
而及遠啓天命之來符　今皇帝奉清明之占薦馨香之德敞
仁祠之淨土翻文佛之秘詮　順祖惠元皇帝伏願證真侍高
臨覺地集祥錦緒敷鄉星倫　今皇帝伏願鴻算後天至慈冒世
萬寓臻於仁壽四極格於混同然後願台輔協共宗圖永衍日星
順天軌道忝綏溢於有年舉是含生悉登壽域
僖祖忌辰道場疏　李　樂靜
積行累功肇啓千齡之運報本反始莫窮萬世之思方諱日之俯
臨憑妙緣之上薦惟願證一乘法離六欲天挹仙聖於九清御神
靈於四海本支相續與蕃衍以長榮社稷介寧安如須弥而不動
太祖忌辰道場疏
漢業開基夙契當天之運軒遊乘去忽臨既代之辰頂即仁祠大
脩法供超神質界自離五陰之根垂裕皇圖更衍千齡之慶
太祖忌辰道場疏

受命開基叅纘列精之運奉先追孝聿崇覺力之因爰涓吉辰大修法會具嚴蒲塞之供徧釋貝多之文庶集勝緣仰資升濟

太祖忌辰道場䟽　歐陽　永叔

受命開先肇基興運昭祖功而丕顯綿宗祚於無窮用深追遠之誠式奉明齋之薦載嚴淨刹以集善因伏願覺力常資威靈如在延鴻宗祐集慶妙冲庶邦咸被於餘休品物共均於博愛

太祖忌辰道場䟽

盛烈當天基皇圖於億載大雄濟世殖善利於羣生爰戒嚴於諱辰用大修於法供庶蔵勝果益導孝祥

太祖忌辰道場䟽　歐陽　永叔

紹百王而開統昭著於祖功植衆善之妙因爰憑於覺力循有邦之舊典替諱日以先期載肅齋場並延淨侶騰玉毫之具相誦貝牒之靈文仰依慈惠之仁遐薦清真之馭庶資冥福式廣孝思

太宗忌辰道場䟽　李　樂靜

纘志圖功廣規摹於萬世與文偃武混冥夏於一區流澤被于子孫餘烈昭於天地百神共賛四海永懷載更厥衛之辰肅展事存之禮敢憑妙果仰薦真遊伏願超最上乘作無量福皇家繁緒如吐於千花法界含生長霑於一雨

太宗忌辰道場䟽　楊　大年

至大之德列原廟以推尊無量之仁依覺皇而薦祐　太宗皇帝恩淪四外運紹升傳化洽之光在人昌明之慶垂後　今皇帝永思先烈濬發精誠有來淨行之流聿修秘藏之妙　太宗皇帝祀游真界廣覆羣生寵慧如日之圓明化等空而常在　今皇帝伏願壽年山固曆數天臨儲副俊番宗枝弥盛空路協恭而替實輔胥躋壽域而泰和庶績順時百嘉遂性

太宗忌辰道場䟽　楊　文公

軒遊已遠百年方仰於威神瓊曆惟新萬乘弥深於孺慕每届上仙之日益懷罔極之悲是崇衆善之緣式廣因心之孝伏惟　太宗皇帝操樞御極恭己臨民雄神武以混車書體至仁而懷動植焦勞致治早鍾厭代之期錫羨貽謀光啓卜年之祚　今皇帝允膺帝籙誕擁大休紫壇降升配之儀清廟崇萬禩之典將容載穆幸儼如在之靈諱日俯臨更極以時之感爰就布金之地仰瞻披衮之儀門象魏誠千官就列遵竺乾之教修香積之齋用憑法佛之良因以奉在天之神鶴　太宗皇帝伏願高居智地常御寶乘證大雄之尊嚴俯祐三千之界福丕圖於悠久彌昌億萬之年　今皇帝伏願八表歸仁百蠻獻祉西清聽斷垂壽考於大定之期東邸告成探策表無疆之筭然後願黃裳良弼益光啓沃之謀朱邸茂親克保維城之訓四郊咸均於谿谷五兵永戢於靈臺凡居普率之間共樂淳熙之化

真宗忌辰道場䟽　歐陽　永叔

仙馭乘雲式臨於遠日春陽濡露載感於孝思爰即梵居俾延淨侶騰玉毫之妙相啓貝牒之真文集此勝因仰資冥祐

真宗忌辰道場䟽

神遊斯遠方仰於軒威諱日茲臨載深於追慕爰依正覺俾集善因敬禁嚴以有嚴啓法筵而夙設仰祈冥助用慰孝思

真宗忌辰道場䟽

紫極收神永悼六飛之駕靈宮追福式研衆妙之門恭惟　真宗皇帝仁洽九圍道超千古奉綠圖於翠水封玉檢於石閭脫屣之期遽游於僊馭遺弓之感空慕於塵寰　今皇帝明篤孝誠適祇聖則載覆徽音之豆重深霜露之思是用宣九清之秘文資三洞之直東　真宗皇帝伏願儲精玉境度品珠臺永保在天之靈下綏下世之福　今皇帝伏願撫國長淋納民太和躋聖德於日升等帝齡於天覆然後願隆周群辟長扶鞏固之基緝及含生盡沐希夷之化

仁宗忌辰道場䟽　李　樂靜

大德宜民共帝天雲之覆庶邦懷惠更深河洛之思垂衣拱手開

蕆於四十年餘烈遺風扶持於億萬世頓真遊之雖遠宜昭報之
不忘躬啓法筵上資福地惟願六通自在萬行圓成入非想天放
光明於寶坐以本願力適功德於河沙子孫承不拔之基廟社延
無疆之福

仁宗忌辰道場疏

聖業垂鴻攀及卧弓之御僊遊趣駕迅驚流星之遷撫過樂之
初辰即棲真之列宇茂敷沖式欽繹靈文庶薦妙於會虛益修祥
於多祚

仁宗忌辰道場疏

妙道難名至神獨粹宅靈觀而在上垂惇澤於無私當淑春之抄
辰紀文考之諱日虔依靖宇申繹沖文冀取金籙之緣助介玉虛
之祐

仁宗忌辰道場疏

僊輿上漢莫追靈馭之遊寶藏緒文夙下神龍之聽感霜露濡於春
抄紀音過於海隅庶證昇於上乘益超神於真際仰申罔慕陰祐
熙圖

英宗忌辰道場疏

馭隙馳光忽覆撤音之旦龍華萬會廣資締佛之緣庶乘大覺之
方自悟至真之趣超神絕境垂裕昌圖

英宗忌辰道場疏

僊輿厭代氣序如流梵席薦因津梁彼岸斷羣迷於非見應諸
福於有緣大廣法乘往資超識

英宗忌辰道場疏

賓天不復莫窮仙馭之遊應物有緣須仗佛勝之果屬撤音之初
旦結衆善之法筵庶證念於真空益助破於超識

英宗忌辰道場疏

僊雲忽駕莫窮絕景之遊春露有儒載歷撤音之旦即棲神之祕
宇繹象帝之真詮庶啟往升彌裕後祉

英宗忌辰道場疏　王岐公

春露載零悵流陰之易改宮車晚駕追軼景以何從望仙寢之遺
儀做祇園之法會冀資升趣益衍後祥

神宗忌辰道場疏

悄龍韜之中斷木盡哀號感春露之既濡已臨諱日神遊漫遠塵
世何知頃白晝之不留即金仙之往知伏願聞一音之真妙滅諸
念於往來超最上乘得無漏果寶幢香象長爲天上之遊法雨慈
雲更作人間之福

祖宗忌辰道場疏　蘇子瞻

至德難名已立配天之極孝思永慕豈有終身之憂惟是佛乘庶
資冥福屬弓劍上賓之日就衣冠出游之庭虔設淨筵俾敷勝果
庶超真覺永庇含生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六十六卷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六十七

疏

國忌資薦

禁中安奉　祖宗御容道場疏　王岐公

顧以瓊宮承于基序敞西清之祕宇奉列聖之容衣載嚴佛果之脩以助隆況之果仰懷丕烈彌惕孝思

禁中安奉　仁宗御容道場疏

神游日遠睟像天臨將陳法衛之儀往宅靈宮之祕會緣四衆證法三乘庶憑眞諦之文仰助遐登之果

仁宗開啓百日道場疏

雲輿厭代幾驚御氣之遊蓮宇儲祥具薦離塵之果先皇帝伏願超神十地茲景三清證圓滿之化身達慈悲之妙觀永依佛趣長祐邦國

仁宗百日開啓道場疏

仙輿厭代晦朔如流梵席薦因庶乘彼岸即大昕之正宇陳法供於諸天庶輯妙緣以嚴去識

仁宗小祥開啓道場疏

神機厭代倏御實空忽驚歲籥之周空結宸衷之慕肅嚴祕宇崇建梵筵仰資慧境之遊丕錫皇圖之茂

仁宗大祥開啓道場疏

仙衛登眞莫返乘雲之馭祥除制載幾濡露之悲啓清會於仁祠薦妙因於慧境仰助在天之德益垂有國之休

仁宗大祥開啓道場疏

湖龍促駕莫追層漢之遊隙駟流陰倏及再期之慕爰即寶坊之所載宜寄藏之文具薦精因仰資去識

英宗二七水陸道場疏

奕德在天空結遺弓之慕大雄出世普隨衆識之緣瞻金色之妙儀做龍華之法會庶資覺力仰助遐升

英宗百日道場疏

仙輿延駕莫攀霄漢之遊宮隙流陰遽及踰時之慕建妙儀於別境集法會於諸天庶格精因更資遐陟

神宗小祥道場疏　李樂靜

帝鄉既在莫返仙遊日馭不留已成周歲恩涵萬類哀動庶心恭惟　神宗皇帝聰明睿智之有臨禮樂政刑而不悖天人和協宗廟安寧雖堯帝之功獨資於神聖而文王之壽終損於憂勤永辭萬國之依遽歷四時之變玉音未遠龍馭何追抱鼎湖之弓潛爲流涕望橋林之拓森以成行敢薦妙緣少伸哀祝伏願證一乘法離六欲天挹仙聖於九清御神靈於四海乾坤日月共扶不拔之基社稷子孫永荷無疆之福

神宗小祥道場疏

龍去鼎湖莫返登遐之馭律回姑洗奄當獻御之辰躬啓梵筵仰伸孺慕惟願六通自在十地圓成雖有想天不墮金輪之果超極樂界長瞻月相之尊本支永茂於慈雲廟社共依於法力

神宗大祥道場疏　東坡

寂吉如昨新穀再升望仙馭於帝鄉陳法筵於淨宇人天來會共修最勝之緣梵釋同游永錫無疆之慶

神宗齋疏　李樂靜

龍去橋山帳乘雲之已遠天崩杞國縱殞骨以何支悲動百神哀纏萬國恭惟　大行皇帝道躡曠古澤被生民焦心勞思幾至於二十年崇德廣業將垂於億萬世四方底定百度緝熙未能燕息以隨時終以憂勤而損壽遽遺宸極長往帝鄉頓丹鼎之悲涼空餘弓劍望天於恍惚究勝神遊仰集勝因少伸孺慕唯願證一乘法離六欲天挹仙聖於九清御神靈於四海乾坤日月共扶不拔之基社稷子孫永荷無疆之福

年節資薦　仁宗道場疏　王岐公

上賓之馭客衛莫瞻兩仞之丘威神空在顧昊天之罔報感春露

之歲寒爰集梵因更資超識
冬節資薦　仁宗道場疏
寶燭導和載感陰長之節仙峯駐景莫追御歘之遊即西洛之
神宮建五天之法席庶憑妙果益助遐登
十月旦太后資薦　英宗道場疏
仙輿不復歲籥再移瞻神馭以非遥感寒風之又至庶憑妙果永
助遐升
十月旦資薦　神宗道場疏　東坡
橋山永望莫攀弓劒之餘陽月載臨徒増霜露之感昭延淨衆恭
建梵筵庶集勝因仰資真馭
冬至資薦　神宗道場疏
聖神陟降釋梵後先適更來復之辰茂薦往生之福虔脩淨供仰
道真遊
十月旦資薦　仁宗道場疏　王岐公
冬籥之初寒風忽至橋山之下僊馭難留陳法供於梵筵奉遺儀
於神寢庶憑大覺之果或助上賓之遊
正旦資薦　神宗道場疏　東坡
乘黃莫及上賓莫追風馭抱烏號而永慕再歷春朝敢伏脩緣式
開淨供仰領羲堯之德永追梵釋之游
十月旦資薦　英宗道場疏　王岐公
鼎湖仙去愴遺景之莫留梧後寒生感流陰之忽暮傚三天之法
供導諸佛之真筌冀席妙因用嚴升遐
下寒節資薦　神宗道場疏　東坡
甚雨疾風感春律之將變鑽燧改火悼喪期之不留爰啟淨筵以
資冥福願登大覺永濟含生
乾元節資薦　仁宗道場疏　王岐公
仙輿彼駕莫追御歘之遊歲籥屢移陰載流虹之節即神丘之下
館傚法會於諸大庶集妙緣用資超識

太上皇小祥功德疏
瑶池宴罷翠華方返於西崑荆鼎丹成列辟遽悲於遺劒適届小
祥之節彌深綿宇之思恭就祇園大誦秘典伏惟　尊號皇帝捽
容如在仙仗匪遥乗般若之殊因同逍遥於淨界神歸兜率永參
釋梵之遊心敷祥光更錫臣民之祉聊効涓埃之微悃庸伸葵藿
之卑誠
章獻明肅皇后忌辰道場疏　李樂靜
北郊薦服已推配日之賢南面抱孤更極輔天之力愛勤致理慈
愛及民屬諱日之載臨仰徽音之如在敢憑薰唄上祝莊嚴伏願
入覲止門超真乘於十地以威神力扶洪業於萬年
孝明皇后忌辰道場疏
雲衣縹緲願羽駕之何追寶字深嚴想徽音之如在俯臨諱日恭
啓法筵伏願三十六天直超無上千萬億劫不墮有情生靈共濟
於慈界社稷長依於福海
文懿皇后忌辰道場疏　王岐公
旋九天之馭已邈於徽音倡諸佛之詮是憑於勝福　文懿皇后
躬肅雍之德卑柔順之儀助正道於先朝留餘慈於後嗣　今皇
帝緬追遺懿明發孝思載瞻常樂之辰式仗度門之薦　文懿皇
后伏願乘二梵之果超羣生之迷灑甘露於神天妙大雲於法界
今皇帝伏願皇圖日拱聖業天隆哉中谿於萬靈一声教於殊俗
然後願台躔永耀宗祧長榮盡有相於幽明享無邊之威力
元德皇后忌辰道場疏　楊文公
伏以堯門積慶適鍾聖母之祥佛國往生更賴法王之力属忌辰
之斯届痛仙馭以難追伏惟　元德皇太后沙棠炳靈塗山毓德
紀徽猷於彤管美稽声詩伸嚴祀於閟宮備崇孝享　今皇帝表
懷顧復深念劬勞感昊天罔極之恩崇淨土有爲之果每值上遷
之日克修冥薦之因賂十力之慈尊會五天之梵衆載敷佛事式
奉神遊　元德皇太后伏願開法雲山棲真內院念超三界高臨

解脫之方智入一乘早證摩耶之果　今皇帝伏願金輪永固寶曆彌昌武庫霽弓見遠夷之率服仙衣拂石同聖壽之延洪然後願藩屏盤維固本枝於百世樞衡鼎鼐平縣象於三階群官盡効於忠貞萬姓咸躋於仁壽

明肅皇后忌辰道場疏

仙遊不復載臨奉諱之辰益弘果無邊茲助超生之識願慈儀之終閟神寢之永恩仰乘諸佛之善蔭祚有邦之慶

惠明皇后忌辰道場疏　楊文公

神遊已遠方尊如在之靈佛事載嚴用植無邊之福要及上僊之日聿崇衆善之因伏惟　惠明皇后積德前謨流光錫羨長秋追號允鍾似續之祥清廟薦誠克茂亡歸之禮　今皇帝亶運下武義篤奉先祇荷宗祧永懷祖妣俯臨諱日誕舉國章特就精藍事陳淨供曾感德六和之衆略慈悲三界之尊庶憑金地之良緣克奉玉清之仙駕　惠明皇后伏願早棄佛記常住天宮受百福之莊嚴證一乘之解脫配食永隆於嗣親十年更祐於邦家　今皇帝伏願位固金輪功周沙界五兵不試書契鍾聲鐵之英万壽無疆益茂莊椿之筭然後願列藩荷寵更隆盤石之基當國輸忠永著和羹之効百辟咸傾於誠節萬民共樂於升平凡居覆燾之間同被文明之化

章獻明肅皇后忌辰道場疏　王岐公

軒宮倫耀再丁過隙之期彤管流音空詠思齊之美塔丹臺之法會緬藥笈之靈文庶味妙宗益資冥舉

簡穆皇后忌辰道場疏　楊大年

聖心追遠仰瞻如在之靈佛事崇因式薦無邊之祉屬臨諱日畢集勝緣伏惟　簡穆皇后道茂坤儀德昌王業克協曾沙之慶誕昭彤管之華懿矩彌芳徽音載邈　今皇帝紹隆景祚奉若仙猷仰真馭之彌遐眷孝思而無斁聿遵典著虔奉齋修　簡穆皇后伏願悟證上乘超登無垢具慈因於十號佑華旦於千齡　今皇帝伏願聖德誕敷仁風丕冒七政齊而協曆九功叙以咸歌永保無疆之休茂洽重熙之化然後宗英輯睦道固維城良輔弼諧功宣作礪燭聲教於率土書瑞應於豐年

昭憲皇后忌辰道場疏　楊大年

仙馭上賓追靈遊而遠遠星龍綿合慢遺範以如存式臨奉諱之辰欽薦無疆之祉伏惟　昭憲皇后歆祥聖武宅順坤儀首基撫極之華參翊蘿圖之永懿猷茂建柔化丕昭悟真諦以馭神術慶詒而垂後　今皇帝永懷徽則介助真詮悵先忌之環經凝孝思而叢感袚除金地披繹寶文旋華紱以然香儀珍羞而脩供冀憑惠果上續勝緣　昭憲皇后伏願法露普沾慈雲周蔭實居淨界常爲十號之證明頓在朝家彌極九皇之高佑　今皇帝伏願奉承鴻緒增譽丕基絕瑞高符交天人而相本尊名益德煥日月以常新四序順成八風和布臺師偃戢原稼豐登然後願磐石英藩永茂維城之業乾台哲輔益隆嚴翼之勳官師胥協於忠良黎獻並躋於仁壽

元德皇后忌辰道場疏　葛侍郎

貝葉芳行存誠西竺琅函隱韻歸命叢聲輒憑二教之真茲仰助一靈之飄馭　元德皇后伏願力持法印永庇道林悟鷲嶺之上乘作龜臺之仙伴佛土三千界親覲世尊玉京十二樓遍遊仙境垂休寰宇錫壽皇圖

章懷皇后忌辰道場疏　葛侍郎

俔天作合配嬀汭以流芳濡露感時供緇黃而追福　章懷皇后伏願圓融根境頓悟希夷聞佛音於玉毫之前受法籙於瑤章之上法航大濟見慈氏於龍華羽駕超昇友神人於姑射

隆祐皇后首七水陸道場疏　任彥章

慈鑾興發仙游厭代既徽音之永隔非真諦以曷依　大行隆祐皇太后伏願頓悟三乘坐超十地如明灯燭千薪傳而千燄不窮若大海流一滴入而一功無異證成佛果敷佑邦圖

隆祐皇后二七道場疏　汪方章

慈闈棄養永纏陟岵之哀仙馭升遐儼閟親臨之候爰即椒塗之地恭紬貝葉之文憑仗勝因增崇冥福用東朝之積慶契西竺之真詮

隆祐皇后六七道場疏

厚德遺基永恃山河之載仙遊斂駕徒驚日月之流爰陳蒲塞之羞并集毗尼之衆闡揚海藏猶祓世氛庶啓在天之靈即登成佛之果

昭慈獻烈皇后卒哭道場疏

徽音浸遠晨昏復見以無期喪紀敢逾哭踊自兹而有節即長樂嚴凝之地闡祇園秘密之文仰祈如在之靈即證無生之果

昭慈獻烈皇后几筵道場疏

迅景莫留隆冬俄及瞻玉衣之在御驚繐帳之生悲爰即禁闈普作人天之供庶扶慈極永從帝釋之遊稽首覺雄垂心冥祐

昭慈獻烈皇后啓殯水陸道場疏

驪駕登遐莫寄飾終之報龍輴在御特臨先遠之期爰稽梵釋之之文溥作人天之供徼福萬緣之會歸誠兩足之尊仰冀等慈潛伏精誠悟總持於妙湛用升濟於神明

隆祐皇后水陸道場疏

天禍禁闈世亡慈極徒哀迷而失次念追報以無前惟仗真乘庶增冥福悟無明之種子乘大覺之津梁願力所覃神基斯固

昭慈獻烈皇后水陸道場疏

羨道既封雖山川之在望虞牲薦祼悵日月之如流恭命苾芻之徒普羞蒲塞之供仰祈法力陰導神游同知見於覺皇錫休祥於不朽

昭慈獻烈皇后中元水陸道場疏

塵掩宮衣理莫回於長夜涼生陵栢時奄及於新秋當苾芻自恣之辰陳蒲塞無遮之供仰祈法力永導仙遊集諸福於人天憤餘祥於宗社

文懿皇后追薦道場疏　楊大年

閟宮嚴奉尊藏主之遺靈瑶香刻追嚴悼冲天之遠駕伏惟　文懿皇后德侔淳地位參協曾少早正號於中闈尚留芳於彤管　今皇帝感慈訓族昭孝厚民篤諱日之辰臨企真遊而永慕大營蒲塞之饌遐薦飛颺之輪　文懿皇后伏願足履紺蓮神棲寶網面禮釋迦之相坐證三乘劫拂淨居之衣用綿百世　今皇帝伏願福量如海壽等山齊錫羨於本支彌昌景業導庬鴻之祺祉大庇生民然後傾宗邸茂親嚴衛佐舊輔著弼諧之績同均凱樂之宜官師咸竭於忠圖克享泰於歡化

明德皇后中祥道場疏　楊文公

丙殿上僊四氣俄周於歲律祇園薦福一人方極於孝思是崇出世之良因以奉在天之神馭伏惟　明德皇后高后襲慶沙麓儲祥作合神宗二紀式隆於陰教居尊長樂萬方同仰於母儀俄遷遍於真遊固哀深於宸極　今皇帝至仁守位盡禮事親慶方洽於承顏悲忽纏於罔恃家邦異制勉遵易月之規霜露永懷彌切因心之感玄寢已終於遠日忌辰爰及於中祥特就精藍虔修淨供會南洲之開仕崇西竺之妙緣庶憑大覺之深慈克證上生之聖果　明德皇后伏願寶乘悟法花界棲神受佛記於雙林福皇圖於百世　今皇帝伏願萬靈薦祉千聖垂休壽考無疆克協山呼之數千戈載戢永符海晏之祥然後願親賢毓德於懿藩輔弼宣猷於宰府群后竭輸忠之効庶邦堅共治之誠凡居普率之間共洽升平之化

請疏　住持

請珏老住龍興疏　邵公濟

釋迦過去彌勒未來當寥絕之兩間孰收召於四衆珏公躬稟具戒廣繼秘言初說臨江之禪若契臨濟之事眷兹故里舊欽精廬久羣笑於狐狸輒擯斥於龍象掃除去霹靂手與起發勇猛心

削牘以聞奉制曰可天堂再敞重現光明之峯丈室既成徧容高廣之坐屬茲開士越彼獮人果誦義之有歸須當仁而不避出賛歎之妙語用光華於淨坊

請湛老住崇寧疏　晷无咎

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淨明心不緣他悟既衆生本來成佛則祖師何以爲人皆由流轉塵勞多生認賊所以顛倒迷悶終日怖頭有大智人緣在震旦面壁无語不妨滿谷清風隻履西歸依舊一天明月雖亡方之已熟眷此土之未敷　今皇帝陛下紹述聖猷嗣隆法寶合百工歸美之意建萬壽崇寧之名妙喜☐來化成跳出是用騰封章而有請屈道德之肯臨恭惟和尚受祖心提方方印等慈不擇貧富任運无有東西視不見聽不聞在三藏鼻孔上立過者死當者壞從德嶠棒頭出來願垂悲憐副此翹竚不用變生作執自然識路知家以不盡灯度无量衆葛藤具斷阿誰負緝汝來皮髓兼忘那箇是不精底上資睿算永洽純熙穿休民生普雖當恣

請圓老住教院疏　孫仲益

如來超最上乘初無言說佛子墮无始劫久住輪回閲諸一切有情當爲衆生説法某人讀書悟斷輪之妙談空契投芥之機面壁九年已忘言語道彈指千偈猶現句文身指彼岸之津梁示羣迷之領袖墻壁瓦礫皆具法音龍天鬼神遍作花雨

請密老住玉泉疏　虞推甫

何佛無因且説法身報化是山有寺不論見在去來况開山建無礙道場傳佛正法眼藏不逢妙覺孰附羣心　某禪師開白在門行真實諦身如青蓮出水有塵莫汙心同白月行空无跡可蹤與精藍於靈蘚荒穢之後成大藏於笑談指顧之間文雖若千万人害成者二三子載清風而歸去爲勝地而非來山間草木尽欣欣不知春力庵裏雲雷長闢關淨授初機增光玉泉山願升寶蓋座

請妙印大師住龜潭疏　孫仲益

一世解纏尚存馬鬣三歸集福今在龜泉伏惟　某人舍衞國之比丘祇陁林之上首安心得法隨處現身九節烏藤去作閑雲之伴一丘黃壤佇霑法雨之滋

請印老住中岩疏　邵公濟

貝闕珠宮自菩薩龍所辯瑤增金地爲阿羅漢所居必極西方之流故堪東道之選伏惟　印老和尚舌根茹蜜有花木香襟懷抉冰无塵土氣擲節而示金石之異言語如雲霞之姿已堂堂而經奇但寂寂而理照若同净業數眷老夫勅書閣下接太一真人吏隱山間近第五尊者聯林泉之勝跡適返筇之上遊閲平生之故交在舉世之開士亮出處之毋必異然諾之未忘訶佛進佛場中想四衆之避席將毋慈毋吝下尚千載之上隣

請悟禪師住興化疏　陳无己

南北不異禪律相資曲士拘文起差別於耳目至人達觀示平等於冤親不有別傳孰開異見某公尊者承佛受記爲世導師紹雲門之正宗分慧林之半座望破頭之氣知正法之傍行覬優曇之華信異人之間出知時莫逆觀化方隆毋鉼千里之行以慰一方之望

請晉老住太平　李元膺

久嚮太平老子向无孔笛中吹个曲解喚醒大清惟三世諸佛拍得是六代祖師和得徹和山鼓應得試道吾舞得成若向宮商角徵中求今已提過去也行遍大唐國知音能幾人况武信未爲陋而廣利久虛法席鬧市子裏三家村中恐有半箇人聽不以耳幸師命駕

請正老住廣孝

寒山無心自是豐干饒舌馬祖多事堅要黃梅出山這聖箭子昔曾透過九重城投鉢根師何嘗夢見六代祖况趙州老大漢住處未知邢臨濟小廝兒具眼有數試看朝生鳳子解接老去驪笮推

振禪師具渤外音同水中月當時行脚懸知我手夫然今日還家正謂老婆心切接得青原斧子踢倒百丈爭瓶雖短小而舌至梵天能圓融而量鄒沙界豎起拂子這妙月兩大亦無吹動布毛個佛法此間也有真菩薩手現宰官身和廣刹之叢林非野狐之窟宅普濟塔下觸目菩提蘭陀菴中通身般若本自明頭具足鷓鴣啼處野花香不妨處處圓通燕子歸來深院靜牧童嘔啞非是曲聽取一曲太平歌

請嘉州密老住宜黃梅山疏　翁起子

嘉州石像擎天作蓋藏陝府鐵牛下口不勞吞吐既有隨身之竿木要施鍛佛之鉗鎚振曹洞已墜宗風判祖禰未了公案會有達識成此妙緣密公長老宿植道根深得法髓乃枯木之的子正芙蓉之遠孫鼓唱俱行時用金鍼斷三種之滲漏辨五位之正偏迹隱叢林名高海嶠適有宜川之上利實爲臨汝之勝遊輒枉巾瓶來臨巖壑桃花見後不須過眼疑生梅子熟時切忌當頭開着勉從衆請幸勿固辭

請恩老住蔣山　張安國

陝府鐵牛脚力負萬鈞之重石霜角虎眼光搖百步之威欲轉無上法輪須還本分尊宿恩公長老禪師一生打硬四海知名揚歧棘栗逢當仁不讓國師無縫塔此義卻請截斷衆流壁立千仞乃眷鍾山之勝地嘗繁圜悟之昔游俗駕初回潮音未振考之公論僉欲師來拗折竹箄且與金場作戲橫擔拄杖直須覿面相呈稽首妙華王請祝聖人壽

請趙居士住觀音院　陳無已

觀音古刹地聖人凡穎上名都信深緣熟是興無盡之供用開大施之心趙君居士見遠察微有家無累悟解不立已契祖師之禪悲願未終更廣衆生之福憑茲一舉以動初心

請凝藏住天宮院　鄭伯敦

牢落數椽在梅江之閙市端居一席須茶花之名流凝公長老純白天資孤高道巧毗盧寶藏曾是護持兜率天宮何方坐斷看雲花之初出祝蘿椿之無疆

聖旨請聞老住徑山

黃花翠竹是山皆有道場柏板門槌到處豎呈歲具脊徑山之勝縣實寶刹之首因法席偶虛當人誰屬恭惟聞公長老丹霞敵手枯木親孫一口吸盡西江四蹄踏殺天下得正眼法爲勝沙門酌不竭而注不盈躬益深而測益遠空心及第豈偶然哉垂手於人無不可者共慶人天之會遠邀龍象之來

請珪老住黃山　翁起子

輥毬拍拍當面熟瞞擊竹撥簾遭人冷笑現成公案不勞切怛滿量本分作家別請斬新粘出珪公長老早攜龍門之法印出總虎溪之道場意氣高歌請見解平欺千聖拈槌竪拂不惟截斷衆流譲月雕風更能游戲三昧矧黃山之勝境實緇伍之上游猊座久虛雷音未振願徇人天之請覿同龍象之來敲開祖佛頂門機轉衲僧鼻孔上資睿筭俯慰九情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六十七

請疏

住持

請駢老住惠安疏　翁　起予

臨濟一喝響似雷奔黃龍三關峻如壁立云居祐老僅會放籠捲篋兜率悅公頗知我手佛手張无盡未免攙行奪市豈真知大似借水獻花雖云自有家風不出這般窠臼公案見在宗派分明須求末後老成掃蕩從前陳迹駢公長老以无碍辯得最上乘眷傳踈山之衣人云踏雲須坐斷嶽之頂誰敢當鋒四馳踏殺天下人一口汲盡西江水莫不光照先賁可謂不忝後昆念惠川之要津有惠安之古刹鐘魚不振覩衆久虛敢屈高蹤來臨法座別傳新令要教祖佛點頭一洗前塵便使雲山改色勉從敬請幸勿固辭

請仁老住教院疏　孫　仲益

如來超最上乘刼无言說佛子墮无始劫久住輪回閒諸一切有情當爲衆生說法某人讀書悟斷輪之妙識空契投芥之機面壁九年已忘言語道禪指千偈尤現句文身指彼岸之津梁示羣迷之領袖墻壁瓦礫皆具法音龍天鬼神徧作花雨

請六祖禪師住中和疏　黃　魯直

鐘魚鼓板癡禪尽飽而六祖飢卧具床敷濁禪尽溫而六祖冷使道人如此失所擅越何處用心敢爲諸仁略開少分相逢展手不妨貧女一錢隨喜轉頭報在龍華三會

請觀音禪師疏　陳　無已

出處有緣相時而動去來无意以衆爲心某公禪師行遍諸方歸安一榻湛如止水衆至則形般若寂靈物待而發惟此東刹今號左禪乃古宿之道場而昔賢之施會異人間出衆志大同續圓通之法燈成先佛之遠記法施務廣當衆建而共持祖道大行復一枝之旁出

請觀音禪師疏

知者不說語言所以爲人德必有能住持乃其餘事某公禪師言未發口而達者知其有道功未先事而談者知其有才信淵默而雷声由孝友而成政願茲勝地宜得異人祖令當行正須无說羣能效力不假有爲願效至情同伸勸請

請觀音禪師疏　陳　无已

世當末法方惡積之西歸地則左禪乃福城之東際人天合力緣法同時某公禪師徧歷五宗頓開千眼著衣喫飯肯爲潙山之禪得髓與皮不落少林之句十年面壁未遇知音千里同風是歸作者无緣處說法有佛處稱尊勉徇衆心以成本願

請悟師住文項疏　楊　祐甫

諸行无常惟禪爲第一義精義无二故佛說最上乘是法平等級之差吾儕有根性之別其解脫者頓悟剎那之頃彼沉迷者輪迴億劫之多式賴正知爲了大事茲佛所囑非師而誰伏惟長老和尚摠持多心遊戲衆妙大珠瑩於濁惡慧劒倚於虛空諸聖經行无空過者大衆瞻仰决非偶然二而時有適來緣不接合浮盃渡水起无住心還錫蜀門現大悲性過故山而嘗膺拜入吾室而龍象歡顏諒佛衣之有歸捨王城而爲往迴率四輩同啓一心敬奉慇誠諦聽開諸伏望闢正覺路闡方便門濟渡斯人俱到彼岸

請解空長老住江心疏

第一義諦本來元自分明不二法門了然也无多子故曹溪分派於滴水而少林續燄於枝灯見性求心大如此佛作祖傳衣付鉢要須及子及孫能益振於宗風庶有光於前價睹此中川之勝概爲東制之雄兩峯屹乎霧之中方瓦出云濤之上見成底好个公案近新來却立話頭地勝人凡唱高和寡潮音復振甚惟竦聽於魚龍佛事增修要使斬新於鐘鼓欲奉斯事元當偏人共推　某人天下大禪衆中尊宿脚跟步步點地鼻孔處處遼天喝下承當妙得云蓋之骨髓捧頭露取剔開臨濟之眉毛真叢林一角之麟實法窟九苞之鳳願千[illegible]腸杖來坐道場禪門何悍於去來道眼寧分於彼

此三十年後信天竺此話盈行八千歲中祝南山之壽難老

請圓照禪師疏　東坡

竊以大道无爲人之必假聞見一毫頓悟得之乃離聽明爲自在門真无礙法天降一雨徧浹羣生佛无二門併歸真諦共惟 本師長老脫離常見灑落孤風其爲已也如月行空无跡可蹤其爲人也如金入範隨住皆見既不滯於一方豈肯違於衆欲而况淨慈古刹錢氏福田代不乏傳人所信嚮閔矜著俗久斷真馭以来臨惆隱慈心願順羣誠之再請。

再請寶老疏　劉中遠

横海鯨鯢寧大蟻制筆雷鴻鵠非復燕知在靈府以長閒於鼓兕而奚問白水長老一提佛印九坐道場云胡二以无心水洄二而不競澄之不清而撓之不濁飄然而去則翛然而来復歸我看洞天爲說普賢樓閣大衆渴仰重說偈言象龍蹴踏佳途誰信塘螂能拒轍

請然老住東林疏

三世諸佛夢中說夢人鮮知音六代祖師頭上安頭誰能領話家家顯露箇二圓明須頗本分衲僧直指現前佛性然公長老然覺印之嫡子雪竇雅之親孫十住大叢林硬着脊梁擔荷徧驗老尊宿惜它鼻孔喝斜一領布衫重七斤何人定價蹉着秤槌硬似鐵惟己自知看此東林夙稱名刹久矣鍾魚不響貴乎泉石无光靡居士夙契丹霞裴相國能招黄蘖遠社從今執閤廬山喜有歸投願憑宝炉一瓣之香上祝聖君万年之壽既解秉杯渡水展赴請神通何妨滿座雨花救大家讚歎

請悟老住徑山疏

三獸渡河誰是上根之佛種一牛吼地親逢具眼之宗師適當叢林禁足之辰言閉竹乾出世之法共惟 某人迅雷轉於舌本生鐵豎作脊梁挈云門墜地之綱爲月印得髓之子拈衣及脫綖綱頓除綜貫三乘縱横五位曇花初開於汝水衲子云臻壽龍再蟄於徑山天寬朧裂偶憶武夷之煙月暫聽妙濟之松風不忘疇昔半面之知是爲方便不請之友如来心印故非一已可私力士額珠要爲衆人點出香花鐘鼓貴憐盡園春願揚无上之深敷廣作有情之饒益祝南山万歲之壽後天永御於龍圖續西土四七之燈大事增光於鷲嶺母勞固讓便請惠然

請文老住支提疏

高山流水甚别相逢便是知音啼鳥野花取次拈来着人轉語不使孰鵲伎倆直饒勘破話頭允屬當人獨判公案共惟 某人禪機電掣道眼鏡懸与麻先烯二恰是一佛出世自然霞標二不与万法爲鄰无惜老漢眉毛發明祖師心髓打透關捩把定鉗鎚言下薦来自是本色衲僧事棒頭悟去辨得徹底老婆心无門无善才有地有弥勒頼登獅子座便駕象王車不妨直下承當要證向上巴鼻

請永長老住西禪疏　曾子文

見聞覺知中踏翻世界尤是滯殼迷封文字語言中打破虛空未爲孤吟絕唱若也撥轉祖師上頭關棙須是草煉佛祖本分鉗鎚一劍當頭大地絡古某人大根大器徹頭徹心世尊良久處劈開眼睛弥勒未生時摸着鼻孔妙喜有分積嘆懶庵不敢蓋藏溈山大闡於父風洋嶼高提於祖令王常侍擲下筆子殺蹉過於米胡裴相公問及高僧獨挂出於黄蘗城中百万户歸依未飽海上十二峯時節到来俱胝一指頭道場重與此日臨濟三頓棒家法大從斯瞻願垂慈悲曲徇衣請

請正長老疏

不識李翺不是藥山和尚不遇韓愈不爲大顛禪師姓名已播公卿號令普推衲子禪師兆率的嗣林際正宗拳頭与棒頭誰識其機看梁与口都硬如鐵迸放一隻聖箭直指三山道場既是拔襟便宜薦取莫教過眼却欠承當看半句之斬新使衆耳之聾瞶

請戒長老疏　東坡

大士未嘗說法誰作金毛之声衆生各自開堂何関石塔之事去
无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无尽藏念西湖之久別
本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无不可者一時作礼重聽白椎渡口艕
回依舊云山之色秋来兩過一新鍾鼓之音

請通長老䟽

精衣冠以命儒蓋儒之表認禪律以爲佛皆佛之粗本来清淨何
者爲律一切解脫寧復有禪而世之惑者儒佛相殊禪律相𠦑不
有正覺誰開衆迷成都通法師族本搢紳實西州之望業通詩礼
爲上国之光爰自紉齒緇有遠韻辞君親於方壯弃軒冕於垂成
自儒爲佛而未始棄儒由律入禪而吾常持律報恩寺水陸禪院
四衆之淵藪三吳之會通願振法音以助道化所爲者大无事於
謙

請化長老䟽　張　正己

自无始来本无一物從有爲後豈有二門世尊与蟻蠓共胎兆坐
与泥犂同境大勢不容芥子小時也納須弥足踏手拈人人皆會
天覆地載处二有餘求直自失眼睛言亮已非吾觀諸佛何曾出
世六祖未曾說禪猶流水流空付作者幡動風動本試小兒藥王
但莫行醫維摩自然无病何者人今日偶然道場推我化公滬發海
南云飄劍外旣悟樵中之度廻収衣上之珠棄宝沉江微笑推車居士
聚沙爲塔已付轉輪聖王投笠擬魚奏刀袖手南禪灯付諸老眼
開未免赤脚入泥莫辭和衣涉水若逢大人問話聊与點頭或遇
獅子嚬呻直須下杖時不可失師无後来

請昕律師䟽　陳　了翁

竊以敎示別圓隨機各異乘分大小攝心豈殊度首遠遊捨軌範
而遭魔網波離奉律漸通達而證圓門束心必始於束身了性常
資於了相請遵羯磨爲講毗尼昕公律師信奉迎提轉持布薩說
南山嚴淨之戒以靈芝高潔爲師宜因隨喜之衆情廣談放逸之
多咎庶起木叉之利用生那埵之緣

請天遊禪師䟽　孫　仲益

大道真空不分禪律衆生妄見交構是非直須最上乘人与說第一
義諦豈必長連床上拼枕高眠何妨枯木岩前拈槌一出游公長
老名喧左蜀價重南州心鑑湛然機鋒剽直舊時龍象要諸无生
今日卧輪不妨對境推茲小刹創立叢林雖把茅蓋頭未稱作家
之用而寸鐵入手要看軍令之行諒肯隨緣寧煩固避

住菴

請僧住境菴霜露菴䟽　汪　彥章

風樹纏悲旣抱終天之戚泉臺卜吉適逢遠日之期念有緣皆自
於愛生欲解脫當求於佛力佳城增觀瑞像來臨若非除饉之男
誰作住山之計某人脫身名族投迹勝藍要從善知識遊常有大
因緣志輒遷杖屨來貫松楸香飯化成何須摩詰淨瓶踢倒贏得
擁山願持不退之心副我无窮之託

請了義住牛山菴䟽　孫　仲益

同産五十年爲昆爲弟孤責二百里依佛依僧爰歸弘因增崇善
果共惟某人捨身得度住世隨緣挂杖經行松楸改色結跏宴坐
烏鵲來巢庶憑十力之慈大庇九泉之壤

請僧住黃林菴䟽

種榟松楸追念五世追嘗香火何止百年評公已潛九泉之幽古
老爲續一灯之照凌空飛錫在處隨緣踞地磨塼不妨穩坐

請僧住龜潭菴䟽

一丘黃壤永依龍象之尊百宝青蓮普照松楸之上某人安心
得法隨處現身揭來給孤祇樹之園而傢達磨少林之壁義花種
竹不妨宴坐觀空運水般柴自可優游卒歲

請堅老住菴䟽

伏以天道无方曾何决擇宗風有自所在流通惟隆報小菴實家
山舊隱墻内桃杷正發峯頭蒼蔚滃翳數不有高人孰成勝事伏惟
堅公禪老傳天風之正法住因勝之名藍緇素皈依天人致仰志

輕栄孰忍慕林泉敢分慧炬之輝光用燭冥途之昏暗三家村裏總是道場十字街頭未爲奇特何待拈槌豎拂方名接物利生宜大振於慈風即莊嚴於淨土存亡齊利泉石增輝況小道必有可觀而當仁在所不讓良辰易失快便難逢毋益懇誠无勞偽避

請朋老住西菴䟽

一坯壠上蔽柏城拱木之陰衆香鉢中具桑門伊蒲之供肆崇善利允屬當仁共惟長老朋公徧住叢林久提祖印嘗據十字路把斷要津今葢一把茅結跏趺坐雖云无住相寧戀三宿之桑真成不動尊當面九年之壁

請僧住牛山菴䟽

百年休歇四大本空一念皈依三生不昧其人追營香火升濟幽明弘開十力之慈光貫九泉之室即以緣而應行看隻履之飛隨所寓而安豈厭把茅之陋

請妙老住墳菴䟽

盡界一幐容膝有餘良藥万金安心是法如公長老夙心不昧真契自投於當來世有大緣故所遇作大佛事望松楸而拱矣方懷風樹之悲聽瓦礫以熾然行見雨花之墜

開堂

請法王航公開堂䟽　黄　魯直

本色住山人皆投如來記居則枯木止水宴坐十方出則疾風震雷驚動万物不擇喧寂作大因緣中夏所瞻叢高維嶽心不可得少林開第一之花聖從何來破竈見本有之性從上諸祖莊嚴此山彼大法王寶搖郡會河潤千里惠林來福京師鶴鳴九皐天鉢號稱真子共惟天鉢長老航公悟有生鴆毒來出世舟航吹布衲之毛傍家行脚到法堂之草選佛登科而久閉尺壁之陰退蟄衆生之病玉花玉座共知不可覆藏荅莫拂堆頭負爲斬新拈出

請郭山森老開堂䟽

去聖愈遠邪法峥嵘當人伏藏正宗淡薄鉢囊掛壁衲被蒙頭可爲疑種子歸依必遭明眼人識破郭山森禪師蘊天台之云月飽南嶽林泉得翠岩悦一味之禪分大愚芝千灯之燄而枯木宴坐草深法堂彼悦上人者把牛鼻繩能獅子吼唯升堂入室未見其人今日請爲大衆發蒙亦与先師雪恥要當脚踏實地舌覆大千末山國中不負臨濟蓮花峰頂親見龍牙入泥入水爲人捏聚放開由己鍾奴白拈尽撒鼻孔遼天水鳥樹林須聞著地

請平老開堂䟽　蘇　叔黨

白云在天舒卷自我明鏡无垢妍醜現前所以去來千変卒之无心酬酢万狀本来无物今天寧長老平公嗣真如法傳達磨衣寄道爲衆宗師出衆隨緣利益吉名籍甚未許逃於空處悲智兼修正可行其願力重提祖令大振宗風作江海之慈航施山川之法雨妙高峯上本爲一大因緣毗耶城中蓋自兩无言默鼓鐘一時改觀无礙莫爲非人

請明教長老開堂䟽　汪　彦章

不離世諦諸佛剎剎現前直指心源衆生人人說法然言下有可傳之泒而古来无不續之灯不假當人孰提正令堂頭入此虛境界直臨濟兒孫土木形骸冰霜志操一言半偈久爲衲子傳来万水千山行到江南尽処朝音一振海衆謐歸正當象教一千年餘大家說臘月三十日話信手拈來皆是臨機踢倒便行要使吳頭楚尾之區坐增叢鼓粥魚之氣遇緣斯感无事於謙

請寶林長老開堂䟽　秦　少游

弥勒開門唯善財而能入毗盧丈室非摩詰以難居寶林禪院南宋惟匡東吳勝縣本惠休緇經之地寧登觀隸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峯孤秀下臨玉塔洒日月於前明傍穴金虬化風雷於呼吸既川原之秀錯仍丹而之鼎新飛閣浮增就山爲勢方疏圓井因木成姿即之而智慧生望之而塵勞破九重鴈塔現多宝之莊嚴万石鯨鍾示觀音之方便允非開士難稱玄光揚大師雅稱平甚前素號禪関投虎峯而出家遇龍淨而得法祖師衣鉢昔因普賢而傳首

巫山林今以躍瓶而獲了无異議實有聖緣往開大揔持門以繼
鑠迦羅眼

請乾明長老開堂疏

竊以離塵求道已垂調御之心即幻見真方契飲光之望聖因時遠人与法差執空而取者依一精明任相而求者認四顛倒守癡禪豈定力運乾慧為悲光智以自欺久則難來既安邪解沉迷有陋之因宜得正宗開示无方之力照慶上人洞該真際圓證法空於旋流轉徙之途得妙湛總持之力反聞々性體已徧於塵沙自覺々他功未周於毫刹願動三請願継一音說見在心作將来眼

請醴泉長老開堂疏

毛端宝刹曾何新故之常天下大禪安有去来之累惟古佛廟實今醴泉自百年香火之餘殆一国風烟之際塔閣運環之玉骨殺藏叉錦之貝文然而飛鳥猶花空存勝景直珠撒帳未遇明師遠單旅之靑只獲法筵之初启芳公長老少遍叅相晚悟宗乘密行則禪堂之所依歸妙法則天龍之所回向游方既久屿海茲深願碎雕鎚之居亟返歸来之駕為識不二以變无邊

請高鄉長老開堂疏

捧頭取證尤為瓦解冰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况乃不快漆桶无化鐵鎚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贓而叫屈豈知塡溝塞壑无非碧眼胡僧積嶽堆山尽是黃面老子伏惟和尚脚根點地鼻孔撩天真匠子之鈴鎚實作家之鑪鞴諸方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衆證明但看一場敗闕

請高飛新老開堂疏

萬絲孔內既可追軍牛嚙泓中何妨說法况此三家村裏亦是百丈笋頭嶽若當人自堪選佛今起南宗之規矩政資本色之鈴鎚新公禪師出自梵嚴之叢林来佐天王之法席但知跛々挈々何曾腰々妹々忽有唇於吹毛遂難藏於碓米今茲拈出分明對前當胸但看今行不是呼為作鳳喚迴癡種子接取明眼人坐令蟻穴蜂房俱為佛地何用龍宮玉食徒美人觀好振雷声仰祝堯筭

請天王真老開堂疏　鄧　志宏

當年主席曾煩獨脚之夔今日傳衣可无三角之虎政賴作家之手段来継本色之鉗鎚再起祥光喚回勝景稱公禪老夙親文墨每觀鼻孔之撩天壯了宗乘已斋脚根之點地掛眼金剛業已掃之帖肉汗衫于今剝矣用勸三條之篾来復一把之茆法窟嚬呻万籟俱息禪林蹴踏六合皆驚妙傳六祖之心永祝一人之筭請陞猊座便震雷音

請長老開堂疏　孫　仲益

得佛心印般若流餘大千在我門中辦才今為弟一而况發地藏之衆宝鼓天雷之大声界有當人先傳師法共惟礼清溪之坐夢建隆之衣聚万鍾之云光烈一時之風雨释梵衆聖扶成智言王公大人驚動聰明之聽北方能衆未有前聞我寺一歸依

請彭老開堂疏　陳　了

竊以獨一无侶者古佛之心真俗不二者禪宗之旨唯信能情可傳悟當擊竹之時誰能契助笑在拈花已後自合流通少遊寂默之場乃可任住持之事彭公長老法承泮渙派出澄靈多年瘡草之遊一滴曹源之味達茲勝剎宜順衆緣所開苟可以利它後李亦資於善導云門一曲妙音不爲於宮商臨濟三關平地豈分於彼此直演融通之句用調乘淨之風庶令佛日之光輝永同蒼筭之長久

請太平興國長老開堂疏

天台選佛之境太平祝聖之場石鼓出万歲之声妙帝猶在金地映千山之色宝猷常新用古人宴坐之談說今日忘言之事疑情剎落正念流通若非密契於能仁何以顯揚於大法言不可默今正是時黎公長老為達磨孫具頂門眼世緣吉樂融於聚笑之中情境是非了彼往来之相不離荼華之坐大振海潮之音趨稍嘗

青普而禪庭之蔭曹源不斷永同天筭之延茲事甚明勿疑休問

請權老開堂䟽

碧眼胡僧親留骨髓肉身菩薩夜契風幡皆正法藏中機寶嚴長舌下語伊欲再揚宗旨何期撞着作家負椿當場与他勘破今權師和尚夙探虎穴獨駕牛車可謂鎮海明珠堪任大衆法器自從吸盡西江水只恐踏殺天下人聲　夫當衝能八面受敵好看抖擻真獅子大吼一声從他驅逐野狐精疾走千里

請天寧深老開堂䟽　陳　了翁

竊以不說而說未為究竟之談无門之門尤在離微之境若非真實一句何以開示羣迷宜得當仁壽揚茲事深公長老燈傳少室派出靈巖嗣本覺之前音住天寧之勝刹以一大事副含生負報之恩於万斯年祝聖主无疆之壽堯天廣大佛日光明合內外之勝緣讚延長之寿運四衆之所咸賴一音可以普宣今正是時宜陞此座

請應老開堂䟽

天廿五葉花遍開中土曹溪一滴水普濟十方只從彈指之間自可點頭而會今某人和尚六根已靜一念不生身似白云无山不到心如皎月有水相容剔撥靈光掌實惟古刹不假尖新手段詎能施展家風好開不二門示西來之祖意當以无量壽祝南面之至尊

請堂老開堂䟽

此一大事切忌兩畳鈌是作家如何持唱假使終身杜口漏泄已多直饒半夜傳衣遮藏不得九年端坐剋周作麽一擊方知迷声認影未離音響落彩涉離微雖云寂々醒々未辦灑々落々迨于季末轉見淆訛於實際中橫分禪律於一音內互說高低致令驕慢之流以禪為不而律故迷之士謂律可除或言本自融通也是強生節目不无方便可使流傳惟此法云嚴素號淨刹地隨人發宗風常墜於當年道与時興祖今忽新於今日懸寺有更張之術使君懷外護之心呼吸之間天人敗觀堂師長老衆推高行師与安心派出韶陽香生云岫初如闇闇得宝使擬韜藏終為緇素奔趍不容辭避来登法座頓震雷音的々因心誰悟少林消息真々垂首請參負鼎兒孫則有一言異時分付

請鑑老開堂䟽

曹溪一滴本自何来少室九年但明斯事直得拈花分付不如面壁商量至於斈者指相是皆是事不獲已声前得指万里鄉關句後明宗兩重公案无物可說一言非倒維摩據實而言三頓難殺林濟放開一線作麽承當去此二途如何語會必有人中師子来登此處道場自乾明丕律為禪得紫公為衆演法々无異法人用當人古鏡重磨一任胡来胡見高明有繼且見鳳生鳳兒鑑公長老早入空門夙奉戒忽獻手字頓悟負宗誓斈最上乘得見如是事蓋升方勝教尽出云岩斈一瓣香皆生云岫副信士精懃之請紹古人持唱之風更无可言請升一座

請文老開堂䟽

以言演法々不在於筌蹄即物明真々豈留於影跡直指本家面目除非本分鉗鎚亘古不遷清風常在文公長老得宝印王眼為靈巖嫡孫傲雪峯之道場衆推領袖還丹丘之舊刹不露鋒鋩今逢出世因緣即合隨時演唱山如就鷲地有涌泉古師之舊迹猶存上士之孤風可繼不離當處發千聖未傳之機永為聖君祝万壽无疆之慶請昇猊座一振雷音

請孝老開堂䟽　　邵　公濟

士比退之許太顛之出世僧如惠遠招靈運以論交惟儒釋之本同亦道德之相契碩茲妙理宜有宿因惟我先公為時前輩妻有方外之士早從人間之游冠佩永秘於名山松櫝近依於宝地念師表嘗求於先友須名德不愧於古人孝老禅師斈本无心遠傳孔氏之真才真可用近聞登觀之風寺為老僧嘗忝占於規戒占亂有感雲涕无從果哀懇之獲伸庶冥福之可薦

請祥云院長老開堂䟽

竊以大事因緣本出没奈何時特出作家手段是人動不得處方施惟茲斎場幾成鶩宅若无伎倆安可承當恭惟堂頭長老禪師龜峯天馬駒盤石金師子騰騰今古把定乾坤本是北斗藏身暫開西乾出世放行殺令振取頹綱三世聖人計較未成時頗能摧負六代開士扶持不起処偏以交加纔下水方見長人既入坊須防猛虎不啣嚙漢乃帶水拖泥若伶利人則投危濟險况本来大機大用肯隨例道不會不知百尺竿頭已曽進南泉之歩十字閙市何妨卓德召之牌鼓舌揺唇呵佛罵祖若問文殊伏劒其意云何肯使釋迦低頭出氣不得况有在頂一隻眼睭可把隨身七事施張若見希奇便宜捲却祖席儻求交涉定是撒倒繩床本寺唱宗風洪延壽筭一句作麼生道

請妙行禪師開堂䟽

妙行精藍直湘江之要會慶公長老真曹洞之嫡孫人境相多因緣有在不辭開發方見作家象骨峯前已是親曽受記虎頭拔裏何妨牽以向人幸吐潮音用扶灌祚

請中塔禪師開堂䟽

眷茲中塔實乃上游謂何鍾鼓之场化作兵戈之地不有發也何以具爲瑯公禪師臨済宗派能紹隆於佛種才不墜於家風灰燼之餘允屬開荒手段龍天之會諦觀祝禱道場

請栖隱長老開堂䟽

栖隱道場南華祖意有善知識爲大宗師拈起三瓣香不是等閑佛事放開一線路且看本分作家欲聽潮音願留金諾

重請慈云長老開堂䟽

兵戈林裏脱身乃鐵鷹爪下得免灰烬堆頭作屋斯列火焰中生蓮須經魔難一場方見神通三昧智公長老臨済嫡孫得寄傳骨髓於潙潭移正令鉗錘於諸老僧与鉢盂俱在依舊家風閙市將骨董自隨重開鋪席好將妙語永賛丕圖

請普明長老開堂䟽

茲爾林裏更无几根楊梅渡頭已登彼岸智公長老贛郡名流叅罷而接物應人禪餘而嘲風詠月點金於九轉火内華律爲禪進步於百尺竿頭逢場作戯好將佛語上贊帝齡

請大覺長老開堂䟽

種王黃堂布金紺宇實古辟支佛之舊弟也機鋒涖落骨氣稜層真妙喜禪師之嫡孫也人景相高自是法緣際會基圖不拔更須道力維持當以妙揚副茲公選

請空老開堂䟽

水月万象居中是名苑海風帽一句在後誰見道心某公禪師庭栢傳家座硯增價莫問訶佛罵祖且觀拳拂拈槌應而不藏喜靈山之有託言而當法祝睿筭以无疆

請太平長老開堂䟽

桃源勝地奈死名藍叢席久虛輿情共僕註公長老發女高人提正令之鉗鎚作諸方之領袖若許龍安山前借重便令師子席上生光不動干戈已見太平之氣象無懸香火用扶有永之基圖

請崇寧長老開堂䟽

五百歲而出君臣歌天保之詩千万人之心香火作華封之祝恭惟 皇帝宇宙在其手日月合其明一日二日万幾遠追神考三千大千世界已在華胥巴噎輿議之太平當習羣臣之嘉頌謂上帝降年有永既百斯男頌吾君无得而稱惟一日壽廟堂歸美天地歛声眷東武之奥區有西方之故刹昔爲光聖蓋揚周武之大明今揭崇寧請諷召公之江漢夫彼取此因時制宜閻浮提国中悉皆歡喜兜率陛天上如是莊嚴出現坐之太音声讃天恩之不思議无煩鼙鼓便有道場伏願 皇帝陛下惟懷永圖自貽哲命循大褒海四維无尽而无邊如須弥山万劫不騫而不壞凡在潮音之下皆歸壽域之中率時蒼生多所饒益

請圓老開堂䟽

拄杖頭三千世界誰敢檐當經卷中百億塵沙如何駕說只教饒舌便放出頭此地見有朱砂何處更尋赤李共推　某人首叢林之右選嗣佛日之正宗以一切爲神忱之門將三昧爲游戲之地飽嚼葛藤滋味慣使狗子機関无説樹上之禅語説空中之相倣家行脚把牛鼻繩裊風䑺帆作獅子吼念先師不可思議須尋宿明示去来拽出漩渦須敎剗岸布袋放下布袋等閑到處爲家葫蘆自纏葫蘆今日逢場作戲抖出八万四千之公案重新三百六十之家風奉饒賞回熱瞞忍得低頭吟笑既是作家手段自當坑障撈雜那堪本色鉗鎚正好惡辣鉗鐵勿贈瞎平人眼孔莫乾折自己眉毛百尺竿頭不要忙三家市裏須還是高升猊座大震雷音

請普會長老開堂疏

拈花示道識者承當指栢明心達人究竟不離方寸即是如来執情見著千里山河了性空者一輪水月揚眉瞬目尽顯宗風見色求声俱非聖解須假言詮之要方窮真諦之歸不有導師誰知奥旨普會和尚家投云門之印親傳洪濟之衣超最上乗得不二義立諸方之標準爲末季之津梁正坐道場全提祖令一燈繼照放无尽之宝光五葉奇開成自然之妙果幸臨法會大震潮音願度羣迷毋辞廣説

請會長老開堂疏

種二皆真无无差別塵二是道不假修爲由来千聖不傳本无一法可説未超上悟須露玄機指庭栢以明心拈手花而示道欲開羣惑下假導師勝因會長老踴岐遠孫佛果嫡子高提祖印大闡家風開方便之多門向中有眼指莊嚴之淨土佛外无心幸振潮音来臨法席

講說

請照堂夏講疏　陳　了翁

禅者調御之心教是能仁之語亦覺王心口動寂揔具於全身海印疑流畢竟同歸於秘藏曹源一滴終无別水之波佛隴九旬但指本輪之月言二皆興法二无瘡要知手藏之文不離面壁之處毫贅若契説默皆如苟達雙照之機詎明俱泯之相余叢高坐以邀上人照公長老善續相燈嚴持教網住上均慧父散辛事之舊徒爲物入鄽嘗講彌迦之輪字金剛圓覺已修傾聽之人資福宝城同是精藍之地宜順可從之請勿違无作之縁

請明老説圓覺經疏　晁　无咎

修多羅敎者如来本起因地正受住持大涅槃門妙莊嚴路十二部經諸决定義十二菩薩所脩行因流出无量一切吉祥真如超過恒沙十方文字譬諭若廣説二者千劫不尽若无説二者一句不煩然而末世勤勞益遠正法衆生眼目必有導師和尚德性純明道鋒孤挺具三次弟爲一揔持圓覺振錫游心爲證此事拈香説悟已契古人於我此邦夙植善本願与慈悲普爲宣揚夫性覺圓通初无此觀彼觀因地漸次故有齊脩畢惰欲今見聞不生差別幸對人天之衆尚无金玉其音

請律師説圓覺疏　史　天敍

道在眼前誰能觀妙書形紙上可以悟疑不妨糟粕之傳自有筌蹄之獲况遇琅函秘字金口妙音指如幻之六塵破有爲之四相五千餘卷攸歸一抄之微二十五輪進以分門之異雖名頓教亦論漸修諸佛所言是人願聽恭以某人辯才无得齊性有融志在最上乗心存第一義父遊鄮會獨步教門須知説法度人不免歸鄉酬業金風擁馬指山寺以言旋玉塵開題散天花而作供勉從鄉議用報佛恩

請長老講經疏　張　正己

一性圓明能照尽无法界有生之類与我同得去真即塵於性遂遠譬之貧人懷无價宝日在其身不知自覺求乞於市以得爲喜迷是相者不知宝故人有宝山知山有宝若能得宝其價无量縣身搜山父无所得力窮心怠疑山无宝偶得千金和山售宝迷是

相者不見宝故使人得宝日生千金自信无疑世必无金可易其宗然世有得宝自以爲真韞櫝而藏本世不能移其所愛有真識者指其所非識之宝市衆識皆笑此名見宝而實不見宝妄見非性亦復如是乃知起信必導人以見性然性因疑生自見分別我初无疑信亦何有疑信既滅性本如如若夫起信本爲疑設而疑者自疑以信爲有今吾鄉智師以是因緣爲衆起信師乎吾非不汲之不見性也

請慧通炬闍梨講法華經　葛　謙白

一宿明心固須直截九旬談妙也要周遮宏演真文允屬開士炬師闍梨禪律俱實權實並融了三止三觀之詮淨六根六塵之障傳衣佛隴夙承銀地之宗風秉拂仙潭曾露金泰之祕記佇臨鹿苑等与牛車不豪綸侶之驚疑行見天花之亂墜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六十八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十九

疏

講經　酒榜　茶榜　修造

請覺老說金剛經　晁　无咎

六百卷義總般若以一顯義四大部中以金剛爲教髓如是住如是降伏法問已傳若以色若以音聲佛不可見所以德山受其而精究曹谿採薪而得聞蓋達心則四句無餘故上根以一門超出和尚離我我所得玄玄機故知筏喻本空然欲濟者猶於涯涘夢覲不實而卧覺者喧於牀帷況此小邦魔彊法弱賴覩若士雲開日明庶幾興行從此紹續昔達磨見梁武帝則不立文字而天女告舍利佛以無離語言師今對經所說何法我不取相亦無是經頓諸見聞同一解脫如病得汗如鳥出籠

請律師講蘭盆經

人自無始至於今生所歷生劫過於沙河無生不始於父母劬勞之恩每如四大海水而人生一世恍惚如電有得百年以盡報養其於海水僅爲涓滴何況世間事違人心或襁褓而病生死或老耄而勢南北或欲養而時不待或待養而力不逮以一生難報之恩積無窮之恨則人之所負其親蓋以多矣世之人以能備棺槨衣衾举親之遺形以就土爲足矣而不念遺形之外魂魄所遊有不適其安者遂忘所以導其安嗚呼其追報之恩亦不廣矣且以目連親遇出世之佛以身證六通而母不離於惡趣雖佛之慈悲有不能救設盂蘭法以假衆威力然後解脫況以凡力欲爲父母滅罪延福區區一身能自致乎今夾江袁子楊某欲爲過去所親倡集鄉黨信法善士敬請通義某僧於中元衆僧自恣之日講盂經一會以追薦其遊魂凡有父母心者莫不皆喜捨集會伏惟某僧覺大衆無邊方便推天性自根慈孝爲法衆振錫一臨甚幸

請小參

超昇三昧演暢一音自是跳上祖師更欲推倒大佛低心徇俗出

手爲人尾竹相敲萬古無聞獅子吼風幡不動一時驚破野狐禪大逞神通定須奇特諸人諦聽看意隨緣

興化寺請真公修造

有光雖分是惟聖謠之因興事其時恰有異人之至直公大師行成于律法得於心志如金石之堅施有龍天之助勉從勤請復發願心

請致道道正住持酒榜　　程　子山

王元功作五斗先生傳大詩物外之高蹤杜子美作八仙歡酒歌盛說酒中之佳趣蓋絕塵離俗之士多飛觴舉白之人雖美酺以養生蔣醇醪而去病聞中山之酒千日孰不流涎傳南都之醪十旬皆相莫義酒之德至矣酒之用大矣投於江以破勿踐之軍擧爲兩以救成都之火其在導氣養形之類尤喜絕纓側弁而來爲世外之逍遙遊唱天上之步虛曲事屬高道理絕當人共惟致道道正先生祿謝萬鍾味思九醖斟酌飽滿而於性自得獻酢交錯而於禮無違一斗百篇喜謫仙之狂筆三行百拜笑吾教之煩文類玉山而屢接高標斟金貂而常逢貴客謚不郤宜城之竹葉濁不嫌南國之榴花蘇東坡昔日之松醪常供盾飲阮步兵公廚之綠醑貴發醅願欲坐而文舉之鐏不空來對而周覬之量雖敵今也火雲盛熾玉露將零聞表紹河朔之游思陪避暑説山公高陽之會亦欲臨池鶴馭未行金罍已到家道之生涯瀞泊沉湎而不至破家山觀之氣味清虛荒耽而無憂敗度況羊有神仙之客門無糅雜之賓吐丙吉之車中貴人不怒臥畢卓之甕下酒家無錢且同游濟之人共適陶陶之性後會雖再高風莫攀雲馭他年集衆真於碧落貴挂異日講盛宴於蓬萊事未可知茲不復道

請知觀酒榜

滕令借馭初來物外之旌幢遠館開筵盛世壺中之賓客鳥振玄風於柱下續墜緒於陽平宜偕嘿異兩之流共作乘虹之飲共惟住持先生久諳正味獨挹真醇混醒醉於兩忘齊聖賢於一致詎逢石髓取爲玉烈之和道遇瓊漿桶事雲英之役茶碧既敷金光彩難藏遂承香火之緣俯就宮壇之職幸仙人之居紫府須從事之到青州無忘伯雅之清惟履小槽之竭星旗正耀天幕方開何勞膽玉腩鱗自是餐金飲水雜今日暫倒之會結他時芽村之遊振領提綱談笑而可毋操危犁楦非倒戴以何斟行衙輿情同為至樂

請然老茶榜

歸宗奇怪波意頭將銚子踢翻龍老鑰提甘印鼻把托兒拈起門庭雖峻風味不殊所以趙州勘辨諸方是真家先額佛日飛騰大衆緣忍俟不禁須知今日作家抹盡古人公案然公長老鎗旗蠆試發價素高古佛場中摘靈苗異草無影樹下酌古澗寒泉搖撼破睡音作夾山佐倆森羅萬象笑他投子顢頇不知兩腋已風生只道餘人無分要洗盡殘羹餿飯還他正焙靈芽丰提雲居早破鑄點出羅漢當時法乳甘生齒頰香透頂門妙哉一口吸西江信矣幾个知天曉雪山種展莫作尋常一樣看雲板響時拈出平生三昧手

請明老茶榜　　孫　仲益

謂茶爲苦以審說甜同在一塵孰知正味明公長老以廣長舌說第一義以清淨眼證不二門應感而現法身隨緣而作佛事衆徂進果百鳥街花鳴兩耳之松風倒一甌之春雪三竿紅日上正熟睡時兩腋清風生不妨仙去

請九頂長老茶榜　　馮　當可

草木有耳亦聽新雷之聲雨露無心助發先春之味直信溪山有異便知香氣不同宜向法筵特伸妙供新命禪師不尋枝葉便見本根駈耕奪飢雖白最初下種碎身粉骨却於末後酬恩最宜活火裏尋來不見死中水浸都昔日經山門下打破封題如今大像山前放行消息只要末與托時會取莫於擬開口處商量與衣冠士庶結清淨緣爲天龍鬼神滌塵勞想舌頭知味大千界同苦同甘腋下生風一切人澈皮澈髓湯瓶舉處大衆和南

請廣孝長老茶牓　李　尭和

未出氣胎鎗旗已露纔經劫火牙蘖猶存發生於五蘊山頭擢秀向妙峯頂上遠離塵中夢想驚回天下覺宰若能信手拈來方知下口去處其師宿植德本閒養靈根廣私自已心由悉下菩提種子定水養成新氣味藂風扇出舊根莖舉起滴彌碾來不破倒傾溟渤點盡還餘飄然兩腋清風普現千江皓月驀廳拈起大地震搖托子放時諸佛滅度可使枯腸無物不教病眼生花何須居士釐峯一杯自足不是趙州解飲半滴難消若逢無舌道人試辨味從何出

請普老茶榜　劉　忠遠

鼓入拙喲擊動關南鼓雖羅來也唱起德山歌明明撥開甘露門一一指出黄金樹仰山摘去香嚴點來龐公舉起托子時歸宗打破錦兒處雖然直下是不用那邊來試問叢林作何滋味普公一刀活泉不消老婆運神通説甚童子呈知解第一埦彌勒大像第二埦普賢上人第三埦尊者諾詎羅只這一埦什麽人合喫森羅万象即不問轉身道氣作麽生鎮州蘿蔔大於瓜雲門胡餅甜似蜜三千卷文字料掉没交涉三十年鹽醋畢竟説與道更有一句子蓬庵今日不惜眉毛特爲拈出菩薩子喫茶去

請鑒老茶榜　鄭　厚

東解靈源光浮巾錫春歸腸谷腥讀羅帷鶴駕生風春門迎之茶苦蠏餅鹹乳献郊勞之芹誠擬像如臨哀號増感已掃先人之弊館恭安聖者之聯叅載仰慈悲俯從衆止

請嵩老茶榜　馮　當可

天施地生九萬物與我一體星點電掃爲大衆拈出一奇瓶兒取竭西江碾子轢破南岳不少不剰半苦半甘自非老作家應無下口處欲將一滴洗滌乾坤不待重宣已無佛祖照公禪師法幢肇建正令全提舉山河大地以更新盡天龍鬼神而咸拜直使點頭踏唾何必竪佛拈花有香隨身各人一埦若色若香若味直下承當是貪是嗔是癡立時清淨雖然如此總是相謾下咽即休伏惟珍重

請珪禪師茶榜　趙　子然

邛山氣淺得地未高鄰水寒多占春不蚤然拈着後草根本葉便是醍醐而使錯時龍餅鳳團等爲塵土請披舊譜爲獻新芽某師小里驚雷枯枝灑雨秀發自符於天性清香難掩於人知百物熏靈苗三昧中至味粉身碎骨磨石底透命出來雪乳浮華滾湯中爲君點過發動一啜覺悟群迷別有功勞乞時叙述

請祥公茶榜　邵　公濟

如西山之靈草久已馳名必東坡之鄉人方能知味特持絶品遠飼勝流伏惟祥公上人雖傳洛浦之衣不挂一縷未取香積之飯已飽萬人偕能仁龍象之故家亂不道狐狸之衆穴爲老手而強起與善類而有因大堂重現寳峯廣殿如接神足若遇記之垂契當門宇之再興初亦無心孰云有力宿推先覺故已除於睡蛇大破群昏尚何分於慶蝶

請清老茶榜　鄭　厚

靈源破臈起寒氣於巾瓶佛宿將春動晴光於幄席兎甌浮雪郊勞有儀鶴駕生風空門無際既將迎而肅若宜頂念之恍然虔歸弊廬祗安聖像鍋駢俯眷遂華生輝

請詮公茶榜　巢　時甫

泥牛耕空寶山布種窮盡大千界秪這靈芽試遍第一泉無此至味舌根知處勝於乳酪醍醐玉塵飛時碾出山河大地汲取八功德水瓶中已竹蒼蠅聲戰退四天下魔枕上詎成胡蝶夢要知下口處須是寶頭人惟詮公禪師云何住心是名說法使使千齋日赴也要兩腋風生大衆千齋日赴即莫問兩腋風生事還會麽幾入鷲峰雲自碧重遊鹿苑日何長謝師訪臨已後爲人不得錯舉

請平老茶榜　史　唐叟

方靈芽未動時盡大地無尋處爭奈而今碾破不嫌與衆分甘須

憑世外道人爲辨箇中真味恭惟變公禪師根苗特異風味不凡迥超百草頭邊獨秀孤峯頂上明招甞子丘與踢翻則老鑑兒已會拋下上窮諸佛下盡群生如今揔與一甌普同甘露從此不妨兩腋各起清風

請陸老茶榜　　邵公濟

毀茶有陸居士不謂知言沽酒如遠法師也是破戒堂頭和尚暇己不夢睡亦無魔大曉群昏獨爲先覺以至地產靈草過如天雨寶花拄薦法筵特敷妙供苦言有味既堅一至之心明眼在旁好試三昧之手

請珏老茶榜　　前人

闢越溪邊苗裔漫廣裴蒙家山下香味不同欲增重於法筵宜特敷於妙供珏公長老已無心於夢蝶亦久除於睡蛇廣說中邊之甜深憫輪回之苦更試曹溪一滴水共盡盧仝七椀茶是囊喝居士摘來教趙州和尚喫去一語雷音已罷四衆雲集交歡

請然公湯榜

聖墨雲說蜜味中邊誠爲至論政公將橘皮熟炙勿訝大清鐘然飲啜不多盖是叢林盛禮然公長老住十大剎說五味禪甘露入心不落聖家窠臼醍醐灌頂能除病者膏肓一瓶盛四大神州何曾欠少一口吞三世諸佛不見蹤由昧之者有舌無皮知之者點頭噤唾若有脣乾吻燥一切群迷欲散瓦解冰銷與渠半呷

請昭老湯榜　　鄭汝明

熟炙橘皮本色道人家風冷淡濃煎甘爲衆無言童子三昧精通何如細辛薑桂而和合衆香更以酥酪醍醐而攪成一味稀稠得取中邊皆甜亦能殺人活人莫問有毒無毒共惟公人舌端具眼肘後有方從來冷暖自知直是涓滴不漏解空嚴畔以明無說無聞普潤堂前便好應時應節幸從三請聊薦一澆胷中丘壑道腴壯物外煙霞秀色現前法侶同賜寵臨

請鑒老湯榜

洞庭秋晚黃金橘飽夜來霜兩國春濃綠樹梅肥江上雨不推熟炙猶可調羹都歸本分品題要在當人斟酌名飛上國道冠諸方學者師模人天眼目叢林白知氣味草木亦仰風聲橫揮舌本瀾翻笑殺行家若澁鐵胡夢冷從教萬壑爭流蟬渚與濃且看三山繞郭既勤三請聊具一盃仰冀衆慈同垂老伴

請浴榜

雷鼓初鳴雲板畢集卸下青州衫子露出赤肉真人會得通身流汗時便是當人離垢日聖凡無礙歡喜結緣淨一毛頭超八功德

勸緣疏　修造

資聖寺大殿疏　　孫仲益

七十年中住世寶只是閑看千萬佛所種善根惟有一施雁觀法界一切世間凡此現前諸相具足之身皆是夙植三生菩提之種盍增崇於妙果用弘益於當來歌利王割支躰斷若虛空炎丘人賤金玉視諸涕唾聚積大山一線之溜用合浮圖百尺之尖賭此勝緣故應喜施

平江報恩大殿疏

善有根封植則生福有田投種則獲恭惟三世佛亦既而足尊偉衆比丘開萬善之門爲大長者集諸福之地爰因廢剎重建道場擅施一開龍天咸會生生世世爲善知識共修無上之緣子子孫孫現宰官身更結未來之果

能仁寺釋迦殿疏　　黃持

淨域祇園爲衆生之福地梵宮紺殿設諸佛之睟容顧此殊常誠爲勝利綿經歲月浸毀楹桷欲踵事以增修遂因心而感發輒陳丹懇上白仁人願捐金玉之藏一新寶剎當對香火之供永祝壽齡請諸妙緣幸垂蒞字

修定香院疏　　汪彥章

童子聚沙爲塔滑師因險作城雖非真實亦世間尚謂莊嚴成佛事矧茲古剎建自唐朝衍百家樵牧之區控千里舳艫之會山明水秀勝迹宛然雨仆泉傾舊臺無幾仰賴大富長者垂憫百年道

場一新鍾梵之音再振江湖之上同修勝事者起信心歡喜
捨之緣成廣大無邊之福

修香林院　　唐　子西

昔者香林親得雲門三昧傳之北塔挺生雪竇一枝子子孫孫在在處處正眼周於法界其身葬於寺中僅獲其存莫記星霜之變精廬浸盤鞏皆風雨之餘丈演道人慨此就荒勇於必葺欲使當來末學識前人魚鼓之音豈推過去祖師存後世箕裘之業鼎集無邊之福上資有永之年當賴十方共成此段

成都中和六祖院　　黃　魯直

鐘魚鼓板凝塵飽而六祖飢臥具床敷濁擢盡溫而六祖冷使道人始此失所則檀越何處用心敢爲諸仁略開少分相逢展手不妨貧女一錢隨喜轉頭報在龍華三會

脩寶城院

布金之地聚寶爲城示佛境於群生祝堯齡之萬壽法流不斷涌華構而長新財施無邊因茲檀而益富觀茲善利誰不樂聞宜推寶譽之捨心永作冊立之勝事

興造教院

脩具足相推有莊嚴滅貪嗔罪惟有布施共推大檀越皆兩足受報之身更發菩提心爲三生種福之地供毗耶城香積之鉢轉光明藏貝葉之文開大旃檀林建寶蓮華坐娑婆世界內捨不貪不吝之財堅牢庫藏中聚無量無邊之福

修玉皇殿

鴻名肇正方騰玉冊之盛儀真像具存宜門闕墉之寶翮願體朝廷之意共輸臣子之忠苟上格於帝心必俯從於人欲凡我信士作此大緣

修造資福院

百年叢席棟宇荒蕪一旦山門經營修葺土木之費甚衆中孟之積難充在昔布金揣新者尚逢有力豈今合國脩葺者乃謂無人

但試拈開面前必定感從心下隨多隨少共結勝緣撥得旋收但充本用尅期因茲復指日落成畢三室之居莊嚴有自則一鉢所施福報无疑

再建勝相院　　邵　公濟

大地山林初散福火淨坊樓觀俄变劫灰蓋金仙開士之所宜居豈祝融回禄乃敢輒取當有定數決非偶然舊得中和之名獨歆大慈之勝碑板照於四裔畫必妙乎一時凡爲龍象之區不辨鍾魚之地艱勤尚於於月但見發再見於雲孫弔華屋以興悲指大江而爲誓再思起廢遂曩有緣焦頭爛額以无功雖鄰牛爾莫而不避況此仁祠之興發宜爲會付之盛衰在善士自且動心雖大厦亦當出力行見朱甍之聳動重聳碧尾以鮮差非特爲當代之偉觀皆共結他生之妙果

修吉祥院　　石　敏若

雲燕之衆莽昔曾由議之莊嚴示鼓殘魚曾向僧祇之從衆賴衆生七寶布施作如來大事因緣惟吉祥禪坊乃永和古刹七百歲號號大鶴祭稍湮荒七八年先缽鳴鐘白雲去法堂大全藏供无量禮蚌日給此而免憂當歲計之而不足亦當春發之來歲稔豈能朝告賣而暮空乏欲支而右敗故風檣雨壁不敢雄名使煙水雲山長有餘恨退思長策乃得良謀到東成西作之備飭南去北來之衆使平日法輪得利爲窣堵波他時佛宗繁焉如天竺國昔爲未暇今也其時自我決心招千人之因地爲君出力種諸佛之善根此諸勝緣當歡喜施

修萬菩薩院

童子聚沙已傳佛印祖師立雪僅得法衣蓋修行之力甚難而莊嚴之功爲大惟梅山之淨界本蓮社之上游日月既迁風雨不庇昔自聖迹之委地時見祥光之屬天神物護持父老數息事非偶爾時有待然除荆棘以迁狐狸起屋壁而安龍象以万菩薩之威力与大檀越之信心將見落成可保經久故託无遊之會用結未

來之因常共歸依永无間斷願起慈悲之念同爲清凉之海

建開利寺三門䟽　孫　仲益

六觀如是莫保百年見在之身十方无邊當植三生未來之福吾
玆蘭若龍象所棲適路通津爲馬薦至迄今起發先僧當仁百堵
䌌與千金樂施善根堅固佛果圓成于此一大因緣宜受无量福
德、

建曾利寺三門䟽

布黃金爲待道之場踏青蓮作說法之座况諸菩薩現身之地亦
大檀那種福之田、利方興重門未立盍資具足布施共結一大
因緣助發善根增崇勝果及今住世莊嚴佛土稱梵世之宫必定
當來圓滿報身現寶宫上之相

脩五百羅漢同䟽　晁　无咎

聯青蓮自竹法藏以默傳結白疊而指心源而直授爰有迦葉青
搭豪碁无聞風昔大乘已超无辛假修小果欲接下根故十二大
菩薩之所總持与五百阿羅漢之所證入波不離水水即是波此
皆爲一因緣斷乳流出雖復說三次第差遲亦无知性空則法空
如我說爲佛說諸秘文之略出衆聖號之具存有眷僧儀炬新靈
跡或經行四世界或宴坐一嵌岩受請天宫應供海殿擲錫投去
投盃渡來龍虎伏馴仙鬼陪隸少別万里暫休千年亦有混跡和
光入廛化俗游戲自在變化无常近者泗塔中袖敕遠施天台
橋上茗結餘花不違本心示常住世覿面不識有緣則逢求古是
用運簀大心募清信侶建長簷及深底閱異相与哥容平地起山
九境成聖大千无有尽我願不可窮亦使見聞同生歡喜讀佛一
偈施佛一錢在經有云獲福无量

大聖寺鐘樓䟽　趙　莊叔

自紺宇更新井邑氣象粗具足頑鐘虛弗作昏曉不謹道俗以爲
慊里人殷珍橋於佛前願以身任貴嫣石匏金一鑄而就將作樓
以居之父老同語歡喜鼓舞爭出財力共成勝事玲玎復來請乞

一言諭衆爲書始末宜示芳題

福昌院修水光塔䟽

勢臨紺宇地接紫霄有大窣堵坡是真菩提樹後焰續前焰端餘
水面之光輝此時勝彼時要煥雲頭之丹碧肆動祗園之新善用
宏唐室之舊意棲不壞之身非偶然者成無縫之塔豈小補哉凡
同香火之緣何惜毫釐之費

虎丘寺脩御書閣䟽　孫　仲益

曾丘勝地龍象之東高栖寶室儲奎璧之光下照長郡千歩高
閣三成風雨震搖日星穿漏春吳門之奧境貯甫水之長游欲仗
衆緣共作佛事山川炳煥復見龜圖出河洛之中楹桷穹崇共看
龍華照人天之上

脩金沙寺寢堂䟽

滿盤香隱暑繁林益高僧振錫之初寶長者布金之地龍天擁衛
可續千燈風雨振動遂空四壁仰勤檀施共締崇因敢言閒荻於
毗耶丈室之中庶幾容膝於彭澤南窗之下

建開利寺水陸堂䟽

衆生造惡惡業隨而是獄苦是苦示大慈悲開甘露門推三車救火
宅之焚渡一航援苦海之溺爰因勝地重建道場共惟大檀那曾
受古佛記了知今世諸相具足富貴之身端嚴前生百寶莊嚴佛
土之報更修無上道以結未來因

東禪院脩僧堂䟽　陳　德仁

東禪寶剎西藥荒榛經營十年幸棟梁之僅足寂寞四衆尚風雨
之未除必得人家用眞佛果發無窮之積其與幾何來有報之祥
斯言不苟

延恩院經藏䟽　陳　了翁

造車而欲行要須合轍求兔而未得安可忘蹄解脫在文字之中
音聞乃眞教之體金臺所録隆崙推骨而願求海藏難深龍樹沒
頂而能入流通不斷結集如新舖舒今散於千函卷攝宜歸於一

藏揔斷慧利普勸轉持華構非一木而成妙輪依多輻而轉規模旣定成辦可期願因和合之緣廣作津梁之果

建太平寺戒壇疏　孫仲益

薄拘羅尊者捨一訶梨勒得無病報身維摩詰居士分二珠瓔珞爲具足法施無多寡隨力助緣將軍指兩囷何其多貧女施一錢未見少睹茲妙果共結良因

開利寺經藏疏

欲除空幻當付八還永斷貪嗔莫如一捨自非龍華會上世世受當來之記曾於菩提種生生有宿植之根熟締鴻因遂發無上但乘應捨之筏自分無盡之燈

華嚴輪藏疏

一乘法輪三身普現十蓮華藏九會同音故諸佛開大方廣門爲衆生滅貪嗔癡罪四十九年如來說法五十二位菩薩現前普利弘開妙音演暢盡資衆善普證大緣由進簣以成山積盈科而至海不住心不退不轉無量福無數無邊凡我華嚴會中共證然燈佛所

福昌修藏疏　侯彥周

葉書東傳花藏西峙恃法輪之常轉屛覺海之並流棟宇僅存編袠何在作大功德要完八面之規模是上因緣宜聚十方之玉帛九歸我佛圓是道樞放五千卷之英華悟空有自來一百里之歸嚮獲福無邊儻念琅函之開金誥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六十九



勸緣疏

修造

光孝寺經藏疏　孫仲益

種福有福田施佛得佛果但志心三四五佛悉皆供養應獲福千万億劫不可稱量況毗盧藏所傳大乘經皆釋迦文所說真實語若聞此經典不驚不怖不畏則所得功德无量无數无邊種種莊嚴極八十一好之妙生生得度現三十二應之身眷此鴻因故應樂施

開利寺建經藏榜疏

釋迦如來爲此因緣出現塵世彌大士建此寶藏示跡大空眷言四十九年應說五千餘卷若欲一切處作大佛事要須諸信士勸轉法輪況經九死而取經營捨全身而求偈原夫至聖發四弘之願盡爲羣生救八風之波今既見佛聞經便好廻光反照庶續无窮之慧命求作廣大之津梁更能抽出趙州轉處機關自於會得藥山遮眼時節

太通修法堂方丈疏　呂伯恭

爰飛鳳者昔雄寶於諸方鼠迹蝸涎今浸積於舊觀遍詞檀那之助聿圖輪奐之新書法堂前无復草深之嘆淨名室內再聞花落之香

修法雲寺浴室疏　東坡

浴爲淨因佛所深讚以一念頃破塵垢緣於三際中獲妙湛樂永爲悉達曾感此以受生爰建跋陀亦因之而悟法本院規模素陋年祀寖多方湯雪未精神或霧殺乎風雨升堂入室未稱真遊運水般柴殊海妙用以新革故今正是時施及受人此俱功德

德清慈相脩月池疏　呂伯恭

斷崖吐月纔出半規古甃涵星尚憐全璧文矣宝奩之廢時哉玉斧之修護此寒清拔其氛翳名高詩社再傳和仲之持儐重市城

復置文鐃之迹

吳江報恩院塔疏　孫仲益

長者布金，號阿蘭若；僧伽留錫，在窣堵波。人依十方之尊，地接三江之勝。龍天栖止，百寶莊嚴。劫火洞然，一夕煨燼。仰勤檀施，共締鴻因。歸然三百尺之高，湧青蓮於池上；瞻若千万人之衆，禁白月於指端。

修明招寺疏　呂伯恭

一生能著幾兩屐，晚史君陳迹猶存；添得爲山一簣，轉新獨眼龍清風未艾。境因人勝，物由人興。眷此道場，是真福地。老屋不禁風雨，日就敧傾；巨材宏架暈飛，誰當借助。遇著插一莖草底，擅越梵剎自周；坐使不勞斧斤，阿師伎倆俱欠。句中有眼，笑裏知機。檀家者不來，切忌蹉過。

祖師院修河堤疏

三乘併地，六祖道場。適當東去之喉，鳥波將吉而來之勝境。既匪曹溪一滴，豈障狂瀾；如得陶朱千金，乃成彼岸。幸矜誠懇，特發芳衝。

修興福院疏

崎山勝跡，古聖伽藍。遠接滄波，浸灌湖田幾千頃；傍連松桂，鎖斷闤城十万家。擅枌排青，峯巒擁秀，氣象依然森列，門庭那得蕭條。興廢在時，扶持有待。更祈大檀振居士植福之基，願發囊經作如來頭化之地。

修忠靖廟疏

棟宇傾頹，子厚嘗致誠於大白；堂陛頹落，昌黎亦致念於湘君。神祇既安，休祥自至。惟黃柏洋場之勝境，有忠靖昭烈之行祠。无感不通，所求皆應。天寶之際，誓挺身於二賊之間；熙寧以來，尤發靈於七閩之地。一指之奔千載，如生頹廟貌之未崇，處神遊之弗稱。此邦之念，在是過者，爲之憮然。欲廣規摹，一新棟殿，何以後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未能辦鐃鑿之費，板榦之工。度財約千餘緡，落成需二三載。願推樂施，同集殊緣，特開散敷之顏，以介明靈之祐

兩縣協序，只看弥望之耕桑；詩書禮家，會見滿門之朱紫。

修龍王廟疏

九秋龍躍，万里雲從。方平陸以爲淵，念靈祠之无所。願叩陶朱之富，室共新彭蠡之雄宮。神則安居，擘百川而歸海；人斯受福，隨四序以宜家。

修通濟廟疏　東坡

南国大川，洞庭極險。上遊舉紀，通濟最靈。奉是關陰陽，宰制生死。盛吸江吞海之氣，有分風擘浪之權。舟楫中流，如幕上之巢燕；人休大比，若仰息之嬰兒。自非无知，孰敢不敬。而此廟結構已久，理葺正須大招開濟之徒，肇興重營之役，期成功於不日，共招福於來今。

造鴻橋疏

東里子産以乘輿而濟人，見譏孟子；特地著些作橋梁而渡衆，良哉此故知其徒杠輿梁，成知功利之及物。須此度漢之名，郡是爲并絡之要津。頃緣水災大作，民害鴻橋，既壞人迹，不通岸上。多爭度之喧，舟中有掬指之患。州縣隔絕，氣象蕭然。更恐文物之衰，然夫豈士夫之忍視。須憑四邑之領袖，共作一邦之表儀。輒布悃誠，共圓勝事。

搆橋砌街疏　孫仲益

車輪馬跡，并彭公之擺溺則然；乘輿濟河，鄭僑之樂施如此。乃眷吳門之北，寔惟淛水之衝。冰雪之辰，風雨之夕。陷泥蹋塊，駕方舟以攙篙；捫羅爭一線之路，呻吟相屬，顛仆爲前。欲出諸積潦之中，共寘於坦塗之上。雖道路橋梁，不治盡現宰官身；而山河大地，皆平寔行菩薩道。

塑像　經典　鑄鐘　化供　佛事　度牒

靈巖寺院塑佛疏　孫仲益

吳道子畫，鄧都官帛擺羅者不殺，韓吏部題未免士而求福者无窮。雖名四大假合之身，自成一人之念。具是之相，燕憑善知識結此大

因緣啓發真心植種種相好端嚴之妙增崇報地爲生生福德具足之因

## 廣孝院鑄羅漢疏　孫仲益

變化飛行本无住相莊嚴淨供須假信心欲持飾像之良工當有布金之長者願所樂施共結勝緣不到石橋見尊者之五百何妨寶聚薦世界之三千

## 君子院塑佛疏

當山住持比丘某甲爲今大殿釋迦文佛以次諸像裁制差小未全好相匪肅瞻依且欲改造具足端嚴種種成就矣爾衆信有大檀越閭而喜躍恭敬作礼而發是言事无難易唯在一念一念精進平地須彌若墜一念須彌自壞今此佛像亦復如是以是因緣而説偈言火不在薪无薪无火月不在水有水有月佛不即像亦不離像即像求佛門留月離像求佛毁鐘存鐘處處相因无有是處諸仁者如彼古人燔燒木佛以思惟心指像作佛云何惡報不當其身若人能以七寶嚴飾或用鐵木漆而及泥又如童子爪甲戲爲以闡提心指像非佛云何滲積功德无量興大悲心皆成佛道諸仁者認像是佛別无方便名爲凡夫認心是佛不假莊嚴名爲外道此佛此像非即非離不作妄觀真觀自現无上菩提波羅蜜

## 造佛菩薩像疏　趙莊叔

佛无在无不在深山窮谷荒郊斷斷毒虎豹蛇虺之所宅樵者鹿巖之所聚一念清淨佛即現身蓋其道以无有爲宗以一死生齊寵辱爲當然故曰欲求寂滅樂當學沙門法彼視其身如泥沙塊礫破碎掃除蹂躪與泪有所不顧而况夫屋室宮殿金碧丹雘高潔深廣燦爛晃耀而喜欲居之哉雖然天下之人達者寡而流者多不藏乎其外彼之中以有所不敬不示之以相彼之貴且嚴必有所不固是故无量寶喜寶鐘磬幢幡香花燈燭種種具足列于其前者蓋所以化夫不敬不固有不得不然者也丹山慈日寺有僧紹緣者年甚少事佛甚謹常以寺開菩薩之像爲慊曰是罪在我乃謀乞貲二万於諸大檀越作菩薩像旣就以爲至美且不知華靡之不足以奉佛然區區于是者其心蓋遠矣哉人孰不欣然從之異日必有瞻礼再拜因敬生悟者此皆紹緣與諸施財者之功也黃君浩然移書某具述紹緣之意請書其然因爲書其所以然

## 香林院造佛疏

院於咸平初衛師所造大殿功德星霜儀刑隳落有如見此无不愴然尚恐宗風從此隳替某等今欲揭此一大事示諸長者有能於此五佛二神上結因緣發願見聞各各起大懽喜與此因緣譬如納衣不在一縷无一縷不能成衲又如以鑑分形形雖非鑑而設鑑知形以像取佛佛雖非像而設像見佛謂鑑不是形而鑑現形謂像不是佛而像是佛千人万人戴聖戴仰故曰不因裝嚴化衆生爲得衆生成佛道

## 繪三清御容疏　趙莊叔

人心之好善也如水之濕如火之燥其所以自賊至於殺戮盜跖者外不見其所敬故迴亂於中至於迷而不返也吾嘗使天下之人春秋冬夏飲食起居日常見其所不能見知其所不能知見者可敬而不可褻掃除洗滌以存其善不善之心何由而生是故自者心之本也心者目之帰也古之人所以設爲圖畫之法者皆非欲人見其所不見起敬起孝以固其良心者歟是心一固則可以通天地而貫日月去古愈遠而吾教不可謂无也乙丑之歲七月己巳道士令狐壽椿來訪既而言曰壽椿入道之山有觀觀有壇壇有殿殿有三清玉皇上帝御容三境高真一一具備每季春之日百里内外若士若民奔走俯伏虔祈景貺靈功大著來者日益然歲時道里或遠則人亦不能救致至也有志願而不能至是斯人之心常不滿也飛且繪像使有志願者无奔走之勞而有瞻礼之益以滿其不滿之心壽椿竊有志焉顧貧而无資乎盍爲我一言某曰吾乃法皆偽也以偽即乱不可以偽道善而終以獲福吾

何无哉人其忍辞之

捨佛頷水精珠疏

九重淵底䕶祚初發於人間六丈身中妙相遂藏於物外願此摩尼之有得本於众因之无心是大因緣作真功德伏望昭明万法示現衆生圓照用時如鏡出匣白毫剎歟與月當天庶勝利之難窮俾塞門而獲慶允此懇祷諸佛證知

置大藏經典疏

諸緣出世本緣説法利生衆生鈍根不能見性成佛所以託胎外渥化爲正命認地水火風爲自身將盲引盲從苦入苦大可厭患况无出期故如來說定以雷震法音示之以天然斎路設有七宝布施滿恒河沙不如四句受持等虛空量而此小邑其中万家雖建梵宮猶虛龍藏醍醐上味至死不嘗摩尼宝珠曠劫常藏豈不共生慙愧同作因緣今聞上国伽藍適有古教緗帙題緘万卷價直千緡欲置六師殿堂不妨八部衛守普願聞見咸發慈悲大事圓成諸方慶讀若僧若俗得誦得持十地一乘性陸運而不染三途八難罪湯雪以无餘或素或緇曰男曰女不以多寡便爲重輕惟能運喜捨則必獲法施福

置道藏經典疏　陳　君奉

自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始爲神仙家開後之傳至柱下史著書八十一章遂與儒墨数異而立吾道非感於天堂地獄斯文當秘之玉櫃芝函欲鎮名山須藏真典六七人羽五其如汗牛充棟何三方軸牙籤須仗傾囷倒廩者

募人生日請僧誦金剛經疏　葛　謙白

生我劬勞載遇誕彌之旦俾尔昌熾必憑衆祐之功功惟般若之靈筌寶冠脩多之宝藏是曰真語如語不誑語宜作悲觀慈觀清淨觀伏願若見若聞或道或俗流通法藏荷擔如來捐金不靳於消災植福可同於海岳雖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了知幻化之須臾然八千爲春八千爲秋可覩壽期之綿邈

茅山鶴會鑄鐘疏　孫　仲益

望中天之華表以迎遊鶴之歸建東序之金鐘而聽蒲牢之吼惟句曲洞列靈仙之籍冥室臚著內紀之語念久闕於鴻音當仰資於衆善百求百得聚千鎰之多而後成大扣大鳴徹九地之幽而皆應

化鑄鐘疏

佛身法身緣聲聞身而修證妙音梵音說世間音而闡揚者惟龍藏之總持實賴鯨音而發越輒干檀信就此勝因擲標扣門盖將萬鈞之工直滿乎踰冶豈徒百里之見聞

辟支院緣化疏

辟支佛昔遊南土示現神通古道場今在東山嗣承香火頻年補廢幹事者脩推三門滋歷於歲時而四壁弗支於風雨期鼎新於輪奐庸仰控於檀那倒廩傾囊無辜片言之投合飛雲障日益發百里之皈依

東禪化供疏

吳州亭畔林木池沼皆演法音灌錦江頭鼓吹笙歌咸宣至理居士傾囷拔擢上人以歷經行一毫端妙協散鉢天大地春開筆吉攤空月皎也知應現无心奇鼓粥魚坐看叢林增氣三山千族幸而頼翁任漱是大叢林一路八州軍而仙府傳流皆屬慣戰不厭巧緣頻數良由願力洪深從上流傳子時紹述相見未幸已自先知有始有終畢竟還它樂施

東禪化供疏

国一禪師云出家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志誠哉是言從上先聖存心入道以至忘軀爲法捨全身而求半偈斧腰立雪斷臂安心豈不是欲何憚入鄽垂手化導有情不碩寒暑遠涉山川不拘山林城市酒肆茶坊米市魚行花衢柳巷或瞋或怒或唾或罵逆順門頭是非境界折伏憍慢誘掖一切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儻无力量豈能荷擔若能荷擔是名真正出家是爲真法供養然後於

微塵裏轉大法輪向一毫端現宝王刹豈不見保寿和尚作街坊
時於十字街頭一拳之下悟徹得徐無面目可謂快人一言快
馬一鞭葉着瞎着動地震天流落叢林清風宛尔敏上人出鄉伽
定發廣大心笑持一鉢遠詣建水續舊目録訪諸檀那求余法語求
筆書氏塵中撞着知音必能肎首湏當歸來供五千指續佛慧命
豈小補哉止庵當為波斂手截升堂重説大義頌曰裴公龍公建
溪上何用區區別處尋玉戸朱門相見處不勞重举尽知音

東禪化供疏

吐月吞風寺在千巖万壑歷年有接踵僧來四海五湖雖其人境
爭高且要法食俱運惟寓沙諸賢長者與真乎有大因緣莫厭頻
來信是人惟求舊无辞博施曾取道不虚行

東林化供疏

開闢若門雖依佛住具伊蒲饌允賴能仁眷此叢林是雖上国持
鉢而食豈无獅子兒献宝而來必有長者子欲成大海要積涓流
難法力无邊自永周於沙界而因緣有地異永庇於一方

觀音院化供疏　陳無已

化无高下一念徧於大千施有少多半果等於百億是惡念力用
作妙音樂與信心同茲勝利

六祖院化供疏　黄魯直

鍾魚鼓板聚禪尽飽而六祖飢肚具床數獨禪尺漏而六祖冷使
道人如此失所則檀越何處用心敢為諸仁略開小分相逢舉手
不妨貧者一錢隨喜轉頭報在龍華三會

趙法師化供疏　葛謙白

祭明遠一校耳尚有平原之明陶胡奴何人哉不關東亭之贈其
早承道隆晚苦風瑤人事頓乖吞黄視聚猶遲來燕之金粟衡某
里之瓶特傾持鉢之誠以覬指囷之施敢望歸以寧其念羽流
豈无青精以助棗梨之腹不如秋稗可充蔬筍之腸

汪道士化供疏

某結廬遐野寄迹道流煮石餐松未有於逆鸞吸風飲露尚隣於
仙徒必資稃稗之微以充口腹之養伏望見聞樂施道俗興儕揄
爾合於千箱起炊煙於破釜飯抄雲子償鍾版之債鳴福比河沙
議颺車之有報

結龍華會疏

象教垂文肇自釋迦老子龍華法會讖於彌勒天尊當知後世福
田特在衆生心地是用廣裒淨賄普結勝緣今㝡其樂人天他時
同生佛土但得四千年常无退轉庶期八萬歲在處相逢伏望見
聞各生歡喜

崇安寺放生疏　孫仲益

齊宣王哀一牛之觳觫无罪就死杜工部解衆雞之急縛不忍遭
烹故諸菩薩開方便門而大居士施无尽藏閔此衆生羽毛鱗甲
之屬發其一時網羅鼎俎之虞洋洋焉得其所哉本有不驚不怖
不畏之心鴿鴿乎不可尚已惟獲无量无数无邊之福

觀音道場設羅漢齋疏　李去病

剛柔緩急取舍辟就凡人各有趣舍如十指然不可牽抑或有持
善因佛事者試為宣説縁歷耳根生大敬信則符契脗合不差毫
芒万人之心一人之心也万人趣念一人趣念也諦觀諦聽仞尼
勞頓乗其感觸所周廣大故以滋味為佛事者了滋味而舌得爽
快以光明為佛事者見光明而目得昭徹以安逍為佛事者就安
適而身得自在以發香為佛事者覩發香而鼻得通達以聲音
為佛事者聞聲音而耳得聰聽以懺悔為佛事者悟懺悔而意得
解脱隨取隨求闕滿无量若水赴海殊塗同歸故今議以來春作
觀音道場及羅漢齋一會如上所布俾衆生證一切凡以諸種種
身得度者各從所現身而聽説法刻七八大士位證四果識具六
通職扨住世有感斯應

樓子星設醮疏

歲運方艱言念扎瘥之苦是生乎為尊必資攘祓之休助隆微抖湏

憑善友異迹移於九府俾集福於三元五九金壇峙嶷宗軍之至南箕北斗增崇壽岳之隆願淵芳塵同成道果

化度牒疏

以財發身理固有於明訓見得思義士亦恥於苟求惟无愧於道心庶可于於仁里願發積中之厚積其成方外之勝緣儻聽梵音幸同金諾

開利寺化度牒疏　孫仲益

大古岩取宰宝藏世尊開方便法門自惟浮生四大无常之身莫如歸命最上希有之法仰憑博施共結勝緣儻於此身度世依佛依僧敢忘它日捐軀報恩報德

化度牒疏　東坡

參寥行者鍾守素事參寥有年未嘗見過失僕嘗怪其所為似有意於參寥高遠者參寥云奉大虛有意為舉交游間每人為出買詞部牒令得出家此亦善緣僕既隨喜歎參寥不喜于人故書此紙以付素使遇善知識即出以示之隨意所辦即書於紙

化度牒疏　汪彥章

雖發出家期紹如來之種遇緣祝髮必資提越之恩清忠雖匪上根誓持淨戒久執道人之巾幾未陪衲子之鉢衣裘儻善知識之垂悲俾比丘身而得度唯兹財施誓以法酬

化度牒疏　呂伯恭

香剎宝坊无人則廢梵容金像非衆曷依是知造寺之功不若度僧之力敢持此疏遍告諸賢續破闇之燈未費尚之十然假幽塵之翮滇溟鵬背之一毛

化度牒疏

圓頂方袍名為僧相圓外方內號曰我神要須護身符須阿堵物歷三河祇而登彼岸始自今朝與六波羅而開施門共成兹事

化度牒疏　趙莊叔

佛常云欲求寂滅樂當學沙門法宗出家今雖不攝食者自枯槁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也今之學佛者則不然裸其顛方其袍變易其姓名轉換其聲音形容不殊而佛法微矣僧希成顧謂其曰言作彼相者幻也作是念者亦幻也冠襟而入宗廟莊欽不勉而至杖屨而登瀧津酒不期而至物固有變於外而遷於內者子以音容之同不足以為佛獨不觀夫超往三界證上乘妙法有不自於音容之同者乎其笑曰汝有欲哉希成曰童行道能從希成二十年矣欲歸誠佛僧囊无餘資惟願慈悲為我等作語白諸大檀越令我童行道能得隨佛出家某曰嗚呼道能而來前汝道能自從无始以來梵諸名香至于今生自從今日有種二善因今受如是報今諸大檀越聞汝出家生懽喜心各捨所有成殊勝事如吾之窮无物可捨亦能為汝作言語明汝本心白諸大檀越令汝受施自從今日乃至汝身不須念佛念法念僧不須說戒說定說慧安排道具淨洗鉢盂假使住世七十九年也受得許多布施乃至經歷百千万劫且作未來因緣

披剃比丘尼疏　晁无咎

山河大地尚因瞖發而生血肉幻身豈异金剛之法為泡為幻為无量塵勞為苦為惱為百一疾病纏為火宅已燒為丘井將墜畫作猖狂而不暇夜夢秋湯而自驚无常大鬼之所驅有情更生而何往所宜厭患出離而及欣喜控搏乃清淨童女童人賢公之孫信士之子初聽結褵之議更萌落髮之誠至於是姑姨妹之行壁若觀崔姣盂之過蓋戒定宿修於前世故因緣適會於此生親杜姓中成從本起之願姑晁氏配爲蒼彼剃之旨解纓著盤諸大入部而皆歡登壇受具大覺六師而現前當有无舌虐屋人教汝讀經而生盲摑道人指汝見性滋長聖種斷除愛根用以加持晁杜兩族俱乘勝因回向幽明一途永脫苦趣及此會中盡未來際助緣隨喜男子女人證明此比丘尼今得不退轉同悟无生忍耶誒佛陀邪

聖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七十

祝贊疏

祝聖

祝皇帝聖壽疏

眞乘演法常開最上之因寶藏繙文能起无邊之福敢助虔於覺力庶增祉於皇圖　皇帝陛下伏願如日之升如山之固永享諸天之蔭長居八極之尊

祝皇帝聖壽疏

金儀建化啓第一之真乘王偈演音集大千之妙利切某華封之祝虔依皇覺之文　皇帝伏願慧日普臨禪天畢覆永固南山之壽長居北極之尊

祝皇帝聖壽疏

后作民之父母咸賴吕期臣視君如腹心敢忘報上恭依慧力仍仰眞筌伏釋闕以馳神効華封而申祝伏願　皇帝陛下離明以照乾健常行益眷命於聖神九州共貫永在躬之曆數万壽无疆

祝太皇太后壽疏

玉相現前運能仁於普界金文演義導真詮於羣迷敢崇輔於妙因庶助緣於遐曆　大皇太后伏願如慈雲之靡不覆如慧燭之靡不輝常居長樂之尊永作大任之德

祝太皇太后壽疏

寶覺現前示能仁之慧力金輪秘藏宣真諦之宻音恭禹忠敢上士之緣仰薦延鴻之筭　大皇太后伏願慈如雲之永蔭福如地之無疆長居慈闈之尊日致聖孫之養

祝皇太后壽疏

佛熾導迷慧方周於法界母儀正位陰教及於函生虔依運界之祠大啓涵輪之藏瓶崇勝果仰薦慈仁　皇太后伏願壽若霊堅山之高福如厚地之固常觀承於帝養永同祚於邦圖

祝皇后壽疏

演秖園之教悟夙智於本來繙貝葉之文資善音而普益虔依梵界祈右皇圖　皇后伏願北極齊尊詠天家之謹流景光而配日崇厚德以儀坤

生日

師相生日功德疏

元輔挺生應五百年之間世真皇調御懋一千歲之昌期仰假道勳上祭鈞筭與山河而共固配賓冥以長存庶使生霊永有依賴共惟大道證明

張徽猷生日功德疏

桑弧絢采顯逢申伯之生貝葉飛華亦贊曾侯之壽共惟　知府徽猷為仁由己以道得民名在西清本奕世公侯之閥閲政成南國昔傳家詩礼之典刑依適素秋祥開黃髮至巨一節來扶有道之朝佛氏三乘弥介无邊之福紺容易格丹悃難窮

楊殿前生日功德疏

洪炉老火陶上將之精神温閣高眞輔吉人之祿籍式建誕日恭集道流啓秘典於瑤函祝遐齡於金籙延二至數能賓樂於人天業二高勲庶永齊於箕翼

代僧為丞相生日設齋功德疏

去掛開之儀容既勤綸事演金文之古義用集殊因恭惟　某人道貫天人李超今古開物成務功已克彰尊主庇民功無與二當泳游於覺海力衛護於正乘惟大悲之道場實成都之福地向緣睟奏遂得賜名幺又以夙修親被恩澤絲綸降寵香火增輝是用羅金碧於層樓施丹青於粉堵歸依畢恪聆仰无窮伏願善契真筌普薰妙善躰胖心廣氣充成子之不衰名遂功成似留侯公之難老坐陪熙運永賛昌猷

張知省生日功德疏

金風玉露陶成物表之精神象軸琅函善藉人間之壽考某識所感純嘏是臻既殫肺腑於彤庭宜益年齡於丹籍柏觴薦處映南

極以增輝擢冢浮時拱北辰而共永

漕使生辰功德疏　許　敏夫

嵩嶽生賢以贊承平之運龍飛闡教少伸集福之緣共惟　某官李際天人志存君父榮方持於漕節慶適值於門弧常此令辰屬城慶禱式憑貝典用祝椿齡伏願蜜印嚴持普燈交照保形愈固類廣成子之不衰作將長新如曾僧公之難老

太守生辰功德疏

嶽吾儲休寔生賢佐鷲峯布教允佑吾人當誕月之令辰肯屬城之歡禱敬依檀像演誦貝文伏願　某官退氛愈新如運不染德容難老似柏長榮副睿聖之乞言爲朝廷之圖舊

知縣生日功德疏

吾人爲善通于神明皇天無親俾爾戩穀茲三島不刊之典當一同難偶之期恭惟　某官士氣昂霄仙風絕俗扶扎勿視日嚴比極之掞文以仁存心時舉南邦之異政峻登早聯於紫府佳辰適遇於青春爰鳳銀題仰于金闕運而無窮積新事業於熙朝取之不可窮永壽康於坦履丹誠懇禱善若昭臨

大頭人生日功德疏

與佛有緣生後如來之一日自天降祐身逢皇宋之七朝既涉世途寧逃業障況以鶴髮者顏之齒又君臨蟬蛻之區寢食難調指顧生疾於陰功之有助始人力之難支果藉丹悰仰皈皇覺慈悲之願力作方便之法門滌罪愆於六塵災消雪霰壯福基於甚善壽保椿松

功德疏　僧造　佛事

修聖祖殿成疏

天體蓋高神心莫測輒千洪造上布丹誠臣等叩靈祠恭陳祀事念棟楹之既久頃殿陛之未崇敢肆經營精加興建造成峻宇仰奉晬容嚴寶構之清宮駐霓旌之仙馭臣夙依道蔭不忘報稱之心永慕真詮敢怠修崇之禮

興国寺佛殿畢工道場疏　王　岐公

祇国之勝寶繪初成釋迦分身遍滿空界蓮華藏交誦諦文起一念之至緣導十方之迷識永依慈力廣轄圓音

發願修水陸疏　東坡

苦海彌天佛爲彼岸業風鼓浪法是慈航諸佛子等久墮三塗備嘗百苦不遇善友求無出期今者各於佛前同發此願願除無始巳來貪嗔惡業願從今日巳後清淨善心願行行坐坐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願世世生生遠離財遠離酒遠離色既獲生前之樂同躋極樂之方普與有緣皆證無漏

簡州道俗齋方僧疏　黄　魯直

績如來末劫之壽莫大乎法供養乞上方香積之餘不可以意分別崇成三德六味普設十方衆僧貧女一錢不以爲少給孤側布不以爲多知恩方解報恩辦心即是辦供我輩生於五濁不遇三災蠶井耕田當知雨露之力仰父俯子實依桃李之陰年且衆豐人有餘力興茲美報式契羣心伏願　皇帝陛下福基堅固如不動妙高之山德澤汪洋等甚大功德之海兩宮同壽真寰衆星常拱太微河出九疇山呼萬歲乃至麒符虎節千騎一車下爲動植之春上協太平之業乃我此會不勸而成若見若聞隨力隨分

觀音道場疏語　李　仁甫

是觀非觀如水底月是音非音如谷中聲自一月二月至無邊月觀之者當自己心雖妙聲梵聲及說法聲聽之者不從他是故我今心田一念專精耳根諸塵斷滅伏願觀世音菩薩廣上中下三乘之教化千百億無量之身滌其罪垢畢自冰釋植以福田福如川至副大覺明明之付囑滿衆生種種之願文

設觀音供疏　劉　中遠

身是道場心爲佛土惟身安而道泰則心淨而佛來伏念某幼而爲溪莫聞勤修之戒晚復裹病尚懷顛越之憂仰願慈悲俯垂護念俾延年而壽考庶進德於暮途

設供疏

楞嚴會上雖已證於圓通菩薩戒中亦皆開於懺悔以衆生之宿業致諸佛之興慈謹拍仁祠恭依梵律伏願示大悲憫念多劫之塵勞放普光調度一切之苦厄長在清虛之處遠離怖畏之災心貫十方罪無實相業通三世懺有明文敬仰威容式修淨供伏願慈航濟難法炬開明庶幾有相之身永除無妄之疾一門皆吉諸福大來誓修精進之因期證圓通之果

祈福道場請長老升堂疏

竊聞昔妙應菩薩延再世之辟支今長老禪師實後身之圓智傳心一印利物同符以無等慈悲設无盡誓願說無上法要度無邊衆生況其也持金剛誦般若破四相而一乘雖見如來無上等根性疑與善現是一會中人妙諦償聞道途頓免

看誦華嚴經疏

因緣契合得有此經慶幸平生蔑如今日實身貧而家富將口誦而心通並盡此生敬恭不怠在在處處如佛之存劫劫生生以今為始伏願諸佛所說如慶喜而常聞一生之間與善財而同證

邀普賢菩薩示現疏　　王　望之

峨眉異境普賢道場顯殊勝之妙光救昏迷之末俗凡茲瞻禮無間賢愚聖赴感以示慈人因相而生悟某等願心雖篤宿障未除逮此來遊起於一念初登山而雨作既升頂之煙迷險路八十四盤已驚破膽白毫數百千丈未見示人恭惟普賢菩薩大士現如幻身具大慈性掃重雲之陰冷階白日之光明使我同來之人得畢此生之願誓言盡以往永依上乘無任虔懇之至

佛母孔雀菩薩疏

毒龍盡而釋迦出世乾坤還清泰之風末劫終而彌勒下生日月垂貞明之象靜觀宿命弥切悲悰共惟我佛母孔雀明王大菩薩薄伽梵身獨露三界爍迦羅眼普照十方凡爲含靈悉資覆育至使神明頓還舊官雖捐軀命莫報鴻私恩等再生感深零涕就此瞻拜

話別坐想夫上之春回象嶺言歸又是人間之夢覺

懺經疏　　東坡

如來大藏起於四十二章過去妙心流出萬五千卷前言具在後句分明縱有古佛六通難轉老婆一卷念我夙昔見自本源悟萬善之同歸豈一法之敢捨徧參重譯盡發秘函全見摩尼珠悉證貝多葉作此大事示諸有情登寶雙林之輪不負二聖之唱

迎羅漢疏

寂滅為樂清淨自居見如來於四弘願中起神變於一剎那頃展坐具之一角地狹山推得拄杖於橫流紋歸浪改眉毛拔地拍鉢際天飼瑞鶴而一物等觀洒甘露而衆生蒙潤董修精進虎爲驂經諷誦勤策桂專飄席或礼薄伽梵或入般涅盤呼吸而雷掣風生噫欠而雲興霧合雖諸看外持一鉢以何求住在世爲偏右肩而常袒支頤自逸隱几忘言靈山之鹿母銜花寶海之神龍獻供針筆其峻宜坐有餘芥子雖微納山不礙

放生疏

天地闢而聖人生中天龍日飛潛蘇而王澤洽寰海歸仁是資爾屬之性靈以祝吾君之眉壽或逢誕節爰本爲壽草虫魚各遂其生廣唐虞好生之德森羅萬象皆傾所向替其賞善有永之年

放生文　　黃　泰之

汝剛足以自衛智足以自晦而乃見獲於徒搏之夫人喜汝以入珍吾憐汝以一死捐百金以市汝而復納汝於清冷之居汝其苦志於晦用保厥剛以無速於灾也夫

轉經藏疏

最上具文甚深花藏具大法眼是真道樞惟運轉之無窮實歸依之有在因機應物動化於一時善利循環幸濟於多福

福應廟乞加爵化緣疏

漢今有神舒民無歉將益隆於廟食用不假於羞羸金璽玉璽龜趺松十行之溫詔寶鎔璣軸來九命之真封茲事不凡吾人何吝

祈禳　集謝

設供禳災集福疏　　蘇　子瞻

躬儉節用本嚴秀閭之風遺大投艱猥當關社之寄常恐德之弗類以召災于厥身敢即仁祠肆陳净供恭延梵釋普施人天伸壽而康非獨輔安於寡昧與民同利固將措災於華夷仰冀能仁由垂昭鑒

畫羅漢疫請設齋祈保疏

某方釋大憂初罹重疾恐殘年之不遂念未結之夫緣惟阿羅漢之慈悲受釋迦丈之付囑有求必應無感不通爰有異人是名禪月畫此天日之表得於夢寐之中若有物以護持俾凡生而瞻仰某皆同妻妾歸依父師三世之業可消百生之寃自解仰憑至鑒俯鑒微誠危涕交垂古辭未盡

華嚴會禳災疏　　陳　彌常

毗盧遮那徧一切處惟佛所在名常寂光闡妙法於三乘繹微言於九會圓融方得頓超有作之思惟舍吐十方盡攝無邊之刹境以此發心則心地皆符於諸佛以此修善則善願皆服於衆魔比者邊候鋒騷民屢罹擾虫衛社稷誰傾添室之憂力守封疆莫備戎門之役嬰合詞於衆志俾同結於淨緣仰體莖清淨之身起華藏莊嚴之觀吉蠲蘋藻肸蠁增場五體投誠六時行道百千万偈如聽普賢之宣揚五十三城悉徧善財之遊歷庶憑迎於景貺一消弭於妖氛今則法事既周善功斯立仰顧寬遐安又再觀河洛之清晏歸宣明共仰璿璣之正烽燧雖息於幽陰歌謠載揚於康衢萬壽無邊一人有慶次願此方境内合道場人咸瑩悃誠各霑福利一曰壽二曰富惠我無疆天生時地生財勤則不匱五風十雨而氣序悉臻於調豫千倉万箱而貫朽常保於豐年物無害生家有餘慶四恩三有法界含情咸茂功德之林同泛福聚之海

六祖塔下禳災疏　　東坡

寓嵐流嶺海前後七年契闊死生喪亡九口以前世罪業應墮惡道故一生憂患常倍他人今茲北還粗有生望伏願六祖普賢真空大鑒禪主示大慈悲出普光明憐幼稱之何辜除其疾恙命餘年之無幾賜與安閑其敢不自求本心永離諸障期成道果以報佛恩

遠任祈福設供疏　　李　知幾

荷国寛恩有周歲二萬里之往復奉親遠役負全家三十口之生成迴然性命之憂厚望蠻賣之託仰資仙聖聊謀齋功伏願終惠長途早瞻先壠温二江瘴掃疫癘以潛消節二風灘戢波濤而無驚伏惟佛慈諸知

禱病道場疏　　宋　子京

聖慈流慈神華蒙護比緣椒掖偶爽至和亟進已卅未臻良已或處晦明失畏休王交期乘沴致疢直辰為厄惟招穰之有典非妙湛而罔依已即堵波偏探句偈延供十方之勝祓除六疾之微指日有瘳介祥無量益光惠命祇飭齋誠

祈嗣道場疏　　史　天秩

孫又生兒乃有移山之志老而無子難忘濟滄之憂輒伸一念之誠仰扣九關之邃某四世而下一子相傳積累之澤不流嗣續之微如綫顧惟及陋實忝纘承雖憑祖考之休尚冀子孫之衆奉先思孝敬凡尊神達旦炷香望高祺而致禱迎春剪綵薦聖母以投誠久傾葵藿之心未感熊羆之夢方炎帝執衡之候乃双親設帨之辰按大藏之古儀建圓通之勝會庶憑佛力上達宸聰伏惟帝釋天主道濟洪纖得包罔極生殖長養曲成而不遺主張維綱善救而無棄特回昭鑒俯納虔誠一毫之片善可書三載之餘殃如掃冀登九寸遇老嫗之授符環列四枝感黄衣之獻玉庶幾多子得以興宗普勸陰德之修用答大鈞之賜

設羅漢供祈安疏　　韓　子耆

菩薩應緣之號有長壽王聲聞利物之深唯阿羅漢肅依禪衆仰即真修伏願眷屬康寧子孫昌盛清淨少病常居福德之鄉安樂延年重覩昇平之世

爲妻禱病懺經疏　韓　子蓍

衆生困苦皆是宿因諸佛慨憐普加慈護惟華嚴之妙典示法力之難通不可思議具如傳記伏念妻柳氏本明養生無術嬰疾有年欲銷多劫之愆須仗一乘之敎顧垂冥祐早獲康寧使寒疾風症悉離身而遠去凡殤刹九散咸應口以如神乃旣闔家並蒙百福

祈嗣齋謝道場疏　史　天秩

神威不測叅回從欲之仁佛力無邊頗效知恩之報曩緣賤息亟恩賢侯曾日月之未淹俄熊羆之協吉榮於閥閱旣回宇户之春籍其貝文爰謹栢庭之薦惟聰明之鄙與庶壽祿以時升

謝登第設羅漢齋疏　史　天秩

天道雖遠其聽甚卑神居無方有求必應輒具頻繁之供仰申葵藿之心伏念某襲淺孤生棲遲晚景比緣鄉薦例試省闈忽入危湯擢脫奏名之籍夢還私室忽聆生世之頻致今失旦之窮獲預圖南之翼寺恩榮倖出自冥扶方仲春龍蛇之辰值真宰降生之日勉陳請供遙迓仙風伏冀大士監觀列眞垂睠掃一生滯迹闢萬里前程仕路亨通壽年綿遠

還家齋謝設觀音齋疏　史　天秩

某兄弟曰者艱難遠役往返畏途流離南北大仇塞路孤跡共知於不免危腸獨保於无他仰惟佛菩薩之明俯察賢不肖之實然然有禱洪若可通无罪以書有孚承真敢伸淨供少報殊私伏願ム名官有來疾病良已公議盡出毁言不聞全家安平山林餘蔭均乎嬰孺悉除三世之業永志一至之心故興大恩俯垂玄鑒

爲子謝安設供疏　韓　子蓍

衆生困苦之中但知呼佛諸聖慈悲之故常善救人昨以二子同時一春卧病旣不勝於憂悃輒仰叩於真乘聃耳杖容曾形夢寐楊枝法雨坐獲清凉敢具伊蒲肅延飛錫伏願益遵如來之誨飭作濁世之依歸靡辭甚感之勞常畀闔家之福

爲子謝安設供疏　韓　子蓍

衆生願力无感不通古佛慈心遇緣皆應能令執惱盡變清凉頃以兒曹偶雖疾疫不勝父子之愛仰叩人天之師旣獲痊安敢忘報謝伏願光明照了威德護持壯老康寧孩童壽福仰惟妙斎俯鑒微誠

爲女謝安道場疏　邵　公濟

疾痛號呼於天類惱根性自佛惟普陁大士之至聖與閻浮衆生而有緣念弱女之疾甚危極常醫之技以窮默存菩禱陰有感通夙按規儀敢忘報謝當更務於修省冀益加於護持闔此哀門共臻殊祉

禳水疏　宋　子京

比以積雨過常伏陰爲沴失於潤下達此橫流南窟豫徐北綿河朔壞傷墻壑毁決防庸大田之稼其空比屋之晨昏敷雖天災代有或繫於機祥而寡德使然敢忘於惕厲虔詞梵典祗結檀場即仏宇之神深集勝流而圍仰祓除金界宣震潮音庶濡護世之慈垂濟爲孽之困侵紓厄會回納太和促歸墊之有期俾服田之就緒能仁普鑒大庇元依

禳水疏　趙　莊叔

平原出水皆緣吏治之失中小民无知尚幸佛慈之加閔敬修淨供肅叅真乘惟滄浩千里之邦帶東南二水之阻漲不時落地無子遺乃者暴雨連陰悍湍四决惟鬼神虐用其罰起穿丈於斯須之間而民吏不眞厥居寄性命於毫髮之上是用頓首敢命聲言求哀願慶終久之香燈全護一城之生齒仰惟觀音大菩薩廣大不念罪慈悲不違人重雲歸山漲水返壑吏民免魚鼈之食父老冕子孫之憂大德難名大恩難報今者分飭属吏各洗厥心非佛曷依旣免向隅之泣以民爲急不忘在昔之危誓守丹衷仰酬法力

水後禳謝疏　李　樂靜

我佛開方便門施智慧力哀衆生如窮子假大願爲慈航比者暴

淨滌百川流漲野驟狐城而若現憂慼類於其魚惟是熙寧之間
淅罹昏墊之患威神一扣湍滌四空舟邏丹衷上干霖鑒惟願故
白毫於頂上晝遂頑陰吞巨浸於毛端坐成沃野永賴扶持之賜
益堅回嚮之心

淨獄

淨獄疏　陳　無已

幽圄空虛實作太平之象法筵崇飾聿脩與禮之常惟此弊邦素
稱劇郡獄無虛日市不絕刑解網施仁奉　聖朝之仞政洽絲從
理實賢守之良能造此空虛敢忘夫報伏願刑寬弗用人自不冤熙
熙如登春臺灌灌翔爲秋荁更憑梵力溥及含生

淨獄疏　蘇　子瞻

民知榮辱自錫五福之咸政格平和遂絕一人之獄今者國家閑
暇囹圄空虛雖咸仰於帝仁亦陰資於神聽是用集祇園衆大啓
法筵薦滌餘分拔升沉滯此則妙音普積勝果天圓拔九泉冤枉
之魂作萬古清涼之地門生茂草氣實太和咸常獲於豐登民
永躋於仁壽

淨獄疏　陳　履常

道與平世民格于中不犯有司蓋昔是知非而致此以使無訟豈
承流宣化以能然誰其尸之神所勞矣肆嚴法席恭薦珓容刑清
政平已荷能仁之賜日來月往益堅容報之心

淨獄疏

朝廷尊道縣邑嚮風民有悛心但識耕桑之美庭无留訟遂多扞
獄之虛治雖責於承宣恩實歸於覆燾敢蓋微禮上瀆睿慈刑清
政平已荷无爲之化家給人足更資不宰之功仰洪造以難酬與
羣生而共變

祈禱疏　祈雨　謝雨　祈晴　謝晴　祈雪　謝雪

祈雨疏　李　[illegible]肘

稼事方興時澤不足既濫承流之責宜先闔境之憂敢露精衷上
干慈鄖伏願法雲遍覆神力扶持遂興三日之霖少蘇千里之旱
仰惟慧照俯徇哀祈

祈雨疏

播茲多稼期于有秋雨澤愆期農夫失望愧陰功之不與在人力
以何能姜此丹衷仰叩洪造尚憑願力以實嘉生

祈雨疏

慈雲垂潤本無間於羣生旱氣爲妖慮有傷於百穀輒殫凡願上
叩佛仁仰冀慈悲俯怜枯槁甘露一洒各荼生長之恩豐年可期
共樂和平之化

祈雨疏　林　豈塵

如惔如焚正渴雲霓之望是纒是夭罹旱暵之虞祈求既竭於
枕恫惠澤未蒙於霑足敢邀仙馭來慰民情況山川有蓄泄之靈
而田畝正徯蘇之望伏願油然作沛然下遂成三日以爲霖陰无
伏陽无愆未聞四月之不雨庶少寬於吏責使不失於農時

祈雨疏

龍見而雩慨旱虐虎隱之田未徧播種井泥之泉幾涸源流恐
宣化之澤未周乎使致和之祥有望幸矣輒識佃仰祈慈悲
伏願風凄凄雨祈祈不失三時之務苗芃芃稷疑疑式覓千里之
憂

祈雨疏

惟茲稿事寔藉於夏彌月不雨農人告病惟神血食此方與守土
之吏同任其責如能大赫厥靈以澤羣生不惟解民之憂寬吏之
責亦可以彰神之休

祈雨疏

金風肅德品彙收功火日揚暉歷旬不雨澤既衍於久望功將壞
於垂成俯竭丹衷仰叩洪造陰功顯相美利曲成用濟羣生式貽
靈貺

祈雨疏

神心莫測天鑒甚昭有感斯通善祈必報仰瀆盖高之聽輒傾小
己之誠顧此疲民荐逢凶歲人方憔悴帝亦哀矜當嘉穀之將興
困常暘而欲槁稍從雨候將致年饑是用式謹明科恭趨真宇惟
天威之洞照祭臣志之精求濟以豐年錫之甘澤仰冀曲成之賜
普霑善貸之恩

祈雨疏

慈悲救物立願弘深方便濟人運心廣大懷竭至誠之懇必彰善
應之功當時雨之屢愆念秋苗之將槁驕陽未殄旱氣方隆是用
恭馭梵宮嚴修淨供伏願慈雲遍施法雨普霑濟以豐年錫之甘
澤仰冀无邊之力俯成善貸之私

謝雨疏　李樂靜

廣願不違至神能速從懇籲而雷雨作甲香散而叢雲興一夕霑
濡千里膏沃輒伸精懇上報法慈恭皆堅回嚮之心永賴豐登之福

謝雨疏

雨暘失節民吏其憂方上有祈先期是應精神所格在非德以何
措勤植皆蘇惟大恩之莫報輒申卑懇以謝无私

謝雨疏

以雨爲命南畝之民膏澤不時歲事何望將空微誠有請于神寥
意潛通願答如響咸生喜遂歌功茂焉祗奠禋筵以謝靈貺

謝雨疏　文士穎

時丁旱暵方增耗歎之虞佛示慈悲曲應精誠之感膏澤一沛槁
苗再生民有望於豐登国何憂於儲畜恩波廣被法力難思益推
利濟之仁永息蘊隆之害

祈晴疏

天作淫雨將中敗於西成民有惠心敢上干於北極念行邊之師
既力若調兵之食方勤必大積於庾困庶少賓於州縣願馳日馭
亟屏龍工開昊晝昌夜之輝式蘇萬物發如坻如京之詠歲快三
農惟帝降衷敢介人歸命

祈晴疏

佛以度物爲心食乃生民之命凡有時暘不固者雨既淫大貽南
畝之憂將失西成之望仰伸誠祝上扣法慈惟願放白毫光如一
念須披頑陰於四極整慶日於九霄永賴慈存益堅回向

祈晴疏

秋方登稔平疇萬頃之雲時適欽收綿作旬之雨屢妨功之畢
就頗民心於戴星憂虔誠洞丹誠仰投皇覺願斡回天之力潛施馭日
之功函掃妖氛廓開霽色耕而不穫念茲終歲之勤得之則生保
此有年之喜

祈晴疏　文士穎

積陰作沴潤冱常雨之祈新穀未登懼失有秋之望敢殫凡懇仰
扣竟皇雖濟不於能仁速鄉開於急照清風四起白日正中農畝
既收軍餉无闕吏獲兆於晴書民咸樂於豐年

祈晴疏

秋日淒寒偶爲霖之害我黍与之莫輸是穫之勤惟軍食之攸
資豈農功之可後仰靳佛慧曲發天陽起眉間一毫之光掣陰威
伏來郊外千箱之積百室用寧法力无邊凡情有賴

謝晴疏

秋霖敗稼仰二諦以與哀佛日當空肅群陰而退聽敢殫歸誠之
禮用酬從欲之仁風雨攸除已丕承於法力婦子寧止更享於
豐年

謝晴疏　李樂靜

佛果難量法門无礙天龍人鬼盡入攝持地水火風一歸變現託
化身于千劫援苦道於衆生恭惟靈惠大師位證真乘功深願海
自有唐開元之際夙種妙緣由先帝熙寧已來屢開靈感一方
受賜萬目同瞻比者雨潦因仍河流漲溢暵焉薪蒸十日不炊蹉
擁戍樓四郊如海已危生于朝菌將葬骨于湖魚舉疑丹衷冥通
玄鑒威神所感影響不違斡日浸以東傾破重陰于一指天青日

白鷴鵠爭飛野闊天平牛羊可數凡在含生之類共蒙再造之恩是用祗率僚屬陳淨供誓殫眞悃上報深慈惟願逼福德於未來廣津梁于不倦使四時調序百穀滋豐少完㾡瘡之餘永賴生成之賜

謝晴疏

斂藏在候翳爲霖雨之災齋沐致誠虔以瓣香之禱以爾農之勤苦見我佛之慈悲取隊景於虞泉飛祥光於若木是以是穫豐如坻盈之穴載笑載言不保室家之憂孰仰無窮之惠空懷莫報之恩

謝晴疏

害業盈而作惡淫雨方以爲災披雲霧而視青天賢誰之力賴我菩薩況大神通憫此衆生罹茲災障頓息常陰之罰用成大有之年以惠農工少寬吏責一心奉請已昭能應之誠稽首皈依難論無窮之報

謝晴疏

近以霖潦爲災盈陰積晦消散歎素誥叩慈仁果賴六度之虛昇弭三農之患既垂眞蔭莫舉梵儀彌賴愛皈依庶申謝吝

祈雪疏　李樂靜

佛果妙圓法力平等雖無求而不獲須有感而後通敢竭精衷上干慈照比者冬陰不固時雪既愆幾成候旱之災彌虞疾疫之變伏願不違本誓言力度有情俯爲三日之期遍蒙一尺之瑞永堅回嚮益勵齋嚴

謝雪疏

一雪應祈初無所報三春講始預有所斷爰陳時日之良載選池亭之勝肅嚴供具繼設燈輪彼衆有情咸登道場之上此光無盡普輝法界之中庶伏妙因可哀勝果伏願大宋世界汝州管下時人安樂歲事豐穰同發道心各登佛地然後十方國土一切靈祇雖各有緣等同斯願恭惟三寶印知衆聖歆監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七十一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七十二

疏

追薦

祖父忌辰道場疏　黃　魯直

昔嘗逮事荷莫報之劬勞今屬諱辰未忘哀於冥漠式陳淨供少助善緣恭對皇穹表白

祖父忌辰齋僧疏　葛　謙白

業鍾黑白各招果報之殊供及緇黃必獲超升之福仰憑二教追拔一靈　先公特進伏願頓悟上乘長棲道蔭法空五蘊證羅三宮幽圓音於五毫之前受秘籙於瓊章之上佛上三千界親禮卅雄天京十二樓徧遊仙境

祖母忌辰道場疏

朝夕寢門雖不逮事綢繆牖戶然我後生適當屬纊之辰深動降霜之感敬依梵剎延飯衆僧冀此妙因僅爲冥助

祖母忌辰道場疏

昔嘗逮事早經風樹之悲尚憶分甘莫致冰魚之養式逢諱日更切哀誠爰集苾芻之僧躬設伊蒲之饌冀憑慈力仰助超升伏願不昧本來承茲法施

祖母忌辰道場疏

厥有初閫在夫人之德風枝不靜實惟先君之恩爰屬諱辰式追冥福恭惟大覺鑒知

薦考君設水陸疏

如來覩曠野之神嘗懷悲濟之念慶喜見面然之士遂開拯拔之科三壇之施既洎於梁廷十習之愆必消於幽趣　先考特進還辭昭代奄届小祥痛惟罔極之恩爰設无遮之會歸依薩婆若廣誦脩多羅以伽陀之會而施苾芻多之倫以蘇摩之灯而燭眈魔羅之界恩霑有頂法被無邊庶仗薦嚴上資冥爽　先考特進伏願得柔順忍具智諸通罪垢消除如風中之沙聚性眞明悟若掌

上之菩提以五根五力之殊因證三耶三菩之妙覺
薦考君儭大藏經疏
如來四十九年敷演於五濁大藏五千餘卷法備演於三乘惟
炎漢初譯於摩騰洎大唐廣翻於玄奘道宣衆旨教授迦維繁釋爲
經律論之文大滅貪嗔癡之毒魔軍敗北信士指南故如暗世之
灯明濟若巨川之船栰某猥玄陟岵歸命世雄要親閱於琅函君
面承於金口願憑妙利式薦尊靈 先考特進伏願絕邪見之稠
林離三有之窟宅蠲除業障報障煩惱障安住業根信根精進根
覩史天中速覲九廊之院安養國內坐臨七寶之池
皇考朝請忌辰道場疏　　黃　魯直
二親之年如白駒之駛過陰百身以報如一滴之益滄溟罔極之
恩永思其痛式當諱日恭設妙因懺承不二之音咸開頓覺之路
仰惟功德證知
薦考君書維摩楞伽金光明觀世音經疏

天乘梵乘欲頌超於法界華施墨施可追助於其冥而況談盡不
盡於毗耶之城說俱不俱於楞迦之嶺信相演偈於金鼓無盡施
法於寶珠皆爲法藏之秘文實亦如來之了義度普現於獲福河
沙 先考特進伏願避六賊之林射四諦之的絕攀緣於驕幢幻
榮期超度於法核慈航正語正業之道文速能證入無量無邊之
佛土自在超升
薦考君道場疏
禮制有盡喪畢三年思哀無窮無終九地昊天罔極夫復何言恭
聞諸佛亦旋悲心行方便路智開万字普度四生不以禮薄不足
以薦饗者某不以人微不足以感高厚憫茲荼毒與作津梁儻使滯
魄疑魂得乘威光慧力回向初地不入塵流某地雖不能謝德於
無私亦安敢忘情於不報
薦考君讀寶積經疏　　葛　謙白
迦文千百億身雖毛毫之莫覩寶積四十九會皆金口之所宣爰

歸命於空頂肆親披於舌奏其貫法力亟拯幽塗先考特制伏願
斷有漏緣破無明闇滅障如風中沙聚見性如掌上菴摩觀如來
微笑之光滅多生習氣之重爲尊爲上爲妙永依三耶菩提作舍
作救作歸即證一生補處
薦考君大祥道場疏　　邵　公濟
元身已殁悵奄及於祥除今名益新旣再茨於褒贈永念怙恃之
德不酬覆載之恩惟藉勝緣近臨大朞祥先所屬吉地可通躬即
仁祠夙修淨供近觸先父之固瘠悲見母之泉念孤苦之餘生宜
委頓之末路末先大爲空雖風燭追思先君子之平生嘗憑大菩
薩之至鑒庶冥福之可薦竭危懇之甚哀
薦考君飯僧疏
人生易失俄經六七之光陰佛慧難窮頓照三千之世界庶令英
魄徑達上方恭惟 先考通直才富班揚孝追孔孟蚤飛翺表即
馳譽於儒林晚奮鵬圖遂升華於仕版潔己以進直道而行不爲

矯拂以沽名獨秉公忠而報国一司邑尉宿姦皆遁境而去之四
領縣章遠民有負子而至者治声籍甚士論諠然俄均逸於高山
姑養高於淮甸故懷詩酒方陪蓮社之清遊旣從形骸忽起蓬山
之歸與念壽考本無足恨顧追慕獨不能堪用傾筍報之情仰薦
無生之福其恩深鍾愛義忠傳家盡常孝者兩年妻希曾子之三
釜距親闈者千里久替伺當之一歸旣辜晨昏視膳之心更廢疾
病嘗藥之禮竟作終天之別徒增叩地之悲孝如來是真故依使
過去得大饒益雖善人何必多懺而哀懇由茲少伸伏願 先考
通直乘此妙緣悟諸无相蓮花不着水長解脫於九幽明鏡亦非
臺自圓成於一性斯謂不亡之壽式寬罔極之思
皇考忌辰水陸疏
三塗苦海由一念以沉淪千聖慈航極群迷而濟度蓋死生之大
變隨罪福之所招故孝子慈孫捐百身而莫贖非利根上智隨衆
惡以何知惟我先人早探真諦高明不亂根以易寶之言寡慾无

耶允矣齋心之力光陰迅駛諱日洊臨願孺慕之如新痛仙遊之愈遠爰修淨供普薦含靈自九土之波翻積十年之雲擾或被堅執銳勠力戰於封陲或斬將搴旗膏骨肉於原野孤忠莫白幽魄誰依刼荒歉之相仍致流離之不保赤子棄置於道路豈無惻隱之仁白首枕藉於溝渠寧有蓋藏之望願依祕印來赴梵筵深沐壞軀歸投正法從無始之多刼息饑火之貪癡悟有生之皆空廓寃心於平等速清懺拔永斷攀緣仗先君為道師承禪境萃良諸人為善爰同證菩提雖所求者奢而所持之至狹將所禱者廣延所恃之至誠集此無邊之妙因少酬罔極之隆施仰祈大覺俯賜證明

先妣忌辰道場䟽　　黃曾直

天地罔極初無報德之階日月不來每深濡露之感屬當諱日更切哀摧爰以佛香普薰僧飯維九冥寂寞而積善之慶在心推諸佛慈哀則正覺之門有路伏惟萬德俯賜證知

薦母設齋道場䟽

援邪歸正回苦作甘援汨沒於濁流變清涼於惱地是諸佛之洪願也鐫膺覺德擁護敷恩感夫稼之甚勞嘆要我之罔報是人子之哀情也職居中饋業隨浮生況茲有漏之軀動是無明之境則毋親生之日也求免衍尤肅著蘋薦舒求懺悔抵啓具文資十善之津梁破三塗之苦惱則毋親今之死也以諸佛之洪誓憫人子之哀情知生日之衍尤知死後之懺悔屏陳血懇仰請監知

請佛心和尚為亡妣說法䟽

孤子某今日襄事啓靈若山佛心大和尚升法坐為亡妣說一句偈言使幽冥有知得親覲佛面承佛音旨是某所以為人子者報荅親生之萬一也

中元薦考妣道場䟽　　毛伯頴

生我劬勞罔極之恩曷報惟天陰騭于善之理弗渝故我佛以入俗利生之慈垂奉先追遠之教當衆生休夏之日寔禮典嘗秋之時霜露既濡慨增永慕蘋蘩可薦昭事如存以真常微妙之文濟解脫超升之路恪遵梵典恭設齋祠上以莊嚴諸聖於十方下以津濟含生於六道庶憑願力追遠先靈伏冀內外宗親祖祢昭穆受生樂國咸知先佛之言餘慶流宗永錫後昆之祉

薦母設羅漢齋䟽　　李去病

不忘付囑有大因緣廓六通之神悉知悉見出三昧之定來赴來臨為我母之導師啓諸佛之補處下覃眷屬咸契願心

盂蘭盆薦考妣䟽　　葛謙白

日月其征永動劬勞之感霜露既降難忘悽愴之心輒緣自恣之辰爰啓解懸之會以酥酡之味而供十方調御以伊蒲之饌而延五戒桑門禮化佛之懺儀誦雨花之祕呪香普薰於三界灯廣照於九幽叢此妙因用薦冥福伏願悟無生之忍盡有漏之緣百生千生乃至億生咸脩性進之障一地二地乃至十地漸超正覺之門

盂蘭盆薦考妣䟽

開除禁制實為大歡喜之辰升濟神明必仗解倒懸之會輒伸誠悃仰扣覺慈伏念某稟賦孤悍早失怙恃低佪仕路毋輿三釜之悲拯拔幽塗尤念一乘之薦特蠲蒲供虔奉金容飯就頌之高流演魚山之雅唄冥茲福利上薦尊靈伏願摧煩惱之山裂愛慾之網心疑頓釋若解百疊之花巾罪垢潛消如散八風之沙聚早生淨土永脫塵緣

盂蘭盆薦考妣䟽

盂蘭建會為衆自恣之辰具葉垂科實一尊追福之日輒馮梵侶仰叩覺慈伏願依最上乘悟無生忍業障報障煩惱障罔不蠲除信根定根精進根晉皆證入受生補處得大總持誦要義之章勞疲敢忘於親念於早幷蘭之會爲敬恭於佛乘躬即實祠用伸冊悃伏願頌後二義悟不二門薩婆若海中備聞法要波羅密字內親觀佛光

薦考君懺華嚴經疏　　　　　　　　　葛　謙白

香水海中塵三尺爲佛土座場國內句句皆演真乘能休菩薩之園林坐觀華嚴之境界　先考待制伏願披精進之甲胄拔生死之淤泥五根五力五覺支十行十住十迴向昔皆證入頓致圓明悟毗盧之法身不待寶金蓮綻受彌勒之記何須樓閣門開

薦考君看四大部經疏

竺乾遺教備演三乘寶藏流文獨先四部爰肅迎於梵侶俾持誦於真詮恭發法筵別殊僧次設香門清淨之饌燃此岸旃檀之香舒此殊休冥衛冥福　先考待制伏願聞第一義入不二門性業遮業則無不消融理障事障則悉皆開悟由資積之路早登涅槃之山乘般若之船坐入華嚴之界

薦考君懺涅槃經疏

娑婆韓樹迦文顯示於泥洹拘尸大城師利親承於付囑雖金剛之身豈虧於堅固然玉毫之相稍閟於光明宜憑最後之談用作將來之眼　先考待制伏願會無爲之舍斷有漏之緣苦諦集滅道諦則無不證知常想我樂靜想則普皆證入百俱胝劫常現無邊之身一剎那門超生不動之國

薦先妣忌日親誦維摩楞伽金光明楞嚴圓覺法華經疏

稱性宣揚義存貝葉悼先持誦福過河沙而況毗耶談不二之門楞伽演百八之句百劫衆惡懺悔入金鼓之聲一解六亡結疊契華巾之喻銷幻翳而顯本性之不動滅化城而知二乘之非眞是皆法藏之秘文寶亦如來之了義庶資辦處用薦冥塗　先妣魏國夫人伏願絕邪見之稠林離三有之窟宅安養國內坐臨七寶之池觀史天中逕到九廊之院

追薦考妣道場疏　　　　　　　　　李　去病

父嚴遂棄俗已改於新年母慈大違痛又臨於諱日深念怙恃之德寔均覆載之恩顧不孝不肖之餘生負未死未報之重責雖知已隔於幽顯尚求升濟乎神明恭揚貝葉之文妙設伊蒲之供伏願先考修撰先妣眞寧碩人初心不昧宿垢盡令直見佛於祇園不游魂於岱岳冊念某近臨大墓舉起新祠稍治林泉粗興土木不知忌諱或犯威靈雖妄作之過難逃而追遠之心可憫欲陰譴之獲免賴聖力以無虞植茂松源天長地久靜宅已妥於丘壠高名永播於古今尽湮哀誠仰憑至鑒。

薦亡妻淑人水陸疏　　　　　　　　孫　仲益

伏以常住真心一塵不立妙莊嚴海一漏皆空是故諸佛開衆生方便之門自然一念證無上菩提之路伏念某亡妻淑人章氏十年好合憂患無離萬里來歸死生契闊奄臨諱日祇叩真乘弘宣多貝葉之文聆禮青蓮花之座龍天釋梵水陸空行遊戲神通共啟圓績伏願淑人章氏猷離火宅超悟三乘縮塵華巾解除六結後身了了畫沙之智已成曠劫冥冥觀河之見不昧

薦妻誠觀誦華嚴經疏　　　　　　　葛　謙白

依輪圍十萬億刹會顯性宗訪知識一百十城俱談真諦欲追影福爰效薰持亡妻安人樊氏伏願壞無明鈎破隨眠甲視幻境如執時之談消業障如風中之沙莊嚴閣前彈指觀開於彌勒蘇摩國內按頂常遇於文殊

介休縣君忌辰道場疏二首　　　　　黃　魯直

穰如桃李翻爲松栢之陰潤有蘋蘩具助且遺之薦歲將二紀哀念如新式以諱辰敬修冥福願平生之競爽雖絕域而感通江山阻長歲月徂謝家上之木已拱室中之言未爽當徹慈悲之辰濟念來蘋之助恭修佛供用薦冥途想音容冥衛垂哀救

薦兄道場疏

入手功名三漂二平生之壯志回頭夢幻悠悠三去國之孤魂行蹦秋風忽辭塵土故鄉明月空撫松楸一旦生違百年死別念骨肉之因莫報惟津梁之力可憑要竭丹悰仰皈皇覺夜臺寂寂幽明已隔於七旬法界恢恢煩惱頓超於六道

嗣功十八弟推官舉哀疏　　　　　　黃　魯直

禮服之衰雖名初從兄弟之義不異同生孤苦相依夷險一節來問投荒之客書見未乾追尋細席之言德音猶在不謂禍成山岳痛割肺肝然以宿植善根已成道種式延淨士少助勝因陳法供於祗園演金文於貝葉伏願歸功十八弟推官最初一念不昧本來隨顧世緣還爲骨肉歸依大覺爲作證明

薦男請長老陞座疏　鄧　志宏

幻體反空已失倚門之望潮音振地寧須建鼓之求蓋禪悅之門不殊今古故遊戲之際可度人天惟亡男歐等令尹紹業其裘律身冰霜雖苦李志於附鳳而涉世終於割雞陶令徑歸雅有林泉之趣子文无慍何妨萋菲之譏氣方亘於長虹身忽先於朝露欲追九泉之福可无一滴之禪而等慈有大比丘上面灰頭初不落於兔角枯花豎拂亦何與於龜毛尽吸西江均爲法雨生吞栗棘高視叢林願假妙音喚迴英魄已脫南閻之苦便躋兜率之遊

薦女水陸疏　孫　仲益

伏以死生之分定旋同露電之觀父子之情鍾尚擾駒犢之愛仰憑十力俯薦一哀伏念某亡女小師自天降凶遺世罔極父罹大謗罪遷于嶺表毋攫不測變死於坎中以煢煢童孺八歳之齡而呱呱號慕三年之久玷危極矣何恃而存疾病乘之遂隕其命念私門之降災致釋女之喪家奉歳行一周生還萬里不免水火永負九原沈痛之寃示見神通獨仗諸佛慈哀之救是用集叢門之勝侶演秘藏之真乘洞然無藏之燈彌滿衆香之缽海潮般地花雨騰空升濟幽明歸依佛相伏願亡女洗心懺一念之愆彈指斷三生之緣降伏衆魔咸除諸障觀一切有爲之法悟四大無常之身普同有情俱證無漏

薦李氏女水陸疏　孫　仲益

伏以衆生造十習因受無量苦諸佛證三摩地示大悲心一指彈而沙界已周五體投而應身出現仰仲弘願俯鑒一哀伏念某人六疾所纏十生相續覺免身之彌月忽遇疾而恭亡四大無常日藥麻救恍如一夢已隔九泉念茲擔臂之初莫救投車之痛是用歸依寶王利髻首大法輪發意圓成仟佛求憑千燈普現入鏡交光五色摩尼照濁水之源百寶蓮花雨娑婆之界伏願悟三生之宿障洗曠劫之塵勞破煩惱爲解脫門斷生死根爲菩提種滅諸國土障見自在天身如來會中作法王子三千世界十二類生同蹟極樂之方共擁道場之果

舅母十三太君學士哀疏　黃　魯直

從學外家早蒙慈誨寄身南土孤奉至恩拜書墨字之未乾忽訃音之來及瞻雲萬里空盡於一哀報德九冥恭投於三寶伏惟大覺證明

薦秦國夫人道場疏二首　歐陽　永叔

淑懿之賢已貴追榮之典陰幽之助仍資衆善之因爰即華林載陳法供冀慈仁之遠被均勝利於無窮秉此妙緣超昇福果

覺慈廣被兼濟於含生冥福所資必憑於慧力惟懿柔之秉德享壽考而有終陸崇奉以不忘集勝緣而增備願秉妙道超薦真乘

追薦請長老升座疏

開闡已降惟佛獨尊供養之中以法爲勝莊嚴此坐祈爲讚揚行解如師方堪舉唱潮音一吐沙界咸聞儻神識之有知庶輪回之不滯

追薦請長老升座疏

金毗浮雪玉粲團雲疏寶奉珍蘋蘩薦德以種種供養其所能也進禪誠羞具法喜膳香淨乳酪味過醍醐以般若供養其所不能也蓋聞其師宗通說通我利人利以三昧口舌作六道津梁聲動人天恩滋存歿

追薦請圓覺經疏　邵　公濟

四大分離誰爲和合三世平等本無去來伏冀滅除翳花了幻垢相依清淨願力了增上妙心永斷輪回往大圓覺已向眼光落時薦取豈待蕎蘇髫頭方知普使一切衆生同證不壞法性

追薦設八菩薩道場疏　韓子蒼

有終有始雖古今變化之常惟孝惟慈乃子母無窮之義况追感之無地而永別以終天表哀痛心必皈依佛是用兩夕熏修之勝會修八菩薩之道場伏願彌勒指南普賢灌頂地藏獻堅固地觀音發微妙音生生妙吉祥念念除業障虛空藏破開業力金剛手遮護凡情秉此大緣永歸妙果衍子孫之順孝保門戶以昌凡厥有情同霑勝利

追薦道場疏　汪彥章

伏以即水成漚起滅孰爲自性將花爲果因緣未是無明盖圓通一了則觸境皆真取執一途則無方不得况復六塵之搖奪妄隨四大以拘纏現前而互別攀擬究竟而本無一物出沒死生之苦海生成煩惱之癡根月以指標詎可指端而認月跡因空有云何跡內以忘空若非法力之宣揚詎識心源之解脫是佛慈悲之勝力隨人方便以開權伏念某人慧性夙明真詮冥契昔時獲預同爲勝法之人今日龍宮偶墮非男之數自返涅槃之趣俄興窀穸之哀雖多生分段之何常然以善眷攀緣之罔極是用前聆瑞相恭啓琅函承微文而演圓音說大乘而勇涌淨願託人天之調御長陪帝釋之遨遊於彈指頃而超過十方於刹那間而普知三世維摩室內頓憑燈燭以回心舍利緣中速轉女身而證道

追薦東坡先生疏　李方叔

端明尚書德尊一代名滿五朝道大不容才高爲累惟行能之盖世致忌娼之爲仇久蹭蹬於禁林不遇故去遠飄零於瘴海卒老于行方幸賜環忽聞亡鑑識與不識罔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倣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繫斯文之興廢占吾道之盛衰玆乃公議之共憂非獨門人之私義所恨一違師席九易歲華無從生還遂爲死別某子貢築場之意每罄哀誠誦普賢行願之文庶資冥福阿僧祇劫爲轉法輪兜率陀天頓居福地仰祈諸聖俯鑒微情

追薦秦太師齋僧疏

濟世出世圓機盖本全提捨生受生游戲不妨自在要知無上妙用當觀沒量大人恭惟　太師申王取海縣百戰之難起石室三昧之定出赤子於兵火置之清涼比是甚於金湯屹然鞏固既畢濟於悲願乃復歸於淨方彼時此時初無差別前佛後佛皆我導師尚不忘於津梁俾悉超於覺路

追薦曾丞相疏　毛伯顒

人之云亡既傷於殄瘁士爲知己義不負於幽明故相黃公披禍亂以立朝廷薦賢才而報人主功形一管恨徒積於重泉難贖百身資已荒於宿草山川悠遠歲月駸徂未懷夙昔之音容誰主春秋之祭祀江城東閣空嘆彈鋏之聲慟哭西州莫致生芻之奠屬此中元之日聊伸下客之情憑仗佛乘資薦冥路伏願聰明向達之性不昧本來清淨莊嚴之鄉早登解脫法界海衆猶如虛空世世生生相爲善友

追薦席大資疏

高山仰止方勸模範之依梁木摧乎忽報光靈之殞斯文之將墜嗟知己之難逢江海脩塗訃音遠至衣冠清議悲慟同聲天道難諶百身何贖撫棺一慟奔馳難造於几筵築室三年封植未知於丘壠興言及此隕涕何勝惟憑西竺之淨緣仰薦東維之逝魄歿故參政大資相公伏願本來道學不昧死生要緣可占識衛公之精爽山丘所歷還同斯傳之生存登鄉真乘超登覺路一彈指頃徧慈氏樓閣之遊正法眼中入普賢行願之海

追薦秦少游疏　東坡

生前莫逆盖緣氣合而類同死獨未忘將見情鍾而禮具伏爲故少游秦君學士早雖穎茂觸事遭迍晚向仕途方霑祿養未獻北堂之歡樂遽逝南海之播遷頓足垂衣哭妻孥於道左含酸吐苦傾鄉國於淮壖首尾八年要盡皆能同時遂容歷大嫌巾盡復中原唯子莫年厄終窮而歿于瘴域林泉夜夢猶疑杖屨之並遊

風月扁舟尚想江湖之共泛追傷何補梵誦乃功庶仗真詮掃除
風瘴而況真源于于素已悟於本心淨目昭昭光復加於安騎便
可神遊淨土岸到菩提求依諸上善人常住無所還地

追薦馮才學疏　李　去病

伏以鄉閭晚輩每堅先生之後塵詩禮義門豈有孺子之可教學
知學愛愈久愈新今冥味之偶同譬諸草木而蹤跡之相避動如
參商夢寐常勤於寸心寒溫久發於尺紙以一介湮沉之痛當求
人趨附之初媿無因以得前安所恃而自弃三薰三沐方圖晚節
之歸一死一生已抱窮天之恨式陳淨供仰薦冥游既宿植於善
根想益堅於願力諸妙樓閣早伺彌勒之登九品蓮花未受悲尊
之記

追薦邵先生疏　毛　伯穎

察室三年悖光靈之浸遠生芻一束既捐奠之如存敢果所言少
資冥路其官文章爾雅德義可尊沉魄浮魂當作山川之綱紀格
言善行許爲老成之典刑壽考歸全哀榮無憾頑嚚獻太早遂超
升垂裕枝昆克保韋平之緒世閱臨知舊永爲孔李之通家

追薦知命百日疏　黄　魯直

春鴒在原汲有急難之義兕出柙我無保惠之功書畢禾乾計
音來即水火不免將何面以見先親股肱或虧念誰依而終晚歲
逮此卒哭幾欲無生躬掃松園親供緇侶冀憑大覺之力少慰九
冥之思稽首慈尊惟垂悲救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七十二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七十三

## 祝文

### 國家祈禱祭祀

明堂大禮冊文　汪　彥章

昊天上帝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　昊天上帝伏以明明在上臨照四方惟
我邦家夙膺景命世修禋類彌及中人祗見合宮敢忘其舊謹以
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禋祀式展誠欽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
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
睿烈大明廣孝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皇地祇

伏以崇禋明堂饗帝之盛於赫厚載與天同尊二儀合祛厥有常
典敢忘蠲潔用祈顧歆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禋祀式展
誠欽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太
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太祖　太宗

伏以於　皇祖宗肇有四海陟配上帝百年于茲眇然沖人嗣主
茲祭報以宗祀舊章敢忘謹以制幣犧齊粢盛肅恭明薦侑神作
主尚饗

大廟

伏以維德不類嗣承明禋乃涓剛辰祗見上帝燕及宗祐丕休亡
窮謹以嘉玉量幣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清酌式
陳明薦尚饗

明堂大禮奏告諸陵宗廟祝文　汪　彥章

伏以自頃郊見復茲歲臨將擇季秋之辰恭修重屋之祝

明堂大禮奏告　太祖太宗祝文　汪　彥章

伏以比屬剛日恭致嚴禋昭五室之祲容輯兩朝之靈貺禮有登
配神所顧歆爰稱孝饗式奉兩朝之典不敢不告

大礼畢恭謝景靈宮諸殿神御祝文　汪　彥章

伏以比即宗廷具陳嘉薦牽高穹之顧若知景祚之靈長坐格熙成貫諸燕翼敢懋悲祭之懷永承錫羨之休

改元奏告天地社稷諸宮觀祝文　汪　彥章

比以春更大故思靖群生乃即履端之辰博稽居正之義號恩肆青易號紀元尚祈降鑒之明克集禧隆之慶

太后受冊奏告祝文　蘇東坡

祗事親闈庶幾孝治配德祖考既務極於推崇篤生渺冲亦敢忘於報本顯將奉室　冊寶循舊章涓日甚良先期已告

公主下嫁祭告祝文　汪　彥章

天屬至親王姬貴胄爰卜国婚之吉式逢后族之良車服有煇將成夫婦之教若曰祖感喜爰知祖宗之心謹以良辰申茲吉礼

大明祝文　葛侍郎

惟神著明垂象實宗衆陽光耀庶彙輸功植庶物今茲臘届候百穀順成上憑伊耆礼有常報

神農氏祝文　葛侍郎

惟帝神龍感孕瑞火名官斲揉之功垂萬億代今歲將道凡聚物家饗其敢之先農之祀

后稷氏祝文　葛侍郎

惟神帝武歆靈覃誕育教民粒食民以弗飢月臨嘉平土反其宅司嗇之祀敢効吉蠲

歲星祝文　葛侍郎

惟神著象圓清騰光下土安靜中度為時之祥赤黃而沉農邑告稔国有儲峙緊神之休

修前殿告祭祝文　歐陽　永叔

神遊所格祕殿有嚴役事時興方勤於締葺后祇安靜願離於震驚非薦式陳明靈昭鑒

繕治禁河祭告河神祝文

天子以別都之重原廟之嚴而宮闕未崇制度多略既勅有司以時繕治矣然以高谷深水所不至故園囿池沼之大灌溉澣濯之用絕挽舟汲不足以濟乃者吏嘗鑿河會引金水導溉兩漕繼用弗成今奉詔旨疏泉于七里之川役不淹時功用克立謹涓元日逮此新漸惟神之靈實相帝祉濬導之始敢不昭告

太一宮修殿告祭祝文　蘇東坡

於穆祠宮有嚴春祀吏以時而按視工揆日以修完庶就宏新永綏靈御仰祈昭監大庇含生

洛陽天津橋導水祝文　竹隱畸士

洛陽　天子之別都宮闕在焉而馳道之衝梁毀弗治吏既失職民以病涉共賓奉　詔典司役事屬徒數方興作累月而雨潦弗作癘疫莫興是神之有大賜於茲役也今梁既克建工用告成謹道于大川于此殺且伏願沛然就下陰賜護持顯揚善利之靈祇若大君之命亦有幣帛粢盛以承事神不怠

洛陽天津橋成導水祭神祀祝文　竹隱畸士

自江河淮濟以達于海凡水懸之所神輒董司之朝廷所以褒進封爵而寵顯神之功德者可謂備至矣豈不以利澤之及於物者廣且博歟今洛水貫乎西都而天津之梁跨其上工既成矣方將導川而東之吏則不敏弗能稱職意者非神之威靈有以陰相而默助之殆且莫之託也敢涓吉辰先事以告維神降格實顧歆之

大廟繕治祭告祝文　蘇子由

廟室久安霖雨乘隙飭工繕治涓日告虔棟宇益堅威靈无諫

繕治禁河祭告河神祝文　竹隱畸士

洛川之陽芒山之麓宮闕在焉地既積高水則弗至而苑囿池沼之大灌溉滌濯之用凡所以奉至尊共朝夕者无所仰給吏用是懼之距城之七里實得美泉方將繕治與防溝而納之禁中此神之職所宜閑也庀事之始不敢不告

景靈宮修水渠祝文　蘇　子由

靈宇邃嚴周渠揜密有司繕故以時易新既命涓辰敢告經始

修諸壇告祭祝文　竹隱畸士

壇壝之嚴神明所格以時修舊式叶彝儀涓此吉辰用申昭告

洛陽橋成尊永祭洛神祝文

昔者禹得九疇肇自龜書周人定鼎卜惟洛食天下名山大川之神助国者蓋亦多矣然帝王之興洛輒預有符瑞神實司之可謂盛矣今宮闕居其陽馳道出其上某奉詔旨為梁以濟賴神之休既克有成方且導川而東之謹涓吉辰先事以告伏願弭節安行波恬不興毋作怒流以順帝命則神亦有无窮之聞頓不建歟

上清宮成詔告諸廟祝文　蘇東坡

上清儲祥宮成敕有四海均福于下有詔守臣凡在秩祀罔不祗薦維神導和卹沴保民无疆以稱朝廷至仁之意

修城門告祭祝文　宋　子京

国途南出城闉內嚴將屬繕補稍加修飭埤堄孔集穿築爲煩仰冀靈休助竣役事

修殿門告祭祝文　宋　子京

比緣廡工聿新嚴闥日无淹久績乃雄成上棟有初敢擧卑云恩俾陳令薦以答滑休

山陵一路告祭祝文　揚　大年

太宗皇帝龜洛開符龍輴戒道仰恭閟堲之廟貌陳周禮之博舜用昭格於明神盍聿修於蘋藻恭惟正直俯鑒吉蠲 后鵲

祇宮興涂汾水登遐馳入蓋以啟行爾雖鳩之舊壞瞻龍顏其如在顯屈輅以難留謹用菹芬以求肸蠁 石井

肸從人寰遺弓倦路爰當因山之礼用修假道之儀仰惟窈窕之容俯鑒馨香之奠 左夫人

鑄鼎功成攀髯數迫畢陌之旌雨載咽對偶之弓劍有期式瞻廟食之靈恭展德馨之奠 枚拔山神

歎世上仙因山啟卜繖途而成列奉穹窆之有期爰假道於嚴祠輒薦誠於清酌 布夫人

龍輴上漢鳳翣戒途爰陳掃地之至誠用告拔山之英魄仰惟如在俯鑒惟精 大力

飛名帝錄釋負人寰玄堂將啟於衣冠清祀式陳於馥奠庶修彝典俯監用誠 五通

運屬長升哀興夕駕祀国動崩天之戚橋山當復土之期式瞻西伯之嚴祠近在東周之舊壤恭陳清酌用告明神 周文王

攀髯莫駐從葬云峰備天仗以徐行指虹橋而徑度聿陳薄酌用告明靈 金剛

乘雲不返同軌有期備龍馭以凶行指虹梁而利涉聿修祀事式薦明誠 任司

安御容祝文　歐陽　永叔

宗廟之礼是為典彝木冠以游實有故事載嚴寶轝以奉威靈爰涓吉月以有初虔真馭之斯格

遷御容祝文　蘇　子由

終南積高神明是宅仙廟戾設容御攸存屬當周新敢忘迁寓少祈安妥旋復故常

安御容祝文　歐陽　永叔

雨水為災殿塗增穢亦既新於畫飾將虔來復於真游爰揆靈長其茲安妥緬為燕佑不鑒乃成

安御容祝文　蘇東坡

於皇在天丕冒下上矧此山陵之近顧瞻兩都宅於嵩洛之間上聯五聖有嚴淨宇祇奉睟顔願追摹擇之蹤永合人天之望

安御容祝文　蘇東坡

唐虞稽古雖絕名言文武重光已新崇構下慰華夷之望仰摹天日之容將往宅於靈宮永懷攀慕願少安於秘殿庶尽瞻依

郊礼赦書告祭古神祝文　竹隱畸士

皇帝陛下親政之五年民人協和天地並貺竹歷嘗曰屬歲不興
涓選元辰躬奉郊祀被甲子詔書凡郡国山川百神之在令典者
吏趣衆斉具潔嘉薦惟神顯德賁佑斯民其敢不虔肅致明祀益
屢惠澤以稱我天子之休命

德音告祭諸廟祝文　　竹隱畸士

皇帝仁聖敬恭明神勤勞萬幾比爽和豫明詔惻怛惠寛因享申
命有司嚴奉祀事惟神脉国尊迎喜氣佑我元后亟臻平康俾我
永永承事不怠神亦与有无窮之休

登極赦告諸廟祝文

皇帝聖德克媲對天惟新陟王付畀重器初以冕服臨見群臣天
人和同不約共慶被庚子詔書凡名山大川与諸廟食之神救吏
以時咸秩祀事肆用詢日薦陳犧牲神其燕嘗相我后以永天之命

德音祈福祝文

天以聖母用綏定我国家今功業方凝内外禔福乃降疢疹以弗
康于寢興　皇帝孝恭肆用齋栗祇懼不愛牲幣以徧請于群神
惟帝神降衷右我文母蠲去藥石亟臻吉康則惟帝神之靈其曷
敢不報

北岳祈福祝文

惟我文母擁佑聖皇勤勞邦家功在社稷爽于夙宵上用祇懼敕
遣守吏齋以祈願錫祉福亟臻平康俾我聖皇燕養不怠我亦
以幣与牲答帝休命

被詔告祭諸廟祝文

惟聖御極亦愛惟親明靈所依罔不欽奉肇造寶宇以寧列聖之
神祖宗顧懷報以景福明詔祇栗弗敢以專申命有司咸秩祀享
具薦豐潔神其監之

赦後祭告諸廟祝文　　蘇　叔黨

恭惟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沛鴻恩於率
土秩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亟賁恩化有名紀載精功冒祭元真昭
貺於德音茲導迎於和氣均播明福永孚于休

日食祈禱祝文　　蘇　子瞻

嗚呼日官底日實詔天戒正陽之朔將有薄食上心震懼側身脩
德誕布休命赦宥多辟凡在祀典罔不咸秩惟神聰明昭鑒誠忱
消復大眚迎導和氣俾我有邦享天之衷民物康阜以永保神之
休无斁

星變祈禱祝文　　邵　澤民

今天子嚴恭寅畏奉若天道迺者星文變異實軫聖心乃下哀痛
之詔出罪己之言澤及萬方以格天之明命又俾郡邑使凡秩於
典祀之神咸往告焉惟神聰明正直同國休戚其導迎和氣消弭
妖祥貺我天子厥報无斁

赦後省賽文　　秦　少游

祇奉綸言徧修群祀導迎善氣加惠元元敢不恭進酒牲備嚴薦
獻以承休命神其監之

德音改元祭告祝文　　毛　伯頡

皇宋上帝方隆申命之符古之明王咸有御災之術共惟睿主再
造宪基將祇迓於天休遂載新於年紀赦過宥罪而與民更始潔
粢豐盛而靡神不宗惟尔明靈享茲信順五兵不試尽消寇竊之
憂百穀用成茂介蒸黎之福

赦後祭郡神文

真主紹統覃慶万方若時明神悉均渥澤神其顧享客相皇衆使
四夷咸賓盜賊不作年穀屢登則豈特斯人之幸雖神之祀亦將
与國无窮神之聽之毋辱君賜

赦後祭郡神文

來復一陽郊見天地晏溫澄霽克登節用成若時百靈寔賁無實相四
均渥澤並率常祠神其顧歆益揚乃職佐佑万乘永孚王室之休
无負聖君之寵

生皇太子祭郡神文

炎宋中興本支百世若時元子肯慶稱俾孚沛湛恩誕均幽顯惟
神陰相簡在帝心牲醴孔嘉分庸示昭報神其歆止勿替前休

出師告廟祝文　　　　邵　公濟

狡虜怙強違天逆理窮兵六月流毒四方某備位戎司義當報国
讎敵加而後應義師出而有功伏願神聰俯垂陰佑用克戡於靈
旌俾盡掃於妖氛儻遂成通敢忘報事

獲賊告裕陵祝文　　　　蘇　子瞻

大僞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惟彼西戎古
稱右臂自嘉祐末未征擾邊至熙寧中薰禮方命於赫聖考恭行
天誅非貪尺寸之疆盡為民除蟊賊之爰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
孫而西蕃大首領鬼章首犯南川北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
旋閒偏師無往不克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
漏之網已於八月戊戌生獲鬼章頡利成禽初无渭水之耻郅支
授首聊報谷吉之冤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略務在服近而來遠
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靈曲垂昭鑒

謁宣聖祭饗辭

謁宣聖祝文　　　　張　欽夫

某以愚陋被命臨民早夜恐懼未知所濟惟當精思聖經之法言
躬而行之庶幾萬有一獲肓務於罪悔視事之始敢祗見於學宮

新學落成祭先聖祝文　　　　張　欽夫

伏惟廟學新成謹率僚吏與鄉黨之士行釋菜禮敢不稽首再拜
思所以祗告明訓

奉安先聖祝文　　　　張　欽夫

茲新棟宇亦既告成敬奉神像即安于宫敢告

謁先聖祝文　　　　張　欽夫

某恭承皇命來守遐藩視事之初祗見于廟為政之方備嚴經訓
雖曰不敏敢不夙夜敬思力行庶幾萬一

謁先聖先師　　　　張　欽夫

某以承學濫叨為邦視事之初祗見于廟佩居敬行簡之言推學
道愛人之志雖曰不敏敢不夙夜庶幾萬一

祭先師祝文　　　　張　欽夫

伏以廟學新成謹率僚吏與鄉黨之士釋菜于先聖敢以先師鄒
兗國公配

辭先聖祝文　　　　竹隱畸士

某猥以諸生攝官承乏政也無良而歲則大有獲免罪戾適及朞
年蒙恩還朝其敢不告

謁先聖祝文　　　　秦　少游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既集六藝斯明內聖外王所同遠
法山川鳥獸形亦裕如萬世尊親天下通祀惟時士子生逢休明
讀玩無餘作為藝業有司以謂定天澤遂董推本所從實王宛既敢
消時日虔見廟廷

謁先聖祝文　　　　秦　少游

郡守被命于朝既至治所則必告于境內之明神礼也矧惟宣聖
實我儒祖虔見之礼敢後群祠是率僚屬洎及士子躬趨于庭以
執祀事

謁先師祝文　　　　秦　少游

惟公聖師所鑄號古哲人稟然高風聞者為起諸生敢求不貲累
年依憑餘光以得名官時方尚德進爵既崇祭重報先敢忘大賜
祠以薄饌公其歆之

謁夫子廟祝文　　　　趙　德莊

古者有大政事必出于學今亡矣特以養士而已然郡邑之吏始
至者必先見于先聖先師越三日又見焉然後退而從政示人有所
本也某不佞而學者徒也其敢叛去以不循其本尚饗

鄉飲釋奠夫子廟祝文　　　　趙　德莊

洪惟聖王丕闡文教揆時制禮有合於鄉校肆我附庸欽率令典
齒德在次爵洗在榮毋敢慢爭以瀆五行一獻之禮用先服誠

辭夫子廟祝文　　趙　德莊

某不佞獲從鄉大夫士釋菜奠飲于先聖先師之宫蓋三春且秋矣內不及已外不及民先友來雕開之所畏也而某蹈之雖幸而免其顙泚如朝聞夕死尚赧其後敢昧昧以拜

辭學祝文　　趙　德莊

不量學力妄意爲人名虚禄浮禍殃洊作知難而去神監所臨尚抱遺經以全晚節

謁先聖祝文　　趙　德莊

歲比不登民食二黜　天子憂之申命老臣以脩荒政惟先聖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某敢不思所以均而安之者以無忝先聖之訓而奉天子之詔其尚克監之

謁先聖祝文　　葛　謙白

某嘗聞之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未嘗不書諸紳也今天子不以某不肖使當守江城其敢不事茲語以施于有政尚饗

謁宣聖祝文　　汪　彥章

某奮自諸生蒙　聖恩移守此土視事之初祗謁廟下誓行所李以臨其民雖在軍旅敢廢俎豆尚饗

祭宣聖祝文　　崔正言

宗周之晚道術既分諸子相勝邪説紛揉惟王德高并聖道極大成焕焉垂世之著永作生民之範某摳衣諸席早預諸生擁笏造朝晚登仕版介居江國亦領縣章式謹彝儀肆陳薄奠

十哲祝文　　崔正言

猗歟夫子道冠群倫諸生三千周旋天下唯神或譽高入室或名著升堂卓然群弟之間迥魁十人之列被服真儒之道優游名世之賢國有彝章歲脩祀事

兩廡諸子祝文　　崔正言

在昔晚周異端並起緊我先聖闡揚道真維神或親見於當年或相望於異世咸能服膺夫子之道高蹈聖人之門垂千百年著見

万冊功存名義報有典常

謁先聖祝文　　朱　元晦

某早以諸生推擇爲吏中遭疾病即退丘園乃得其耕耨之餘日伏讀先聖先師之遺書夜思晝行不敢以昧陋自弃者二十餘年於此矣比家　聖恩假守茲郡懇辭不獲黽俛而來竊惟昔所聞庶幾小試蒲柳之質衰不待年精耗文辭已深不夢之歎大懼弗稱以辱君師祗事之初敢以誠告惟先聖先師之靈實誘其衷使幸不獲罪於其民而蚤遂歸田以終故業則某不勝幸甚

祭文宣王祝文

某誦先聖之言於百世之後尊先聖之道於千歲之前志存于道紳書其言四惡惟屏五美是尊庶幾治政以臨其民某叨受朝寄俾守方面祗見于學敢荐常典

辭文宣王祝文

某祗受朝命來守茲土誦夫子之言行夫子之道尊美屏惡居敬行簡以施于政以臨其民知自勉而已茲緣史命領計東南去此有日敢不致恭字下伏惟尚饗

謁文宣王祝文

某本以諸生起家爲吏嘗患之誤承之此邦既有民人又有社稷學優則仕雖有愧於格言寬以愛民其敢忘於聖訓在事之始敢不祗見

辭宣聖祝文　　黄　泰之

某少而知學以絺章繪句爲餘習凡先聖之訓可推而行者服念惟謹循省試郡乞不遑務日孜孜於學道愛人之規持之而固措之而宜政成寵加不敢以爲榮而祗懼惟不負之學自此願益加勉焉

祭先聖祝文　　王　介甫

惟王之道內則妙万物而外則師王者爲緒餘於一時而鼓舞於万世與學者範圍於形器之中而不足以酬高厚之德令與諸生

釋奠而不後者茲學校之儀而與其所以爱禮之意也

祭先師祝文　王　介甫

外物不足以動心而樂者可謂知性矣然後用俗之祭辯以語命而三千之徒聖人獨以公預此所以學校有釋菜之事以公配享焉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七十三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七十四

祝文

謁廟

謁諸廟祝文　張　欽夫

某被天子命來守此邦靖共爾位正直是與頌雖不敏敢不敬斯言惟神實監臨之

謁社壇祝文　張　欽夫

某恭承皇命來守遐藩視事之初祇見壇壝惟神克相惠綏此民政有乖戾罰止某身

謁諸廟祝文　朱　元晦

某抱病田間不堪為吏久矣　聖天子哀矜不忍終弃強畀符竹使為此邦與叟而來亦既視事以桑眊罷軟之資當民貧財匱之際大懼曠闕無以克當明恩惟神受職於朝廷以食茲土其與命吏責任均其亦有以相之使民安於下官給於上而某也蚤得收其疾病之軀以歸老故丘則神之賜大矣款謁之初敢以誠告它不敢以有所祈禳告

謁諸廟祝文　汪　彥章

某奉天子命來殿此邦與神分職幽明均保疆域下車之始敢以虔告惟神陰相之使枹鼓不鳴雨暘時若非特吏逃其責而神亦廟食无愧尚享

謁社稷祝文　汪　彥章

國家當艱難用武之秋擇循良宣化之吏不以某之不肖使守此邦撫其人民而事其社稷大懼迂愚无以報稱惟神降鑒下土秩祀万世當使雨暘以時疾癘不作而守亦預有榮焉尚享

謁廟祝文　竹隱畸士

天子不以某為愚付之以八州二十縣之地臨遣于朝使長治之凡人之所蒙恃以福吏之所仰而受賜者皆當蚤夜奉祀以為民休視事之始敢不敬見

謁廟祝文　竹隱畸士

某被命于朝來守茲土仰惟前烈遺愛具存平生所胥師其在今日雖則不敏敢不夙夜從事之始神其監之

謁諸廟祝文　趙　德莊

凡天下郡邑帝以神而君以吏非使之食斯土哉以為民也然神當聰明正直而吏不能皆賢故民欽事神久而益信而有時乎患苦吏之不速去也某不佞不能賢何以使民不患苦而欲去哉神尚實相之尚享

謁城隍祝文　葛　謙白

某承乏守上惟城是依使城之無虞惟神是賴則於政之始其敢怠於神而不以告乎尚享

謁東嶽廟文　秦　少游

惟神望秩岱宗實統群嶽有嚴別廟在于此邦守土之臣既見民吏敢羞牲酒進見于庭

謁城隍廟文　秦　少游

惟西古城形若垂瓠帶以汝水生齒實繁惟神廟食此土比眾一方敢致酒牲用嚴薦見躬趨于庭曷敢後時

經過威惠廟祝文　黃　泰之

某去膺之官便道致謁今叨召命復出祠下自往而還由老及幼莫不席庇庥而休閏澤酹酒薦牲誠未足以荅靈貺之萬一軌之於無虞翼異之於有成惟王實宰茲賜

辭廟祝文　竹隱畸士

某承乏守土適及朞年政也無良而歲則大有獲免罪戾神實賜之蒙恩還朝其敢不告

辭平江廟祝文

某守茲南土賦政不優休神之澤日蒙其休茲緣申命擢計外司去此有日祗見神祠

辭諸廟祝文　趙　德莊

某假以政學于茲三年行實不脩俗弊而莫之化也財用不充民貧而莫之綏也水旱流行有以為神羞而牲酒瘠醆無以為神報也不罪不殃從茲解歸敢不重拜

辭雞廟祝文　趙　德莊

行義不振無以事神以病乃閑歸老在壑其不肖之責粗塞而人之仰神無斁尚俾斯民永休正直

辭靈著王祝文　黃　泰之

惟王功盡一世澤流萬代凡厥生人奉蒙庥庇某承乏此邦聯遺像而迹靈光禱祈必應捷於影響凡安于身昌于家善于其政皆王之賜也其行也敢不以告

辭諸廟祝文　竹隱畸士

某承乏守土于茲累年賴神之休穀麥屢稔疵癘不作民用樂康今復蒙恩更命于畿凡平昔耳目所接尚猶有懷也況於承庇之久而受賜之多者與恭造祠宇維用敬告

辭廟祝文　竹隱畸士

某承乏于此八年疆埸晏安年穀和孰賴神之力獲免於戾奉被詔旨護祠以東屬當有行敢不恭告

祭謁先聖先賢

祭舜祠祝文　張　欽夫

某謹以牲醴致祭于虞帝之祠惟斯民之所以生斯世之所以立繄人倫之教是賴而聖人實人倫之至也帝之盛德冠冕萬代固豈下臣所敢贊述蒼梧之野謂帝嘗臨寓緣此邦僅奉廟祀某蒞官之初適修常事周視棟宇缺壞弗稱悚栗汗下不敢遑寧肇新規摹茲焉獲考敬率官僚俯伏以告惟帝之澤化育並行動植蒙賴何有窮極敢云此邦獨私其賜

祭有虞氏二妃祝文　張　欽夫

惟神唐帝之女嬪于有虞協德聖神並則萬代新宮肇建內閫是嚴修祠于春敢率彝典

祭蜀漢昭烈帝祝文　張　欽夫

惟帝痛宗國之荒墜憤讎賊之憑陵顛沛百罹信義不舍至於賢哲願爲之佐英雄樂効其死規摹宏遠夫豈偶然天若祚漢豈其無成雖曰不終正理昌泯眷言玆地昔所遲回風烈猶存君高嬰倫有廟以祀典禮則具藩臣經從敢不敬修

謁嚴子陵祝文　張　欽夫

某以愚陋被命來守此邦瞻仰先生高風于千載之上視事之始恨拘印綬不得躬走祠下敬遣某官往致一奠

祭寇忠愍公　張　欽夫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國有大議發言盈庭紛紛都末孰識紹經營豈國之愛惟謂嚴身從違之間興喪所分不有英哲孰相其成一言之決九鼎莫須允矣萊公社稷之臣定計澶淵功垂日星匪功之難其見克明惟見之獨男莫我嬰黄蓋一張虜勝已醒是曰朝勝豈幸之去彼殲雖巧寧屈其伸是非之公久焉一新最爾茲邑公所嘗臨民之愛公孔悲以忱有嗣者竹爲之發生我來拜公起而悌零才難道遠孰起九原何以昭之不在斯文

謁三公堂祝文　張　欽夫

敢昭告于諫議田公文正范公清獻趙公某被命來守此邦稽諸圖牒惟三公之遺風流澤在焉高山仰止拳拳此心敢不自勉庶幾萬一視事之始敬薦溥奠

謁故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文　朱　元晦

某猥承人乏假守茲邦蒞事之初以禮見於先聖先師而視其學則有公之遺祠在焉惟公忠順勤勞機神明贍沒而不朽食此江壝其亦有以相之使民安於下官給於上而某也早得牧其疾病之軀以幸免涉之嘆則公之賜大矣兹謁之初敢以誠告

謁元祐禮部尚書李公文　朱　元晦

仰惟壯節高風所欽慕敢不再拜伏謁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惟公之靈尚克臨鑒謹告

謁濂溪先生祝文　朱　元晦

敢昭告于故知軍事濂溪先生周公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于天上繼孔顏下啓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於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某欽誦遺編敬啓蒙吝茲焉試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象作廟學宮并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伸從享惟先生之靈實昭鑒之

謁韓文公祝文　葛　謙白

公以勁節忠操爲唐名臣由刑部侍郎貶潮移袁祭神之章告至之表載在方冊讀者悚然頌者備數貳郡以罪去國　天子不終棄俾守茲土視印之始其敢不拱拜祠下尚享

謁狄仁傑廟祝文　秦　少游

惟公昔以盛德爲唐名臣嘗剌此州風流具存越王之禍玉石俱焚二千餘人賴公獲免宜千萬年血食茲土豫之子孫報仰何窮舊祠迫隘不稱明靈爰葺新宇以安貌像敢涓吉日薦告于庭

謁李愬廟祝文　秦　少游

唐之中葉盜據此方歲行四宮天誅不訖公將銜命實與師西師比破安狄巢市不易肆蚍豕遺種化爲平民公於蔡人厥功懋矣廟食雖久棟宇寖頹易而新之得是亢爽千秋萬歲公其安焉

謁昌黎伯祝文　黄　泰之

惟潮爲海濱之鄉曾惟公爲潮人之夫子驅除異物用著厥生矯揉陋習教之禮樂庠而教之功至于今不泯也某備員此邦惟流風餘澤是承　朝廷不以其不才而賜之收付區非除有以扶掖之耶酹酒祠庭再拜歸既顯公其惠相

祭饗

春賽祝文　汪　彥章

國之大事在祀爲先雨露既濡仲春在候率循常典卿子群神惟

神之靈功在社稷用涓吉日祗薦牲幣與闔郡僚私俾民受福而賜
順序不違農時指日秋成報其敢後

秋賽祝文　汪　彥章

國事之大祀典爲先有德在民稱情立禮稚露始降律惟仲秋歲
有常儀敢忘歸報惟神廟食是土恃民爲尊民社既安神祠亦永
秋成在望雨賜失時冀顯靈通以福斯庶

秋祭諸廟祝文　汪　彥章

封提千里維民所止神實庇焉春秋匪懈斗祀不忒吏實主焉況
夫典禮首戒祀事式遵是群司以致誠冥否靈而時對益將有禱
于上下神祇矣今三秋載戢載斂万寶將成精意以享必潔必豐
諒雁其求者必在乎冥冥之中共惟明神血食廟社亦既有年斯
民奉事久而益謹亟祝所告神其鑒之尚享

省祀祝文　崔　正言

維神有德有功維國有祈有報著在甲令率爲舊章時維仲秋歲
脩祀事犧牲肥腯粢豆靜嘉神其居歆庶無罪悔

祭勾芒神祝文　秦　少游

日窮于次歲事肇興爰下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成震治于民有
功敢稽禮經用修常祀

秋祭祝文　張　欽夫

茲以素秋恪修常事在禮所當報而不祈惟是中秋以來久愆雨
澤今稻之傷者雖不及事然土壤堅燥澤氣不升宿菽懷嗣歲之
慮敢因以請早賜甘澤兆開豐稔寔惟神之休

社壇祝文　張　欽夫

敢昭告于社稷之神某被命來守此邦政有闕謬願降以厥躬
而无以疵癘于斯民惟明神實昭臨之

社壇祝文　張　欽夫

惟雨暘寒燠之時與不時雖司乎神而實係於人之爲某以不敏
來守此邦懼知慮有所弗逮惟神寬之至其自作之愆則願降罰
于身而無以傷乎民則惟神之明

祭稷神祝文　張　欽夫

惟稷有神司我下土幹旋生育功用莫禦

燎望祭名山大川　張　欽夫

名山大川神靈莫測望祀之典敢不敬恭肇始二壇用伸祈報惟
神歆格佑我下民俾雨暘若時歲事登稔罔有菑害以闡神之休
惟吏謹當率民奉事自今以往終古无斁

祭烏龍山神　張　欽夫

竊惟古者諸侯名祭境內之山川歲其壇壝崇其幣牲以致吾誠
焉耳後世立之棟宇設爲像貌其失甚矣仁叟之山實鎮茲土風
雲變化雨我百穀是惟神靈民所依賴而禱祀之所曠然未講其
何以收聚誠意克有感通肇始茲壇亦既訖事謹率僚屬再拜
以祀惟神昭相俾雨暘以時嘉生无厲爲吏雖不敏敢不率民敬事
永以无替亦惟神之休

祭勾芒神祝文　張　欽夫

惟時新春陽氣肇新乃出土牛以省農事致祀于神寔自彝典惟
神乎佑時其雨暘順乃嘉生賜以豐年其敢忘神之德

祭海陽山祝文　張　欽夫

嗚呼海陽之山呼吸雲氣維邦之望而民所恃嗟嗟晚稼亦既成
穗屬時驕陽亘成莫遂惟神至仁矜此憔悴觸石膚寸境是庇
沛爲甘澤成我豐歲寧于下民永荅神惠

祭諸廟祝文

惟茲稼穡幸底有年戴神之休敢忘思報謹以季秋章修常事惟
神監臨終惠賜之

祭灕江堯山祝文

在禮諸侯得祭其境內之山川惟山川之靈能出雲雨故爲禱祀
之所依堯山灕江此邦之望也而壇壝未立脩敬无所茲以夏秋
之交近旬不雨農夫望歲之切用敢瞻望再拜以致悃誠且遣官

僚奉祝以告伏惟神靈惠乎斯爲其澤俾克有年圖報之修其敢
後後

秋祀堯山祝文

茲以季秋方寶告成謹遣官僚敬修常事仰惟神靈賜以鑒格

祭北岳祝文　竹隱畸士

節届長贏時當化養方彙蘇祉百嘉阜亨祇薦明禋敬修常祀
維帝秉德惠茲朔方冀臻潤澤之調慰相攸台之序庸有昭報敢
志吉蠲

祭北岳諸神祝文

天以神英寶玉付畀　皇帝帝用祇栗不敢寧康躬臨會朝肅賓文
顯命推美弗有歸功百神深詔有司肅致明祀惟帝胙國協于休
祥敬修交文登報靈貺茂啓厥福用永相于皇家

春祈諸廟祝文

三時務農四日舉趾于彼新田以我罪耜神其格思民則勞止如
茨如梁爲酒爲醴是用康年奄觀銍艾

秋報諸廟祝文

秋既成矣穀既登矣民得以寧其婦子而吏得以豐其資采盛者皆
神之休也敬再拜受賜

賽社祝文　朱　元晦

叨被恩除假守茲土載惟社稷民命所依祗率故常按行封境用
嚴國典式對神休謹告

夏祈北岳祝文　竹隱畸士

惟帝宅此冀方惠于朔土威德之溥人民具依吏祇厥常祭弗敢
怠在夏曰假於時爲事敬羞嘉栗之誠用介長贏之祉

秋祭祝文

日者天子閔仁元元申嚴賞法購捕蝗螣郡縣協恭吏民趍令除
治勦絕既无子遺矣今秋既熟成稻粱畢列夫人張暉以俟粒食
乃聞遺種復熾淮右是用憂栗悼懼不遑寧居謹訪官屬躬禱帶
予斛下惟神威及旅物惠流一方指顧顛頓咄可掃妖孽願資陰德
之靈以扞吾民之患功宜有報吏不敢志

秋祀堯山祝文　張　欽夫

茲以季秋方寶告成謹遣官僚敬修常事仰惟神靈賜以鑒格

祭城隍廟祝文　黃　泰之

惟神血食茲土垂庇一方物无疵癘民用寧謐凡牧民之吏弗稟
厥職亦惟扶持安全之賜也某備員郡事亦既半載奉神之禮缺
焉若疎至於辭神之意以惠恤疲甿剔除敝事朝夕誠不敢少怠
今茲廿雨時若年穀兆豐非神之澤而誰爲邇若海寇擾首官軍
奉勤爭敢而戍幾危而捷寧非威靈所暨乎酹酒薦牲聊以鼓舞
乎神之賜惟神其終惠之

秋報北岳諸神祝文　竹隱畸士

惟民終歲勤動以徯有秋乃克粒食今荷賜時若百穀順成欽神
之休不敢遑寧祗率舊典肆用昭報

祭河祝文

四瀆之大以河爲宗古之諸侯祭不越境今以旱暵之故禱于群
神吏寡其多雨不時降昔之者非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澤下民者
曷克救之爲州在河之湄禮實得祭義不爲謟守郡之寄不
獲以躬謹遣上佐具嚴祀事冀推一勺之潤以蘇千里之民

祭江祝文　汪　彥章

惟神以海爲宗王百谷也霧靄風雷氣候之畜也曰雨曰暘相民欲
也鞭笞群龍起潛伏也方舟數梁俟嘉沐也胡爲陰陽反爲錯繆也
冰澌既融潮未復也艘然千艘尾銜屬也舉人中天世司牧也一
夫阻飢爲頻蹙也豼貅万屯擢楫腹也神寧忍乎俗揮沃也虛呵
起蟄賁升羽也詔恩臨祠奉牲玉也尚駈雲師覗沾足也繫邦是
倚匪私瀆也

迎神祈年祝文　竹隱畸士

維仲之春既播厥穀雖具首於民力實仰戴於天時苟風雨之其

謂底茲京之可待神將有報吏不敢忘

立春祭句芒神祝文

方春載陽土脉遄發耕者將作既戒乃事維神司木實祐我民恭
薦嘉牲以介靈休

立春祭句芒神祝文

方歲之春假載南畝惟爾有神相我穡事既敬既戒神其佑之

獲官賊祭廟祝文　　秦　少游

乃者群盜竊發剽劫閭里游魂飛揚既乃駢然賴神威靈悉就伏其
辜餘黨既殲民以休靖敢以牲酒用答神休

興修祭告

告成堯山灕江壇祝文　　張　欽夫

惟江山之神實爲此邦之所瞻依而壇壝弗稱祀無所某用是懼爰
度高明之地肇新規摹及茲而成謹率官僚俯伏以告惟是駿奔佑
此下民俾歲屢豐百物无疵癘吏當率民敬事其永无斁

立嚴子陵祠祝文

竊惟此邦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先生高風之所存也雖傳記之
地祠像俱設而本宮之中焉當獨闕其祠以尉學士大夫之思乃
闢東偏肇始祀事嗟乎世衰道微寵利相希而事君之義益以不
明惟先生曾不以一毫動其中啓世祖尊德尊士之心成東京砥
節礪行之俗流澤遠矣敢率我多士共承繹之

立三公祠祝文

某敢即辰良遷祠茲宇而肇祀嚴先生于東偏二祠屹然相望百
世之下知所景慕矣惟康平宋公亦嘗來牧今求遺像欲列爲四
公而未獲也敢先此以告

上梁祭土地祝文　　晁　無咎

某自郊坰改宅邑屋既告于神矣以日之吉架梁于其宇不遠之
復自其素心將休老此境尚克永康以裕其子孫方久事神惟神
其祐之

修城祭土地祝文　　曾　子固

州有帝命繕治城墉得日之良嘯工始事斯人永賴維爾土神尚
其降休敢不以告

開西湖告廟祝文　　蘇　子瞻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茭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將
廢河渠有膠舟之苦魚鱉失解網之惠大池化爲眢井而千頃無
復豐歲矣是用因賑卹之餘資興開鑿之利勢若有日奏功所患者
淫雨千夫在野所憂者疾癘瘵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魚龍
前導以破堅孤葦解折而迎鍬復有唐之舊觀盡四山而爲際澤
斯民於无窮宜事神之益勵我州大合樂以爲報豈徒用樽酒之
薄祭也

修城祭城隍祝文

築城大役官吏暴露歲月滋勤役衆忽于素窘以陰雨穴以蛇鼠成
者或隳致力無所城以保民實神之職寧忍視此不施以德駐此
陰沴廓以晴曦爲城害者揮而去之毋重勞人版築有程無或後
艱一成不傾惠自神賜功由神助官吏與民敢忘其事

重修北山趙侯廟祝文　　趙　德莊

越人尚鬼而信巫巫益誕鬼益淫則金錢爭趨楝宇翼如有若神
之聰明正直不驚動禍福之則顧像巴然而不顧神能容而安之
神之所以爲神也敢茲以辰良鈞用丹堊以奉神之賢以示民之
正以毋瀆　天子之命祀敢告

脩造祭告祝文　　竹隱畸士

鳩工有做衣事惟寅恭歲涓日之良用謹前期之告仰惟昭假俯
賜監知

習是齋祭齋牌祝文　　黄　泰之

齋牌有祭其來舊矣以祭爲不足信邪則穰穰之說無據以祭爲
足信耶進修之効無取吾齋固無俟乎禳穰也而亦未嘗無望於進
修惟神其勇相之

祈雨　謝雨　祈晴　謝晴　祈雪　謝雪
禜

祈雨祝文　張 欽夫

春且尽矣民將蒔田而時雨少靳土膏不滋歲事所係其重是用
奔走控告明神仗惟矜憐沛而甘澤周徧浹洽克濟南畝寔惟神
休吏之不恭敢不循省

祈雨祝文

服領以南土剛而農惰春秋之交數日不雨已或告病求神雖瀆
理不容緩伏惟矜惠下民早沛甘澤周及四境俾克大濟豐年之
報敢不敬修

祈雨祝文

惟今之歲賴神之休早稻既獲矣而弥旬不雨禾之晚者秀而未
實一簣之功正在茲日是用奔走控告沛澤之賜惟神終惠之

祈雨祝文

惟茲晚稼既視其生長以至于今亦且穗矣必待一雨之沛而後
成實乃或靳焉害于垂成惟神之仁獨不矜此豈人事有以干陰
陽之和歟政有不平刑有不中驕怠之或萌寔長民者之責惟民
之寡弱獨何與此盍降罰于吏而无苦其民今茲一日不雨則有
一日之傷事既迫矣號呼于神惟神其亦念之

祈雨祝文　汪 彥章

常暘從旻臨毒連常庚伏既終秋後奇暑旱魃爲虐農人是憂日
望雲霓以蘇南畝承流之寄敢忘懇祈潤澤焦枯亦神之職惟神
聰明正直依人伏願咳唾雲雷散施膏澤秋成不日飛蝗消稼
穡豐登公私並濟吏寬其責神亦何羞報儀神有靈焉敢忘報

祈雨祝文　崔 正言

自冬徂夏七月□雨田踖隆也斬其駕鴨四其暘蜥蜴青童也商
羊不舞孔徐將見召螟蟲也涸水出精夭妓旱怪歲且凶也南北
万里孰搴□穴而泥江楓也得大擨持役使鬼神无不空也維坤
之隅峯嶺雜沓駿龍從也太山之頭白泉所窠龍所宮也挹彼注
茲酒其餘波乞靈于龍也絲輿金舒万首相差鼓而東也晶旱幢冪幡
摩赤白接雲飄緋紅也仙歌佛曲喝魚呼嘈嘈亂鼓鍾也將迎奔走
丁壯婦女洎姑翁也足靴手板膚喘背汗吏歸窮也駢指羅拜首
下投杵而腰磬呂也我方下惟側腸而寐休病瘥也不隨父老俯
伏塵土魍形于容也乃夢道士素衣烏褋而揖餡于胷也投問之
左挺然植立關扉迺逢也縹紙至書經去龍樹其則我之聾也覺
然而與擊峯作禮以致吾恭也龍其馳駆芽翳而號令豐隆也禾
麻菽麥黍稷稻粱將再見其芃芃也載芟載穫婦姒歡呼歎且舂
也四民一飽神不乏祀徭賦得以供也牲牢肥碩俎其肩尻以報
龍功也

祈雨請水祝文

歲既荐飢春仍不雨禱于群神靡愛牲幣休應雖格膏澤未周欽
聞名山大庭茲土有杏如鄉音无感弗通用涓穀辰遠致誠請顗爲
七日之期以旬盈尺之潤當具顯列請命于朝不惟吏民膺受多
福而神之潛德自是而彰聞頌不倦歟

祈雨祝文

東南之利秔稻是資畜錘布以雲與溝澮分而綺錯泉流不竭膏
澤以時庶幾有秋可以無事方茲徂暑乃復亢陽火雲蔚以峯奇
田背枯而龜坼惟民與吏悼心失圖戚蹙類與嗟搏手无計含慘舒
之所係惟變化之所司俯瀝懇誠仰祈昭鑒沛然一雨以洗群憂

祈雨祝文

歲既荐飢春仍不雨人心凜凜望在朝夕陰雖積而陽未和雲已
密而風驟至竟者吏有大罪无以媚于神神不得而赦之歟雖然
赤子將隕于溝中非神其孰能拯之也恐懼呼嗟以贖神聽惟神其
念之

祈雨祝文

維吏无善狀以干至治之和故民有凶年罹此旱暵之虐閱三時

而不雨盡四月以無雷祇騰煙火之雲但揚飛塵砂之霧草萎地赤木槁山赬方笙皆空四民相食内外震駭靡所依投是用載請仙科爰陳醮席仰天閽而請命望霄漢以敷誠伏冀曲軫天慈與哀下土大誅旱毋黑雲呈于日之祥及起毒龍白雨見蔽山而下霈然三日活此一方

祈雨請龍祝文　　許　仲啓

潭洞阻絶靈君所宅皷弄明月司是雲霧驛若歲大旱有請必獲風馬雲車從以霹靂一穗之香三日之澤民不我忘不億不逆其來孔昭其去則晴仙兮仲兮莫伺而測戊申閔雨上意斯赫篆福京師先此疆場迎之致敬里數十百蛇蜿魚服忽然我即皷斡元氣岂崙旁礴散為甘霖洗此炎燠高黍下稌晩稑早稙均被沾丐華蕃蕤蕤庤乃錢鎛是刈是穡是登是納倉廩維億潔蹏白如寧有德色鐃鼓寅餞自古在昔

請大湖山聖幡祈雨祝文　　竹隱畸士

喜赦之恩初无遠迩由衷之懇豈隔賤微焦然枯槁之民仰止慈悲之宇投誠而請跂立以須伏願至感旁通深仁默應龍神受命隨旆影以俱來雷雨奏功滿農心而各足

祈雨祝文

江湖之左皆淮溉之田野嶺之間多仰高之地山林水涘上瘠民勞雨幾曠于浹旬食頗虞夫終歲冐求餘潤謁款諸祠惟神宅據幽遐職司變化飛天潛地固恍惚以難名噓雨吹風宜須臾而可致冀蒙靈沛渥以解怨咨

祈雨請聖水祝文

乃者以旱乾之憂乞靈于神使者出郭雨乃驟至是神之有大惠於斯人也今彌不入土埸嫌將與民待一雨以蘇滿盈之命謹遣官鑰赴湖祠下頓爲七日之期以申明約休應昭格其敢食言當聞于朝以請爵命之寵惟神其幸聽之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七十四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七十五

祝文

祈雨　謝雨　祈晴　謝晴　祈雪　謝雪　堭

祈雨禱后土祝文

土爰稼穡神之功也今苗皆在田而旱魃爲虐苟置不問則士失其職於神之功无乃替乎惟厚德載物山峙川流使雲蒸于山龍躍于川曾不崇朝澤被南畝神之辦此易若返掌庸忍坐視而自棄其功於垂成之際哉幸神鑒茲亟揚乃職无俾枯槁爲神之羞若今與民其敢忘報尚享

諸朝禱雨祝文　　趙　德莊

某聞之趨事之時之謂知遂物之成之謂仁今吾邑之田粒者穎然而秀者蔵然矣神之膏之膚寸之潤漏刻之功也若夫枯槔之音既絶焉粒者將失其堅秀者將失其茂汪且滅不如霈而霖也神之知仁其必不然故敢以告尚享

祈雨祝文　　張　欽夫

維此之歲已届莫春時澤未洽麥苗既槁穀種不入人心皇皇吏用恐懼奔走以告惟神之仁哀此下民沛以甘雨雷動風行周溥沾足以開有年敢不敬恭克承休德

祈雨祝文　　黄　魯直

維吉日丙寅奔走丞佐以歲事謁于廟庭雩雨其濛乃患未徧越戊辰實用不寧身率群吏歸罪神不崇過蒙明神降鑒勤卹志長吏之罪而大庇民隕雨未申之交畎澮皆盈旱苗蘇醒民有慶色傳相告語賓神之雷風與民成功澤則優渥乃已巳庚午天高日融四無雲陰雖蟻集于丘魚喻于淵膏雨祁祁殆不可復冀民冐畋池之澤至於昆弟以鋤耰相逐雖風俗之不美吏化之未加抑亦有以使然惟神血食此邦分風之柄呼吸晦冥足以解紛善歲捐神所易成吏所難是用慘怛三請神其終賜之俾民知神之光烈威神永有依歸及其牲牷肥大酒醴酎甘將教民美西成之報焉

祈雨祝文　黄　曾直

今歲雨暘時節既登麥而美禾迺五月辛巳訖于今不雨以風粒者將不得畝米苗者將不得遂蕃孤年而耕待肯而耘者將不得食將无以奉輸貢賦供給祭祀官吏且失其職故以吉日丙寅夙夜駿奔竝告於尓神岸神之休咎以膏雨々漏下不能三刻星斗晏然使人視四郊之枯槁色故自如郡諺有去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春夏之交神賜厚矣豈於幾成而敗之神聡明正直其忍不終惠民吏職不虔獄訟之不得其情使之或奪其時吏則有罪神降與于厥躬勿俾民病

祈雨祝文　黄　曾直

曉稻既苗植禾將粒雲物不雨西南其風高田塵埃下田龜坼歲且无入柰何斯民維尓有神庭民以食能出雲雨化災爲穰吏將率民牽牲釃酒以報靈德豈不休哉

禱雨祝文　黄　曾直

迄冬徂春雨不時至麥苗枯槁人畏疵癘甘澤尚閟河不合流餉餽中都帆檣是憂神食依人神爵訓命享帝利人實神之衣山川雲雨神所周望吏以病告神其聽之

祈雨祝文

道成善貸有感則通鈞播不私每求皆獲輙俾民懇仰瀆聖聽伏念常暘爲菑逾月不雨陂塘已竭苗稼將枯願威靈之可虔寬民命之所寄徧祈群望未獲優霑恭惟仙馭之登天兹爲故里迺睠仙遊之遂守專底斯民是用投誠敢祈善應伏願弭消旱魃呼召雲師霈以甘霖救此豐歲

祈雨請水祝文　竹隱畸士

天地好生豈欲致水旱之沴郡縣失職不能感陰陽之和嗟歷歲以荐飢又中春而不雨麥且盡槁民實何辜伏願默鑒誠忱大輿惻怛假兹一勺之水賜以霈然滂沱俾我千里之民脫於饑殍

祈雨祝文

神之食於玆上久矣閭里細民欽神之威時節奉祀惟恐不及非神之靈鄉豈有以啓中其心則何以得此声於河間之壤哉然而守土之吏未獲復犧牲司勳之府未獲議封爵意者神之功德將有待而顯歟今河間之境踰時不雨農夫閔々莫保其命山川百神之祀无不謁也而未獲膏潤之荅神不於此日發其威靈以取龍於朝廷則後而失其時矣謹謁祠下恭爲三日之約誠能沛然作爲雨澤滌去旱暵則吏雖蹤賤敢不條具功狀以聞于朝當求爵命以彰神之功此神一舉手須臾之勞而千万年血食不朽之烈也神亦有意於吏之言乎再拜俯伏以俟威命

祈雨祭靈星祝文

自春不雨以達于夏麥且盡死民將无所得食吏愚不敏以不獲媚于上下夙夜惶懼靡神不宗吁嗟而求曾莫我聽夫人禱々憂在溝壑啟以神之威靈捻于守吏曰疇昔閟雨无請弗獲今玆之旱匪神敦依謹治吉辰謁款祠下伏願急民之病愍吏之愚沛爲膏潤澤此枯槁庶幾神不愧于民有託于神吏於其間預受其祉則凡犧牲幣帛所以奉事神者其敢有愛

祈雨祝文

吏无善政以裕于民幸歲之豐可以一飽今冬雪既乾而春澤未降苗不出壠農以大恐吏則有罪民實何辜是用絜齋禱于祠下神之愛民甚矣豈不惻然而念之乎

祈雨祝文

火耕水耨竭人力以无遺爍石流金當驕陽之可畏于兹不雨大懼无年靡所瞻依莫知控告是用恭款琳宮之閟肅陳仙衛之嚴仰叩紫庭跪敷丹懇伏惟至神无閒密化難名翕闢兩儀斡旋四氣雷發滂沱蟄駈八部之天龍霧集雲飛會五方之嶽帝霈然一雨徧灑八紘

祈雨祝文

自夏徂秋亢陽可畏維民與吏粒食是憂仰惟諸神除相下土尽

起乖龍之蟄夭誅旱魃之妖雨以潤之既荅三農之望物其有矣
將觀百室之盈

謝雨祝文　汪　彦章

比因旱暵仰叩洪私果遂感通沛然甘澤田疇无足禾稼用成刈
獲及時正須杲日淫淫不已適害農工是瀝丹誠再禱何字頑雲
一掃積潦積收慰彼三農助成樂歲神靈如在報其不忘

謝雨祝文

惟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咳唾雲雷散施膏澤秋成不日延禱潜
消稼穡豊登公私並濟吏寬其責神亦何羞儻神有靈曷敢忘報

謝雨祝文

秋成在望時雨愆期仰叩靈祠果蒙敷祐雲車風馬即日感通一
夕滂霈洒三農有慶茲陳報礼用荅鴻私冀克豊登以終神賜

謝雨祝文

晴方浹日已報旱乾雨不崇朝遂獲霑足枯苗復秀槁穟再華如
茨如梁將見曾孫之稼實堅實好嗣興后稷之功民樂有年吏幸
無罪肆陳薄奠仰荅神休

奉詔北嶽謝雨祝文

粤維冀方歷春不雨　天子閔仁元元先事惕懼敕以牲幣致虔靈
岳詔音未數澤已滂霈　帝用嘉栗日勤不忘申命守臣拜賜無
下今茲蠶則彙起麥方及秋尚繫垂休錫以終惠敢緣報告重輸
悃誠

謝雨祝文

其至郡未及踰時政之无良遂以旱告欵未及謁雨乃驟至是神
之深閔于民而曲赦吏之罪也敢不告竭以拜靈貺

謝雨祝文

維令不德尚未引去以興旱暵之災維神有靈不賜罪誅以加膏
澤之惠蔚晚禾而立穎粲稙稑以作花飫飽决然可期捆載於茲
可卜式府民願以盖吏愆豈人能為求神之貺

謝雨祝文

惟大荒落陽氣沴驕沮傷天和怒風鳴條川池既耗土山亦焦念土
之毛民勝不聊祇奉明命爰率我僚禱雨于神惠此東阜日走祠
下莫敢告勞神享其誠精浸貫交油然作雲逐不崇朝其散如絲
其沃如膏焦卷一蘇蔚為美苗罷遣兒曹无復叫號亟覩反歲
織鼓簫秋成可期玉燭遂調樽有旨酒豆有嘉肴拜貺于神神鑒
其昭

賽雨祝文　王　禹偁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賽謝于豊山漢高皇帝之
神越自徂暑彷關時雨下民望歲罔知所訴長吏憂人罪敢寧處
躬陟崇山祇謁靈宇植笏拜起跪奠酒脯物薄誠至冀神聽許亟
旬雨日或五或七曾未三夕霶霈浹溢泛灑四境鼓舞万室早稼
芃芃凌波而出豆麻菜果无不敷實致其豊稔實繫陰陽有感
則通時神之功无德不報惟祀之豊酒肴清肥尸祝寅恭献于山
殿以荅神聰伏惟尚饗

謝雨祝文　竹隱畸士

二十四風已躬春序三十六雨不應豊年乃訪山椒爰瞻梵宇曾
然岩竇中有龍湫焉挹清冷纔乞一杯之水遂蒙霶霈普沾万室
之田頓蘇稼穡之生咸出威神之賜

謝雨祝文　朱　子京

向者甘澍愆澤薛羽為灾侵害用田添秉炎火凉德自咎斯衆何
辜亟請有神儆兹餘祉聰直無私滌賊陌消協氣坐還嘉生紛集
曾如是大君居不敢忘欽薦治馨祇謝神貺

謝雨祝文　竹隱畸士

火化獨行擱旱苗之就槁熱浮所勝及驗秀以將枯日聞雷響之
車僅引蛇行之水其如大地安得普沾是用訪境內之山川得雲間
之洞壑深邃窅窕一挹清冷幢蓋初來擁舞導於中道風雲隨至
洒霈雨於四方曾靡崇朝遂踰信宿澤及千里歡動群情故遣其

官遠奉聖泉復還龍室肅陳牢醴少荅威神

謝雨祝文　趙　德莊

雲同霞集若雪而雨南土之常也風雲相持乍離乍合陰不勝陽也破屯爲解以興嗣歲神降之祥也奮雷乘之有于時令吏治無良也懷神之惠畏神之威敢不自強也維春之祺賴神无躬薦此極將以也

謝雨　張　欽夫

其近以農夫望歲有請于神茲神降休沛爲甘澤浹洽周徧一稔有期吏惟神惠終以幸賜吏當虔恭益恩不懈以承靈貺（竟山縣江自祥）（咏下云雲不歲隆沛澤周洽）

謝雨祝文　竹隱畸士

麥稿于野而神澤之民閔于歲而神惻之吏尸厥官神則釋之黍稷非馨神其格之

謝雨祝文

吏失其職以爲神憂不誅其瀆終賜之雨今槁者既蘇乾者以濡是神之有大惠于斯人也僅五六日至于旬時繼之以霶霈益之以霢霂則千里之民其再生矣既拜神貺敢私布之

謝雨送水祝文

乃者吏以不勝任之故不遠百里躬請命于祠下薦獻之際震于神物登水于堂雨乃驟至然未及渥也曾不旬日繼以霈然吏民歡呼歌頌神德謹擇元日納水潭中甘澤之零尚頗有嗣則民獲再生之福而神亦有無窮之聞

謝雨　張　欽夫

涉春以來時澤未應深虞農事之艱奔走控告神荅如響雷行雨沛連日未已民得以服事南畝吏得以少寬旦憂神之賜其何以報雖然苗既蒔矣將秀之既秀矣將實之實而斂穫而周始得以徧充吾民之腹而克應公上之須然則自今以往歷夏及秋雨暘之節各適其可无或少愆而後吏之責塞不至數瀆于神其實𢡟怫焉惟民之喁喁方歲之豐猶或不飼惟神之聰明其所臨饗實依乎民吏或有罪願止罰于身而无貽於民也

謝雨　張　欽夫

近以時澤未應控告于神惟神哀民之生賜以甘雨俾克幸趾于南畝爲吏甚勝惟其自此以往農事日興所望雨澤相繼乃迄開于有年惟神幸賜之以不倦惟吏恪承之弗敢怠惟民欣戴之何有極

謝雨

近以時雨有愆祈請于神蒙神降休應以甘澤尚祈終賜俾遂有秋敢不殫誠仰祇神惠

謝雨

去近以雨澤未溥若有控告賴神之靈連獲嘉應久燥之壤悉得就耕謹再拜以謝惟是農事之難自茲以往苗而秀秀而實所仰於雨澤蓋原原也惟祈幸終賜以成有年謹再拜以祈

謝雨祈晴

夏至之日果以雨畝望雨控告于神賴神之靈應不旋踵今既半月沛澤不竭有餘矣而連綿不已陰氣未收復懼爲下田之苗是用再有請于神望即開霽以終其賜夫久晴而乞雨積雨而丐晴其爲請誠若無厭者惟神矜此下民赦吏之瀆而有以俯徇之自今以往願五六日至于旬時雨暘相須無過與不及保我嘉穀以迄于有秋則寶拜神之大惠吏之脩省其敢弗虔

謝雨祝文　竹隱畸士

嗟惟此邦歷時不雨禾且盡槁民將疇依神賚恩之賜以膏潤是赦吏之罪而大庇于斯民也不腆牢羞肆用昭報

謝雨送龍祝文　許　仲啓

歲在君灘運適亢旱瞻仰雲漢亟覲緇黃禱祈厭懷未決豐荒泥蟠匪蚘蜒蜒蜿蜿瞻茲質旨來止於宇雲氣忤午從以風雨定遷湛泉雲氣回旋風雨依然我疆我理潤澤豐美禾稼嶷嶷民雖艱

食吏安其職繄神之德酒有醑〻伐鼓揚旍送神來歸石壁崔崔兮澄湫洄洄兮神兮歸來兮貝闕珠宫翡翠帷兮妃姬媵嬙迎笑熙兮神兮來歸勿遲遲兮

謝雨送聖幡祝文　竹隱畸士

越礭以請盡深溝壑之憂赴感而來曾无汪濊之隔泛灑於及郊之始滂霈洽於數日之間嘉穀奮張惟心震動消選日辰之吉導迎幡旆之還願矜照於此心長慈悲於我衆

祈晴祝文　張　欽夫

霖雨連仍勢猶未巳深虞浸溢有害秋麥早夜不遑用走控告伏惟矜此下民賜以開霽惟神之惠俾克敬承吏之不恭敢不修省

祈晴祝文

維時初冬氣當斂藏迺者癸酉之夕雷電交作陽氣不收繼爲霖雨亦既浹旬穀之登場者未暴深慮其積而壞也用走祈于神所與開霽以成其終導和致順无爲民菑敢不敬省人事以承休嘉

祈晴祝文　竹隱畸士

稼民所饑幸此稌穀且穫矣雨復病之吏愚無知惟神是謁既賜之食以活矣忍迫諸口而奪之乎某某出日將引領是望

祈晴祝文

民張頤以望穀之收吏指日以須稅之入今雨不止吏與民既知懼矣非神其孰能救之敢用奔走請命祠下毋使豐年之功虧於一簣則神之賜厚矣將何以報之

祈晴祝文　西山居士

大江之西卑薄之域上田高仰下田沮洳三日雨則渴日十日晴則望雨民雖力穡成功則天雨暘之禱屢于於神惟神廟食成域民病今茲賜雨敢以民請寸雲尺澤呼吸之間神實司之以惠斯民

祈晴祝文　竹畸隱士

嘉穀既登又窘陰雨細民失職惟曰怨咨吏實有罪以何逃人无辜之可念伏願矜其荒歲賜以有年風伯收雲禾不憂於生耳嵎爽出日麥亦幸於順心

祈晴祝文　汪　彦章

吳興下澤水潦是憂禾稼甫成刈穫在望比緣霖雨有發農工浸潤爲傷民情愁嘆承流茲土敢自息怠祈百姓困窮伊誰之責用遣僚吏請命靈祠惟神盛德昭然功在社稷呼吸之際陰霧頓開收捲風雲散除積潦衆夫農婦嘆聲相聞賴神之休使民受福三牲之薦聊以寓誠神其鑒茲以永靈賜

祈晴祝文　竹隱畸士

夏既旱矣所望者秋秋既成矣而病以雨穀既不得以畢收麥復不能以時藝貢賦迫於輸入而泥淖妨其道塗是皆民之憂而神之所宜恤也吏愚无知敢再拜以請

祈晴祝文　秦　少游

凡物乎爲福有所爲禍雖陰陽之大猶不免焉乃季春已來雨霪不止漫溝甽漲川〻宿麥苗垂敗將弗克有秋是用禱于尔神惟神廟食此土當赫厥靈以福于民亦將有以事神而不敢懈尚享

祈晴祝文

粤自去冬陰氣爲沴雪積來丈適茲獻歲寒不時歸雪又復作道塗梗塞物價翔湧四郊農事茫然無期是用奔走乞晴于爾明神惟神廟食茲土宜赫厥靈揮卻陰霾屛除翳昏還我大明毋使斯民久罹重困

祈晴祝文　竹隱畸士

三事就緒實惟豐年十月滌場乃作淫雨豈惟粢盛之害將懷溝壑之憂天无遠之不聞民雖微而可閔伏望矜其力穡賜以時暘苦雨淒風沈潛万里青天白日徧滿九垓

祈晴祝文　汪　彦章

民命所繫軍食尤先一或阻飢流爲盜賊吳興澤國土薄水深時暘獨宜他郡莫比自春徂夏苦雨浸淫蠶麥粗收耕農告病牧民是職任責其誰用瀝丹誠力祈靈宇覬垂哀憫以福斯民即掃積

雲頻收積潦農夫相慶指日有秋民既蒙休神亦何愧

祈晴祝文

宿麥甫成暑雨爲沴鋤耘告病農心焦然敢瀝丹誠請命祠宇願敷明祐以極斯民掃蕩頑雲收除積潦三農奮力百穀順成永賴神司其敢忘報

祈晴祝文

淫雨繼作農工告窮已成漂沒之憂詎免待祈之黷惟神善應有感必通願掃重陰以貽靈貺卷舒在手少推不倦之仁功利及民終遂有年之慶

祈晴祝文　竹隱畸士

維風及雨妨茲東作之功既耕且耘失我大田之望民其告殃吏亦靡安是用恭叩王虛仰祈元聖伏願雨師雲將回霄極以收威日君月妃麗天衢而垂景神明无間可以欲潛通

祈晴祝又　陳　發常

天災時行雨雪爲虐上憂勞東方孽下赦令施德宥罪以當天心復詔守臣致命于季祀神其監之有當、喜應也

謝晴祝文　汪　彥章

此緣淫雨有害三農民心焦然伊誰之責是殫誠悃禱于神明果遂感通漸獲開霽麥春蠶在望宿麥甫成奮力耕耘蒙福千里用消吉日少答鴻休尚克有秋以終靈賜

謝晴祝文

此因天譴暑雨過期百姓宛瘉沿田廬盡漂沒寅夕惴恐莫敢遑寧爲禱靈祠期於必應果膺神祐憫此下民略其罪衍俾免濡墊爰云暮恪積潦頓除赫日亘天陰氛自殄農夫農婦戮力相呼愁嘆之声变爲和氣消反惟吉薄祭具羞仰荅靈私冀永神賜秋成在望延頸以須

謝晴祝文

某以憂寄出守此邦三年于茲水旱屢興請神不爲瀆年穀頻登淫雨害與焉有禱後雁敢陳菲薦少答神休庶克有秋以終其賜

謝晴祝文　秦　少游

閭者久陰不解大雪荐作寒氣總至民不聊生於是率僚屬吏士奔走分告乞晴于神神享其誠答以景貺閉陰啓陽变慘爲舒清風既發大明遂升一方熙然僅有生意吏實不德何以克堪敢憑酒肴以謝神貺

謝晴祝文　竹隱畸士

吏旅不德以爲神憂閔旱而獲雨愁霖而得晴其求紛然而神終不之責畏之秋陽苑我稻事豈惟吏之幸將民與國家實於頼之謹再拜受賜

謝晴祝文

我田既藏寒雨其淒嗟我農夫憂心忡忡穀旦于差薄言往愬謂天蓋高上帝臨下杲杲出日有嘒其星以獲之秷秷我倉既盈薄采其芹于彼行潦神之聽之无德不報

謝晴祝又

昔何雨之淫也何懼之深也今何晴之也神何惠之普也何穀之穰且多也何恩之善且歌也何神之芬且苾也何支之齋且粟也神之使我康矣報不敢以不疾也

謝晴祝文

在谷滿谷地方慶於秋成曰賜而賜天不違於人欲禱盍勤而喜倍恩既厚則感深伏願洪造无私至仁不倦時若陰陽之運曲成覆載之功

謝雨祝文

歲既旱矣方深積涂之憂天監在茲遂錫時暘之慶雲霓解刑禾黍昭蘇旣稽首以知恩敢消辰而拜賜伏願慈仁遠被覆壽旁臨曲矜懇悃之誠永胙豐穰之福

祈雪祝文　趙　德莊

歲久不雨和氣不效比一冉雨人以爲祥也而其艱以雪請豈

易然哉以神之神苟曰氣聽一噓吸之間耳及茲未春猶足以瑞此
邦人之望而非吏之能也神勿遲之

謝雪祝文　張　欽夫

惟邦有社實司其土闔闢陰陽呼吸風雨民所憑依國有彝祀厥
我命吏敢不敬事茲冬而溫氣或弗忤陽驕不收壞燥靡附來
年何貽癘疫其懼奔走以告俯伏傴僂先以嚴霜知神聽許釀陰
連朝雲同天宇粲然雪花上下飛舞風无虐聲餐我有和豫載積
載深遠近周溥沴氛一空嘉祥來下[illegible]物意昭蘇土膏迸洳既釋
近憂亦寬遠慮斯紓其有兆端已豫何以報神正直是與物替引
之神日聽汝俾我大田有富无寠鳴鳴其歌坎坎其鼓農夫之誠
神所惠顧

謝雪祝文　趙　德莊

閩嶺之南率數歲乃一[illegible]之神[illegible]之凡何足以請
也延者妄意焉蒙神之[illegible]陰寒氣乃效一
再雨且三日[illegible]山之雨[illegible]雉无有菑害
某其敢忘忽以[illegible]神之休[illegible]淮有[illegible]亭

謝雪祝文

比以歲既單矣冬澤猶渴雖皇帝居並走群望于閩于神若饗譬若
答陰雲存與雪乃驟至既優既渥以舞以歌吏釋其憂敢不拜賜
尚頸終惠以爲神休

蝗虫祈禱祝文　秦　少游

比者善氣始應霖潦屢降溝壑流通事既有望矣而旋自兩闕以
來飛蝗蔽天敢爲妖孽于土之毛髮所過爲蟲嗚呼其不已也哉大
旱之後而得霖雨是天有意於恤民也惟爾有神亦當上承天意
驅率醜類入于江海自求多福无或違天以速愆咎

蝗虫謝神祝文

比以旱氣構沴災勝群翔方穀之蕃敕吏勤捕致禱祠典祈禬農
秋至誠如答飛孽无災嗚類記息來盛迎膏惟神之貺届夫多祉

匪曰嘉應聊用謝誠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七十五

婚書

許方進問親書　黄　膺直

誤蒙衷言委貺嘉緘雖兹息女近者而人伏承賢弟幾先輩武庫五兵名駒千里方卜嫡嫁之吉亟伊顔領之求屈元禮之高明及阿承之小醜者婚多有顧瞻衷宗之恥然誠親不忘維伯氏之故也眷速如此然許謂何

回問親書

冠冕同前素欽材術之美軒裳望族遽辱婚姻之求方需文拘未容賓議行媒者至未遺非薄之微合姓見盟猥辱綢繆之厚惟兹弱息行且初笄懼無保傅之嚴未諭蘋蘩之重伏承賢子具官其求志業詩書世家以門閥之貴延紳之仕籍聊兹攀附竊幸之夤緣雖葛藟延于千淇奧義將有行无復異辭之嘆

求婚書

伏念竊管斑早欽宗黨之美河潤九里竊願婚姻之求顧惟單平實慚攀附男某聞詩書逮及有吉是慕蘋蘩循虛中饋伏承賢弟幾小娘令德成於保傅素聲發於幽閑屬將有行敢議合好雖泉水入於淇奧不恥下流而葛藟施于條枚終慙非對謹因媒氏恭聽嘉音

許姻書

行媒荐至合姓見求顧弱女之焉依非今人而何俟某人中庠序之成式彼師友而李文蓋將起家已見立志巾櫛侍於麥閥建及有行雖蔓附於喬枝不為无託當承嘉命寧復異辭

問親書

恭以唐杜望族江湖世家往昔接諸父之游雍容非一日之雅惟夙期之不淺具婚對之敢求伏承某人躰二南之風敦四德之教先兄息某爲當世子之重顧虛宗婦之宮輙因行媒用焉嘉礼青帷幄於驥尾非吾偶之可譏女蘿施於松枝亢衰宗之爲幸期於得請曰是至情

許蕭氏書

耕隴相依仕塗借助方欽門第之美遽辱婚姻之求弟幾女能及縱笄未閑蘋藻伏承弟幾齋郎克家能于聞礼與詩葛藟施于條枚尚疑非對泉水入於淇奧今則有行不獲固辭祇承嘉命

回楊氏定書

某啓名實鉄然門地最不維江湖橘柚之域遠京洛衣冠之游頃曾同僚辱貺重礼貌某孫女逮兹縱笄第幾齋郎務自於懷綢芸譽秀於庭户卜相宗事當求大家俾得附葭莩之親恐未勝禘酒之職申以盟好不皇迁延勉輒拜嘉對越將命

回魏氏書

欽仰風流惟是婚姻之故講修世睦敢申婉娩之求小子邁材不及中等未聞道德吸命士方且異宮惟節春秋莫助蘋藻伏承賢第三十九娘子敎有端緒德成幽閑安聽行媒之傳肯顧郗宗之陋謹差穀旦恭候玉音

回定書

門單世薄寔繫声浮所通婚姻多出平素賢郎七先輩行義修於鄉黨才華秀於士林枝葉從仙李而來閥閲有英公之舊世家弟之女未閑於教僅若而人豈徒蘋蘩之求乃及非對之陋伏蒙委以書辭告之話言泉水流於淇門雖谷比義女蘿施於松上實愧攀高不獲終辭硯然拜辱

強宗求婚書　孫　仲益

曩三請之勤方慙寧不快一日之雅何貺如之兹者伏承令孫女屬當擇對之年而某小姪強宗適宗契有家之願命龜獻卜蔡鴈告虔焉食芹之甘靡虞於按劍投斷金之利式佇於報瓊

超宗求婚書

實昏久矣浸已成風傾蓋歡然莫如求舊式佇肥家之慶敢忘修

贄之恭以其長男蚤習箕裘粗聞詩禮偶諸姑擇壻之日亦外家求婦之時眷言牟家之同茲益綢繆之固抵龜不用投斧而行曾衞親親自同兄弟朱陳世世不替昏姻庶乎相依唇齒之間可以盡索形骸之外

伯宗求婚書　　孫　仲益

手足之情鍾本根求於原隰婚姻之好合茲有望於桑榆盡申執鴈之恭永締施松之託某小姪伯宗者屬在諸姑子姪之行㣲小四甥者實次外家季孟之間應緣兩喜之言爰俟三占之吉覩崔盧之門戶亦何足道哉緊曾衞之弟兄固無間然矣

介宗求婚書

訪故家之翩倬既往之莫追賦東薪之詩庶後來之有繼更重綢繆之好盡申燕婉之求伏承令姪女婉如衞女之賢問諸姑於淇水而某中子介宗者端若秦姬之子見舅氏於渭陽固已託孚於葭中更欲施蘿於松上故無失故夫復何求新之又新當自今始

袁宗求婚書

伯宗壻之數仍寒溫之問缺然締高援於一言宿昔之因審矣喜深一老光冒袁宗此者伏承總幹學士令長女近代名臣之家本朝循吏之後儒風未泯家法仍存以某舍弟尚書第三男袁宗讀父書尚勤師範敢聯姻婭遂登通德之門屬有姓名已著繫婚之籍

宏宗求婚書

雞豚同社桑梓交陰蚤締嘉姻更申舊好伏承司理宣教第四令女簪纓仕族達被儒家姐旦聞遂麻胄直以某尚書舍弟第四男宏宗爲農爲圃方纘父菑孝禮孝詩尚親師範一言作合兩喜成和河鯉之求固慚率尔霜鍾之應厥有由然

季詥弟女回定包中大啓

三星照户之光已屆昏姻之候九里漸河之潤貫聯動閥之高伏承某官一鄉之月旦所推大父之風流未遠而某姪女遂依名族以亢宗坦腹踞床已見出諸郎之右齊眉奉按庶幾事君子之恭

答李氏問親書　　孫　仲益

風馬殊方相望於萬里金蘭一氣遂合於兩心發幣來臨占龜有伏承某官大丞相之後綽有餘風以舍弟女子故將軍之家尚存素履撫方亂矣豈無一事之可依天實爲之庶幾百年之偕老

答董舍人問親書

北際南垂迥若參辰之次東傾西應自同針芥之投夫豈偶然適有天幸伏承某官英妙無窺園之好而某舍弟孫丞長女素風猶映雪之餘蚤緣草木臭味之同不攻風雨晦明之度佩至言於三復同無磨玷之尤出妙句於五噫共有相春之樂

答王氏問親書

紬書延閣蚤陪鴛鷺之聯貫迹窮閻又玷葭莩之末伏承某人名駒千里奇產萬金以某舍弟孫丞第一女方從姆傅閑機杼之工莫助箕帚爲蘋蘩之祭不謂好逑之意俯循伐匿之規二姓交歡敢議奉箕之配一門推重孰論河大之賢

答曾氏問親書

嘗捌代貳吳候齊妻之求芹藻可羞宜劝野人之獻伏承某官世冑實江左衣冠之表家聲猶魯國洙泗之餘以某姪女固嘗襲荊布而儀服曾可以執箕帚而奉酒掃屬蜀亭家之有願式諧鳴鳳之占絜未來脩之吉慶遂獲乘龍之喜

答張氏問親書

婚姻好合亦[illegible]情義綢繆殆如一日乃膺求舊且復圖新伏承令嗣學士篤撝謙之姿而尚褆於枳棘以某舍弟縣丞幼女龍褒布荊素而不廢於蘭苕發聲乎鳥貽書曰甚寵視崔盧一時之望固已微於綠朱陳二姓之歡永為好也

答婚書

聞夫子之瓶罍有執箕帚之恭諾相君之舍尚懷按劒之疑豈謂諸郎梓對之初不問下走抗塵之賤伏承令嗣學士議論獨守家法文

章也有父風遇鄰壁之客若無視篩秀之家何有代匱可矣奚爲
食鯉之求何況如之送稱乘龍之喜

答婚書　　徐　仲益

叠以父兄擭預俊遊之末晚因董推又塵姻婭之聯其盛禮於一
門締交期於三世伏承其人眾謂恂恂無子弟之過而某女子自
恐頑魯詒父母之羞惟重勤厚顧帶之先適契有家之願莫不代匱毋
廢簡官脈之求可與聽言冊乎東池紵麻之謳

求揚氏婚書

一塵同共荅休桑梓之陰百尺千霄迥結絲蘿之託伏承某人汾
陽舅甥名家世緒相承風流如在如某者窮鄉冷族陋巷諸
生敢慢河鯉之求式佇瀾蘋之采望塵瞻若雖同楚越千里之遥
傾蓋莫須終遂結朱陳兩家之好

參政姪女回虞守子親書

扮榆同社颯然難丈之閒志鷹族庭端若駐星之履遂徹一時之
幸永諧兩姓之歡伏承令嗣某官龍媒父祖箕裘未而家法具在以某
登仕兄幼女奉尊章之盤帨而婦儀已習採蘋蘩奉脩之贄以示芳
女不敢過爲穎穎戒蠶線之末可薦王公永爲好也

余氏答婚書

婚姻之合有初方修趙之念循昔之因未改皋欣趙璧之歸族
黨交歡里閭賀喜伏承某官勳名家之世文章後學之宗春此
春秋鼎盛之時獨見歲寒後凋之操其孫承第次女俊嗣奉庭之
儀麼幾與接之恭新楚之東綢繆不替青氈之舊琴瑟之鳴和應
宜同白首之歸

族妹再適為張承繼室答婚書

鄭通德之門在望久稱懷附驥之榮仰孝廉之室久虛飄蒲續貂之
乏伏承縣丞宣教漢金張之華胄唐裴許之故家以某云云官冷
枕流門寒映雪爲苍帝而三嫁昔興木之何依雅胡雄以雙飛鸞
商絃之蠹而轉婦有如盃德雅具可識擇對而得溫太真之所
望者雖重尋流州之守詎敢忘舉按之恭

答董舍人問親書　　孫　仲益

通德門四壯之路莫預喬仍之高平輿淵一龍之鄉幸接州閭之
末偷曆大賜重以好辭由敦父要之情永締姻盟之固伏承令孫
承務名駒千里奇薩萬金第某女孫粗閑姆訓謂婚姻之好莫如
齒德之親而聲氣之同奚俟婚姜之貴

答李氏問婚書

書千佛之名夙忝父兄之契合二姓之喜又塵姻婭之聯重勤紱
騎之臨加貴表書之寵伏承某人蚤聞孝詩礼襲弓冶之傳以
某姪女孫可使奉尊章羞蘋藻之薦乃眷異日游從之好實爲一
朝附託之因犖然履帶之陳過形於褒衮亦東俯之贄殊異於
報瓊

爲蔣樞密謝婚書　　汪　彦章

名位不侔莫奉幽牙之餘潤婚姻有託幸依肺腑之末光從父仰
於姪㛐尚未聲於後嶌伏念某依游晚節投老餘生回首東陽嗟
桑榆之已逼乞身南畝幸松菊之猶存甘從耒耜於先疇敢望簪
纓之後乘豈謂孫枝之弱質遠聯子舍之英嫓恭惟某官望蓋五
朝孝傾萬古豐功偉績幾遍人間崇議致言屢移天意符竹暫分
於南紀袞衣行慰於東人尚憐范貫之同僚不惜郗郎之非偶抑
實先君之假寵豈惟末嗣之叨榮自慙牙薦於豪閭殊闕馳牋於
記室敬膺旅進已難勉於襄蹤晶石具瞻果俯同於輿頌

與徐太宰求婚書

夫婦有經周禮莫嚴於判合婚姻尚族衛詩偏叙於宗親輟志愚
稿之微仰恃游從之舊某第幾姪某從師有日授室及時伏承賢
姪女第幾小娘子相門高華姆儀嫺習幸聞名於下執許徽福於
先公門地非侔雖培塿本無松栢宗枋有慶儻溪共採於蘋蘩有
必定儀具如别録

代韓尚書孫聘王氏婚書　　呂　伯恭

講摩早遊於群從參接茵瀝圖嘉耦於諸孫肇修將聘載涓吉日用
展多儀云云宜學載初又茲授室伏承云云德容兼劭物此宜家
冥覓梁山願自慚於樂土湯湯淮水幸將播於慶源用結女又王家事儀水湯
偈二姓之合於禮爲嘉加五兩之陳其儀則舊

代叔秀伴回李氏定書

百正門户各保家聲二姓婚姻共敦先契某位長女順承之道肄習未閑伏承某人英妙之稱發聞惟舊既秦晉之盟言敢稽報聘之修有若晴康以來非無雅素某自葉公而下莫不寵嘉

定芮司業女

合父兄師友之契至若高門聯婚姻甥舅之親敢於他族問姓名之始在禮有初某甥論與聞宜待衛壓之舊今女素風不改諒惟淡泊之安永愧諸生自在西河之上尚慚季女肯來南澗之濱

回潘氏定婚書

游從拜世既彼此之具知講肄十年亦往來之無間迨聞嘉命其敢固辭令弟茂才種學之初方求內助某女及笄之始未習婦儀志尚有加可使效饁田之役進修或台猶能獻刺繊之規

代先君兩曾氏定婚書

譜亙遷之爲書修宗事之嚴既井田之勞尚賴素風之舊既令龜而協吉將奠雁以告虔敬致微誠願聞嘉命

代叔知府回李主簿定書

共望中原慨想故家之律度南來江國獲依名勝之風流苟可合二姓之歡何必有一日之雅文章議論固已不凡某女婉娩聽從祖諱所職有來玉帛之禮式陳榛栗之儀師友淵源之功知所自矣夫婦倡隨之義將有賴焉

長女適練貢士　　能　子俊

蘋藻若人儀未閑於蘋藻緒甚猶子夙負著於芝蘭既詣鳴鳳之占猥屬鱗魚之素仍申厚意詎敢深辭伏念某之長女粗習婦功母勝於某爷恭承知縣令姪力傳家學已試於膠庠比因柯斧之媒遂成毀玉之契門楣伊邇寓居雖共於城闉風雨弗渝嘉會宜定期於京以不腆同幣具子別牋

次女適王秘讀書

續大家之訓顧息女之未能讀東觀之書羨名郎之有立緣會集一言之作盟偶諧和二姓以成歡某次女妙恭弱質幽閒第寸華門之陋伏承令嗣秘讀妙齡秀發遂登蓬閣之華援承致於脩儀豈待稽於鳳卜賓同三館雖序齒之絕殊宴共一樽尚論文之相益

回禮書　　張　金真

伏以世傳鼎軸夙仰丞帝乎之門好結絲蘿贱非秦晉之匹晷勤敦諭不敢固辭伏惟某人秀發天資美由世家而息女某人雖遵姆制未習婦容辱查恢之相先捻寒宗而有頭玉臺下聘獲[illegible]之風流竹詞遺行窈窕淑鳥之清素有少薄物具別牋

回禮書

言念禮本爲昏是爲萬世之始人惟求崔思實受二姓之歡存辱好求欽承高誼某第幾女令貽鍾愛粗聞女誠之詳伏承某人第幾男枝繼芳椒玨鳳飄士林之望鸞吉占於鳴鳳追婚與秦兼龍嘉命雖違依增激

定親書

言念頤聽月評綸聞風範辱在莫仁之契宜先嘉偶之求某第幾男少習義方粗供子職伏承令長女小娘子幼嫺內則克著婦儀敢因媒妁之詞遂締婚姻之好仰遵恭剖欽佇好音

定親書

言念二姓之好最重於婚姻四海之人孰非於兄弟唯是貴君之俗出乎霸世之餘挾義士罔或非之故流風猶有在者某姪某鵠孤自舊間約志奇幾同寓客之孫遊屢嘆馮生之無室伏承令女幽閒素著養勝芳待求缺以姑賓謂諧未志嗣中郎而傳業豈廢初心敢託良媒願聞嘉命

數儀書　　江　程萬
宇夾風霜坐愧傳家之術業名知草木夙欽奕世之聲猷茲實出
於夤緣得遂仲於盟好恭惟親家將使閫練令女小娘子早閑姆
訓式宜許嫁之前笄而某姪孫某粗涉儒流行且成人而及冠肄
姆斧之得請協占鳳之吉從感佩之誠敷宣罔罄有少微幣錄在
別牋
答求親書　　歐陽　彥成
雖大相聞多拔親仁之德絲蘿有託敢辭婣婭之求過蒙厖幣之
勤式協鳳占之兆仰攀高援早歆鞶鞶之邦退省寒門曾非齊大
之偶敷宣罔既感佩良多
送定書　　吳　元及
勤水寒鄉浪纏延陵之譜樂童山名族宰修常侍之公忠偶緣冰
上人執斧以伐新默契月下老結繩而繫足卜其吉已協鳳占
禮不可虛用伸鴈幣有少儀物具載別牋專狀啓聞伏惟炤察
送定書　　江　元吉
居瞰里閈聲華未躋於崔盧執爛宗車匹敵敢當於秦晉豈意諸
占於得鳳還聞日墨及於棄龍伏承穎川太中學士令女小娘順彥
儀稱裳巴結小姪庭誨雖篤姻座未升偶貧勵勉之和遂致蘿蘿
之美諒匪素知之可取方期辭大以圖安深念夤緣預告休於月
老成茲嘉會要有兆於冰人雖曲禮之三千降於合好須純白之
五兩用以將誠謹列數陳殊增愧愧
送定書　　歐　彥成
里閭甚迩雖大相聞惟聲氣之稍同故婚姻之敢議某以第幾男
某年將踰冠中饋尚虛伏承大原親家小娘子姆訓家數婦儀夙
著既荷鳳占之諾用伸鴈莫之儀有筐箱委於庭下謹奉狀上聞
伏惟炤察
送定書
粉榆甚迩鳴未隔於一牛草木本同饋因通於雙鯉不弃綿綿之瓞
願歌灼灼之桃某以非小饋久虛莫脩奉禮伏承令女小娘內則
素習且遂有家謹卜良辰用伸言定有少誠幣具在別牋
送定書
族系延陵常恨孔門之未振望高穎水每欽虞侯之克昌方愧乔
於春闈敢希聯於姻契况小男未能用於文史而令女已悉喻於
訓章豈非小郎之資獲奉大家之偶二姓合好重諾委諸於千金
六禮內成入幣庸遵於五綱式消穀旦躬致微儀
回定書
恭伯封吳族氣久諭於叔寶混元指李仙源猶襲其芬芳合二姓
以親成結百年之眷愛恭惟某人長孫學詩學禮早通六藝之文
某忝父兵非無儀表總十歲之訓既蒙采菲因顧依松契彼鳳占
卜吉其吉疑然厥幣敢不拜嘉
請媒書　　江　元吉
然雖弱質倚喬松而益高蚊蚋微軀附良驥而能遠不媿蓬茅之
陋輒攀蕑閱之崇伏惟潁川太中學士令姪小娘夙親姆訓素著
德容切睹椒花之頌詞復覩桃源之宴遇念乱行於漢莫重知名
而實設於周尤敢判合尚期金石與結鴛鴦
請媒書
別線因針言聞信史伐柯匪斧詠播風人事儻茲於夤緣理必資
於介紹某以第幾男某方從外傳未卜嘉姻伏聞某人第幾
小娘子令德中淳婉容外淑早佩閨門之訓素聞蘋蘩之儀欲結
通揚二姓之歡必假媒妁一言之重輒干將命恭俟報音謹啓
請媒書
伐柯須斧引線因針若匪千金之言曷結二姓之好恭惟媒氏入
安人董蘭質冰雪流芳早歸詩禮之家夙擅閨房之秀某小姪
某雖適壯室未克成家伏承其宮十娘子綽著婣儀夙遵姆訓既
四德之兼備諒五長之可稱敢以宗仰攀高援謹具啓以聞伏
惟炤察

婚書

聚星舊族，蟠閥閱之已零；觀樂名家，想風流之尚在。輒緣鄉里之好，得議婚姻之求。某以小姪學生某，雖詩書之粗聞，奈斯璣之至助。伏承令姪小娘子，姚容外淑，懿行中純。吉既協於鳳占，禮用伸於鴈奠。有少禮敝，具字別牋。

婚書

居連一舍，昔殊桑梓之陰；心同二人，喜契金蘭之好。屢資緣之有自，頗欣幸之何多。某素闕姆訓，無非無儀；早就師模，克岐克嶷。正三星未在於戶，適岐水肯流於淇。禮云禮云，爰奉絲綸之五緵；樂只樂只，永堅盟誓之百年。

婚書

一從攀附，既叨鄰爝之分；豈料彩鳳緣申，以奉婚之好。雖金蘭之難重，視珠玉以增羞。某長孫某，碌碌無長，祇循弓冶。伏承某官令女小娘，喧喧騰譽，獨秀閨房。辭已藉於冰脩，諾況蒙於季布。卜云其吉，因無俟於抵龜；禮不可虛，曷敢忘於進鴈。謹奉啟以聞。

婚書

摽有梅，詩人所詠，欲男女之及時；咸其輔，易書之語，重風來之相感。某幾男某，學詩學禮，粗守師模；而令女小娘，采蘋采藻，頗承姆訓。今早聯於親契，頗遂結於華姻。媒妁通誠，既欽承於重諾；金蘭講好，庶無負於素心。輒有寸儀，敢裁于別幅。

婚書

聲名無似，已漸曲逆之長貧；緣契有聞，復謂冶長之可妻。重荐絲蘿之結，益增瓜葛之榮。喜托冰清，愧非宅相。某長孫某，年踰志學，幸逢敏秀之姿。伏承令孫小娘，思妙組文，許射畫屏之雀；目聯親賓，榷踞講好。惟新二人，素符於同心；兩喜無煩於溢美。念信者言之瑞，當不食言；雖禮者幣之將，當先納幣。用陳菲薄，庶表悃悰。

婚書

擲花示信，插頭通交好之誠；捫棗題詩，樓角訖合歡之事。納絲雖由於邂逅，牽絲允屬於舊緣。伏承某人，夙整閨儀，詞正工於詠雪；其男粗遵庭訓，才莫擅於凌雲。鵲逢柯斧之良，幸結蘭金之好。斟雀議諧於有中，表禽切愧於無儀。未具鏗臺，豈追攀於溫嶠；難尋玉杵，敢希異於雲英。深蒙委諾之曲從，直指于門而微贄。紅繩既牽，鵲橋上釣之遲；青瑣雖遙，尚想遺香之近。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七十六

生辰賦頌

上文師壽山賦

副墨之子游於搖蕩之域，遇夫䡾轄之翁，暨于山趣，逸乎原隰膴膴，仰觀形勢之屹峨，俯瞰山巒之鬱盤，休心駭神，悸莫能狎，所以通訊諸先生而問之曰：此何境也？試為我言其槩略。先生曰：唯唯。子獨不聞有所謂壽山者乎？夫壽山之境也，從龍嵷嵸，嶐崔嵬，嶙峋盤紆，接軫轃之土壤，下臨汪氏之龍魚，周回廣袤，曾不知其幾千里。徒見夫南極起軫，六度有星，揚輝而燦燦者，正照乎其址。瑰琦巑岏，閣道躡達，壺舟丘嶠峙以連鎮，天封屹嵲而扶輿，上平衍而廣莫，下峭崿而崎嶇，瑤花嬌艷，瀆其隈，丹砂溪以為其滿，湯邪之泉，次於傍而愛滴，青今之封，涓涓而漱珠。其植物則園丘之奇木，鍾山之靈芝之木，椿擢幹而尊，蟠桃結實而窈窕，朱柱拄立而黝儵，丹桂布葉而芳菲，根蔓萬種，偕幹而茂。其動物則有游蓮之龜，棲松之鶴，靈鳥堤殃而三尺，瑞麟彬彬而一角，吞而鱗波而戲綻女，偓白鹿而奇毛異羽之屬，紛物林巒之餘。其樂物則有飽識之砂，郁絲之蠶石，芝之流英，玉膏之液，以練色之蓬萊，安期圍形之五色，集說類之環奇，相神與之未識其間，則有銀臺金闕，石室雲宮，文千葉而切漢，飛閣而倒視倒影之欽列，蝃蝀之蒙龍。游其門者蹤希乎二老，其館者僊乎五龍，吞松之侍，容於其無千歲之孫孩，嬉於其中。吾子果亦有意窺其離而一觀乎？於是相與排玉戶，颺金鋪，開珠閣，對綺疏，偶列真之集，疑以躋，莫不壽之，據不死之床，須臾卿之居白蜆之臺，或連而長精，或日而久視，或煉形而有常，或變色而无止，或掌摩乎銅人，或去生之丙子，孫羽衣闐然，其名氏安能以周知，僅識數人而已。乃指副墨子遊拍而告曰：彼然被髮而立於獨者，老聃也；彼高然勝而齊萬世者，西王母也；彼千二百歲而形不衰者，廣成子也；彼上及有虞，下及五伯者，彭祖也；彼色若孺子者，安偓也；彼形若處子者，藐姑射之神人也。中有一人，雍容德宇，粹穆道貌，軒昂氣王，溫而郁郁，骨山峙而堂堂，服袞冕，曳紳裳，執桓圭，佩玉璋，盛朱顏而不老，揖仙客而尚佯者，吾子亦曾識之乎？副墨子竦然而觀，癸然而笑曰：此非吾皇祐太師相公歟？何其出類拔萃邪？敢問太師遊戲於此而不厭者，豈无得而然哉？先生曰：亦知其故歟？副墨子曰：我其意者，水虎火龍，交結乎廣廷，七宮七還，九返而保其真乎？奔日餘圖，光輝丘色，噏噏日久而光其神乎？名摽天臺，人天環仰，遊於紛龍之寰，適久而逾新乎？先生曰：此亦何足為太師道？夫太師之德業大矣美矣。孰得其所為？吾將議其將如山之峻，如地之方，如海之量，如雲之章，秉丰于之運，依日月之光，作傳說之霖雨，全姬公之所所運，握衡於掌，握制四海於一堂，精覩皇明於旁，噏曜光烈，以混煌於登崇俊良，礼樂著法度，彰刑罰，措紀綱，張仁惻，春雨秋霜，與天地林，洋洋拯於无告，澤於視一夫之失所，如己納之於隍，威而懷德，四海奠枕而皇皇英華，况入邦基於磐石之固，延皇祚於之長，宜神靈之扶擁，歷千載之彌康，永於祉福，與國祚而無疆，所以游茲山而放曠，亘古今而有常者矣。厥有儒林文人，適聞其語，輾然而笑曰：然則然矣，豈究其所以然哉？闡至論以祛不敏。文人不俄而歌曰：壽山高兮白雲，壽山深兮項青春，中有人兮契天真，探希夷兮復，超九有兮揭乾坤，斡造化兮如轉輪，月在天兮照无垠，閱萬世兮湛然存。於是三人意撤心通，眼如發蒙，曰：而今後乃知太師經邦之勳業，執國之公忠，膺瀕川之大任，致續紹之隆功，有如宸章之所褒別，而旌能者特一戲之從容，而肯中落然，无累本恬淡而真空，相與再拜而超出時詠无窮。

上蘇國傅生日頌

申甫之生，有神降，昔勇於伯，祥佑漢以隆，山川星辰，是生俊雄，為

國昇懲克成峨功豈伊當年與天無窮東闢之秀擅于壐公水逵
其蹤瑞氣鬱葱鍾生哲人千載欲東和氣先春日星顯融哲人維
何鼎角方瞳妙齡娟淨六藝兼通摛爲錦綉乃文晴虹曳裾載長
自片紐雉叠以文鳴声滿寰中　帝曰膠庠臣咨劉畫擢公作師
爲万儒宗崇宣改李四海爲宮○帝曰淮壖嗞撫其封藉公鎮臨
啓昏揭蒙棘曼相續親頒尚紅跨浙東西川娟山彤州一十四秀
奇所鍾自公鼎來宇順文公曰士曰商曰工曰農亦拔公澤不諒
歡同慶誕之辰和氣塞充有祥者煙有清者風億万羽翎飄然碧
空沉家飛泉瑞靄滃淡十詠民謡厥聲載鳴祝公之壽則椿則松
期公之位則槐則桐望公之名則夔則龍爰自中華澤被荒戎小
儒作頌以畀伶工

詩 五言長篇

賀 皇太子生辰　　揚　万里

寒外乾坤淨霜前殿閣新如何霽一索頓有月重輪甲觀瑩初晝
青宮勝更鍛三天同日曉一氣入荒春東序繙周學南陽擂漢親
承祧英類祖問寢孝通神帝上臨京邑靄宸著野人天將重九節
瑞應誕彌辰黄翁雙爲壽山河總效珍前星環紫極長照漆園椿

上富樞密生辰

盈數知良月初絃耿素娥慶門偉鵠質佳夢協熊占樞府高蒼筦
琳宮養粹恬質廷飛玉牒書架秩牙籤盛德三朝老元勳四海瞻
佇公歸衮綉赤舄尚蒼髯

上范左丞生辰

皇統開堯曆千齡景運符應期須聖輔命世得真儒器量江河闊
精神岱華孤風雲親際遇廊廟勤都俞俊乂來英選乾坤入化樞
賡歌歸稷禼善政致唐虞吁氣連天宇驩聲浹海隅設施惟士直
品物自華胥下客慚疏鈍趍風舊指呼塵埃嗟末路鈇鈸笑窮途
未試饑鷹擊誰憐守兎株大鈞持粃物早晩覲亨衢

賀陳右司生辰　　韓　子蒼

然後大現問乃類紛揖敵偉哉挹俗人真宰豈無力六經陷邪說
諸儒共一律大未喪斯文公生抱絕識著書雖古今肘兼閑智慮
前輩難發此書後來昧所適天將激頹波公生秉孤直數諫難居中
三已無愠色海宇屬熙虞天王或曠職天實佑皇帝公生蘊奇德
培植棟梁安一旦壯王國耔娟雖小寬疑俗未全遷大惟念我民
公生富才術殄揚雲雨勢緒方待膏澤天既賁公深自壽夫何惜
行看佩相印不羨登仙籍南山雅望重北斗威聲赫西垣同雖朽
吐納自不息惟昔軒冕徒尤書山林跡留侯追赤松志就亦何益
傳說爲列星但已脫塵域孰知戚公貴與國長無極

上辛太尉

昭代群龍用名家奕世昌儲精生輔佐挺秀誕忠良郁郁充閭瑞
煌煌照室祥蓮花雖拙峻竹箭屢旁長碩德宜廊廟英材合棟梁
公侯崁巖氣嚴肅廟謨稽貫建符千載威名聳入荒量吞玉海
言論溢錦囊倚功業發金臣甌許獻棣畫方捐身奮并捐將節堅媯驤
列郡依仁牧千英服智囊精忠裨王聖責澤致時康鄧禹重興漢
汾陽再造唐公心平國是勤力振朝綱斧鉞安南服威稜振北疆
温恭謙節著仁厚德風揚欲爲金甌鼎猗緣虎旅疆玉風辞印綬
當路抹豺狼電掃除妖孽雷驅息怨叛上一心仁以厚五福壽而臧
論道留黃閣勤勞著紀大常遇恩非易報盛德固難忘使合持樞極
聊登青海鄉莊椿祈不老遐鶴訝來翔顧向中書府年年薦壽觴

上丘漕使

淮海鍾神秀逢時出偉人能飛符吉夢弧矢記佳辰瑞世儀丹鳳
占祥符石麟心田平若砥學海闊無津道任阿衡重儒傳孟氏醇
雄文追灝噩雅量蘊經綸大策登高第英名動搢紳含香登粉署
畫諾擁朱輪書政尊稱遠星軺寵數頻一時推厚德列郡仰深仁
虍寀垂殊恩近侍黃綃異新風雲看際會鄉綰曷同與壽年崇殘紋細
香連露燦琴願賡鄭老頌聞祝等莊椿

上鮮于使君

惟音高宗夢能賢良弼豈占氣鍾西蜀秀時應仲秋嚴江漢揮犀尾
風雲起筆尖微辞追風宋精義到黄炎操復飛揚異栢名聲耿夜蟾
擊殘鵰鶚健治剸鵝鵝鋒使若雅搖易將軍印綬添鶯燕隨步武
虎豹入韜鈐錦誤郎官被形垂太守符兩行分絳炬十里上珠簾
禮士嘗懸榻誅姦忽奮髯兩堂屏錦帳風快亂牙籤想漢皇初煥
金莖露已霑歡聲連五固壽色更東漸麗句光文几奇香倫玉奩
祥紳五福具鑄姐四難兼賤子真殊幸清標獲屢瞻緣蒙彫朽木
假厚畫無鹽壽邁方無飫谷英材豈滯淹佇公歸去從此道尉民瞻

上鍾太守

道在河雒出時平稷契生荊山分太乾玉金氣與高明吾雙雄撤器
岬嶸易得安宏才須視草大手本調羹欲賦龍蹤遠方看鳳翥橫
海門迎五馬桂嶺接雙旌漸許今香侍歸為剖竹行悠然真任物
擾擾不關情札有十行賜政應期月成風流前輩似文彩後來傾
日月開黄道雲煙赤城逶朝光柱石與世作權衡仙果千年實
洪濤萬頃清於公一俯仰凡材莫餘榮

上趙倅

世偶千齡運皇圖永紹休天方昇堯舜家自產伊周乾路炎風轉
弧門喜氣浮九苞惟得鳳三日已窺牛祖餘綿瓜瓞親庭結冕旒
朱轓資佐理黄堂得分憂白賀才名遠毛原德業優雄城流稚詠
戲綵播民謳暫出丞侯度行歸炳帝猷職當調玉鉉名已覆金甌
甲第開華旦瓊筵薦壽觴星辰奏樂珠履侍宴霄漢鵷鴻齊稱壽
航艇遊獻酬後天長不老仙袂拍浮丘

五言八句

上何太守 二首

斗杓西揭柄南呂巳飛灰至今之室古能夢逢山挺梓材世欣金鑑見
人羨玉麟來天意非難料行看位上台

皇穹持寶運嵩嶽降真賢明月中秋後黄花九日前遷遷新紫府
疊疊擁皇壇遐想金樽底春秋合幾年

上虞孟運使乞得其壽字韻 四首

有玉山自峻泉盡天水不疲人心渺難測天理坐可及我公仁者靜
壽骨已清峻豈比山澤儒者善若館老末
千載一生賢豪會不易得自從懸矢弧稱願傾一國眾之眉宇秀
見者總歸德正如舜弦風一鼓解愠色
神有調元手身使江之湄雅懷兼三王起問夜何其行當發餘蘊
陶鑄聖明宸功成格上帝黄髮紹復見
春風桃李花老照眼著老火後桃李初不言人迹自奔走恭惟大雅姿
質受天所雕使之立本朝一世可仁壽

七言長篇

上富樞密

當時鄭公身跡留契丹忠義肝膽人所難生民莫識至今坐中令
中國如石盤英靈鍾稟固有與端拜而議獨照寒在天為星地朱
草無乃產瑞之難蟠鄭公遺節後又大飛木架且孫孫蘭朝廷授
鉞不待坐樞柄足辦談笑間去今天下已安帖吾受森聊以守東山
小春桃花破紅萼和氣催春暮風輕鬆降崧高孕昴撞周漢酒盃黨
香初開復聞五福一曰壽何但願年比鶴齡壽比嶠環召歸登殿
揮毫業安磨窭

上司空

君不見昔皇毀上麒麟兒岭嶸閣金鎖馳如飛紫府洞中尋不見人
間輕跳何之奇又不見趙王臺上真仙氣發靈光如欲火驊龍
騰路上天池透出月明珠一顆似此希祥世希有今朝放入賢侯
手長庚應向夢中來還信秋神重占不欲知仁政多陰騭瑞氣融
融靄氣春日處處榮當裏雀回靈根昨夜新枝抽第一

上陳龍圖

參差鸞鳳對霜霜王虬騰瑞初騰驤三山一夜雁圖識曉來淋瀆
垠寒堂煙戟掛弧矢瑞飛氣氳結露紛帶今來作金鼎和鼎
得從梅雪香瑩精神照座如神仙滔滔揮翰傾河源杜詩韓筆縱

騷雅風流繼滕家世傳皇畫寵名羅鄉國春迢霜歸滿南陌楚城
龍閣徽圖書班近天顏還咫尺泥書細札九天飛好看錦衣榮來
知有時得路方平坦沙堤從上錯黃金羈年年愛日回南陸慶雲時擁
庭照蘭玉南極仙翁識姓名星宿曾見列瑣錄

上丘郎中

琅琊峯律神仙居雲中縹緲飛雙鳧玉書來帝真遣翱翔萬里
朝皇都金門待詔登公車形埒耿耿摅良謨龍光乙覽升榮途捷
蘭華省歲去但下憐民物來剖符寬即不在鞭用蒲熏陶一味清
和敷報政常聞帝曰俞要今仁風及海隅光華玉節從來蘇黃童
白叟爭歡呼不須轅果更飛鳧已見年豐樂有餘玉宇風清化日
舒寶爐煙裊表虔祈恐孤惠誰爲我借麻姑酒泛金波倒玉壺願君不
老八千歲何啻二十四考居中書

上丘漕使

全蜀自昔稱嚴封帥師承流看澤通嚴參轉歷文軌同繡衣登遠
宣仁風恩皇儲精勤上穹炎正重開神降嶽天從有道登昇許
闕純誠嘉直忠勤借經綸粉省中轄軒一動疎陂糇詔書誕布恩
尾洪窮谷瀰川將不蒙取乎轉輸公帑未欽匪加民用屢豐嬴樂育
青莪泮水宮青衿咸仰百川東欽哉表意奉淵衷多取羊反因圖
空若利全歸幹制功良法通商來往懽疊組重龍間吾陰調有與
人謠有童但聞載塗祝報公遐齡實惠俱無窮

上漕使

於皇聖運齊中興地應嶽瀆天垂象儲精蘊異一發越中和備躬
生奇英清雅與波万頃肅纖雲四卷澄冰壺東風庭院恢經秋長
庚入夢祥光燭童年氣韻已不群四座傾視天麒麟閑筋勁翮翔
万里逢山錦帳皆彌綸五袴與謠溢三郡均恭東甌漸澤潤泰帷
使使八州清光華併膺三司峻高懷遠俗星斗寒儀度照人雲夢
寬刑清財阜治尤最天語璚題永不刊及觀三極三台上玉節光
芒迩天仗浮丘自是地行仙天遣蚤龍助君相仲舒簡古帝所思

弱羽治行已深知粉澤典章況文軌與許大手非公誰雄南不爲
庶惠祝直爲君生壽考福致君堯舜億千齡頌聲編寫南山竹

上王太守

碧雲仙家瑯樹枝傳芳何必慕雲依人間鳳曆升移翔天上瑤光從
轉西州如果空來瑞異羊洋泉香果猶歸堂上風骨端如玉壺凜
神姿秀入金章黼文章燦爛擬黃金名宇最先題神州蟾宮第三春
桂路壽雲頭万級梯北闕一歷是新出守南州五馬總驕嘶鈴齋王
庭清設金寶館金花貼鼓聲詩歌進騰昏日月酒觴況困吸虹蜺
未能塵賓尋真去直欲枯潭香剩勢千里斬頻須皂蓋九重終看
步沙堤更情何以爲公頌秖賦嵩高與壽昴

上傅守 集句

手公向日多陰德 司馬君實 扶持自是神明力積善衮衮生公侯
神仙中人不易得 杜甫 此夜長天降瑞星 杜光庭 賢佐乘時爲
國生 朱元山 秋水爲神玉爲骨 杜甫 士林皆賀振佳聲 劉禹錫 申
伯默儲嵩岳氣 元山 玉山照人光彩異 曾三山 北斗以南能幾人
秦少游 風塵外物幾廊廟 三山 公之才業天下奇 三江 照山生玉
水生犀 歐陽永叔 公眾英奇眞閒出 三江 氣象往往千雲霓 永叔
謝安昔爲蒼生起 陳元老 文彩風流今尚爾 黃魯直 太學名華文
光宸 元老 數年歷落青雲士 李太白 講臺六監權舊仙郎 劉禹錫 小郡
何煩鳳鸞張 元老 詔書擢守二千石 曾直 緩騎千里照路旁 劉禹錫
朝廷清明天子聖 永叔 下車先使歌安靜 三江 玉麟春跡武陽花
元老 年豐千里無夜警 永叔 金章紫綬照青春 杜甫 儉節清名絕
世倫 鄭閑 禮遜已成俗 永叔 持狙誦夫多嘉賞 永叔 歌詠琅琅振
金石 風生万里華胥國 三江 坐令白日生春輝 石敏若 長與聖朝
作壽域 元老 一盃相屬時初冬 趙子由 正在乾坤秋氣中 敏若 感
君生日遙稱壽 蘇東坡 百歲須齊衛武公 杜牧之 使君高誼驅今
古 杜甫 歲之早兮待公雨 三江 九重明主正思賢 孫明復 吾君英
府超光武 王介甫 救旭股沉沉玉鎖關 元老 壽星元在斗牛間 三江

黃閣此行膺大任　明復舐對吟詠祝南山　申光庭

上黃停
群陰剝盡陽方回石麟旗期天上來盡鍾粹英入風骨餘奸散向
江頭梅梅花吟體排風雪相映姿韻俱瓊瑰會將風味歸鼎鼐均
調正屬經綸才令辰祝頌喧瑤席共把梅花壽千百願公長與此
花枝歲歲相逢無紀極

七言八句

上太師公相　并序　十首
某頓首百拜上啓切以道欲與周嵩岳遂生於申伯運將啓
漢昴星爰降於酇侯眷我聖朝起茲人傑偶垂弧之盛旦屬
偃革之昌期天祐賢生時爲國賀恭惟　太師公相明堂一
柱滄海六鰲儲二水之英姿禀三山之秀氣抗義不屈同杵
臼之立孤仗節言旋邁子卿之出使大講一時之利爰交二
國之歡返驅馭以慈寧　天顏有喜收太阿而審宥兵柄難
搖與禮樂而隋俗於中和設庠序而域民於禮義是宜希開
國承家之寵膺加地進律之恩錫甲第以安居枉屬車之臨
顧凡茲偉觀又為美談某獲出陶鎔遠瞻墻仞攀鱗附驥際
休運之半千僻視黃槐美頌大功之數十仰祈椿算愧演釣巖
某下情無任悚懼之至　某　頓首百拜上
地靈人傑產忠良瑞靄龍蟠虎踞鄉天欲中興神降岳世將嘉靖
弼生商和羹早報梅花信壽酒先飛柏葉觴笑指山南成帶礪尾
眉與國等綿長
運鍾百六撫神州國祚當時剌贊扶獨藉奇材支大廈久資巨力
障橫流嗚呼左祖安劉氏指顧南冠數楚囚數頓乾坤康濟手千
齡羽宋永同休
揚眉吐氣快生風万里歸來廣帳中竭節任公營大計解紛排難
墩丹衷又憑忠信行蠻貊遂使聲名等岱嵩一德一心天所祐定
知福壽身與窮
交歡隣國獨推誠不煩流言斷必行直欲生靈蘇壽域聊將干舞
解平城生扶國柱歛其翼亢挽天河洗甲兵私議一成夷夏福蒼
生歡幸樂永昇平
談笑能令國勢强一時忠義凜秋霜挽回驪馭還長樂直把鴻勳
紀太常問寢東朝宮與晚來庭共使塞垣長輯成孝悌光家守竹
帛仍傳万世芳
跋扈驕矜搆紛紛兵戟不戢定將焚權歸宥密消兵釁力掃攙搶
息投兵鑄劍將軍休畫策撫綏都護罷論勳四方鄰好無餘事咸
仰伊周輔聖君
偃仰雍容縻爵祿皆太平有象更何言百神禋祀承天眷万里調元
識帝尊復見漢儀雖並與請觀周樂足同論東都富軸誠知躰坐
使先王道滿門
騎墻蒙蒙一洗空恢恢宗儒館闡文風正當世祖投戈際遠邁元和
沸鼎中坐運車書同万里行看冠蓋龍衮諸戎戎公勳業追王佐豈
比區區頌泮宮
勳勞王室見周公錫賜宜膺曲阜封兆見維嵩符佐命祥開有魏
慶嗟彌甲加兵賦恩于分倍衍圭腴賞正褒一德君臣千載遇九
州四海仰雲龍
手扶日月補閒穹錫弟膺恩拜造功樂奏鈞天迎騎擁詩歌湛露
宴寧豐居重臨壽龍顏書拔宅飛升帝睠隆燕雀非惟依托計華
棗億万賴帡幪

上太師公相
龍駕去何錫杖飛漢家社稷要扶持衣裘人共尊姬旦木鐸天將
以仲尼億万生靈俱再造百千壽考復奚疑松柏潛海濡秋兔來
寫門生獻壽詩

上蔡太師　四首
五百年來間氣鍾堂堂啟月飛星中鈞陶四海規模大心膂三朝
事見隆壽杖特尊黃髮又崇衣重拜眞顏親耳聽豈足爲遐算首

與升平到不窮
燕雀同欣大廈成公歸何處不權衡全將和氣還群物不放纖塵
點太清人指靈椿期壽考天將神鼎待功名誕辰正得三陽前巳
與東君助發生
君王正殿壓金鼇一品師臣侍赭袍万世規模神鼎固八年勳業
太山高崇聳擁亮聯鶴翼大觀蓬山擁鳳毛介壽幾何詞護貴爲
公仙谷問蟠桃
天遣飛仙下九州擬倫埠勿漢唐求他年呂望應黃髮今日周公
尚黑頭夾輔元勳歸玉鉉太平餘事入銀鉤慶河一派商陽水長
遶蓬山萬萬流

上杜相公　宋　景文

調元鼎後久忘機三見東山拜詔時言在典謨經舜問規留廊廟
許曹隨人間歲月尊黃髮方外歌謠頌紫芝舉酒祝公千万壽逍
遙長與赤松期

上蔡太師

南有壺山壓七閩慶門高對此山青時臨元日前三日天與中階
第一星華袞召歸資大政彩毫分得續群經隨儒不與掄觴列聊
假巴辭祝壽齡

上曾相公

翼戴三朝見有蟬歸來今作地行仙且開金闕書何第未泛江湖
范蠡船老境已隣周呂尚慶門方似漢韋賢一杯不足爲公壽願
賦長鯨吸百川

上張樞密

崧岳東生甫及申立朝風采正青春能羆五十年前夢鶴算三千
歲後身胡地寂無南牧馬桂林新有北歸人黃封賜酒堪爲壽願
頌蘇周上古椿

上富樞密

寒色曈曨曉色開玉雲葱倩護三台蒼參喬嶽起中興運華閥重與
上相才瑰璞鳳儀呈瑞爲鸞翮翩羽杖下蓬萊慢然万卷蟠胸臆應
作前身孔孟來

上富樞密

芝範為當年勝事能渾然申伯誕嵩高松柏成筆無遺逢宜贊沉機
紀大功暫許身從赤松子會須人看黑頭公且將它日經綸志燕
處包含宇宙中

上何太宰

却數中秋已過旬老君親送石麒麟力作二氣文詞重迴繼諸公
復集醇論道他年要黃髮看公仍世斡洪鈞泰山如礪河如帶到
此猶爲劬覆巳

上何太宰

河嶽靈神擁瑞來舠川一夜起雲雷祥風破臘吹灰暖和氣先春
報肉槐龍郎久履八絲訪金匭終爲姓名開年年已與梅花約長
借清香入壽盃

上余太宰

瑞挺真儒明聖時漏山秀氣本年規慶衍昌運千齡會川應中秋
十日期天上光連台鼎省人間身占鳳凰池槐榆暫領蒼宮寄榮
與衣冠祝壽眉

上丘運使　四首

天近浮丘侍玉皇要將煩暑變清涼郎星已瑩冰壺操使節重分
月斧光肯羨熏風書殿壁行看鳩杖照文昌明年慶席風光到緑
野鈞天賜壽觴
清淮縈繞向清河中有真仙積慶多西國玉枝家世龍春朝陵銅狄
手長摩功名本自歸談笑壽考何勞著詠歌行直建來清似蓿共
鸞遷鳩詔鳴珂
堂堂英表與刑存知是營丘幾世孫已擅文章追逸軌肯教勲業
負華門三槐終對黃扉樹六節聊憑錦使轄更有人間真樂在滿
庭蘭玉秀而温

櫂萬日永訟庭空獨弄朱絃奏古風趙客無心惟守璧越人何事
欲彎弓鑑分妍醜知無垢水燭鬚眉顯至公造化從茲寧待祝頑
金已寄大爐中

上李侍郎 二首

整頓乾坤得巨賢昴精間氣動星躔清秋屆候逾前日景運儲休
恰半千蟾死少年爲上客鳳池指日作眞仙椿松好借爲公壽勁
節英姿獨傲然

天意追還治古風誕生賢佐振休功將令禹迹山川內盡在周公
井牧中德業喈騰衆口勳庸簡著在宸衷仰祈戩穀將何比地
久天長與國同

上吳監務

五夜黃閒十月天出門洗眼看星躔儲精昴宿蕭丞相入夢長庚
李謫仙雀舌毫毛緜瑞雪龍涎獸口裊祥煙傳聞北海樽中閑欲
借劉伶一醉眠

七言四句

上太師 十首

堯舜垂衣明日月皇夔論道際風雲須知天地生成德開世真儒
輔聖君

南北通和自古無如今万里混車書傳聞每遣皇華使外國人爭
問起居

德望巖巖魯泰山功成天地亦清閑不須百丈磨崖刻碑在黎衆
樂業閑

西風原上卷黃雲歸作人間瑞寰春拍手一樽歌旣醉陶陶俱是
太平民

老農含笑指家丁優伯靈臺孕始見生身手只今大如許耳根不識
鼓鼙聲

年年開孔道何多誰爲緗黃傑不磨却笑紛紛韓吏部空言無奈
異端何

當年嶽降佛生時今歲更先春王日期要是從今正冰雪斡回和氣
逈華夷

群生無路答昇平只有年年善頌聲長願通天無點翳台星兩兩
借光明

下吏南州把郡符深恩猶未放江湖誕辰冊拜無他祝願獻蓬萊
清淺圖

万古叢中見至尊大教正味合和羹枝頭春色無窮在乙與年年
薦壽觴

上樞密 八首

五雲深處老人星夜夜輝光照廣庭已受君王三万壽更將樞府
數千齡

右老人星

赤松端拾住瀛州來往塵寰不計秋一任桑田變滄海祇應長伴
赤松遊

右赤松子

海上千年一度花結成嘉實應朝霞誰容曼倩三偷去應送山中
樞相家

右蟠桃

霧鎖煙籠幾度春年年三秀不辭頻便甘揉擷奉元伯豈獨三山
四老人

右紫芝

擢幹蟠根伴老神八千餘歲是爲春由來筭數知多少試問丹霞
洞裏人

右大椿

偃柯盤節直參天冒雪凌霜晚更堅信道青青長不朽便同公壽
數千年

右長松

曳尾逍遙不計年會當千載即巢蓮從今不入元君夢長伴蓬萊
最上仙

右靈龜

徘徊長占偃松枝胡藏之田暮王濱君問縣縣千歲壽故應端與
我公齊

右鶴

上丘郎中

暑令將收月漸圓胸山鍾秀爲生賢雅知上界足官府聊向人間
作地仙

聯向人間作地仙少學冢桂氣飄然栢臺蘭省翶翔遍三乞州麾
興自使
三乞州麾興自使建安風彩政聲傳政成又上甘泉封喜動龍顏
席屢前
喜動龍顏席屢前使旌緩步玉臺軛上心猶顧南閩車新遣輅車
下九天
新遣輅車下九天歡迎竹馬競爭先問公重到成何事財阜刑清
德意宣
財阜刑清德意宣德也亦子盡趨田休聲時到君鄉上寵就提封
領漕權
寵就提封領漕權榮兼衆職任尤專裕民足國根儒術麼笑區區
筭用鞭
麼笑區區筭用鞭人餘引興入詩篇珠璣照袖徵我罷琛撫諸郎
對王船
琛撫諸郎對王船生朝樂事處後全[illegible]堪爲壽撫勸新聲
更闘妍
撫勸新聲更闘妍我公歡喜浩無邊銜恩下吏將何祝一炷深深
栢子煙

上表運使 十首

炎炎老巳逐火雲散炎涼方隨玉露浮不是真賢來間世爭教煩暑
變清凉
使節雲間擁星輝討皇地上見泉流光華勤業知何自咸詠崧高
降甫侯
總計登車借寇方高勤理府要深藏明年今日歸清禁天上[illegible]宜
勸壽觴
白叟黄童喜色開歡呼都運誕辰來滿城爭挽問街採祝壽明辰
萬幾杯
蟾魄騷駿聞月窟長庚曄曄降星纏不知入夢緣何事解使人間
見謫仙
發籍滿庭德業栢橋對何除因當知仁者從來壽猶兼絕齡
不足論
庭看相對壽英献盡說當年氣食牛六十重新開甲子八千從此
當春秋
鵬程九万翼方舉桃實三千花正開冊拜傾伸難老頌仙風定合
繼蓬萊
瑞靄當年浮淅水歡謠今日滿閩川不知入郡人多少一口須添
一百年
父老偏憐最小官晚來爭借壽詩看般門盡說難揮手爲法丁寧
子細安

上丘運使 十首

瑞應昌期岳孕靈定知仙韻出蓬瀛垂弧已射澄清志協夢叅驗
啓沃聲
當年領袖見儒宗倚學紛紛洗空多少執經懷者子今游泳
化陶中
懷香更直侍楓宸奏事當推[illegible]訝日華省信知符列宿從兹要路
是通津
五馬朝天寵眷榮復持金節按閩城邦人洗眼觀星使記得當時
駢竹迎
不勞翻座更臨軒乾坤星[illegible]握權故部重歸旌節下新恩優渥
在中天
心計泉知地上流真幕許碩[illegible]冠中州褓樣别有安邦策莫以區區
國用求
果散仁恩在衆心世緣偏向此邦深一方雖慰去思志誰識歡天
望作霖
九重眷倚向來深消息新傳有召音子畏[illegible]勸何以借行看衆傳
大駿駁

閩嶠交馳拜賀章博山繚繞瑞凝香阜華佳節相輝映倘願公壽鳳
夏日長
一官牢落困塵埃幸預洪爐造化中恩重丘山何以報祝公百壽
等倫滄
上傅太守 七首
十載江湖已濯纓扁舟直欲了平生南來千騎從民望恩強巻絲綸
作此行
炎歊六月旅晴川一雨誰知刺史天閒道村村蕃高稼造人化欲
說豐年
曉景朧朧愛日升更將和氣遍嚴凝郡人莫說春褊褲樵水冬來
不復冰
紛紛桃李發韶光怪底寒松獨老蒼回首霜天搖落盡須此物
薦明堂
俗學何曾辨坎离晴窗聊作五言詩參錯繁文多事紛白能令
日月遲
家在壺山向芳中朽榆雖近苦西東一官牢落今如許慚愧膺門
識孔融
南州十月見寒桃乃泛霜清分自高不用西行問金母便應持此
薦香醪
上太守十首
仙遊舍人聲建中正論久矣排群雄李子專誠今有摧卑天兩耳
元非聾
鶴髮仙人年德尊大賢之後更多聞風流異日窺前輩論議班班
總不群
當年膴仕早標纓不共兒曹校疾行居易獨能遵坦路未妨七十
到名卿
十年澤國泛吳舫袖有新硎試未嘗聊把一麾施老手便教千里
作津梁

教令平民一歲期只將平易撫瘡痍朝廷若用循良課喚取樵川
老吏師
桃花綵綬傲仙衣寶籙華金腰十圍五馬人生真可貴更欣桑梓
共分輝
精藏煙目氣藏神笑語溫然與物春面骨如參搜兩耳此公壽相
等銅人
堂前三鳳戲斑衣堂下三槐擢秀枝一歲从遊歸錄野暨華鼎鼐
看吾兒
寧武堂中白日長公庭訟息炷爐香禪床不作娥眉夢一枕清風
到壽鄉
秋入東籬破曉霜黃花不肯媚重陽花神愛惜緣何事要向今朝
薦壽觴
上祭倅 八首
鐵面霜髯舞柔桑惟功名自在畧須邊紅玉閑虎帳他年事向京人合
有祖風
令上清雲卻佐州才稱雲壁用非倅朝廷若問三年課看取金錢
地上流
不愛官閑吏偷坐曹終日討牙籌持抱書假寐前賢事況省文書
夜未休
青鋼妍媸不可掩白璧瑕玷難為容何並從來推有律門前車馬
任憧憧
棄置難禁疾惡風向來羣衆衣貧窮食報三二十年閑事只怕生逢
孔未通
難兄要路穩加鞭時有新詩寄阿連報國薦賢休遠取好來喚起
共朝天
江山舉目感殊方未挂平生鐵石腸盡把才華題筆下十篇編雜健
拔風檣
好詩不為俗人裁今日吟邊次第來勝綴十篇盈歲首一年一詠

萬全杯
上高倅　三首
露浥元晴金作衣等閑一點伴華池來往逍遥無知千歲引頭長江自有時　右神龜
洞中百葉總千葩中有蟠桃實可誇度把蟠桃來祝壽三千絳萼一番花　右蟠桃
松山當日已生申上有我皇世大椿度把大椿來祝壽八千絳萼一番春　右大椿
上嚴州太守
嚴瀨灘聲寒漱玉烏龍山色翠摩空願將二物爲公壽山不頹兮水不竭




樂語
御宴　聖節　皇子降生
集英殿乾元節大燕教坊致語　王岐公
臣聞帝乗離火應赤符誕聖之期雲上需天啓松殿示生之會橫九門之協氣沸萬玉之催聲普被衆歡共逢華旦伏惟皇帝陛下仁天冒物德日躋御克屋以非心降禹車而泣罪儲精峻極安行帝道之常收眡遂疏坐照物情之隱妙元功而不宰暢偉績以無前適丁震夙之期肇戒清和之候月維幾望風自南薰雲讚翠華天臨熾幌拭玉來賓鄰之使充庭旅絶域之奇擁萬壽之無疆歌太平之既醉七百年肇乎小世自符周歷之長八千歲始以爲春更越莊椿之固臣等謬參法部獲叩宸墀不度荒才敢進口號
清蹕傳音紫禁來逶迤萬玉擁鈞臺南山鎮地符俱會北斗傾霞入宴杯鎬飲篇中魚藻樂虞韶聲裏鳳徘徊年年赤帝乗離月長見雲龍帳殿開
勾合曲
方春介壽方稱漢殿之觴百辟均懽正協舜琴之曲宜屬備奏參仆太和上擇皇情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玉宇風微覺纖埃之不動金徒漏緩知瑞旭之初長堯樽盛泛於九霞禹會正趍於萬玉宜詔髫髦之侶來陳舞羽之容上悅天顏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仙曲開韶後　童裳舞句初
問小兒
祥鳳頎梧帝所攸非於人世恩魚泳藻自然適於臣心何緣青佩之群得造赤墀之地整鮮巾而照爛儼長袖以舒徐必有從來雅容敷奏

小兒致語

臣聞周雅万年爲自天之時福堯封三祝感及物於君仁適臨出
震之辰爰紀乘離之月敞大庭而肆宴浹醫宇以均休伏惟　皇
帝握斗披元撫辰凝治當運至號一鼓舞於群生雲漢昭章共昭
回於上象納民富壽措國盛成滯穗餘糧已溢農疇之望祥圖瑞
牒時傳史筆之書今此嘉晛將盈赤精甫爛盈浦魚之樂飲洽草
鹿之歡心陋唐節之千秋成虧誦聖壽萬朝之万国咸丈貢王同
翰就日之誠共禱後天之算臣等佩觿弱齒秉籥微蹤偶祇召於
中宸顒星儀於丹陛進歎薄技仰侑皇情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蹁躚長袖適停逸綴之文曼衍都場未盡多歡之具宜薦滑稽之
戲以資傾樂之情徐韻宮商雜劇來歟

放小兒

舞茵徹繡暫收靈鼓之聲寶斝浮香漸轉綠槐之影歌沛風而甫
歇詠沂水以將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

華筵扶極顯坐當陽幸天地之同符復君臣之共樂雖喜天杯之
泛未呈風袖之妍宜按籍於梨園俾薦權於鎬邑速進驚鴻之態
來參翔鳳之儀上奉天顏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神樞標慶誕　仙綴侑皇釐

問女弟子

帝握天高人寰升隅鵷鷺之群下集魚龍之戲前陳何巫山行雨
之蹤肆洛浦凌波之步頗離雲島直叩天階必有剖陳雍容敷奏

女弟子致語

妾聞少皞膺符紀華渚流虹之異商壬受命表星宮降虬之祥偉
上聖之挺生當南訛之肇序三靈擁祐諸福叢休對恭雲復旦之
期屬湛露晞陽之澤著爲誕節永爲鴻貺伏惟　皇帝躬攬乾綱
心遊道祕迪一祖二宗之訓同三王四代之符儼然一遊夏之歸
坐以須大昕之旦庶功即丕隆典交修內則文物盈廷蹡聲華於
治古外則謳歌載路樂富庶於多方聿臨載誕之辰普祝無疆之
慶葉皇慈於錫飲撤膺極以嵩呼此辰受象星之環長居紫禁南
極觀老人之見永輔丕圖妾等謬齒仙場幸逢聖旦願應鈞韶之
節願陳蹈舞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天威有穆星弁無譁顧宜舉之云周慮歡衿之未洽宜薦詼諧之
笑以參平樂之權徐韻金絲雜劇來歟

放女弟子隊

歡又部場九奏之仙韶終曲耽耽廣殿万年之喜旅樹移陰蓬島路
遐瑤池日晚撤繡茵而浪卷振綵袂以風翔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興龍節大燕教坊致語　　蘇　子瞻

天所眷命生而神靈推三代受命之符卒于茲日實万世無疆之
福延及我民候南極之祥輝交北斗之瑞節同姬鎬燕享頌堯封
恭惟陛下稽古溫文秉乾剛粹肆生知而循学藏妙用於何言故
得六聖承休三靈眷佑德降星晷齊六符而泰階平河行地中錫
九疇而叙倫玉燭誕彌之令旦覆長發之嘉祥風設九賓於廷遍
舞六成之樂日無私於臨照葵藿自傾天有信於發生句萌必達
臣等濫塵法部獲造丹墀下採民言得三万里之謳頌登歌壽斝
以八千歲爲春秋不愛無音敢進口號

風卷雲韶合兩班瞳瞳瑞日映天顏觀書已獲千秋鏡積德長爲
万歲山臘雪未消三務起壬人不用五兵閑相逢父老爭相賀却
笑華胥是夢間

勾合曲

笙歌同音考中聲於神瞽鳥獸率舞洽和氣於數天上奉宸歡教
坊合曲

勾小兒隊

飛技林庭振歡聲於無外游童頌聖陶至化於自然上奉皇威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壤歌爭白髮　問小兒隊　象舞及青衿

跳踉廣陌初疑竹馬之游合散形墀忽變鷺鵷之狀欲知來意宜采敷陳

小兒致語

流虹啓聖非人力所致之符繼露均恩與天下共享其樂旁行海宇外薄戎夷咸欣載夙之辰共獻無疆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將聖多能天生德於予既稟佝賢之質人樂告以善輔成經緯之文法懋儉於東朝紬詩書於西學載臨誕日俯荅輿情非為靡曼之觀庶備太平之福臣等樂生鄙嵬學樂大師就列紛紜雖無殊於鳥獸赴音俛仰亦少效於淌壁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樂且有儀方君臣之相悅張而不弛豈文武之常行欲佐歡聲宜陳善謔金絲徐韻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表技畢陳下情無壅既成文於綴兆循歛袂以回翔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飛步壽山起香塵於羅襪散花御路迴雪於錦茵上奉宸顔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生南來瑞乙　問女童隊　浴佛降羣龍

王座天臨雖仙凡之有隔翠蛾來合豈草木之無知寄迹天階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千里一曲變澄淵於淌河方城三稱隱歡聲於靈岳天人並應夷夏來同雖六北里之微敢獻華封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睿文冠古神智無方同堯舜之性仁而能濟衆陋成康之刑措猶待積年共逢建丑之正朔觀興龍之會泉田東海傾壽學而未乾汗竹南山書頌聲而無極妾等幸緣賤藝獲望威顔振萬子庭欲赴千旋之節問歌以雅庶諧笙磬之音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舞綴暫停歌鍾少闋必有應諧之妙以資載笑之歡上悅天顔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妙分庭父立漸移愛日之陰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聖節大燕教坊致語　蘇　子瞻

帝武造周已兆興王之迹日符作漢實開受命之祥非天私我有邦惟聖乃作神主仰止誕彌之慶集于建丑之正瑞玉旅庭奚講北鄉之好虎臣在泮復通西域之琛式燕示慈與人均福恭惟皇帝陛下睿思冠古海若自天煥乎有文日講六經之訓述而不作思齊累聖之仁夷夏宅心神人協德卜年七百方過歷以承天有臣三千咸一心而戴后彤庭振萬玉座傳觴誦干戈再戢之詩作君臣相悅之樂斯民何幸白首太平臣猥以微生親逢盛旦始愛待蘭之會頗庶擊壤之音下採民言上陳口號

壇源常重瞳日月新四方警喜識天人共知若木初升旦且種蟠桃莫計春請東山歸偏國給林黃髮拜嚴宸紫皇應在紅雲裏試問清都侍從臣

勾合曲

祝堯之天壽既發於歡謠象舜之功願觀於備樂羽旄在列管磬同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魚龍奏技畢陳詭異之觀齠齔成童各效回旋之妙嘉其尚幼有
此良心仰奉宸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兩階陳羽籥　萬國走梯航
問小兒隊
工師在列各懷自獻之能侲子盈庭必有可觀之技未知來意宜
悉奏陳
小兒致語
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帝所眷錫以聖神之子孫孚佑下
民篤生我后瞻舜瞳之日月望堯顙之山河若帝之初達四聰於
無外如川方至傾萬宇以來同恭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篤
實識文武之大者躬仁孝於自然歌詩思齊見文王之所以聖誦
書無逸法中宗之不敢康誕日載臨輿情共祝神筴授萬年之算
洛書開五福之祥臣等嬉遊天街沐浴皇化欲陳舞蹈之意不知
手足之隨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金奏鏗純既度九韶之曲霓裳合散又陳八佾之儀舞綴暫停伶
優間作再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游童率舞遂物性之熙怡小技畢陳識天慈之廣大清歌既闋疊
鼓屢催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垂髫在列斂袂稍前豈知北里之微敢獻南山之壽霓旌坌集金
奏方諧上奉威顏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君臣千載遇　歌舞八風同
問女童隊
摻擷隻作旌夏前臨鄭遊女之何能造彤庭而獻技欲知來意宜
悉奏陳
女童致語
妾聞瑞乙來翔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浴佛之辰佳氣充
庭和聲載路輦出房而雷動旬交程以雲開喜動人天春還草木
恭惟皇帝陛下凝神昭曠受命穆清三后在天宜興王之世有四
人迪哲知享國之無窮乃眷良辰欲均景福延設九賓之禮樂歌
四牡之章妾等幸覩呂期獲瞻文陛雖王之流風之妙頗嫻率舞之
誠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清淨自化雖莫測於宸心詼諧雜陳示使同於衆樂金絲再舉雜
劇來歟
放女童隊
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能龍樓曲宴鼉
鼓聲催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坤成節大宴教坊致語　蘇　子瞻
視履考祥既占乘月之夢對時育物必有繼天之功方大火之西
流屬陰靈之既望帝於是日誕降仁人意使斯民咸歸壽域共慶
千年之遇得生二聖之朝式宴示慈與民同樂共惟皇帝陛下文
思天縱濬哲生知力行禹湯之仁常恐一夫之不獲躬蹈曾閔之
孝故得萬國之歡心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契天人德超載籍知
人則哲蓋帝堯之所難修己安民雖虞舜其猶病風雲從而萬物
覩日月照而四時行自然動植之咸安莫知天地之何力三宫交
慶羣后駿奔寶爇通四牡之歡航海攷重譯之贐洞庭九奏始識
咸池之音嵩岳三呼共獻后天之祝臣等叨居法部輒採民言上
瀆宸聰敢陳口號
三朝遺老九門前又見承平大有年文母憂勤初化俗曾孫仁孝
已通天史書元祐三千牘樂奏坤成第一篇欲採蟠桃歸獻壽蓬

萊清淺平桑田

勾合曲

秋風協應生殿閣之微凉廣樂具陳韻金絲而間作欲覩爲毆之容舞頗聞雲韶之同音上奉宸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朱干玉戚本以象功白叟黃童皆知頌聖盍命髫髦之侶來陳舞勺之儀上侑皇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願同千歲樂　長奏太平謡

問小兒隊

鎬京廣燕方雲集於搢紳沂水游童忽見趨於庭廡雖云小技必有可觀咫尺天顏悉言汝志

小兒致語

功存社稷慶鍾高密之門澤及本支天祚太任之德候西風之入律覩瑞氣之盈庭嘉與四方同稱万壽恭惟皇帝陛下文思稽古濬哲在躬日奉東朝之歡率用家人之禮以謙恭儉之化無德而能名保祐之功如天之難報推流傳於歌舞屢紛繁其儀刑臣等雖在弱齡久陶孝治敢舉垂髫之侶共陳振萬之儀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鸞旗日轉雉扇雲開暫回綴兆之文少進俳諧之技來陳奇戲以佐歡聲上樂天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青衿旅進雖末技而畢陳黃屋天臨知下情之無壅既成文於綴兆要整袂以排佪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彤壺漏箭聽雞唱以漸移絳節綵旗鬧鳳簫而自舉宜召散花之侶來陳回雪之姿上奉宸歡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金風回翠袖　玉琯倚清歌

問女童隊

鳳歌諧律方賞燕俎之歡鸞羽分庭忽集壽山之下低鬟有待振袂欲前各近天墀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啓夏來五印於萬邦兆興仲與周胙本支於百世嘉祉其樂壯觀一新恭惟皇帝陛下舜孝自天堯仁浹物膺昊蒼之成命席累聖之詒謀地勢坤承載無疆之德以天下養躬持胥樂之觴六樂在庭百工奏技妾等親逢盛旦獲瞻宸扆雖慙於驚鴻心已先於儀鳳願陳舞綴上奉天顏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風清羽蓋日轉楓庭欲資戲笑之歡必有應諧之妙暫回舞綴少進詼諧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隊

八音間作既成皦繹之文萬舞畢陳曲盡回翔之態望彤闈而却立斂翠袂以言歸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壽寧節大燕教坊致語　楊大年

龜負書而龍爲圖神孕天子之兆電繞樞而虹流渚天開上聖之祥符膺景命於四表混車書於万國南面遂有年之望東風諧入律之占仰象魏以駿奔咸抱視堯之志啓栢梁而高會式敷在鎬之恩伏以皇帝陛下寅奉上玄恭臨下土躬禹湯之勤儉躬堯舜之聰明有分而未暇觀書旰而猶勤聽政文德聚素王之教武機受玄女之符百代之間罔知其損益千里之外遥制於便宜群臣莫逮於清光列辟竟懷於慙德㽹復四時大順万物由庚蠢動翱飛俱入華胥之國流沙若木悉歸輿地之圖五稼咸登三逆不作駘背鶴髮稽擊壤以謳歌猿飲鳥言競梯山而貢獻加以德音不布王澤四流化行若神民望如歲露息寒煖之吏盡長閭壹耕田

駿奔之人皆知帝力而猶卑宮克己側席求賢推仁必及於豚魚
擢書閣貴於修飭文物聲明而大備憲章典故以交修方將勤百
方之兵上陰山而刻石具三千之禮登日觀以泥金告天地以成
功播古今之能事今者就盈良月誕聖嘉辰玉燭再調珠躔式序
五方異俗悉奔走以來王三事大夫共歡呼而上壽初日流霞盤
之色微風飄天籟之音人神克諧朝野相慶咸祝南山之壽同瞻
北極之尊臣等幸列明庭親逢慶宴叨居樂部已愧師邑之賤工
猥繼頌聲益慚巴人之濫唱宜敢形容於盛德庶期導達於下情
不揆菲才輒獻口號

曉開閶闔賞公卿瑞氣氤氳蔭禁庭真聞鈞天猶以
夢中聽雲開高拂三危露階畔全開七葉蓂萬國衣冠祝堯壽煌
煌南極老人星

教坊合曲

金奏初陳衛樽下況受景上延於黃道祥雲下覆於紫庭物色澄
鮮天心悅豫幸當壽宴歡同祝堯年上悅龍顏教坊度曲

勾舞僮

嘉賓交酬清商未闋忽驚旋而前引徽妮帳以成行無非綽約之
仙姿欲獻繽紛之妙舞仰賀聖壽用慶佳辰再韻宮商教坊小兒
入隊

隊名　三殿宴群臣

千秋逢令節

問舞僮

新衣鞋襪有雲羅霞縠之奇長袖翩翩盡回雪流風之妙既呈絕
技合祝皇明是何一人分明敷奏

舞僮白語

三靈眷命方開上聖之祥萬寓歡心適被至仁之化爰偕綺闢之
慶歡數揚霓之歌伏以皇帝陛下執左契以臨人用大鈞而播物
懸象昭章於東觀宣教化於辟雍霜露所均盡為內地舟車不及咸

作外臣四方無金革之虞萬方共有絃歌之樂而又勤勞庶政憂恤
烝民薊心皆俞魏之賢方面盡韓彭之將百官承式六府孔修爰
珠玉於山川式表還淳之理銷劍戟為耒耜克彰務本之仁載隆
盤石之基附會流虹之節魚龍百戲競傳西域之風鴛鷺千官共
祝南山之壽臣等偵愚幼稚幸偶升平輒陳下俚之音仰祝後天
之算伏取進止未敢自專

勾雜劇

清歌激越方遏於行雲妙舞婆娑下迴於飛雪祝聖心之既切觀
盛事之難逢上悅天顏雜劇來耶

放舞僮隊

寶開百殿飛三竿以方深樂閱黃背滴銅壺而漸久共祝後天之
算同傾向日之誠再拜瑤階相將好去

集英殿皇子降生大燕教坊致語　王岐公

伏以曾觀占雲適紀新陽之應晨官王宮早開皇序之祥況寶歷
之逢熙復庚居之乘豫特頒廣燕用飾多驩恭惟皇帝德邁往初
仁漸動植況旃羣中黜兵於武庫之中桂海冰天獻贄貢於彤墀之
休祥兆於君德爽律變為春和淡嘉氣於神都列芳筵於秘殿下
珍群之鳴鸞發和奏之笙鏞於時日上扶桑風生廣莫慶芳齒於
冊樞降金輿於紫闥百獸咸和舞帝虞之樂群生遂性如登老
氏之臺固已追平樂之勝遊掩柏梁之高會臣謬參法部徒望清
光莫揆才菲敢進口號

忽覺祥煙繞禁門寶衣管裘見皇孫便令三洞張鈞樂直許千官
醉御樽太史清風生殿閣經旬赤氣射乾坤須知此會非常有遙
看天顏一倍溫

勾合曲

霞漢帝觴凝三微之協氣星聯朝升燦初日之祥暉方魚漾以均
歡仗蕭部之合奏宸遊正洽樂節徐行上奉天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燕觴飛羽方歌湛露之詩備樂撰金已極鈞天之奏宜命遊童之
侶來陳舞佾之容上奉皇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遊童春日舞　儀鳳曉先鳴

問小兒隊

宸廷廣御仰侔太極之躔鈞樂更和曲盡咸英之奏何如采髦之
侶輒越文陛之前必有所陳雅容敷奏

小兒致語

臣聞舜帝仁深振極簫韶之樂周家德盛時歌在藻之娛屬紹美
於皇圖早發祥於甲觀宜錫鳥雲之宴用均決宇之歡恭惟皇帝
躬上主之資撫中天之運禮樂兼三王之備文章邁兩漢之隆故
乃武庫韜戈戎亭撤候百蠻奔走南蹄銅鼓之鄉万里謳謠西出
玉關之路今則陽生寳燭陰謝窮郊麗日重輪已應千齡之瑞條
風入律更萌万物之華方玉斝之交飛復朱絃之遞奏群情大洽
勝會難逢臣等雖在童髦竊呈舞手之妙輒趨君陛願隨樂節之
行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華旌伭影觀童舞之文畫鼓收聲識鈞音之終曲助以優場之伎
淡于燕席之歡上懌宸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銅壺遞箭屢移宮幄之陰鸞羽充庭久度童髦之采既閱韶音之
奏難停舞綴之容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華簪照席再緩百辟之趨寳幄更衣復覩中天之坐宜度仙韶之
曲更呈舞袖之妍上奉皇慈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王調歌管脆　雲入舞腰輕

問女弟子隊

金符綴前延麗日於庭中翠羽飛觴醉流霞於天上何仙姿之綽
約叩丹陛以趨蹌須有剖陳近前敷奏

女弟子致語

伏以位紆有象屬元子之膺祥歌起盛周見群臣之合好猗万幾
之多暇誠千載之一時共樂熙辰用恢勝矩恭惟皇帝嚮明業極
儲思旒藏邵迈三皇五帝之風継一祖四宗之烈候亭相望不齎萬
里之糧年稟屢登又表曾孫之稼時及新陽之復早逢重日之暉
廣孫惠於前王慶休華於茲且玉觴為醴均流湛露之恩翠虡鳴
鍾合奏洞庭之曲帝所之歡未極壺中之景初長妾等幸遘盛期
獲塵法部側聽鈞音之節來參妙舞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繁鶯拂苔曲極七盤之妙舞鳳儀仙曲終九奏之和聲方鍋飲之窮
歡宜奉優之進伎宸顏是奉雜劇來歟

放女弟子隊

鸞臣死蹈綵悅疑天上之春海日銜規忽覺人間之暮宜整羽衣之
緩却還蓬島之遊再拜彤庭相將好去

樂語

御宴 正旦

## 正旦大宴教坊致語 蘇子瞻

行夏之時，正莫加於人統；採周之舊，王乃在於鎬京。惟吉月之布和，休嘉工而未作。使華遠集，鄰好交修。蒸祥物於九門，來車書於萬里。將興嗣歲，以樂太平。共惟皇帝陛下，躬履至仁，誕膺眷命。法天地四時之運，民日用而不知；傳祖宗六聖之心，我無為而自化。九德咸事，三年有成。始御八音之和，以臨元日之會。人臣相慶，夷貊來同。臣等忝與賤工，得親壯觀。知與情之顯頌，頌盛德之難形。不度荒蕪，敢進口號

九霄清蹕一聲雷，萬物欣榮意已開。曉日自隨天仗出，春風不待斗杓回。行看柳葉催耕耤，共喜梅花映壽杯。欲識太平全盛事師
師鵷鷺滿雲臺

勾合曲

東風應律，萬寶在庭。鼓臘迎春，方慶三朝之會；登歌下管，願聞九奏之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工師奏技，咸蹌躍以在庭；稚孺聞音，亦回翔而赴節。方游其樂，豈閒微情。上奉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仙山來絳節　雲海戲群鴻

問小兒隊

六樂充庭，九賓在列。何彼垂髫之侶，欲陳舞袂之能。必有來誠，少前敷奏

小兒致語

正月上日，萬彙所以更新；群臣嘉賓，四方於是觀禮。雪方占於上瑞，風已告於先春。及此良辰，設為高會。共惟皇帝陛下，于來九有

天覆兆民，煥乎其有文章；昭然若揭日月。安西都護，來輸八國之珍；南極老人，出效萬年之壽。遂走琛於鄰使，受圖籍於春朝。擊石拊金，奏鈞天之廣樂；跳丸舞索，戲平樂之都場。臣等沐浴太平，詠歌新歲。鼓舞咸韶之韻，踏揚焉歟之間。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以雅以南，既畢陳於衆技；載言載笑，期有悅於威顏。舞綴暫停，優詞間作。金絲徐韻，雜劇來歟

勾小兒隊

酒闌金斝，既均湛露之恩；漏盡銅壺，曲盡流風之妙。望彤墀而申祝，整翠袖以言歸。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 正旦大宴教坊致語 宋子京

瑞管開華，允集春朝之慶；寶圭修好，用交鄰國之歡。秉節物之載陽，均宴慈而飾喜。群情胥洽，盛際難諧。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誕受瑤圖，丕承駿命。右人文而徇鑠，偃神武以止戈。百穀順成，東户之餘糧在畝；二儀欣合，甘泉之衆瑞如山。乃至刑措圜扉，仁孚行葦。湛安瀾而有謐，廓壽域以無疆。眷言韶節之初，兼重使華之享。天臨黼座，星拱群英。冶世諧音，並奏承雲之曲；仙倡騁妙，手彭平樂之場。天酒流甘，君庖飫美。玉宇來風而增麗，金徒抱箭以方徐。紛湛露於加籩，藹需雲於設席。臣幸觀鎬飲，均抃堯仁。雖愧匪才，敢進口號

歷啟新年謠萬祥，詔開慈宴順三陽。零雲度曲諧天樂，地回暄柝奉觴偏帝澤，晉臨春自暖人心。歡娛日先長，試上謳好多儀備永奏威顏對未央

勾合曲

天華王正，方擁樂以推恩；鶯羽鴻儀，儼雍容而在列。式順九陽之令，宜陳四上之音。徐韻宮商，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霽景昭坐，碎卅地之纖塵；朱幣鳳轍，軒低華庭之蓋。豈敢宜命垂髫之

列並呈投袂之姸上悅天顏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游童歌美化　問小兒　善舞慶豐年
翩翩矩步粲粲華衿訝非舞勺之儔容是浴沂之侶既造庭而就
綴盍駐蹌以陳辭少進天堦雍容歎奏
小兒致語
上日開春舉會同之盛典馳乾候贄重南北之歡心喜聘禮之斯
成祈冥賀而胥樂辰居秘殿爵集華簪導時氣以乘時昭亨期之
累盛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文思邁古濬哲當天乾坤不宰以爲功
日月常新而啓旦梯山航海謂遐裔以同歸溫洛榮河擁鴻休而
有煥屬以蘭風改晦貫朔吉祥暢勾萌以遂之宜當慶賜逸行之
始羽觴王斝稱萬壽於吾君封雲筑黃琮合九成於鈞奏寫九淵之情
巳洽露蕭之渥方濃臣等並愧髫齡欣逢聖世願進宂竿之技仰
參舞羽之行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寵服整容崇牙敢奏暫闋來雲之曲少留曳繭之行俾優技之奈
呈奉皇情之式喜宮商徐韶雜劇來歟
放隊
鳳簫更奏壁刻漸移幸賓折俎之歡已偏流風之態各齊綴兆徐
整巾幗雨拜大階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燕教坊致語　王岐公
高廩登秋美安盈之已穀需雲命燕嘉飲食之維時況寶曆之遹
興復皇居之乘豫樂與群臣之飲翕同萬物之和恭惟尊號皇帝
陛下德邁前王仁敷中寓虎旗庫甲韜兵武庫之中桂海冰天獻
貢彤墀之下邦有休符之應民躋壽域之康候契秉於東嗷賀清
觴於別殿下珍群之鴻鷺發君奏之笙鏞於時日上扶桑風生閶
闔度芝蓋於丹墀降宸輿於紫閣百獸感和來舞帝虞之樂群仙
遂姓如登老氏之臺固已追平樂之勝遊掩栢梁之高會臣謬參
法部獲望清光曠接才無敢進口號
翠華鳴佩下未央千官齊拜赭袍光霜清玉佩中天響風轉金爐
合殿香仙路初聞蓬島近壽階偏覺漢宮長年年方賀登秋後常
與君王獻壽觴
勾合曲
露莖帝觴凝九秋之顥氣星聯朝弁燦初日之祥暉方魚藻以均
歡宜蕭韶之合奏宸遊正洽樂節徐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詔觴飛羽方歌湛露之詩廣樂從金已極鈞天之奏宜命游童之
綴來陳舞佾之容上奉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紅茵鋪禁地　問小兒　絳節引僊童
宸庭廣御仰侍太紫之麗鈞樂更和由盡咸英之奏何處來髫之
侶輒趨文陛之前必有所陳雍容敷奏
小兒致語
舜帝深仁衆歷暴瓏之樂周家盛德時歌在藻之娛矧逢下武之
期屢洽登年之瑞張君臣之廣燕煥今古之多儀恭惟皇帝躬神
睿之姿撫休明之運禮樂兼于三代文章邁於兩京矧乃武庫韜
戈戎亭撤堠百蠻重譯走南越銅鼓之鄉萬里梯航西出玉關之路
今則清商應律滯穗盈疇奏肆夏之音車軼元侯之鄉饗詠嘉魚之
什禮交君子之歡足以崇勝會於難追騰頌聲於無既臣等生陶
釀化謬齒伶坊雖在童髦嘗習舞干之拙輒趨君陛願隨樂節之
行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華旌伍影欄童舞之成文畫鼓收聲識鈞音之終曲助以優人之
伎卜爲清畫之歡上懌宸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銅壺遲刻晏移宮樹之音鶯羽充庭久矣童兒之緣既闋韶音之
奏難停舞綴之容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華簪照席再嚴百辟之趨寶幄更衣復覲中天之坐宜度仙韶之
曲更呈舞袖之妍上奉皇慈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宮錦祥鸞下　仙韶采鳳來
問女弟子
金徒縷刻延晷日於壺中翠羽飛觴酔流霞於天上何仙姿之綽
約叩丹陛以蹁躚須有剖陳近前敷奏
女弟子致語
候迎禧祥屬百工之告休歌起麟鳴見群臣之合好刻万幾之多
暇復千載之盛期啓燕良辰騰歡綿寓共惟皇帝嚮明涉極儲思
岩廊邁三皇五帝之風紹一祖二宗之烈候亭榻蜀不齎方里之
糧年齒屢登叉黃曾孫之稼時及授衣之候民多撃壤之歌屬慈
惠於兩儀慶升平於茲日玉觴盈醴均流湛露之恩綵扇張筵合
奏洞庭之曲廣福休於華極召和樂於無窮妾等幸遇昌時預隸
法部幸舉聽鏗鏘之節來參蹈厲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縹裛拂宮茵極七盤之妙態鳳儀僊曲終九奏之和聲方觴飲之窮
歡宜奏優之進技宸顏是奉雜劇來歟
放女弟子隊
宮花剪綵恍疑天上之春海日銜規忽覺人間之暮宜斂羽衣之
綴却回雲島之遊再拜彤庭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燕教坊致語　趙寶文
堯野登年化民雍於萬國鎬京流飲徧君樂於群臣候屬良時事
歸華旦宜皇帝之肆會將率土以均休恭惟皇帝受命當天右文

鄉道比屋盡可封之俗三邊無不識之民干戈包載於虎皮劒戟鑄
成於農器承顏長樂萬篤孝之丞丞布政明堂迪文心之翼翼今
則場功告畢國步承平霜清桂苑之塵日上龍樓之影轉丹蹕於
蘭路下剛輿於玉庭金奏颺於天風羽觴飛於帝坐張樂洞庭之
野未盡勝遊置酒顏天之臺徒爭妙戲豈如聖日恭奉宸歡臣等
謬與伶坊復趨禁所敢呈口號上瀆天聰
秋光紫翠動南山天上傳呼御燕頒一部梨園吹鳳曲九重丹闕
對龍顏日華初駐金輿仗霜彩猶浮玉笋班欲識君臣同樂處萬
箱登歲五兵閑
勾合曲
金風日奕方登萬寶之秋黼座天臨適啓三山之宴宜按紫雲之
奏佇觀丹鳳之儀上悅宸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簫韶迭奏自通天地之和日月同華方協君臣之樂儼八佾之舞
行不進則四方之治象何觀徐韻宮商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風雲歌沛水　金石會虞庭
問小兒
鏘然九奏合干丹陛之前髣彷兩髦來自絳帷之下既動容而獻
技宜綏頰以興辭進步前來分明敷奏
小兒致語
游魚蹤藻遙鎬飲之多娛舞獸儀庭感舜韶之新曲茲為勝會允
屬熙辰恭惟皇帝紹五聖之閎休對兩儀之鴻施仁風翔於月窟
聲教燭於冰天物生阜蕃民氣清靜豐臺偃伯玉關無夜柝之虞
儒館獻歌槐市有夏絃之樂屬萬機之豐暇會百辟以均歡清醑
交傾大庖旅進樂遊未已恍若壺中之觀盛事難名殆匪人間所
有臣等風尚花番籙仙坊毋戲康衢已喜聽於雅奏進瞻法座更
願奉於宸顏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疊鼓凝簫已聽鏗鏘之奏綵衣假服未窮要眇之觀宜命仙優仗上承帝悅金縷重讀雜劇來歟

放小兒

楓宸影轉花漏聲遲御醑飛觴已奉鈞臺之享童衣收綵却還沂水之遊再拜彤墀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羽帳重披降氤氳之瑞氣玉觴再舉道宛轉之和聲百禮交修群臣具醉止是歡之霑洽宜妙技之翩躚徐韻清商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舞旋驚燕起　歌落貫珠圓

問女弟子

霓裳縹緲疑綵鳳之相將紅袖翩翻訝驚鴻之欲舉想是蓬山之侶來同瑤水之遊必有敘陳分明敷奏

女弟子致語

朝野多歡游豫爲諸侯之度君臣同德燕樂愈嘉賓之心矧屬昌期具稽前美恭惟皇帝功逾禹儉德邁堯聰發號令於風霆煥文章於日月朱干偃武自彌怨於西夷玉檢登封行告成於梁岱于時肅霜凝氣流火沉光瞻黼帳之洞開命瑤觴而迭進仙徒綴箭宮縣飛花聖日舒長助宸遊之多暇人心和樂感韶奏之新聲回以掩高會於栢梁軼勝遊於平樂妾等逢辰有幸執技非工暫辭塵表來造丹墀之地仰瞻法座願呈迴雪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萬樂高張既備需雲之會群臣具醉齊霑湛露之恩方暫戢於舞容宜載陳於優戲天顏是奉雜劇來歟

放女弟子隊

金壺遞箭潛移寶晷之光玉斝飛醨屢極鈞天之奏宜整五雲之馭却陪三洞之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聖節錫宴　　楊大年

教坊致語

太簇揚而金葉作是八方富庶之時黃河清而里社鳴乃万乘誕生之月朝野共歡於無事寰區同慶於有年星流電繞以呈祥浪羽浮琛而入貢四時大順正當北陸以迎寒百辟歡呼共指南山而獻壽皇帝陛下誕膺景命奄有中區慈仁高揖於禹湯述作遠齊於軒昊萬機甚衆孜孜不廢於躬親一物雖微汲汲唯憂於失所制度更隆於三代封疆已極於四維坐明堂而玉帛駿奔劃延閣而圖書翠積若乃運九天之睿筭決千里之兵機靈旗聊指於西戎使消氛祲天詔暫飛於南國已靜要荒陰陽諧玉燭之和兆庶享華胥之樂兩岐瑞麥呈祥於隴畝之間三秀靈芝薦瑞於京畿之內至德上齊於穹壤壽遐契幸觀於升平適逢載誕之辰乃是就盈之月瞻風候氣咸奔魏闕之九重就日望雲盡仰堯眉之八彩率土慶千秋之節上公稱万歲之觴栢梁既揖於攢樽運界仍開於鎬宴奏簫韶之雅樂張珷瑻之華筵鵷鷺千官共祝後天之壽觴稽四坐同瞻少海之光伏以皇太子殿下位正青宮化行赤縣周服見問安之盛漢宮彰視膳之榮大王大王國公國公稟秀天枝儲祥日觀真曾衛疏封之貴掩間平好善之名首臺相公社稷元臣朝廷舊德四海繫安於陶鑄一人方賴於謀猷樞密太傅志切公忠才推康濟掌樞機之重務運帷幄之良筭東廳參政學洞古今望高中外演廟堂之成筭獻答海之良謨西廳給事識量淵深規摹宏遠致仲山之甫袞同伊尹之調梅樞密給事道濟生民才高王佐蘊致君之明略懷經國之遠圖樞密諫議闕里大儒俾若良弼溫樹尤彰於縝密青瑣屢獻於謀猷復有親王爲撫之鴻儒雅首烏臺之高列武班乃韓壇之上將內職皆漢幄之近臣然逢華渚之辰並預祇園之會今者天高氣爽日煖風和銅壺之漏刻初長玉斝之歡娛正洽香焚百和白龍宛轉於爐前樂奏九成丹鳳逶迤於砌下且向精廬之九同銜樂聖之杯既觀天上之風

光頌辭筵中之日月某叨居樂部幸對彤墀不度蕪才上呈口號

九重宮闕起祥煙百辟簪纓鳳衮前殿上已聞飛玉斝人間還許宴金田絲竹競奏咸韶曲簪組齊登錦繡筵欲識君王壽多少天皇一万八千年

興龍節前筵致語　方澤

電彩繞樞肇建壽丘之德瑞光貫月爰開若水之祥夫何神聖之誕期必有休祥之來契千齡協統九域胥歡共惟日躋光明天錫勇智運精神於宵旰克勤儉於邦家洽伯益而舉皋陶繼有虞之嘉會用庸勳而授耆老上振大漢之天聲時惟守土之臣幸預加籩之宴傾心委質徒馳北闕之誠就日望雲願上南山之壽

郊律迎陽化景遲千年寶運應昌期春風合殿金貂列曉日鳴鞘玉仗移萬國梯航皆入貢九重鱗鳳亦來儀堯仁已見覃區外願奉封人祝聖詞

興龍節後筵致語　方澤

星彩開祥滿女登金天之號土行叶德河龍效玉圖之文矧乎膺六聖之洪基接千齡之盛統有生均慶異代同符共惟德耕法天孝隆述志方幾之務躬覽於聰明八紘之微悉躋於仁壽爰逢華旦獲覩椒儀載頌合宴之私以及分茅之國彤墀邈阻徒傾就日之誠寶扆無疆竊祝後天之算

瑞彩形閶闔瑞氣浮生民稱壽篇皇州金吾萬歲嚴宮衛玉筍千官拜冕旒已報偏師恢月壘更聞驍將落旄頭下臣仰祝無窮算爪瓞繁綿過有周

天申節錫宴致語　劉夷叔

南風薰兮適解吾民之慍離日麗也乃觀天下之成必於是時篤生上聖惟簡之心可見以行與事而知澤在四方祥來諸福伏惟皇帝剛健渾粹徽柔懿恭紹開中興光啓大業苟可致時之利者不擇屈己而行之念九重夙夜之勤皆百世帝王之義上古公於岐下盡不忍殺人而君遵大舜於海濱將終身為親以樂酌諸輿頌應以庥休千八百成周之侯行皆觀會一九万流訖之紀坐閱始終臣等職在伶官身逢華旦英莖韶頀幸司曾岳之觀日月岡陵請詠周詩之雅恭裁口號遠冒嚴威

智勇從天立太平福祥如海貯康寧色齊早應魁三五夢難猶卑帝九齡不見犬羊窺紫邏遙知鵷鷺兼形庭明年此日尤堪賞混一車書統四溟

當席致語

為天子之守拜二千石之榮方聖人之生致億万年之祝心之悃愊事絕華夷況牲牢賜餘皆冒上恩而皁隸與臺許同燕樂逢辰如此不醉謂何伏惟某官太常舊英謀猷勳烈仕職聯環衛曾窺覘於清光手付撫盈益便蕃於眷渥其官載其家法列在王朝抱章相之遺經盡收餘烈賛貴親公之舊物豈在他人究觀許國之忠並見愛君之篤舉樽相屬其樂未央殊異寵時細酌成歡之酒不妨拜賜共歡漢詔之酺其盛無吹竽竟同擊鼓少佐歡娛之洽輒裁口號之詞

邊廷無事飲為秋況復佳時樂事優野水添杯真不辦南山獻壽若為籌詩可吟煩妝同時見恐有鄰枚後乘欲繼周人天保詠急傾滄海染銀鉤

王母祝聖

無率土以非臣豈天下三分有二祝聖人而使壽聞山呼萬歲者三雖上下仙凡之殊塗而愛憎好之一轍敢鋪善頌允屬僉辭伏惟皇帝稽古而行用乾以則念祖宗家法之懿一本於仁混南北聖度之餘相忘以道損務不勞於億萬好生乃及於細微法禹泣辜憲湯開網惟上天之陰騭自我民之聰明俾熾而昌惟德是輔臣兹趨戴流沙之裔側聞大庭之典遙望闕庭敢形歌詠

閶門啓鑰曉如雷雜沓群仙佩玉來白鳳凌雲回羽扇翠龍移日下宮槐九嬪侍輦移文母百辟稱臣捧壽杯遠將瑤池舊承宴蟠桃花好又重開

當筵致語

簪裾儼序金石和鳴屬山陽歸馬之秋慶華渚流虹之候必留賓從願畢餘歡

詔分壽宴幸到邊廷將士榮光錫百朋試謂揮戈回

落日金壺有酒尚如繩

放隊

黃堂日晚紫府路遙瞻望台階相將好去

天申節錫宴致語　　方　澤

勾王母隊

南陽真人紀赤光之照室西崑阿母賜青禽以造庭可無大椿之辞仰祝後天之筭降朱露之宮政三十六天之第一上翠華之壽期万年千歲以無窮敢傾葵藿之誠仰效阜岡之祝

再問

既乘鶴駕來自蓬山願賡三壽之歌式贊九重之慶

再答口號

紫簡玉童又報流虹之旦瑤池羽扙再傾向日之誠不辭弱水之遙來上南山之壽恭惟皇帝祇承上帝誕受多方躬乾剛獨斷之明得天道不爭之勝烽銷鴈塞休兵長閑於玉關香靄龍樓問寢每勤於長樂諸福之物莫至九功之德可歌屬離火之方中政嵩臺之紀節要荒異域咸修任土之儀富壽多男盡同封人之祝但臣妾等名標三洞跡寓十洲玉爲液而金爲漿風爲輿而雲爲子兹仙侶上祝堯年遙趨闕庭輒進口號　西崑瑞氣下丹霄遙望

桃三千年而一熟歷四劫而後成調九天之韶動九雲之曲來

鵷鷺爲拱楣袍長樂只知鐘漏永朔方無復陣雲高光明不異千秋鑑顥色長如萬歲桃來上君王千万壽相將依舊鶴鳴皐

放隊

奏蟠桃之觴壽永齊於箕翼駕紫雲之輦路復返於蓬萊再拜瞻天相將好去

聖節錫宴致語　　陳　無已

臣門千齡接統炎聞後聖之期万類效祥宛同先佛之日永惟昌運屬此興辰四海交歡同欣稱慶共惟皇帝陛下由獨智之聖

以庶物爲心睿武自天文明徧物有堯舜之道而博施濟衆有文武之道而居安資深刑政並修登斯民於壽域干戈不用還千里之故封方茲隆盛之期迫此誕彌之日凡茲臣庶孰不傾瞻臣幸以聆工遘斯盛旦願效封人之祝願陳大雅之詩　劍珮声來合玉除鼎彝煙上暗金鋪近臣先識天顔喜九奏初知晝景舒東海爲田將幾見南山稱壽已三呼欲知帝力今多少醉舞行歌滿道塗

天寧節錫宴致語　　祝　訡

天眺協氣共扶帝祚之昌星雷發祥果見聖人之出慶誕彌瞻於天上賜筵下逮於人間伏惟皇帝陛下粹然龍鳳之姿皎若天日之表出膺貞嘉之會坐臻泰定之時況乃應鍾實當陽月四序已諧於鳳曆十賚競秀於天階聖哲肇興中外咸覩殊域貢琛球之瑞在庭振鵷鷺之容三十六宮盡生喜氣百千万歲永御皇圖蓼蕭旣荷於宸恩湛露廣聞於綺燕折石擊石咸稱北面之觴就日望雲願效南山之壽敢呈口號上祝皇齡　律動雅鍾方協氣黄垂十葉正芬芳九天眷命符堯舜四海傾心見禹湯山嶽豈徒千歲久乾坤應有万年昌遐方稽首瞻天表更聽歌謠奉玉觴

天申節錫宴致語　　鄭　璈

鈞天九奏遙瞻大帝之居嵩岳三呼敢效封人之祝幸遇需雲之樂咸傾就日之誠恭惟尊號皇帝陛下道合混元功參太極寶慈寶命聖人德何以加得壽得名天子父尊之至授重華而協位執妙契以凝神得四表之歡心專一人之孝養未央殿上受皇帝之親朝長慶樓前聚老臣而稱壽日華歌詠康衢謳謌樂部仰日月光華之日載遇虹流電雲韶揮布之音願陪獸舞恭陳口號上祝鴻齡　一聲響蹕慶雲從向曉來朝大帝宮琴奏五絃歌永日貫飄六英舞薰風未央前殿歡声聚長慶高樓瑞氣融好是玉卮稱壽處堯衣端拱舜韶中

王母致語

侍宴瑤池猶記流霞之醉儲休甲觀又瞻繞電之祥從西極以飛

來頌南山而拜舞共惟猶神物表觀象帝先淵默端居尊爲衆父之父逍遙淸境德合昊天之天視黃屋而非心玩元珠而自樂永日方縣於堯曆薰風緩度於舜琴五百歲春五百歲秋不數楚南之木一千年花一千年實長觀閬苑之桃臣妾等久勵龍臺曾陪駿御采玉枝而卜壽替寶籙以長生高詠洞秋敬陳善頌

青鳥傳呼急管催寶晨縹緲下蓬臺傾心願佐華封祝舞袖飛從閬苑來弱木枝高長不老蟠桃花好幾番開天皇一万八千歲常向瑤池奉玉杯

當廷致語

流虹紀瑞僕景命於万年湛露頒恩備太平之五福星趨會弁雲擁泰階恭惟判府安撫樞使大資衆閩樞衡淸都斗輔未央前殿望太極之一星長樂雄藩擁東方之千騎蹕弄風據於金版臚傳曾賛於玉色對揚天子之休均錫諸侯之燕傾心魏闕拜手兕觴宮使閑學尙書楚路着臣甘泉舊德久勞侍從寓延閣以居家均送燕甲奉殊庭而福國知宗中大振振信厚頭顱英晏棣華資糾合之功爪牙街肆長之慶提刑中大道揚德意宣布詔條同躋仁壽之風協致太和之治五百年而並堯舜共際昌辰八千歲以爲春秋咸伸善頌某等叨居末技獲奉歡顔輒採民謠敬陳口號

久向淸都侍玉皇滾衣猶帶御爐香樞星帶色連天闕湛露均恩到海鄉瑣闥弁充庭趨式燕玉卮前殿想淸光明年花發千官盛獨押班頭立未央

天申節致語 鄭[illegible]

虹電呈祥表上聖誕彌之月乾坤等算効臣鄰祝頌之誠運際亨嘉歡騰遐邇共惟治隆三紀道冠百王無前之績對天之休旣已懋太平之業游心於淡合氣於泊乃從造物之遊粹万機庶務之勞受五日一朝之養惟成功而不有宜得壽以無疆重華協瀞於昌辰載夙忻逢於穀旦神祇薦祉日月增輝璇霄遙現老人星瑤池下降西王母未央長樂年年觀淸蹕之臨率土普天永永效華封之祝臣等幸生聖旦叨備樂工遙望闕庭恭陳口號

電樞星渚載呈祥[illegible]瑞聖王鳳紀難逢千歲曆龍章親奉万年觴道高今古皇風遠恩洽華夷湛露瀼宰邑小臣何以報帝齡遙祝與天長

天申節致語

一人有慶正薰風入奏之時萬福攸同均湛露旣恩之寵幸于今而親見放歷古以難逢共惟玩意希夷儲神淡泊垂衣三紀德新日新而又新臨御万幾道大天大而亦大與陰陽相爲終始殫竹帛不足形容合万國之歡悰慶九重之良會誕彌厥月仰瞻北極之尊降康自天永祝南山之壽但臣等叨爲樂部喜際昌辰遙望闕庭恭陳口號

眞人降誕下中天好是薰風奏管絃四海幸逢千載會兩宮齊賀万斯年酒浮玉斝饒春色香噴金爐靄瑞煙遙想龍章端上祝壽如山岳福如川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七十九

樂語　生日

皇太后生辰致語　　祝　洛誅

電繞星樞上應夢龍之瑞虹飛霄漢允符吞鳦之祥皇天垂象於母儀厚土效靈於婣道寔丰宗社昌溢神人恭惟皇太后殿下道高唐虞德過任姒俔天之妹纘女維莘蘊懿姿於風龍降淑表於天日端有二南之化輩追三代之風家道既興茅菅詠和平之美子孫茂盛螽斯稱衆多之宜覺裳每蹤於綈羅玉食又遺於滋味雖塗山之莫及彼媯汭以奚攀下順坤元陰陽和而万物理上符乾造日月照而四時行時屬艱難天其眷祐爰暨遙歸於沙漠聖躬近抵於中華母子如初貴爲千載之一遇宮家相慶至於万口以同詞衆識太任之心寬成湯之網恩霑動植仁冠古今恭惟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皇乘輔相行不忍人之政以若稽古之心道格亦異孝勤表章天性至順毋孫晨昏宜銷財食尚勤於聖[illegible]政冬溫夏凊綵衣再戲於庭幃道高聖書之誕辰用祝天齊之眉壽吟龍留而擊鼓奏鈞天之韶尸座小措而商真珠尺瑤池之沉醉臣猶濡聖德生長太平承家孝之一經竊鄉書之兩薦目此鉅慶莫所未聞材猷无補於朝廷草木難酬於雨露近瞻象闕四奉瑤觴同与海隅之人共慶華封之祝老人星瑞顯万壽之无疆天德出寧賀一人之有慶臣不勝欣躍執奏詩章　君王仁孝天常高又得師臣輔相皐太母亦當回天眷祐老人星見止唯此慶龍事協生明丰吞駁祥符崖麻皇視壽幾何詣豆[illegible]蟠桃

李丞相生辰致語

門洴紫氣有青牛道士之遺風候滿朱明乃碧[illegible]其惟某官望高四海名重太山言行爲百世之師[illegible]書遂帝座千八百之里雖縣卧於煙霄佇国輔三十六年佇催還於禁陛某等忝居樂部叨預伶官輒對台階上陳口号　水自開廉隅捲薰風壽語聽傳絲竹中四海方將望若[illegible]一溪那得擅文翁

錦筵別有蓮花妙壽盼争先荔子紅聞道明光已飛詔使君早晚對宸聰

高侍郎生辰致語　　翁　寨翁

梅拆南枝卓冠群芳之首日旋北陸坐殹六子之功留此休辰宜生碩輔恭惟判府侍郎鈞瑛流壽洋磐儲祥長庚銅殿於列星巨栢後彫於衆植乃壺亚渚文章蘊得助之江山使節淮壖威望有知名之草木妥持丝纍出鎮雄藩寬帝宵旰之憂當早方面古今之寄自非黜舊昌時風雲方太皡之司寒協大人之上喜用伸善頌仰彝聖斷伏願侍郎三壽作朋百祿是荷功保汾陽之終始德符周相之期願惟石與石長明南山之壽泰階兩二永扶北極之尊輒採齊言上陳口号　天上麒麟瑞世時飛梅初坼向南枝氣鍾泻郢江山秀名滿乾坤草木知郡義中朝新柱石文章多士舊耆龜頃將元斗還八柄尽挹銀河作壽卮

生辰致語　　劉　忠遠

[illegible]地結靈脉初兆三乾之慶天開貫葵方占六葉之祥葱芬往氣聲昭星靈鍾瑞瑞煙迎曉日須臾頃生此今辰共惟某官参井儲休岷峨育秀早馳英譽於東膠壁庠之文晚綴清班督西掖帝臺之聽當思流而男退寧修翼而早飛官旋方懷丘壑爰值始衰之辰慶逢孕玉之辰坐上群賢明盍尽登瀛之侶門前都騎鼎來皆賀良之客娛賓雪而重烏頻屋冊而再少頗爲瑤池霧集洛浦春歸宜燕絲竹之音仰祝松椿之算　不貪青瑣鳳池頭歸赴岷峨杖履遊鵬翼迅回九万里椿攄遐逝八千秋瑞庭駒子皆仙骨密坐鵷行尽貴侯此日德星聚壽宿香醪莫惜泛金甌

生辰致語　　劉　吏叔

化日漸長梅花逢驛使之候高門有慶桑弧發男子之禱式陳燕觴以樂勝事伏惟某官風姿凝遠識字辨明早就師而讀一箱壯從官而飛千里以大臣子常安州縣之卑官異小人儒頗傳文武之大才爲來監郡自目隨緣時无少陵執酬常侍之句世有呂收

始識王祥之才雖然歲晚之有餘固以德服而自化逮此生申及甫來歌伊壽而臧況乎其官蓮平勃以交歡拍王謝而偕好不煩多費酒如澠而肉如陵豈其固辭君當的而吾當賀恭居樂部得侍華筵欲佐歡悰輒呈口號

相逢樽俎定宜開况是今朝祝壽來蓮花幕新宜試飲竹林散陋莫相咍家風久已門楣馬仙骨懸知背似駘留滯邊城且毋怪詔書行過楚王臺

宴餞

宴蔣丞相致語　陳　德明

湖山改觀屈持斧之重推樽俎相逢對秉鈞之真宰初筵肆啓和氣一新恭惟某官校殿上游黃扉宿望起文章而陟大位徧歷清華享富貴而歸故鄉尤高恬退已趍歸東之詔行膺虛左之求我某官繼石林先生之風當綉衣使者之任暫開雄府首燕嘉賓左相飲如長鯨足知海量郎官上應列宿幸接台光衆類録長實兩相輝明月清風平分破千省環坐平指調絃道洛陽花酒之春振江左衣冠之地某叨居侍部獲造鈞墀佇佐清歡輒呈口號

宴蔡侍郎范大卿致語　方　澤

鐏俎娛賓武子致加邊之享籌帷決坐春侯有撤席之迎非惟備物以多儀實亦序賢而合好伏惟某官以碩德雅望撫吾鎮之重鎮某官以美才休譽居九列之清班當王緒雁賓之初適使旆排徊之地而某官肆筵較契張樂炎歡宜有詩歌以資宴集

郡仙高步集琳宮新命中來此地同一座冠纓輝暗日滿城歌吹咽秋風傳聞嶺徼亦羌龍喜想見朝歸亞米座從此要年俱拭目他時廊廟冊元功

宴楊參政歸第致語　晁　子西

朝廷大臣既乘駟馬安車而去位郡縣長吏當奉羔羊上尊以至門是固國家之禮儀亦表里閭之盛事恭惟某官仕道而遇明主富貴而歸故鄉名遂功成盍聞君子之大道年高德邵實推天下之達尊雖在燕閒所宜優禮知郡敬以折俎陳於華筵輒祝在後而鈞祝在前敢忘本朝射覲之意庶其繼粟而况人繼肉族幾諸侯恭事之恭通判撫衣以起正襟而立鎖讚以大牟須進禮而示尊俎坐於先生願壽觴而為壽某等創逢高會兼奇聞蘇栗城顛沛而不歸喜得文慼安樂之復見輙因善頌以紓下情

遠近星扶珠草木高騰張翠幄拂青霄初陳樽俎歡千夜便責園林如午橋又見曾封曾賜醴少留亦爲未還朝歡呼肯伴長安吏誰道尊罍絕旨僚

宴張節使致語　孫　仲益

碧油開道共欣凱奏之還阜蓋迎門大啓賓筵之盛共惟某官名高八陣氣蓋諸公奇謀參玉帳之籌妙策往楓宸之眷方上聖推轂軍門之日正偷兒弄兵草莽之中折箠一麾投戈四潰鐵木百万盡歸細柳之營珠犀三千坐甫紅蓮之幕知府待制共陳燕豆暫駐旌麾歌鼓千霄簞壺塞路盃闈卷珠簾之雨舞細生羅襪之塵風起雪飛百花侵瑤觥之綠河傾月墮千葩摧蠟炬之紅

秋風撒三叠紅旌聽翆怨二唾手平笑倚仙樓天上坐卧聞鼓角地中聲九門合遝追鋒去千里讙呼負弩迎從此三吳傳勝事一時草木盡知名

宴汪帥致語　熊　子復

制壺閫山爲機廷之大老經營建水遇雅府之高賢乃留帥節之行以受侯藩之宴共惟安撫樞使相公道開百聖功蓋兩朝番符黃閣之除還就赤宸之列漢京三輔此既弭於旌麾周國十連特改頒於斧鉞擁旌練數千之卒經提封爲第之州而我知府校監數丈當接武於書林亦協心於言路雖大帥過其府宜依節制之尊然而君在此堂得叙京華之舊某等孟微盥星座榮擅輇控心誠具陳口號

兩朝注意藹經綸勇退班仍寓在宸曾爲帝樞通北極暫分帥壺向南閩元戎道出吾新府太守郊迎是故人飲量吸川何惜醉即歸廊廟秉洪鈞

宴孫發運致語　方　澤

四牡出彊持閫外之事千艘坐運今將半天下之權儒朝掌
降於絲綸故皇先皆爲於衆職伏惟某官高才間世雅望時稱於
延閣之英曾出漢庭之右弟君先寶方面餽餉之功使節光華夙
有澄清之志而某官曲敦嘉好式昇多儀宜有頌歌以賁宴集
戎旌高啓見冰壺落落英標峽坐隅持節舊聞雄於并州分方見
給中都江城和氣先旌旆淮浦秋風滿袖爐看取瀛家蘭冠業莫
猶雲際送雁飛

宴劉獻供奉致語　方　澤

樽俎娛賓式子有加豐之享簪裾映座承侯致撤席之迎炯將命
以勤王且因時而爲蘭欲序賓賢之禮多由儀物之私恭以某官
又服勞熙庶廣宸眷天威咫尺思致孝於鬼神使節光華示不忘
於礼樂而某官肆延躬好張樂交歡宜有詠歌以賁燕集
卷幕爐薰散瑞煙玉除人此駐華旌風流尔認周郎曲威疑初開
賀老絃座上金瑺春服麗樽前鉄縢晚粧鮮歸時紫殿方承宴重
扆亦雲奐句九天

宴黃提刑致語　陳　杞

西臺報政初聞五月之成東部向風遂失二天之庇是陳七獻之
禮以爲一日之歡恭惟提刑大夫錦節明陰清風兩物有周公之
材義謙以自居如顔氏之孤高敏而好學用經明而治水以德盛
而詳刑某自東藩就東比道知府大夫勞平生之好盡賓主之情
願陳衆志之詞以繼一時之盛

宴蔡總領致語　熊　子復

岢城擢拜於列卿民方懷舊給餉職行於會府尹來告新節華要
之鼎來與高明而契合恭惟泰使總領大卿粹然家學籍甚時名
政術敏妙而每存恕如之心利源跡通而不傷仁義之財細書一
札輩當清切之除賞帶萬鍾併受便蕃之錫清裏益注現望太命隆
判府殿撰侍郎德自羽儀政仍柯則惟庶民之安其里巳送儀游
則兩君之在此堂宜作燕喜敢陳俚韻用佐歡謡　太府黨堂壯帝

京兆回鶻武蹊精兵郎星發即昔寮舍卿月仍供細柳營游刃有
餘新妙手伐柯不遠看能聲一樽且爲斯民樂卓晚同歸侍紫宸

宴曾總領致語　熊　子復

天塹宿師仁莫繁於總餉日饋轉漕選特煩於凝旒總漕聘介之
軺即按邊儲之須故進秦學無黃堂恭惟秦使總領少卿奧學
研幾周才濟劇洞明當世之大務練達本朝之舊章搗求可使兄
民且督志禮樂之事孟子將有利國必首陳仁義之言蕭戢郎曹
更蹤卿列揮毫而奔万象盍閟步於詞林操筆而制四夷姑究心
於籌道而我判府殿撰侍郎雅當共理喜奉周旋交暫而玩石牟
笑於代僅全之略比肩而向金馬賛九宸恢復之圖方淡量之吸
川更麗容之舞雪敢陳俚韻上佐清歡　卿月家聲妙一時才高
自結紫宸知趣還便須闌中漕遊箭仍侯塞上師日貫方舊登曉
帳歲根千臨集春期笑談了此應珠拜且向黃堂醉一巵

宴統師總卿致語

葉戎屯戍而邊境少安方制大騎之命連宗戰攻而餽餉不絶並
資人傑之才擁壓鬼輕於南宮領盍迷聯於北府恭惟都統兩府
太尉智研韜略威震羌胡亞梘府之官儀早隆上眷統都營之師
律益峻中權泰使總領大卿簡在帝心挺有祖烈卿聯應月次九
禁之從途使指占星通兩鐵之餉道判府殿撰侍郎鼎來共理喜
復周旋三壽作朋樽宜開於北海萬邦爲憲會將集於東都敢控
鄙誠上陳俚韻　虎貔十萬可橫行偃甲揩兵鐵甕城上驛擁旌
班二府正卿持節餉漕營鼎新來况有東方騎晴昔仍傳北府兵三
傑同心須輔漢黃堂且共醉京清

宴陳統制致語

群盜縣崖舞狹辰而假息偏軍擣穴一漏刻以成擒消殺氣於郊
原沸歡聲於城郭特起黃堂之宴少延白旃之留恭惟統制舍人
妙略驚沈英材駿逸環漢廷而入衛成閫郡以出屯淳水徇偷屢
見單揮之捐建山風鶴又勞馬箠之指參議監丞表表簿要天氣沮

金石揚一麾而假守曾詢寬條抗十乘以臨戎暫試蕤書兹出指
縱之略迷收折識之勳而我知府郎中雅度包荒清規絕俗令行
敗日即掃湧池之氛化成期年復荊蕉蒲之亞推成功而不伐設
備礼以有加通判奉士督小隊以環攻數推寬焰通判寺丞佐大
藩而開寞絡道奇幾于今一會之歡自我五公之協恤如舜月之
輯瑞攔若甘星之連珠吾圓万里鵬搏共賦百川鯨吸但某等耳
聽戎捷目覩師還輒叙心懷聊獻口號　蝴戈崚嶒設峥嵘飛將
潛軍一鼓平紅幕貴卿評妙畫朱轓賢牧講歡盟西郊秋氣翻料
氣南國秋声轉頌声更有舜早班照坐大家齊賦吸川鯨

宴平江大守　趙　德莊

清香凝燕方席幕府之開紫氣度関暫屈牙檣之駐吏民快覩城
郭生輝恭惟某官名冠時髦才標国棟相門有相妙傳經濟之文
仁者安仁讓者中和之政一節勤勞之終始十年進退之雍容偉
論精深每前宣室之席高情灑往要厭承明之廬乃眷吳門寅今
幾輔暫借臣之寄緩峻閣老之清班昔星夜明分野有慶宵両騎
至民物具蘇勝游還付於詞人坐嘯復從於稚志江湖如畫雲日
既秋香徑傳呼棨何如於畫錦金庭清淨氣已召於春臺某官仰
瞻郡寶之術偕念門闌之舊爾延玉趾忝貫羽觴倚若桂於風簷
掃井梧於月地新歌百轉妙舞七盤主稱千金喜屋歲寒之託河
潤九里恐聆暮召之還某等叨列賤工親逢盛事顧技能之无取
繫欣幸之有餘上奉台嚴敢陳口號　翩翩鵠首下吳川漾漾虹
旌照碧油紫綬金章香案吏紅柑白藕洞庭秋地靈自昔翔鸞鳳
風化從今及馬牛他日定知三節峻良辰姑爲一樽留

宴新守黄侍郎致語　熊　子復

京口要藩護神皐之浩穰宸心妙簡輟儤禁之清華驪歌方徹於
湯金騎吹已臨於浮玉恭惟知府殿撰侍郎道醇而心正才大而
氣剛胸次容方頃之陂毫端扛百斛之鼎第從自之嘉頌既授同
華分刺史之真符更福民裘旌麾飛至衙府洞開江轉而來挹鄉

國岷峨之秀山同北顧控邊城淮海之衝曉見霧刻於猜鬱根戎乾
於祭御叙此大患始潤澤於侯方迄其外膺伫經綸於帝所奉使
總領大卿扇蕃兼攝亦其交承楚尾吳頭設算固殊於他郡召前
杜後肆廷乃會於此堂星座炎煌霞觴瀲灩書無鯨吸百川之量壯
鵬摶万里之圖敢叙心期仰獻口號　六聯事簡獨司戎亞旅才
高試外庸仙殿西清聯寓直神畿北固屬提封岷峨遠挹鄉関秀
淮海前瞻敵境衛聘傳已交戎索靖春風歸聽景陽鐘

宴新守致語　許　仲啓

欽剌南陽移自兼於使道把麾江右時適除於景風民喜迎來礼
均飮至恭惟某官蘊浩浩淵淵之道擅渾渾噩噩之辞昔聞二品
之加官今施行馬今觀一門之群從俱詫登龍况毓秀端明奉王
之卿而鍾慶元英先生之曾有腋膴仕於赫貴名爾就小朝廷之
遴選于自古子男之寄果飛特薦往貳元侯四明蓋華於冠蓋著
海沂之績千乘爰分於符竹甫頒寶之春初藩侯於瓜期即寄
聯於荷綠某官偶成便借又欲賦歸雖古記切於交承何異相逢
於邂逅奉三年之計且喜於告新陳九歎之儀尚疑於從舊況
宜城之酒靜凝燕寢之香隆楊柳之絲舞衣齊活對芙蓉之面
歌扇生涼旋及旅酹不妨談笑某等本无他技曷佐清歡號令
乖吏此日仰瞻於李郭規隨其守它時同擬於蕭曹始竭心思借
陳口號　山路崎嶇李并参使君五馬至駸駸高標自喜千尋竹
茂闕人推一片金澤比春陽應遂長吾將去矣禄且頻斟交承契厚
何妨醉端委過歸便作霖

宴新守致語　高　明父

九重飛詔新虎節於湖湘千里寄首途建隼輿於甌粵顧此樵陽之
幸適當驛氣之臨共惟某官才閎經濟識造淵微炳然文雅之宗
師偉矣老成之儀表早披疑流之眷屢登要路之津未始白蹕更
臨輪墩且人生以五馬爲貴嘗聞杜老之詩而大夫至刺史則兼
又見韓公之序於煌府乘輝映棠庭而我知郡中大喜見巨賢接

留符邑凝清香於燕寢樂旨酒於嘉賓吹竹彈絲八音競奏遏雲回雪群藝俱呈顧飛李白之觴以介无疆之壽推此日之山城游追聊記清歡庶異時之金馬笑談尤爲佳話既開散語上獻巴詳

聞說湖湘喜氣開望闕東指二天來去程休擇晚鵰相到日定將春共回行色經過雅巷陌清歡留駐倒樽罍主賓俱是和羹手便合江梅薦一杯

宣東州交代致語　　任　子淵

古郡風流難繼宣城之行樂中年感慨易增太傅之離愁矯爪戍之終更幸竹符之合契聊陳觴豆少駐旌旄恭惟么官岷下故家江東華胄早擅賢關之書晚收文陣之功談笑風生高出塵埃之表貿懷挺直絕无城府之深質路踐揚吏能諳著奉淡家之寬詔敕巴郡之遠民渤海潁川已上中臺之優最恩渫峴首尚追前輩之高風東我一方速旋三歲懷西山之擣隱泛南浦之歸舟陶菊猶存縱有兒童之喜召棠勿翦能生父老之思今則么官載念宗盟夙依德蔭論心道舊推先世父兄以來問政告新知自今子孫之契愧金貂之後續措書華之前征請歌三終爰侑七獻月明後夜但同千里之懷兩泡今朝且尽一杯之醉敢呈韻句仰佐清樽

撫字心勞遠俗懷歡聲騰沸繞巴臺朱轓且要雙旌往畫舸誰令鼻鼓催草滿春池思故国柳含朝雨送離杯荆州長史身彊健却望雲帆天際來

餞舊守致語　　許　仲啓

千番既劾因爲長社之留受代言邁式遂甘泉之奏爾陳藩俎少駐旌麾恭惟么官大雅卓尔不群多聞古之益友本慶源之派别託仙李之根盤材號吏師李知世務縣灯火卷舒之力科第閱三十年積簿書期會之勤仕官至二千石此邦幸甚其治謂何協下邑以損金化宵民之珥筆五兵自戢百堵勤賢論功部曾氏之太埤足用路借公之可頌臨流溪而清到底登峻嶺而氣横空臧敝箴刑諸司形不擾之言止其上則半載慰无帰之願迫兹解組共瞻東望而去思行見出綸王及南薰而登拜么官遐邇逺至若有數存宣布去初明幾州在三之節交承收寄守蕭相畫一之規義重通家礼隆設帶步連眼水紋尚帶於春声畫燭成灰妙舞謾象於別恨銀海空而有酒瓜玉山側而要人扶么等執藝摠庸蒙恩喜又折梅遣驛使它時請問於寒暄迎佛送如來此際愈難於啼笑敢陳口號尽述壺歌

攤二高牙鵠首東兩餘歸計一帆風中和作傳誠斯寓平理名堂治与同對酒告新應歷三聞歌話别莫忽三宗英又就鵷班爲緩玉陛金門有籍通

餞和州交代致語　　孫　仲益

朱幡早蓋方班楚澤之春錦覽牙檣又泛秦淮之月草奄寒暑蕭鼓沸天紛然盼轍之恨居有挽鬚之意恭惟交代么官忠純許國豈弟宜民時推北斗之一人來擁東方之　千騎望長安之遠駛公子之心快登臺之風聊共庶民之樂爰膺妙東移牧通都五馬攢花難駐雲霄之步九芝鲞撿封露兩露之新知郡侍御風陳燕豆之歡增重交承之契十眉環坐千指調絲長歌壺觴之緩百枕倒瓊艘之淥渭城朝雨寄别恨於垂楊南浦春波洗愁心於碧草

天涯万里一尊同醉眼秋看月隋空吞角孤吹千嶂曉絲舟横曳半江紅啼粧尽帶梨花雨舞袖猶翻柳絮風只有邦人頌遺愛棠陰繞屋自龍葱

餞沈守致語　　趙　德莊

膽風暖景方欣雛雉之鳴碧浪波忽報飛鳧之別兒童知恋草木含情顧兹不以自矜念翻然而莫駐恭惟么官名流第一間氣无雙錦繡蟠雲夢於胸中猶麒麟於地上時和頌美曾桃李之无言吏退詩成信江山之得助遂春華之三変方聖政之一新民願借而報聞課當迁而奏可車輪四角徒多繫卧之恩軺傳一封其若賜環之召么官肅故交於新好啓華宴於芳辰抚嘉植以賦角弓聽鳴嚶而思代木歌翻金縷帳花霧之濃三醉倒玉山惣星輝之睒三么等叨持薄技幸列下陳上奉清歡敢獻口號

琵琶洲上百花開半是河陽手自栽試問解鞍朝帝去幾將持節爲民來江山頼有詩千軸父老寧无酒一杯寒食從今不数日邦人惟恐詔音催

錢吏部致語　張　正己

天青月白三公已正而少微明秋至風高九江空而猪滿去丹闕之鳳思侶蜀山之鶴離群餞祖帳之鋪陳攀華軒而餞飲寄一言於樽俎分万里之舟車自古有行此别爲重伏惟公官孔門游夏吴産機雲初收釣鼇之鈎便使屠龍之技魏公善諫房杜獨知賈誼尽言絳灌争忌官曽再逐居東五年澤畔志懐沙之吟天涯无逐客之淚忠氣貫日誠心格天動反席之綸音先假途於閣省公官舊虛徐榻曽共李舟朝閑北海之樽夜挽庾楼之客花溪錦里忽歸雖得僊巣金馬玉堂回望即殊塵世我心匪石有酒如繩臨岐雖贈千言執手不如一酌　自古潯陽送客愁荻花楓葉蒲江頭今逢東海任公子歸作商家傳野舟絳帳舊樽曽共醉鉛車脂轄也須拔莫從對月乗明夜却憶南州庾亮樓

錢席帥致語　王　望之

落花流絮捲九十日之春光細雨和風送二千里之行旆况是宣州幕府居多上澤賢才用捧離樽式張雅會恭惟知府至仁厚俗雅量鎮浮湛千頃之洪陂於人无間散一襟之和氣与物爲春肖是鳳池之子孫出爲蘭省之英傑薦更郡水久立使藩政所臨而有声才无施而不可名績既輝於仕路富貴又臨於故鄉政已及瓜民争卧轍且以通判登高臨遠開館羅羞講故事於長絡陂臨設祖席於上東門外式宴且喜不醉无歸　使君千騎路残紅雅會清歡与衆同但有耆儒留父老争知竹馬有兒童日邊早晚身將近坐上須教酒不空鄭圃居民休卧轍漢廷即欲拜三公

錢江給事致語　翁　寒羽

雁信催人動日邊之歸興赤烏觴留客紹濠上之歡遊渼湖清夜山共秀色於桂重迎秋色芝蘭輕送薫風已拂朝衣難忘祖帳恭惟給事内翰紫宸新使青瑣舊臣潁陽之族望弥高江左之家声不墜廣寒射策妙年遂擢於甲科冀事代言真實展於乙夜孤剛去國忠義忘家地盡久借於雄川天意欲還於鐵闕曾幾已人陳韓裁接偶非蓮幕之佳賓敢忝柱之上客仍選五馬添作三龍未應或問於刀頭將且暫歡於鼎足小亭共樂幸拼醉於南州上國相逢望瞻風於東閣敢无鄙句聊助懽聲　玉虹千尺跨雄溪溪上神仙樂聖時剛与賓朋同宴喜便從君相問歸期花香半惹紅蓮幕酒暈偏饒白接䍠醉取東山十分醉看三身在鳳凰池

錢沈卿致語　趙　德莊

山川效祉有來膏雨之和史緯宣精歸止慶霄之積惜留不遂遺愛若何敢賡五袴之歌少致千金之壽恭惟公官珪璋粹美水鑑澄清宣布德音積有神明之望雅容明著養成經濟之才眷此甌閩再迂符節威令飈馳於流馬光風日轉於甘棠謝守詩名自覓長城之重曹公相業不妨醉酎之傾乃御秋風爰還帝所鳴玉腰金而許國拚登山臨水以秋悲懐哉我民何以報德交代公官肅陳高宴聊接勝游酒累千觴增重金蘭之契日移三丈坐觀桃李之陰遂追錦製之榭因近想鵷行之英集賢子孫之永好爲父老之美談公等名在賤工自技盛事輒陳俚語上侑清歡　秋入閩山第一州泉甘竹美鳳凰游詩書舊説常袞相文字今知沈隱侯寒菊未霜尤可薦香蘭凋暮不勝愁主人莫忘南來水乞與恩波日夜流

鹿鳴宴

鹿鳴宴致語　王　望之

冠帶之徒以億万計朋來幾擬於橋門賢能之士近七十人妙選可歸於鄉里肆奉賓興之礼式諧樂育之歡斛元先輩李珹春華氣挨秋鶚曽遠海仙山之秀或泮林翹楚之英方賈勇以俱前遂先登於得俊聲音載好將選上苑之喬頭角已生只待禹門之浪共官文章元帥道德主盟大鈞廣播於无垠小子未崇於有造文

公翊所至首隆庠校之風當衮初來尺亦尋言之俗速肖頼作成之
德式遵勤勸駕之儀爰使閩子尚書崇路自是英蹤斗擬率德表
行儒宗推一國之尊論秀升材鄉老籍六卿之重知宗中大闈前
振後與善好賢老成百揭於典刑信厚踵承於標的挺刑中大猷
清風俗宣布詔條周洽雅俗大詢謀勸勵毋棄忝受雅亦有同流
之佐共成責治之功與賢與能登于天府載言載笑來我將率貢
然來思云乎不喜龍驤以將厚意維縶以永今朝既有嘉賓共鼓
瑟吹笙之樂請陳末技要回風舞雪之姿不揆無言敢呈口號
一札之泥下九天紛紛袍雪滿英躔衣冠直比橋門盛俊秀洋如
闕里賢從歲江沙仍漲合明年禹浪好爭先三山自是神仙窟誰
作人中第一仙

鹿鳴宴致語　方　澤

嘉與卑二乃邦家得賢之秋鳴鹿呦呦是郡國興賓之日矧樵川
之豐壤援閩粤之上游喜登貢賦春聯方家之樸[illegible]斯美璞子
里之江山地勝才雄人文物當儒服者數諸郡名天下者世
有異人視董士堂把龍頭之宵蜂較文金殿奪龍首之香標況承
六聖之升平復啓千齡之景運天下方方之詔播三載之規鄉大夫
興能郡太守勸駕共惟知府學士當世才高古人文章超韓柳之前
政事出龍黃之右斯焉能載郎躍鳳池衆肯存心至識好善易冠
濟濟咸遂於充庭賓佩鏘鏘盡陪於倖藻氣東髮達瀛之界喬揖
揚龍鳳之音既衆座主之提衡又慶門生之得路　喜哉門開直
氣新使君迎送鹿鳴賓廟堂他日陶鈞手郡国今朝勸駕人早晚
獨持黃閣柄須臾平步燕臺春諸生欲識恩門處昨夜台星拱北辰

鹿鳴宴致語　熊　子復

起常伯以殺籓宣美化準直如賓而充賦宗集初筵文章推韵変
之新礼樂按鹿鳴之舊伏惟諸解元先輩研精聖書振藻儒林獻
賢能之書果偕於秋計陳治安之策將造於春廷判府閣學尚書
典學研幾周才濟劇民星辰之舊奎來萬於中臺擁江海之雁暫
煩條於大府奉使總領少卿鑑文振古明識際空分閻浦之符士
當賞於長育總惟端之賦帝方頼於經營而况佐州得別乘之賢
分教有泮宮之吟併延舊率同燕公堂方里鵬搏上育衛而莫遏
百川鯨吸尽洪量以何辭敢叙心懷聊献口號　由來京現出公
卿化近神都久作成三歲賓興多儁茂二天寵錫有光榮炙風偕
計偕行李春日傳臚聽奏英更祝兩公趍召節新年政地見諸生

時節燕會

立春宴致語　陳　無己

東風應候於達草木之榮廣坐稱觴樂見太平之日恭惟知府大
夫英才蓋世偉行絶塵名義甚都擅四科而著目談評諸理傾一
坐以趍風政既須於中和人樂聞於鍾鼓爰因令節肇啓華筵賓
帝雅客願上使君之壽敢圖幼兆半唱舍人之詩願紆下情敢獻
口號　乘飛臘雪不霑塵收拾和陽作早春一坐尽傾歸盛德四
時難得是佳辰緣寬邊絲勝年年好拊不歌声日日新一笑難逢
易失杯行到手莫辭頻

上元宴致語　陳　無己

佳辰行樂爲平世之勝游清夜觀燈与斯民而同好恭惟知府大
夫寬猛相濟忠孝兩全声烈慕平四鄰氣節盖於一代爰因令節
追此暇時聊爲秉燭之遊用作豐年之觀扶老携幼樂聞鍾鼓之
音品豈排肩願見衣冠之會敢忘譁陋復此敷陳　歡声喜氣塞
康莊妙舞清歌樂未央此節定知隨意好今宵端復爲人長粧成粉
白生春色酒滿樽黃射燭光報答風光須一醉從來千騎貴東方

上元宴致語

金甕不允凝笙國雨花之瑞宮商迭奏雜漁陽參上声鼓之声况
當三五之良宵獲尽四并之樂事宜爲燕集式協時康恭惟ム官
嘉謀久著於朝端美政今傳於淮甸与民同樂不醉无歸忝貴管
籥之獻庶徹前壷之漏嘉賓列坐照紅燭以爲春妙妓成行鏘珠
簾而唱月敢形歌詠無許航觴　一夜逢瀛開宴開戟簾高捲月

徘徊歌珠清響咽回雪舞袖裊香散落梅十里花臺喧巷陌百華
燈燭晃樓臺杯行到手休停手徙聽銅壺莫漏催

上元宴致語　　張　正己

功名蓋世古來尚富貴全家人世稀森羅臣宰之衣冠修講四井之燕樂伏惟公官廟堂柱石夷夏藩垣表閑德礼之經每厚閨門之愛父子篤而兄弟睦茲已家肥鍾鼓設而琴瑟張非為酒困况三五之燈夕冠九十之韶陽人與明月皆圓礼席與良辰和會俯大樂而兼人樂擅世榮而全壽榮莫辞終夕之清歡茲蓋一時之盛事　使府門中別是天上元燈火換豐年全家美祿隨春到列岸清昆似月圓婁慶功名歸社稷謝安公子尽神仙幾番福壽圖中慶八幅輕綃畫不全

寒食宴致語　　張　正己

祥烽瑞景融二寒食之辰白日青天浩浩元戎之府三載美成人意方花粧出天心有鍾鼓之可陳肯韶華之空度伏惟公官興周方召輔漢蕭曹精神動而造化隨節鎮在而關河壯堂上幹乾坤之運幕中收文武之英伏惟公官河朔名家山西世冑今日支江之使昔年唐穀之雄再論經綸主人懷君子之念坐觀桃杏佳辰感錫宴之時忠臣以魏闕為憂遠民倚長城之固且同衆樂拚醉清推　元戎幕下會群仙樂出部華光府天桃杏欲燃非燈火樓臺不是禁烟樂声浮畫傳實外春色隨花照眼前只恐來年過寒食樞臣入侍禁中筵

端午宴致語　　張　正己

薰風再至黃堂靜而日影長午候新榮大火中而天心正萬物以得相見而樂四時適逢嘉會之辰誰對朱明出司燕喜伏惟公官長安顯世西漢遺英一身六詔之精神五路三川之衣食十年宸睠三度綰音雖留錦水之濱已籍瀛洲之上西山採文永堅爾國之心華省含香先醉浴蘭之會　薰風和氣度黃堂星火中天白日長圖閣顯榮先風閑芸香消息浴蘭香未歸先遂由侯歲既往

堪喚楚狂傷特得金泥降真命中元自是賞秋光

中秋宴致語　　張　正己

遠來近悅黃堂靜而白日閑氣爽天高中火流而素秋正欲盡賞心樂事无非美景良辰不惟宴賓客之娛莫叙閨門之慶伏惟公官乾坤粹氣海岳靈儲獨寄朝廷之重輕遠作西南之藩翰譜國風所正在始故治可移於官將見嶠二之嚴必厚振二之樂列坐五侯之冠劍同門万石之恩榮颯然清風散作和氣炷烟寒外清如四序之中秋福壽闔中更為十分之明月永駐清輝之照每如此夕之圓四海共天百年同日人生聚散頭從樽俎同歡家礼會和不隔關山相望　況二凌珠銀燭燁秋色中分八月天万石子孫森劍履五侯門閥會神仙酒如天禄全家美月似人心百歲圓只此門庭樽俎樂散為和氣滿山川

重陽宴致語　　蘇　子瞻

百川返壑草木搖落登場新成百尺之樓適及重陽之會高二下下既休春鋤之勞歲二年二共覩朱吏之美恭惟公官民之所恃憂樂以時歲餘力而取美財因被災而成勝事起東郊而壯觀破西楚之遙名賓客如雲來四方之豪傑鼓鍾隱地得万目之觀瞻實與徐民長為佳話　一時柱石壯嚴闊更值西方落帽辰不為游從詩藏子直將銅壁波神山川尚遠常時固城郭猶飄廣陌塵誰凭欄干賞風月使君留意在斯民

冬至宴致語　　張　正己

日躔南極來復見天地之心氣應黃宮復長為陰陽之始震雷寂而群動息坎水叙而百工熙共偶休辰遂迎嘉社伏惟公官德性端茂襟靈靖淵草詞裁班馬之文事業踵皐夔之迹出領藩宣之重力追教化之純袞衣又賴於弥綸鼎氣尚稽於調飪暫留鈞旆狀駐龍城撰本數簞環門有諸孫之趾嚴儲削禁長多五袴之謠載值良辰式陳雅宴几筵並設克全礼物之修觴斝交飛愈重歲期之亞　昨宵初復地中雷共賀新陽七日來六出藏開岷嶺雪一

枝香動錦江梅細調樂律娛賓席同挹仙醪送壽杯况是舊年元
事日醉鄉何惜玉山頹

冬至宴致語　劉　韶美

律應黃宫值五陰之退聽禮先郷社喜服儁之類升那為淨剎之
游共納新陽之福人官誠通造化手貫古今蹤揚功業之途勲庸
迩遐之望坤維屛翰一新帥閫之旌麾錦水金魚重見王公之両
目簪纓並集耆按集陳幸逢亞歲之佳辰況值叢祠之勝侶日行
北陸已添一線之長興在東山且拚千鍾之醉　瑞氣溶溶市賈
坊賓游來自鄭公鄉蔡宗雜遝星方聚鏘鏘從容日下長霄紛紫
中金布地花歌杜裏玉分行良辰莫惜瑶觴滿福海深深未易量

亭舩宴致語　劉　君引

楓落吳江冷梅開越水寒洞口相邀無是劉郎之旅岸頭乘興共
泛王子之舟道遠東道九華仙儀雅丙階三島客是日則有嗣宗
叔姪靈運弟兄父子不栽荀陳聚徳星於昭漢賓朋有同李郭泛
仙舸於寒潭把盞吾席上詩成江文通坐間賦就既而輕移畫鷁
蕩一水以波翻細疊靈鼉殷隱千山岩而迴音衆會合異時之佳會無此
好溪山蘭亭昔日之俊遊未必皆親戚　溪水冷冷出武仙仙翁
新上木蘭船不須更入桃源去此是劉郎小洞天

慶賀　禮席

慶帥廳落成致語　張　正己

萬里開府仗使節以安邊百堵興工壯右公之燕營室方即舊者之
藏肇修元帥之居役綏天時人和功倍伏惟人官將壇人傑于
世臣百蛮仰之如神明南士愛之如父母念公歸之无所永惟貞
履之榮安因去故以取新俾息勞而養佚棟題數仞豈惟風雨之
去除壽考百年願與山川之悠遠　南邊千里拓疆蕃為疆方奔貔材
架使堂拔地上垣方纛二倚天鈴閣衙琅二二時豈特除風雨千載
應圖籍棟梁吁看老成同衆樂振振公族會元章

慶新第落成致語　邵　公濟

一室寧亦此况全幹蠱之心百堵皆興允遂肯堂之子人念克艱於為
始宜无事於守成既獲鳥踖敢申燕賀伏惟人孝康君子清白
傳家兄弟怡怡尤敦於睦翼棟梁奕奕不負於箕裘既協爾龜乃
安期服雖不加於輪奐實有好於人鳥翔許有三徑之開于公有
高門之望良朋萃止清酒既沽咸與樂於來不忘楷頌　喬松循竹
立華蕭二綠水青山共眺在衡宇未殊元亮住一區堪配子雲莊也知
桃李留餘蔭更種金泉善肯堂何用區區論宅相其能厚德著流光

太師納孫婦禮席致語　范　元卿

主組蟬聯仰周曾一門之盛絲蘿締締合朱陳二姓之歡粲然
以陳儀敬黄扉而啓宴歡傾楮翠喜溢雲霄共推太師相公道佐
中興勲高振古刻銘日月鄉万里之雁氣洗滌乾坤還百年之舊
觀宜上天之報施啓奕世之昌榮兩國夫人氣龍清華德全温靚
興慶育行於命婦瑶池風冠於群仙少保公相左棘参聯精貫洪猷
於帝室越国夫人赤繩密契際嘉會於天人載看丹鳳之飛翔式
此鳴之鵷尊奉兼勲門之女來嬪上相之孫勝事難儔初筵特
盛月邊環珮扶歸擁府之天高風裹笙簫卸迎見人寰之升隔
圭組蟬聯慶一門絲蘿締締燕新婚蓬萊下擁真仙子槐府來嬪
上相孫錦瑟新翻雙鳳曲瑤筵分勸九霞樽雲屏側畔齊眉授長
共春光映紫垣

禮席致語　汪　彦章

莫籤帘告期配今既成於五兩涓辰協吉綢繆適迨於三星方親合
巹之儀宜奉燕賓之宴共惟人人淵源李海蘭徽儒林妙選元遺
始信青錢之價重新声寡和悉知白雲之句高且嘗振臂以當千幾
擅場而挾兩驥驤一鳴而空燕首越乎將百鍊而剸華新犀豈徒
為江左之文豪真欲繼洛陽之年少鄉人聳慕夙高駟馬之門女
氏榮觀今作東牀之賓鈦後青蛾締華姻人人譜系清高雅重
崔盧之甲族封疆密迩何殊韓范之世昏舊傳逸少之喜探識長
卿之晚初月下臨於箕斗茂嘉期有協於桃夭幸玉趾之來臨結金

閬之永好如借津梁於星漢大開樽俎於桃源衣紫栢子之香帶勳九枝之燭謝公庭屬益添芝玉之芳竇氏籣笙當有鳳凰之應薄技上達於綺席旡許敢脩於清觴 九賓珠履會春宵羽蓋參差次鵲橋應有玉臺供紈扇豈无丹鳳應吹簫 一枝仙桂香全近三月蟠桃色正夭看取樽前冠玉客来龍喜氣近煙霄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八十



## 勸農文

### 勸農文　張　欽夫

淳熙三年二月既望靜江守臣率其屬勞農于郊進父老而告之曰民生之本在於農農事之修貴於盡力治其陂澤利其器用善其田疇其耕也必深其耘也必詳日夜以思謹視詳察無或鹵莽且率其婦子相與叶濟其事用力之勤如此而後收穫之報可得而期吾力既盡至於旱蝗之不常則聽之於天焉豈其數之不常雖係於天而亦由於人事有以致之也郡縣之吏苟或為政之不平聽訟之不明箠楚之不精賦斂之无名使其間或有枉不得直冤不自伸則一夫之冤亦足以傷陰陽之和而況於其甚者哉此則太守與官屬之責所當日夜警戒勉厲无敢以忽其責雖在於郡縣之吏而亦有係於爾百姓者焉里閭之間若父子孝慈兄弟友睦夫婦和輯長幼協順存尊君親上之心无悖教犯義之習興廉遜之恥風息爭奪鬬訟之事自然和氣薰蒸災厲屏伏豈年之應可以感召此又父老長上之責宜相與丁寧教勸使皆去惡趨善以承天休是太守之所望也然則農事之艱既係於農民之勤力係於官吏之能政又係風俗之趨善天人參會上下相應然後可以常獲嘉報而多享豐年願不美歟父老其時此意无忽

### 勸農文　朱　元晦

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為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軍田地磽确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户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犁種蒔既不及時耘耔培糞又不盡力陂塘灌溉之利廢而不修桑柘麻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疎略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少加以官物重大別无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祖考傳付之業上虧 国家經常之賦使民至

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責哉以職在田園習知農事者日又日觀斯畝恨以將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鋤耒耜之間使其婦子含哺鼓腹无復飢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　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焦勞惻怛之衷耶於去冬嘗印榜勸諭管內人戶其於農畝桑蠶之業孝弟忠信之方詳悉備至諄諄已聞知然近以春初出按外郊道傍之田猶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弟猶未體當職之意而不能勤力以趨時也念以教訓未明未及遍行者責令以中春本行舊典奉宣　聖天子德意仍以舊榜并星子知縣王文林種蒔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汝子弟其敬聽之哉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必有功効當職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察視有不如教罰亦必行先此勸諭各宜知悉

## 勸農文

歲二月農事始興太守奉德意修時令與其屬勸我民于近郊太守有言父兄子弟其聽之天畀我邦是惟聖人所躋之地乃眷南顧湛恩是爲惟昔夏秋天久不雨所以俯勤宵旰甚厚帝用鑒回神龍授職呼吸之際化饑為穰凡今得以仰事俯育驩忻怡愉者上帝之昭答聖意如此我民何能然哉欲報之德惟忠惟孝惟儉惟勤閭里休戚相通婦子饁饟以時上不干寬大之刑下不待言色之教使忠厚和樂之氣充乎四境之間而有水旱疾癘之憂者吾不信也若曰尚氣好訟習俗之常棄本逐末其利自倍則非太守之望於父兄子弟也太守亦將有以佐聖意厚斯民者其尚敬之无忽

## 勸農文

去歲之春同我父老敬以德意布于里閭務飭農桑以即忠厚太守拙政不敢擾民吾民勤躬各願敦本雨暘以若黍稌登稔閭四方稱誦一口此　聖主覆載之德有神持護之功太守何有焉然人之情始勤終怠責天罪歲忽以忘憂遂因荐而報予已吁嗟而无及昌業之茂協氣丕來爲此酒尊樂我婦子此意厚矣其報伊何其力其誠以謝聖德

## 勸農文

趙龍圖

蓋聞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況操耒耜錢鎛服田力穡而爲老農者哉亦其聽太守言太守受天子命俾鎮此邦固不專於聽斷會計簿書獄訟而已其職則以勸農為事今明告爾爾有身則有役有土則有租有家則有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之奉又有歲時伏臘祭祀冠昏喪葬之費今不盡力於田則何以給力役何以供租稅何以爲仰事俯育之奉歲時伏臘祭祀冠昏喪葬之費哉夫深耕熟耘適時苗實此固爾寬之所甚勞也然秋成上熟禾黍登場安如雲積如墉春如玉以通工易事則衣有餘布用有餘粟以有餘資至於具雞豚具海醴設爲食飲與親族賓客懽忻宴衎優游卒歲則其樂亦誰如爾矣此聖主惠顧浸以視它鎮爲特厚故肯擇太守以使知民疾苦爲之太守仰承德意奉行惟德亦不葦所共知也維時中春土膏動而草萌爾其亦相率其法朝夕盡力從事於南畝不忘太守已飭屬縣毋因循以擾而事毋追胥以妨而役毋科斂以竭而力有不然者爾其爲告太守以梃後惠文彈治之爾无謂此爲虛文而弗聽也

## 勸農文

往歲之春同我父老敬以德意布于里閭務飭農桑以即忠厚今歲二月復與父老飲于近郊前去在耳奚俟多訓太守拙政无以禁末吾民服勞冬敦本勤身而得約力以用仰事俯育固有餘樂不幸而遇水旱亦可无憂若曰飢穰在天何與於我弃本逐末其利自倍非聖主宵旰勤民之意非太守所望於兄弟父子也其尚敬之毋忽

## 勸農文

國有常賦惟爾民是供爾尚致乃心力務植桑穀以宜子而家豈仟伯固常賦之外吏將何求凡我父老聽予誥言春郊既　時不

可失毋苟自安毋憚作勞以治公及私歲有秋則予與尓衆惟乇
康其汝不念于厥訓不治于厥職乃自以于厥身吏則有刑亦有
幸于上意欽哉惟時汝尚其勉之

勸農文

惟聖人克謹民事邦国厥有常憲毋底仲春乃命守令躬行阡陌
用懋勸于農人有司兹率厥典奉若天子之命爰啓厥伻躬造于
郊於是田畯及鄉三老咸在乃登進厥農而告之曰民生在勤勤
則不匱時惟逸先哲王罔不惟農是務不惟我国家惟農是恤
今兹東作伊始土膏脉發嗟嗟我民亦又何求如何新畲尓其亟
乃耒耜其乃錢鎛以俶載于南畝汝惟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用孝養厥父母以穿尓婦子乃飲食醉飽亦職有利哉其或發尓
時奪尓力害尓功弟她弗矜乃事茲惟有司之愆汝胡隨農自安
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則弗克養厥父母則陳餒其
妻子乃尓自底于困窮嗚呼尓其无悔我尓其勉哉

勸農文

當職去歲仲春之月始蒞視事茲期間此小邦相仍細民艱食常
廩不足大以為憂慨恐是躬加勸勉戰戰兢兢图回者迨呼嗟游手
惟恐有一妨農仰賴天時俯籍人力秋稼告成倉庾盈億非惟尓
農得其飽身之飢伊余前者而四民失業不足以自慰是則尓寬
之勤既有明効矣矧今初春雪暴豐年之兆尓其勉聽吾訓勿發
前功父詔其子兄誨其弟毋好爭競毋犯憲典毋浸犯賤毋爭末
作悉心一力專務耕桑當耕即耕當耘即耘毋垂天時可闢即闢
可墾即墾毋遺地利自今以往年穀屡登家有餘食仰事俯育各
无愧怍苟或游惰自安不服田畝其於收成之際无可以獲啼飢
號寒雖悔何追

勸農文

二月令尹出郊勸農故事也然農不可以為故事而不勸今不可
以為故事而不勸雖曰具文意亦追古夫勸農之令既修則必農
之事尚其国有常賦外或誅求則妨農令有調度外或私役則妨
農令吏无一事妨農矣農其当自妨乎游手以逐末飲博以逞誇
自妨也鬭很以累其親健訟以破其家自妨也夫不耕不耘一旦
迫於飢寒則不肖之心生抵于罪咎将誰執今土氣寖達膏雨
沾足汝父兄各勉其子弟深厚其耕耨其苗天有時毋違其時
地有利毋失其利官无一事以妨農无一事以自妨将見千斯倉
万斯箱含哺鼓腹同為太平之民詩曰豊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
為酒為醴以洽百礼豈不甚可樂哉比之事游手以速啼號之患
好鬭訟以罹刑辟之厄其利害豈不灼然

檄文

漢左丞相韓信檄文　　呂　伯恭

二年冬十月漢左丞相韓信檄告燕王吏民等燕趙之為與国矣
輔車相依唯長北邊自以為子孫万世不拔之業也陛下起布衣
提三尺劍率東諸侯西入關誅無道秦如振槁木回視燕趙何啻
九上肉然非徊京索間二年于茲矣而未即北首以方南向與楚
爭天下故未能加誅耳今楚兵罷力尽天亡之時而燕趙之師各
帶甲十万未有奉先遣一人一騎渡河而助漢意者拱手而視其
孰勝　陛下不能平此故遣信與故常山王以兵三万請命于趙
趙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術聚兵井陘口號二十万井陘之道車
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信率轅一揮成安君悄然就戮斬死泜水
正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信遣使還報願與士大夫秉兵鋒北狥燕
路昔常山王與成安君拔馬姓王趙猶能制燕死命今輔以強漢
破燕必矣陛下念燕王本无叶漢意徙以道路隔絶離於上聞故
令信奉以尺書諭陛下意使王自為計能戰即戰不能戰即早降
漢无徒苦人父子兄弟為也曷莫王從成安君游矣今王來　陛
下必赦王罪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然常山王將左信將右以強
漢之兵并趙二十万衆長驅北道經易水抵幽薊涉遼而東與王
並逐於无終之下當是時王不能降漢矣信聞之轉禍為福智者

之謀也捨逆取順愚者之策也燕間多奇士而能爲王圖万全䇿至計王自擇焉殊吏士百姓能以王降者受上賞以城邑降者受中賞餘鄉里自効者受下賞能自援歸者與田宅復其身毋自從王死使父母兄弟肝腦塗地暴骨擱野外生爲愚夫死爲晴魄豈不謬哉且信之用兵諸君之所共知也一出而擒魏王豹虜代相脫使孫吳復生不足爲諸君言矣檄到而亟審自勉副陛下意毋忽

晉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破苻堅露布

尚書五兵臣石等言臣聞衆勝天而定勝人終歸助順直爲壯而曲爲老烏可恃強自古以來斯理可考所以牧野若林之旅罔敵有周昆陽彗雪之鋒亦殲於漢秦政狂虜撓我清時迨茲妖孽之平永息煙塵之警恭惟 皇帝陛下握符出震秉籙乘乾嗣元命之鴻圖紹隆基緒繼 命世之正統惟御紀綱俊彥具來咸髦以乂惟苻堅之凶虐据中夏以憑陵陷張掖而吞西京失吾涼精殲荊州而得鑿齒俘我英賢罔知倚伏之機徒肆驕淫之欲役其民戶弗念阿胎之殃龍蹴鮮卑不煩魚陽之識將取滅身之禍乃興入寇之謀蕩析里閭誅求車甲遠則忘故老垂絕之論近則忽群臣至切之言掃境而來罔民於死將輕師而臨滄海欲投鞭而斷江流臣石等督率戎徒奮揚義武雖彼貲是適久見於盈區歲次斗牛祥已開於王略休符斯兆勇氣倍增彼方嚴洛澗之屯我已勒梁成之首捨項城之營聚賊淝水以狼貪之衆相持對壘並峙用肆国之長策困朱序之漏言謂欲交鋒盡先退舍所賴神奪之鑑天誘其衷祖因觸於禍機獨自投於死地初意東厄邀險楚雄建瓴爭知進易退難敗同解瓦既前部之先潰復陽平之云亡弓撥矢均紛爭投於鋒伏轍亂旗靡競大乘於溪屯時惟謝元功冠諸帥以八千之標悍當百万之腥羶苻堅流落草萊間關脩阻傷既深於流矢食不厭於壺漿顛躓窮途過項羽烏江之窘寒丁酉馬猶朱祐官渡之歸殘息僅存措躬无所臣石等濫司戎律親奉睿謨虔膺龍衮遘際功名之會風聲鶴唳威加僭亂之區援桴鼓以忘軀奏鋒鏑而獻捷斯皆王靈遠被聖略遐臨復前世之深讎雪遺黎之宿憤華夷聞擇日月清明登滄岸而望長安共興感慨封狼居而撣姑衍當効驅馳

幽燕檄文　　唐　子西

我國家運啓漢符纘承禹迹天所覆無不統臨盡海以還悉皆臣妾措函生於壽域躋黎庶于聖涯惟燕督亢之圖得古幽州之域鼓刀屠肆俱懷義烈之風擊筑行歌咸有英雄之氣奈因悖逆劉啖虜胡邀功一時貽禍萬世名宗令姓違我異姓之人奇士秀民永棄無知之俗幾聞五教何啻百年風俗寖移已作李陵之胡服謳謠未改豈忘莊舄之越吟朝廷哀爾無辜淪於不化夷刑虜罰虐我遺黎大械羊猪畫五敵地羡豎平民之旅不遑後后之情復千里之閩同拯一方之塗炭今則逆東狄塞賊留益奧雷武撕牙虜時斷孤危之勢頹指可知儻能用夏變夷捨逆取順其如信賞當保常科錄可用之新功獨無名之暴斂令階份復覩太平

諭交趾文　　王元之

皇上之嗣位之五祀國家將取交趾歲貢賊臣江集謹頓首上言請爲文以諭之曰夫中夏之於蠻貊猶人身之有四肢也運動伸隨諸人心故曰心爲帝王之謂矣苟一手一足間血脉有滯筋骸不寧則以藥餌以攻之攻之未和則以鍼砭以達之非不知藥餌苦口而鍼砭破膚也蓋所損實寡而所益多矣君天下者其猶是歟我 太祖皇帝受禪于周啓國在宋聲明文物一變及古居帝王之位視蠻貊之病故一之二歲藥膚蜀鉺烟渾一之四歲鍼膚荆楚吳蔡筋脉血脉渙然小康非王者神機妙略曷能至于此乎消我后嗣守丕基躬履無致而以爲拜紛者心腹之病也苟心腹未治四肢肩能治乎于是錄仁義之藥餌修道德之鍼砭大療于并一進而愈九州四海既康且寧頑爾交州遠在天末實五服之外亦四肢之餘譬之于身猶一指爾雖一指有疾聖人得無念乎是用開爾昏庸披我聲教爾其從乎况在有周白雉來獻降及漢

銅柱高標至于皇唐常同內地唐末多難未遑區平今茲聖朝益擴方國太平之業亦既成矣封禪之礼將以修矣使尔至止庶乎帝躬尔無向隅為我小志俾我為絕蹯斷節之計用是尔國悔其為追夠夫尔水生珠我沉于泉爾山藏金我捐于山非利尔之寶也爾民頭飛我有車馬爾民鼻飲我有酒食用革爾之俗也爾民斷髮我有衣冠爾民鳥語我有詩書教爾之礼也燀燈炎明炷蒸霧露我飛雍塵灑尔甘雨湯湯撐海洗日銘我張舜琴翕然薰風爾天星辰人謂不識我珂琊鐵使之拱極尔地魁魅人懼其噬我鑄大鼎使之不害出爾島夷觀明堂辟雍乎服爾弁服視華夷山龍乎爾其來乎無速厥辜方將整其軍徒戒其征鼓向化我其赦逆命我其伐惟向背吉凶在爾審

擬李靖破頡利可汗露布

尚書兵部臣閻周征撥挽長驅北伐之師漢討匈奴用絕南牧之患惟帝王之耀武亦今古之同風我國家乘五運以膺期順三靈而啟下義旗方奉万民喧洮李之歌神武惟揚四海絕桂蒲之盜建德尋高其擐鎖世充俄繫於擇囚武周則尤解以無遺黑闥乃土崩而自盡而杜伏威蜂屯江表束手來降徐圓朗鼠竊山東逆頸受戮蕭銑之冰銷嶺外薛舉之電掃隴川民心於是悅隨王業以之大定唯茲左衽猶我休戈頡利材狼其心腥膻異類信天地之偏氣為聲教之外臣闚王爾今昌負之恩歷代患壟戎之術和之則防始蚩承違背盟攻之則遁若犬羊疲勞師旅我高祖以洪基肇創聲首未安慮王化之不敷捨鬼方而弗預捨以稱臣之禮加其厚往之儀持神鋒而方俟斯愆寡良大而未遑顯免詔臣為之功由壯士為之衛冠天威久職於蕃霆醜類逭於蜂蠆伏惟陛下經綸草昧掃蕩攙槍出震居尊而日麗天廓皇道而風行八表痛心疾首長思渭水之侵緩甲理兵持憫鐵山之罪而又侵凌王土搔動邊民極惡貫以既盈奉天誅而無赦臣等祖征授鉞仗義平戎執乎彼曲之辭秉以我盈之勢鼓鼙動地三秦蔽虧震之



晉文甲連雲千里敢能沙之雪指陰山而直入趍馬邑以兼程康蘇密擊變知機先來款附蕭皇后離邦去里再見京師頡利有北敗亡方來朝謁猝中餓虎暫為掉尾之求鷙上鷹為飢終有背人之意臣與副將張其等知其猶豫恐忽猖狂遂乘無備之時晨作叢人之計斬關一旬之路食擁一萬之精兵炎而立見燎毛雷疾而寧容掩耳斬倖戕於萬級虜羊馬於千群頡利生擒義城斷首盡復前安之地永清大漠之塵鼠窟鶉巢蕩亡之人從茲率服冶鐵衽金之士將見觀旋臣等職忝專征材非善戰宴賴自天之祐敢言破虜之功遐荷皇威不辜闌外之寄咸知脅從自驅堂上之兵佇見與未將於沙場耽干戈於武庫憧憧吏卒長條偉日之心寂寂邊戍永罷防秋之役臣等無任樂聖戴天抃舞歡呼之至

勅撫交趾文　　王介甫

勅交州管內將吏民官吏等省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叛衍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都押班李憲充副使龍衛四廂都總管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充副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奔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喻王內附率眾自歸爵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眾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即蠲除冀我一方永為樂土

擬韓考課勅文

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傳於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刺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勅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愈同其使布宣以勸能者而擇左右可信之良使與治之古人有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念功

樂善之志焉而又繼之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吏矣然非夫任事之臣躬率以正而考慎其實與士大夫之宣力于外者皆安於禮義而不以便文徼幸爲蔽則朕之志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祗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

誡勸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　王　介甫

夫聞仁百姓而無奪其時无侵其財無耗其力使其無憾於衣食而有以養生喪死此禮義廉恥之所興而二帝三王誠勅百工諸侯之所先後世不可以忽者也朕夙興夜寐聽治不怠園游宮室之觀无所增飾而躬以節儉先天下之士然而不忍人之政考諸先王未有以及之也凶年飢歲民之父子夫婦猶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放乎溝壑意者吏或不良不知所以振救省憂之方而使之至此耶今吾於諸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視民之疾苦輒具以言而在事者或不惟朕志之所急而以侵牟之爲故甚非所以遣使者慰安元元之意也夫轉輸天下之財以給有司之費皆有常數而無橫求誠能御輕重斂散之權而禁因緣之姦則何患乎經入之不足彼前世良吏能紓其民而官事亦不耗廢者豈有他哉亦在乎勉之而已若乃操聚斂之贏以爲功而不知百姓愈足之義非惟逆於朕志而有司考績之法亦將不汝容焉朕言維服其聽毋怠

雜文

代伯益上夏啓書　王　元之

臣益言臣與先帝比肩事堯舜在二十二人之數先帝以老臣爲賢以天下授於臣德薄力寡不足當之且知天意人事盡歸于吾君矣今君躬臨大寶手握神器老臣得伸一言以爲禪益哉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理之得其道則民輔之失其道則民去之民既去又孰與同其天下乎故帝堯不授子子而授于大舜大舜不傳于家而傳于先帝蓋以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則不能子兆人成一家則不能家六合聖人之用心也此是先帝得之雖勤吾君繼之勿忘其勤臣恐失大寶而毀神器也先帝力拯横流爲民粒食得以疇定九州乘四載距四海櫛風沐雨奠山濬川知昏墊之憂乎水土之患以父殛而是念聞子哭而不名然後六府孔修四隩攸宅興播殖之利定貢賦之差億兆熙熙以成海化是以帝禪而有天下可謂艱難矣及其在位也卑宮室惡衣食見罪人而泣聞昌言而拜故能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於萬國可謂勤儉矣今君得不思其艱難乎念其勤儉乎且創業者易守文者難始則苦于焦勞終或流于逸樂今君生居帝宮坐即天位勿謂家傳之勿謂已有之宜惕惕而懼其失也矧乎天无所親親于有德人无所懷懷于有仁苟不肖而恐先業亦爲自羞吾君以臣言爲何哉聽用之則盟于揆凡可也罪咎之則斥于荒裔可也庶幾老臣朽骨泉壤見先帝而可媿色矣斯言非佞君其念之

擬留侯與四皓書　王　元之

漢丞相留侯張良謹裁書遣使致于商山四先生侍者蓋聞有天地以來聖人曰軒轅有崆峒之請又曰帝堯有箕山之讓況乎風移世變民澆化鴻北面而爲臣者乎有國家之未決智慮所不及得不資取于賢士哉先生抱大道藏大器藥聲之事出于身外興亡之理了于掌中膠漆雷霆浮游滄溟琪林瑤池以遊以息雲霓爲裳饑以餐霞以飲芳君桂父先生之交世莫得而臣先生之操也龜亡鵠夭神氣愈清桂朽椿枯童顏未改萬乘不能屈其節千金不能聘其才真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然嘗歷觀古之聖賢未嘗不有意於民也故隱見隨其時語默得其所進則爲天下之福退則知天下之亂在昔暴秦毒痡四海荼毒華夏虎狼擇肉網密疑陷君政甚于豺狼人命輕于草芥先生知國不可輔民不可化拂衣高蹈遁于山林其隱也可謂得其時矣今皇帝奮布衣持利劍撥大亂定大難起龍虎於豐沛會風雲于泗濱席卷宇宙掃強楚

可謂英雄矣既而革秦之暴禁楚之猜安覆孟之固成垂拱之風唯於儲嗣之間忽有廢立之議臣下悚懼郢敢退宰良與帝同起於草莽間始五六年經七十戰出奇畫策未嘗有一事見違唯於此時言不獲用良掉三寸舌為帝者之師封万户侯乃布衣之極敢于此際愛死不諫乎蓋恐死而無益於国事矣又聞古之有天下者禅讓于賢今之有天下者封立其子亦已徳薄于古矣尚不選賢擇能樹嫡立長能无毀宗社乎今太子為人无良立事貞固少海流潤洊雷振聲三善克隆百拔无爽帝欲廢而不用天下失望朝廷懔然先生于此時可不有裨于民哉良頗先生出変閑閑抽愰駕玄鶴馭金丸俯降殿庭辱對旒冕定天下之疑惑君上之意見語默之道豈獨美乎昔賢邪以兀千聖人之所議卑先生無截棘杜㘯之虞發函一拔則萬国幸甚

## 擬裴叙禱華山文　王 元之

伊太華之峻極故神明之攸宅尸上帝之宮當司上下民之休戚俾福仁以禍淫頻官而分職在土區別賢愚載量服隱奇道豈帝而德茂神宜陰助或行乖而義戾神乃幽責著者所以旌其祉惡者所以加其殃故載彼祀典饗乎血食視三公之秩永播鴻名列五岳之中亮无虧德是以国得而祭之人得而禱斯既肸蠁之不昧豈聰明之我欺嗟余生之在世若命薄而數奇泉鹿三百兮賦余以至靈之性風搏九万兮誘余以上騫之期故戴仁以抱義亦閱礼而敦詩冀代耕以干禄嘗聚社乎神鎚君將致於堯舜道本師乎孔姬何宦遊之不調沉下寮而流離負王佐之器與徒勞之資彼鳴鍾以列鼎余反接乎晨炊彼紆朱以拖紫余獨披乎荷衣彼華軒以繡轂兮余泣路以漣洏彼雕檣以㫋宇兮余衡門以棲遅歎窮通以未决亦進退而自疑是敢敘壯志罄微詞久惟閑之至此庶富貴之可知幸示得喪形于夢思余若位極人臣業茂經綸黜陟乎百執啓沃乎一人印懸斗以照日堤築沙而絆塵禄千鍾之永保食万錢以具陳施揚信史之中勳庸不朽圖畫凌煙之上德業弥漸余則三黜而无慍于求伸候風雲之會期魚水以相親必也行乎道澤乎道不獨苟其位榮其身使乎伯道升帝堯風返淳有域皆壽先臺不春雖伊傅尚可継踵而比隣余或命本窮賤竟非相鯆或沉任執或老于郎署食簞兮飲一瓢塵甑飛螢魚游金盞穿東郭以自嘆窮洛陽而誰頌詠錢囊之伏唯日兆吉凶茘迷之淚著美仮余則考肥遁之文結方外之侶和招隱以栽詩賡歸田而作賦必能守躁君靜靈府雁謂約虛名沽浪者然後寂尒叩虚浩然養素食歠霞棲吟風飲露雜韻許與其與可踰看而接武余志君是神心則郱苟无言冥昧俾沒世以蹉跎又安用三峰秀出千仞高㢑植嶽凰而杳靄蓋石以嵯峨幸靈兆之一告決榮枯而冰亡

## 遣拙鬼文

西山老叟聰寒明升楊而臥其寢于未夢遊雲臺之上上手再拜如見其君君大言曰使子身安躰舒手便乎足運咸如所欲生而能然自我所使講孝業亦經傳史口耳誦觀記无遺字日月所習無忘厥能包羅古今弋皆心之靈然三歷鄉書不録輒黜強顔黽勉仕未有日今也誰使子之文章雖擒華靡淡人厭其貴明性順理人哉其拙言出反若來意動則將有司意東使子意北有司意華使子意兵竝豈匠氏繩墨誤直琢削反曲雕畫欲紛披手殺工是皆拙鬼所為子宜驅之子驚而寤作文以遣之曰予心之神靈乎予身窮經好古閑无廢文沒乃反吾巧而使拙虧吾成而使缺好辞贈尒尒行而央鬼乃躍而出使首俯躬而言曰子命苴窮我寄尒躬子命之達我辞尒寔遺子之巧收吾之拙聖道是紛華无悦子海心至志剛无欲且戒且勉且泣且別言已翻然而去子心釋然

## 弔㧞人場文并序　王 元之

峽口鎮多暴虎路人過而罹害者十有一二焉行役者曰其地曰㧞人場言虎之搏人猶官之㧞人因為文以弔之其辭曰　虎之

生兮亦冥冥毒文彩蔚以錦爛睛睥睨赫其雷燭爪利鋒起牙張雪眞龍嵩嶽乎亦遊濠乎亦有龍隱霧豹以澤毛唯噬人而嗜肉羽伴貙鄰林澗草伐貫牛習罴之風視眈眈之目姑有霜往晨征陰村暮宿亦必搏以療飢哨而充腹骨委蒲蘚血膏林莽悵崛長往悲塊不復旅人冗東海之勇猛婦起太山之哭至使賈誼哀談飛川走陸職彼獸之假暴亦斯場之所酷騎者爲之報蹄車者爲之膏軸鈒者謂之發刃弧者謂之扶鏃來之者有備過之者往遠對不愧駭潛蟄而神獵思復者哉於戲虎之搏人也止於充腸官之稅人也幾於敗俗則有泉湧鹿臺之錢山積巨橋之粟周幽厲之不卹漢桓靈之肆欲其皆收太半以充國用三夷而禍族牙以五刑爪以三木搏之以吏噬之在獄焉不得而逃其路車不得而去其轂鈒在匣以誰引矢在弦而莫啓斯場也大於六合斯虎也害於比屋雖有黃公之力莫得而殺雖有辨壯之戟豈得而逐必在乎立道德而爲戟禮刃張仁義而爲穽刑機俾不敢之訓擾見我場之垣矣乃安兕難慝除凌滌濁帝道以之蕩蕩人心以之熙熙自然來騶虞之仁獻逐淳風兮無幾

催租結局榜　　熊　子復

年饑用不足尤防暴斂之侵民和勸有成果結籾輸之助發政恩黎逮彼衆情豈莫迫於順因歲且逢於乾旱海隨之運不至既絕於催租戶租之版空存莫搜於利孔幸大府垂矜於小邑而長官特委於末寮奔走經營敢憚再行於宿野撫循訓導未嘗一用於鞭笞凡薄賦之錙銖尽細民之膏血雖未塡於帑藏亦聊塞於簡書感而遂通已荷羣黎之佑誠不可掩尚須輿徇之孚

訓儉文　　司馬　温公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弃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　眞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淸望官奈何飮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淸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戍

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万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
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
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
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
前輩之風俗云

## 喻學者　　朱　元晦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哉夫學者所以為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无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為无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弟子所以學捨科舉之業則无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於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无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情游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士哉其亦以於諸君之事不敢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其所至而望也

## 白鹿書院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謹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其切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茍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 勸學文　李　知幾

稟性受命均是人也非公於顏淵而私於盜跖豈習之不同耳孔孟縱横之紀綱五經浩博跡其淵源諸史異同撫其可否讀莊老以言於奚跡論荀楊以道為指歸夫然後發為事業措為文章哉如万仞峯或為三春柳拾青紫數絲綸登金門上玉堂尓亦堯舜尓不然紂尓是无他思而已矣誠而已矣

## 子弟誡　黃　魯直

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措拭几研如改過遷善敗筆涴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黙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戒戲

## 喻學文

吾邑人物秀異求冠之盛甲於閩山三歲計偕而擢第夫庭者家有其人昔荅古乃也求承乏令長視事以來不敢以簿書獄訟爲能謂非所以教也邑有民人猶家有子弟風化不廣孰任其責令李官且初而文館先生貢書肆列市而校官弗圖措切所愧恥近已捐俸旁搜凡得書數千卷養士數十人立之師長俾與小業令長將時視勸惰而黜陟其間邑之父兄並倡爾子弟盡發故屋來游于校今長志也亦爾父兄願也宜悉乃意勿謂文具

○檄朋友結課

士懷居不爲士莫貴會友之文人不恥何若人當虛心以求見乃國家有士之詔甫及而郡國貢夾之典立行如臨深淵无喜表良並驅中原誰先得雁塔曰桃国恐爲辜子之忙戰聞韓愈肯蕭亦夫之策自非寒窗燕角擇異文之可冀得皓湯異撲縱惟其一而吹以也多多益辦白雪陽春難云寡和高山流水自有知音況人人磨礪鐵硯之技人人涂錦繡纔之手文如黃絹幼婦賦高鳥有子虛如或一日暴十日寒豈謂十人亦乃人從終諸爲雖焉須退扛鼎之之人不敢黃鶴樓等觀降旗之佛訖可家自爲師人自爲家乘知遊以擇士居以擇鄉字有王郎並講又時之得可无劉氏益堅同姓之誼過猶不及惟茲貫朝而不至其罰五伯凡我既盟之後吾友從事於身黜爾何如異乎三子之撰聊且自謂或有一日之長待以拾芥人動諸貫奔舟之棐益張士氣積飛得志之秋大振家聲聯名佳墨之上檄書所至幸以議爲從

評書　黃　魯直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狀正如美西子捧心而不自寫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當得之

論寫字法

往年宋國常謂予書不工書工不工大不足計較要自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也蓋字中无筆如禪句中无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古人有言大字无過瘞鶴小字莫學癡凍蠅隨人學人成舊人字或一家始逼真公又學字不擬古非誰務排疊字勢悉无所法故學者如登天之難凡學字時先當執筆用兩指相壓壓筆座无名指高提筆令腕隨口意左右然後觀人字格則不患其難矣異日當成一家之法焉

潘自厚身甫字說　呂　伯恭

括蒼潘君惠叔度名其子自厚謀字於其友呂某某復之曰冠而字周道也弁服未加而字是圖豫也後世先礼而冠蓋有先冠而字者矣貺名考義莫協身甫申之以辭曰講冠礼而用爲其辭曰令月吉辰撰爵首纚加爾服諗爾本根繄人生厚有世一原迁厚居薄莽眊昏散壯爾躪孰撻爾門反身而誠爾本爾存相彼孤貉大輦車溫迸服此遺義用不躬相彼鼬世死大璺養華殖厚於小躬踞第蹻是厚於大躬弃端弃蒲眾方錯陳委薄是命非物非躬不合而渾身斯録斯爾名式尊曰伯申甫永矢弗諼

揚氏二子字說

揚氏二子其父名從木五行之序水生火則子當名從火故名其子伯曰梓字曰思之仲曰櫝字曰養之二說皆在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故梓以思爲字又曰體有貴賤有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故櫝以養爲字梓櫝爲也其材甚美爲礼樂之器其宜櫝即梓也名異耳人性皆同是兄弟同氣不可以差殊觀故以二名同出於一本思者思其身之貴於桐梓而求所以養之也養之之道當略口體而務心性則思與養之也故雖多術而養不可易故二字同出於一理嗟乎二子能知其性之同而致思焉思而養之而不失其性則道在是矣雖孟子復生爲二子計无以易此荀子稱從子游爲揚氏求名因書此道之誨揚氏子亦以警之也揚氏子猶姨弟也

項氏字說　呂伯恭

族人浩与其從兄灝声相近非所以別長幼也因其來字爲更之曰碩字曰叔思浩大碩亦大也大美名也請問大有道乎曰有問大人於孟子孟子對曰從其大體爲大人曷爲大體曰心是也心之大於耳目者以其能思也能於言行起居飲食之間毋事思之不爲物欲所蔽則聖功也其爲大也孰禦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八十一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八十二

上梁文

宮殿

建康府行宮大殿上梁文　高

龍蟠虎踞真形勝之區地闢天開興啟帝王[illegible]神明之觀嗣列聖不平之基盤庚將治亳商民无胥怨大保往營洛邑公作延衛期恢復於中原用撫綏於華夏皇帝陛下離明繼照乾德健行返六龘於天中翔万馬於江表周世過卜所妨避狄以去邠漢日再中將見置郢而朝渭今茲兩觀肇新重霧消得百二之山河吞八九之雲夢謝安肇建太極殿足慰蒼生之心蕭何因治未央非特爲後世之計肆涓穀日爰架栢梁式昭善誦敢伸善頌

東吳會他年駐八龍日轉九幽終出海川回万折只朝宗

西百万秦兵散合肥淨掃欃槍歸太白不將金母奉瑤池

南南極星辰應學占雅奏凱風歸舜德瑞圖林鳥自天街

北北山後鶴傳清蹕開道幽　八駿回只春若遊蓬即墨

上太極正臨門決乾象會占弧矢射天狼德合昭回真帝王

下坤軸九盤承大厦四海車書混一家卻挽長

伏願上梁之後天臨芳衆神衛宗祧戎衣以示一然森羽而格三苗國棟无撓宮不驕與沛習威儀之雅康衢歌不極之謡一清宮闕還歸聖朝

英德殿上梁文　王　介甫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像聖之祠宸有神靈之宅嗣開宗禘追奉聯容方將廣舜孝於无窮豈特上漢儀之有舊先皇帝追懿恭儉貫一儀文擅雲漢之章式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礎礪鳌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雲輿忽往超然姑射山无一物之疵邈矣受丘臺有万人之畏已乖鼎湖之刃劍將尚高廟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因涵動植兼禹之服期成万世之功見堯於羹奚於三年之政乃眷熏脩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禮前彝示追崇

志孝嚴列時將門可象於平居廣袥旁開華路故存於陳迹官師
肅給斤桀隆施操音日以益從峯脩竦而孝豪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東聖主迎陽笑禁中明似九天昇皎日恩如万国轉春風
西滄海直鎖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執大宛金馬不須求
南兩地星高萬歲占千嶂滅烽閒備徼方艘輸尺引江潭
北邊頭自此无鳴鏑即看呼韓渭上朝休言會冒燕然勒
上彷彿神游今可想風馬雲車出二來金輿玉花年年往
下万靈潰祉扶宗社天垂嘉穗已豐年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無疆宝命靈長松茂献南宮之受椒歌占六
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夾軒之臣家傳萃愛至孝代龍光有一
心而頭相保饗祀之無疆

華州行宮上梁文　　王禹偁

竊以七十二家登封記升平之迹千八百処相譚述記錄之文蓋
以王者易姓之初必受命而改制天下太平之後乃加厚而增高
仰惟皇王之大猷偉彼古今之茂典粵自唐虞不旋巢元暴興伏
羲之徒尺闡難而後舜禹尊之士思逐鹿以横行皇綱於是絲棼
黔首以之瓜割求小康之不暇廢大礼以誠宜我国家運應千齡
化敷九有天人克止虛危朗而宗廟安地宝方登河洛清而圖書
出垂衣裳於堯殿走玉帛於塗山一戎而倒戢干戈万国而混同
文軌制礼作樂亦既表於成功降神發封上未行於舊典茲乃立
而黟色貝璽土之翅心遂使自辟長務八荒咸長裡彩綸黄之絮
龍鍾耆艾之人共傾葵藿之心來抑鳳凰之闕露封章而三進對
旒冕以迂延同歌時邁之詩請展告成之礼皇上俯從人欲上答
天休鳴蹕鸞特議於百方御路畫修於行闕莫不務崇儉德屢降詔
條蓋將壇而制之奚求從公府操楨楗之用出自神州見万乘之為
心无一人之勞力華州成武縣者城惟古鄭地即梁王在倚殿堂
子賤彈琴之日右鄭曹国交入觀晒之邦牧厲之沿溱於前俘玉
之丘亘其後澤通窟朝入京公西将之郊塒號漠泉甚武帝東封
之井地祈人事可得路縮监修殿直孫公貴連七里家門可継於
金張內品梁公位列黃門執望自昇於冀亓邠縣邢州觀察推官
崔公初筵申須依王儉之紅蓮百里字人憶陶潛之舊菊咸能戮
力遂致殊功釋嘉辰而先駕虹梁迎聖日而得開象闕莫之敢指
无得而踰爰陳善禱之文用壯非常之事
東東去金根御六龍祥雲未出炙三天欲喜氣先生見日峰
西西來鳳蓋拂雲霓祈福不勞藏玉牒礼天須至用金泥
南唐海朱方化已覃頭献江芧禾藉鄗黍競誇西鰈与東鶼
北榆塞黑山兵久息助祭歡呼郡邸中荷鋤耕井閭丘側
上瑞彩祥煙擁天伏州鳳黃麟隨輦行万歲三声嵩山響
下微雨輕風清灑道嶽呈瑞獸遊嬉山畔神光生晝夜
伏願拋梁之後我皇功格上帝恩流溥天邦家兮如松竹之茂子
孫兮如瓜瓞之緜緜兮登三而邁五巍巍兮君聖而臣賢同壯
屋兮尼大等南山兮不騫崇兮伏於天地垂万祀兮千年

建康行宮大殿上梁文　　陳克

宜壬考室緬文武之緒而復興世祖作京做殷商之跡而再造惟
天眷命相我国家土威初振於中原清蹕載臨於江表魏魏翼翼
古稱帝王之州鬱鬱葱葱居有天子之氣爰諭詢符識允屬盛明下
濕部而甲舊章爰啓敷宮而作前殿躬无立制希先聖之遺風度执
權宜極大人之壯觀得簷隅之正合豐約之中賛家乘以崢嶸敞
光華而神麗龍蟠虎踞形勢得於武侯錢梁并蛟而規模成於謝傳九
屏洞達双闕雲浮肅朝佩而在廷奉冕旒於當宁陳百僚而旅辭
左其皇德而開帝功地轉天回髣髴大梁之舊星環輻輳雍容四
海之歸昇平之期頃刻以冀乃涓今日爰築修梁迫此暇時張千
門而立万戶可无輿頌幕二京而賦三都聊述徳詠仁式歌且舞
東地闢天開氣象雄江海雲霞升曉日華夷草木待春風
西河漢昭回太白低閶闔前寄并龍蜀要須使檄致羌氐
南陸海閩與漕二潭六代豪華何足紀聖君威五更登三

北星宿煌煒拱辰極指揮頃刻正諸華洒掃形㨗朝万国
上帝宇尊嚴㩀元象成戈休馬耆明時協氣祥風來景貺
下勤政幼農歲多稼戎夷種落踐重鋒西北東南沾聖化
伏願上梁之後仙隆不朽福萃上躬黄旗之運起於東西赤縣之
封還於圖籍自南自北衆多歸心後於湯任卜世卜年億万至延於
周曆頌介鉞於大庇群生
官宇　，四字按

平江府譙門上梁文　陳　子高

東南奧壤安堵者垂二百年表裏湖山環居者踰十万户并豐出
守當于兔賢豈執胡騎之長驅致名都之掃地千戈甫定年穀屢登
人心思樂土之鄉天子輝其材之重一新耳目果振風聲增修城
郭之雄復里閭之舊民欣觀見盛及前時未崇樵閣之宏模猶
闕會都之北觀惟譙閣之仰止翎羽檄之捷馳回鑾復返於神京
螢聲踊躍咸值於天仗非加偉壯曷表寅恭爰因衆志之樂爲遂建雄
居而望至層甍霞映翚飛角傳從谷卧泊之餘際會落成之日猗
章開發春聲我以擬香條佐交歡據胡床而嘯月共慶中興之盛
行路極洽之風敢奏檄語以申善頌
東十万人家煙尾中海色澄波春浪蕩日華披露照曦朧
西閶闔斜陽一望迷月燈會臨星飄動玉關新報烽煙低
南春入滄浪水漲臨実食故園猶靖蚌蓋風新令欲具春鼓
北虎寺峯二呈端色箭胡開道奏除書蜀老何知晏帝力
上百尺青雲誇大壯風傳飛將定神京日望回鑾駐天仗
下万頃湖光連緑野聖神幽通王燭明天波遠接銀河瀉
伏願上梁之後皇風遠暢睿澤咸霑磐錦字永銷兵革卑編户復
業桑農穰二嚴秉仰一人之端拱丕丕宝曆享方稿以延洪龍頼
東城之重風移澤国之雄野无犬吠庭皆圜空歌斑鳴於大雅峨
巍声於泮宮然後來勵在官之守盡同戴右之忠享祭名於有永
保休寵於无窮

州治重建鼓樓上梁文　王　元勱

七閩奧壤八郡名區推樵水之上游限長江之東境連嶠物貢引
煮海之千艘比屋詩書列鳴絃之万室獨譙門之未立在肘勢以
非宜工不告勞盖續前修之緒財非外取尺捂經用之餘欲叙芳
詞願伸善祓
東焙上風煙香露中色入滄溟奎瑞雪声隨雷鼓轉春風
西硐石高峰峻環梯腸斷行人山路滑飛猿猶傍岳頭邊啼
南路入長汀透翠嵐古佛千年常住世喧轟鐘鼓奉伽藍
北路入聖朝无限域莫諸宿処是江南雲際參天公望色
上斗斗瑞氣呈乾象一婦二相更同時可驗台星分兩兩　李綱黄潛書同
[illegible]
下水接延津光照夜春叢恭岸下長腰秋日平田觀耀秠
伏願上梁之後兵戈永息疫癘潛消年二慶交五穀豊登日聞滿
城歡聲爾无虞而我元詐鄰邦之惡客利志田遂畔而漁遜暇一
境之善人是留成上州之文詠望平尺水之風波右轄中台昭武兼
昭文之盛幕頭房眼紅榴呈紅柱之祥鎮千里之生民成一方之雅俗

筠州新堂上梁文　崔　正言

郡城幽邃介居吴楚之鄉臺府深嚴迥處江湖之勝鼓角鳴于天
上幢蓋出于雲中豈非閬苑之峯恐是蓬山之島昔營道院名擅
江西屢易于歲時并空餘於瓦礫自我公官肅駐壁旆雄綰虎
符下車而徳洽化孚朞年而人和物遂産風翚連枝之瑞發靈芝之
甘露之祥圖上一空築居多服吳爰聽舊址大作新堂奐然册碧之
開宛若神仙之第紛若繝接杖士女駢肩不知經始之勤願助落成之喜
東人在冊霄曼府中知有玉皇香案吏認書時下紫微宮
西屋啓飛楹與雲齊猶恐双旌留不住去騎驕馬踏沙堤
南尚小朵翠入疎簾人坐堂白日渾无事但看蓮花滿水添
北一片連空煙瓦碧幅巾道服上雲林史君自是浮丘伯
上万里錦熙供一望不須煙景入春風自有雲山開歩障

下下看鵬騫鸟龍拱火氣昏二浪飈空雲容泼二天垂野
伏願上梁之後官曹无事上下相安農畝有秋公私皆足遂韋帶
刀之俗永除揮筆之風狂獄无人鞭笞不試人官琴樽高興聊
同方外之遊黃髮當長年備享人間之福与四民而共樂均千里以同歡

靖武門上梁文　黃　曾直

全魏大名冀州右部二聖巡遊之近地九河綿絡之奧區旁控齊
秦俯占畢昴先文仁祖照臨雒都神明之所護持耆老於茲望幸
今皇帝繼序來孝顧熙戎功振威八紘垂統万世開經礼而潤色
鴻業一道德以照臨百官趨者比門實陪天邑冒綿虎三軍之旅
屹雲煙万雉之城界宗廟之守臣鎮中原之重勢恭惟留守安撫
大師侍中丞夫之柱石謀国之蓍龜能斷大疑克勤小物不動声
氣而清列郡不越樽俎而折遐衝恭皆大將元鄰撫極河潤九里
福浸京師朔方之老上之庭左拉賀臺徇衛之卿常其无事而蚤徙
事備於未然而甚將錄民力有餘因可以教戰王者无外何取於
閉關乃修靡以廷不周之風時觀兵以勤靖武之略佇圖入秦俞
詔誕數日吉辰良爲存羣叶工獻太樸壓呈瓌材抗虹梁以上蹤
賛陰闕以壯觀落以命食歡一鳴鼓請奏詩謡用休工作
東阿垣講武静邊烽貊弓挂天年二貢海夷淮徐咸成豐
西威行河外息征鞍降書已至龍堆久積甲兵將能耳
南風弧矢指射狼貪父州蛇蠖方峙命下瀨能羆即解嚴
北不戰處邊收上策保塞單于獻馬羊愛民天子捐金帛
上河統陵雲宮闕壯南面畫愛民不豫遊此門典留台相
下元老歸功安廟社千里金堤水正東四時玉燭年多稼
伏願上梁之後朝廷日新慶歲計明昌相臣升臣而有文武綏
服要服八荒梯航増太山之封而百神受職奉明堂之祀而万方受
无羨留守已勤於斧翰国家終倚於賢裘具以有上公之衮歸來
近天子之光玉節秉軺方趨周道之泥封詔必下嵩巖郁

陵雲樓上梁文　陳　无己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惟此東州稱
雄輔猶遺澤未息猶有淵源之風王化既成更同齊魯之俗河山
千里枹鼓不鳴閭井百年豪傑間出地放擊壤歲歸豐穰里无愁
歎之声吏絕追呼之擾因此時之暇豫樂此地之登臨萃故增高
事非過制斷長續短費不及民林宇靚深稱吏民之觀望歲時遊
豫洽老幼之歡娛爰歷靈辰用興華架聊千興頌落此成功
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年富貴有朱公
西陰二桃李下成蹊李頭更見長安近送日長隨落日低
南觸艫銜尾繫江潭朝發巴作豈年兩星欲行聽指掌談
北塔亭二入雲直百年鬪戰及明時千里河山餘故国
上危架岩筑建千丈旁必惟琴近春搖海岱推藏但公曠
下宛肉成池酒如海燕作投人世自壯鼠蝠旋増不容塼
伏願上梁之後人神同力晹雨以時水宿途行夜无風露之警盆
錢鐘勃家有蓄廣之餘囹圄一空鞭笞不試商旅四集貨賄迷通
撥捐以發不減庾公之化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大成殿上梁文　陳　皇卿

金聲玉振揭聖道之宏摸矢棘翬飛仰儒宮之壯麗相維勝地雄
視此邦山開秀色以回環溪帶長流而宛延翼二占坤維之勢闇
閭鍾人物之英不幸斯文中否道俗子爲吾儒而弗切毀鄉校以无
餘頹規凌夷衣冠慨嘆豈有道閑百世不能身庭一隊會際休平
垂衣裳而治天下大興美化振崖序以徧海隅爰即故基一新遠
殿羽盍盛陳於東序百靈肅廟扃於前楹豈惟稱高明之居抑亦起
積靡之俗官无虛費民不知勞隻手經營方虛鳩鵲之作室旁觀
贊動勿藥以發之吐棲因案偕梁庸申善頌
東挽市如今復舊宮二十年來推故地一朝氣象歐兵戎
西日薄風清鴈練溪歸詠聖門无一事便疑言下至垄蹄
南天矯双龍戲碧潭中有一珠留万古他年大手屬誰探
北高閣宸奎運斗柄雲漢門回萬国瞻諸生仰做酬君德

上煒煒少識佳氣王昨夜光芒下泮宮定應從此多卿相
下聒二絃歌閭里杜不獨三千弟子賢雖夫亦有談王者
伏願上梁之後文風載郁教雨旁流青衿无逸於城闕求衛不替
於旄頭恭奉常經之教庶令曾服之求家興孝弟訟息爭仇錯獲
紛枹茂彬二之文質離疏釋蹻化衮衮之公侯

明倫堂上梁文　陳　皐卿

法三代以明倫肇開黌舘本六經而駕說大振斯文惟茲禮義之
宮是其豐清儒之席自紹千塵垂三十年坐視因循蹄八九政半剏
椽之編目帳絃誦以三声道不終窮時乎忽至知郡監承政知先務
洪宣帝衰之風通判安士畫凡姚諱力替文翁之化爰須府庫用
相斧斤筆馬隊之喧寶殷復鱣堂之壯麗增高教稠夏廣千間翕然
不日而成恍若從天而下泮二渹二儼衿佩以來游談二藹藹
羅溪山而呈秀巍增士氣益壯邦風因率樅梁庸申善頌
東大明星角光曈曨六經在天不可掩聖道知如日月同
西產堂秋入雨婆二青錢事業安排取莫對槐黃嗟巨題
南薰風轉午屋潭二日長政是添書課勿使牙籤聚白蟫
北極本入侍先生側君看木鐸走四方倚席不談真負食
上棄二五雲分絳帳不成笑敢借壁光卽看夜訪青藜拔
下從流一决如奔馬仰高不解踵顏淵定見紛華從子夏
伏願上梁之後人習俎豆家聞絃歌士不廢於三餘師克肅於四
教聯翩駿其來昂昂千里之駒整頓飛翰集鵬二九苞之羽

府第

皇子青楚王府第上梁文　陳　子高

武丁孫子功德紀於商詩文王本支声聞流乎周雅洪惟盛世繼
有賢王既出奉於燕朝以肇新於邸第皇子嘉国大王鍾聖君之
安宜元妃之生德高麟趾之風貌有龍章之表習河間之礼樂擅
子建之文章夙啓真封先姬姓之有国當朝裁歷長劉氏之諸王
眾推大雅之不群生知為善之最樂宜享受杜而垂兩組奉尉訛

腑而冠珥貂璫雀設游於度於慈言偏崇宸宴行舞侍於清光熒煌
陳庶之金頻赫擢庭之重典司嚴拔均逸宿於迩昌給礼大庭將
校文於多士皇帝陛下繼三王之絶業躡五帝之高蹤治格升平
澤流迩近協堯帝多男之祝益大天支分漢家諸子之封逡強国
勢肯茲衍嗣早青令名既舉冠儀將成婚礼肆大開於甲第乃崇
迩於宸居降棟華構拱星辰於北闕畫橋朱閣通花萼於南樓敞
曲觀以招賢闢側門而通禁從叓臺既就必命鄒枚之賓陳苑初成
自致雁劉之友岸特效宗藩之安宴盍將追前哲之風亦載選休
辰式升修棟
東帝子横經肅奉宮王殿問安迎曉日槐宸喔第快春風
西詩成十步少陵音洛陽橋就仙花剎太一池新瑞靄低
南帝御明堂政化覃便有好風經雁沼更欣嘉氣滿猿巖
北拱武前星常拱極常續由乎朔易功天威已震單于国
上辦閒推樓久景仰五王居近接權寬万歳山高增且埏
下宮俛望宰瀟龍車鬧邸內府出金錢賜酒天漿送來王牟
伏願上梁之後維城益固磐石增強日奉寢門之問時占宮漱之
祥勤高動於麟閣接清問於明光堅一心之忠孝保百世之隆昌

馬迹上梁上文　孫　仲益

四郊烽火謎弥蛇豕之墟一島風煙究在祇羅之宅鳴杜出數人
之館浮杯聞枉帝之宮偶避地於兵間遂問津於耕者為學居士
數奇平世多難自惟救過之虔罕悼心唱月平生許国卧陳登百尺
之樓晚歲營巢仕揚雄一區之宅命龜三卜避盜五迁獨行鷗鷺
之群共集雞豚之社半山街日落帆影於坐中万壑留風過樵声
於枕上蓬茅不剪奮擁自隨遙開白板之扉緩扣烏犍之角兒童
拍手競戲新婦女渥啼門那聞盡金泥田父瓦盆之飲荷園官菜
把之息悵非夢之巳非俠吾生於既老木居士安能為福亦又何
求土偶人自得所歸於焉是息共此百家之聚大同一笑之樂
東春入山村處處同潤草木鋤隨意綠敬花无喜為誰紅

西則棘孤藤刺眼迷雀家風前紅皺隨魚跳波底碧圓低
南暑鳥鵲二午醉酣一簟是清風吹酒醒掘宮不見府潭潭
北万頃滄波圍澤國風引仙舟到復回山人倫駕何須勒
上霜餘木杪浮新漆肯教百鬼瞰高明忽鶴驚猿號夜帳
下無雀紛二來賀厦異王宅殺舊巢空共此盡頭第一把
伏願上梁之後蛇蛟結蟠犬雞蕃息野餐大如瓠基禾囷高若坻
京遍桑閒之餓人一飽之恩猶在観梁上之君子大千之劫无因
几我往來共茲快樂

西徐上梁文　孫　仲益

蹤蛇茹蟲寄身五嶺之陬捕鼻息點歸老三家之市桑麻從畛雞
大交音已免賈生問鵩之憂家講韓公見蝎之書富陽故侯炎海
蟲蛇之侶玉川蠟虱之臣昌闓晏璧文符後之言遂解鍾儀冠之
執蝸盤兩角已同隆蝸之觀絡共一丘豈畏虛舟之觸向空而書咄
咄蟹螯而和烏烏之聲鼓家以終焉養吾生之休矣延古吉日奚奉



脩梁飄翁无爭畔之嫌山靈有榮垣之助地偏壤沃井冽泉甘豈
牧恋三宿之桑固將百九年之壁老蟾旌月上千巖萬壑之間一
鳥呼風嘯万木冊青之表黃帽釣笑江之雪青蓑披大澤之雲行
隨烏鵲之朝歸伴牛羊之夕擁自結之褐捫虱自如杜九節之節
送海而去里閒綏急比春秋同社之人兄弟團欒共風雨對床之
夜書声善頌以佐歡謡
東卧占寛開五百弓一掃清風殘酒裏半窗花影日朣朧
西落日投林急鳥棲一抹殘紅猶未斂半鉤新月掛簷低
南弥勒年來共一龕龍統桁時聞鳥攫二嚮弓莫向虎眈眈
北一取單于老无力且令斗水百憂寛兒童退處壽男金直
上萬壑煙雲集嶺巔倒山翁白接羅光芒太一青藜杖
下去去從今事桑柘好与雞魚作主人更伐豚魚燕同社
伏願上梁之後千瓶解祟三揖送窮人貌者年年歲二之同花枝
見夜夜朝二之好以二百五十畝公田之入尺晷酒姥之家爲二三

萬六千日醉鄉之遊獨占地僊之籍

春風樓上梁文　張　敬夫

肯堂在念慨百年詩礼之傳結宇需高當三楚山川之勝眷懷舊
址久委荒榛獨存盛世之文莫掩尺心之旨爰因址闢更啟樓居
瞻前嶺之煙雲自爲壽老俯寒江之鷗鷺何有去來方將捿列聖
之遺經求前人之妙意猶在原之同好有伐木之求仁豈止爲觀
美之娱益共樂講論之益當如曾子長詠春風之下寧比仲宣徒
結故鄉之恋載占良日肇奉脩梁敢酌子心允爲善頌
東君木升曜万国同春野人以共背穩獨傾葵向敬丹衷
西万里岷峨晚照低誰識江湖未歸意也應多謝子規啼
南嶽鎮當空聳碧嵐宰竟群峯皆拱手曾登絶頂小江潭
北中州目斷還心惻君王神武似高皇看掃妖氛奠皇極
上天德維清人共仰只於不息驗端倪太極分明涵万象
下靜倚欄干觀物化群生鼓舞荷陽春万水涌流无晝夜
伏願上梁之後惟天所相進道无魔凡登吾樓各具正見息邪詖
誠期不顯於斯文辛及出言用克袪於先訓自茲以往夫復何求

博見樓上梁文　呂　貴克

一行作吏誰知夙夜之非心三逕就荒每歎淵明之悟往屬道路
歷山溪之險而軒裳圍荊棘之深回思信定之堪驚始見閒中之
有樂興來无尺老去何求爰因一畝之宮温尋昔救祿之舍冠書左
右詩酒從容方將寓志以脩身尚欲攄高而博見山川景物尺收
千里之奇雪月風花俱得四時之勝飛甍在目巨棟凌空述我情
懷寓諸歌詠
東桑梓清陰一望中懷上不須頻起念人生流轉似飄蓬遂居仁本
西雉水淵源出此溪羈旅昔觀今夫聖不堪逐首白雲飛双親拱樹在西山
南間道仙人隱翠嵐直下龍蟠今幾載何時天矯出深潭
北万井人家羅巷陌時康雅俗自熙二肅鼓樓臺送晚夕
上天宇澄清涵万象三辰炳炳古猶今底事人空談幻妄

下弦誦琅琅喧子舍笥言努力聖賢書豈氣飽飛須求速化
伏願上梁之後門庭肅肅長幼怡怡朋儕敦道義之言遠近息鄉
鄰之鬪辰良日吉宜聞樂聚集之歡暑雨梅蒸輸老懶高明之眺
賞心得趣安宅無窮

白鶴新居上梁文　蘇　子瞻

鵝城万室錯居二水之間鶴觀一峯獨立千巖之上海山浮動而
出没仙聖飛騰而往來古有斯居號稱福地鞠爲茂草奄宅狐狸
物有廢興時而隱顯東坡先生南遷万里僑寓三年不起歸歟之
心更作終焉之計越山斬木泝江水以北來古邑爲鄰泝雨塘而
南峙送歸帆於天末掛落月於床頭方將開逸少之墨池安稚川
之丹竈去家十歲終同丁令之來歸有宅一區聊記揚雄之住處
今者旣興百堵爰架兩楹道俗來觀里閭助作願同父老宴鄉社
之雞豚已戒兒童惱比鄰之鵝鴨何乱一笑之樂永結無窮之歡
東喬木參天梵釋宮尽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西嶺二虹橋跨碧溪時有使君來問道夜深燈火乱長堤
南南江古木蔭回潭共笑先生垂白髮舍南親種兩株柑
北北江江水搖山光先生親築釣魚臺終朝弄水何曾得
上壁月珠星臨蕙帳明年更起望仙臺縹緲空山隘雲伏
下數井䟫畦散鄰社千年枸杞夜長號万丈丹梯誰羽化
伏願上梁之後山有宿麥海無颶風氣爽人安陳公之藥不散年
豐米賤林婆之酒可賒凡我往還同增福壽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八十二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八十三

上梁文

府第

新居上梁文　辛　幼安

百万買宅千万買鄰人生孰若安居之樂一年種穀十年種木君
子常有靜退之心久矣倦遊茲焉卜築稼軒居士生長西北仕宦
東南頃列郎星繼聯卿月兩分帥閫三駕使軺不特風霜之手欲
龜亦恐名利之髮將鶴欲得置錐之地遂營環堵之宮雖在城邑
闤闠之中獨出車馬囂塵之外青山屋上古木千章白水田頭新
荷十頃亦將東阡西陌混漁樵以交歡稚子佳人共團欒而一笑
夢寐少年之鞍馬沉酣古人之詩書雖云富貴逼人自覺林泉邀
我望物外逍遙之趣吾亦愛吾廬語人間奔競之流卿自用卿法
始扶脩棟庸慶抛梁
抛梁東坐看朝暾万丈紅直使便爲江海客也應憂國願年豐
抛梁西万里江湖路欲迷家本秦人真將種不妨賣劔買鋤犁
抛梁南小山排闥送晴嵐繞林鳥鵲安棲後一枕薰風睡正酣
抛梁北京路塵昏斷消息人生直合在長沙欲擊單于老無力
抛梁上虎豹九閽名莫向且須天女散人花時至維摩小方丈
抛梁下雞酒何時入鄰舍只今居士有新巢要輯軒窗看多稼
伏願上梁之後早收塵迹自樂餘年鬼神呵禁不祥伏臘倍承
給坐多佳客日悅芳樽

花信亭上梁文　洪　景伯

屡歲賀山方策勳於此日群芳得地有報喜之祥風乃作新亭用
酬勝槩盤洲老人酷好行樂雅知倦遊治盤洲百畝之園貫中戸
十家之產物非容易而尽護事或艱難而晚成東閣西樓僅有一
牛吼之隔左花右竹幾乎兩蝸角之爭與芥帶於胷中若鵾鵬於
化外灰心久矣唾手得之胡越爲一家無介界此疆之異雲蒸霞蔚
九澤合遠山近水之奇草木皆知燕雀相賀畫棟修丹青之飾

欄呈紅紫之姸四時携酒則親朋足以娛嬉千里命駕則故舊斯
焉歇曲野無青草擅春徑之名籬菊有黃花浅秋林之清韻閱冬
積夏數之相繼任朝榮暮落之自然已架虹梁須令醉紙
東日日來占花徑風長把芳香遊杖屢不將消息借婦嬉
西丹桂叢林衛藹睚霜可拒時花根老憂能忘萱草衛低
南芍藥留春不脫驕來岸芙蓉爭羅錦雖頭倒影縮濟渾
北鷗鳥從容魚是食梅花滿眼雪花飄玉骨冰肌同一色
上東睅餓像西舁望稍疎問訊竹平安貪看芳花蛱來往
下瀟湘叢叢車宜在野陽披花史傍欄干我欲畔黃賽僞雅
伏願上梁之後風光益好樂事不衰三百六旬而歲歲常來與
二十四番之花信一一飄香吾我同盟逢場作戲

容膝齋上梁文　洪　景伯

寸地休心或發置錐之誚數椽容膝大勝環堵之居非坐井以觀
天猶乘槎而問漢素桶但求於細木門闌不納於高車片芳論功
龜魚焉端盤洲老人技窮知止興尺倦飛半百年而目苦無多又
蹌十稔九萬里而風斯在下安取肆言鷦鷯不過於一枝鳳凰始
翔於千仞因山之麓荷竹為廬每駐履而少留以橫琴而獨樂塵
外欲招於五老飲中難著於八仙抵掌而談不出柳洲之景曲肱
而枕可尋蟻垤之府書擁卷以盟鷗夜舉杯而勸月小以成小斯
焉取斯霧窶華樸沈然者所以敗也風生書實綽綽然有餘裕哉
雖不上梁何妨下筆
齋之東九曲雙溪在眼中人世最難開口笑與來寧惜酒樽空
齋之西矮桃得地漸成蹊游艱自逐天他樂此處相忘又渾貌
齋之南斗大生涯亦可貪仙島有名身不到人中真趣上登三
齋之北坐看鱗鯿于戈息度此休吟荔穰詩聞羅尺插槐安國
齋之上芥納須彌休說妄從間狹見小丈夫豈識汪汪千頃量
齋之下何必萬間謀廣厦雨漏翹足傲孤松共峙頭无片瓦
伏願落成之後四時長健一室易安充坐齋閣焉有髀消之患綬

行草徑更无股渠之憂凡今之人与我共此

發然集齋上梁文　洪　景伯

三菲決科更編花萼之集一經毀美嘗萬桂芳之詩月兎未明風
螢可聚授諸稈匠建此小房盤洲老人世稱儒宗名標藝苑演綸
藝業仍父子者四人結綬縞行踵兄弟於二府見輩久聞於師說
孫枝雖於異衆欲增門戶之輝當佩輪與之戒令夜膏而繼晷
尚繁螢以偷光拜業能勤策勳可必張口如吐雲霧雖懷蠻聲揚
以徒然聽滴而上星辰盡螢火以間編之所致莫惜數年之苦文章普
圓千佛之榮名良弓之子必習其存心相須謂勢之未不容偏勉
力有終兹頌雙梭試聽六詠
東一生窮達卜童蒙耕耘數年稽古力拾青拖紫笑談中
西昇到桑榆晚曜將趣取光輝對黃卷任他簪外玉繩低
南燒燭尋書過草巷月練裳絡如白晝牙籤揮架好窮探
北更漏迢迢天又黑短檠歲用也无嫌莫使塵埃弄牆側
上万點飛星迷四壁素案頭乾死可憐渠人倦欲眠渠亦放
下可但膏油頹午夜清霜十月嘆飄零使有雪花相假借
伏願上梁之後筆耕不輟書籍休誦詩禮承家長作簪笏之根起朝
昏換秉无貽螢燭之羞傳之雲仍味我斯言

桂芳樓上梁文　洪　景伯

江漢分襟芳音闃驟參商之辞西北有高樓茲占蟠洲之景工師以
於得木龜筮未嘗過人縄墨既陳斲斧斯相合盤洲老人六旬余治
圃三徑來蹊桃塢梨原雜百花而競秀深堂永閣便雙流以交流
嚴戲識鳴後之聲剛鶴額隆軒之步復營飛觀以俯西郊慕元龍
百尺之名嗤孫楚五尋之賦繚梯雲之新級如稷斑途試取雪之
曲欄已橫疎影縱目而天光无際怡顏而日力有餘在登足以起
予章木雜不知我芳陰蠻卓納爽氣於閑樓前對翻江發長謳於
楫櫂將以登臨之暇時乎酬唱之娛從他燈火下聚豈向園林
窮勝事舞低楊柳月乆厭年少之心樓老鳳凰枝猶結歲寒之友

脩梁升也短韻來歟

東雉堞連延紫極宮漁子入關爭蚤市壚人擊水快清風

西天際奏臺入望低花萼樓臺才五尺獲𥬇來往卬長堤

南萬頃風煙性所耽細草連茵春且野澄江橫練月開潭

北美竹如椽瀟洒园巢雲上下落輕𥨊一睡芝山翠秀色

上落霞飛鶩從清賞一聲長笛倚欄干待得蟾光麥重幔

下剩作芳庭容撫馬稱花開後錫觴頻風捲郊扉回俗駕

伏願上梁之後日涉而風雨不渝雲月巾神仙可李守雞𪚥醞進野老之辰羞羽衣虹裳邀江娥而夜話其誰歟焉同我盟鷗俛仰之間詠歌不足

小樓上梁文　葛　謙白

考成版屋何數南嶽先生未辦石樓紆悅香山居士聊爲老人上韓愈賞春之印綈有吾管水上蕭風之雜花隅煙營後圃將使槐陰几席花豔壺觴雖无佛國之優曇尚火仙家之桂節然鉢盂傳杜鵑之種殺鼓開紫杏之柯杜丹迸發女之星仿樂醉斐在之子漁郎泳舟於桃花之側孺人委珽於辛夷之前亦足以暢叙幽情淹留故緒爰迺留屋下提綺席長天靄稍苡綠霞而拂檻重重煙葉展翠幄以承檐有是賞心何辭爲劬役既謀龜筮英用李虹梁

東曲港飛橋一帶通鹿苑寺前魚酒市趁虛時有杖藜翁

西國影千峯光落畫溪千穿濟浪芳蘋裏幾番鱗翠異綠楊枝

南鐵戟華筵鬱青淨藍飛錫何方來白足爲人時演後三三

北峯下峩二生翠翠商山人莫遣駿徠幾躡路須防德璋勒

上蹤檣斷雲飛微作帳房欄細細翫花梢要看春工雕刻相

下問東光陰買无價看春綉地長鋤痕皆井汲泉生石罅

伏願上梁之後身倚武之百年別含信士三壽时一百九十策榮及孫曾三萬六千場酣同賓友縣茲福算波及里閭

獨善堂上梁文　熊　子復

昔汾曲之廬毋自奉丹青之像龍泉茂陵之竟宗高參金石之藏祠堂用照於冊曉書陶冶遺於翠鼎恭惟先君獨善居士哉存省已孝篤慕親遠求白世之師近取一鄉之友鍋編收拾摘詩人之芳腴琢磨發揮採追家之秘奴盡隱以求其志彼用相志而窮則著其身此真白號綠嶙下壽殊夢長才有弦小子之悴痛我先人之迹積有餘慶方啓世科徒發幽光尚資野録載修邸墅寔築僑梁屋未捲去三層鳳巳闕於微故井泉猶通九仞嗣將見於取新採建湥稚子之謠彰朱野遺民之迹

東鶴巢山翠倚春去誰過仲舒座下馬賢良百載有高風

西百尺潭中曉靄迷優遊有客乘桴去澗跡凌青路較低

南採藥仙童記二三冊成只在元遊處昨夜靈光現翠嵐

北武夷九曲儒人宅幔亭無龍掌升來好傳天上真消息

上小築臨清无大壯星躔不但少微明曾占日暈中興象

下十里潭无高浪駕有時風動錦霞翻一葉中流翁未怡

先君詩句也

伏願上梁之後徑存松菊而想昔之樂園收芋栗而幸今之豊饒浪清水之滌纓既招孺子宴彩霞深山之蕨竹更伴漁翁抱此間之要氣接吾人之流風

寺觀

金山大殿上梁文　孫　仲益

萬川東注一島中分長江介合吞吳之衝故剎踵梁陳之舊肇新閭若黄李金陵都統太尉得山法眼藏而縣宰官了一大因緣而作佛事奉茲勝地獨有積基鐘鼓不鳴龍象皆泣毗耶城大居士已爲興舟阿多高臺老比丘而爲說法指圍分衆除地布金嗣開祇樹給孤之園自建釋迦文佛之殿六鰲背負出三神山儒聖之宮一蹴高飛來四大海神龍之會迴起諸天之上中嚴兩足之尊仰上仁祠俯伸報地大安國步如北海苦之難賜求錫帝齡享西方佛之無量要留俯梁之奐共康啟雙之音

東赤岸銀河一水通萬里層形雲竟天起六龍推出半輪紅

西方會無極壁眼迷日脚未收蜺飲海濤頭初上雪平坡
南一勺中含乳水甘般閣風來鈴自語曼陀花雨落毿毿
北北戶星光珠的皪夜鶴怵驚雷候吝古佛同龕有弥勒
上堂堂丈六真金相光明五色爛摩尼八部龍天盡回向
下二十三生本同社庭前柏自長春袖裏靈珠光不夜
伏願上梁之後四恩擁佑十力護持萬徳從衆香之鉢而來群魔分一炬之燈而去三登歲美百順人康六合混同城池有金湯之固千齡際會山河書帶礪之盟凡在見聞共效忻樂

資聖寺上梁文　孫　仲益

肇開勝地化出寶坊大啓重闈同登覺路共惟資聖堂頭圓明大師悟最上乘法現比丘尼身住舍衛國給孤之園坐毗耶城維摩之室佛光續千燈之照天花呈五葉之祥鼎新六代故刹之遺蹤況一方叢林之冠乃涓穀旦爰舉脩梁萬德騰休百神訶護仰白象駕擁金盤陀開黃龍關鎖鐵門限月標指上珠現衣中穴癡蠅之紙而見日光發醯雞之蒙而睹天大盂中善頌用佐歡謠
東一點龕燈照佛紅卧聽木魚呼曉粥依俙殘夢猶存中
西直指靈山路不迷莫作瑶池阿母看全身自拍佛肩有
南侍者曹溪一勺甘領上伽梨拈不起懸師更說後三三
北身前身後三生石住世因循五百年兩手摩娑話銅狄
上寶蓋盤空寶龍象堂堂一路擬持門煌煌百寶光明藏
下地布黃金光不夜傍出青蓮十丈高不止凡花有開謝
伏願上梁之後三靈丕應千佛光臨泰階調玉燭之和賀厦驗羅圖之固官寮有九遷之喜士庶迎百順之休雁生不住布施之心同證无上菩提之道

醴泉觀三門上梁文　歐陽　永叔

我國家膺三靈之眷命革五代之荒屯多壘削平包干戈而偃武四夷向内解辮索以承風遠先聖之撫臨躋群生於富壽乃欲追羲軒以並軌欽玄穹而勸成參典文修渙麇曠古難行之礼瑞應來集有非人力可致之材彤雲斎露之光紛綸而雜柔朱草靈芝之秀煌燿而叢生爰有神泉湧茲福地甘如飲醴美可蠲痾湛靈液以淵渟敞琳宮而崛起歲時禱禳順民俗之樂康棟宇翬嚴表京師之壯麗近以有司不謹飛焰延災皇上受物推仁因民所利顧遺基之甚辟欲回聖慮以惻然爰飭良工載新有作損其土木之費所以寬民適以奢儉之中俾之可久用涓吉日構此脩梁盍效歡謡形於善祝
東危構岧嶤彩霞中欲識聖君仁及物靈源一勺本无窮
西金碧相輝俯仰迷万瓦寒光浮瑞露層盤曉景掛晴蜺
南善利功深不可談但喜斯民无疾癘誰知靈液有餘甘
北觀者如雲來九陌四方万国會京師有類衆星環斗極
上棟宇規模標大壯落成行即慶良辰好幸何時來綵仗
下祈福焉民無廣負四時和氣致休祥萬國多歡洽朝野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順軌百穀豐登卉服雖頑咸被垂衣之化行歌戴白永為聖壽之祇

天慶觀法堂上梁文　呂　貴克

皝祖建国章聖真身爰召近臣咨嚴祠宇雖邊徼夷荒之服頒天書金寶之祥名山大川成介无疆之壽皇天后土永隆不拔之基昔我撫城舊崇天慶奉帝祖儲休之所乃祥符植福之宮不幸妖燁遂爲灰地列聖升騰於象廓九龍潛躍於淵深（見有九龍瑞名九龍觀）成一區瓦礫之荒場晦千里江山之秀氣黃冠羽服立心屢發於衆緣富室大家協力共成於盛事神靈不昧興復有時殿堂增壯於前規鐘鼓一新於舊觀翻經之室未圯而祝堯之地方虛久矣无聞誠哉興有一居士率上大夫作意經營同誠勸化曽未期年之久俄然輪奐之新棟宇翬飛棧題山立衆稱尺美豈但奇全似仙家官府之雄疑神運鬼功之速載涓穀旦用舉脩梁敢徇倫同伸善頌
東地遠天高仰日宮拱極明星光燦二繼明兩帝壽崇崇

西十里來山出澗溪福地古先誰卜兆地靈興廢豈無時
南得道真人聚碧嵐奇語達萊方丈客不推海上有三山（郡南有山曰真人一□峯）
北文字五千談道德華封祝能效嵩呼不媿金門稱羽客
上聖治太平安有象千秋萬歲樂時康祝壽可能忘舜相
下歲歲秋冬春復夏黃童白叟慶年豐鼓腹謳歌陶聖化
伏願上梁之後升堂肅肅祝聖雍雍二帝同歡睿筭高深於嶽瀆中原恢復版圖紀載於山川多士以寧百僚任職金枝益蕃王業離離宗廟威靈保邦家於永固祖宗德澤惠民社於無窮

玉儀堂上梁文　熊　子復

天開大府六龍升代邸之潛地作高堂雙鶴下浮丘之馭若時勝境數會靈蹤王洞真墨州岡阻而列其真字金坡風度故當收而用此詞人知府待制尚書妙年際會雄文振古秕糠不拾偉氣分雲漢之章藻鑑獨持致位上星辰之後暫來宜於藩化佇入貳於廟謨風月之誰分諒江山之我助具官可俯深賞鑑於東洲冊龕尚存耀靈光於絕巘肆蒐舊跡肇揭新名森森喬木聳樓開發陽叔子之閟寒城煙淡曉上武昌元規之樓有兒其樾不極千嘉璧琴書棟回江淹碧草之春虹引雕梁散張湛書之雨宜形頌歎以壯經營
東舊尹重來千騎雄風飛靄華袖曉路鶴峯王氣藹晴空
西雲合秋空映彩霓神藻飄來洞壑宇愜花落出武夷溪
南煙外孤峯直有客騎梅竄化傳丹鼎波安峯帝北紫泥函
北漢關詔歸前夜席宸宿雪霧拱皇居後裔星辰環帝極
上察廓太虛含萬象揮卷鸞製實月團秉樞穩泛銀河浪
下庭轉棠陰日多暇山襟水東望重城風雨交依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甘棠數美華黍時典乘建來之侶風詩雅懷於鑿外依芙蕖之淥水聚雋采於幕中共絕奔而潢池既息刑措化而囹圄斯空早旋歸於政府永輔贊於泮宮

廟宇　橋舡

夫子廟上梁文　石　守道

日月不盛大星辰不聚多無以昭天之明山岳不峻磚江海不橫潟無以彰地之載制度不恢耶宮室不壯麗無以示聖人之尊天明不昭衆庶何所仰也地載不厚萬物何所附也聖人不尊群儒何所法也況藝祖始興之地先皇親狩之都鼎峙爲京自四畿相附而先聖廟雖殿僻陋不堪其真何以壯遠人之望視四方之則哉留守尚書賈公下車月餘政未及施首嚴聖祠豪人承風僅化相率出錢二百萬購材於河陽成得大木以新殿居輪焉奐焉京邑翼翼與宋人開龍吐集知聖師之尊且大廟作凡三月而成功有司告十二月二日吉請上梁焉公命盛食以落之
拋梁東夫子之道嶽岱宗西夫子之道太華與齊南夫子之道衡岳相參北夫子之道常山北極上夫子之道如天可仰下夫子之道如地不滿
伏願上梁之後留守尚書賈公入持國鈞正位台席行聖師之道上以致君於堯舜之上下以躋民於仁壽之域萬斯年於兮王聖臣直

北嶽景貺門上梁文　程　子山

山尊常嶽府秘關靈亮分畢昴之精建神明之宅配天作鎮盤三千里之吉基與地儲靈產十九種之神草有嚴閟宇夙奉時容四時之牲幣交修一方之耳目咸仰歲月滋久梁棟弗修方妙道之勃興當真人之在御載新貴構大闡琳宮益彰帝所之尊用依民心之報恭惟皇帝陛下樹建皇極允執道樞諸物効祥衆珍來集九功惟叙百穀用成茂對天休恩答神祐乃眷明靈之嘉德增崇館御之宏規鎮朔之殿既嚴景貺之門有閌冊典舁綵輦駐貞軒之翔翔碧瓦朱甍儼帝居之標緲克舉脩梁之吉日敢伸善頌之歡謠
東望樂東壺萬里同政出青陽明杲日仁漸滄海作和風
西葱嶺來王路不迷四海一家無事日聖人萬壽與天齊
南望雙門金闕斗相參山同天保詩人詠星入清秋太史占
北嶽靈鎮地扶天德五兵不試靜胡塵玉帛年年朝萬國

上千楹寶構嚴神像來游來燕福無疆屹立嶷門昭景貺
下瓊輪羽蓋神來舍千秋萬歲壽君王九功八政安華夏
伏願上梁之後宸心悅豫寶曆綿長帝業等河山之固皇明垂日
月之光天瑞申錫邦基永昌九譯爽情之悅四方民俗之康賴一人
之有慶保萬壽之無疆

溪東祠宇上梁文　黃　泰之

築室于道雖艱於成有功于民式嚴厥祀矧此山川之勝實惟香
火之憑風雨百年寝隤其圖里閭萬口易舊而新人不告勞神亦
陰助脩梁載舉善頌倂陳
東東倚崇岡氣象雄社社雞豚迎歲事村村花柳足春風
西無限青山繞碧溪流水迢迢環玉帶橫橋隱隱接雲梯
南排闥群峯擁翠嵐出相佇符巖石望祝君長與老人參
北一鎭嵯峨陵斗極何處推來重叠山祇應鎭鎭無窮屹
上漠漠祥煙迷四望天開符識應重來人指規模今益壯
下一派清漪入圖畫兩度重看虎踞來十年又是龍頭跨
伏願上梁之後神靈安止民物熙然里無吠犬之防道之啼牛之
問丈風益茂盛事鼎新來逎景貺於無窮指崇封之有日

龍溪橋上梁文　黃　泰之

天不靳村橋斯重建人方病涉事可辭難雖旁觀爭袖手之時亦
投機不容髮之會旣鄕民攻於不日而斤匠運以成風宜指揭此
屹而一新雄偉之功俾艱難險巇者均獲坦夷之樂上梁協力拍
手同歌
東東望羣峯氣象雄巳覩瑞光浮曉日會看新奐駕東風
西幾曲清溪映綠霓拭目渾疑朝雨足捲簾更看暮山低
南崇壽峯高碧落空聳聽星長祝壽披風想署爲停驂
北一嶺嵯峨斗極梢雲長欲斡天機藏日借陰分野色
上歷歷群山環四望夜映騷人嗽月杯春邀野客尋芳杖
下一帶縈迂入圖畫當年何必洗乘輿異日長看乘駟馬
伏願上梁之後懋興於有易塞而通峙宏基於不朽綿巨濟於無
窮載績厥功猶是百年之父老坐蒙其利更娛幾代之兒童旣山
川之改觀宜福祿之來同

巨艦上梁文　崔正言

竊以江西右連荆楚左依句吳萬壑喧豗聲搖厚地三江浻洞勢
蹴遙天浩乎雲水之鄕必也舟航之利某官英姿蕭散茂識疏通
大振紀綱笑談自若力推蒸恩智略有餘乃鳩集於良工仍選掄
於名木萬指斂於風雨兩艦屹若丘山卜此吉辰謀升巨棟兒郎
醉飽已慰其勤勞士女讙呼願聞於歌頌
東巨艦如山浩淼中寄語不須紅錦纜詔書新用紫泥封
西向道江南踏浪兒不用吳音相調笑史君能製擢歌詩
南指仙橋下水探藍布殺罷看鑑紅船百丈照清潭
北他日王孫朝上國龍翁頻借一帆風飛過西江如電射
上莫放蛟龍掀翠浪要須置酒坐船頭下看江練如平掌
下看取一川青罷亞兒郎醉者不須憂今年米熟無高價
伏願上梁以後某官身名益峻壽祿如隆綵衣日戲於庭闈紫綬
入朔於近列從容千里莫知水國之遙安穩一帆不覺長安之遠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八十三

祭文

名賢　尊官

祭司馬溫公　蘇　子瞻

元豐之末天步維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予一老屏于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見綱紀畧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副穀其道大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無知予懷

祭司馬溫公　蘇　子瞻

故左僕射贈太師溫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雖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定天我知濮陵之初先事而規帝欲得民一尊无私毋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蓍龜東談交親輔以詩書狂直寡顧公少卑之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儀化及服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為公亦何為視民所宜有秀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兵疲和戎上策決用无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既闢既菑投種未粒殞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為雨泣路人垂涕畫像于家飲食必祠矧我衆僚左右睟容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訣無復來思歌此哀章以侑一卮

祭韓忠獻魏公文　司馬　君實

惟公仁義忠厚得之自然所施所獲命世之賢冠登甲科聲名四傳聯輝册府表襮英躔徊翔諫署風節孤騫擢升法從壯觀近班賊昊叛命西鎮中權經畫應變勳勞累年戎醜來庭廷登樞府道德之俊同時入輔協議塞邪剗弊除蠹讒言陰搖分符以去中山大幽太行東西連開戎府彈壓羌夷天声万里雷動神馳帝思勳舊召還朝廷任論道海寓乂康仁廟晚年少陽虛位天下大本未有所繫人兪深念國建家嗣引古盡言堅其意忘身忘家無所顧避聖心感悟遂定大計合天符人英廟重熙嘉歡呼声震天地十難萬險人若平易大龍飛天帖無一輦依厲頳命今上嗣政永厚復上力辭大柄得投本邦均休遂性未離闕廷西陲微擾天子詔與命政帥威錫義不辭難受命飛道事年求還復守鄉閭至始閱月又迁魏都時議者建青苗之令出錢取息始患終弊抗疏論列辭嚴義正天子動容賢路交慶四見炎凉復臨安陽燦燦錦衣煌煌繡裳頌上印綬十年封章宸眷深厚未須俞音遽嘆逝川莫伸素志嗚呼哀哉自公之薨城邑田里老壯童幼咨嗟涕泗非德感人孰能如是位居將相殆將二紀万鍾之祿隨得隨施姻親僑客賴公以濟蓋棺之日所餘無幾清白之風照曜來世某之狂愚少有倫比久參賓從納顧特異朝教暮誨育均子弟粗有成立皆公之賜撫膺長號肝膽崩摧奠以叙哀痛无窮已英靈不昧敢冀歆此

祭范文正公　王　介甫

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奸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趍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躪不慄有危其辭竭与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有聞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醨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无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后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加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于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閔不遂歸顧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尚有以

爲神亞執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世肆其經綸功孰與計
自公之貴厩庫逾空夷具色辭傲訐以咨化于婦妾不爲珠玉累
襄其公子弊縕惡粟閔死憐窮惟是奢者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埋
于深孰鍥乎原其傳其詳以法永久頑人今亡邦國之憂翔鄙不
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醜羞

祭呂申公文　程　養正

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遊並日辰出爲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
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既知真仕則爲道出入屢更險夷一操二聖
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册公平白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
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任爲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之心如
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去德如山岳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
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慭老之遺淵水無涯將
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爲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廟老餘生辱知
有素一言論忘勤之交不偶无酬知之路但臨穴以伸哀姑託文
而致露想英靈罔乎如在陛罔識而來顧

祭歐陽文忠公　王　介甫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漠又安可得而推
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
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
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
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无問乎識與不識而
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
崎嶇雖迍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
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
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
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
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
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无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
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
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歐陽文忠公　曾　子固

惟公學爲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
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尺含意未卒
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无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適鼓
行無前跋疐非恤世僞難勝孤賢莫屈登密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主典三
謨主明藏室頓挫所傷誠純志一斷削損益論思得失經射虞萌
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淨簡易仁
民愛物敵不煩苛令无迫猝樓置未安里安户逸積斂立華天清
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馭賓
遜册援大親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
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
立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奬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爲
已徳无有廢咈惟公平生孝弟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年始六
十懇辭見敝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丘壑脫遺羈馬沉浸圖
史左右琴瑟志氣浩然不陋達華貴習者齡車休累書還軸鼎軸
胥徵計發士胡傾抵辣遺則非聞訃失聲情淚橫溢痛惠其不蔽早
蒙振拔言由公誨行由公率戴徳不酬懷情獨摭討西望轜車莫持
紼紼惟公舉舉徳義謨述爲後世法終天不没也詞叙心以能防
歸

祭歐陽文忠公　陳　無己

祭尚德而報功三代以來共之穎故有孝而置師弟子良以講試如
法盡貝公始穎之爲州尚矣而良士大夫生而善其俗殁而祭于
文孝亦莫宜於公惟公與先三至出入十年建明大策以康社稷是
宜兆食潁湖而弦歌之豈特擁一邦而尉一鄉之思哉師道承命
爲吏有列于學授事之初敢修故事

祭杜祁公文　　歐陽永叔

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私自放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国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己者老而益篤而信於人者久而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詞寫恨有涕漣洏

祭張魏公文代　　呂伯恭

鼎分三極中貫至誠扶世違俗經幽緯明此北面老臣為弼侯皐侯夔及侯旦侯奭前授後承皆原於一降秦迄唐中間幾息既極乃通是開魏公有遠其傳有統其宗匪將匪節匪恭而同厥初事親自誠而孝其德寢門參寡其醻肆其事君自誠而忠四朝一心本始末終昔在建炎為国馳驅蠢賊內訌將投天路遮截其旗馳驅去羽撤彼妖狐萬河並注掃除黃道手扶日馭勾陳太微莫不順序始命樞極再命台衡柄是文武內拊外征我雨我露我雷我霆壍起遠蜀地隨指而平屈服之酋環疆之渠威名所加矢戈墮車既其死為里圻戶俞孰孰其寀翼其帝之圖孰拒其成放迹江湖已貴不餒已豐不約突陵之居帝所所恃拔刃萬眾獨全云樂身外萬其夢而麟閣戎馬飲江奪公閩燕巨斂高煌陪都是殞大人繼明登我元臣尔衮尔鉞坛台載新噴自語雖能罷貅虎闞公之升也歌鼎舞野耕肆商秀眉垂髮閔公之升連手嬉遊北邊有鼎禍牙祭壽縣志之所期欲无遐傲挈輿地圖還之清廟捆二册東日月所照帝閔公勞俟以殊廷欽騎箕尾上比列星珍瘁之悲万方同弁甚頃以屏陋遠戎邊城叡情巨測民力弗勝條利害是稱狂言屢與朝加暮應是擬是稱燾恩權惠丘山猶輕几几赤舄庶幾快覩禾自德輝已耳凶訃俞舟西還飛旐南去使雖升遐莫飛情表公

視死生猶旦與暮一氣闔闢新新故故默然造物冒此下土我獨何為涕落彫俎

祭張魏公文　　王龜齡

惟公學造明誠才全文武忠孝根於天性節操貫乎歲寒社稷之功最高親當最日君父之讎未復誓不共天二十年見斥權臣五百載重逢聖主夷狄服汾陽威德兒童知司馬姓名意者天必相之嗟乎命何止此方渡江而擊楫遂樂聖以啣盃宜室咽思蒼生望起雖曰閉門絶迹不忘憂国愛君中山功未及成讒謗之書盈篋武侯死有遺恨英雄之淚滿襟一老不遺百身莫贖其濫此假守□閱訃音尤觀絶筆之銘愧阻臨棺之奠嗟吾道之窮已甚非夫人之慟而誰

祭范蜀公文　　蘇子瞻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升燦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磨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万年以重王国吉凶難知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先友凡矣我已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嗟嗟我公豈其云亡矣公凜然猶與我觴

祭文清曾公文代　　呂伯恭

嗚呼逸在壑之韻者身清而命未必厚馮彝鼎之勛者命厚而身未必清判兩途而分驁猶參商與涇渭若香山之退傳遺簪組而況其灑酬風而酢月陶至樂於林坰壽降命之多奇屢哭殤於頹齡若汾陽之元老花九族以成寵驅綱纓而掃迹紛甫鸞而志名極二紀之豪華醉世味而未醒盍挹其至清則厚福不得而多取居其至厚則清趣不可以力爭惟大人之所厚合內外而俱尊遠紫宸而卻蒲輪類然天放考既壽物外之樂迨拔興而奉鳩杖雖

狀色養者又擅區中之檗箒之秀山則無慨咸權之汾陽則未嘗
満盈全古人之未全曠千載其難弁乘至全而反真夫何慽於泉
扃然而墜二世之師表奪四朝之典刑洄洙泗之淵源絶風騷之
統明毋鞅人與墨客齊吁淬而失聲眇孤生之弇陋夙受知於門庭
華子姪以栽育追義弱之墓二歸印綬以盡哀追科法之見繩傳
壺觴而往酹瞻淚河之東傾

祭忠簡趙文公代

維四年冬十有一月哉生明越二日壬戌左奉議郎權發遣衢州
共揔事之初敬遣左迪功郎常山尉周曄以庖酒牲羞之致祭于故
丞相忠簡趙公之靈惟公高風懿躅照映今昔下自胥吏為所花不
數中遭讒逐以卒於死下至行路為公出涕不三十年是非一定
中興名相一變而已有來假守敢言尚德南望揪梧去我百里官
箴有常莫克敬告歸心與刑有如巵酒

祭忠簡趙公文代

維五年冬十有一月哉生魄越翼日巳巳左奉議郎權發遣衢州
軍州事借緋劉夙敬遣同僚以庖酒牲饗致祭于故丞相忠簡趙
公之靈古者愛其人所憩之棠不忍其樵悴況公所爲諸葛武侯
與代名德環祠十里薨夫芙婦望而不去不敢加寸刃於无知之
草木彼豈有德於後之人而感今懷昔萘義无窮如是耶公道在
海内如皦日始有不約而然矧伊元德相我中興有教有化有典
有刑赫然朝廷雖小元祐而埋玉九原葬不以礼有司懼焉嫣工
雜吉增新葺舊亦惟閱月乃克既事乃如獻賢尚德揭大誼以詔
頹俗古之人誠有不待下車而為之者此則夙奚敢辭礼之成走
吏以告惟公其享之尚饗

祭寳學劉公文代

謹以淨香蔬食茶果之奠敢昭告于近故大檀越宮使寳學侍郎
劉公之靈嗚呼我公遂至斯耶自昔大賢之生於世或懷寳自珍
而不肯於仕或仕而不獲盡其大於敢施皆生民之不幸而遺後世之

悲我公云士邦國殄瘁搢紳大夫有識之士聞者孰不爲隕涕慶
欷者乎惟公之生氣甚厚愍精之資儒者傳家忠孝世濟而天
之所賦尤爲碩大瓌奇遭時艱難戎服驅馳決策行營參畫西師
功施社稷天下孰得而知謂公當歸論道黃扉以輔中興成億萬
齡之鴻基名高異已反投杼生疑剖符外補爲國藩維而溫陵鎮江
之政吏畏其威民頌其慈顧後瞻前配公者誰百千載猶將播風
謠而泳詠思也嗚呼我公才任棟樑知侔蓍龜義氣横六合辭
閒四夷然已試而不獲究其所蘊造化之意人又孰得而窺頃歲
閒而得請持從橐而奉祠親庭戚秩棣萼相輝悟槐管之大夢悲
栖子之妙機潛然志懷與世採婚謂仁賢而必壽公宜黃髮而期
頤何一疾之不瘳而遽至斯耶某以愚陋之質出入公門者二紀
于茲嗟小識之寡陋譬螢爝之甚微公獨眷之前挽後推何契拂
之過情賦頗厚而恨怩須遣故園蒲柳表遲廬仙洲之谷分甘哉
田博飯而終身撰苦枉手書以見存延以拱辰之招提唯先公忠
顯之松楸壞旋樵而壁顥豈以道相祭於形骸之外而遂忘其病
骨之支離屑盛意之稠三欲避命以何辭悵從公之未幾忽夜壑
之舟移万夫莫贖哲人其萎念話言之在耳腸糾結而涕潰宜厭
塵境之溷濁談紫清而騎箕其與世永違者乎疏殽香粹侑以
哀詞唯我公不忘疇昔之好英風㮣氣傑然而不可沒者猶將鑒
之也巳乎尚饗

祭樞密劉公文　　朱　元晦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從表弟具位某
敢以清酌庶羞之奠寄于近故建康留守觀文殿學士彭城劉公之靈
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瓌琦俊偉之才而不并假以耆耇老期之
壽胡位公以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畀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公名
若極留貴而无欲實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
公之薨皆失聲以相吊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
漣者也烏乎哀哉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篠弗兢弗譁

罔有愛書典學于家內凡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決壹綸綍獻
納綢繆訏謨密勿忤權觸要无所回屈帝眷弗渝試以郡紱受鉞
于南勤瘁跋涉嶔崟亦撫瘴癘問札瞻禱荅諸我教豈報政三
年鄉曾其夙帝曰來歸本我長禧冒不幾時落以大政公奮其蹟
帝虎以聽張然宏綱塞絕惜今道言身危突不暇默出臨西鎮威
輝因滯湖遠于堂遠哭于苦息語起之有味其瞻公卧弟求帝思
其事曰究汝泉來觀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掛冊撫于聖亦顯其
效乃迁建新民病以饑公不暇食坐起咨咨各略既張惠術四施
曾是流殍化為充肥帝曰哉勤勞加勞進律毗方深達告以疾忠無
隆情有遺筆帝擬龍能留悼此良弼焉乎哀哉我以孤來訖公
家公不鄙我勸導有加公冬為龠我蓍賓豈无異同孰莫新瑕
自公進為議論謀猷曾始期公高明光大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迫
其泉歸于杕吉我恩無孫古昔所難并以誠我我其敢安托書
長號滂隕闕于還坐以思慨其永歎念昔帝師為國死義在傳永
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公龍其德克肩克措眾咸謂公
當為外庸今贊皇極下釐庶工登賢舉能撥亂扶衰內紐祖考舉
其餘忠夫胡雜諸而止於此群邪交處眾正心死殁子之哀竊究
終始屢言思公昌其有日嗚呼哀哉昔謂雖殁畢公觴之今拜以
哭酹公堂兮私情公議兩相傷兮神靈不昧尚見鑒于衷腸兮
嗚呼哀哉尚享

## 祭樞密劉公文　　張　欽夫

嗚呼哀哉六月甲午葵我元臣如其可贖何直百身義積天下之
望已久而關天下之故已深其明決足以斷謀其毅填而剛毅足
以任重於千鈞忠誠孚于吾君心惠澤浹于斯民威名暢乎[illegible]
既勤乎三軍使之坐廟堂之上固足以獻忠於未形而置之排難
解紛之際不止施為已足以折衝於精神固爲社石人失典刑此
有識之士所以為天下惜而至泣涕沾巾者也嗚呼哀哉忠顯之
烈感乎幽明二卿之忠不忘請纓公自壯歲念其家父竟焉故江
屬於時然國有大政抗論前陳由斯而來尉其直稱出而典州治
本重人及其分閫漢池息兵遂登世樞以翼政經叔綱端本用尊
明廷漢然正色公言是衛復牧士藩所至績聞撫荒之政近世莫
倫旅親談施罷其綱勢子元其有又迫首新江湖輸羅幾老于行
人宴公歸帝閔隆蘸豈不用公未極于成嗚呼哀哉夫子知我匪
朝之夕我之於公惟義其親相勉相厲期報吾君情深意得有同
弟兄屢念拜別乙未之春我東入南公往江淯香焉不舍語何諄
諄豈期一關而隔死生精爽在目我言孰聽嗚呼哀哉義當奔走
送公歸輔簿其拘縻主事有攖奠公家匪載道此文礼雖不豐公
鑒其誠哉尚享

## 祭樞密劉公文

謹以任政孫子故樞密觀文樞密劉公之靈惟公德業孚于上下
咸據吾子華夷宜秉國鈞以輔明主天不憗遺人之云亡凤家公
知尤重傷痛為位家塾撫動哭寫哀

## 祭樞密劉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云亡既踰再期匪今之悲百年之思故歲之冬始
奉遺墨一見流涕以哭墨淡行斜如公疾所誦公之言則何
昭晰始云同恥抱恨九原勉哉忠義以報吾君中言先公銘志未
立豈无他人命以筆不從繼書嗚呼亦子嗟乎何人乃託以死
精爽在上耳聞公語猶敢忒武敢忘勉旃銘詩既成遣遠薦陳獨
歎荒蕪爲謝不泯貽書舁公期守公訓告于二子圖壁敢命惟元
晦君寶公所敬无求于外惟晦其聽公之息女當擇于歸嶺之雖
遠願與聞之凡公所命當以復公薄奠致辭告于公宫

## 祭南軒先生文　　朱　元晦

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絶而莫繼得周程之與起乃抗而不
墜然微言之輟響人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爭異
嗟惟我之與兄吻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
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

共向而然悟其偏亦有蚤所同嗜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汙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值相知之甚悉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至近心手亦見棄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聞以說此書是亦猶在左股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乎復何心于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于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穴倒望長號以寄此詞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尚享

祭南軒先生文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予莫予覺蓋自從公而觀于大業之規模察彼群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衡山解袂湘州今十五年公試鐵輔公拜禁省公牧于南我竄巖鎮顧瞻殊迹心莫與同書疏往復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宜嚴南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覃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于時神理或僭其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即因發書對使歔欷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諸孤詛不及留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之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孝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暉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然日言而可及也矧聞公之疾病彌留心存職業詞草奏未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賢佐而與決謀待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寧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孤以語予用斯文以為寄意懇懇以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弗失詞以為報

尚將鑒其必諾嗚呼哀哉

祭東萊先生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九日壬午友人具位朱熹謹以香茶雞酒奠于故友伯恭呂兄直閣大著郎中之靈曰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將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如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有雲夢之富而自不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人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君乃孝友純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尺言以納忠而奮為訏謨義以飭躬而恥為小則若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欿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淵渟豈涇清而渭濁將遍溯於先訓紹文獻於廢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昭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眾亦注目其勇施何遭時之不淑遽奪於疾也言歸慨一卧以三年上左圖而右書闡道遠以曳杖挽沂上之風雩發咸青其寥寥擴其古緼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以長終增有朋之殄瘁撫吾黨之哀傷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磨深切情義綢繆念前日之狂書尚凝然其在目兄寄書始言見痾之雖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語草樹之深之謂其勝日而有約來今命駕以來遊於此言之可懷猶冀司車而借手考日月之幾何不且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為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寄其哀慨歎之有間上兩言之可踐嗚呼尚享

祭東萊先生文　周　必大

嗚呼伯恭河嶽之英公卿之孫而躬蹈五常心潜六藝以是當而辭文斂而聽通今不流博古不泥高明之識力去其蔽卓絕之行亦矜其細作人有一自足名世推君兼之夫誰能儷蚤聯科級今拾科第登臺中入館其能繼皇心是以賜君寘班綴成均博約館閣榮滯南宮表章史觀見行主盟斯文每食忘勞風疾未痊祭病勸歸哉是祠可以自適鉛槧抱而講習孜孜勵道才良暇留才補劓竟隕其生壽夭莊則萬斛之舟江海揚泛舟湖水而傾未見其敢推千年之木梁棟可討遇風而摧乃委新桂才也何多命也何吝生徒滿門相向雪涕搢紳諸儒或從其遊知伊郎夫孰在交親雖不同耳心則忘宿稍以芻言報謝不覺附淚西風抒此哀從嗚呼哀哉尚享

祭東萊先生文　辛　弃疾

其言天資之美道學之粹操存之既固而充養之至一私欲未萌於心極萬物不足以移其志故不力而勇其知而發於愛憎以無迹更毀璽昂而一致官君上益信其賢其而同異者莫得窺其際也任重道遠殚勤早歲資外形兼報聚之象事物之來若未始經吾意迫大審是決疑則精微正大中在物之理而及處物之義秋毫諸人固已設科不拒問者心醉道者志得抑將使群才並用而衆志咸遂也乃若生長見聞人物門地高文大冊博覽強記雖皆絕於人要之蓋其餘事耳今上承伊洛遠泝洙泗命曰朱張東萊屹鼎立於一世學者有宗聖傳不墜天胡不相而力殆夫何兩軒士而公病廢上方付以斯文謂旁用其猶未復聞有疹士夫增泣忽反袂以相吊嗚鄭傳於珍瘁嗚呼惜哉之不亦痛哉之未亡既甚無人而予初何補吾而如是然而天所畀與者其得抑多矣又奚有於為尚於之年趙世之賞其平世傾風同朝託契從遊于南軒盡於公而敬畏其物論之莊溫然有懷亦私喜然洗然於千里寫哀情於一尊尚享

祭東萊先生文　葉　適

語何必深論不欲櫨使人心而有止則雖言而猶默總道術其難知超聖賢之可期仰觀所稽之其存盡不存之莫須昔余之於公也年有長少之序輩有後先之隔毋將言而輒止意遲二而太息今余之於公也後前路之鄉導發學觀之轍則繼欲言而誰聞根宜其而不白人才之難合世道之開塞彼若者之吉凶竟無所考于余亦安能至此而不感也紹興以來聞早見隨士失常心顛錯昏者非無其傑力正自救公以生異之資世家之舊備義理於一身講源流於編扣既微觸以並約亦隨才而獨秀由東南之夫技起林岫為英為哲繼公之後如雷雨之先物成頴發而苟秀流頻濟以學稱研未秘而饑餓嗚呼公之施於世者止此而已至於不以見為博不以文而為學當學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編就事欲析而愈精德欲充而愈貫暢群儒之異指續先民之遺智周孔之業散而不述湯之功息而不奏其乎哉之有待又一朝而永隳疑古人之甘然傲今人而何答特哭泣之可忍後為哀於此辭尚享

祭東萊先生文

嗚呼大難之嘆豈獨用才治不如古亦去久哉思得一人庶幾於此才非不多未知孰是必有學窮本原行觀於古今貫穿而守之以約規模宏大而不遺其細密論正乎而俱事幾之要人物棘取而無愛憎之累表裏如一俯仰無愧若人者夫然後退可以為後學之師表進可以居朝廷之大位覩斯民之小康抑吾道之不隆推公其人歟胡為乎抱道而不得試嗚呼天之生公亦甚難而不易賦之德而啬其壽尚其蕴而不使伸其志蓋天子欲用而公已病病不可以有為吳臥家僅得以自見以矜式於一世何疾困之風弗而逝嘆此數年洞發吾類矣乎夫乎文哉吾大賢是真可為痛哭流涕者其等發公之門嘗聞緒論之一二頗平時師仰之不服者何敢知公之所至詩不云乎人之云亡國邦殄瘁抑公其人也相與設位而哭以斯文哉豈曰吾徒之私意也耶嗚呼尚饗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八十四

祭文

名賢　尊官

三省祭楊信王文　趙　德莊

四七之際雲雷以屯真人出焉帝命聿新何以畀之是生虎臣維四三公莫之與倫顯允信王實爲人傑親始爲腹心揚其勳疑神睨而山立所㯮自覆海無揚波遂狩游歷五帶貂蟬日朝紫宸光明便蕃兩宮則均周盤嚴嚴我法是遵是崔立法我業是因凡士大夫多素於猶逝焉可贖人百其身挽命功殊世以其臻錫之山川三爵用其金匱石室孝煙麒麟既貴其私是展允振乃眷三世其忠其純不顯在茲尚啓後人惟時政路秉持軍國惟敢宴國有常爲益由嗚呼哀哉尚饗

賢樂陳恭公文

嗚呼中興之相冊後幾人公功名盛矣難備于終公以何道行乎是中生而益尊殁而礼崇我聞王言曰文與恭匪我敢知尚耳其風夸者充權倡邪害忠帝用躬覽公始在庸惟公之大泉方畢容化爲清朝莫不我從神聖授受天意所鍾揖遜在上堯舜與同惟公之誠貫通兩宮乃慈乃孝其樂雍雍虜在天厥益言爲凶猛士駁頷為禦其鋒公曰我靜爲群動宗民恃公在若如長江宵如和戰之議樸然相攻重兵而驚宰帝爲公公曰我重彼偽自窮民拜公來有如卧龍漢節既班有來斯我頼公端是宛獲在躬眇然日星以瞻彼曉豈期夢冀其殘是逢天雨周陰霧猶清爽備物與冊致哀於陵嗚呼是哀公軀休四海云云今其已矣思雪所侗冊號素東感泣見童婦哉省九覓厠群工一觴致軙莫報所蒙

路祭王樞密文

嗚呼聖賢相逢廟堂孔尊國家閑暇賢傳宥門公居其中協調化元屹如巨嶽鎮彼厚坤去胡不留夜舟遂奔莫公清明視疑奔煩相彼故鄉乃丘乃園孟吉其歸脫是與軒我民罪念尚曰子孫堂表之其公因維古至人逝而長存化爲星辰上登虚天人之樂非世所論我挽而拜公不我言長江其流飛挑其翻都門之奠祗消我班

路祭王樞密

嗚呼大江之東江湖并漸鍾爲生賢人爲王者師學無宇宙浩其充溢出言曰雲夢乃胸之陂有門公先非世敢知遇龍于潛天意在茲左右丹侍西南是權易遠匪邇尚陰隹要委其來歸大計所咨有殘其短忘我實而縉國論既公允也其時乃眷民本家命以基玉帛之交於土之思如是斯溢如没斯漿惟公堂堂松栢是儀吉月不朝遂駁良謨胄何以報上忠言是遺何以傳世茲德是貽凡我省户公無我私有來郊是奠奉其辭

祭程相公琳文　王　介甫

嗚呼公在京師爲天子毗發論强確不若其爲公於四方爲鎮爲屏推良抑姦兩適宜福自伯休父有稱于周及今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無狀辱公等侔庶見吉召乃聞凶赴哀一觴終古之遠

祭韓永相文　竹隱畸士

我欲哭公涕淚交頤公之於我未嘗有私我欲不哭公傷志稚不假以淚孰知我哀公之平生富貴壽考何所欠云使我傷悼公之初終進退與國謀我知哭公无猶以此冊世相國士滿天下今還故鄉誰哭公者非公其耆獨我之哭如公也存昔官太宰遂斥江左我則有公公實知我十年之間顛頓困窮所以不晦惟其辱公不公逝矣莫遠公後我之酉哭公不忘

祭范相公文　陳　了翁

維年月日叙復官德郎陳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觀文相公范公之靈惟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公盧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告如蓍龜兩遭廢授嶺不移如鄰如元臭數路相撥國勢既安奉天撫我危老公行事允也以之安不

擇地雖不敢辭至於言共則曰不知豈曰為異各遵其時不述其
跡其乃無違二年遂改生事者誰寮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負其
兆在茲公可以默又進忱辭人亦有言公亦志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
一年四年宣發始歸天子哀憐拜命涕淚其口不言意欲有施人
願公留為帝能臧死不能對人所歎答天子曰呼疾尚可為錫以
上藥臨遣國醫寧訓勅遠療勿遲夫何不救竟止於斯嗚呼哀
哉公果已矣文章世思公不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
睽者亦悲情隔生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忍
死有述小其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
作忠太宗征遼喬死不忘公之所慮公獨一二願借生靈願合朋
黨願為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以中道行帝之仁
嗚呼哀哉豈惟公言孰先此言孰有此誠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
養寶柔可以保生陽明之經徧於四肆呼吸之間无有不至去絡
連支首脉氣並中經流行豈有是性彼執一者弃異取同異我曰
偏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容甚而不彼恤公獨有言
繼者誰乎公書死我非首辰賢孚公昔南迁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
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徧未
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取容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後有
子其門益大其道益光公可無憾我亦奚傷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祭吳仲卿相公文　王　介甫

嗚呼公命在前長我一時公先我出我後公丟中間仕宦有合有
離後我所豈公歸仍之出則交禪處則連牆坐則並行有則差
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得書及所設施有詩有銘亦有銘詩又
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傾聒何辭能為婚姻之故唯以告悲尚享

祭陳秀公墓文　熊　子復

惟公道閑百聖浩浩大儒功著三朝巖巖真宰晚以丹陽之節歸
于綠野之廬傳說騎箕遂復星辰之列周公葬畢尚留五隴之藏
克也孤生乃取為後進雖不及見夫子於鄉黨側聽談旨於亦嘗趨
丞相之祠堂仰瞻遺像茲陳菲其敬拜佳城去百歲以若存諒九
原而可作

祭高樞密文　王　介甫

越初生民降於于茲發與乱治成敗安危猷為之君辯論之師章書
傳記歌賦銘詩爭離詭駁有方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
畜其富无涯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群司洋洋嚴閑
可以斂施謂且永年左右諷咨曷云其凶弗耆弗期凡我儕爲
已其思爲此薄物以將我悲

祭宋樞密文　王　禹偁

嗚呼昔在先朝命鄉起草公名籍甚衆推獨步伊予不佞敢大接
武片善腴聞亦或許与公既東名予果下第恨不同時終身負愧
其後九年俱陛掖垣更直瑣闈對掌王言銀文金紫遲罷便蕃公
領秋曹我司大理執法議刑以直被毀側目佞臣搶頭獄吏由我
之褊爲公之累謫去周行尚於武當共嗟憔悴俱有高堂都門馬
上麗涕其滂徵還館殿爰佪翔年後綸閣重焉追龍光出東南嶽
齊歸王堂嗟予蹇剝黜末滁陽三年兩郡奔走窮途歸來相見家
喪國卹哀絕雙目增傷摧毀相授拔茅盡力公登內樞我還
西掖又領齊安曾未暖席惟公與焉相爲我開釋來訪衡門不慮近
職吾兒作椽吾家在京問訊饋餉見公之誠八鑾順動萬靈縱橫
還定奇扈踊努忽竭精既神用之无恢致風恙之內并扶疾而還指
館窮淵恩加年亡死王事壽知命兮終天命嗚呼哀哉誰知昔別
便爲永訣惟許文章歐虞輩札識度清遠行議高潔孝友無倫謙
和有節惟懿範与清芬皆隨物而殞絕嗚呼哀哉魄兮有毒何尊
年而不夭孤犯無德何通神而難老淑人君子曷不壽考黃河之
涘清江之湄未脫郡印遽瞻繐帷默默千古悠悠四時音容寂寞
涕泗漣洏寫哀誠而一奠莫其神靈兮格思伏惟尚享

祭汪端明文　呂　伯恭

嗚呼開之大者若將有偶聚之粹者其不徒生特衆方之弗齊公

取數其獨嶽埈之以嶽鎮之渾厚淪之以澗瀍之清明其任重則鐵材絶識不能足其志其道遠則貴名顯仕不能留其行既乎其資又乘其會盍南渡群賢皆在之時而北方餘論未衰之際欽門墻而徧歷踐堂奧而獨詣合諸老之規摸而融其異同總一代之統紀而鑑其精粹更侍從於兩朝淵累大節之來則慮究根本則或以為緩動搖憲章則或以為拘舊發揮義則或尤其亟彌綸藏用則或發其徐少而論和既不詭隨於小人之賞曉而識戚復不苟同於君子之徒雖屢起而屢仆守常度而自如外殚衛於翰藩亦大幹之可識明攄毫末而敉出於恕智非僻彌而各付以職外視高雅而中實密察外視覺舒而中實肅綸填細紅遠不求歲月之効悃愊務實不事耳目之飾雖權勢移而勢移遂歸然而山立晚進後出自相長雄廣坐衆席舊人罕逢大雅之音尚聞於公亭則正統文則正宗樂易平曠則前輩之風流宗衍簡重前輩之容士驗未見或辯或攻以身存法獨取其衛典則不隳懷奮公之功嗚呼進退有宏毅張有時其用其捨我不敢知乎於護持裁何之秩所取者甚狹而失者簡等之所歎者甚卑假十數年之壽者作二三子之指歸共肇敩之淡泊絹簡編之關貫於造物其何貫乃一夕而奪之然則關之大者竟亦何意聚之將者亦胡為睇夫運之鴻濛非小夫之所闚議者夏而上瞷則匪公之素期嗚呼繼自今以往鎮定大事顧盼係輕重者不復覩矣敢建大論呼吸判成敗者不復聞矣百年未明之心迹不復究其實矣群雜未辨之真賢不復帶其是矣斯文將安所寄斯民將安所依矣某佩韡趨隅未行兩周錄其世舊教育綢繆肝膈洞照泯然相投夫何理之不講小何事之不識幸三邦之接畛謂事業之可歸開譽教其未幾忽趁車之停轍堂宿春而聽投淚淋浪而莫收烟語言之如在撫寢帝而敢踰踐此心而明矯夫何有乎羅哀尚饗

祭汪端明文　張　欽夫

嗚呼公之盛名蓋四十年有如黃鐘大呂歸然在懸使未聲手人之立亦不知其為教樂之完惟平日之所獲每務俟乎昔賢不與世以交驚不絕俗而孤蹤獨好善以歎欽而讒忠之拳拳苟片善之足取必挽後而推前或所趣之有違敢妄假以色言顧規摹之若是宜當斯世之其然昔擾遲於下僚窮師友之淵源逮顯用於王朝論據經而不偏實衆芳之所宗蔚佩蘭而握荃肩受職於藩方亦惠澤之究宣晚卧柯山靜觀其旋方玩心於羲經不自放而益厲隱鮮之適隆時則帝之招延何大命之止斯歎莫返於逝川痛易簀於前哲元君宅之一椽嗚呼前輩風流于今邈焉典刑云亡後生孰傳念言曷從公所知憐義篤金石從而彌堅書猶在手人隔九泉竊抑紓奔走莫緣孰知予悲涕泗漣漣尚享

祭姚端明文

惟公早識剸煩見才猷之敏那晚登廊廟都龍數之便蕃方新十國之瞻遽作九原之隔凡茲民吏孰不傷嗟其昔歲朝班嘗奉笑言之歡如今官守幸遵規畫之餘念託契於交承敢異情於生死退將一奠少見鄙誠尚享

祭石安正御史文　趙　承之

公之少時以孝自書穎書冥休卜筆滿紙囊雖元金甑則有塵扶書環堆戸貼西鄰乃游京師乃試太學凜然長空見此一鶚公既壯矣乃試為吏城旦之書初不經意顧謂洪令豈遠人情剸得其端老胥大驚寬安宜之政令出一口民到于今稱帝五柳才良行完蚤夜刻治卑於有為以自設施元符之初乃擢御史聖皇有作復牘其事遂迁執法以長憲僚言如轉規如若投膠龍盛倖番聲望翕赫從而遂繼喪衣瓜尺動其一生維志之求既惱于時命乃不諆盡乎非矣公之喪矣曰未乘矣而止斯矣嗚呼哀哉鈞昌昔者佐公為縣傾蓋之歡自於一面逮以兒女綢繆姻始倚愛賞懷公思公稱敗家謂必復起如何忽然而以訃至衣冠偉若哭語誨如我不見矣泣涕漣如嗚呼哀哉龜筮既吉葬車在途豈不欲往畏此簡書有肉在俎有酒在罍公不飲食孰知我哀尚享

祭薛大資文　　汪　彥章

嗚呼惟公道學得之鍾山如斲堊鼻揮斤若般坐振聲玉音當鑿鴻濛溪帝頭與駁宜歸旣開首付言責繩衍糾姦旋付臺閣翱翔兩班學省詞垣吳毫所發公一楊歷陳三京悉刪遂秉大政嘉謨必聞功在宗祐澤流寶鍛爲時元老三十年間身被三組腰圍九鐶朱紫寵雖極規猶觸不善某也晚與趨時騰馳亂硯當路勤祝予亦育扳公獨與進爲之解顏曰此孤秀雅于嵩官扬力推轂卒許伏陛歲在丙午戚孤始寶天子南狩朝廷孔艱公實舊德人期賜環願斂英氣頽洲家眷舟詩酒陶鬱漁樵往還許國心壯憂時鬢斑擬學故土日虞贈淚公台小摧來臨市閭煎祭某幾遺言已頒壽且八十人猶公墜望柩百里無緣往擊一觴馳酹詞訖涕潸尚享

祭許大資文　　李　伯紀

嗚呼天地磅礴河岳炳靈篤生異人餅許爲世英長於老鶴其倚形也粹玉精金其性情也澄淵深鑑燭理明也設準持衡稱物平也經綸書史文章成也貫古通今議論閎也金石鏗鏘詩可清也文爲鵠翔者韓學書精也勇於名義夫就輕也立於國如家秉忠誠也致位通顯不自榮也恬淡寡得此生也士于此垂世立名而公兼之以大其聲嗚呼哀哉易導陰陽消長盈虛春秋名分是非論天地立萬世規先聖制作孰大於斯公獨潛心扶摘奇微解駁三傳糾糠九師發明象數得其指歸著書藏經粲然有稀嗚呼哀哉漢有棣隱時稚子雲英林拔萃高識遐倫擬古著書法言太元士有異論或否或然公獨好之推尊其人討釋微辭與我一新所見絕俗旨其後身嗚呼哀哉我之識公蹤二十年史館同僚飽聞緒言樞府槐堂兩接官聯引身以退驥騎連翩我謫湖外公寓江邊邂逅相遇廬山之樊握手深談逸旦不眠我適嶺海肩摩煙與死爲鄰鼓魚鶩逝凝人書每及天道相攜追其比耕見顏徂頹言相從杖屨林泉太何奄忽朝露溘先傷心涕零三丈之第鳴呼哀哉國步艱難賢智馳馳狙猿之壞哲人逝者藐然老天不憖遺人之去亡有識同悲旅櫬漂泊臨川之湄無適非土公其永歸聊其薄莫侑以此辭英爽不泯庶其聽之尚饗

祭吳尚書文　　趙　承之

昔在元符我官兵武公秉使節來攝軍府我將且愚諤不出口公獨憐之顧我良厚有詔求士陋不及我公曰子偕眾不我可其後七年歸自越州流離困苦雖食其謀豈無高門懦不敢倚雖或見公盡一再耳公眷之甚不知我頑欲以鼠璞削諸士間經營苦辛卒見笑鄙公豪其歷我故之以我雖蹭蹬公厚不薄冠薦以詞忘從其春惟士遇合必以其徒王公之門利達所趨公倍汲引不棄我愚其所以遂豈寡人累嗚呼哀哉公再還朝謂必師保既老而歸曰其壽考誰弗想此兩俱失之有德有言豈遂沒之我賤且窮臨牀遂鄙觴以酹公慟哭而已尚饗

祭劉尚書文　　祝　洛謀

嗚呼士有負高明之學而不見知於人主茲爲可恨也公則無之士有抱經濟之才而不見施於當世茲爲可恨也公則無之公有可爲大根而識與不識亦莫不以爲恨者事親孝而凶人以爲不孝是爲曾參殺人也可不爲大根乎事君忠而凶人以爲不忠是謂衆賢公罔也可不爲大根乎尚賴天子仁聖皇天降鑒蹈不測之禍而能出萬死之中觸猜疑之中而卒能保其躬數盡而逝人誰不然命乎夫耶夫復何言拭淚一奠永決終天嗚呼哀哉尚享

祭王殿撰文　　吳　元及

江海納流萬谷之宗高嵩衡華將爲公之神鋒峻磁秀發轄三時與爵壯歲從官其選三匪躬若乃作尹赤邑轉漕繼束吏術之高權貴斂手心計之妙天府日充卽退之令河南士安賴監鐵嵩踰古人之蹤名實抽於衆口姓字達於帝聰當謂必羅不次非常之選羽儀臺閣獻納興陛奈其所李而鼎白其事功進不由道公守困窮嗚呼大觀二和之閒柄臣專政呼吸雷風仰公之俊德願出我門人心則同公若少貶則爲坂玉當苟寫蘇將登甚蒲在公之券中直道而

行不卑小官㝛衣金節淹回於外臺者盡將一星搢紳歎息而公
豈不畏天禍於公曾真人御天風虎雲龍抗章請老均逸祠官秋
孫道盡里縣文韓子孫玉立綠衣衆茸森王家之杞梓芬謝砌之
芝蘭知公陰德之有後羨公流慶之甚豐宜亦慰於遼鶴比秀於
莊椿哲人其萎覆宜畏彼蒼其以小女之無似獲奉巾幘於公之叔
嗣愧文羅之短弱幸依託於長松念藺寺之言雖陪樽俎之從容
恍一別之七年徒書問之時通忽冊旐之來歸痛涕泗之无從有
殽在邊有酒在鍾寘公情好之如生塊彷彿而聽其哀尚享

祭鄭狀元文　黄國録

惟靈鼎𣍚甫而志在廊廟以韋布而氣凌公卿成均獻書天子色
動奮身孫華摧豪膽敢為華問鎔鋳于宇宙高文雄赫乎著庭蓋其
文本仁義故无詭說行踏中庸故无矯名方習俗之浸薄賴公執
古之礼行古之道以樂其既病方士風之委靡賴公其操也持其
論也正以文其將傾今者蘭省姑試其端事制竹名城將觀其治
民如鵬之飛勢摩九霄胡為而遽折其翼如車之載日適万里胡
為而遽毀其衡雖公之精神同流天地固不恃形而立然公死之
異遠近傳播孰不驚嗟而涕零某等久辭色笑俄隔幽冥菲薄奇
哀盡亦傷乎吾道之無人尚享

祭鄭狀元文　黄國録

惟靈不遠之復由顔而得故視聽言動已常自克至大之養自輌
而傳故賁騐富貴氣常浩然以布衣陳事而敢論時政之可論以
詞坡對策而能言諫官之未言小人以懼而君子以恃士氣益增
而吾道益尊何承明之厭直乃力求於補藩何逆者之在途而弔
者盈門豈非以直道與世者易以罹人之機穽故神運而解者亦
所以全其天某忝同舍選吻在儋前為多病頼公看㮣以基學
校師儒之責以酬君親教育之恩驟聞凶訃如失鵠原含哀菲奠
少慰幽塊尚享

祭呂侍讀文　王介甫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賓周受氏胙國重光弈休于辰之逢發我文
靖公實家嗣續前之㦤銜書翰林典禮太常再為卅舊混鰈安邦
方騫方翥其歇隕雖使衆散為咨嗟上首天子九居此列惟公受資於
公之殯祗薦酹蓋尚享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八十五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八十六

祭文

名賢　尊官

祭黃尚書文　朱　元晦

大道既隱淳風日散氣鍾于人鮮克全粹習而益遠輕肆苟偷言
如可重考行則差猗歟我公天材特異不假修爲嘿與道契端莊
靜一終日欽欽不動而敬神保是臨賓于王庭昌言大對儼弁順
頤久在于外晚歸納獻正笏垂紳時而後發一言万鈞闇闇省曹
侃侃禁闥權倖頹之心摧氣奪孝慈撫悌未及北征引經抗疏罷
宴請行帝嘉其忠衆服其勇咸謂公行係國輕重公嘗老矣蔽復
告歸祖帳東門觀者歔欷公在故鄉恂恂翼翼士夫高仰遠近承
式帝心懷哉耆壽之賢乃詔乃訪加璽以先公拜曰都此帝之德
尽言不隱是乃臣職公年雖高不杖不扶謂當復起翱翔[illegible]
病踰年竟以疾告疏有遺忠[illegible]

公嗣美公客貌鄙寬薄數惟其遺轉并京[illegible]加
厚未歲之春入拜公堂公時已病志氣則殭正冠肅容不異平日
端拱立談誨告諄悉豈謂此別遂隔死生聞訃欲往行將其來爲
哀陳辭緝綿表酹想像德容恍若瞻對頹惟[illegible]
疇昔以此負公

祭劉樞密文

在昔咸秋公病欲絕自力爲書來告永訣上言國[illegible]雖[illegible]家
骨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
諸孤羈孺俾在列謂我教之宅雖頑濁乎晝方嚴詞氣凜冽是公死
人而有斯說三復悲號心摧肝裂我儕聞公是日三觴并折拜跪千古
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佩音節生既久安死當見傑又推公家忠
孝友閔紀德銘功盡付時哲公命不亂曷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稚
禍辟蒙被有恩欲報罔埸故略其愚以畀衡碣方將涉筆叙次銘
列爵勳其來西隨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偉辭拙遽爲陳之如聽予決

想像與公咸涕推咽顧念滯紹塵生羈紲莫相嗣人講貫勳功以
此負公一飯再噎頃爲迎師以寄筆舌比聞投受稍契磁鐵尚其
不厭耆久而悅尽掃薰心罔蹈非轍彼亦披攘悉辯提挈卒大公
門紋此委設山瓢往酹野蔌并設老淚如傾遠寄清血

祭張侍講文　呂　伯恭

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辱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
之間而講畫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
綱挈領擊明白嚴正無纖毫回互數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
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其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
也其天資英諡納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
同席之際傾倒肝肺无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矯
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未嘗士爲知己尽自屬不敢我行天下
愛而忘其醜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
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敢篤懇惻有以發其真勇
於改過吝屬明決有以起其殘緩而不立已不量同智懷怛然无
復隅防維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
豈无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擴之馴致於以虛受人之
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行爲社稷生民福孰可限量邪嗚呼
公今其死矣亦无所復望雖然有一于此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
養其志孝其禁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沒爲二者公之事親
也念大恩之莫報各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勸躬
尽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
永矢靡它至于忝覩偏者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之一先生之言
行幽幽妹妹不獲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亡爲勤惰者公之事
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
追申徒而謝子產耶腆辭豈能文宜寫胸中之誠以告公而已嗚
見莊子內篇申徒嘉兀者也尊足事乃叔山无趾並見上

祭郭給事文　黃　魯直

惟公德性柔嘉豈弟愷悌遇事從容而有斷臨民寬靜而不煩繡
衣立朝邦之司直朱輪治郡人有去思逢游功名之途晚行止足
之語揮賜金以延父老遺舊德以食子孫官登左曹考過中數於
公所欲可以无悲庭堅著登門有年傾蓋若舊銜哀致奠終无所
告嗚呼尚享

祭沈中舍文　王　介甫

惟公之生于朝縉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
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為世交不腆之文既藏于丘惟是
區區以贊酹羞

祭鄭大著文　黄　庶之

嗚呼理固有不幸而幸者固然而反不然者其顛倒不可曉未有如
公之甚也公之所學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也公之所養孟子之
至大至剛以直也公之操履大學之所謂正心誠意篤行之所謂
特立獨行也以愛親之心愛君以正己之學正人倫夫一節始終
一心表裏一致此公之所僕為而卑卑乎聖賢之域也僕視公為
畏友公亦甚知僕之无他故相信愛獨深有善必告也開過必諫也
庠序肄業同也館閣校讐同也僕之塵忝偶先公之一年也公之
補郡亦相繼以去国也去交僕將之官握手道別无他語也推接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之語以相勉也僕既汨汨南來
且逾年載甫得公書寒暄之外則節欲防痒而已辦国安民而已
世俗其僭无一辭及之也嗚呼今之所謂士大夫其有賢於公者
耶死於国死於病吾无憾也豈謂一世英俊而死於草木之變耶
僕始聞之而未信也意公以直而受謗也中信之而猶疑也意其
薄傷而終瘳也既而的且信矣盖涕泗交下缺食不美者凡不知
其幾日夜也嗚呼公竟殞於是也耶此僕所以求其說而不可得
不免奉而歸之不可曉也僕非為交友惜也為天下喪賢士惜也
為朝廷喪直臣惜也想夫一時搢紳推氣海內痛心甚不獨僕之
惜之如此之深且切也抑又聞之前輩有為幽明同途之說者謂幽

明同途之說者謂冥司主斷必求夫世之忠亮正直之人而為之
吾意公之逝往或者公為是耶公之母老而恭弟才而寡嫂弱而
淑子幼而孤相与求公死之說而不可得盖亦以是求之僕故說
海濱有情寓薄一觴寄酹形与神馳公其歆歆於此也耶尚享

祭薛寺丞文　吕　伯恭

余行天下切有意於斯世其道德純明可為師表者執贄進見獲
聽教益於下風退而從容研硯不竊之上接杯酒之歡嘯歌起舞往
往自以為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顛矣窮騰茂林之間抱負所
有与世絕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之与通曉
得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痛意愜俯首來東三年
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吾父昊天鞠凶生死如
此寬死与同俯仰皇皇未知所終

祭曹侍郎文代通判

嗚呼公昔逮事正始諸賢歲雕月寒注注逝川如將且星如欲絕
終天奪我公遂空之矣躅清節絕塵名章大篇吾朝之遺擯以九泉
藐兮宗黨持杯酒及孫生再拜前吟赴車之來亦既踰年誰
謂茲遠病不能前洛英觴迹後心先尚享

祭芮祭酒文

秉紹掛壁未識當斋飢者見之喜動眉鬚賢者處人如鼓應桴見
諸功用則皆其餘酒酢大遠訓兼相及匪戚匪姻越肥秦瘠聞公
之死交手聚泣公微權勢人我戶培我衰衰者果何為哉升屋三
號万事冰泮撫棺一室此不時覩惟么等事公澤官臨風一慟
吾道其窮前日之祖今日之酹牲酒未酸俛仰千載尚享

祭唐立夫侍制文　張　欽夫

惟公清夷粹溫抗志千古文辭深嚴稽我王度獻納雍容有感无
忤遇民如子伊教匪怒及臨事會不改乎素人方怱怱已獨有裕
嗚呼惟公之賢世或知之而鮮克窺其微蓋操括隱几獨得志言
之妙故飢食渴飲俱不外乎天機況無怛他則亦其宜先君与公

道義之交公其獨賞吾之敬親然抵生平每遇輙推其所擇於公莫
隱方抱鉅痛公復云亡東望郡水有涕淋浪兒走之初悠焉先友
敢道菲詞侑此危酒

祭王宣事文　　張　欽夫

惟公天與勁特世推忠純正色立朝姦邪所憚其於當今大義曾
中見之甚明非苟然假竊者比也蓋自發策大廷至於沒齒凡十
五年寤寐一日去年之春復來造朝身斷已病愛君彌篤惟昔先
人雅器重公蔑然孤生辱蒙公知去趨朝路曾未幾日遽聞來訃
抵在道途今定止始克遣一觴之奠盖為茲世痛公之亡而非
獨下交之私情也尚饗

祭張安國舍人文

嗟乎如君而止斯邪其英邁豪特之氣豈復可得邪其如長江大
河奔逸洶湧渺然無際而獨不見其東匯滇渤之時邪又如驊騮
綠耳追風絕塵一日千里而獨不見其日莫稅駕之所邪此其所
以痛之深惜之至而哭之悲也惟君布衣被簡遇十年之間入司
帝命出領數路文章之瑰瑋政事之超卓多士之所共知亦不待
某之贅數惟其孝友惻怛朝夕則人有不得而盡知者方自荊州
歸某以書抵君謂及此間暇專意於志實進德修業之要君深以
為然報謂曾未數月乃有此問其傾盡荷知久而獨為之有勁切
君不以為迂此意何可忘也道阻且長不得往哭遣致一奠兆知
予悲嗚呼尚享

祭張安國舍人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具官就某城北祓禊亭為位敢祭于亡友官
使顯學舍人張公之靈嗚呼去年此時送公湘濱豈期今茲哭公
失聲英爽在目交情不忘遽不復見我涕以滂惟公天資邁往發
越而不壽考以昌王國今茲之哭豈吾黨私哀有能多公其臨之

祭王侍郎文

惟靈强毅自立克大其門進登王朝無所附麗從容造膝有見不
隱帝稱其直士數其忠宜期卧家遽以訃告凡百君子孰不嗟痛
矧惟交誼最深論公為國彌賢揮淚無已道阻且遠莫獲走前一
奠不腆少致此誠嗚呼哀哉尚享

祭呂郎中文　　張　欽夫

嗚呼前年之春識公嚴陵甚哉諤然有慈祥豈弟之氣知其臨
民之不苟也聽其言繼然多世家遺俗之事又知其世守之不忘
也別後之書情何篤也司吾之傳痛何遽也況於今乎友義為深
一奠之禮敢以薄而廢邪尚享

祭曹檢正文

惟公植德敦靜盡其在公之有常秉心曠夷奮其節俭之无競奉職外
服去愈見思列官王朝久不改度方睠待荷之拜遽遭假月之疑猶
易護藩豈期易簀其兒象騰于庭在書章祈增百感之深莫前一
的之慟孔雖不腆精則可知尚饗

祭張左丞文　　王　十朋

速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今公歿獨以畫哉則無
以薦祭又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因實我
多雖祭不時其吐之耶尚享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力公不校不求沮然立行之正俗然與人之周既貴賤以同
觀亦始終之相倖惟其動必依於仁故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
遠欲親乎以無由既臨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酹差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發除
知必顧予旌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柩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
士以為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
正而不偷樂於飢寒惟道之謀既擢司法議每謂失中書大理再
為君獄淺北辛覆勤能抗獄伸辨正獄訟又常而精出豈君刑名為

獨窮深直諒明清操所不住人能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於
而志已君壽至矣祿累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兄逝
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尚享

祭朱龍圖文　　趙　承之

逝川何往尚餘不捨之悲新穀再升俄及既除之祥長者慕之莫
見紛涕淚以無從眷此三川之祇素紫五袴之恵經遲渺首忍看
叔子之碑悵望桐鄉爭哭仲舒之墓矧惟晚進獲副前塵遊眄睞
以有初荷甄存之甚渥高山景行敢忘情於尹之規墓年酒食雖具
致邦人之悽愴禮則陋矣公其吐諸尚享

祭莫孝齋留守文　　葛　謙白

嗚呼桁其三百聊當憤三咏之辯金鐵十二不假酸鎔鉅之實雅
月溪之清泚恐西塵之汚人勇掛冠於神武及強仕之青春居歲
華之寵劇宰兩府而雖晨殺雖發於大耋之健級於朝紳忽蛻骨
而仙去賢竟厄於已辰嗚呼哀哉惟操備之内美獨蘭相以自幼
見古人於黃卷攤佔畢而機呻忽棄塵於糟粕與獨味於玄津既
資深而逢原遂奔逸而絕塵尚優柔於氣習猶吐故而納新鉛華
池於渡海漪丹田以存士壓三會於稚年發不死之谷神時出綠
髓而三洗齋奇夏於莊椿比期遐齡若一杯之士而光若石之麒麟
也嗚呼哀哉惟我公之先世通閭門之外姻公棟宇於雲臺我曰
園於江濱情雖篤於中外地若隔於胡秦欲見公而不可結肝膽
以輪囷泪歲逢於作噩動妖禮於老君莫紛紼衆之蹤跡將清蹕以
東越乃搆孥而避地困卜築以依仁望閭墻而咫尺航一葦於斜
論破雲程而放溜舞清風於白蘋每登門而侍坐聆誨樂之詡詡
別音徽之幾何然嬌駛暑於義輪忽遺音之在耳嗟心貧以酸辛歎
總帷而一慟落老淚以沾巾雖伯道之無兒知德音之不泯有令
孫之蹤躡與九死之高鄰始墾面而重郎夫群山之嶙峋詢眠牛
之吉兆得佳城於荆榛意公後之必大蔚曹玄之光先公何憾於
即世其永安於窀穸會葛龍之塋行蔣露於斯藏於松楸焉莫非聚於執

紼恐哀情之莫伸致肴醢而爵觴簡牘酌桂酒之清醇聊作文以侑奠
效楚語於靈均嗚呼尚享

祭沈孟明倉曹文

嗚呼孟明白璧無瑕席上珍兮天球不琢樸以真兮與董生黃卷
味玄津兮發而爲文錦繡新兮收科若拾先秀民兮三官連茹李
一身兮前當騰趠起渭莘兮如何弗弔厄已辰兮刕胷中之百不
伸兮嗚呼哀哉惟歲作噩始依仁兮舳酒豆肉送主賓兮東阡北
陌踏者塵兮握手欸笑歎交泪展兮金溪十年又下隣兮肯紆華膴
合晉秦兮既婚且友情益親兮公方痛疾殞天倫兮人言公友疾
日臻兮竟坐傷痛猶若人兮嗚呼哀哉婣喜之原宰木春兮解啓
泉臺哭石麟兮有肴伊嘉有酒醇兮呼公不聞涕泣巾兮尚享

祭侍郎鄭公文　　陳　了翁

嗚呼公之處世五十二年以身徇國老而彌堅公議所與孰如公
賢鄉公之殁誰則不然公之孝友鄉黨所師移以事君無毫髮欺
國是所乖夫子所知胡不少延持我聖時如公德業可遠可久夷
險皆行過涉亡咎俯仰不怍推殞何戕死而不亡孰曰非壽公切
志道如坎之流弗捨晝夜至海而休生也有涯數盡莫留壽夭不
貳亦又何求身如虛船觸磯而止動而隨行時則可矣載沉載浮
虛也足恃莫或維之終不獲試方其疾革齋藥並廢十日不食清
坐飲水未報君親精志長逝臨絕之言恨此而已神資之冊不與
之年窮達修短孰能違天我病且老自作苦縁公乃何爲棄我而
先人亦有言既明且哲我厄其身卿不及舌吾語在世身何必留
歿逝行壽將與公遊尚享

祭莫大卿文　　汪　彥章

嗚呼惟大觀之初元始識公於班序望眉宇之粹然知德人之可
親奉談笑以周旋紛歲遒而莫數屬投分以日深人孰如於我故
速捧命以剖符屬吾溪之佳處偶通德之里門甥康成之杖履宜
締溥之克勝得吏師之梁楷間德領之沉迷輙相從於樽俎訖歲

時之三移免節侯之推去既阻闊於山川猶書郵之旁午申松栢之後凋每勤勤於縞紵歲二月以來東郎名山而暫寓閒宿疾之復侵異郎寬而調護恨城闕之相望莫見公而努苦蒙手字之款傾訣終天於朝莫實閱日於幾何忽傳聞於音訃偉夫子之好修極精明而本恕鄙奏讞之深文家傳書於小杜流惜悌於三州寄哀矜於兩部雖壽祉之已多人方期衛武胡遽奪於老成哀鄉評之誰主悶千日之服膺將典刑之安取寫哀涕於一觴隔語言於千古嗚呼尚享

## 祭盧諫議文

惟公夙學南服以學發身篤信所得務爲貴珍始事學省尋塗寺術力請補外心无屈伸天子嗣服數求正人有以公告當膺選掄遂擁召節來朝帝宸初副臺屬旋升諫臣當宁傾待有疑必詢公亦展盡罄竭迎鱗坐使初政朝綱一新衆謂朝夕登公要津孰去小泰隨以大屯如木合抱摧之壬辰詐牘來上天顏爲嚬褒贈絕等從中出綸惟數脩短誰逃大鈞孝无族姻銘旌所過見者酸辛矧我同省餘光幸親川金契睽隻語未頻茲焉已矣揮涕滿巾有酒既酌有殽既陳公來一訣永灰其真嗚呼尚享

## 祭崔正言文　晁說之

兄形質枯槁而文章英華言恐忤物而憤惡疾邪仕而屢跌曾不慘嗟遠官元湘樂詩思於煙霞身雖老於畎畝志每存乎邦家自視若无能而畏人識者蒼聞以豪詩遠而求之黃叔度元魯山之流在本朝則王子野江隣幾之類耶庶幾古人之可見而我宋人物之盛耶嗚呼逸於晦蒙身偶萬逢上皇有命抗憲殿中西馬入門遂不得容夫子無娶寐賢哲召補諫列兄曰時哉盡不用折臒然揚前言則業業衆人危之天子欣納是纔一對病日累月抑樂餌而稀罕奏章疏以稠疊孰不有言恐莫兄如執首仰望列紙以書語弱難闡茲勇有餘嘗不懷佛山下敝廬乞退未遂掛冠弗前誄

臣傍擢賢名上章斯且罝留病不可瘳使其懸懸俟死周行幸蒙恩賜覲生故鄉天子曰咨古之淳朴以疾歸閒寵之龍圖亦孑貪賢待亦忽樂奇帝命以冉生宜巫咸之不作嗚呼天乎理或冥漠恨驚朝露燈前夜鬢兇之小兄二歲以兄事之名同書於邪籍怳每見於老詩今也兄先我以逝顧我生之能幾將乞歸於其類乎新松以尽悲當高秋而百感揮苦淚於一詞

## 祭崔正言文　秦　坦

先生爲行之難如山峰亞崍天嶺屹雖世無自尚能仰觀爲詩之清如冰雪冰壁澄瑩明雖世昏濁亦知悟醒嗚呼此特過身乃分之餘屈而不用見於窮居固已本世特立孑孑鵠孤高視古人揖之爲徒其特爭衡兒輩坐雄方夫者也猶有論議隱隱谿谿疾雷震霆騰激宮殿奸邪屏氣搖蕩消崩利於莫耶堅於甲兵獨我革人飢於聰明根末一試數之入紘晚被召用置在諫闈公策病起勇不可遏平生之懷有待一發堂堂三疏皦若日月百年義魁奴視唯嗚凶芽逆焰力捍手技雖百未一展而海內聳動方衆訽訽邪情崩沮魄喪氣奪天胡不假遽尔中奪大川將濟楫維何折嗚呼哀哉雖非不壽猶未七十何前日不死而今日死也嗚呼天乎其有意乎其无意乎其不爲公惜乎其不爲蒼生惜乎予愚无知不足以知之凡我親舊痛公无後憐公田園无所畀付雖出於恩義故惜与乎昔所數慕要是以小人之腹量君子之慮死者泯泯多寡何數方世之下當有知音有識之士式公之門表公之墓奕奕荒園一頃壞冗數畝禁采樵却狐兔之足語也顧予何人遇鈍莫比天下知音一人而已公自長年來增吾好我時垂髫猶未齔聞其誦書知非凡子嘗謂予曰嘻此千章未但毫末耳娭之歲年必自雲起至于成童伴公夜語試我文章屬以詩句公本燈燦我偶花蝶公大驚歎此語勝我子當以文於世闊步矣必區區以守事科舉自此吾文必以似公公之賞可必有次第采章摘句必當人意我既冠年出游太學或者議予是兄表質亦有成立使之游李

恐逮放恣公笑曰是郎豈太學所能變者也我既為第已婚元氏或又譏子是子入仕必私子元將倚者以免本主公又笑曰吾九郎當有識者豈其因人求舉哉況所懷負固自不同也嗚呼此二事皆夙昔對吾母言者也我痛念公如母存焉豈特消陽康公與一知己管仲鮑叔子產叔皮之比也嗚呼我聞公疾方妻告病不能往視門過公喪吾妻適死不能慟哭患難相遭筋力无禮負愧已餘徒有泣涙涙下如綆而不知止也公召諫官我亦御史拉我同行庶幾同心念其貧病貸之白金我不敢承歸公衛文蓋不敢自愧于幽明者也幸坦今病少間遣哀一誄以陳平生言之不文亦或見情嗚呼尚享

祭崔廷言文　　賈　公哲

嗚呼德符滂穎奇士鄉之先達苦節平生無遺室家介介自守與世契闊欣然言笑於所投合我來鄉居公踰五十行成名立冰玉剛潔我近四十髮俱未白老壯相從情數意洽於始見之相得眉睫邂逅開譚一語三日間捨而去游宦遠涉及歸如初期我留允非在邑中暮春之末過我園林相共飲食我迫選限次日先發公後旬朔召補遺闕相見京師公居言責省延門冠佩奕奕豈不思公從容平昔慨念胥字久不復揖入對天子兄弟往謁謂余不求乃此一月謀解衣冠坐其懸榻語欲更僕日既西夕山城幽居自放泉石去吏十年解紱羈縶寔紛累形苦歎未伏徘徉鞭長群馬取捷天衢允達夏日赫烈熱風暨塵雖此癉瘍伏枕悟二吁歎尊出五十日病以增劇二諫大夫助之念疾天子曰嘻李茲朝列孰如老剛腸勁節方欲倚之言動闕失祠于琳宮職于延閣昇以優閑疾其勿藥束裝戒僕疾且向革告命臨門是夕殞殁張氾擇友愧以死託懼有不知謂余周悉彼有餘錢此有征案无以費余聊厚非溥明二茲言理无壞經歷閒他事一不肯有平生所孝日所制表作人隨取去无復留藏故所上事世務指切并近奏牘則皆不失墜二在床以待某刻孰視久之无可言說中心了然迨至易簀奚為惟化安眠妻號棺具既堅妻用紵漆朝衣入卧餘從不設衙街肉肆取具癰瘠聲力具圍撩櫬具挈都門之道坦无阻埕水潦未降无泥可消涕泗長郊不及引紼余待朝辟後乃至邑南園北第方為痛哭弟公佳倩女久出適來自秦中譬其交經夫婦衙恤祠公致奠從先祖考用家法出財覩僧精意齊士妻卜三浮穿土百尺營家其封植之剛栢嗟余之幸倫隘是獲指力不施友責大凌晏二高原歸安公宅人世是非无勞黒白妙理所深有踰莊易嘗為公言公如默識四禪中人形幹枯腊世味泊然少所嗜著公乃其後早自悟入涸濁世間那復遺跡悠悠斯心无足忿嫉情識顛倒雖可致詰羊曇慟哭叩門以策騰彼山丘悼茲華屋兩隨王命令茲歸骨悄觴以詞聊助摧咽尚享

祭陸左丞文　　趙　承之

江海之英會稽之靈山水秀發瓌奇挺生氣变物迁符昇不植天儲其精以賦有德公實鍾之粹然以文如玉之璞如金之渾士衡大士執其也不作中數百年來讜老落自公之生載振厥声發迹南服揚名上京春卿如宜取第若拾諸公遂越多士拱立熙寧元豐天子聖明招選俊乂作新度程公在于朝惟帝所倚密勿周行班容近侍方駕駟馬順風疾馳帝升白雲公亦退飛聖主龍興儀以詔起丞于文昌明其晚矣无幾何時而以病歸尚曰有瘳忽然其萎嗚呼哀哉其叨彼守符辱臨公里公歸乎原士夫落淚簡書之畏莫助公喪恭遣倅佐緘奠茲一觴尚享

祭文

名賢 尊官

祭馮澥厚文 趙 承之

敎思古人世遠莫即堂堂馬公有遺直我思仁祖英宗之時堂堂馬公吾及見之没顯在朝發駿奔氣子産治民没有餘愛堂堂馬公兼此數器衛武雖老敬恪愈篤子公有子高門是卜堂堂馬公鬱鬱是全福壽帝賚咨並起者耆老咳來馬公為紳是保誰私無仇力判同異公老而婦亦以類發明明天子建中靖國還公故官期勞以力公不愠喜曰維順天天不我留去之超然昔我先子佐官朔方建及不肖亦升公堂天降虐罰先君弃余公遣使人來撫諸孤感公之恩殆不即死今公去亡我亦誰將先民有言斷弗敢忘之我不勇往須其厚而尚想乎公冥焉是年隱事今如存我不敢替尚享

祭路持正文

公之盛德茂烈見諸行事而深功厚澤流於黎元曾行於朝廷而著以為法行顯於天下而師以為範者固已炳煥卓偉抑無特於名言若夫隱謀奧策淵潜海蓄所可耳聞而目見者則後大門生之載與故吏之傳蓋公之於為國而勤於救下其興利除害好善疾惡皆出於天性之然明可以析秋毫而寬不傷物剛可以沮金石而怒不過發於然老被猖獗凰然喪其毋若負其勢而臨深淵搏擊之姦懲繩治始其勇於立政不自顧計澹乎如睹欲之當前錯綜萬事於禪樂休然明精撥冲中見其解動揭制於幾先感儀務嚴祠今爾雅雍容對談聽者忘倦若瀉萬斛之而注川待士有常取東有幹而甄別流品獎發後進撥於發食與忘眠如其之不肖者昔忝為吏其提挈誘訪於就若無異乎父兄之愛憐恩見荷德刻肌鏤骨思欲圖區區之報者意未晚也乃遽隔於重泉外官東南道宋之鄙案公門而不忍進者紛涕淚之如連嗚呼死生終始公知之矣則人間哀榮與夫得喪榮辱公豈復念於斯焉而尚想

平生款為有而若故吏之禮也願公來飲此酒以敘決於終天

祭王正孺文 崔 正言

嗚呼元豐之初君來穎濱君時尚少吾已不群自我見之垂三十年約已小心吾無間然君既出仕故籍科名天一方兼其出處睽絶音髈知闕笑語我後三年罷官陝西閒闗千里見君京師君見益豐歸初見時借君資留又登黃閣我反我屠君猶復能又建中改號我還韓城見君之季以及友朋公得君書遂還里閈匪朝則夕見君之面後此五日我歸譯之云有人來君病甚危血釀于喉雖已獲治乎豈其延又聞其凶其季往視單馬疾驅中見覺師訃其發危日君無志笑益于顏策後擇之乃告我大夜聞哭聲哀動四隣起往聽之君家哭君兄君仲又曰是延叔來慰其家相持慟哭我聞突聽擗掌失聲哀我若之人而損其齡如我之病反餘其生我聞君毋諱有賢聲王家淑哉古之老成克成其家又撫孤子君雖固指可以無憂君其有知聆我數言尚肯一來飲此酹尊

祭徐德占文 黄 魯直

嗚呼德占文足以弼其先天王武足以折衝樽俎識足以超萬人之毀與見畏又以任百世之榮名譏主渾金未加繩墨不借一臂而自發於林立大臣歎息以來之詩天子興見晚之歎一日而三錫命驚動漢朝武一難能無一不可迎刃而解事無全牛決獄大疑手平庭山賤於前天作奇禍忠肉義骨對猿甘心擭魏堂堂雨事美矣如水之輸戚兇暴氣吞西州鯨之為鵬垂天其翼其志九萬里未出戶嗚呼哀哉惟時原聖制作斯文顧申公之無奇節豈遂以為相提師十萬睹其膺呈中凶語上聞天光發動嗚呼身其貴愁對而葬衣冠於故土親逢義舜而即萬見以為郝自古以為才難才者又至於此臨其穴惴惴其慄嗚呼奈何酹酒祖行能復飲否心折無疑有淚如江嗚呼哀哉尚享

祭范叔才郎中文

嗟嗟長才夫厚矣不畀其全殺禄之不腴嗣世之不傳不得分顯

又不得年懷利器而不識見生人之多難嗚呼哀哉高明如山萬仞壁立軒昂人群富貴其集倚增青雲兮復初級而官止一省郎壽不過四十彼青雲之諸公君視誰其不及嗚呼哀哉君材敏彊颿決若流游刃恢恢不見全牛笑談樽俎吏功畢修推其麤餘速及寮友揚善補過丁寧握手極君之能刺刺擬煩雖君死仇不能間言康彊食飲撙努王紳臥病幾時一別終天令我自沒為事盡然清明幾奠君拘一棺嫠妻孤女主哭几筵嗚呼哀哉旐旅西飛歎磬嘉莫如予悲婚姻之故酌酒祖行君不能舉臨觴大哭淚落盈俎嗚呼哀哉尚享

## 祭周晉叔文

黄 魯直

豫章黃庭堅洛下王琳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晉叔周兄之靈嗚呼晉叔遂至于斯天奪善人賢愚一同自古皆有死君子以息君年四十則奪之亟終日怡怡恭順孝慈一朝失之誰能不悲君材有敏敏練達世故風雨如晦不渝其度氣和平不驕色聲華不後時物無復情庭堅在徐傾蓋如舊琳與君游最號知友平時相從尊壺歡笑動輒過笑言嘻嘻一日不見使人詠思寄聲笑不借閭佰昔子不來過我必往即萬事泥孺華堂山阿無復見時嗚呼奈何聞君何之君不能語祖延一觴其淚如雨尚享

## 祭張都曹文

王 禹偁

嗚呼其于五福富壽居其先仲尼四科德行稱其首觀昔賢與今人鮮全夷而兼有顏回天兮黔婁貧夭福富兮盜跖壽何倚伏兮迭用者是非之相糾理歸於休死勞生數定兮陽奇陰耦苟孤行之克敦亦脩短之何咎公之生兮德行著明公之殁兮窮天相其始也由鄉老兮入貢詠春官兮策名任百里兮字賤邑糾六曹兮閭閻職秩兮官業洋洋兮政聲藹藹寒冰飲之兮若酒若醴就竊吾雖令之兮如霧如浮拂飢塵無根兮雲衢兮有子何伐賢兮其遠何禍善兮驥識林先推兮木之秀風忽敗兮蘭之英位且早兮都主簿官不達兮廷尉評高堂有親兮祿方及明堂有君兮志未行千里之駒兮去莫知其至六月之鳥兮翔翼不成天難忱兮彼蒼者命靡常兮休咎如觀嗚呼憧憧兮天獄弗報貪夫祿祿兮陞刃弗殊甘貧守正兮時不我與終窮且夭兮叫天無辜孀婺弔影兮身縈縈稚子號咷兮手足兮室如懸磬鄉園兮田將蕪同年僚友兮臨穴故吏號空兮載轜車離兮茂苑水悠悠太湖生死兮永訣幽冥兮路殊願撫孫兮有後訣孫紹兮不孤爾我兮言且定一死一生兮心不渝善惡兮將何之玄宮門兮無見期白日兮西匿皇天兮無知痛昊門兮秋色埋蜀妳兮春姿望九原兮冥冥萬古之別離舉觴兮貫悲哀切肌骨兮精魄離兮淋漓其魂兮不昧歆薄奠兮來思尚享

## 祭馬旵大夫文

王 介父

嗚呼惟君才敏彊明爲時能吏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毀佞于嶺南俗易衰鄙江東內遷歷萬里起乾去一朝壽詩止如此攄懷以辭寓此薦菲

## 祭姚大夫文

黄 魯直

惟公敦大忠純表裏披露吾友兄弟家無間言疏食葛衣同一縕袍起佐州縣惡聞能聲或稱或專民戴父母飲冰食蘗方難自修十年去思由任嶺表既以慶命牧民廬陵維此廬陵險而健訟有政於此牛羊治之公來殊科有鋤有植鋤剔彊梗植培柔良夙夜在公閒人苛碎小心畏義罔漏一毛半菽十發能躬不决民信吏畏公不處休公方勞勤以疾卧閤公不朝食人皆失聲嗚呼哀哉先子及公同登吏部小人得邑實佐下風公不吏之曰故人子以官上府館置廷私恤其旨甘乃訪民瘼盛德往矣誰庇誰師哭公寢門日陰雨几筵如昨公不升堂祖車在塗公不就馬牲肥酒潔公其來嘗滄江東逝有淚如此嗚呼哀哉尚享

## 祭王中奉文

趙 承之

嗚呼雖困極難孝子之情喪亦有終敢廢聖王之制弗悲舊里共哭老成驩刺五州祿既登於萬石繼生程秀擢於一枝壽考康

備纍於平時英雖愈彰於身後其孳咸頂鯉庭之下咨並府僉府之清也誦遺愛以永懷頒師于產入高門而賓僚不見于公敢陳芬苾之羞用抒悽傷之意公魯如在祭其必歆哀哉尚享

祭王天經承議文　　趙　承之

傾蓋之交有如夙昔閭梧之對邈隔平生謂難老於百年乃弗興於一病倏驚鵩兆永乖冊鶴之期太鸞山頹無復綵衣之樂聊薦羞於嘉旦冀來格於須歆惟君之悲使我出涕嗚呼尚享

祭王承議文

以公爲達邪而仕不過於郡吏以公爲窮邪而行可法於鄉人以公之歿爲无恨邪而壽不足以配其德以公之生爲有憾邪而子既能以顯其身彼死生之理公固原其終始則得喪之際人何用於悲欣凡此服官之列與夫葉義之倫其所以聞訃而太息落淚而沾巾者乃不忍吾儕之戚以遽失其親則飲食之菲與酒醴之儉薄其不違也盡貽以共致其悲嗚呼尚享

祭華朝請文　　黄　曾直

惟公才能應世事實副名厭職不宜飛翬芸廷持節閩陲肅清刑平夫子惠遠擇牧廬陵以公來尸方且圖功此邦風土教訓懷桂聞公明蔽望風投筆公來勤劬直寬閒暇三月報成小大如撫燕及鄰邑傳頌暇逆天閼扮省養育丞弼期公入踐膺受百祿如何鞫凶風火薄災猶不告病聽民郡齋入望公起恭恂米歸生存華屋稿末四壁大旆高牙銘旌數尺升堂莫語兩淚來哭有芳酒潔公不能嘗丈以爲哀哀涕隕傷哀哉尚享

祭李承議文

人具五福鮮世十一觀君初終蓋入其域壽則耄老官宣其州耳目聰明胡考之休種德不倦託于有秋子孫繩繩官學有效牖下晚歸笑言而化于大夫公有譽薦紳宗族稱稽邦黨歸仁董然然良惟君有之在朝敬恭大夫似之昔我兄息歸君之孫我家不造姻婭孔云我拔鬼門日與死迫衣我食我再見天日君之損館我

在我縣從車百輛莫助引紼南郡安陸不能三舍我爲有韉莫拜墓下有雅恭有酒雉脯爲文寫哀文不遠故嗚呼哀哉尚享

祭商通直文　　黄　恭之

嗚呼吾愛喪我者德邦人諸友莫或矜式惟公拼復李世所難末俗彼類究文其間雖乃之利人所競馳而公湛然若無以爲一經教子人曰不切而公終日食不遑明乃闢義霖于室之西擇師訓徒邦人是依有子入人頭角嶄嶄談經解頤議論不凡天子有詔廣學育才天下之士千千而來公命諸子勉之于庭士而懷居烏足成名是著鞭爭先不躓數年連鬥上步仕路聯翩公以子貴若膺綸命人皆曰公陰德之施翁嫗相對閉于廟前人皆曰公五福之全今其往矣公亦瞑目我與鍾焉能不哀斗酒爵公如將見之公如有知其馨享茲焉嗚呼尚享

祭唐大夫文　　趙　承之

故國不忘蓋存喬木典刑雖有未若老成遽與不憗之悲感出無從之游凡此同列其懷我公或是走於龍門素家徂徠或追陪於驥子相与彈冠嘻杖優之猶新悵音容之莫見卜原其吉諏日既良奠有拘异於簡書阻挽牽於哀紼素車白馬已深愧於古人斗酒隻雞敢粗陳於薄奠哭則慟矣靈其格思嗚呼哀哉尚享

祭楊大夫文　　崔　正言

猗歟大夫雖德之溫我一見之知其恭人詩不云乎民之父母民不疵瑕蚓我儕友迨其庠士或群或偶論議紛如溢於衆口公居其間初不槭否從容曰嘻惟是之守嗚呼公乎有實無華我豈知公毀譽是加敬以一言篤於善况於曾國古人之辯嗚呼公乎我來視公至於三四見公奕然偃於床第肉不及焦不盈熟視于以求之于藥千餌金石爲君臣以撥扶矯起煙騰逆於人鼻我聞無席曰公殆矣其永已烟公胡能起冀公易簣起公於死誰其尸之曾不朔耳吾濟異人亦莫能止徒來哭公何嗟及矣嗚呼尚享

祭俞武節文　　汪　彥章

嗟乎與君同一甲子少而周旋今則三紀况連婚姻情莫君比中
閒俛仰雖見無幾見斯忘形笑語終日稍相離群書輒盈几比聞
君歸自適生理客來舉觴客去翻帙閒嬰微痾旋即拜起云何訃
音忽到余耳嗚呼哀哉惟君之文貫穿經史揮毫詞場觀者血指
惟君之材實中煩使一官意行三仕三已余年早衰世味如水三
靈之陽卜拱松梓櫬還印章同端殯餘鈴山兆然君則已矣嗚呼
哀哉人生百年曾不旋踵幾人如君卒以樂死倘鑒一樽寄酹千
里屬辭寫哀并用當誄嗚呼哀哉尚享

祭魏國錄文　　張欽夫

嗟乎仕于王朝自一命而上皆得以論疏時事此古之義而亦祖
宗之詔也君起布衣服任李省忠言屢發率關大體在它人方且
畏縮畏避君輒先之亦可謂毅然有立矣世之議者羣起而求多
於君此豈足怪然君自退歸以來益務自修以告栻子謂將講
學進所不逮孰將之而斃息以爲冥冥日之所成
可畏者而孰謂天不假以之年兮
相與之哀則甚厚嘗謂覺不克識君邪奠往致以紓予情尚享

祭魏國錄文　　朱元晦

人生而材乃克自善材者亦多鮮或有志徇於元復于英氣豪凌
空超遠志節堅高晏自弱齡聲華夙發蜚聲賢書名在其間四達追夫
中歲攷古驗今訂以經傳益宏益深開人之善若獲於己推之揚
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己擠之是拯是救力无有遺奏在丘林
歲月遲莫講論其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
遄其歸三來者樂于澗干陵樓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斯悔奉複
詔追誰謂一疾乃訖於斯嗚呼哀哉今昔交情兄鄰我依更攻互
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載與兄同心
誰則如我奚必泉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臨此心領訖警勵瑕
瑕其音訶怫詆亟考札正俗奉永承乾葬文得上長坂之阿兄所
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兄謂我宜銘亦兄所寄行高文卑抵以爲

果日月有時歸熟東覩長慟張門惋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
感此哀誠來歆來食蒼蒼在門往暮殯宮役而不朽君子之終

祭潘朝請文　　呂伯恭

昔我見公于舍其階入拜於堂是矢言懽咍時公謝客鐘笑塤篪一
見傾倒曾從禮意闊悉勞厚札莫借我官學郡肯問蹝來尺牘
未報赴車告哀永問潛然亟走聘其潛德幽光歎發氣發羅日傳寧
是莫知所裁則公視世澹芳焉庚万鎰万鍾振窮恤災弃而如遺
况此世哉諸子之孝希參並柔必誠必信典刑尚存札門久閒自
今其閉嗚呼哀哉尚享

祭虞雍公文　　張欽夫

惟公起自遠服進登于朝遭逢與敵之辰首暴辭難之色攘袂獨
奮出力折冲去之鋒驅車四馳備留邊圉之寄式符耆望遂正台衡
當進賢黃相之登赫赫二周民之望方三年之坐閉指萬里以言歸顧
氣光之互隆在近世而莫比豈期遇達以訃聞帝所咨嗟士增
歎息公之忠顓世論之懷論有異同正惟公義之報輒遣薄
奠用將誠公之英爽尚賓所臨嗚呼哀哉尚享

祭秦致政文

某來桂林訪鄉之老成而將問政焉人士同辭以公爲稱貴公雖
已抗疾于家罕接人事然如珠玉之在淵游於其間亦足以借其
輝潤惟公起自南土取科第歷仕以忠厚廉直稱亦嘗典州有德
於民已乃謝於朱衰優游鄉閭子孫滿前安佐被福克享上壽在
公庶幾乎无所恨矣然公之去士俊生失儀刑之尊吾黨之咨詢
之益是用對傷爲之流涕不腆一奠聊寫此誠嗚呼哀哉尚享

祭邢致政文

嗚呼象仲生而多艱晰昔仕郡歸已乃掛冠其才有餘蓋可撥煩曾
不小試君子家山闢止名堂惟適之安窗户明潔日對好顏坐上
客滿不空杯杯且復重義問人急難盡謂鄉老壽考頤而年亦權我家長
沙參若鄉閭故者共爲之涕沛昔來茲堂共酒相看今來茲堂

惟白旐卂嗚呼哀哉尚饗

祭黃運使文　張欽夫

惟靈敦厚爲質而德慈祥惟其所歷阻艱備嘗故於民情尤所究詳是清真清徐公有常將命鎮海以身律荒移節來湘風采載揚于彼原隰馳驅靡遑謂當敘更歸近帝旁如何一朝而奄云亡賓席方設語音琅琅得疾俄頃見聞駭傷下逮閭里嗟悼徬徨其之所居宜返門牆弃走弗及執手涕淚念言傾盡意味則長與人之周是固難忘疇昔勝日從容豆觴豈期於今來哭公堂一奠不腆中誠是將嗚呼哀哉尚享

祭趙蒼民運使

惟靈玉源積慶列鼎傳家宦化承流飛聲籍甚盤根錯節游刃恢然受知對於昕朝遂結知於宸衷出綸示寵持節分華民瘼是咨豈憚驅馳之遠邦財益阜坐收斂散之權何一疾之弗瘳不終更而歸報王幾結綬未酬葵向之誠遽夜壑移舟廼起薤晞之歎某雅承契好茲共官聯笑語如存忽驚嗚於永已酒肴不腆少寄於餘哀

祭蕭運使文

惟公氣和而節剛言訥而行敏視之退然初若不能及其當可言之地論議切直風采凜凜中外聳然豈非庶幾乎仁者之勇耶某頃在縣列每見公立安時側恒備形辭色心切期之已而平日之言率皆可復益知其所守有素非苟然者來使湘州其適在遠方嗟再見之難豈謂九原之隔書猶在手訃忽來傳爲時惜賢臨風隕涕一奠遣致少述鄙誠嗚呼尚享

祭陳誠老運使文　趙承之

我生蹇愚於世寡合雖在造次詞弗自達孤特一介守此區區惠然知我曾莫公如公使朔方我官定武霜威雪嚴還莫如吐揚清激濁不借色詞獨我之眷笑語和煕我亢公求公頑我察維厲子朝公不意歷公來京師我見郊外慰我煩淹發論慷慨我如石耳頑不可磨雖鑄之勸其如公何維其平生寡義感德兼收寸分以報承人余何於此而哭公喪慟今懷昔涕泗衣裳嗟我公剛毅正直與人不疑洞示肝膽見善其若嫉惡若讎君子所敬細人所尤公實知之不自悔止曰余誰欺吾志則尔出入中外有勞有勤甚思在國其澤在民白首爲郎於用不極我豈私心爲世嗟惜敬登公堂跪薦芳羞僾然若聞公實在此嗚呼哀哉尚享

祭燕純甫運使文　李成季

天生烝人厥賦惟精才命奇偶鮮能兩完公起布衣術業自致遂展休明器與時會鳴節將輸時惟帝俞雲龍相從富貴須臾將以有爲曰天啓之忽沮而止夫誰使之嗚呼哀哉在昔神考緝熙太平名士輩起異人間出公以政聞擢自縣吏不待咨詢遂專使事出入踐更十有餘年進退一節初終兩全紹聖有作命公朔方歲荒不登人多殍亡或屯其膏鍵庚不發公獨上言餓蘇凍活天子是嘉擢司計權當劇若簡從容食閒元元百城屹屹西鎮應无留神央有餘刃西羌跳踉玩惠弗圖皇赫斯怒將行天誅師之所興莫重飛輓自昔謂難公以才選朝奉詔書既夕首路夫豈不懷詛不反顧單車驛二百慮一心神因用竭疾以明湮輕乘未温疾病已亟許国忘身備猶自力告病得請人或謗疑以死勤事歿然後知嗚呼哀哉昔我先子遇公山東傾蓋投分天倫是同自茲迄今更出迭入通家之好久而愈密天降大酷禍延我先兄弟不肖影隻形單竊焉餘生誰恤誰賴庶幾不孤山公尚在堂堂哲人今其萎矣雖我則存安適歸矣千歲悲歡兩家興替升堂失声吊孤落淚恭致薄奠叙心展誠公不可見惟知拊膺嗚呼哀哉尚享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八十七

祭文

監司　州縣

祭李提刑文　趙　德莊

嗚呼道之不明崇僞黜真名教所繫特維德人我覩德人既久益新居爲孝門出爲正臣如車斯輗如行斯篤敢之一言以直循身公之合族視疏若親孰寒孰飢孰爲婚姻閭閻異縣三族以仁其樂愉愉忘憂與貧公之從仕滑然無因丁年擢秀巨肖逢辰乃心王室乃兵乃民其容春寒不愧于神懦夫以起薄夫以淳景短意長有恭莫伸我客于公搖獲未厓妄瞻啓處松楸蕭颯吁其期大故近出數旬易簀乎如有化扶論假公未矣妙理莫尚路安非其害涕盈巾嗚呼哀哉尚享

祭呂提刑文　劉　共甫

嗚呼公乎有賦其材其德孔明儒學起家則曾諸生無出其右吏

漢良二千石之署尹公非[illegible]敦

以神爲事公祭其墓無隋則黃穎川之精力至其爲民興利除害也則亦庶幾乎召南陽之仁兼其教君子之美而濟之以儉行之以勤故能發迹於黌綬昔與公拜星遂分符而作牧兩騰茂而飛英迨其持節故里則明目張膽凜然風采有志於澄清上多公才宜在朝廷必歸圖之爲直將入補於公朝何一疾之不可起奄委化而歸真嗚呼哀哉惟其與公叅遊四世又重之以婚姻予生多艱窮乃零丁公獨哀其困而不其累者然撫我后我又兄公歸自南載欵公門樽俎笑談酒酣氣振太白引觴愧我不能謂公百年壽祉且寧曾幾離之幾日而忽去我不可復見也恍不知涕泗之縱橫富貴壽考於公何憾而予所以咨嗟嘆息之至於失聲而長號者痛公交之無幾傷吾舊之凋零陳辭致奠以寫哀誠舉此觴而歠吸尚髣髴於平生嗚呼哀哉尚享

路祭李提刑文　趙　德莊

嗚呼迹公之來亦惟輝輝今公之去丹旐依依奚不黔炊馬不解鐵務雲不雨如此歲飢彼美番禺公居如歸去之十年臨以繡衣民曰吾公庶我匪康或者老焉郊園水磯孰知俯仰弔慶巴扞江空風哀行路所欷拗我須傒夙仰音徽一觴致毃忍与公違尚享

祭萬提刑文　張　欽夫

惟兄植德忠厚復身謹嚴早策名於儁科遂華英於曾勲對揚天陛無賞腹綸綍之寵周旋坤維所至有袴襦之詠爰因郡最益究外備漕水許刑獄著平反之實聲聞易節有增刺舉之光方聞趍召之恭忽聽袍笏之報竟兹奄忽實重痛傷慕蠢惟門户之衰正竊棣棠之庇永言流涕莫旨此情恨以阻脩無因奔走一奠不腆嗣誠是形嗚呼哀哉尚享

祭王補之安撫文　黃　魯直

嗚呼補之時稱有救天不能權名著曰天猶惡其施無若之何歸之天以道觀之其種則然嗟二補之逮至於此人亦有言詩

[illegible]

不死我觀使君終悴不易則然死生如時呼墨如[illegible]者人害之不頭役旁觀者先然嘆呼我觀使君忠厚而文天地仁氣成此粹溫中和惠宜民神甚宜壽考雍睦收族教養德義析析充實有煇雖其怨仇不能間非爰初筮仕以文自晩翱翔臺閣自以遲晚投筆執戈閩萬里侯不得當廣白首防秋撫師湓南方教民之英州驟驟使蕃錫之使君爲州撫良若夏詩書禮樂遠近宗化擧用文武當其可否能威而不怒恭敬勤撫吏奉繩墨民勤耒耜其罷而歸父老出涕解印歸明忽其賓僚州人震驚哭之失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巫李將軍今猶避之寬湖維林柏遺從事弔遂白色使君於我無平生歡自我投荒如子飢寒有白頭新有傾蓋舊五月渡瀘一笑握手誰云此別遂隔終天臨風寓奠有淚如川嗚呼尚享

祭濰州劉安撫文　崔　德符

猗嗟府主美秀而文聲名壓京始以賦聞高步兩京追其絶塵置酒穎川同時七人賦詩揮翰知神夜雪湖堤燒火星陳扶挽

醉去笑語紛紜我抗大江乞食于䢴公馳使傳來自峨岷塵節旂
蠢蘇溢于江濱意其眼額有驕其群亦既見止其德滋温其容矜韜
以深淳再見其詩老語彌新超然巧不見斧斤穎水之歡三十
秋春六豪雲散光影俱泯獨遺一老皮骨僅存白髮猶垂領如
銀念雖未死憂疾纏身欲臨其穴有志莫申涕泗從之披髮几巾

祭甄惣管文　　張　欽夫

惟靈早以忠義赴乎功名排難解紛之時有投幾應變之知慷慨
辭氣感動三軍謂當究於設施乃繼遺於排抑迷于晚歲冉逢當
宁之知旋即九原莫展搭撥之顏考先世平江之牘想一時共濟
之人念事會之多違歎奇才之難得爰茲假守適從舟薄萬為
誠臨風增愴嗚呼哀哉尚享

祭劉參議文　　朱　元晦

惟公文足以取高科才足以踐顯仕踐揚中外三十餘年吳閩之
鄉自尉而令康新之郡由貳而專白首斑衣內概懽於祭養朱幡
皂蓋外益謹於承宣旋登王畿出參幕府人謂低徊而不偶公獨
逶迤而泰然方將告休天朝言歸故里接神乎香火之社玩意乎
詩史之編何一病之不瘳遽百年之難料長轅車之既駕假丹旐
以孤翮行路酸辛知名悼悵而况邦人與邑子孰不齎咨而涕漣
嗚呼哀哉某以孤童早依仁里無所肖似獨荷矜憐登尚篤懷每
激紛而近後擯棄搜松或拏攖以爭先以至發廢興其君移粟既同
憂而共喜如合病以齊痊惟此好之難忘感餘生而自悼舉空觴
而一慟聊永訣乎終天嗚呼哀哉尚享

祭宋參議文　　張　欽夫

哀哉子飛而至然邪孰無憂患君何酷邪始聞哭子繼曰悼亡念
君之親白髮在堂曾未幾日亦以訃傳想君摧荒曷任曷全作書
弔君下筆不忍道阻且長畏聞來信哀哉子飛身竟隨之臨風泫
然為君涕洟如君吉德所遭乃爾惟命不齊孰主張是陽山識君
今兩周星離合不常交情愈親相岸之別自夏徂秋詩墨未乾君
已不留有哭者猶謂其壯之蛻變兩孫誰其周之里有公族有君
子話言平生當亦任此我獨在遠莫克奔馳一奠往致哀哉子飛

祭宇文太守文　　張　欽夫

帝磨鼎鐘之門留心當市之事籍其壯歲蔚於懿文況德履之素
寬復天下之有裕宜昌遠業克繼先猷方以試於偏州固已稱於
惠政未緒王畿之綬忽移夜壑之舟宜室受釐不復賈生之召桐
鄉奉祀空留朱邑之名某適守遐方凍承來計載詠渭陽之什涕
隕盈襟緬想佳城之阡心馳執紼

祭宇文太守文　　趙　承之

岷峨之山江水出焉磅礴蕩摩怪珍發焉維山降神生伯脩甫來
賓于王作帝心膂維伯脩甫其德孔碩秉心塞淵好是正直帝曰
欽哉余纘汝事于蕃于宣四方是試人亦有言神勞志疲位尊官
高明略細微惟伯脩甫毅然不苟決滯繩姦爰分髮剖人亦有言
覩勢炙手者奇附寒者可略惟伯脩甫淡然與寒投豈齊同不
借色詞人幾其間而莫表其清既疾其公亦畏其平會稽之政無及
閭里遠去而思豈弟君子昔我來矣見公于杭舊尹之告于今不
忘謂江之廣一葦可横謂會之遠我聞斯聲如何卒然公以訃至
尚其狐疑豈曰夢寐嗚呼噫夫公計當矣命之不淑涕淚隕矣惟
越之人哭公爲尤我陳其哀以賛聲焉嗚呼哀哉尚享

祭秦宣州文　　趙　德莊

與萬物之生然化而煙有炳其靈則匪偶然維山之松維淵之龍豈
不一氣英異所鍾赫赫宗邑出于建業公其伯氏啓祿之辟火德
紹明賢傷竝奮公雖勳閥才以自進蚤更鴻漸晚乃魚躍以德以
言于彼室于閣勸講消燕紬理秘書掌我帝制光于典墳出入十年
功效成茂甘泉之祚四國之守名聞在人匪棄伊阜歸視其家匪
嫌伊旣往鎮于宣賢股肱郡天子曰嘻于以自近相彼大邦莫如
湖繼顧淮推倚道愛如邦公拜稽首登車有光蔽芾之陰未移甘
棠次泰淮我公我輸盍歸乎來先人之廬父老歌呼賀者接迹

盧將未陳乃薦英君塊湖之人思哺思乳豈伊翁雲而晉之而轔轔朱轓孰總其帷央央旆旌孰建其旗閱我書銘冥不夜臺不知其樂敘爲此哀世曰公仁宜大而久鼎鉉之華乃見身後天不可問道之將衰一鑑云亡百身何追其衛恩未報待見則踈抱其沉恨滯此海隅公歸于天神无不在千里一觴寓此永慨嗚呼尚享

祭杜慶州文　王　介甫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炎炎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子而不足以齡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庭酒肴則薄辭有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嗚呼哀哉尚享

祭党太守文　黄　魯直

惟公慈孝奉親忠勇從軍自微至顯常以東勲公清爲郡恐不冰雪兹能白髮皎皎一邦方吐嘉謀湯賑集公茹何不淑松摧玉折憂民糾糾栢栢忽兮不見萬事一棺嗚呼哀哉某等趍承下風教誨提挈南有樛木失此陰樾昔有賓次今則升堂平生宴笑慟哭焉觴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仲良長官文

嗚呼仲良遂至於斯母老妻少君獨何之嗚呼哀哉昔我外妹歸君伯氏以是公公猶不我遐弃元叔無恙我視荒遐于黔于棘血我無家我未還東元叔下世急難之誼在君寔賁涕萬里書來寒來温仲良之義如元叔存我病荊州幾死惝路涉夏往秋君三來顧笑語而別忽聞訃音失此豪士使予霑襟白髮在堂不當於去有子有弟君亦何負能人急難立義不傾我与元老能立君名誦歸上冢不得身往寓奠一觴君其尚享

〇〇祭章道祖通判文　葛　謙白

嗚呼縞紵朋遊之好草木臭味之同相從於襁若者三十餘年矣其宅誠節茶恩敍奮志締未嘗少異於拘級去彼此之妙齡競逸氣於長江寄風月於吟賞其文中於三叉叉文楸落子於莫知其書夜

長鯨飲酒又何計夫斗鍾。壁言猶蕃雞之夢虎窩綠耳無壓天矯屈曲而依乎參天倚壑之長松。泪年齒之各壯思攖望而紛封規彫華而復模毎嘆昭而即家共浦園而趺坐談妙有与真空。予所造之尚淺且以籍於蟠雄。壁言猶汗血之駒朝幽薊而莫越而驁馬十駕莫得追其蹤。嘗謂公之年不至於耋耄。公之位不至於顯融。平生之所蘊曾一毫之未展。歲得疾而莫攻。壁言猶春丹權日之魚暴鱗點額於姑餘之淵不得变化以成龍。隆安之壤水秀而山重潛閟兮如松攢森如將以爲公之宮。丹旐翩翩如哀笳轔轔如靈輀將指乎前峯。壁言猶埋玉樹於黄壤安能不意惨而心忡也哉觴酒非腆簋食匪豐聊致莫於靈几意彤墨之潛通。壁言猶揚桴可以致東皇而洛爾。可以格雲中也。若其痛夫君之不返淚承睫而濡胷。則又壁猶衆空之雨潤令砌而涵幽叢也。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仲益通判文　趙　承之

士生於時所之惟才或賦其全而命則乖方其平時謂必有偶忽然而亡將復誰咎嗟仲益甫甚埶以文言必顧行奉能美身晩官于朝始拜天祿出佐海濵甚白其優噫嘻嗟夫而君病矣斯焉取斯抑曰命矣君來自東在彼江渚我欲見之髣髴笑語今舟實來而以喪歸君不見矣誰知我悲不腆牲醪其薦芳潔逝邪存邪与君一訣嗚呼哀哉尚享

祭方叙判文　趙　德莊

嗚呼公乎魁梧挺特宜貴而不壽也直諒精明宜用而不偶也車攻馬良竟窶首也豈人皆然天獨否也嗟惟我曹公所友也以官爲僚或先後也夫我而南未云久也秋風登臨記攜手也峯白大呼倒觴酒也神氣振昭裳醒也視公於簡我甫抑也寧知別袂古今訣也嗚呼公乎今散消息孫猶有世賢子數孫庶不朽也尉公平生可无負也湖山云云莫知它有悲慨伸萬此缶也尚享

祭儲繼偉文　張　欽夫

惟君早以執文有声場屋晩游莫府簡默自將故鄉渺然靈櫬懷莫

寄因循一歎遂至沉綿獨資同僚共率終事嗚呼可哀也夫尚饗

祭陸教授文　　朱　元晦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无餘厭世學之支離求易簡之規模顧予文之滯泥中獨疑而未安始學徹於旨汝卒紛拏於謗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善返悵猶撥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之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无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云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以携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僅與吾儕之深嗟兄治己之尤粹儼中正之无邪至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偷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樽嗚呼尚享

祭賈知縣文　　張　欽夫

惟我別野與君鄰牆春朝秋夕幅巾倘佯湘西之別我獨愛君藹然其和頹言與身甫茲半載遽以訃傳推笨擇貽繼以泫然惟君之才疏通而敏惟君之行友睦以謹曾未究施而止斯耶道阻且長予之悲耶嗚呼哀哉尚享

祭何知縣文　　朱　元晦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正月戊申朔越十日丁巳從表姪具位朱某敢用酒果奠于亡友新淦化令何兄叔原之靈曰程氏唱道黃才景從遽罹部黨門館一空惟時東平志道熊篤諸楊英譽甘委秩祿勁節孤忠遭難而發身殁言存孰嗣其烈惟二友州受業于門文章惟報德亦取斥奔抱負弗施退講于家兄克承之以振厥華

惟兄天資高明嶷嶷幹父承師允蹈遐軌稽經訂史取友必端博問約守惟義之安孝友廉靜不欲不競一試其能亦克有政令於湘土適茲間塗大胡不淑而隕其軀兄未病時過我精舍講道論心窮日繼夜既歸而病亟以書來予爲永訣嗚呼痛哉惟兄之明原始反終罔恒于化以病其公上念毋親下慊德孝遠忠極慮語簡情邈兄子謂予志銘諸幽外期永世知德是求若兄之賢實我所畏惟其不能詞則罪愧嗚呼痛哉昔我來斯兄出迎門羅列杯觴語笑溫溫今我來斯奠此空樽長號大慟兄卧不聞嗚呼尚享

祭胡主簿文　　張　欽夫

惟君孝義之德篤乎天性閉吝之志自乎初年疾惡見其公心臨事知其審處謂當遠大以究所成如何一朝遽止於此聞訃之始痛恨則多豈惟數德門失承家之賢抑亦吾黨失同志之助交游歲久重以婚姻往哭未能薄礼先致渺渺愳捷臆言不復文嗚呼尚享

祭文

焚黄　考妣　内親

焚黄祭考君文　趙　德莊

維乾道八年歲次壬辰九月丁卯朔二十九日乙未男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考中奉之靈天下之願欲有富貴者不能致而孤窮之人或得之世稱仕宦曰去墳墓而古人所記以過家上冢爲榮有如某以刺史章守松掖者二年而兩遇上恩寵章教其先得以綸告親奉于神明識富貴者未必有而孤兒之幸一時所慕爲者也然然之政粗實矜恤先推牧之實其可以不戒惟是音容益遠埽祭无期哀涕泫然肝肺俱裂嗚呼尚享

焚黄祭妣親文

維乾道三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午朔初五日戊戌男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妣恭人之靈伏以本朝以孝治天下士有列於朝者慶賜之行必及其親某數年之間蒙上嘉寵進夫人之號凡三等而今者靈官朝成綸吉之至事若合勢榮適遇蒙夫子休命不敢留夫人餘善不可掩敬用齋祓告諸神明其慶其承以佑我後尚享

焚黄祭文　黄　泰之

我幼失怙冠而喪母年甫五十遽哭仲子以我哭子知親之仁我則不孝胡然報親二恩无窮子報有限今茲寵被曾未尺寸孤窮憂感進德之階勇修所業親其監哉

焚黄祭文

某以不才繆塵仕版閭閻之助既登黄耉乃位于朝式經郊禘追榮之典国有故常壽所以慰人子追遠念舊之心且俾夫淑德令婦生雖不食邑而終亦不失身後之名也冤古如在服此寵光

焚黄祭考妣文　汪　彥章

嗚呼某獲罪于天不獲終考妣之養又不能躬守墳墓奉祠春秋日往月來于心哀慕有不勝言者幸御訓嗣事叨榮于朝每郵廷恩數之頒必推本所自進官迁秩追貴泉扃故自某去松檟十八年間被命書者无慮十數謹摭剛日告于墓前惟我考妣惠顧不忘服天子寵休以垂裕于後

焚黄祭考妣文　孫　仲益

某蚤承先訓東發授書兩踐詞科濫升冊府四備省臺之列五塵儒學之官寖冒朝榮遂登詞禁蹤延華閣出守便藩惟聖主推曠蕩之恩追本教忠之自而人子致哀榮之極肆疏飾壤之封超躐崇階進都顯號先考承事凡七封而至朝議先妣太孺更三賜而至令人秩首縉紳衣象服丕顯三朝之命光賁九泉之幽

焚黄祭文　陳　無已

故事天子祀享天地同休諸臣拖及存殁某年以散郎竊位于朝與有追榮之典自衛尉少卿卿中大夫三告于第其所以褒郭氏之意甚寵既藏于家又焚其副書以追錫於地下則天子孝治之道亦已至矣顧推不似何及此惟是先大夫之餘休遺澤積厚流長故能生享其禄殁受其報則天之報施善人不爲不至也故敢以告

先考獨善先生祠堂祭文　熊　子復

某猥蒙先慶方校石渠之文考誤上恩更紬金鐀之史盍有典謨篇則章堯舜之盛然措春秋辭則非游夏之能修書爲寄奏於四朝東筆諒庸於一介幸斯文之亦預皆吾父之所貽知幾載国史之言敢含毫而弗決于長述先人之享雖流涕以何從

先考奉議祠堂祭文

與冊府之秘藏繽紛厚韓揃辭閣之迷直凌冒簡除維此誤於上恩蓋其緣於先塋樂錦溪風月之藏彼雲繞於祠堂當亟坡雲霧之翁阻躬陳於薦豆

堂祭考時光縣君文　汪　彥章

某等得罪神明傾奪慈蔭煢然孤露駒隙不如日月有期礼當即

遠擧撫莫及睽潰腑肝不滅生以死爲殉忍羞甘旨如奉晨昏痛
血呼天寃訴何所

遷葬祖母祭文　　趙　德莊

嗚呼盛衰之理其不可常哉其可悲也哉其尚忍言之方我太夫
人之康寧也慈祥之化熙熙怡怡愉子孫同年擢第而歸男書女絲
內外盈室一旦淪謝抱其曾孫時節出游板輿爭持升堂上壽詩賜
觴畢壽自意平生毋嘗如此曾不知其樂也及其衰也太夫人不
待養而化父僅免喪資志以歿壯者少者相繼淪亡十年之間零
落殆盡於是生有不能養而死有不得葬者矣尚其忘者太夫人
親享其盛之樂而不知其衰之悲也邀爲佛廬非神所安祭拜掃
除不具而斂藏時錯露腑肝如村盎又十年而後其遺骸朋披補
建門戶諸孫官李粗有成立乃克襄大事于今茲山川清華有桂
有松靈車孔安姻族畢至而其家上京者實持使者之節以來行
路者嗟且弔良慶矣雖幾乎晨暮者之盛矣神靈在上喜耶悲耶顧我
諸孤弗復思耶冥冥終古斷若斯耶嗚呼哀哉尚享

遷葬母祭文

嗚呼諸孤不幸早失母慈時方亂餘父仕不耦江城莽莽旋踵去
之兒雖猶患靈不知痛日夜望父壽考顯融十有二年若保大敵
父家清峻兒官又卑弟呼妹號隨彼閩嶠葬雖兒事力惟亡人西
望母喪不敢言泝欽此沉恨天地有窮惟禍延暨彼烈火死威
莫救生窮无歸槀二十年神魂始息嫁娶官李稍爲生人兒容是
邦与民相樂退而可老乃營母宮建茲告迁兒亦白首阿中自力
始終服勞諸孤四方不能咸集兒獨最辛蒙上哀怜載以輅車歸
爲母寵親郊之慶叉升兩班毋貴如之綸告丕至積善之報匪我
後人惟兒弟兄視毋如在或仕或處冝是爲一家護持掖困敢怠
失母也安止寧知兒孤嗚呼哀哉尚享

省墓祭文　　張　欽夫

某往者惟念古不墓祭之義每來展省號哭于前不敢用世俗之
乱以行其所不安而其中心終有所未満者近讀周官有祭於墓
爲尸之文乃始悚然深惟先王之意存世俗之乱所以緣人情之
不忍而立尸以享所以明鬼神之義盡其處之者精矣是用今茲
敬舉此義爲位于亭具酒殽之薦以寫其追慕之誠惟事之始不
敢不告俛伏流涕不如所云考妣之神寧其鑒臨之

家廟祭文　　熊　子復

不虞莫知可離求於自己必有餘慶天且益積於吾家伏念某五上
纔忝於儒科再轉擢於師職竭求渕沖統在淅識既踰兩考之
書遂獲六音之薦固上官之垂憫實先世之遺休然而歲則尤驗
事亦多變惟益圖於勉更默禱於護持俾及代期不虧負致孱
脆選坑之咎亦階仕路之榮

祭遠祖顯靈英濟王文　　汪　彥章

嗚呼隋失厥馭中原沸騰援二名字群雄競稱王起閭里幾同販
繒有地千里一方所恃惟聞真主出曬如獲冰遂耤疆土輸唐以興
受錫竅詔人知勸懲既歿廟下咸思奉承廟食故壤左淵右陵曆
託五百若王始兢迄入吾宋神光愈明請雨請晴㫖信而有徵乃進
王爵冕黃並升燕及後裔曰耆咸增散处諸邑非雲則仍開顯于
世如胥續燈小子何幸守符是膺身則寵矣擢材弗勝日賴陰相
宜其股肱欲走祠下拘攣莫能爰齎菲薄賓之豆登用告來者毋
忘繪來尚饗

祭先考許堂祭文　　嚴　仲仁

士孰不知孝二而儒雅足以飾吏乃士之賢吏孰不爲政二而剛
明足以去惡乃吏之先茲二者難乎一本而兩得二之矣又孰見
其雖老而弥既惟公醇飽六經網羅古氏賀守之所傳蓄浩乎江
河之巨浸文焰之所暴耀爛如星日之高懸若其儒學雅美乎當
代懿行偉蹤乎古人庠校願得以爲支嗇乎百世之下克生孔孟
之与淵騫奈何徒資之以如此之德且賦之以如此之才而不使
折桂林之一枝搏鵬程之九万誰爲此者喜乎莫致之命莫爲之

天而仕猶足以行其志功猶足以及其民祿猶足以賙其親而令
聞廣文言其與兵焉魯貴恭亞流无窮也者乃公平昔所蘊之万一獨有
爲於著文之年至於觀賛紋之僊來樂溪山之勝嘗著恬少室於
意松茲一觴一詠歡无盡日人皆謂公爲山中宰相閬苑神仙吾
旣積美厥躬壽雖當而合延奄玉樓之落成飛鶴馭之言旋蹤芳
蘭以凋一時以爲恨而高風而泯万古以猶傳愴哀思之罔極念
欲報以奚然爰卜吉於崇岡壤安止於新阡清風吹林素月滿川
溪光起而相湯煙色散而爭妍公生則愛此今死寧捨斯靈車在
途縹帳云迁趁往辰而永訣空隕涕而漣漣聊寓辭於一奠公來
歆其吉蠲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過房子祭所生母文

淵生珠兮矜其明爍爍乎今淵之雲蒸兒生玉兮韞其珍温温乎全
崑之神嗚呼冊山之阻悽乎高梧鴉啼寒冊山莫涯峰欹陽穴之駒
嗚呼通衢睹恋陽父從切依於嗚呼日月並明荷寵擢賢蜡兒失
精岵屺長陟烈火雲蕩草木落魄嗚呼卧冰无緣心已有峪輟杜
護雷志曷忍遺

祭叔公給事文　黃　魯直

嗚呼叔父忠信足以感欺匿和裕足以排怨争行不祈報之施爲
不近名之清孝悌達於草木勤勞載於朝廷謂當朝夕三事光輝
九族白首庭民百僚是式黃扉青瑣曾不朞月如何昊天殲我斯
丞嗚呼哀哉在昔叔父典獄宣城牧民會昌恐恐不情視之如傷
司農討論御史補察持節振饑鰥寡咨嗟職六年在晉民可即戎敬
之信義不奪農功元祐耆績民安寡政監觀四方維晉不病使者
奪印以謝逋逃維叔父留中郎民曹是將使節并護帷門谷安乘
馬夷夏盈足入佐宗司與聞和戎起居注下日近清明人謂叔父
宜在帝側山龍黼黻潤色交職二聖材之俾承密旨有瓷我獄无
根受誣叔父拜章極謝罔功亦憂不食遂刺閬中日月照臨白珪
无若來給中方將未老陰德在民民功在邦善士彈冠昔惟我宗

嗚呼何負於神祇忽遽隕傾越在襄前聞訃顛踣棼藁蕢悲心无淚
續哭今我不天又失叔父彼蒼者我忍此窮露兄弟之子猶子然
有其言叔父附我二乃信然平生拜至教誨笑色今哭峪船斷旌
枯木几筵在堂不聞金玉之音酌酒不觴落涕隕心嗚呼哀哉

祭十叔父朝請文　熊　子復

昔我先君與十叔父未冠而孤家四壁立高平夫人黑髮盈滿攜携
持東峪一錢之奉必自已出先君與叔父躬苦服勞書耕夜讀洎
於單食人不堪憂啜菽飲水歡不盡其孝辛勤十年用立門戶首堂
致養祿則遠親錫爵九鄉燕及皇祖子孫秩秩遂爲大家兄弟白
首奉酒相對夫豈不懷昔困今遂首韻之詩以爲戒時我諸子
實預聞之紹聖元祿先君即世我與二三孤悼心失圖引領瞻望
日惟祖惟父其誰恤予躬叔父千里啓書泣數行下車不及載俯
匍峯峪俾我先君獲從先大夫以安于九原非叔父之力其誰克
及之我是用銘鏤骨鏤腸不敢失墜嘗哉未死其猶報厚恩嗚呼號
謂叔父弃我而先逝乎昔叔父之旣告老也我猶屢幾日終更亟
峪以歲爲期豈恭酌酒翱踞恭肅起前致詞上千万壽我見叔父
先君存焉天不悔禍家難重仍仲姑季毋如葉隕霜惟獨叔父今
世則亡生不承顏病不嘗藥捫櫬誰慟扁鐫誰記惟思吾義生慚
死怍嗚呼哀哉福淯之慈足以抚後嗣大廟之孝足以紹先烈惟
我叔父其何憾爲惟是平生不耀有德孝悌忠信宜秉金若人或
弗識昧昧見知是惟子弟之責我不得而敢詞願与諸先仲叔季
弟收拾懿美緝比行事將考遠日附之宗乡以慰叔父之歸則欲
報罔極雖不万一而下見先君庶无愧於其時也長河洋洋莫不
親酹匪酒則多續以涕淚嗚呼哀哉尚享

祭族叔承議文　汪　彥章

嗟惟我公全德自名酬酢万事一專以誠魏有東郡若有魯山千
載相望與公爲三世人雅本浮藉琮璧外雖繁然中浦暇諦公獨
挾戎不爲琢雕經書自娛淡泊世人紛爭步設二雅術躬敷

彌瓌復相勝公獨淳雅不爲巧飾内莊氣剛材根化之文爲人師
行爲人則凡人所趍無一能甌坐御浮薄如拔拜川天胡不留使
至百年公於死生視若泡影伊人則憂風俗誰正吾宗之幸家有
德人兄蒙公知愛與子均聞公永歸不克馳送以詞寫哀非公誰
慟嗚呼哀哉尚享

祭南康太守四九兄文　　張　欽夫

嗚呼同祖兄弟今存四人惟兄能文自于妙齡意期遠大以覺吾
門僅守一州才未克伸宜謂茲朝乃傳訃音襁褓慟哭痛心原鴒
爲位一奠哀哉此情嗚呼哀哉尚享

祭南康太守四九兄文

嗚呼哀哉惟兄早歲英發而文系國之與憲於諸孫忠獻之愛視
子做均私惟伯父實難寶耀未究之業付之吾兄謂當遠大以翼
以承如何中道車折其輪僅歷一州莫觀厥成嗚呼哀哉昔之於
兄少長於親論文講藝宜無友生雲川之別慘焉酸辛視兄之容
旋而不柴酒酣語復頗言憂身以弄剛劑以致和平孰期一疾竟
以此傾嗚呼哀哉于今幾年遂隔萬古滇湘鴻雁莫遊舞傷予心劌茲
永訣稱復可任念當挈歸以近榆枌乃聞治命殯葬是云嗚呼哀
哉遺字見屬奉之涕零將絶世筆又何剛明嗚呼哀哉獨拘印綬
奔走不能向風長號薄奠具陳猶子幼弱念言悴悴敢不扶持兄
言是遵尚惟英爽其或來歆嗚呼哀哉尚享

祭經幹八兄文

嗟哉吾兄生也多屯惟生之難宜永厥齡胡亦嗇之而止於斯命
也不齊其孰爲之乙酉之夏過我湘濱撫我苦塊話言諄諄爲我
久留久則不忍卅中之別有淚如傾我觀吾兄齒髮未衰頗言愛
身相逢有時兄復一笑子言甚真我偉且哉當復南征俱聞還家
有以自娛灑酒擊鮮有疑則郡謂當濟翠畢此晚歲豈期訃來驗
痛曷已邈在萬里走哭無從寄此一觴酹西南風嗚呼哀哉尚享

祭奉議兄文　　陳　了翁

維宣和元年歲己亥七月壬申朔初三日丁未宣教郎管句江州
太平觀勝琳已後陳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兄致奉議
之靈嗚呼東吳以仕七十和歸既畢其事心閑無爲若有處游
有園池花藥水竹取適設施阡陌臺榭鄉黨賓客詩觴絃酒看
燕娛聽利泯分爭猶殺大肉兄能安馳他人高年或壯或
羸老僚寧獨仙罕有之去年九月書來江湄字畫遒勁未減昔時
謂不遽衰百無可疑寄茲康寧念不及顧曾去何奄忽不到期頤嗚
呼哀哉死生兩矣此無往柏路如在冥兄爲旅者歲父兇獨未
得也云胡不悲昔窮天命浦還而後流江湖淮海十有八秋渠大謫
薄見脫命微升沂過塞分安莫望兩榮霜柏誰能易之首丘志願
老終不移越鳥擇巢馬嘶同枝此心同此將一語誰非我族須難
吐肝腑貽書謝遠尚尉旅思今絶筆矣永無見期祭不躬奠哭不
近帷江流有躬薄奠不此恭嗚呼哀哉尚享

祭百一兄文　　孫　仲益

嗚呼吾兄之沒十有四年中罹多故其畏禍遁避盜狙遷殊莫有定
所於海之陬又以謫去生還萬里歸遂殆宦又不克葬有愧在中
荆溪之陽半山之阻卜云其吉安以即路謹以鹵簿有祖中爲堂既
固既安萬世之藏嗚呼尚享

祭知命弟文　　黄　魯直

君殁荆州我在萬里殁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以衿持有兄弟夫
既殁我君不能守自我哭君頭髮盡白英風豪氣窮此一棺拊掐
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身有所繫既難以歸舟單可慮乃得吉
卜葬孤僧坊雖遠至親理則安無無忿扶將一舉絶慟一觴
君其尚享

祭前室吳氏墳文　　孫　仲益

恭惟伉儷之好貧同賤之交天不假年死生契闊追慟九原之
陽倏及一紀之餘託備藩維追奉泉從妻與終衣之典竊貴内助
之賢家有錦襦光者泉壤英槐如在歆此能從嗚呼哀哉尚享

祭草殿文　　孫　仲益

嗚呼伉儷十年如羽仲頃役螯舟移逝無留驟中州鼎沸共此百
罹又於其間有合有離垂老投荒一訣首路萬里訃聞奄至大故
薦葬弃窆山來視定封但見宿草動搖春風逢時不祥抱恨入地何
辜于神而至於此玉潭之源蔚蔚佳城陳龜視日我以檝迎湖波
不揚若有神護抱櫬呱呱兒啼孺慕嗚呼已矣闕此新宮敬酹一
觴涕淚沾胸嗚呼哀哉尚享

祭亡妻大祥文　　葛　謙白

嗚呼伉儷之愛頓隔泉壤日月逝矣儼及大祥儼凡中堂遷神家
廟聊陳薄奠式薦芳魂號呼不聞有淚如雨嗚呼哀哉

祭婦吳氏文　　吳　元及

惟靈擬閫惠之質貫于孝友之曹而執其箒之奉于予家乾之門
寘鳳翣巧桃李華芬先婦德之肅雍以和夫家而舅姑綽以孝聞
且征數表是宜康寧壽考視靈椿以久存盧颱雪瑰忽先朝露故



天道以寧論雖死生壽夭達人視之猶旦暮而貌言諸孤惘然無
依曷勝乎肅肅之夜月黯黯之愁雲其幸聯於管葭久披仁風聞訃
何處抱恨無垠氣欲絕而復續聲已發而屢吞嗚呼哀哉芳花雪
舞菊黄金噴況其人情最難死別亦堪秋色偏易銷魂肉在俎兮
酒在樽薦生芻兮淚雙流尚享

母安康郡太君祭亡女陳氏十娘文　　黄　魯直

汝嫁十年五歲歸覲姑章不呵知我憐汝我但江南三年搖搖元
豐甲子汝兄還朝道淮泝洛望汝來寧不聞車音乃聞哭聲汝疾
何藥汝歛何服臨絕之情不能我告哀憐至骨哭汝至泉我創如
新于今七年乳母來歸增以不經室晉所抱兒亦既結髮惟汝面目
永隔枯木嗚呼昊天忍此荼毒及於客土動我夢思日月之吉窀
穸有期我病在牀不能奮飛寓奠千里文不及哀尚享

祭女二孺人文　　孫　仲益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亡女二娘之靈嗚呼哀哉与汝為
父子三十有一年不謂竟老弃我而先天乎何辜不畀汝壽一夕
遇疾忽奄不救嗷嗷女孫童昏於語言託夫与子半年莫宣天降災
殄竟觸汝骼人誰不死抱恨就木汝夫館我迨十年餘養義飲饌
共其有無豈謂女亡而有海厚疵幾又要定此窮陋一孫呱呱誰
撫誰憐如見汝面在吾目前歸汝教男異成汝志吾雖老矣猶有
兄弟獨念汝夫彊仕之秋誰復爲汝贍守一丘先塋之次卜此新
宮祖禰相望我於其役季冬之月吉日庚午汝其顧歆以封以樹
念汝永歸五内若焚樹之慟絶汝聞不聞嗚呼哀哉尚享

代壽昌縣君祭張通直文　　汪　彦章

嗚呼余來嬪於君門逮事舅姑之輔佐同張氏之艱難若墳竟之應
和閨叔姒之二三及所天之遭禍保齒髮於桑榆盡唯君而與我
幸以續於兒曹各承基而不墮余禍已於脂封君通班於禁鎖事
甘旨以優游亦吾家之足賀燒靖國之初載從子官於浙左承祖
餘於行車起相持於別坐謂聚散之何常涕交頤而疾隨曾此會
之幾時遽春風之五過閱霜露之一再夢君歎欲歸而不果喜樂石以
護持起沉縣於久卧雖日昃以景西庶相從而尚可何卜見之有
期忽訃音之來播恨頓老以無窮氣傷孤而愈挫唯福壽之平生
無秋毫之玷輌爲天下之甲門執人言之敢破天胡畱於百年使
不終於保荷退忍哭於縷幃及情成於香火嗟已矣於一觴終莫
聞於咳唾嗚呼哀哉尚享

## 祭文

### 外親

#### 祭舅氏李公擇文　黃　魯直

盛德之士神人所依珠玉在淵國有光輝方將大任公隕于道彼天不遠莫我控告士喪賢友朝失寶臣我哭之慟不惟懿親公處貧賤如處休顯溫溫不試任重道遠內行純明不缺不疵臨民孝慈來歌去思其在朝廷如圭如璧忠以謀國不吝于直熙寧元祐言有剛柔公心如一成以好謀十年江湖晬然無色十年王計鬒髮蒼白他日謂我何喪何得我知公心謀道要厥出牧南陽往撫益部稱責辨獄發策語郎踐天下期公來相本朝奄成大夜終不復朝嗚呼哀哉我少不天豹欲埋替長我教我賀维舅氏四海之内朋友比肩舅甥相知卒無間然今天喪我舅氏頓覆其所我心以血繼哭平生經過為我與觴沃酒撫棺割我肺腸嗚呼哀哉尚享

#### 祭外舅謝寺丞文　葛　謙白

嗚呼宣和山陽公始女女不余陋備甥館見處決句別公侍親臨安有嫌其孫公來自楚欲視其息不慳焉致公官達池我舟聚渚公為歡迎倒屣延跨閣展杯盤備以歡舞猝兆集申及注官銓部十口里京公遂閑寒畀告乘公單今寒公字蠶勤節今甚待擁壁居勤維揚歲在丙午變起倉卒公渡江浦僑寄吾邦始穫插草茅族連增接武覆艱危更相勞苦忽起越吟莫諧父母甲寅外姑玉樹埋土我携弱妻一慟塋所辱公淹留由加拊偃罔年孤煢顏再覲勸公放船來訪郊野時病耳聾中丁智翅羽豈謂仁人何忘弗前遷適我行唱不得話甫陽之官自海循阻歸未暇安邦挽欲舉嗚呼哀哉惟公早歲天授才奇入丞府寺出貳藩府所臨有聞德澤洇溢胥刻惟平生陰德莫數天錫壽考飢帆賴我成為羽丈不斬嘉猷甜謂當大委寔痰寂其補如何弗淑遂沈幽户嗚呼哀哉我婿高門歲二十五訃音忽來痛貫心脅道里千神棺莫撫道介

---

伸哀顏深如兩有酒在觴有肴在俎敬此微誠公其少吐尚饗

#### 祭外姑恭宜人文　葛　謙白

嗚呼維昔高門始有哲婦聰婦好於山陽猶婦歸於達池同若汴關連屋荆溪雖所處者有枯有苑而所遭者有險有夷顏相倚矜憐之意則一蓋未嘗知曲盡其慈也去歲夫人卧病通赤門唾曾恨侍疾之莫及遂永隔於音徽消聞凶訃甚孝悲傷冒修塗泝彭經川陸之艱免踵門長號弟兄鴞帷嗚呼哀哉今者遂日吉墓食今窮窮賀歌翰數文不得鉛撰而伸其悲酒脯之奠遣介致之東望朋絕頭涕交揮嗚呼哀哉尚享

#### 祭外姑恭人　張　欽夫

惟恭生於相承來嬪德門恭饋乘瀹克謹其祭如賓如婦道則宜逮夫殷有光母儀允矣三德慟于形史胡不百年永底孫子懷在泰外夜拜于堂辰幾一周有涕淋浪我悲終天歷吉辭將起尋消陽痛萬此凶嘉哉道遠一慟莫肖將禮將敢莫舊焉

#### 祭舅家文

惟丘之生婦德著兮淑自慧兮恣兮懷兮賢哉王鎮大克助兮敬長恤孤宗姻異兮既肥其家而　兮振振繩鰈繁而麻兮宜壽而女何朝露兮彼者天而　兮胡其不仁奪之遂兮如畫而夜抑定數兮伊令仲子子女女兮卑于外孫而甚嬰兮冉世婚姻嗟莫顏兮追懷威傷曷云喻兮載以清酌殺撰具兮伊禮之薄盡其懷兮嗚呼靈兮莫于時兮

#### 祭朱府判親家文　陳　了翁

嗚呼昔會神海于今六年君護我歸我以宿見幾逝隱三江惟無還期天子仁聖復今我歸離白之時未得話言部刑北求借異發賠白沙之傳初信且疑今知果矣孰知我悲君老言歸乎趣一而專富而能貧內無剛言寂默能仁為方外師志者於仁雖者而疵仁則宜壽胡不期老天所與延人家可考君於世味澹乎其歸宕樂吉大存殁其移淮江與偕莫不以時情發於辭君其監之嗚呼尚饗

祭姑夫李摠管文　陳　了翁

嗚呼昔我先君愛鍾令女擇所宜從以歸于子于昔惇古我方居憂痛在手足涕不可收李妹繼適今能幾時子蹶殞矣我知我悲我非明哲觸禍罹寘于亦投嚴一斥不歸死生所遭者其海波則殊水一而已數極而化亦又奚傷君子之道死也不亡尚享

祭妹夫祝秀才文　趙　承之

昔我叔父少失其配嫠然二女誰恤誰持先君覩之喜擢出已伯長且賢以配君子維時君子好學勤修方少而剛在躬不恤華舉于鄉而輒不偶布衣儒冠以至白首後生紛紛或拾而先昔也納獲公而自賢先生睎然忘節獨僞奔走四方以至于死嗚呼哀哉其兄弟幼孤且累恩先生教之讀以詩書循循海房鄉則維公賜我圖報之而乃如此嗚呼哀哉想公平生羣白此慮嘆公嘆拊膺慨持觴涕泣陳觴叙訣於里猶有諸孫敢不終始嗚呼哀哉尚享

祭包氏妹出殯祭文　孫　仲益

嗚呼哀哉某政和初娶吳氏妹侍先妣太淑將母妹歸于同縣之包氏大家勝衣冠者數十百指而夫君巍然獨秀爲宗廟瑚璉之器後四十年而吳氏殁於京師又四年而太淑人感疾而逝中更喪亂死生契闊而包氏尊章亦已下世獨吾妹克相其夫兮男冠女婚持門戶之寄謂當壽兮百年與君子偕老兮夫何一病而遽殞嗚呼哀哉道數存殁兮閱一歸而三紀嗟余躬然獨存兮隻影隨而卧起始結褵以踐其行兮又哀送而送之死攬兮感以中集兮溢兩將其如洗手足情所鍾兮此身殁而後已攬涕以來歸兮歆余觴豆之薄祭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祭李甥文　陳　了翁

吾與乃翁俱爲賓人我來萬里與鬼爲鄰瘴毒之虐朝不保夕謂以與汝平生永隔吾衰既久汝方妙年號謂汝也而棄我先唯吾二家世接姻婭汝母及汝吾妹吾甥我取能堂天實役之西鄰南沉亦豈人爲仲取尚弟既得而奪汝性孝友知汝援援左右就養不替其私隨泊湖外五年于茲不得汝書今兩歲矣形阻心親不隔萬里信自北來吾心戚然夫何不淑乃以訃傳我初論事面指其生杜門待盡死到奉行家如風卿任其浮沉勢不能保貴死愛心死者歸也汝既歸矣吾雖未歸俟命而已汝生不幸汝死不亡千載之後聞者歎傷嗚呼哀哉尚享

朋舊

祭張季清文　呂　伯恭

嗚呼游於師友之間欿然自持若其無人含業而歸于日改前稱於鄉黨年少失其初心者蓋亦寡矣子之在吾門侃侃和飭執經不息於是時猶未知其爲獨異也自我不見于今五年有來自西者皆道子於兄弟死喪言於里閭無遺行汝昏嫁禮不從於俗吾方幸於得子迫此暇日將過子之廬而子則死矣嗚呼庠序之籍日增而務實之士不加益一觴之酬豈獨故舊之情而已哉尚享

祭邢邦傑文

超絶之姿學者方與一門老友舊推諸邢内外交歎瓌瑋理文人之可願於此而并得之提而右挈紛前道之而後來青紫相爲於春陽久此樂而莫能嘯哥於傷弓駭弦首於鶺鴒陶近衰其未慈集暇戚而相仍理鏡湖之柱楫踐前諾於歲吏訪舊閭於故老采新益於友朋愴獨逢於仲氏同此哀於折胏嗚呼尚享

祭王悅道文

嗚呼自子東來從子游於明招八年于茲矣每見每進筆端津津如春木之向榮意其前途蓋未艾也我來自山而子死聞至折發失聲猶若夙惜之或誤也尋昔之夜子語我身名未立子固疑其色不舒亦以爲是適然耳庸詎知一再旬之後乃大出於所甚憂之外耶流光倏倏兩川東下命也奈何付此杯酒嗚呼哀哉尚饗

祭喬子平文

名場利區開標執的稱奔老馳百年一日義路仁宅道源性淵有能用力一日百年之子之才之識之操萬里首途遠以殆其意長數

矩獲斯殖豐乎寸心惇然持此以終有親未報有弟未立有養未充
有志未伸合是數者屬之吾徒矢口而言言發不踰里門相望伯
仲叔季責以撫存亦孔之易道季之責爲獨其匹母或不勝重遺
子孝嗚呼哀哉尚享

祭陳擢卿文　　呂　伯恭

嗚呼耆覺覺類圃耕植也區夫孰與萃悴一本萬殊以子之年方苞萬
數所山導江遡源歷初病不復與嘆歔爲吾徒游從之義具此祖奠

祭吳晦叔文　　張　欽夫

嗚呼惟君早歲登五峯之門即捐進取之習從事義理今幾二十年
思慮益精操存益固而其曉悉人情通練世事持之以忠信行之
以周密蓋有用之實才而進李之良資也豈謂一旦止於斯耶其
與君論心爲日亦久切磋講究交蓋金石訃音來傳泣下莫止嗟
乎任道之艱而同志益落此予之所悲而志益落此予之所悲而
且憂也官守所拘未能往哭一奠遣致言不復文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先生文　　朱　元晦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
覺其徒望門以趍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
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
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
草木昆虫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分
則殊射用湛其隱顯昭融萬變竝酬浮雲太空仁孝友悌灑落誠
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
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彗以迎大
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之初講誨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
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
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
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不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歿孰
云非天某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生實共源派闇闇侃侃斂衽

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
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屬彌切
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其
於此時戚有命召問所宜言反復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
與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
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以訣終天病不幸扶殁不飯含奔赴後人
死有餘恨儀刑永隔卒業無期隕緒涕泣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
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祭王深甫文　　王　介甫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
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
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
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膺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
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李元叔文　　黃　魯直

嗚呼元叔之文我世不可少也人皆以難秋陽暵二李親色難孝友諸
父家人衆所門巷灑掃堂聚書君聘師表青青子佩如魚游沼
凡婦當室乾沒紛擾君常晏然萬鍾忽比壽母含嬉堂宴笑慈
以自甘歌舞妹妙里人欣欣皆謂之好攝持季夏舍有鵩鳥屏帳
治歸見夜光睨邑人奔走上下是禱人亦有言盍棺事了生榮死
哀誰謂君夭我遷黜戎形影相弔求我食我歲使父道兗駸望山
復江繞屈曾對壽萬里結天杪平生不昧尚享歆嗚呼哀哉

祭劉凝之文

嗚呼公乎知詩足以御困剛毅足以行可獨清足以軌物自勝足
以立我元者逆而歸全諒无地以棲禍方熊及於來仍閉門戶之
嗟嗟忽焉仰而去仙遊白日而蛻卧士吾嘗聖之一鐘以聽之嶺陵
伊晨是時一依遊賞衍睇而望斯遂投劾於顏尾買婣息於寒餓來
晉跡於江湖託有尽於春買賦執劾盛以化物取衆棄而致點間江

瞳之有秋上福神之戒課開亭觀之百檻李緣竹之万箇果餘刃之不試故優徉於翰墨搉掎几杖以彷徉樂知識之來過味龍公之幽禪觀有物於石火歲三會於洛灘訖初志其不挫維歐陽之文章發高唱而先知配公名而成三何巧者之能破齒髮疎而忘婆坐衰氣而不畏戴銘旌而來歸遺稚子以免負彼聞公之清風亦何面以承唾初不肖之及門華諸孫之孩孺入慈祥而賞弟獲聞數而侍坐歆歲晚而升堂見虞主而泪隕盡澘酌酒其僅嘗歹群悲於埜比之嗚呼尚享

## 祭李彥深文　黄　魯直

嗚呼彥深升路沉金賢於駟馬之駕擠門風雨安取數仞之堂躲狐貉之溫而不恥縕袍環堵知膏粱之味而不厭脫粟窶貧終一世而死窮內不致其何傷維相知之不早始傾蓋於汝陽披棻華取之瓊碎見棻蘭之孤芳沉深而敏文孝易簡而庭方鄰非仁而不觀要非義而不嘗遇人情之難堪既摧折而愈剛弓錢寒之滿屋仰歸鴻之南翔排群書而寤嘆鬱撫棻觀於文章論若人之豈弟謂百歲而康彊忽靜躲而不覺門歸來兮未央去親戚與朋友即万鬼而爲鄰嗚呼虞氏之不爲政久矣士不厭於糟糠截困窮以軌世胥人至今傳其肅度身與蟻蟣共盡名與日月爭光我觀古而視今信吾友之不亡所以發書而掩涕不忍棄孤與寡婦婦弱女而教男定于宅于南山之岡有鄰公之知子固持達於瑾瑤在吾儕之可力尚終始而就將哀歲月之徂秋悲風号於古蒙託千里而羞奠酒有其肴而酒不思其昔時之笑語同飲食之淋浪列樽浦之疏嗚呼五白而緒脉僅抑理之不昧以斯文而奠觴嗚呼哀哉尚享

## 祭鄧鍊之文　陳　了翁

嗚呼鍊之貞二鴻也革鄙自足鏡非錘也宜止則止良其躬也有物有常家雍二也彼臧彼否默爾容也孰喜孰怒叙乎中也豳而不爲志在顯也射已之鵠審其同也弃彼所争不与同也包摘無閒分而適也其積弥高不自守也其剗弥利鈍磨礲也志道則士耕則農也齊戒其年願豈豐也洛口之別再星終也我措瑰賦不吾攻也衆侮而逝來益恭也孰不彼信獨由衷也火勢炎烈堅不鎔也泒流分漫趨必東也詩來了斎手自封也蔡奇括吾因氣蘭芎也讀而味之飯可充也歲寒不易挺二松也還里得樂願未從也故不少延弃我終也隱几坐逝沒不窮也不器其有能空空也悴嗰延蹊搁不違也卒以歲計孰汗隆也人生流寓猶波逢也谷死停響音晴彼聞也衆耳聵二聽獨聰也問冥闇乎宗以龍耳也生死不貳歸其宫也儒耶佛耶視斯已嗚呼尚享

## 祭梅卿叔文　黄　泰之

惟靈穰既止直得於天資莊静美雅貴出流輩種孝績文優游乎聖賢之域砥節礪行周旋乎規矩之內奉親長若孝友之風飭子弟有義方之誨默受懿德之純備宜享齡之未艾胡六旬而甫及乃一疾而遽焚莫能詰造化於小兒殆將任勞逸於大運其等拾愉骨肉婣婭爰惜恭颭酒盡日娱時會感佳節之過眼悵音容之何在採黄花而无色對西風而一酹嗟物是以人非竟肝裂而腸碎歆此恨於終天想英靈之不昧嗚呼尚享

## 祭徐宗卿文　吕　伯恭

嗚呼子於韋流号爲端靖見我於嚴殿問日振加之數年道戰將勝何奪於天乃中絕命遺此一卮千載之鑑尚享

## 祭詹子齊

嗚呼入事父兄出事公卿視之至近君然高深昔在講席聽者如林子於是時奉持兢二既踐子職亦祗官箴地中生木順德日升天則奪之疾疢相乘涉春夏秋浪不呻吟胡不呻吟恐憂其親情哉此士哀哉此心風雨寒燈觀其之情嗚呼尚享

## 祭蔣從道文

嗚呼弁服之禮然弦歌之鏘然子游其間兮呻吟挾策而驟然貫區之野紛然径珍之錯然子瘁其間兮諸誦下帷而啓然貌甚癯兮志則堅力既憤兮道坎遭坎門軸兮又淪喪其於虞淵大化

機旋森回薄兮紛糾纏夭壽不戚兮又奚怨猗朋逝兮昔暉孫交臂兮失九泉兆傳觴兮江之壖暮山合兮横蒼烟嗚呼尚享





# 祭文

## 朋舊

### 祭林三山文

呂　伯恭

昔我伯父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逾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靡不講要曆元祐群賢之本末靡不咨以廣大為心而陋專門之暖姝以踐履為實而刊繁文之枝葉致嚴乎辞受出處而欲其明白无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釐之不差晚乃函文闓而不信信无不行前聖賢大路九軌自詭以必可至三歲一郡士子宗董焉先生方上名於春官慨然措會合之難而緒業之未竟也亟改轅解鞅而輟行其規內外輕重之分可謂審矣世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更唱迭和於寂寞之濱翕積渟蓄固未捨所為為人意也未幾聲光四出而不可遏州堂推擇居東向之席踵門請起至再至三不得已而臨之長樂之士知鄉大李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先生與二李公之力焉嗚呼西垣公既不及公道之開而二李亦皆以布衣死獨先生甫入東觀若將有為而病輒隨之中原諸老之規模迄不得暴白於世其用捨必有所繫矣嗚呼心迹之判固非遠者之論區區專信耳目而量君子之用心則亦有大謬不然者先生所遇多忤以今意雖可尋而事不大見中雖无愧而外不及知悠悠斯世識此心者幾何人哉嗚呼先生之卧家左支殽右支援手不能指授口不能劇談若无與乎世道之升降抑不知百圍之木顛蹷立祐猶足為紅獎之鎮一旦仆地則意象寥落无復故国之遺矣嗚呼痛哉其未冠綴弟子之末行期待之厚獨出於千百人之右頑鄙薄安所取此實惟我西垣公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溉被閱閱焉如農夫之望歲也兹髮日衰業弗加脩愳不自惜大懼先生之功力為虛施每覥然愧惕然恐也聞先生之喪念以辭偏奠而

思慮不專修纂無窮筆屢突下而復推也既半歲矣而啟言乃止於是蓋窒書雖成名至稱无文而迄不能成章也先生之存吾聞雖闘踈奉首南望猶有虞焉今遽報其所畏幾何而不為小人之歸也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未伸之志猶有考也尚享

祭大學同舍文　　汪　彥章

嗚呼某人命止斯耶以君之年如猗蘭杞菊方欲擢秀而遽摧其芽以君之才如連城玢璐方欲追琢而遽裂於璞妨君之慈祥愷悌尚安之久而中道奪去其誰不嗟嗚呼哀哉人生世間如沫聚水合散須臾奄有定軀若體骨肌肝均在鑪錘方生方死其幾等爾子返其初何足追悲但悲夫此窻之間几席蕭然猶有明月秋風激天想音容尚存而人則已矣況於家山阻深負繼千里壽親在堂誰繼甘膽室有孺人今則誰恃旅魂孤棲何日歸乎興言及茲殞涕如洗嗚呼哀哉悠悠百年壽夭一終死必有所在子則窮白馬素車敢替交情於元伯隻雞斗酒聊陳哀辭於孺人嗚呼尚享

祭鄒次魏文　　孫　仲益

嗚呼嗟我眷愚屢蒙獨辱昔日聲能鍾拔界南夫親解散譽走振頹如避垢污掉臂而去病臥空山一室環堵多盾滿前駭旦天亦汝之子英妙文中之虎携其書從袖過余遊旅談論侃侃出稽經引古西階東序九鼎十鼓翰墨之場群然猓猓引胆一鳴千鈞射鬼我老歸耕十変寒暑相望一涯二江之阻披攬發書獨行踽踽東然頓我漢陰之圃倒衣迎門喜笄欲舞促膝聽言殺雞炊黍訣別幾何俛仰再撫千里訃聞方食失箸豈其夢耶而遽如許老人无徒吾孰與處子有燕室圖書之府制求名耕弃我取韓几書桌微銘藥石之補遺墨爛然尚秘精前文成欲致未及于睹掩卷嗚呼老淚如雨子今在殯余闇我語旅撫挂劍徐君之墓嗚呼哀哉尚饗

祭飛英子文　　葉　儀鳳

嗚呼飛英命止於斯耶吾不敢怨於蒼蒼恨冥冥不生子則已既龍子形又賦子才奈何子之壽遽止於斯耶子以少年豪邁之氣而可以貫白日凌青雲蓋將赴白起家夫何一跌秋闈撫貢有限竟以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竟頻委於風沙嗚呼飛英吾來才大難為用志士幽人莫不嘆嗟子安知其終不售乃變變憤悶以至於斯耶嗟子之文妙於春能汲陽和於筆端筆端之樹甘萌芽嗟子之賦飛霜震寒霆能過嗟子之詩池塘春草何以加雲山之奇萬里圭璧赤城之霞嗚呼天喪斯賢惜乎不為封禪書不作泊園頌奈何撐尔腸柱不展抱萬卷而爲灰耶嗟子之筆龍騰虎躍得手應心不模而佳行行春蚓字字秋蛇非顏非柳迥然一家不書磨崖碑不寫洛陽賦奈何揮銀鉤收鐵畫擲筆而去耶嗚呼飛英子何往子誰往而神不沒吾疑天上玉樓成地下修文闕不然紫陽真人錦星宮玉皇上帝頒析扎夫何德星降此謫司青帝春風竟十八嗚呼疑尔神駐尔車試為我留須臾敢再拜而三萬吉以自古之初聡才有終古以弱冠死顏回以壯室徂仲淹悲之深曰吾何逝宣尼哭之慟曰天喪予子以會顏之賢而壽豈不及我無王孔之德而文誠有餘嗚呼飛英子何吾傷如我者去矣予大如此予者古亦無此言不以文此意不以擬嗚呼汝知之乎其然哉登堂聚徒路路滔滔搖太超隱當此之時子安在情何如月淡簷風清綺疏線缸燈映琅琅誦書當此之時子安在情何如旬月休假詩酒相娛笑語燦發滿堂歡呼當此之時子安在情何如嗚呼飛英得無恨乎天陰雨濕欲一覩子之面可復得乎夜踏步月欲一執子之手可復得乎琴劍縱横手澤如故嗚呼飛英安在去此而死乎子之得疾一切廢置閒則詩書惟學發吾傷子之賢吾感子之鍼造化之間倘有再生之理則必為名術鉅公而續厥志子之將行兮無他言相呼嚴君告以枯竭余聞此語嗚咽哽咽嗟呼天地之晦消山川之氣絶春江鵑鴻鋑兮浪千頃春柳鶯黄兮怨万結春風怨兮春花殘吾故人兮千秋永大痛割腸而欲斷酸過肝而欲裂心寒寸寸灰淚泣滴滴血九泉深處聞不聞有恨終天兮飛英此別嗚呼哀哉

祭無労蕃主文　　翁　元質

嗟乎無労乎而已及其其時至便行荒不少待芳甘造物之不仁頗使玄文寂寞矣既沉淪此士友之痛惜鄉里之悲辛者也至於季行役而未歸御驂以幽誠借門之慈親想其易簀之際抱餘恨於壤嗟乎無労可奈何顧有生之脩短與斯道之屈伸而固悟之審矣許假辭之誣謗冤今何之言有素徹始青仙舉之號褒之誑我者翰墨猶新今果是耶汝我未能離於相乃相縣之塵持此危酒來哭公靈念眼寞於斯世無復見此傷人尚享

婦女

祭潘賢妃文　　葛　謙白

惟靈姝姬淑令淑謹慈和誕發蘭儀刑我宮掖春秋姤盛俄閱瑤光命之弗融哀傷情丟今靈精修霧飛雜啓途松痛徹風雨悲莛露萬乘祖錢遣奠致儀尚歆寵私安此宅兆嗚呼尚享

祭史丞相母夫人文　　熊　子俊

惟靈嗇懿範禮習閨里慶紀錫㡬圖門早占遷就之祥其英祭龍之僕幾入挽而擁師鈦紱服猴親貴而幾遊家國板輿佚老蓋一時之罕並貫五福之兼全嗟弗畀於上穹歎莫留於長謝其御高自肯于興于茲顧靡遠於升堂敢遹陳於奠斝

祭劉樞密母夫人呈氏文　　趙　德莊

嗚呼公翰之門其華奕奕何以相之風自火出長如夫人秉其懿德多服烺煌以宜家國厥初百兩既嘉以吉爲佐于中勳在王室慶積而流前事有述養以太夫人名冠樞極孰不有年雖壽乃佚孰下有初孟觀其卒歲陰之報方野肅然胡不吉行冊施莫二斯哀斯榮閭里動色有酒載途看且伊戎雖我假守庶其餐畝一奠之誠以代執紼嗚呼哀哉尚享

祭秦國夫人文　　王　介甫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賢護于中開號大邦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從終喪車其行於此明發上用眷德情之攸結凡我在位敢忘心但莫去將之具止薄物嗚呼尚享

祭楚國太夫人　　吳　元及

嗚呼惟夫人曾出相門早歸名族以忠顯公勳之著而夫人作其配以金文公昆弟之賢而夫人爲之母則夫人之淑質懿行不俟稱述蓋可見已忠顯公以沒身社稷而寶文公伯仲高才偉望振於當時惜夫設施未究而天不慭遺三數年間珠沉玉折相繼而逝惟夫人享封大國富貴康寧猶如一日意其百齡極此五福豈謂塵境不留仙馭長往訃音忽逮聞者驚嘆嗚呼哀哉某等鄉曲晚生高而戰士異日因緣聞夫人之盛德又嘗一登寶文公之門今茲瞻望靈輀不任傷悼極敢薦其菲薄以申一奠之誠夫人其鑒之否乎尚享

祭魯國太夫人文　　汪　彥章

猗日既良定儀將皋新阡在茲美兮可寧於萬家慶壽無先後何慊於五鼎孽在分符之地獲陪執紼之賓敢駐遣車恭陳祖奠尚享

祭周国太夫人文　　司馬温公

某昔前丞相之深知荷太夫人之懿德趨走門下累紀于茲每升堂拜伏承遲雖在外撫存聞遺一均生性何期豈承不侍前薄醉薦誠悲號推絕嗚呼尚享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王　介甫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閫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雖婦允仁維姑賢生才子我所數譽秉義率法因而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婦殞寵多无悔无愉維子之故其止組豆嗚呼尚享

祭韓氏夫人文　　王　禹偁

嗚呼陰稱陽奇天地拘百六之數努生休死古今同七十之期適往雖閒於其數奉承勤於君惠凡人有善德爾罰兮必教无毋何恃固劬勞兮孔悲惟靈貞純内福柔順外飭以上奉兮己任蓋今淑兮夫賢祖德有光家壽豈五百之數婦道斯備采蘋列二南之詩在昔無廢成礼室家用宜環珮之音全節保阿之訓无遺事

舅姑兮嗃嗃種親族兮怡怡儀如賓兮容式符閫則稱來云之曰
躬修于舟儀仁或親兮我髮必斷鄰或非兮我居必移故得推恩縣
啓封煥耀從夫之貴桂枝並折萃翩訓子之規或貴富兮費專或
墨綬兮撫綏立朝若誨之以直道字人者飛之以无私厥高門兮
若是嗟上壽兮何疑嗟人生之无定信天道之難知年來兮霜滿
洞庭徜思懷橘日下兮人迴上国已報夜之心肝摧兮若剖割涕
泗乱兮如綆厥魏魄兮已沉萬里哀號兮莫覩靈輀鐘鼎珍羞家
廟徒陳於異代封宗山冊泉倘止漏於他時有富貴兮不能及也
僉鞠育兮何日忘之顧泣血兮罔極諒終天兮已而其紀慕德門
交游令子同年幸忝於刑海結綬仍連於百里食而捨肉方健羨
於頌封今也則亡又同悲於滑水聊薦菲以是陳庶英靈兮降此

## 祭鄭侍郎母鄭夫人文　　陳　了翁

鄭公有母海內所知新昭之行夫人安之何以安之命之使爲諭
坐萬里再冀雨晦白首相娛彩舞聖肝比樂未殊化爲歸黃母哭
其子則公也其誰不悲再因循短司此者誌嗚呼夫人亦止於斯

## 祭楊夫人文　　趙　承之

於惟夫人有曄其華曾貴門高文公之家嬪誼配德必以其倫作
嬪田公諫議之孫錫爵封君祿逮一千石不顯惟子官亦朝籍人生
實難發兆耆首壽七十之年五福具有令終淑使可以无悲惟其懿
德殁有餘思嗚呼哀哉弱弟不肖獲姻婁門綢繆被遇夙昔承恩
天降鞠凶喪我先子兄弟煢煢誰恤誰恃如何夫人遽亦辞世嗚
呼哀哉恭奠之故几筵在堂匍匐而前心往形妨恭以牲醴致于
使人誠因怵傷哀豈言申嗚呼尚享

## 祭李彥思母曾夫人文

曾氏世顯名德相望顧侯女示亦萬其芳於惟夫人季孟之列歸
于賢夫仕有奇節式穀以子不隕厥閣當官而行在難不懾宜壽
其母以慰其子如何夫人而止于此我於夫人如子弟行胡今忽
三遽隔泉壤今我之至入門失聲涕泣陳詞維以爲誠嗚呼尚享

## 祭張魏仲母吳夫人文　　趙　承之

士有一善足以發身閨門之美人莫得聞史所載書貴帛如櫛形
管彤傳蓋不十一如有所者實者所試較吾夫人全德之士昔事
君子康先奉姑左右色難曰我母如不弔无禄要喪夫人鳴鳴之
德四子則均撫煦提携其愛其孝有不順隨甘食美味子教其教
莫我敢遺並管卑朝兄弟熙熙伯叔官達既顯于國誨之諄諄不
借詞色伯任廷尉人以不冤其以釋之賢夫誨則然出總其我運率
方伯緋服于吾其養有赫公家之政預不在裹從容平時戒勿生
事故伯之将于吳遊八年鎮靜之澤被于幽藏歲時承甘味旨以服
婦之新執事有剛子孫林林拊嬌弄稚如兒之嬉笑言啟獻賓宴
五福孝極万鍾有養雖白髮頎則童衆謂夫人允且難老庶幾百
年其壽可保嗚呼奈何而止八十有子華顛擗慕血泣嗚呼哀哉
昔以軍掾泳吏門下夫人顧接等以姻婭既餞遺求獲拜于堂溫
然其容雖耄而康豈此衰年遂如此悽悵之悲慰已嗚呼
哀哉兄吏于門莫如我久欲知夫人孰出余右街哀叙詞緘寘筆末
附兹一觴再拜永訣嗚呼哀哉尚享

## 祭詹淑人文　　朱　元晦

人來會金堂問舍修容乃聞夫人疾亦甚近其爲縣悍良不自勝
恭惟夫人克有令德作配君子實殷孝恭化被閨門治愉肅穆胡
不眉壽以永後胤而殞在堂行道悽惻一觴奉奠少見區區誠敬想
淑靈昭諒尚其歆鑒

## 祭趙淑人文　　汪　彥章

嗚呼天奪我中饋之良一紀于茲矣寘丹在冥閃而亦復年多辛叨榮
于朝崇蒙天子恩数襃我賢配命書具存乃消剛辰告于墓下惟
靈不昧監而受之

## 祭婦光縣君文

昇等得罪神明禍鍾玆降我以孤哀骨驅驟頃不如日月有期礼當即
遠攀號莫及屛營肺肝不敢愛生以死爲殉忍書其目如奉晨昏

瀝血呼天寃許何所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祭壽寧縣君文

嗚呼太丘之孫懿行譪聞相爾攸歸陽翟媍舅姑不逮兼孝終身歲時祭享必親采蘋其職法度是循鳴鳩其德惟一惟均受錫爾邑從爵而君篤生令子事業青雲義方詒訓遂大厥門榮巷踰紀勿及其真今終有叙夫復何云牛眠吉卜指日高門墳爾既宜爾穀伊芳臨歧限莫用表精勤嗚呼尚享

祭李德素縣君文　黃　魯直

嗚呼夫人幽閑靜恭來嬪大家肅肅雝雝婉娩德嫕賢爲世者士人皆穎然有子如此惟我息女獲若顯致夫人慈哀教訓拊憐之子于歸我巽鐘暨今我不憂維夫人德耆老就養詞旨忽傳嗚呼夫人胡不萬年縫堽壽莫如親酌獻以文代哭靈覽無遠嗚呼哀哉

祭靖安縣君文　汪　彥章

嗚呼余之先人遺息十數爭親且長惟余與汝相望五歲汝遂而先曾未幾惑先人不夭嗚呼哀哉天倫云亡誰不痛楚令余此心倍極摧苦雖汝福惠不見鈇劍出嫁高族屢無不宜大邑啓封焜耀宗祐而不永年天獨何嘗嗚呼哀哉死如有知從地下遊得侍先子永容爲羞顏乎鼎盛猶在言必繼某甥由生孰如死嗚呼哀哉人生百年如穴過風况今白首幾不汝從叙訣祖行在此危酒同氣之恩寧復歆否

長老

祭北山完長老　王　介甫

自我彊壯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十方現前餞陳告遺世禮則然尚享

祭圓明大師文　黃　魯直

謹以北焙龍茗海南沈水時果齋疏致祭于故圓明大師無演公曰嗚呼萬人之傑千人之英向使爲儒師友琢磨補謳不爲子雲長卿向使爲吏爲師爲長補謳不爲翁歸張敞雖被佛縛手師有光筆端吞吐什公之文即以禮嚴佛能軒輕不作則已作必驚世文章記問圖書貢詩人爲多獨能兼之朝棄家文脫其羈浮江下峽訪道求師發言如蓍龍肱其大身留骸委髮卷藏白珍往誰出家日用世法無作義語寶不中業行求正眼還我光明夜爲雷霆以兩四復方行萬里出門折軸清明粹溫今見朽骨歸船兩泣天容悲哀我看清供如公初尚享

祭卧雲和尚文　僧　昆獻

噫建炎三年我忽顛怪拈下幞頭穢巾腰帶夜盜師庭遭師提敗既亡一物空礼三拜自是退思恨弗少解人或稱師道超佛祖量亦滄海我則興衰載其頭碎人或罵師老不啣嚼了无能解我則撫手仰天慶快見師將行呼我進几珍重良久奄如棄我人悲无窮我笑无已爲甚若此只爲從前欺我子尚享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一

## 挽詞

### 仁宗皇帝挽詞　王安石

去序三朝聖行藏方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洽最多年仁育義含厚
哀思塞幅員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右一

憑几微言絶群臣涕泗揮衮章三紀陛縞素九重圍天上僊遊遠
宮中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右二

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游邃然虛玉座不復望珠旒待旦稀巾幘
褰裳人廢聽嘗看飛白見寂寞暗塵浮

右三

同軌群方至因山十月催永違天日表空有腑肝摧悵望沉蘇卷
鈐歌薤露哀宮中垂晚勅西去不更回

詩入肝

右四

### 英宗皇帝挽詞

御氣方專極乘雲已沉寥衣冠萬國會陵寢百神朝負新傳歸巷
虞寢想見堯雖嘗授禪舜合德在郊瑤

右一

玉冊上鴻名猶傳蹕聲忽看千歲視在上五年征羽衛悲哀送
山陵指顧成謳歌歸聖子世孝在持盈

右二

### 神宗皇帝挽詞　司馬光

決事神明速任人金石堅天機先兆朕聖度廓淵泉仁義生知性
恩威獨化權乾坤無毀息長與大名傳

右一

聽政涉中昊觀書達夜分周王宅自逸漢祖不知勤材事因心友
雲章落筆文他年紬石室光大繼皇墳

右二

至德成無象徽名避不居期門文偃絶北垂宴游疏錫刻金銘暗
兵藏武帳虛蓬萊日安仗猶望駕宸車

右三

鼎湖龍已遠誰見金華侍熟經微生輕草木聖澤闊湛溟鹿性安林野
葵心注闕庭無雲不可望白首涕飄零

右四

式道清行馬靈輀下昨霄萬乘奔同軌集兩河逃民暗石關香煙瞑
松門白霧遙哉此徒慎絶無計附龍髯

右五

### 神宗皇帝挽詞　王安石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傳文今無跡求變前無古
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啓欽念禹功修

右一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晞玉暗蛟龍蟄
金寒雁鶩飛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詩才九

右二

### 徽宗皇帝挽詞　汪彥章

嗣治八王上增光六聖餘仁恩漸動植文物播詩書未及金滕啓
俄成玉帳虛衣冠歸故國神已在華胥

右一

三雍無逸得四海嬰覺笑年高瑞標圖諜休功被管弦鼎成龍即去
書盡雁空傳多少孤臣老遙悲杞國天

右二

無心居大寶有子傳鴻鈞萬里方終宴千年忽上賓兆今從禹葬
天不返虞巡猶想皇情慰寧觀古仗陳

右三

七聖深恩後宮車遂不回乘雲知益遠滞路但增哀日下天無照近

山依水固開千巖應更秀從此是軒臺

右四

高宗皇帝挽詞　　御製

草昧千齡旦飈回九縣慶皇天開我宋折極下　真人指顧山河

定歔呼曆數新尚龍重立極更與物為春

右一

赤伏興王業巍巍四十年佛狸方送死天馬合爭先白厥示皇會

親提造化權此疆并爾界因德到淵泉

右二

揖遜光堯德重華挽有虞居然辨兼體貫正爾紹皇圖曆數兼君父

文明照典謨大恩渾未報血淚一時俱

右三

不謂神仙窟今體異晉時非湖龍去遠杜首鳳來遲頑畢三年制

驚開七月期痛心思繼代不忘有聲詩

右四

夌斷堯千歲神游漢五陵洛京元在望禹穴且相仍伏南潼煙合

節蒸嵩潼兩叛護寥十丈石未是頌中興

右五

高宗皇帝挽詞　　王丞相

炎祚開中葉飛翔自有真揮戈回日照洗甲挽天津立極乾坤正

循環雨露新嗣皇能繼志詩爲武功陳

右一

曆數堯年舜美增年見堯三加徽號冊五日未央朝翔死祀臨龍衮

韶音遏鳳簫伏蒲思往事淚潮淅江湖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周丞相

社稷興中古干戈靜四溟生年同　藝祖始丁亥慶壽以茲歲八十慶

人億庚庚兆天傾九九齡向來懷古意詩臉啟豪鳥動今尉越

山青

右一

太極乾元父清都太帝宮宴酣忘御駿優去仕遺弓音遏堯仁遠

旻號舜孝隆孤臣望閶闔淚血灑春風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留參政

內禪堯居舜中興夏配天湯名光寶冊奎畫動星躔饗享仁人壽

書傳聖政編永言天下養胡不萬斯年

右一

南北休兵久仁恩及物深九齡終帝壽四海遏音聖孝高於古

衰衣哀自今一抔陵上土它日上高岑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蕭參政

撥亂中興事艱難創業同好生天地德立極帝王功與子基圖永

居尊福祿崇一朝違大養懷舍梓陽宮

右一

畫翣排仙仗龍輴去莫攀衣冠瞻漢廟弓劍閟橋山宇宙精神接

臣民涕泗潸堯階空衮在無復望慈顏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洪遵

寶曆中興運于今六十年洗光賜合日鍊補女媧天大業超東漢

皇恩暢北燕聖謨誰可頌會有筆如椽

右一

往在艱難際乾坤寢擾中京華元有主趙魏頁為戎整頓須神武

扶持立儁功配天還祀夏真與少康同

右二

紫蓋瞻沙漠天親暗未復竟能襄水佑復見秦和宣孝道光千古

精誠格上靈典謨垂不盡赫赫照丹青

右三

盛德如何說由來只是仁推心無爾界舉手爲吾民廣大天同道高明聖與鄰欲知恩普𧏮海岳但微塵

右四

禍轉亡胡歲天催五鼎亨只知江欲馬豈料覩封鯨士感親征詔神扶義戰兵干戈懺戴戢遺恨不收京

右五

翼善能傳聖彝親又見堯緖餘知命歲已禪拱宸朝玉冊三加峻瓊宮十閏超大耋歡懃鑠稽古耀宗祧

右六

聖學由天縱煌煌翰墨場臣中羞璀璨户外立鐘王飛動不爲藻昭回斗避芒煥文瞻仰處除閣在西廂

右七

此内神靈地期期億万年岩廊明舜日宇宙戴堯天樂事湖山遍英徽雅頌傳那知開玉鎻不繼地行仙

右八

鶴馭臨冊極龍髥舞玉宸烟煙猶足夜宮禁已迷春悲斷元孫処神遊不見人傷心天聚内血淚灑車塵

右九

仙仗㩲蹤去行行渺水東稽山元禹穴吴岫自堯宮悵殿淒寒霧茄城起晚風霓旌不可望應在彩毫中

右十

高宗皇帝挽詞　李巘

建炎恢聖統太上極尊名夏祀承天永堯勳冠古榮艱難成帝業付托本皇明俯閱人間世飈游跨九清

右一

壽啓開金策皇歡奉玉顔難謀天道遠忽館帝鄉遙敷德戎夷外安民礼樂間功崇超大禹抽穴枕稽山

右二

赫奕中興業洪圖久永隆垂裳三紀後脫屣再星終靈馭龍騰巫仙衣鶴舞空悲無尺土宮漏寂悲風

右三

漢殿傷心地秦墻帝王勞珠藏超赤水鼎在泣烏號神藻光仍煥仁風遠更翔百王誰比德宸翰獨推高

右四

映日龍鱗動喧天鳳吹收橋仙融路碧君墓野結雲愁万葉休符衍三年孝制修臣民瞻祖載慟哭拜江流

右五

高宗皇帝挽詞　陳居仁

力拯艱難運天開聖哲君赤符恢世祚蒼錄紹人文帝學窮淵奥宸奎照典墳三宗從著號超軼未前聞

右一

天步方寧日民居復晏然心非堯位樂子授舜躬賢揖遜高千古恬怡盛万年乘雲歸帝所涕淚洟成川

右二

聖孝如天大仁心亘古無神兵勝淝水鳴劒罷伊吾宵旰踰三紀歌謡徧八區宜應聽遺詔號泣更嗟呼

右三

漢日朝前殿神堯晏大安徒誇一時盛誰似兩宮歡誤探瀛洲藥猶餘荆鼎丹傷心淛江畔綰仗自回鑾

右四

得壽尊慈養怡神久比宮蘇木頃侍燕宝冊屢專華鴻劒落稽山以陵開禹穴東從今壽文母無復玉卮同

右五

高宗皇帝挽詞　林栗

倉猝扶宗社艱危啓聖神英雄歸駕御狂狡頓和親汛掃氛妖净

攸張治化新倦勤三紀外頭白尽遺民

右一

周漢中興勝唐虞內禪高體消徙馬旗飛脫等鴻毛弓劍悲長在
羹墻慕轉勞龍輴攀莫及四海呼吪

右二

兼愛无南北全能冠古今典墳供夜覧烽火自宵沉睿藻成章煥
宸鈎寓意深万年垂琬琰誰識至仁心

右三

高宗皇帝挽詞　謝諤

炎正中興日真龍應運翔山河重整頓宗社鎮安強付託歸明聖
優游享壽康自從遺詔下痛泣遍遐荒

右一

孝德高千古艱難助有神祐陵宗言壞長樂奉慈親三紀規模遠
羣生雨露均只今陶舜治推本咸堯仁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黃謙

火德興皇統天威讋虜衷重恢周境土復振漢威儀題號崇瑤冊
耆年慶玉巵鼎成龍去遠攀慕不勝悲

右一

整頓乾坤後邊烽久已銷和親來北虜温凊樂東朝曆數歸伊舜
文章煥有堯傷心會稽路仙仗隔雲遥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楊万里

古勳長星帝親揮却日戈再令天有柱一定海无波黃屋非堯樂
薰琴付舜歌紙書煙海字誅語不須多

右一

更造今光武中興昔武丁雲昭河洛畫天作典謨經立極餘三紀
顒神再一星堯山鄰禹穴松雪尉争青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黃倫

大業由身濟中興邁古主憂勤三紀治壽考九齡長棄屣傳天下
乘雲返帝鄉典謨懸不泯奎畫煥堯章

右一

湖鼎冊成日中天瑞鶴迎愁雲迷帝幄淚雨灑都城轎辇增摧割
龍輴忍疹行千官陪素仗九殞欲无生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袁樞

雲集燕城捷龍翔漢業興風煙猶衣火雪擁渡河冰險難成戡定
憂勞付寡承百年餘父老嗚咽望源陵

右一

曆數欽堯命謳歌樂舜歸璣衡新日月黼黻舊裳衣姑射遊神遠
崆峒採道微龍輴攀莫及空悵白雲飛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倪著作

稽古神文煥中興武烈光掌圖親授子體道妙為皇万乘隆尊養
千齡甫壽康鼎湖仙馭駕遽返白雲鄉

右一

黼冕方傳聽龍輴遽已遥秋濤平似掌禹穴儼如朝疾考群心痛
號昊聖孝昭稽經崇廟號万世永尊堯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許拾遺

叢極恩難報龍髯恨莫攀中興三紀內壽老九齡間遜德光千古
仁心亘八寰数周將必復青看版圖還

右一

夷夏均哀慟空同只故仙永冠趨禹穴雲日慘堯天嗣聖昭誠孝
通喪振古先小臣恩罔極生長中興年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程大昌

先漢運當屯今周曆再新必知天地泰爲有帝王真立極綿三紀
垂鴻亘万春鼎龍俄天矯弓劍肯逡巡

右一

英明如藝祖慈厚類仁宗民隱深憂惻天驕入茲容前芳當比指
鳴鑾自回功戰勳皆時當居然八政貫

右二

智超黃屋表不以位爲怡罷省衡君事安持壽殿卮尊崇天子父
巍煥聖王師盛德幾无古惟堯始濟茲

右三

九齡幾協夢三載忽纏哀地下周巡舊山因禹穴傍雲鄉飛步闕
風沛看思長八表神遊處天高攀洛者

右四

高宗皇帝挽詞　劉寺丞

河濟興王瑞乾坤立極功英雄歸道御仁愛与天同飛馭升平日
琴歌長養風　兩宮无少憾一洗漢唐空

右一

紫殿鴻儀闡册青玉色怡九齡開帝夢四葉茂孫枝昊蒼曾烏號落
中原白髮悲変奮輿歸汴日无復未央危

右二

高宗皇帝挽詞　韓彥質

大曆開真主群雄控六飛山河千載業天地一戎衣復古遺疆定
銷兵聖母歸依然興禮樂文武徧威識

右一

爲物聊經世本无黃屋心重明得傳器大業茲右還營典册稱慈宗椽
旋閣孝養深上天歸德報不使二毛侵

右二

八秩歸希有三靈感具交鼎湖龍已逝汾水鴈空飛羽衛愁無色
風雲條不暉惟餘功與德千古數巍巍

右三

高宗皇帝挽詞　葉適

何止超前代功隆道更尊幾同造匪夏遂復外乾坤黃屋堯仁度
青山禹穴皆遺民猶望幸淚血灑中原

右

河濟初開府江淮曉視師纘戎由子聖永命獨天知鶴駕空宮虛鑾
雲生仗自移時揃儼代臨都下相將上京何以稱卒伐繼周詩

右二

憲聖皇后挽詞　陳无己

二妃端協帝三后共興周決策天同力收功語不流權宜從殺禮
永命尚深憂齋奉佳城閟終天配壽丘

右

復辟先元約長年損積憂春移稍城仗仙去帝鄉遊德並璽華敏
功臨馬鄧優千秋修故事車馬戒如流

右一

欽慈皇后挽詞

二桃從孝祀五典載虞嬪顯號追先帝隆功見後人承顏親不待
罔極痛知新未有如椽筆光容可得陳

右二

靈岳占佳氣琳宮閟寶衣雁祈存聖曆錫號煥皇祭日月堯同數
謳歌啓與歸傷心五雲去不見六龍飛

右一

隆祐皇太后挽詞　汪彥章

四紀歸坤極三朝賴母臨德齊先右戴恩及聖君深冊寶追崇禮
衰麻欲報心哀榮千古事推復嗣徽音

右一

慶源由魏国奉事及宣仁盛德儀中壼私恩絶外親長秋因不老
厚夜忽無晨来歲柔兪[illegible]春

右二

朔漠遐征後南州傲擾時人心憂社稷天意属簾帷擁祐千齡主
圖回萬世基中興能事畢倏與帝鄉期

右三

化行江漢域人喜翟車還色莽方無阻神遊遠莫攀月沉長樂殿
雲繞慶都山不奉旋京駕千秋縣聖顔

右四

德盛周文母儀尊呂后妣山河隋糸世載星宿掩軒轅此日哀笳曲
他年大練衣越國寧久駐會有灞陵歸

右五

太皇太后挽辭　王　介甫

国賴姜任盛門歸馬鄧高關雎求窈窕卷耳念勤勞聖淑才難擬
休明運繼遭罔原今獻卜維象正榮號

右一

塗山女德茂京室母才難具美多前志餘光永後覩遺衣還館御
祖載出宮菆終始神孫孝長留万国歡

右二

太行皇太后挽詞　陳　無己

德名三后並母道兩朝尊勇决高千古危疑定一言先期還政事
隆礼改山園哀挽西郊道雲愁晝亦昏

右一

扶日行黄道乘雲上紫微憂勞形末命恭儉見陳衣布德開刑網
和戎戢武威要知懷惠處行路涕交揮

右二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三

挽詞

韓忠獻挽詞　王　介甫

心期自与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獨斡斗杓環帝座親扶日轂
上天衢鋤耰万里山無盜衮繡三朝國有儒爽氣忽隨秋露盡讀
憑陳迹在龜趺

右一

兩朝身与国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頹果見
哲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髮傷
心無路送靈輀

右二

晏元獻挽詞

文章且履盛衎衎漢公孫舊德秩疑丞貴前功保傅尊傳呼猶在耳
會葬已填門蕭瑟城南路嗚笳上九原

右一

終賈年方妙蘭曹地已親優游太平日窮劝老成人抗論辭多秘
賡歌迹已陳功名千載下不負漢庭臣

右二

感會真奇遇飛揚獨妙齡他年西鐵日此夜上騎星宿惠留藩屏
餘忠在禁廷音容無処所髣髴寄丹青

右三

司馬文正公挽詞

元祐開皇極功歸用老成惟深方物表不令四時行自者傾三接
天乎奪兩楹堂三宰後有埋玉慟佳城

右一

国在多艱日人知大雅詩忠清居没世孝友是生知加璧延諸老
發書撫四夷公身与宗同　作太平基

右二

献納无虚日居然迹已陳清班隨玉石宝曆順星辰更化思鳴鵙
遺書似獲麟易名无異論今代兩三人

右三

毀與皆無稽了于今名實尊哀榮有天命終始著民言蝉冕三公府
深衣獨樂園平生兩無累憂國愛元元

右四

司馬温公挽詞　陳　无已

恭默思良弼詩書並百工事多違所得天遽奪揚公一代風流尽
三師礼教崇若无天下議西洛葉并成空

右一

百姓歸周老三年待魯儒世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玉几雖來晚
明堂託授圖心知死諸葛終不羨曹蜍

右二

少文真成巳中年託著書躬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得志寧論晚
成功不願餘一爲天下慟不敢愛吾廬

右三

范忠文公挽詞　黄　魯直

信道雖當尔知人乃獨耳書林身老大諫紙字欹傾鼇去三山動
人危五鼎耳保全天子聖几杖送餘生

右一

公在昭陵日文章近亦疎空嗟伏生老不待流英惟去国幾三虎
間部待一夔雖言蓋棺了新學鎖蛛絲

右二

韓獻肅公挽

璧二高陽里生才世不孤八龍歸月旦三鳳继天衢梁壊吾安仰
人亡道固臞空今湖海士愁絶莫生芻

右一

物產元參世風流更折衝決疑京兆尹富國大司農建業終三事

仁声達九宗方祈酌周斗何意輟秦春

右二

淚尽才難日斯人遂隕傾冰枝要末稼貪君根長庚名与異安重
心如顥水清坐堂方夫表直作閟佳城

右三

王文恭公挽詞

先皇寵五几末命寄元勲賀月行黄道揆之卽上白雲西府成歳律
五色補天文不謂堂堂去公爲馬鬣墳

右一

宵安深黄閣光輝極上台藏舟移夜壑垂屋落泉臺丙穴誰爲挽
寒貂故作哀傷心具瞻地无復衮衣來

右二

曹魏公挽詞　王　介甫

功名煌赫在三朝經術從容輔漢條儒術早紆丞相紱投冠再補
衆貂開倉六塔流民復出甲子陵叛寇銷東府今空畫像當
時於此識風標

右一

銘旌蕭颯九秋風旅路悲歌落月中華屋幾人思謝傅佳城今日
閟滕公名垂竹帛書勳在神寄冊青書畫帝白天上貂蝉曾夢賜歸
魂應待紫陽宮

右二

吴正肅公挽詞

昔継吴公治今從子産遊里門无舊客獄囯有新丘誅議裡諶遠
文歸賈誼優此時華髮龍西望滯空流

右一

從容邊塞議抗疏廟堂爭曲突非无驗方穿有不行朝廷然倚賴
脾極哀榮豈愧公孫相平生慕董生

右二

應世文章手宜民政事才朝多側目忌士有拊心哀書畫空生蠹
香寒後夜灰悠悠國西路空将葬車回

右三

吴丞相挽詞

丙魏鈞衡漢道昌豈如公出値虞唐秀鍾舊国山川氣榮中天日
月光更化事功参虎変着元昨岸得金樸傷心故吠城南陌向首
新阡栢一行

右一

南豐先生挽詞　陳 无巳

早棄人間事真從地下游丘原无起日江漢有東流身世從違裏
功言取次休不應須礼樂始作後提仇

右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廷數庸留晩琰、便付丹青道喪餘譏補
人亡更典刑侯芭才一足白首大玄經

右二

何郡王挽詞　汪 彦章

兩紀中天侍冕旒甘盤仍作済川舟起家經術終黄閣袖手功名
未白頭身似留侯初去漢葬如姚旦不忘周千官祖奠城東陌十
里春風蔵吹哀

右一

名標南国洞中天冑出西京鼎足賢草亀六㧞依日月晩辞三事
作神仙馬蹄忽到朕公室鶏夢那逢謝傅年一品真王封異姓功
臣今不数凌煙

右二

樞密周府君挽詞

少日声名冠兩科弁星争看功雲数回翔禁路聯三組獨步樞庭
擁万戈飲馬直須臨瀚海洗兵端欲挽天河壯懐落落今休矣急
景駸駸可奈何壊動忽聽牀下鬭駒跳已向隙中過泉原一閉成

千古有客哀吟只浩歌

參政謝公挽詞　黄 定

落落明良會千齡際遇難雞香初坐帳獬豸即峩冠自抗囊封疏
長門觧座顔西樞東府事施設未全殫

右一

一自参機政居然重本兵才優文與武謚重錄兼榮行矣踐三府
天乎奪兩楹鄒陽當日識端的付唐生

右二

簽樞胡公挽詞　孫 仲益

潤色文章手掄材政事科補天媧后石却日魯侯戈已向蒼生望
那聞挽者歌堂堂無復有寂寞覆山阿

右一

虎穴連三輔狼煙暗百蠻邊風揺馬鬣胡雪點袍班委命輕於鴻
收名重若山遺忠應未泯結草在兵間

右二

名字標僊籍真遊返帝閽一尊無復日百舟自争春并發无沉轄
車懸有吐茵空餘峴山刻千載尚光新

右三

宣撫簽樞胡公挽詞

莫府分弓日轅門叱馭時捫星高蜀井脩月上騎箕勢面降胡泣
聞鼙聖主思龍驤老賓客競賦八哀詩

右一

交親二紀餘貧病故人疎落落辰參似參參楚越始坐勞三夜夢
不辨一行書尚記喬公約垂淚滿過車

右二

樞密劉公挽詞　朱 勝非

天畀經綸業家傳忠義心謀謨憂国遠勲烈到人深祖廟風雲斷
江湖歳月侵一朝成夢寐九牧共沾襟

慷慨平戎策焦勞振廢功復讎乖宿願忍死竭餘忠人嘆百身贖
天悲一鑑空九原終莫起千載自英風
右二
久矣身無用前恩嘆莫償世期今老大復此重悲傷淚向遺書盡
魂宿草荒諸君那不死慟絕鬢成霜
右三
大資政張公挽詞　孫仲益
大筆文章手飛揚獨妙年判花蘇玉筍視草對金蓮講讀聯重席
宮花卧八塼他年紬石室妙絕冠遺編
右一
禮絕逢三殖恩榮閱九遷秉均平似砥獲埋直如弦晉室和戎日
周家定鼎年金甌方卜相須取已超然
右二
輦路追高躅聯翩接兩騶猶嗟作子劍尚憶濟川舟元帥俄分閫
羈臣亦首丘一杯相屬地回首涕交流
右三
禮部尚書洪公挽詞　葛謙
沙場擁節使時輩說舌縱橫小六戎奏質青輕從晉鼓擂文空見
泣秦牢冷山韻語名如斗滄溟危言命若毛葺村歸朝纔十稔白
楊聲裏壽原高
右一
守節冰天十五霜歸來飛語又炎方正放射鴈還幽蔡旋復飛鳶
憤聲邺位不當村僮喉舌壽難酬德業有貢八龍恭侍門庭雖
厄龍蛇殆不亡
右二
高村悼識服簪紳玉樹瑤林絕點塵氏族源流推內譜春秋褒貶
藉調人膝間韻磬傳山水枰上枯棋戰楚秦妙處不傳今已矣逝
聯遺像淚濕巾
右三
樞相太傅信安王挽詞　孫仲益
台路嶷山戎淮間寄雄九章六合貴六著靜芳宗與連三階正
持危一棟隆帝閱龍化後異比已成空
右一
大號跡廷樊市權秉帝樞槐庭聯上宰若首冠諸儒國瑞麟一角
家肥鳳九雛便乘箕尾去彷彿在星圖
右二
秉燭聯飛盖分茵訪後車兵家千日酒記室五雲書尚想儀刑在
那聞語笑餘龍鍾隨老鶴老大蒲衣裾
右三
少保張公挽詞
帝闕評元勳有曾為老儒黃麻學士大號早霸擁前騶便合聯英家
猶應冠盖樞炎炎白晝日倉忽下桑榆
右一
平生蹤新居過固洞九泉印懸金斗大冠珥玉蟬聯璧劍今亡矣
嗚呼尚宛然風流春月柳無復似當年
右二
並傳天街裏聯裾省戶中退奉兩班合醉笑一尊同我老猶占鵬
公亡正吐虹忽騎箕尾去悽斷白頭翁
右三
大卿范公挽詞
籍甚金閨彥從容玉帳籌無嘗穢後殺健笑剛前修忽作隋珠彈
真成趙璧投窮碑猶武鍼竟肬若儀固塞寂言猶在銘幽骨未收
云何即長夜不復見歸舟
右一
江舍方舍人挽詞　汪彥章

漢殿臚傳或回頭四十春共嗟香案吏歸作釣臺人意氣林泉老
聲名日月新賈生方擬召鵩鳥在承塵

右一

經術群公上人材二紀間每持虚左使節竟老近臣班賜第叨同擁
趨朝憶共還白頭無力送能滿幾青山

右二

強主客挽詞

不解低眉强取通平生進退古人風三年省户身逆左千里家山
使節東從白得紅天意速看朱成碧世情空迹踪似我猶推挽忠
厚今誰肯繼公

右一

早服公名頴頁陪晚方緣契預升堂祐熟登足頻餘潤畢景長期
附末光始報繡衣持使節俄驚丹旐待歸櫬自憐多難空嘶德千
里無從酹一觴

張徽猷挽詞

家有平津舊學傳人材嘉瑞全和前運籌遺付將軍樹書諾頻分
刺史天字得鍾王真楷法心傳鞶可祖師禪零陵寔賴公重到父
老追思静治年

右一

天與精忠伯仲間功成公獨掃衣閑專城早慰賢侯選延閣榮聯
近侍班去國輕遺龍虎道思歸長夢鹿頭關笑談平日振衣學
子相逢淚雨潸

右二

杜侍郎挽詞　陳 无巳

美政真吾毋名家更杜陵子張從昔少曾衔至今稱緑竹中年好
詞華夙世能周南宗隸傳平世幾人登

右一

驟騎汝懷遠捴鶩忽有秋疵容名士數終始法家流凛凛登千載

堂堂國一丘能令羊李子不肯過西州

右二

身去風流在人難玉石分平生饒一見治行已多聞更覺知音少
還修地下文他年九原淚仍是兩馮君

右三

王察院挽詞　陳 无巳

施報終何在窮通共一空兩言成益友百代仰高風殁始無遺恨
恩榮託至公不應埋直氣會見吐長虹

右一

良貴官何與長年死不亡身須傳魑魅氣已懾豺狼不盡胸中蘊
猶堪地下郎豈惟吾道喪編簡亦輝光

右二

寶文李公挽詞　孫 仲益

十道觀風使三朝耆老成埋輪豺虎避擲水鱷魚驚内閣徵書入
連城負望迎哀吟追往事空復故人情

右一

絳雲飛丹鼎蒼壁灑名杯聊從玉笥戲空使萬牛回拄笏看山坐
乘桴跨海來仙遊知有在名字記丹臺

右二

五紀周旋地欣同七十稀長庚陪月曉孤鶩為伴霞飛忽作三休去
真成一夢非不知華表上白鶴幾時歸

右三

周待制挽詞　葛 謙澤

平生器業負經綸誰謂公才不秉鈞讜論十年持紫橐仁聲三郡
借朱輪龜文甚是肯興甲駒隙俄驚歲在辰宅兆清漳親義重往
城引桵涕霑巾

右一

手閒棕棘啓雲句渾古留懷到大庭坐脫老龍床間日自歸小杜

不占星牛頭吉兆空飛學馬鬣新封蒐安竁摩苔從今成永訣欲
瞻遺像只丹青

右二

洪學善郎中挽詞

登名蟾窟僅休仮中外掀騰龍敬頭錦帳搖蘭綵斧紡衣持斧
耀江濱兩州民社施張在四水門墻卜築新生料生還杳無日塚
邊唯卧石麒麟

右一

筆下翩翩注九河腹中空洞五車多醉經百妙傳洙泗公嘗爲泰州教授解人士讀騷學詞明對汨羅公注楚辭行於世六度有爲超梵業一心無累證禪
那龍蛇歲悲賢人逝心折風前薤露歌

右二

平生氣概禀冰霜聖語潛心德愈光寶善舜能頻賢節避人今寧復
解褐珠第知中壽存論語誰測詩仙流夜郎有道固然黃髮奈奇何
期貴才驗長桑

右三

閹茂之年拜伏犀雞豚同社記金溪情深縞紵論交契義切蓬麻
荷品題花底醉春同挈榼雲中歷妙共扶藜豈知生死今殊路拉
淚佳城意慘悽

右四

吏部張公挽詞　孫仲益

千騎森森擁戟牙鈴齋高卧放朝衙官曹已踐文昌省門閥猶傳
勳士家天上麒麟新誥誥壁門蝌蚪舊生涯一炊未熟成今古零
落空懸刺史車

右一





挽詞

叔父給事挽詞　黃魯直

元祐宗臣耆十科公居八九未爲多功名身後無瑕點華友生知
不琢磨

右一

平生治獄有陰功忠孝臨民父母同頓上標夫誰卓今宣城老吏
識于公

右二

三晉山河數十州頻年水旱不能秋我公出把司農節果麥還於
地上流

右三

更生若訟石中書寵祿非人欲引桓兩帥弄兵幾敗國同時御史
更誰如

右四

曾發公家鉅萬錢溝中殖祿却生全三千石水後皆禾稼不殺耕牛
更可傳

右五

優容百萬轉風雷獨料王師不戰摧三疏飛書人對獄元豐天子
照姦回

右六

隴上千山漢節回掃除民蠹不爲災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
萬里來

右七

麻衲從來不在邊黃麻青瑣慶登賢除書未試回天筆何意佳城
到馬前

右八

禁林當思濟九宗山權梁壞併成空百年遺恨誰昭洗它日諸郎

有夕風

右九

晉地無戎卧戟曹氏兵賜劵解弓力六年講武儒冠在不踏金門着戰袍

右十

工部鄭公挽詞　　王介甫

地塔江漢久知會平通德門中見老成南去伏波推將略北來光祿擅詩名寵章贈襚重三組盡孝褒重軾一銓陰德故應多後福可能生子但升卿

給事同年馬公挽詞

慶曆人皆起元豐我獨傷兩楹終昔夢五鼎繼前賢業勵留嫛桂甘留所懸素風知不墜能世有諸郎

右一

藏室亡三箧得之公最多豈晞常晚景川逝作前波寅答奇與人誦悲傳挽者歌竹西勞手処潰涵洒邈山河

右二

舍人崔公挽詞　　黄泰之

昭代培英俊皇天獨不仁儒林埋夜叟翰苑失麒麟青史空遺事黄麻半掩塵惟餘忠蓋語分付義方人

右一　　黄泰之

昔會錢同舍欽聞玉瀾安公時尚縢服我亦夫持麾再起風期下重來霧漠拔方圖問寄字投淚趾哀詞

右二

侍郎李公挽詞

昭代論人物如公實冠儔行藏一無愧才業兩俱俊矜式新章布封章動晃旒持荷潛箕筆地猶規舊風流

右一

吏績今無匹邦人合去思築隄防水患振廩粒民飢歷三欽安戒

洋洋近古詩經綸曾未究空有典刑遺

右二

尚書洪公挽詞　　趙俟莊

才大籍餘子名高歎四夷應書布世重賜賦萃年悲省險從人厄孤忠賴主知平生翳雕像深負禹門思某批敎賜某年公書法於錦囊開道所謂也

右

理苦流開何晚老生望海盧九原飛旐日諸老賜環初兩露深黄壤風霜入素車向來端歷三異代可無書

右二

萬古功言計長江日夜流貫生聊醫國杜預本春秋天上一麟筆人間笑鳥鳩一經知好在來者有公侯

右三

光祿董公挽詞　　孫仲益

舊李江都相道忠太史家餘能入牧盡官簡尚光華詩七八猶得四十年諸生半有曾東望淚横斜

右一

帳望旌旗卷鼓門鼓角悲忍江邊五馬渡天上六龍飛感憤冠衝髪追辜射見衣與元戡難日秦落十達

右二

學士蔣公冊挽詞　　汪彦章

幸酒傾華族高堂有白頭生兒勝武子借老得黔婁未免平反笑俄驚繼嘆悲禾生如錦社午女有悲秋

右一

坐勝扶床處人看七十稀孤雛方反哺雙鵠忽隨飛胴澤新封在杯圈舊事非淒涼荊樹側無復板輿歸

右二

端明汪公挽詞　　呂伯恭

異時憂世士嘆息恨才難得見公身健猶令我意寬承竟何挫

合復豈无端此理終難解天風大隧寒

右一

四海惟門峻親承二紀中論交由父祖受字自兒童山岳千尋上
江湖万折東微言藏肺腑欲吐与誰同

右二

魏国録挽詞

麻衣見天子拜跪不知休落〻山林氣栾〻畝畝憂極知千載遐
政用一身酬鏡含闇溪水朝宗日夜流

右一

群公祖踐傳多士送陽城短棹非前約長亭及此行深留移白日
共語只蒼生會續山陽賦鄰人笛未横

右二

祭酒蘭公挽詞

塵揺識斷薄雕鐫貿亦銷平生但直撲直上絶枝條氣象務終滄謇
丘山亦動淵朝陽舊時鳳声入舜簫韶

郎中胡公挽詞

象魏三千法瀛洲十八人南宮占列伯少海近重輪閒道清獻接
猶能職業親搢皮餘尾敢索落獨无神

右一

並舍游從舊同朝分義深時〻陵書札得〻到山林北去先移棹
南來後盍簪死生離合地發首一悲吟

右二

王詹事挽詞

諸老收声尽佳城又到公蒼天不可問吾道竟成窮旌卷甫田雨
蕭横雲浦風今年襟上涙三哭万夫雄

右一

太史交腐陛元戎吞甲秋先鳴擬驚衆鮮抵憤厭群咻羽翼新鵷鵠
声華舊斗牛断橋无蓋不落月照寒泖

右二

周尚書挽詞

奏篇曾用廣二千晩歳回翔日月邊眼看四朝諸老尽身兼五福
幾人全清臺謀厭遺書在畫寢疑香舊政傳竹馬館前寒月白當
時撫迹故依然

許著作挽詞

消文腱溧百川增貫若步追隨愧不能嶠趾差肩臺省叏鴈飛聯翼
塔曾〻薫籙歸與都門酒難霧非歌大隧燈觸向泉間誦遺句寒
松衰菊繞崚嶒

運使郎中張公挽　孫　仲益

忽作霜松折猶殘舊桂叢仙山芸閣冷郎署粉闈空節蕩函金虎
車轄掩畫熊凄凉追往事忍看一旌紅

右一

門表尚魏昂萬石擅一坊珂鳴非故里星聚有新堂月暗烏啼夜
風高鴈折行吾生如寄耳端是橋中藏

右二

宰省周旋地三朝四紀中同聽對床雨共詠舞雩風少日偕千佛
殘年獨兩翁那知有存没老涙落新宮

右三

提刑直閣張公挽詞

荷鋪酬身後騎箕返帝旁虜煙卿月暈雲掩使星光炯炯三珠在
冥冥一鑑亡故交今白髮掩袂涕淋浪

右一

撫事空心折懐新尚目存壽康駢五福德爵擅三尊崇墓沒蒼六載今
蛛脉書我昏像圖猶彷佛讀記刻丹痕

右二

提刑郎中范公挽詞

星軺出帝躔光射斗牛邊納陛須三接埋輪第一連那知賀鵬日

巳復夢雞年尚冢班衣戲假從白布纏倚閭心破碎投袂涕滂湲
更有門前客愁吟淚滿纓（白布纏樹地挽出晉翻嗣之傳云）

通川太守錢公挽詞

舞鳳來天日馮熊並海門壽捐牛犢佩爭詠袴襦恩偏答者猶在
棠郊芰故存龍池飛舞處空記刻舟痕

歷陽通守張文舉挽詞

六雄唐別駕一乘漢題輿自笑儒冠誤誰能判牘如形將方首路
畫翣已隨車悵望城南陌哀歌淚滿車

通守李同年挽詞

桂籍叨榮四十年萍漂南北兩茫然哭吾粗接无涯戚吾生死俄分
有逝川黃紙尚傳批鳳詔青箱空在掩鸞箋編諸郎頭角皆翁似試
看前勝爲續弦

濠州李公挽詞

循吏功名示漢中平生風義最難容魚游淥上方云樂鵬在承塵
忽告凶掛劍自知吾已許脫驂不爲涕无從百年鄉是都歸盡崔
水空圜墓上松

右一

禮數最優徐孺子風流不減謝宣城那知此別成千古未信斯言
隔九京落日松楸陰隧道西風蒿蘭哉挽詞善人報施今如此隴
水長寒鳴咽聲

右二

天台太守端明胡公挽詞　　孫　仲益

天上文昌省人中翰墨仙尚書心似水學士筆如椽頗覺金蓮夜
戰詩錦瑟年玉樓方斷手又着紫茸馬鞭

右一

臚門皓首啼行路涕爭揮不見班衣好空隨畫翣歸開方鋼秀華
蔓尚炎耀誠待遼東鶴千年有令威

右二

貧病見交情勤勤問死生倒衣迎五馬空巷看雙旌聚從杯中月
分班地下荊悲吟追往事感咽氣崢嶸

右三

平江太守侍郎王公挽詞

燕頷封侯相鷹揚國士風金貂七葉貴戟角十州雄按節星軺動
埋輪虎穴空誰令交一臂已失大槐宮

右一

東吏重足立無家寄一錐道旁烏擇肉舍下犬生氂望絕重臨日
哀吟去後思吳兒奉嘗我歌此送迎詩

右二

通德門中見長安道上逢虛名勳藉甚喜色看乘龍流落湘江鵩
崎嶇楚市春相看覩眼暮猶有後凋松

右三

致政中奉胡公挽詞

約石騷騷上綠苔起彊長鋏詠歸哉此翁鬢鬚丹心在老子婆娑
兩鬢皤一夜劍津龍化後千年遼海鶴歸來怱怱敲吹城南路往
和松風萬壑哀

致政通直閤朱公挽詞

擁節東金馬飛翔上木牛能令天棗雨故作地錢流學貫領三館
賢榮閱百州寥寥千古恨零落掩山丘

右一

蕭散烏藤杖風流白接䍦今朝前席訪載酒後車隨食指羅十指
歌鐘擁十眉宴琮今夜月空照舊家池

右二

老脫尚方舄門懸刺史車真成乘竹馬直欲投金魚萬事千頭橘
生涯萬卷書流芳知未艾蘭玉滿堦除

右三

致政左司王公挽詞

東海懷蹤傳西州憶謝公劍飛衡夜斗桂折卧秋風塵暗芸香篋
香凝粉署空源海千斛淚忍看一淮紅

右一

解組天門上揮金里舍旁漸收雙髀滿仍見一瞻方禮說山中相
今為地下郎流芳知有在鴛鷺正高翔

右二

憶昨聯飛蓋初筵熙後塵那知枕未熟已與逝俱陳契闊成千古
悲吟待百身重臨更愁絕感舊鼻中辛

右三

致政曾參議挽詩　汪　彥章

澤國今耆舊於君見典刑居鄉秉彝限生子得寧馨綠綬供春酌
銀章慰暮齡誰知雲霧裏忽失少微星

右一

詔綍從君賜經綸既倒回早揚三公金祿綬作百年翁閱世松成蓋
傳家桂滿叢素車千輛送榮絕九原中

右二

胡原仲挽詞　朱　晦翁

夫子生名世窮居幾十年聖門雖力造美質自天全樂道初辭辟
憂時晚獻箴行藏今已矣心迹故超然

右一

澹泊忘懷久渾淪玩意深算瓢无改樂山水自知音冊府遺編在
丘原宰樹陰門人封馬鬣集白共沾襟

右二

先友多淪謝惟公尚典刑向來深繾綣猶足慰飄零奄忽摧猶幹
長空没曉星傷心遠如許孤露轉伶俜

右三

李先生挽詞

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肆聽夫子獨名家本本初無二

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生涯

右一

聞道无餘事窮居不計年簞瓢渾謾與風月自悠然灑落濂溪句
從容洛社篇平生行樂地今日但新阡

右二

岐路方南北師門數仞高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斬板今來此
懷經痛所遭有疑无与折揮淚首頻搔

右三

羅宗約挽詞　朱　元晦

江閣論心地重來感慨多故人今已矣此道竟如何但使窮新得
終當訂舊訛話言雖永隔吾豈間滄波

右一

行義追前輩抓風凜一生子平昏嫁了元亮去留輕浩乃无歸棹
凝懷有蒼照空令同社客生死痛交情

右二

張大資夫人挽詞　孫　仲益

早歲乘龍見伯鸞賜衣裳榮出恭官自從東閣郎君貴只作西池
阿母看紫玉簫吹冊風夫青萍劍合兩來蟠素車白馬城南去愁
見春風桂影團

永嘉郡夫人挽詞　孫　仲益

腦田開石筍綸閣演金龍綵服聯三組簪衣珥六珈行推九箭式
坐鶴五雲車使作堂堂去瑤臺有故家

右一

蔵帝上城春辛夜迹未陳神馳一舟掩淚瀝兩朱輪故物悲宮草
哀吟念棘薪空傳青簡上千載有光塵

右二

曾國太夫人文氏挽詞　孫　仲益

陸龍千齡盛蹤榮一品尊鉅公丞相婦潞国太師孫連騎珂鳴里

交柯戰擁門平生種玉手盡空漓瑤琨

右一

毯孝緊慈母遺忠有世臣挺身安国步抗節犯戎塵錫蔾開泉膺
挂樞拱北辰寧須待形筆詔墨在絲綸

右二

鼎鉢羞犇馨豕毛薦德馨蓍搸𧈧蛇蟠豢云躡鳳凰翎窀穸寧千載
華年閱九齡凄凉便塵跡栢櫳白青〻

右三

信安郡夫人挽詞　孫　仲益

蟬聯女公子湯沐郡夫人籍著金閨秘綸夜亥字新年飽朝閬苑
雙劍化平津卿〻虫吟夜空梁落暗

右一

夫婦侍旦覃兒乘刺史船淵蘋供采采風棘舔夭夭尚想萊班戲
空留楚挽招魂頭引卅挑千古関山㭍

右二

建国劉夫人挽詞　葛　謐白

卖復閨房秀魚軒傍大家鳩巢甘蘋藻翟茀絢笄珈青海聊依𢈢
言笔謝筭沙平生功用在无疾問䜩耶

右一

四德推賢範流芳在管彤槙開門户秀凿𧏙世祿空荷棠夫會重
宜堂母道崇相孫仍相婦寂漠閟幽宮

右二

吴国夫人挽詞　汪　彦章

優恩不与外庭同詔墨親頒出九重鐘鼎承家能兩大詩書教子
得三從葭莩姿援拔芳㜊脂澤𩔖增石窌封千里婦來鳴鶴野湘
江正繞墓前

右一

憶昨容衣味祔姑哀深反哺白頭烏佳城欲見千年日旅瑣先求五

父䧟汲汲素冠裳臺兩翮翻卅排歷江湖竟成晚歲子戈後以事
哀榮女所無

右二

舒御史太夫人挽詞　陳　無己

回合江山秀佳城去城中珮環無曉日蘋藻自春風斷髮人何在
拾金事已空遂移男子孝事作直臣忠

靖安縣君挽詞　汪　彦章

五世傳家德有徵更嬪肅史慕靈妃平生未足魚軒樂故里空傷
羽翣歸雖勿忽先收夜乘十亥猶欲報春暉自慚不就磨笄志尚
在徒能泫涕衣

彦令人挽詞　汪　彦章

小隱嚴陵下當年得孟光里師為婦順子慶事親長洲編𩦪歸燕
瘞嘗逐不芳他年冠盡會來看伏年岡

右一

有子皆通籍迎扶出萬山色難三釜外眉壽百年間帝渥書泥紫
兒嬉服綵班空成潘岳賦無復板輿還

右二

王令人蔡氏挽詞　孫　仲益

殿極中台應淮流奕世祥佳兒王武子名父蔡中郎傳業青氊在
談經絳幔張懸知果頭貴已作白眉良蘋老那能采萱留祗自芳
譚當按彤筆端為刻青珉

右一

吴令人挽詞　孫　仲益

誰識床東卧相隨海下春懸知三俊可不恨王憶從王冠蝴頭立
芝突玳首封生兒苟叔似頭角盡群龍

右一

汯汯水東注冉冉日西頹倒手留難住揮戈挽莫迴鏡分天上月
劍逸地中雷寂歷空床夜悲蟲亦造哀

右二

樂壽縣君呂氏挽詞　黃　魯直

歸裝衣被楚家世印綬東來作賓蕃婦不忘饋祭時居然成萬古
何堪謁三嗣賢騎省遂秋直窮侯詹府衷

右一

前髮意看綠鏡齊眉婦禮閑闈且借白髮忽作夫人[illegible]
何時識珮環哀歌行欲絕冊旐兩斑斑

右二

自作挽詞　秦　少游

嬰釁徙荒域如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尸藤束木皮棺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閨一朝奇禍發飄流至于斯修途繚山海未免從闍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秋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殯宮生蒼蘚紙錢掛枯枝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无人致薄奠誰與飯黃緇更无挽歌者但有挽歌詞

哭滿師詩　王　介甫

寄託荒山鬼與鄰一生黃卷不離身百年薪盡隨緣去莫笑緇郎更異人

哭慈濟大師詩　王　介甫

投老惟公最故人相尋長恨隔城闉百年俯仰隨齋盡畫手空傳淨戒身





記

靜江府學記　張　欽夫

國朝興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自唐大曆中觀察使李昌巎始於郊而熙寧中徙於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爽塏得所屬崇寶故址安郡治請於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於桂之士其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士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群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為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某也[illegible]告於人學侯盍意勉焉之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向壑木茂而泉絜為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五載居

益加葺左右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為州言于朝乞以書藏之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国子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載筍發塋者相繼不絶自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士僅存間有留意則不過襲陋仍弊而又重以撤毀勦為荒榛過者歎息乾道改元建安劉侯下車既剔蠹夷姦民俗安靜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之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固章聖皇帝加惠一方勸厲長養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迺命郡教授婺源郭頴董其事鳩廢材用餘力未半歲而成為屋五十楹大抵悉還舊規肖闕里先聖像于殿中列繪七十子而加藏書閣于堂之北既成栻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裴回不能去以為會友講習誠莫此地宜也已而與多士言曰侯之為是舉也豈特使子群居族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聖賢者出三代導人教學為本人倫明小民親而王道行夫子在當時雖不得施用而兼受万世宜開无窮之傳其傳果何与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地而宰万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焉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与善乎孟氏之發人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如其所以然乎苟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疆变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焉終吾身而後已可也雖然吾所謂

事何預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豈特為不負侯作新斯宇之意哉既侯屬人為記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俾無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厲云耳

## 衡州石鼓山諸葛忠武侯祠記

自五伯功利之說興謀国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国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凛凛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害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呼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万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国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不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国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无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没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侯既没蜀人追思時節祭于道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報享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荆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臨烝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供軍實臨烝今衡陽縣也烝水出縣境逕石鼓山

之左會于湘江則其廟食于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之立其來遠矣宋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范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字于榛莽中乃率提點刑獄鄭君思恭知衡州趙君公邁乃徙于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某爲記某謂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從之地山川草木光采猶在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有敬仰師慕當道術衰微之際其爲益蓋非淺也惟某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胸中所存萬一是則愧且懼焉耳

敬齋記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初素具也其亂而欲汩之紛擾臬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万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躰其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躰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歟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怠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盖朋友相與警勸之義也

弗措齋記

金華邵元通名齋曰弗措以爲朝夕講習居處之地亦求予爲記其請懽甚予烏能忘言也中庸論誠之之道其目有五曰學問思曰辨曰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盖聖學与天地並高明博厚而悠久無疆也學者竭終身之力勉勉不已猶懼不及而況於若存若亡暫作俄輟其何益乎弗措之義大矣雖然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致之於夫子之遺編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噫予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事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盖同躰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所見益深所獲益固而所以弗措者益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予未嘗學也譬諸旅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騷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盡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動而欲乘虛御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者必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爲弟者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爲惟夫弗措之爲貴也吾子毋忽於予言誠能服夫子之教而用力焉則希賢至聖吾子將自得於心矣

袁州學記

淳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之明日州學教授李中與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爲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齋廡弗克稱至于今守乃慨然按舊規首闢講肄之堂五楹吉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其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致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

以是教矣至于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治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〻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致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无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爲記今守名籍貫某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欽州學記

安陽岳侯霖爲欽州之明年政通人和乃經理其州之學悉易故之陳陋湫隘喧囂齋廡無次第一新仍來謁記〻亡暇也又明年其學之教授周去非挾論道往復以侯意來請且曰欽之爲州僻在海陬地近蠻而俗尚利達撥之士蓋鮮有焉惟侯不敢以其陋而鮮加忽也故新其學以勸之且求一言以示後來或有起也其於是而歎曰是可書也已夫所爲建學者固欲其士之衆多也今夫通都大邑操觚習辭發策決科者率以数千計如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哉殆未然也夫夏國斯士亦何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質者焉其成就與否則係乎學與不學而已學也者所以成才而善俗也今欽雖僻而陋也其士雖鮮也然其間亦豈無忠信之質者乎無以揭之曷其昭之無以導之曷其通之爲之教學官於此誨其訓迪以夫人倫之教聖賢之言行薰漬之以漸由耳目以入其心志其質之美者能不有所感發乎有所感發則將去利就義以求夫爲學之方而又訓其子弟率其朋友則多士之風豈不庶幾矣乎與時人才成就風俗醇美其必由侯今日之舉有以發之請刻記于學宣顯四年甲午

江州濂溪周先生書堂記　朱晦翁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續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 有宋 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敦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茀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某記之某惠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

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致而作興焉是則庶幾兩溪之意也云爾年月日記

##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西北六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於羣峰上蟠中阜下踞内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坌入則咫尺不可辨感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牓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古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榜之曰南澗以識游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絶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者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傍山谷横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有可觀者行里餘俯入會豁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苔蘚封蔓絡以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鬱下流曲折十數騰突沸湧西抵横石如蛟鼉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謝康樂揭石挹飛泉語名之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未遑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亘相歷高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声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簾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跳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拱其頂獨西北望平山立石叢木名封子巖者猶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内外兩翼爲軒窗可坐可卧以息游者外植蕟蕢羣内跳蓮沼爲梁跨之植杉遶逕西循小山可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梅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窓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直兩峰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曾峰

其脊可耕者數十畝亦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飲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達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峭蓊若蔚南峯出其背孤員秀莫與爲儷堂左右皆茂樹修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傍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峰欲作亭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欲作草亭名以揮手南循崗脊下得横逕逕南即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畦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於徑西入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草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蜿蜒東下與南峰西爲相通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拘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北嶺有茶阪自茶坡東北行登危石復側徑其下蓬蓬然數十步行東嶂之顛下而後上乃至絶頂平處方丈餘四隤皆峻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向各數百里連峰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咸呈万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岳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其壯偉至是而知彼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絶頂北下有魏林橫亙半嶺木氣辛烈可已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有滴水成坎大如杯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莽崗蒼翠千古木森蔭藤葛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儀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右崖隙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自絶頂東南去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户旁近水泉可引以供灌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峰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嵬峩下瞰絶壑古木叢生樛枝横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原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瘠棄不耕皆以予穫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可以无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横出其脊爲崇安建陽

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可望其奧然可居昔有君子思者并官棲遁李鍊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齋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沾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壺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谷皆緣崖壁披蘿爲崎嶇數里自余家西南來八十里乃至以故它人絶不能來而予歲亦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嘗自念自今以往數年之間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滅影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山水之勝如此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極所面双峰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孤絶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壽得且食于吾山者皆貧羽之徒也往往得貧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



有少年弃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矣不肯言然久亦堅若无怨悔色嗚呼是其絶滅倫類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敎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年月日記

克齋記

性情之德无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礼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礼智而仁无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无所不通此仁之躰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則人之求之亦豈在夫外哉特去其害此者而已矣蓋所謂仁者天理之公也所以害仁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分而相爲消長彼既盛則此不得不衰矣故求仁者克去己私以還天理至於一旦廓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視天下盖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氣象乎中焉默而存之固藹然其若春陽之温也泛然其若醴酒之醇也有感而遂通則无一事之不順於理而无一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爲德所以盡情性之妙也歟昔者顔子問仁於孔子而孔子以一日克己復礼天下歸仁告之其於用力於仁之要可謂一言而舉矣至於近世程氏之學祖述孔顔尤以求仁爲先務而其所論求之之術亦未有以易此者吾友會稽石君子重蓋聞程氏之風而悅之者也間嘗以克名齋而謁其説於予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爲一事其實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工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有取於克之云者則其於所以用力於仁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以予言爲然繼今以往如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顚沛之頃而無或息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爲哉雖然自程門之士有以知覺言仁而深疾夫愛之説者於其學者乃始相與求之於危迫之中而行之於波動之役



甚者揚眉瞬目以爲仁而實未嘗知夫仁之爲味也予懼子重之未能无疑於其説也則書予之所聞者如此以復焉使吾子重无駭於彼而有以安於此則斯言也於輔仁之義其庶幾乎年月日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者反也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絶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吾友黄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於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以名

之之意仲本則語子曰吾之幼而學也家人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耳也自是之得其言也若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待者不循其本頗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乃反牽乎外而益厭於其內今也既刱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焉將柔其溫凊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猶子庶乎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或怠而不能自力其以顧吾子之相之也子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嘗于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蔽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子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格物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致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子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年月日記

○墨莊記

乾道四年秋某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于潭溪之上留語數日相與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既沒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之爲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行業爲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衣縮食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書郎徐公兢吳公說皆爲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室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曾未能增益且懼不能保以至于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見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自識竊病焉願得一言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丕揚道義之訓甚大惠也某聞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国初爲名家所與通事書記蓋儒先長者多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躬爲尤重顧某何人乃敢以无能之辭度越衆賢其上紀故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既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爲言也某惟朋友之義有不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語與其所以不敢當之意而敘次之如此嗚呼非祖考之賢孰能以禮樂詩書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士之所出德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孟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章大顯于時而名後世第四子秘書監丞實簡嚴識大體有傳于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即其曾孫也諱某字某官至某某任旣不遭無所見於施設今獨其承家燕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清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其游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九年月日記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五

#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六

## 記

### 嚴先生祠堂記　范　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 君子齋記　王　介甫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槩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牓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 待漏院記　王　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愼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年月日記

###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

士相與激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殁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强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 顏魯公祠堂記　唐　子西

上元中顏魯公為撫州長史過新淦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強叔來尹是邑始為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為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命也史官論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陷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公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斬然自以為得計不亦繆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公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盡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君試與強叔登離堆探石室觀其遺跡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 進齋記　張文潛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斯須而不進雖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涖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收其族姻與夫調試講辯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揖勉以須臾之間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須刻而一於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游心於其志調伏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須刻之休其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其自其心而發之則其將日進哉晝之所達過於夜之所得加於晡矣其將晡其晝晡夜之別哉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也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為晝夜中是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更移微細而察之則雖求其積然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以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聞歌然則飲

飧之際未嘗不學也夫子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旣剽盜其肌膚撰剟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媿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夫墮裂苟偷之習而或持於旣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龐文窮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脩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愈備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嗚呼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爲士可不勉歟

## 泰山書院記　石　守道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皐陶傅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旣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旣授之弟子亦將傳之于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構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當時游從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子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第者孟子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揚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翶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京畧胡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洞李縕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揚子泰於法言太玄文中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偪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爲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爲請以此說刋之石陷于講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 仁宗御飛白記　歐陽　永叔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　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昔者　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　天子仁聖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　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 待月軒記　蘇　子由

昔予遊廬山見隱者焉爲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爲身天地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爲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萬物賴焉有目者以視有

手者以執有見者以覆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変也唯其所寓則有顯闇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若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変而不爲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故命惟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闕非身惟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爲小軒軒之前廓然無障幾於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治術矣不聞其說也予爲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无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六年九月十五日記

## 莊子祠堂記

東坡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无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 學易堂記

劉斯立

劉子行年六十有一身雖未病氣已向衰性不能事老而彌甚生理付子姪斬斬便足非大故輒勿關白徙所居堂曰學易自書日用爲式雖一再焉既卧中夜引鼓漱吐納漱三斗黍時又下榻盥漱即巾巾後聲鐘集叔家朝暗拜退嘿坐持誦或讀佛經閑打鼓聲起食鄒湯餅一盎粟飯兩勺晡時粟飯老稻飯四勺魚勺

英茹稱其飽飯已來散施捫便就坐縱樂樂薄信手痛書或不
侍其篇棄去使童子自以其志抽取他帙隨取隨讀忽有會意如
寤得趣已而倦臥佔畢卷秩積多紛亂率月十日廼一整比彈琴
無時於一操弄意愜當則晝夜彈五七十過積十數日猶不易故
他曲多遺忘得諸記省又後如前或談折爪甲挑摘取聲如偶鈕
絮大悶不聊因彊自禁為柔緩從來循久得以少若聞歌對面稍
熟以貴厭覺則別幾指行步挑倚玩之忽漫經目更有新意家所
藏其鮮少由此常若多書雖不工書獨愛寫孫真人道林養性等
篇百字或二三百家亦或為人取去異時道人教胎息止觀等法
其說與吾書出入又頗有口訣欣然好之奉行少日功不及驗輒
頹罷亦曾從高僧問祖師西來意粗窺戶牖又不肯入今遂忘去
庭下松檜梅竹閑中諸樂曾皆手自種見其長大數鮮春然顧之
如撫孩幼親舊來訪隨事笑語多者消酌以留連飲食氣候和適
步行或與轎出門惟意所詣人置酒招之以往又無所為則於書
寢坐目接手談類然休歇自非身疾痛常如此凡此亦可為太多
事今尽錄之以記吾君亦記吾過又略計平生所啗物且約日四
升積日二万一千六百多寡相除幾滿八百斛皆從吾胃消去雖
云資養良可傷耗矣又成勞何恙不作來日無幾何復能銷幾所
飲食動作如意復能得幾耶又以今為非更將何以為是捨此改
圖彌復多事則是非特未定姑貸吾過以終餘年有客升堂聞易
卦六十有四今子所記廼如此謂之卒易是卒何卦劉子舉手
推曰去汝非我同學政和二年三月朔劉跂記

## 醉翁亭記

歐陽 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乎兩峰之間者讓泉也峰
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
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
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
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
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
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
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
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
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眾賓懽也
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
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
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不知太守之
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
陽脩也

## 相州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
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
其嫂買臣見弃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
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
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
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
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
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
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不足
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
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榮一鄉
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
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
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

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决大議垂紳正笏不動声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白鹿洞書院記　呂伯恭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賑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 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剏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奬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于寇戎者斧斤之声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 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声於方來乎廼屬軍學教授楊君大灋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某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横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関洛緒言稍出於毀弃剪滅之餘晩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闚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揖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著所當謹者李渤之遺蹟固不得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嘗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十有二月初吉呂某記

釣臺記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漢嚴先生遯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富春爲桐廬是瀨亦來爲屬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爲釣壇即今祀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紀蓋亦偶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始築臺祠先生而爲之記瀕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經江訪其遺蹟以其象眞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遂侑食於右坐焉歲祀寖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鎭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登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爲最則先生之祠乃名敎之首領也若是可乎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錢新之時某病廢肎居郡公以書見諉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吟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寰海內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身於其間哉沒身江湖固先生之素尙也帝睠焉有懷俾以旁求於天下得非在廷諸臣未人承教之不給未有負帝意者耶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爲理所以勸先生者不薄矣匪徒爲萬乘之重爲故人之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之觀與侯霸大廣剴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惓惓未能忘耶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施及後世賓友貧後遂爲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

堅節正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密畫
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技必類本鄉習必報吿使先王微有意
於叔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爲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
而益勵名檢之外綜理幹畧亦往往高出後世溯其流而尋其源
則建武之尚節數可告邪至於節義之弊變爲元祐特上無建
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
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耶今公
作牧後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泝江下上者猶門
而心開升堂而容肅風清擬濯寒泉峨山高水長之詩致足樂也
則公嘗專爲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
岸江立表以識路綠山作亭以待憩或葺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
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主其役者司戶參軍吳
桂

## ○讀書記

六藝之文學者之大端也天地之間備矣其次莫如史乃先讀詩
及書以涵養情性每念古人君臣父子之間及覆規誨詞意懇惻
想見當時忠厚氣象使人感動爲之出涕觀春秋見聖人以礼杜
亂名義之間凜乎其不可犯也使是法也得行於其時則三威六
卿何足道哉及參以左氏傳見一時良大夫能支持其國者又皆
一出於禮而國之安危人之壽夭又皆以禮觀之然後喟然嘆曰
甚哉禮之大者國之天民之命也若周官則余所素習周之禮樂
本末悉備且興王之大典也戴記雖雜識不倫然其間多格言守
其言可以爲士君子充其道可以爲聖人洋洋乎大哉不可尚已
五者備矣然後歸老於易此余之素志也余嘗學易矣窺其門
墻之外皆聖人憂世之語而未及其突奧也今將盡心焉史書浩
博自遷固而下文字多猥併又編年之體一變而事實破散士
以考知治體隆汙之漸獨資治通鑑用編年法其志一人一事之
本末雖不若紀傳之詳而國家之大體天下之常勢首尾貫穿
興廢存亡之迹可以坐照此觀史之咽會也余嘗攷通鑑以左傳
而目錄倣春秋此司馬公不言之秘也余固發之自餘無可留意
者推西漢書杜子美詩韓退之柳子厚文讀之參雄深可以起
發人意因以閒作詩文以爲游息之具而學者之事於是小廢矣
噫使予之學得用於世則以是行之亦足以有立不然以是自樂
亦可以無媿於俯仰間也淳熙三年五月日呂祖謙記

##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
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復夫既
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下於此而上於彼而固以著
其往來之象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
本心全體即是而存固然之善自有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卦之
復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其以此歟吾友黃
君仲以復名齋而謁於子曰願得吾子之言而書之壁而庶乎其
有以自在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以銘之之意仲本則語
曰吾之幼而學也家翁授以程氏之書讀之其有不得其說者則
以告而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子之身以求焉可也自
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而求之
三年而復有得也然而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固往者不循其
本願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乃反牢於外而益眩於內今也
漑掃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息其溫凊定省之餘
力以從事於舊學乎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嘿之間有以一貫乎
理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
之相之也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吾子之賜於僕則已
厚矣省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發吾夫子言外徇之弊而豈敢有所
愛於子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約以礼明善以誠身必物格
而知至而后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曾顏子思孟子所相授
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

夫道學之躰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要歸乎顧書此言以記于壁蔣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庶乎其有以自警也淳熙丙申十月日呂祖謙記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六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七

# 序

## 易傳序　伊川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

伊川程頤序

## 經世紀年序　張　敬夫

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記甲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浸遠其事雖見於諸書然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為編年譜如云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推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復稱十有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繆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真万世不可改者也某不自揆輒因先生之曆攷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列為六圖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

原缺

間有郤見以因而明之其大節目有六蓋孟子爲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闡而弗彰故於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禹十有七載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耳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寒浞豈可使間有夏之統故缺此四十載不書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絶而復續足以爲萬代中興之冠冕於新莽之篡奪其年亦所以表光武之中興也漢呂太后稱制既不得係年而所立少帝乃他人子又安得承統故復缺此數年獨書曰呂太后臨朝稱制亦范太史祖禹係嗣聖紀年之意也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乎蜀不改漢號則漢統烏得爲絶故獻帝之後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後主亡國而始繫魏凡此皆節目之大者妄意明微扶正不自知其僭也其他如夏以上稱載商稱祀周始稱年皆攷之書可見而周書洪範獨稱祀者是武王不欲臣箕子尚存商祀箕子之志也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齊後周皆夷狄也故統獨係於江南五代迭稱則都中原者不得不係之嗟乎世有古今太極一而已矣太極立則通萬古於一息會中國爲一人雖自堯而上六闕蓋無紀然上聖推微之心蓋未嘗不周流該徧亘乎無窮而貫乎一也是以春秋書元以著其妙用成位乎其中者也大君明斯義則首出庶物天地交泰裁成輔相之功矣爲人臣而明斯義則有以成身而佐其主矣若夫易春秋之用不明則經世之旨不幾於息乎乾道三年正月甲子謹序

## 洙泗言仁序

昔者夫子講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蓋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

思而不學則殆故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洒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它求乎顧其何足以與明斯道輙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爲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于篇首焉

## 孟子講義序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辯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自非卓然先審夫義利實之判審思力行不舍晝夜其能真有得乎蓋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之慕而後爲利也此其流之甚者也凡處君臣父子夫婦以至朋友鄉黨之間起居語言之際意之所向一涉於徇己自私是皆利也其事雖善而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念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方曾次營營膠擾不暇善端遏塞人僞日滋而欲適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縱使談高說妙不過泛泛膚辭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諸君果有意乎則請朝夕起居事事而察之覺吾有利利之意則願深思所以消弭之方學然後知不足乎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慨然有志於義利之辯將自求過不暇矣由是而體認則良心發見豈不可識乎涵濡之以其趣將益深而所進不可量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皆爲己也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嗟夫義利之說大矣豈特學者之所當務爲國家者而不明乎是則足以召亂喪邦而啓禍源王者之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流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生於戰亂之世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

撥亂返正之大綱也其機辟與義備載于青編之書如某者雖曰服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論之願深思焉

## ○漢輿地圖序　呂伯恭

輿地之有圖古也自成周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廣輪之數而職方氏之圖復加詳焉迨漢滅秦蕭何先收其圖書始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之差然則尚矣武帝元狩六年將立三子為王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乃開齊燕廣陵之封輿地圖之名至是始見史遷之所載可考也光武皇帝之徇河北鄧禹杖策而從之說以大策有天下不足定之語其後帝登城樓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復申其說蓋光武志在天下當神州赤縣未入經略之際其君臣更相激厲如此故能兼制六合司空之所掌無寸地尺天不歸於封域按圖分封並建諸子以為藩屏嗚呼盛哉用敢紬繹其意而為之序曰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為主志之所向可以排山岳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光武之在河北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暴胔裂骴更相長雄積甲成山積血成川積氣成雲積聲成雷九流渾濁三綱反易雖十家之市無寧宇者則光武何所恃哉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所復於我有漢今乃瓜分幅裂淪於盜賊此子孫之責也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危不敢避雖有蹈水火之危不敢回奮然直前以償吾祖宗之所負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咸復其初然後吾責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而視天下之廣慷慨憤排氣干雲霄撥亂之志蓋舉於此矣方其志之未立則一郡至小而羣賊之地奚啻十倍吾衆至少而群賊之兵奚啻千倍恢復之功猶捕風係影若不可期者及既有其志則規摹先定規摹既先立兆之於前而必之於後若青若齊若隴若蜀若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若盆子若王昌若囂若述若步若豐皆吾志中之臣僕也彼方據寨置戍而不知吾已破之於堂上彼方議冠披袞而不知吾已縛之於胸中是以論光武克復郡縣之蹟則有難易焉有先後焉若夫光武恢復之志則一披輿圖而三萬里之幅員皆入於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郡大矣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紀漢配天不失舊物歟後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遣使奉匈奴地圖二十四年比款五原塞願為藩蔽扞禦之為南單于俾稱藩臣之列是知光武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輿地圖之所紀皆為臣妾而匈奴地圖之所紀亦為臣妾焉則志也者其撥亂濟世之樞極歟故述之以告來者

## ○博古圖序

觀物者必於其會鉶水知天下之水堂下之陰知日月之行理則同然然未若廣川大陸會三光五岳之氣開明闔闢乾轉降升一攬而盡陰陽舒慘之變也堙霾在沉鼎彝跌仆碣布漢苔蒼之濱餘敘墜刻流落人間財以備几案賞客而止耳自歐陽文忠公始合而輯之和者踵武靖康之後皆有錄無書呂文昭武李丙仲南父請隸論述之餘采摭冥積越二十年而天下闕碑名蹟畢集其門起夏后氏竟五季者錄千卷百世之消息盛衰具見於細帙之上愈遠愈簡前具大篆籀書不落斷太古之遺風可挹也文雖日繁事雖日備而渾然之氣實行乎其中三代之損益可知也下此則質者拙者淳者偽者肆者揚者有方不同蓋莫不與時偕也雖其叢群絕董號為獨出一時及復觀之要亦不能出也書在六藝為末於其至聚則有大者焉物之會其可觀也哉宇嘗有此好之癖賓客偶偶往從仲南父引卷徐展若鼎若彝之潤光映發左右爽然神解鑿意古人不必親相與言者殆如是固未易以玩物喪志也其他如正曆紀定世系升疆域之實名官制之姦存容與之舊稗九將之缺尚非一條在取之者如何耳至於聚散之相尋也珍怪之無涯也賞而不可遂而極也心思之不可

固而滯也仲南父則既知之矣

## 春秋講義序

學欲切而思欲近吾夫子作春秋蓋以深切自命而傳經者亦謂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君子將用力於切近之地豈其經其荷從昔者恭嘗讀是經矣隱莊襄閔君十二其褒者既往之功也其貶者既往之罪也其國其爵其氏其名皆既往之陳迹也終日歷數古人之臧否而我無預焉不識所謂切近者果何等語意者夫子之褒貶借古而警今耶生同世居同里或悖或休戚尚有秀觀平睨漠然如不見者况用賞罰於冢中枯骨若今人何聖人之作經殆不如是也然則春秋所謂切近者皆無所在耶通古今為一時合彼己為一體前却後進彼動此隨然後知吾夫子之筆削本非為他人設苟尚有絲髮之蔽判然以為二物矣經非蹟我而我則蹟經盡內於我之未近不當妄疑經之遠也其始學者也切近用力之地何足以知之敬因諸君問津焉

## 讜議序

朱　晦翁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則敬養之殁則哀送之所以致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强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耳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横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然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心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万世必報其讎者蓋有在矣　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讎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討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始用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詞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身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左史胡公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讎人役之歎曰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頑乃納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邀君終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壹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以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之者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万姓之為多邪今六軍万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嘗積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

憚而亦不能斷從諫諍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頓反决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今南北再權中外無事迂愚妄見所謂万世必報之讎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與自此始也據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則措足以揮廟謨之万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乾道改元六月日序

○詹事王公梅溪集序代劉珙作　朱晦翁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言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万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倐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内則其形於外也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説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顔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者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事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亦可望之而得其人矣今人有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廷中頁數万言 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入册府 今上皇帝於初潜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爲侍郎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讎恥爲己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别邪正之際尤致意焉蓋以違衆失律遽議不和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嗜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長謹信義務敦朴雖家人孺子亦皆諳然有忠厚樂易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爲詩渾厚質直惻怛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每極己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强慕效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盛大踈暢洞達無所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一皆如此海内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舍之殊或欲巧爲譖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等於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汚也然則公相五君子者雖未及皆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饒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顔范之遺墟皆新其祠宇以致欽慕之意蓋亦每自見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堯舜孔子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僚屬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距公殁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歔欷一日出公遺文三十卷屬予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掩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秘閣修撰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所以誌其墓者故予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者言之宗二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自勝私趣儒而相與師慕其方一在朝廷所以祀頹俗謀爲忠忱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内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

遂于下國步安彊隱然其有扳復之勢則人雖云亡而其精爽之
可畏者為無所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問詩亦好掌有
尤能守其家法云年月日建安劉琪序

石曼卿詩集序　石守道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與偷樂悲怨之氣必舒於言能者材之傳
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
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
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從衰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
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頗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
文字尤為古尚俱作者才致訓迫不揚不入其域耳　國朝祥符
中民風俊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為勝惟曼卿與穆參軍伯長
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時震奇秀
發蓋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蟠屈寄奡故未嘗作叢雜能
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勢而後
氣橫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閫而依倚之其詩
之豪者歟曼卿資亨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為不可計其逸亡而
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為二冊一日觴予酒作而謂予曰
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為我序詩乎予惟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
知詩之原故卒於用而已矣

送龍鏞序　石守道

山陽龍鏞之學為古文問於予曰魯人石介對曰夫與天地生者
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
矣識粹則其文典以正矣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
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幾也詩易書礼春秋言而為中動而為
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於法則至於
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為極焉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為楊墨
為老莊為申韓為鬼佛識雜之為害也如此輔之將學為文學乃
性明乃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嚴乎不可犯也直乎不可屈也一
為於聖人而妖惑邪亂之氣無隙而入焉於斯文也其庶幾矣然
道知之不為難守之為難守之不為難行之為難行之不為難久
之為難夫知之守之行之久之不為難篤之為難知之不篤不能
守也守之不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不能終
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矣輔之且往于孟州因以
為離別之贈云

送方希則序　歐陽永叔

榮華以紳笏為榮耀珪伯以聲名為榮耀夫軒冕耀華人之所甚
欲彼豈惡之耶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
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毀譽不以屑其意黜辱不見於喜
慍能及其若是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二舉進士
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負其豪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
息輕寄物之去來殆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
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獲與希則者再見春矣會　天子方嚮
儒學招來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齊貢函詔公車者十
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掎裳摩趺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
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
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黜縉紳議者
咸傷冤之君方澹乎沖襟竟亦不介意也後數日齋裝具舟
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宜言以為贈夫啓識乎以見乎達窮倚伏
以至于命此非可為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
公孫宏退歸鄉人再推射策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輒罷而
終為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況宜科埋名豈非天將張之
而固翕之耶不然何遲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
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
暇此固希則宿蓄中所酌斟言假乎者言也歟觴行酒半坐者皆
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欲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別則
祖離道舊之情備矣此不復云

## 送廖倚歸衡山序　歐陽永叔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无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與太原公雅識沉正器君尤深初其鎭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趍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實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文遂寄之以文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余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 胡宗元詩集序　黃魯直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皐之下與麋鹿同群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爲千載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己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爲工終日不休若舞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然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于白首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爲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予爲僚故持其詩來求序於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似乎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于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于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 送楊循義序　陳瑩中

太虛無形寂然不動而天地絪縕之氣循環升降屈伸聚散未嘗休已人之於道知絪縕之不異而不已則義發於仁可勝御哉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者其惟大人乎湛乎其止也浩乎其動也其止也順其動也健所以立行乎天地之中者謂之易所以立人之道者謂之仁謂之義實一而名二體混而才三莫不有乾坤之義焉義之爲義其大如是大則無外也而告子外之昧其名之異昧其實之同而仁之與義間不合矣禹稷顏回一窮一達其仁同其動異易地以觀之則時措之異所以爲同也烏乎同哉各行吾敬同乎宜而已矣一窮一達存乎命措而皆宜存乎義命義合一存乎理存理之學致曲不貳洞明俱照習爲而察之行之而有未宜也則從爲而已不從則不精不精則不足以致用循而集之當以其存將以精義而客不知從則滯於有方之地終於不化而已矣故曰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然則義或傷仁仁或害義是皆固而不化者之病弗客而從爲斯待斃矣聚有妾之毒雖君臣之忌而返攻無妾非與肱之藥其何以止肯肯乎可藥而客宜止而進何如其義譬如累土爲山習之孜孜不息雖百仞之崇可指日而成然其所孜孜而爲者是仁義之山乎非仁義之山乎功虧一簣所宜戒也然有孜孜乎彼未成一簣而宜止者如曰吾功垂成吾可虧簣力策之終乎以不依止乎遂非之地而其進益銳蓋必進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習坎之坎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其進宜如是哉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止乎自畫之分爾習坎之習不捨晝夜以必爲賢以不改爲是以無可奈何爲終流陷之傷其於告子之禍曾不若丘陵之弗進博奕而不已者也是故進吾之善而不善自止止

彼不善而其善將進閫閾無二理進止無殊習見天下寘寔而不窮夫子循循而不倦其教也而已矣舜之徒孜孜為善之徒亦孜孜為其進同其為異為善而垂成者能從而適舜則述循循之義將受之乎將拒之乎觀大虞循蹊之義存文王在帝之仁習中庸時措之宜曰損曰益曰益曰損方止方進方進方止無適也無莫也比義而已焉不在養吾浩然之氣乎必有事焉勿忘勿揠非急辭之所能致也在聯養自存而已矣其於仁義之說溺於詖陷者而不化者焉日巳多微橫渠先生直攻其蔽則詖陷内傷愈久愈固而自還之路終茅塞矣棄在昔積於垂成覆新陷於乎地既遠乃復默懷暮暮之燠可勝歎哉循義聞善於庭淵源深遠其於動靜光明之道纓冠閉戶之宜聞之久而肄之熟矣今執謙養晦下問不能豈克己之學當如是乎顏何人哉睎之則是某方裒仰不暇其何以益高明哉聊誦先覺遺編之頌述而讚之以致老悅欽慕之心焉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



## 碑

### 君子鄉碑　王元之

天民之善惡係君之教化其來久矣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化而為善也桀紂之民比屋可誅化而為惡也影響之驗聞亦昭然自辟德衰正澆風日寖禮義冰釋姦邪蔓滋忠讜之人因有鎖氣譏毀之士鼓舌張喉周衰文武之風曾有衰廷之亂摩肩觸目例是儉民君子之人存乎名号而已衛康叔之後也遺風故典坦然未泯志士仁人往往而在蘧瑗舜莊故其衛也雖君臣離道父子争國不至隳墜賢人之力邪故有語曰衛多君子降及後世以為鄉也撝謙尤新淳和未散蘊德抱義者尚追戴仁者敢擢量韓有吳延之行顯見耄老咸遵鄉曾之風祥學在郊威鳳來巢虫沙影絕孫鶴音交我鄉之鳥獸也荊棘不生蘭茝争榮寒竹挺操清松貞聲我鄉之草木也罍斝不設罝罘不陳麕麚豺兔遂性飛走全身終寘獨抬拾折折所以見我鄉之仁威儀容止揖揖濟濟指讓中規畢有齒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知我鄉之禮唯礼與仁君子之行也是知反道敗德賊義殘仁者不可入于我鄉矣然周室既危衛邦亦亂盖仲尼居之故群賢聚之衛之多名自茲而得亦猶水石有珠玉輝媚生焉於虖今世乱矣民無知皆无之我獨存之以為鄉名旌其善也善則善矣未能尽矣豈若我后子兆人家六合至德廣被美化大行君子之風布于八表又豈獨于一鄉哉其紛師君子之行長鄉君子之鄉後念世乱則鮮彼一時也世理則衆此一時也頌我皇澤謹述銘云

豐蔽多脊　民離國空　何子能孝　何臣敢忠　敗壞至德
隳頹古風　未見君子　憂心忡忡　周室艱危　衛邦未衰
拯溺扶乱　揚奕集奇　社稷之臣　邦家之基　既見君子
我心則夷　周社既危　道及德亡　愷悌君子　止于一鄉
我道既昌　礼昭樂章　樂只君子　徧于八方　世之昏乱

賢人則鮮　遠害全身　耕山釣岸　世之文理　賢人衆起
抱義戴仁　盈衢塞里　夫何此鄉　獨擅君子

壽域碑　　王元之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版築不金乎城不湯乎池畫无疆而開夜无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蠻狄五岳其雉堞四溟其濠隍天地雜合栽其扃鑰春秋啓閉栽其門户入是域也幼者蚩蚩壯者怡怡老者熙熙悉无中絶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爲土木德爲版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堞愛乎濠隍恭乎扃鑰儉乎門户使風雨不能毁矢石不能攻高低偕老氏之臺廣家法華之国崇崇焉屹屹焉信者建而不拔者也洎錫道其昌皇風不競則澆灕法令爲風雨以毁之異賦役爲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于戲域之壞也若民命何于是賦斂帛貨金玉盜賊蜂起皷彼角張刑罘敝空密網絡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拓疆場肆放侵伐鋒鏑霜舉卒乘鯨鯢吞噬頤委食張吻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候悖乱冬燠夏凄煙蒸霧瘴異癘疹發癘成妖壽域之民有以夭而死者毒蠡孔熾猛鷙暴昇山獟搏人水虫射影海躍蛟螭陸走虺蝮壽域之民有以横而死者由是王者患民之无壽也乃引年之典行養老之風乞言于東序養乳于西序又謂老者非帛不煖于是乎錫之以繒絲非肉不飽于是乎錫之以肴胾非車不安于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繫乎君之政教其猶影響示其或捐金于山沉珠于泉禁不急之務弃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无法死者矣干羽舞階戈矛匣藏猶不祥之器崇止戢之基我国无外斯民不爭則无兵死者矣然調律曆端正節候奉授時之典興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人克寧則无夭死者矣貴金于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若之物免逢擣之患彼惟斯露厥人用康則无横死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養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于上法兵夭横絶之于下游游乎蕩蕩乎見

甘爲廣兮 婦人之服 衣兮裳兮 有虔有烈 男子之心兮
男子之服 冠兮蓋兮 惟邪惟彼 婦人之態[illegible]毒昆
無節既兮

銘

克齋銘 張 欽夫

夫子告顔子以克己復禮爲仁揚子雲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子雲蓋未知所以爲克者故其言迫切而不近廣漢張栻曰夫子所以告顔子乃終之之辭學者必卓然有見而後可以用力於克也清江陳擇之燕居之齋曰克敢衍其義而爲之銘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喑鮮克久哉其去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二方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元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徹曰物格知至万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浹洽不競不絿先路曷轢則[illegible]息厥修建夫既克曰人而天德久无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顔氏於穆聖學亶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艮齋銘 張 欽夫

艮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爲止止其所也某嘗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爲始得其所止爲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爲之銘物之感人其端无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万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躰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則匪它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爲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嗟我小子懼弗克力皆爾同志以起以扶

敬齋銘 張 欽夫

乾道四年建安劉公自樞庭出鎮豫章闢至于聽事之側朝夕燕處榜曰敬齋廣漢張某聞而歎曰公之志遠矣夫敬者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也敢爲之銘以廣公意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其分事有万變統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焉弗自昔先民脩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躰用无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敬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詒同志

主一齋銘 張 欽夫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嘉其志爲銘以勉之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不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蒙齋銘 張 欽夫

番陽余端蒙請予名蒙齋至于卌三年未有以言也它日因有感于果行育德之義乃爲之銘曰乾坤既畫八卦相乘万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象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過君子體之于以果行苟勉躬行動與天命泉之始萌其孰則止止乃日澄源源曷已君子體之于以育德篤敬不遁靜保天則惟養于中大本攸立惟敏于外達道攸飭內外交脩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

以自屬凡百君子有觀於斯毋忽乎近尚其勉之

敦復齋銘　　張　欽夫

復卦之義以初爻爲重於畫爲陽於義爲善於人蓋君子之道也二比於初故爲休復四應於初故爲獨復而三之頻復而厲則以其非比非應開其往善而危其屢失也上之迷復而凶則以其處極而最遠往而不返也觀諸此則可見以初爻爲重矣然則五之敦復奈何五雖順而居中以中自考者也故爲敦篤於復夫能敦篤於復宜曰吉曰亨矣而獨曰无悔奈何无悔者戒辭也以其柔而遠於陽故爲之戒辭謂如是々无悔也南徐陳希顏舊名其齋曰敦復歲壬辰與予相遇于長沙屬予名銘予知希顏有取於敦戒之意也爲之銘曰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攷我觀爻義爰有戒辭辭十駢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于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佚乎外敢曰无悔庶幾寡悔

中齋銘　　呂　伯恭

叅政周公名陳亮同甫之室曰中陳子事斯語而知其難更揆以厲屬也者所以用力而擇乎中也其友呂某爲之銘曰

訴流之舟挽之猶逆下坂之車挽之猶馳木火金水燥溼不齊有習有積有君充形亦既用力勤適所宜凡此數者盡陰乘之猶有所贅默著所以是過不及察之甚微凜乎其嚴安乎其危匪曰設戒理則如斯不將不迎不留不趣敬而无失太中之矩

恕齋銘　　呂　伯恭

實理難精實德難居實責難受實病難除實知其難於人則寬惟實惟寬惟恕之端天地變化草木蕃無嗇所實然可求其故陳子作齋俯坐有勤匪尚其通亦尚其塞

敬業齋銘　　黃　魯直

慢游當日失一日敬業者不速而疾

尚友齋銘　　黃　魯直

今之君子吾既與俯昔者吾友亦何人哉

優仕齋銘　　黃　魯直

君子无一日不孝也豈惟日哉无一時不孝也豈惟時哉无須臾不孝也孝哉身哉身哉孝哉

耘業齋銘　　孫　仲益

臨川鄒氏世以儒學名家而次魏好書才篤日孳々焉尊求其所好文章清麗者由則如其爲人嘗治一齋肆書其間名之曰耘業取韓公詩所謂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々曰

我行其野原田膴々蓬艾生之化爲荳芥牛山之美在物皆然若是灌々者其天孰亂吾田非其種者茂裂與子固其所也我有尺宅聖王之田種德孰善豈曰先年大哉心乎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聖之書此彼梯迷墨文歸於儒道之闢之敘並接實采采新田有死其時我耆既盈三百維困紅府相因以發陳々

敬齋銘　　朱　元晦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々兢々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々屬々毋敢或輕不西不東不南不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无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慾万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至樂齋銘　　朱　元晦

呻吟北窗氣鬱時不降我誦我書如病得甦客問此書中作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至趣爲子語先味乃然是有味者乃癖乃嗜天下之樂我不敢知至歐陽子乃敵斯詩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惟曰惜

惜式銘且深

復齋銘　　朱　元晦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開一動一靜於
穆无畺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
无餘斯闢之始生意闖然且此全美其在於人曰性之仁斂藏方
寸包括无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兹今
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閣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敬贅一辭以
詔无倦

求放心齋銘　　朱　元晦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
揮万變立此人極須臾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
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復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
思曰維以相

學古齋銘　　朱　元晦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謝其身君
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无怠无荒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
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
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
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者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齋伊何衣
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
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敬恕齋銘　　朱　元晦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
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
是斂焉厥躬于牆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
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无斁

明倫堂銘　　朱　元晦

天叙有典匪孝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忠曷勸匪孝曷稽今
爾李子永觀厥成

薌林銘　　孫　仲益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秘閣修撰向子諲博極羣書尚友千載
治一室植衆香其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薌林居士建炎末
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餘上書謝事裴回玉笥之下淦水
之湄築室高擇勝絕葺居區曰薌蘭九畹采芝之三秀于飛方再羅生堂
吾蓋嘗得所謂薌林者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
其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爲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事
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薌林之意上喜甚良久親書薌林二
大字賜之龍文絕畫妙絕一時羣公在廷聳觀動色榮乎盛哉未
曾有也子諲侈上之賜於是書屬其爲之銘銘曰肝膽一如熏猶如
臭真識妄聞六鑿交鬬蝍蛆甘帶蜣蜋轉圜嗟直如腊肩遠莫則然
一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好修紉之爲佩手援芳蘭嘆其芬蕤意
肴蘭甘旨膾炙方令非芳非蘭溯堂萬斛香在德義衍皐蘭偃風流日帝
閥九重執栴檀之神芬蔣蘭其餘熱方扁榜翼翼來從天上璧月
珠星照曜歲帳天命不諭惟德之衍車過必式于公之閭

養源堂銘　　黃　魯直

李子作堂歐陽子名曰養源以成其福祿不知其源及所以養而
問諸山谷曰江出汶山其才濫觴其波荊楚匪舟不航非以有源
而受下流多故耶行潦之委盈溝溢壑立焉而止立觀其涸故曰
必清其源源清則流絜必深其源源深則流長是故有令德者百
世不忘李子進曰若夫其源既得聞命矣敢問所以養之何如山
谷曰智及一年則知穀殺智及十年則知藝木持百年而不知藝
人智不保其身況其子孫欲其源清且深其人其人

養浩堂銘　　黃　魯直

心者氣之君氣者心之將君之所儀將應之如響心淵如淵氣得其
養夫惟氣之爲物憂則憔然怒則勃然羞則赧然懼則脫然勞則
瘁然飢則悴然飽其有餘不足而用其中亦乃浩然而浩然之主

漢馬賦曰援文淵器度閑雅六龍野戰聚米擒賊四方底平交趾
畔側負璽從軍以死報上驅除積雲揮霍海壖高奏旌旗直歛
角頓爲奴犇奉漢明約維銅之德君子是式燥溼不移其用無極
廼銘廼範有植其經林邑之南大海是經乃性致之雨汗流泚爰
立其涯屹屹嶷嶷上于炎雲下刺黃壤亦人望之如伏波像江流
破山灩澦中峙維茲之害有甚於水龍門峻鑿截以砥柱維伏波
之功回瀾東赴更千百年復有此孫易袴賁賁撥海門開都護
府大集羣蠻戩戩來歸視唐如漢維都護之清如水之停不風不
濤中涵日星維都護之廉如冰之寒既堅且白不可以利干俗吾
甚怜化以仁義本儒安雅飾我吏章百作具興群越一和賁僚吏
卒載賡廼歌願即故區浮建標峙居民子來都護不能止再搵泰
天萬子延亘白都護如此一耦戴唐之德永永不忘良都護之威
伏波相望海謂海險伏波所跋如行康莊毋有嵠巇毋謂海深都
護所臨龍蜑鰐負風浮濤陰洋不可恃險不可怙漢高如雷唐
德如雨有如不信視我銘詩勒于銅柱永鎮南陲

御書扇銘　孫　仲益

故刑部尚書胡公諱直孺紹興初侍講禁中上以所御白團扇
親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賜之後十七年公之子右承
事郎桐廬令臣鑄屬臣孫覿爲之銘銘曰天厭隋亂唐室代興恭
維太宗大人繼明手持三尺除殘禁暴若日月宣光風霆布號功侔
禹甸德配堯天卑宮菲食吾无間然賢路方闢正直是與儒先曹
尊御手帝所著爲世準聖聖相因稽經問道如出一人偉歟胡公
萬夫之傑耆儒宿文歷事三葉扇出尚方寶墨未乾天縱筆妙究
若龍騰鳳翥月煌煌光燭部室子孫視之稽古之力

硯銘　孫　仲益

肇鳳咮殊鼠須汗綠竹編青蒲紬金匱論石渠記先友讀父書

硯銘　黃　魯直

其堅也可以當諸者之鐵金其重也可以壓險者之累卯其退也

可以銷非意之橫逆其圓也可以行立心之直方如是則硯爲予
師亦爲予友養誘在前良規在後精則入神勤則見功敢云如是重
如是乃能時中困窮在道涉世在逢
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奢者節性質溫潤可使躁者靜矣者聽觀
柒九而見研忘其一室之懸磬
溫而栗重而泄不爲礪砥爲翰墨主不假人永終吉

歐陽元老硯銘　黃　魯直

其堅也似立義不易其潤也以飲人以德叩之鏗然如玉如金歟
陽元老笙磬同音

王子鈞深衣帶銘　黃　魯直

養心欲誠擇術欲精自知欲明責人欲輕

蒙齋琴銘　朱　元晦

神之幽然者若覯其遇險而止寫之泠然者若道其出山之泉盡
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寧貞之意則託茲器而猶傳

復齋琴銘　朱　元晦

匪金匪石含至貞兮雷蟄於腹閟其神兮磑然一作萬物皆春兮
我觀器寶懷若人兮去靜觀復休厥身兮與時偕極而不及其由
兮

書字銘　朱　元晦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之畫之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
有事焉神明厥德

趙南夫硯銘　趙　德莊

其溫而文君子之容也其堅而平君之秉也是惟我伯氏之所傳之
無窮

宋氏望齋相鍾琴銘　趙　德莊

衆兮之號夫誰主也化爲五音聲也語也彼彈我應竟何所也試
嘗謂子寧龍琴而袖手或者蓋有所取也

布衾銘　司馬溫公

於恭儉之廿綈布之溫兮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
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取易
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万世師模紂居瓊
室危爲獨夫君子已儉爲得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
忽諸

## 贊

江氏家藏　仁宗皇帝飛白題贊　黃　魯直

昭陵仁聖與天同功不刻不雕万國文明日月照臨无有隱側一
滴之雨澤及万物簡言易從易知皇祖有訓下如四時雷声
作天地淵默遺黎懷仁寶此翰墨

寶奎殿　太宗御書贊　呂　伯恭

臣竊惟　太宗皇帝萬幾之暇游神翰墨規摹文字之管白龍之破天
光分曜若森若飛動顧瞻寶奎實相國寺之扁榜昭垂於金鋪璇題之
間垂至聖無窮可以三二曜而六五緯巍然炳然作鎮上都肆仁宗
皇帝潤色[illegible]追來孝屬意於增光顯設著其處實規秘殿
於冊禁而閎麗靚深頭敬兮隆有踰其舊矣帝深惟易簡朴素之義
避而弗居迺明道紀元之首載以　太宗宸筆額奉安錫名寶奎
而并藏書焉夔眘一攄復刑之烈若以揭示萬有千年俾勿墜
而又昭以宸翰之飛白副以宰輔之紀錄篆額光華之典宸曜千
古燦乎治世之不律也臣嘗紬繹前載瀸沐聖涯恭聞真宗聖
帝會集　太宗御書[illegible]神文聖筆頌以
紀冠古人神之妙則　仁宗之是舉豈非祇若先猷者歟惟太宗書
之於前所以冠衆史揭鍾王萃圖書之大成者也惟　仁宗藏之
於後所以重先業廣孝思集奉先之大成者也於鑠盛典不可闕
然而无述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皇矣太宗聖文冠古奎璧分
擢森爲翔鳳若翥鴻脊休若擬題有嚴爰錫稱榜天漢煥然元氣淋漓
載沐神筆而雲五色祥輝紛集粲粲君史叟僕鍾王郡人縱觀雖
塞康莊　仁宗嗣服增光祖武孝思闕藏以永休烈於赫廣殿壯觀

皇君極奎畫以垂清都表以飛白作民表率先甸在堅珉是勒是
鐫璧月珠星錯落深粹奎章一臨丹艧失色外拱松楹瓊瑤金碧
層霄月綱翠仰觀雕甍諸儒從獻發揮宸俠今之書與之同符內
頃垂堂宸翰陛雖邇臣拜賜四璉昭垂銀鉤相鮮怒猊渴驥俠今
之書與之一揆丕顯 太宗入文化成丕承 仁宗純孝烝烝潤色鴻
猷以聖繼聖受言藏之爲國至鎮休光上達有暐其虹小臣作詩
式昭顯融

## 御書無逸圖贊　王　璧

紹興改元之五年四月 皇帝陛下親洒宸翰書尚書无逸篇爲
圖以揭於講筵銀鉤鐵綵鳳翥龍翔而清燕之間於以自見研味猶
於茲益德事也臣切惟是書盖姬公旦本商三宗周文王无逸之
實以訓于事者以進戒成王歷代傳之以爲大訓而前世好古頭
治之君固嘗視此爲元龜焉我宋 仁宗明孝皇帝在御晏命翰
墨之臣蔡襄爲圖列於邇英閣朝夕覽觀究其指歸資以修德立
政而慶曆嘉祐之治足以追儷三五爲万世无疆之休蓋其明効
大驗然也共惟 皇帝陛下以仁聖英哲稽古欽承事法 祖宗
至是又因近臣建請親肇爲圖置其便殿左顧右眄若商三宗在
前周文王居後而周公以成王亦於其次以輔道聖德則盛德之日
新宜无愧於古先聖王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也小臣猥以翰墨待罪
于朝謹拜稽首而爲之贊曰惟天爲大道運无積惟聖憲天自強
不息古先哲王罔敢暇逸在商三宗逮于周文四人迪哲益德攸
聞厥惟无逸垂裕後昆周公作書用以進諫載在方冊斯文有爛
於皇仁宗寅畏厥失視商周君異世而同爲圖昔暗鏡戒前蹤則
致大治莫之與隆 皇帝在御遐追祖德无時逸豫親御翰墨揭圖
便殿神藻揮赫左顧右眄謂聖服聖德日新宗社之福小臣贊
揚於昭无極

## 書伊川先生易傳復卦義贊　張　欽夫

天地之心其体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生生群物
資而以日身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礼
智仁雖不同揆厥所基脈絡該通爲其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
生道或息養而不害敬義夾持是爲復亨出入无疾

## 雍熙平戎萬全陣圖贊　呂　伯恭

我太宗皇帝雍熙紀元之四年宗有天下始三十年矣始 藝祖
之興環京四合弃爲盜區南征北伐左屠右戮以有天下故天下
服其武及太宗紹基薄海內外風塵不摇雨濡日溫父誨母育以
息天下故天下懷其文教既熙武備浸弛撫陷壯舞獸心將生
帝用是憂乃召將帥前諮方略時有邊臣潘美田重進及龍衛虎
賁之臣咸備咨訪群議僉同聖斷自定越五日庚寅內出御製平
戎万全陣圖宣示二府大臣及掌兵將校凡一大陣爲一小陣九
內列三方陣陣車各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各三万一千六百
八十人東西四陣爲左右翼騎兵各万人爲三百五十隊前後二
陣爲前後殿騎兵各五千人爲百二十隊九陣之士凡十四万
九百三十人方圓紛紜奇正渾沌出神入天不可窺測群臣諸將
下拜周視揆今思古咸所未有咨嗟使聖子神孫世世相授毋忘此
心則於千万年毋有侵軼之患矣方今 皇帝思念 祖宗之艱
難規恢遠圖選練將士以復故土則我 太宗之法不可廢也翰墨
小臣是用追述聖意稽首再拜而贊曰嗚呼休哉平戎万全 太
宗所制在漢高祖君帝臣智其不以中群雄外驚光武龍飛君強
臣弱范鄧景賈授方略我之藝祖光武其若於皇 太宗亦我
藝祖究變英斷超今冥古法驚祖狂并汾納土八埏九垓方壹闡
戡鋒文鑄鐔无有內外太宗曰吁武不可息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吾謀既定時協予咨臣美臣進駟召必來曰懿太衛群帥如虎貪
奏具陳什十伍伍孰右孰左孰縱孰取孰斷臨之要領乘獲疆畫
乃圖以詔群辟中營奎運左右翼前縱後殿從之內環臨
衛外騎軍馳戈矛森立劍戟紛施部分行列星明斧燦首尾皈腸
交枝互統離合啓閉不可尺曉二府元臣千廬列校拜首貽贊翰惟

帝之教神謨聖略出入天巧漢有八陣平沙是列唐有六花取數於八孰知此圖憲天之法以此禦戰孰能禦之開邊拓境惟帝使之犁庭掃戎狗鼠去之帝曰无虞安邊是務貴我子孫以禦外侮皇帝在御思念祖宗觀圖考法振武平戎子孫万全朝廷其[illegible]告于清廟以樂太宗嗚呼休哉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贊　　張　欽夫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卧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万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維其一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万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錢忠懿王畫像贊　　黃　魯直

文武忠懿堂堂如春中有條里不以示人雷行八區宏羅翕闢提十五州共爲帝民送君者自崖而反以安樂其子孫九万里則風斯在下眇大物而成仁 [illegible]

東坡先生真贊　二首　　黃　魯直

子瞻堂堂出於峨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閣上如牆上前論事釋之憑唐言語以爲諧而投諸要荒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不而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崖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不自知其珠崖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日不朝其間容戈至其一丘一壑則无如此道人何

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鑾坡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槁項黃馘觸時干戈其惡之也投之於鯨鯢之波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計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終始

自贊　二首　　黃　魯直

道是魯直亦得不道是魯直亦得是與不是且置且道喚那个作魯直若要斬截一句藏頭白海頭黑

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

六先生畫像贊　　朱　元晦

明道

山立揚休玉質金声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濂溪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斯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橫渠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

篤學力行清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二先生畫像贊　　張　敬夫

濂溪先生

於惟先生絕學是繼窮原太極示我來世

明道先生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源

伊川先生

於惟先生極其精微擇執弗立德循有歸

張欽夫畫像贊　朱　元晦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觧父之勞亿亿乎其信道之篤卓卓乎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丗之豪被其楊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得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尹而失顏曾也耶

呂伯恭畫像贊　朱　元晦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以立教而垂世然而狀貌不逾于中人衣冠不說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蹤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觀之者有以得其天焉則庶或眞遺編之可續

于湖畫像贊　張　欽夫

是于湖君英邁俊特遇事善然如利破的談笑翰墨如風無迹惟其胸中無有畦域故所發見橫逆四出雖然此固衆人之所識也今方袖手于湖之上盡心以事其親而大發見其所未及則其所至又孰知其紀極者邪己丑中夏廣漢張栻書于湖中館

葉夢錫畫像贊　孫　仲益

葛製練巾羲皇上人久登于佛現宰官身玉立堂堂王國之珍金甌獻卜銀筆書勳奏嚴貂冠圖像麒麟民而不名有宋元臣

僧智標眞贊　孫　仲益

一衲蒙頭三椽容膝臥枕布囊行柱楖栗祇陀微心毗耶問疾畫史潭相疑瞻眺勝妄見影事依月燈出即汝一身應成兩佛

長老端裕眞贊　孫　仲益

龜著宿床鵲巢有鵝眉結半火然說法堂人中天師子吼遍大千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贊　孫　仲益

眉豎後顴耳屬肩有大比丘老曬僧五葉拱一灯傳天雨花地湧蓮有畫史幻朱鉛具相好普現前清淨目見明鏡如說法常熾然

月堂僧惠心畫贊　孫　仲益

犀顱哆口月面天眉具佛相好眞天人師有言皆幻有相亦非蹋風系影作此兒嬉隱几嗒然南郭中老吾今喪我問汝為誰

長老法達畫贊　孫　仲益

本來面目非汝是今暖自知如飲水遍滿十方現一切畫師分身蓋其戲

僧法臻畫贊　孫　仲益

四大假合前身後身以身為假以畫為眞真心常住不依一塵應量無邊是真老臻

虎丘劒池贊　張　欽夫

湛乎淵停其靜養也卓乎壁立其自守也歷四時而無斁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窮其用不膠也其有似於君子之德乎吾是以裴徊而不能去也

畫屏贊　黃　魯直

兩虎鬭搏文章露于林號風雷欲兩切勿私鬭傷爪距豺狼野于即當路

墨竹贊　黃　魯直

人有歲寒心乃有歲寒節可能貌不枯虛心聽霜雪

麟趾贊　黃　魯直

麟有趾而不踐仁哉麟哉有定而不抵仁哉麟哉有角而不觸仁哉麟哉今之人一朝之忿以觸人滅身辱親嗚呼人中有獸獸中有人

邛竹杖贊　黃　魯直

鶴癯臞而不瘠故稱比於彭耽之壽屈曲而有直体能獨立於雪霜之後伯夷食薇而清陳仲無李而廉陪翁畫臥齊龍拄藜詰翁猿危心如鐵石窮山獨行解兩虎令終不使不莊要開而擬子成名

武人日念卅米佛号贊

時平主聖万國自靖不殺而武不征而正矯矯虎臣式開明命嗜嗚叱咤變作佛声軍符号令变作佛名一佛一米壓米三卅日升

至汁自升至斛念之无窮太倉不足

楊貴妃病齒圖贊

禁鴉之術自古識有之予觀玉環病良苦得非坐多食側生而動揺其左車乎阿瞞在旁愛惑之心亦第矣嗚呼移此心以治天下其孰曰不可

無爲贊　司馬溫公

李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无爲迂叟以爲不然作无爲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静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箴

周師氏箴　呂　伯恭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遲曰疎曰驟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可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媺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挈一事二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也想夫周成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獻發號施令同歸於箴若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大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氏之箴獨傳切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簡殘書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嘆已用敢追述其意而爲之箴曰

若昔忠臣　格君之非　啓心沃心　日化月移　雖有嘉猷
情或未信　孰疎地遠　干説一聽　莫膏潤之與　稽古建官
左右賢俊　治務多盤　時惟師氏　設王以媺　𢌿以入之
曰義曰理　原念媺惡　水火背馳　火盛水竭　媺勝惡微
纖間稍清　誠意懇款　光養所長　粘實所短　惟復其源
善迎其端　輔翼巽業　功不可刊　俊麗之欲　將發復止
昇慢之慮　將萌復已　師氏之陳　惟一惟精　君失无迹

我諫无形　於惟群王　獨制万乘　必求俊賢　本以自近
且承暮夜　前賛後襄　氣肆默移　其道大光　苟不鑑此
正直猶棄　僕隸之曰　諾二唯二　堂下日遠　堂上日高
雖復庭宁　烏知民勞　聖人復作　期理不易　小臣司規
敢告執戟

漢考工令箴　呂　伯恭

天子受四海之圖籍備物致用以爲民極必合天下之材而爲之用合天下之巧而爲之工然後可以尊宸極而待經用虞之共工周之司空則規後承若出一轍其制作之妙質而不陋典而不華精深簡古爲万世表逮漢之興跨暴秦鑿戰國駁二然向於古武帝元鼎之三年肇設水衡之職後復致少府各率其屬參掌百工之事而考工令實其屬焉其秩雖微不登於千石然是官之設所以董正百工俾之無偏無邪无作奇技无貴異物惟服食器用以修守其職特其與濯相其陰陽上其鑿枘辨其良楛以追周之輪輿鞄陶度長物小大无所遺然後漢有職掌豈輕也哉稽之漢史若文帝之衣弋綈罷露臺其敦本之風盛乎其約也若宣帝之拔巧成精其厲精之政舉乎其嚴也二君之待百工兩盡其極其視中庸之九經无愧辭矣深惟治古官箴之義用敢攷諸百官表述繹其意而爲之箴曰

治有九經　會紀百工　備物致用　罔敢不恭
舜璣命垂　周官著冬　匪文匪質　惟執其中　漢承炎運　爰設水衡　將作少府　各工厥名　方物備工　制器惟精　上統六傳　世宗作興　釐正官制　一洗万世　考工設令　司其工楛　梓匠輪輿　各得其所　恪守厥職　无有幽僻　與鉶燕幽　智度宜右　其斷是斲　大華務實　服食器用　以奉宸職　陰然簡易　以爲民極　弁繩正陌　坦勿焚我　璧元胡不爲高　視穆明宗　臺言尚精　大液芻靈　不勿不爲　靈番我民　監乎太宗露臺　能使言興邦　萬杵成息　監乎中宗　黃然齊務　茍無拔巧　圭柔莫逆　以儉爲本　以明爲輔　咎當修式　不改其度　惟昔工師　諫必執藝　小臣司令　敢告在位

主一箴　　張　欽夫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无適之謂一嗟乎求仁之方孰要乎此因為箴書于坐右且以諗同志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彜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无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為其敬妙在主一曷為其一惟以无適居无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四无益箴　　張　欽夫

先君晚歲嘗大書四言以詔杓弟曰无益之言勿聽无益之事勿為无益之文勿觀无益之友勿親杓受而藏之惟謹先君既沒之九年則以請于某曰杓自惟念大懼无以承先君之意既以四益名堂顧兄追述其義將列之坐右朝夕儆戒以庶幾乎万一某奉書而泣退而為箴以告之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為无益誼言溺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宜亦有定聽斯不惑朝夕之間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為君子惟欲之動則乱乎為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正之有道當收放心曷喻其工擾擾臨深匪說害道我則弗述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况末俗詭論俚辭當絕于前勿乱乎思游心聖賢博攷載籍聞見之多于以蓄德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覲昔人敬戒无斁以狎而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曷終忽焉厲心求信是親抑此聽之終和具乎

端拱箴　　王　元之

天生烝民樹之司牧開物成務惟皇圖授錄為君爾臣惟辟作福在以欲而從之不以人而從欲位既尊大時惟開泰功成作樂或生懈怠乃有諫諍乃陳箴誡箴誡惟艱斥君之過諫諍惟艱艱君之禍君或好諫臣亦何患臣或盡忠君何不從君臣之義今古攸同普天之下人誰不賓如父如母為妾為臣虐之則讎撫之則親是以王者可畏非民率土之濱物何不見乃牟乃具惟珠惟玉與不被躬飢不充腹是以聖人所寶惟穀无後乘輿无畜宮室當念貧民室无環堵无崇宮掖无廣陂池當念流民地无立錐御服煌煌有采有章求衣之費直百家衣常御膳郁郁有粱有肉一食之用千千口腹勿謂豐財經費之本勿謂府庫聚民之膏血勿謂強兵征伐不息須知干戈害民稼穡賞罰者國之大柄喜怒者人之常情賞雖由己勿因喜而行罰雖在我勿因怒而刑喜賞或濫虧損大體怒刑不正枉害人命大臣元老經邦論道弼補聰明于何不照樂不成君子所以為其師友小臣閹官執巾沃盥于講政事于何不當豎刁易牙所以敗其邦家親君子先人後己信而用之斯為至理孰為小人害物謀身察而斥之斯為至仁无好人辯或有虛譽喋喋之言修而多詭无惡人訥或有淳質期期之口直而不屈浮圖之教刃戒乃苗漢明之際始入中原行之既久存而勿論道教之種无義无仁秦皇之後常若鳥寢禁之以道疏而勿親計口授田兼并何有是謂仁政及于黔首約人署吏侵漁則少是謂能官惠于元告父天母地日兄月姊乃郊乃禋勸其耕撫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與之動戒其驕矜因或明察政用偏聽或施柔綱紀不張行乎大中之道漸乎无何之鄉游神乎簡易之域息慮乎清淨之場斯則妙有無之无窮誰謂古道革而不還君或行之是亦非難誰謂淳風去而不返君或繼之是亦何遠慎始則多克終蓋鮮[illegible][illegible]當宁後車在眼庸庸祗祗兢兢戰戰小臣司箴敢告旒冕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九

頌

大祖皇帝閱武便殿頌　　呂　伯恭

臣伏惟　藝祖皇帝天造神斷手提干將掃蕩羣夷以不世之資承上
帝之威命建隆之元詔天下擇驍銳之士咸集闕下罷其孱懦者
命郡國蒐補其數焉四方之兵魚鱗雜襲投石思奮什伯其耦閱
集以程其能親臨以作其氣所以鞭策之者甚至於三年殆將鑾
輅御便殿而閱武陛戟百重彤庭如砥扛鼎翹關之雄落鵰穿楊
之技劍纓鳴劍之欽並効其能天容日表不違咫尺視其勇怯以
爲殿最賞春罰秋風動雷轟用能東征西伐罔有不功一舉而平
荊湖再舉而平蜀漢三舉而平劉鋹四舉而平李煜兵鋒所向如
雷如霆如摧枯如破竹无不殄滅者蓋　藝祖閱習之功有以先之
也嗚呼　藝祖閱之於殿陛之間而收功於千里之外閱之於踐
祚之初而收功於歷年之遠所以啓佑列聖開佑我宋丕丕之基
著閱武之功居其多焉大矣哉聖人創始之深幾也臣竊述其事
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天造草昧　野戰群龍　分割河山　風氣不通　皇矣藝祖
受天景命　神武奮張　六合底定　開乾闢坤　肆惟初元
肆彼神指　布於幅員　尺籍伍符　簡其勁銳　造于王庭
肅較厥執　羊質虎皮　力不勝兵　是汰是斥　練擇惟精
時其三年　天臨廣殿　曰熊曰羆　賈勇自獻　陛𨻶九級
左城右平　旌旗如植　有聞无聲　貝冑朱綅　流星白羽
肅其戎容　行行伍伍　前疊楊葉　後貫執技　連抉逢家
比肩虫基　劍躍長虹　弓彎滿月　援氣回潰　驟衛瑚裂
靜如盤石　動如飄風　出奇入正　滅沒无蹤　帝臨軒陛
延嘉延獎　積金至斗　賜勞第賞　轅門之下　交相鼓揚
雖柔必強　雲旗南指　荊湖糾壁　萬仞劍門　如入吾室
俘囚劉鋹　海波不興　濕惟桂萱　羈以長繩　於赫王旅
動而無敵　撥亂本原　繄閱習力　藝祖聖武　同符禹湯
混一書契　于古有光　藝祖聖謨　克開鴻業　列聖閱武
相望史諜　豈無頌德　其規未洪　亦有雞山　其刑未公
大哉斯舉　百王之極　小臣作頌　賜之金石

黃帝封泰山頌　　孫　仲益

昔在黃帝膺土德之運躬循齊敦敏之質修德振兵監于萬國涿
鹿之戰既勝包干戈而弗用爰奉風后力牧之徒同德左右康濟
天下開明堂以朝四夷作咸池之樂以文頌聲上之日月星辰之
序下之鳥獸草木百穀之宜若大若小罔不作乂於是登封泰山
勒功告成神靈居前方和會功大德備爲五帝首可謂盛哉封
祀之礼尚矣毋懷氏而上制作之文六經无所述殆黃帝之興創
法立極禮制樂備然後山川鬼神封祀者爲多焉三代之王文獻
相承云亭社首之盛雖既見於詩書而稽古礼文之事多自黃帝
發之是宜作爲頌詩以紀洪烈頌曰　維古聖人德盛而帝嗜欲
開先以德爲瑞涿鹿之原布昭聖武風揮日舒莫敢余侮旁招俊
乂輔我帝工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乃開明堂駿奔万國乃奏咸池
簫勺群慶宅名百物言順事成推筴迎日以臨大濱鳥獸虫蛾百
穀草木前民是狀罔不率育上石金玉功利川瀆水火財物資用
不匱垂衣而治匪疲匪勲厥壤可遊仁壽之域符瑞紹至雲物翔
洋乃建官師以定厥祥協氣橫流陽開陰闔黃爲大和昇肅冲穆
功大名顯爲五帝先其著顯庸升中于天肆作元祀發号垂鴻濬
東秦巍至于岱宗維山岩岩莫盛東魯神明之隩氣澤所聚類于
上帝來顧來歆百神受職紛若有臨秦盛以告郎上之禾三脊茅
籍酒醴維馨犧樽稿秸大礼无文神之聽之厥聞惟馨天地不愆
不竭而馥世弥長揆以神筴三靈悅豫四方和來德音孔昭万
世由之

漢甘泉宮朝呼韓邪單于頌　　呂　伯恭

漢興百五六十載當中宗孝宣皇帝甘露紀元之二年冬十有一月

韓邪單于侯栅敖五原塞上書願朝三年正月詔有司定儀太子少傅臣望之上奏曰單于非正朔圖宜不以臣礼待詔曰可明年春正月上幸甘泉宮單于朝詔贊拜稱藩臣不名賜以冠帶衣裳璽綬弓戟車馬金錢錦繡絮穀𥟖甚厚礼畢上至自甘泉宮蠻夷君長王侯數万迎謁渭橋下詔單于就邸長安上享之于建章宮越月乃還嗚呼盛哉自有天地以來竹帛所載謳謡所傳未之前聞也高帝親征葷允大王文王事之宣王北伐止于太原漢高帝親被白登之圍武皇帝竭天下之力終莫能得其要領至是乃北面稱藩奉朝請如公侯礼漢之威令可謂超王軼帝夐出万古上矣古之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詎過此歟王褒張子僑之徒咸以文字侍上娛樂從紀臣主之洞甫甘泉以為美觀至盛德大業嫗煦拊天地者顧嘿嘿但已赦舍之道何其爽故是用推原中宗皇帝制敵之本意而作頌曰

天下之勢　常病跖戾　堂堂諸華　林此衽衛　匪日跖戾
實疾實纂　心腹有疢　條見于外　在周文武　獫狁爲害
采薇匪棘　天保是賴　内事畢矣　而狄斯潰　於皇中宗
文武是媲　狄之始張　勇者授秩　帝曰不然　病在榮衛
狄之始衰　智者獻計　相曰不可　貪其必敗　推賞其信
惟罰是戒　鈞名核真　黜殺斯最　招流空亡　進秩加賚
澆醇飭欺　顯戮能懈　技巧法理　爰及器械　孰補不精
孰昏不義　如人之身　百脉不滯　孰使外邪　而敢為癘
郅伊桀虜　天奪其魄　君臣妖昏　帳落崩解　瞻我漢家
如彼泰岱　今此蚍蜉　或敢睥睨　犇奔侯擁　稽首歸塞
願爲藩臣　奉寶朝歲　帝曰嗟來　訂我儀制　諸儒老生
博古遵緇　僉曰无之　嘗自吾世　三年之春　郊見上帝
還坐甘泉　陛戟羅列　九門洞開　百辟咸在　命大師肸
引使前對　單于至止　虜服椎結　左右名王　披悃腹款
君臣北面　稽顙百拜　天子嘉之　錫汝冠帶　弓劍祭戟
輿馬衣幣　穀清觴温　璽金繒鑑　單于拱手　天子之惠
鄉坐建章　示以珍帷　千門万户　更啓迭閉　單于怖駭
直漢之大　嗚呼盛哉　自有書契　帝伯皇王　凌夷超邁
揚光祖宗　振業後裔　撫元乾紀　惟我治内　人謀允藏
亦遏其敵　在昔武皇　威豈不逮　斥地陰山　揚旌瀚海
謂大我驕　終莫懲艾　孰知斯時　拱手天陛　矢戰不遺
匈狠不貫　犬戎自來　孰使頓係　小臣作歌　吉甫是継
於千万年　單于來會

北狄來朝頌　王元之

隴首雲隴河隍路斷青塚鎮野黑山驀空冥有醜虜居乎其中言語衣服不與華同食血茹毛寧識八珍之味何嘗披毳安知五服之儀不緝絲麻以羽皮而禦寒凍不修刈穫以射獵而為耕耘春无折花夏有飛雪沙平万里冰固千尋征鴻叫雲戰馬嘶月其地不可以耕而食其民不可以畜而臣由是古之王者外而不内疎而不親不與約誓不就攻伐何者約則貪賂而見欺攻則勞師而招寇故朝覲不加其國政教不及其人來則撫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信所謂天限南北而絕内外者矣苟非聖人至道者見安肯伏膺稽顙而自至于天闕哉請陳往古之得失表我朝之盛不亦可乎在昔周宣之世獫狁侵削動乎封疆乃命將以安邊俾出師而征故薄伐如貙虎不尽勦除而虜若蚊虻止在駈逐覬覦以動煽境而還虐我則雖方用徂征之義勝而不武故无樂戰之心所謂周得中策者矣漢武之代也匈奴暴強犯我邊鄙於是選良將出銳兵勞吾干戈深入沙漠成師嗟老流矢告窮雖多刻獲之功亦有恥辱之事及乎李卿降北永為敗績之人明妃去時終有和親之議所謂漢得下策者始皇之世也胡虜侵凌亂于邦國遂命致遠戍築長城万里亘天千雉截漢雷奔轟野雲鍾徹空擂泉則戰血迸流戍士則枯骸共積人力告匱邦其已傾鹿走中原見漢胡之將霸地拔太澤如竈民之須亡所謂秦无策者矣新莽之

彼固不足微得上策者在我 聖朝平主上神武膺命至道育物

謂國之難治設礼樂刑罰以正之謂民之難制布道德仁義以化

之國以之而泰民以之而蘇然後治定矣議征伐取甫蜀下湘潭

平交廣帰吴越師如時雨人斯倒懸使至仁而伐不仁八紘盂覆

去无道而就有道挽民于水火使朔易之方戎狄之衆有見幾之

義生嚮化之心行事大之儀陳任土之貢雖越裳獻雉渠搜街遠

丞鴻賓豁唐虞之日月至同軌異文觀華夏之車書 主上思欲來

遠人安小國接之以礼示之以德使觀乎辟雍明堂重蕃復譯則

穹廬鳥語之人崇制度矣使對乎昇流之貢華夷之榮則被髮裸

壤之徒見服章矣使食乎太牢之味旨醴之酒則膻肉酪漿之衆

登茅蕞矣使聽乎鈞天之樂治世之音則胡笳羌笛之方閑節漫

矣而後歌詠皇風沐浴天澤如登春臺如游壽域游熙熙樂不

抑歡夫如是則周宣漢武乃我朝之粃糠也臣技窩帝里榮觀國

光親左掖之徒咸帰德化歌皇世之主雖褒頌声雖未刊岂山紀

國休而不忍聊抽鄙思試頌王化之无疆亦所以褒讃成功游揚德

業舞抃之外頌曰

天輔有德　民懷有仁　上玄眷命　爲天下君　暴乱反正

流薄帰淳　拔奇見難　崇德振民　其仁如天　其智如神

函之若海　澤之如春　就之如日　望之如雲　始修文德

人未之臻　終講武功　以討弗賓　乃下甫蜀　來其遠人

復取湘潭　問諸水濱　次定交嶺　朝于紫宸　終平吴越

絶乎妖塵　伊彼匈奴　見機而作　恩拜休明　遠出沙漠

紫殿歡呼　蕃街拜躍　脫毳衣毡　労以王爵　卉笛楷笳

聽乎韶樂　結亦闕庭　永忘沙洛　自服唐虞　寧須衛霍

賓礼遐陬　迩安遠柔　盡帰道德　廣推文矛　隴水休咽

邊雲罷愁　戰征思弭　封禅將修　可紀嵩岱　宜登介丘

顛儒獻頌　永乎千秋

續酒德頌　王　元之

詩有六義焉頌居其一也所以游揚德業褒贊成功美盛德之形

容告乎神明者也觀乎百倫之頌異乎是哉彼以大人先生放蕩

爲辞以未知酒德之故乃肆而頌之夫天有酒星地有酒泉聖人

之法天地而爲酒先用之以祭神祇次用之享賓客然後勞耒耜

之農賜有功中有礼者酒之德也是故堯有千鍾舜有百觚禹

疏儀狄殷以酒亡此天子之德也句踐投醪士卒皆醉文侯受

錫征伐自專此諸侯之德也以傳說蔡命爲麴蘗之用管仲棄酒

陳諷諫之辞此卿士之德也斯乃載在前籍垂之後昆操危執觚

幕天席地著乎得喪爲乎弄乎鍾孔子百觚亦无所取也梁

蕭既重浮華之文忘礼法之度列于主裏陸機之閏不其失耶必

以衔盃漱醪捉筆搖翰之爲樂則精立酒池德之大者也及乎

亡桀紂取殺知其不由乎斯矣又何德之云乎頌曰

古之明君　先成其民　薄以賦斂　易之耕耘　風雨祈祈

稼穡蓁蓁　三時既豐　九穀斯芬　民之成矣　致力于神

正辞以告　于以薦之　若作酒醴　麯蘗以時　神乃其矣

百神攸宜　古之乱生　殘民好兵　疆場未保　干戈未平

甫田既荒　大倉不盈　人有菜色　野无歌声　民未成矣

爲用神明　若作酒醴　酌彼金罍　矯辞以告　上天降災

神乃怨矣　万事隳哉　化有醇醨　聲春禾稷　飲无沉面

道乃昭格　暢叶人神　是酒之德

澄心亭頌　黄　曾直

菩薩清涼月游於畢竟空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尒觀伏塵勞

破澄泥著於八風動地來塵勞復起若海性澄圓波濤无不澤

即渾即澄徹底是澄觀

拙軒頌　黄　曾直

覓巧了不可得拙從何來打破砂盆一問狂子因此眼開弄巧成

拙爲蛇畫足何況頭上安頭屋下蓋屋畢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永春庵頌　黄　曾直

奪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分明射得南山虎子細看來
是石頭

白蓮菴頌　黃　魯直

入泥出泥聖功香光透塵透風君看根元種性六窓九竅玲瓏

沙弥文信大悲頌　黃　魯直

通身是眼不見自己欲見自己頻掣驢耳通身是手不解著衣曰
生擸搭空打車轆通身是佛頂戴弥陀頭上安頭笑殺洛詢

清醉道頌　黃　魯直

清如秋江寒月風休波靜而无雲醉如春江永日游絲落花之因
人借之以浩翁清閒避此杯面淥李之以李東孝友成此甕中春

和瑞岩淇老頌　黃　魯直

海幢一定身紛敬无不足三眼等諸緣洞視非世目淵明但好酒
不䄂淥鴨頭綠五柳任榮枯不種千雲木我欲訪惙物路隔四面水
弃置菴外境一掃百念已風送好音來正目爲君起妙句有玫瓌
洞然无表裏

題跋

代書　皇帝御書幸秘書省詩跋後　呂　伯恭

臣等伏惟　皇帝陛下宵旰万幾身濟大業雕琢奇詭浮靡虛僑
之法是抑是黜囿光池御撰宴發揮樂之華其損其益蔑居焉非本實
不親動焉非法義不參聽茲三館延儒藏典訓長育英畯之地自
紹興清蹕下臨迄今二十有四年恩澤儀刑不替以增光聖緒粤
九月辛酉朔詔有司戒期十有二日壬申幸秘書省受朝于右文殿
移御秘閣編　光堯太上皇帝寶章以視群臣既又修太平興國
故事張宴右文酒五行龍越騰翔癸酉內出御製詩賜臣若以下
紹自淵曜參貫圖書遡大閣深古休雅頌臣等下拜稽首相與濟
披數緝宸指蓋在昔聖人以開物之智立經陳紀通于方世惟有
道之主爲能監世勿虛則家成瑞立王法是之謂稽古文武並
用久長之術惟崇起經藝復表儒子用能章明大誼馴服雄獻俾
咸知尊君親上茂集駿功是之謂右文國以人爲輕重士氣之肆
拘信辭論世者必觀焉惟虛己忘勢然後群獻輻湊展布四體樂
尽其心是之謂禮賢下士大哉王者堯舜禹湯文武之隆由此其
選固非累零藝人所得私以爲榮觀臣等昧死請勒諸琬琰詔諸
億載與日月雲漢同垂无極制曰可謹具著其語下方以風示寓
内俾意者嚮之所鄉云
其謹書

跋泰陵祭溫公文藁　張　欽夫

嗚呼此泰陵詩司馬丞相之辭也哉未及朞綱紀略定用賢之有
益於國也如此盖此未朞歲之間非特足以開元祐一時之治而
所以培植邦本祈天永命者至矣嗚呼盛哉八十有六年具位張

跋昭陵親札　趙　德莊

臣幼時嘗幸聞　仁宗皇帝賜許國文靖公前翦髭親札竊歎君
臣始終之際如此然自天聖訖慶曆年間雲漢之光下燭相門宜
視舊文所備之富臣生晚不獲見也而聞諸長者許公能任重斷
大事多人所難言者盖古社稷之臣方契丹謀動疆埸時議欲遷
都洛陽公獨屹然請建都大名示脩景德濟河之典自爲漢丗
門中國賴之不徒爲泰盟而已也臣今所謂一編蓋付此事者湯
之於伊尹何以過此敢再拜識之而歸其書猶廷漕臣元孫企中
乾道八年二月七日具官臣彥端謹書

○跋中庸集解　張　欽夫

右石墩子重所編集解兩卷其刻于桂林郡縣官子重之編此書
嘗從吾友朱熹元晦講訂分章去取皆有條次元晦且嘗爲之序
矣桂林本宮舊亦刻中庸解而其間雜乱以他說其反誤學者於
是漫去舊板而更刻此書竊惟中庸一篇聖賢之淵源也體用隱
顯成己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
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終
發明尚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

惟極夫爲善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學者於此亦知所
用其力哉有以用其力則於是書反復紬繹將日新而无窮不然
譬諸枵腹而觀他人之食之美也亦奚以益哉

○跋通鑑紀事　呂　伯恭

通鑑紀事本末袁子所輯章首則楊子之筆也庚寅辛卯之間袁
楊風節隱然在兩學子厚爲僚相與講肄蓋有得焉暴爽君宿
業壇廢袁子官學稱憫其孤陋延以是書開予予既然曰通鑑之
行百年矣綜理經緯學者鮮或知之習其讀而不識其紐則所同
病也今袁子搜其體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
躬其難而遺學者以易意亦篤矣昔是書者司馬公與一劉氏論中秘
外郎之書餘二十年其定爲二百九十四卷若蓋百取其一千取
其十也攬者猶難之若袁子之紀本末亦自其少年玩繹參而本
之以經術驗之以世故廣之以四方賢士大夫之議論而後部居
條流畋畋易見矣夫豈一日之積哉學者毋徒然其易而深思其
所以難則幾矣

○書易傳大板本後　朱　元晦

易之爲書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犧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
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
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
法不得不異而道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
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論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
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
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
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
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
存亡之道將无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无處而不當
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將以予人惟
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頃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其

以鐫刻書此以贈之年月日某謹書

○書朋友說後　朱　元晦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
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
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
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
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
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者
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
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无
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
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
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
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
者而朋友之倫廢缺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
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
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
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
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
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
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无
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輕難合而易離亦无
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
又其所賴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
盡其道而朋友以无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
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
夫強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
友之篇而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從而考之則竊其推之不及於

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出於情義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爲聖人強而附于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絶，是乃理分之當然，尤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曉矣。近得黄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跋西銘　張　欽夫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之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无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以寄李生潘友端

跋西銘示宋伯潛　張　欽夫

人惟拘於形氣，私勝而迷其所自生，故西銘之作，推明理之本一，公天下而无物我之不體，然所謂分之殊者，蓋森然具陳而不可亂。此仁義之道所以立人之極也。學者深潛力體而後知所以事天事親者，其持循之要，莫越於敬而已。乾道八年七月己卯，敬書以遺宋閎仲伯潛父

跋通書後　張　欽夫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某刻于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无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无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捨，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揜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跋遺書　張　欽夫

二先生遺書，近歲既刊于建寧，又刊于曲江，于嚴陵又刊于長沙。長沙最後刊，故是正爲尤密。始先生緒言傳于世，學者每悵不克睹其備，私相傳寫，人自爲本。及是書之出，裒輯之精，亦庶幾盡矣。此誠學者之至幸。然而傳之之廣，得之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之患。或以備聞見，或以資講論，或以助文辭，或以立標榜，則亦反趨於薄。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爲違甚矣。學者得是書，要當以篤信爲本，謂聖賢之道由是可以學而至，味而求之，存而體之，涵泳敦篤，斯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是則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敢敬書之附于卷之末。

跋戊午讜議　張　欽夫

自古爲國必有大綱，復讎之義，今日之大綱也。要不當論其利害之所存，獨念夫君臣父子之義不明，則戴天履地不能一朝處也，則知性與之俱，立若飢之必食，渴之必飲，弗可改也已。雖然，復讎之義，固其大綱，而施爲注措之間，其事曲盡，修德任賢，立政，又復讎之大綱也。不此之爲，而徒曰吾讎之復，有是理哉？故某嘗論今日之事，正名爲先，而務實蓋名實一事也。若夫爲人臣而不思大義之所存，甘心於事讎而不以爲恥，其爲罪固不可勝言；而或借復讎之說，名不正而實不務，欺當時而貽後患者，亦正論之根柢也，可不畏哉？乾道庚寅歲，始得吾友魏元履所編讜議，三歎之餘，附書于末。

題司馬文正公薦士編　張　欽夫

右司馬文正公薦士編，起至和之元，盡熙寧十年，凡百有六奏。其間多公所親錄，而其外題目年月賢否，亦公隸筆也。其來孫汲出以相示，竦然起敬，起慕，惟公薦士報國惓惓爲至之心。後世觀此編者，亦可以想見其萬一矣。

跋希顏錄　張　欽夫

其己卯之歲嘗裒集顏子言行爲希顏錄上下篇今十有四年回視舊編去取論次多所未善而往往爲朋友所傳寫於是復加考究定著爲卷又附録一卷盖顏子之事獨載於論語易中庸孟子之書其間顏子之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者抑鮮矣特聖人之所稱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具詳盖可以究知也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横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以學乎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无隱乎來世者矣故今所録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横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别爲一卷又采家語所載顏子之言有近其者與夫揚子雲法言之可取者并史之所紀者存之於後盖亦曰學者之所當知而已既已繕寫則撫而歎曰嗟乎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惟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舍高莫卑遂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于顏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越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循序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門墻是録之所爲作也

張　欽夫

跋孫子

右唐中書舍人杜牧所注孫子三卷牧在當時号爲知兵者觀見藩鎮相煽爲盜不可制國威日削發憤感激留意兵法可以教於後世者无若武之書於是章分句析而爲之說其言皆有所據依推之事實而可以行若牧者誠有志當世者哉盖君子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當究况於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无窮非素考索爲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若武之書盖講乎法度紀律其於機謀權變之用詳矣按西漢藝文志武所著兵法凡八十二篇圖九卷牧亦謂武書凡數十万言曹氏削其繁剩筆其精粹爲十三篇其則今所存者特操所删定耳牧初雖本操所注然所自發明者蓋十之九于得其書於集注中而樂其說因次第繕寫牧本書表存操說今不復具獨其間有涉於牧解釋正者則亦因而併出之嗟乎夷虜盜據神州有年于茲國家龥耻未雪聖上宵衣旰食未嘗忘此顧凡在臣子所當仰躰至意思所以致定圖稱者然則於是書又其可以忽而不講哉予敢刻而傳之願與同志者共爲此亦牧當時之意也

書陶淵明詩後

黄　魯直

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知決定无所用智每觀此篇如渴飲水如欲寐得嘗茗如飢啖湯餅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

跋范文正公詩

黄　魯直

范文正公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也故余每於人家見尺牘寸紙未嘗不愛賞猶日想見其人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文正公飲食起居之間先行之而後載於言者也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黄　魯直

或傳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某以謂荊公出此言未失也荊公評文章常先躰制而後文之工拙盖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荊公之言不疑也

跋韓退之聯句

黄　魯直

退之會合聯句孟郊張籍張徹與焉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嘗病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

甚耳

跋子瞻醉翁操　　黃　魯直

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工余則以爲不然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軼絶塵耳

跋蘭亭書二　　黃　魯直

蘭亭敘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无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耳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爲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无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爲聖人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色魯之閉門者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可以學書矣

題顔魯公帖　　黃　魯直

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爲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惟張長史與魯公二人其後楊少師頗得彷彿但少規矩復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絶天下後世矣

題絳本法帖三　　黃　魯直

王會稽初學書於衛夫人中年之妙絶乃今今人見衛夫人遺墨疑右軍不當北面蓋不知九万里則風斯在下耳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横說无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群言之長也

跋司馬温公與潞公書　　黃　魯直

司馬温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温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无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書徐浩題經後　　黃　魯直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筆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馳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爲良醫誠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可恨者補數其長其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者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跡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耳

李致堯乞書書卷後　　黃　魯直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无烈婦態也

跋米元章書　　黃　魯直

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

跋王介甫帖　　張　欽夫

後一帖大理少卿許遵守京口時王丞相與之書遵刻之石始遵在登州論阿云獄事丞相爲從臣力主之自後殺人至十惡亦許案問自首減死長惡惠姦甚逆天理今此帖乃謂遵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由其議法求所以生之之故蓋丞相耽於釋氏報應之說故以長惡惠姦爲陰德議國法而懷私利有所爲則望其報其心術之所安蓋莫掩於此乎故表而出之

跋王介甫帖　　張　欽夫

予昔藏金陵王丞相字畫辛卯歲過零陵有持此軸來售而得之丞相於天下事多鑿以已意顧於字畫獨能行其所无事如此此又其晚年所書尤精到予所藏他帖皆不及也

跋劉共父所藏簡齋帖　朱　元晦

簡齋陳公手寫所爲詩一卷以遺寶文劉公劉公嗣子觀文公愛之屬廣漢張敬夫爲題其後藏于嘗借得之欲摹而刻之江東道院竟以不能得善工而罷間獨展玩不能去手焉嘆其詞翰之絕倫又嘆劉公父子與敬夫之不可復見也俯仰太息因書其末以歸之劉氏云

跋張巨山帖　朱　元晦

近世之爲詞章字畫者爭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求其蕭散澹然絕塵如張公者殆絕无而僅有也劉兄觀承指書勸得其趣然公既以事業著故其細者人无得而稱焉敬夫雅以道学自任而游戲翰墨乃能爲之題識如此豈亦有賞於斯乎

跋東坡帖　張　欽夫

坡公與銀臺舍人帖殆是行新法時勸其因入對反所欲言且曰人臣事君惟有竭尽無隱方一從未嘗以前例爲嫌讀斯言凛凛尚[illegible]有生氣士大夫爭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諱求自免皆徇情惜己非爲臣之義也讀斯言亦可以興起矣

跋東坡帖　張　欽夫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横生一字落紙固可藏玩而况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群賢畢集役及論役法與己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无適莫也方貶黄州无一毫挫折意此在它人已爲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困厄漂漂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其不存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

跋臨右軍書　葛　謙白

逸少墨蹟如優曇鉢華近世罕見雖古人響搨亦已善本蓋臨書不在於點畫排比之工而在於得筆意脫或昧此雖如毋絕人神氣都喪形骸其奚爲也此本得之於許昌侍其氏其家觀藏无虞百餘年倍歲與舊物无疑觀其筆迹遒潤緊快分明宛然有生氣若出乎右軍之手決非趙模韓道政等所爲非虞永興則褚河南筆也深於書者當自知之昔人論宋文帝書以謂功夫不及羊欣而天然過之臨書而得天然意必知爲名筆

題摹燕郭尚父圖　黄　魯直

凡書畫當觀韵往時李伯時爲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書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會矣

題李漢擧墨竹　黄　魯直

如蟲蝕木偶尔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此所以輪扁斲輪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耳比來作文章无出无咎无咎者便是規見古人妙處試此示无咎

跋李之儀端叔帖　葛　謙白

端叔尺牘好事者多喜藏去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豈非韓門籍湜之技固取重於世耶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百

#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三十五卷

（宋）樓昉輯

元刻本

## 崇古文訣三十五卷 內府藏本

宋樓昉撰。昉字暘叔、號迂齋、鄞縣人。紹熙四年進士。歷官守興化軍。卒追贈直龍圖閣。是集乃所選古文凡二百餘首。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大略如呂氏關鍵、而所錄自秦漢而下至於宋朝、篇目增多、發明尤精、學者便之。所言與今本相合。惟書錄解題作五卷、文獻通考亦同。篇帙多寡迥異、疑傳寫者誤脫三十二字也。宋人多講古文、而當時選本存於今者不過三四家。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理爲主。如飲食惟取禦饑、菽粟之外、鼎俎烹和皆在其所棄。如衣服惟取禦寒、布帛之外、黼黻章采皆在其所捐。持論不爲不正、而其說終不能行於天下。世所傳誦惟呂祖謙古文關鍵、謝枋得文章軌範及昉此書而已。而此書篇目較備、繁簡得中、尤有裨於學者。蓋昉受業於呂祖謙、故因其師說、推闡加密。正未可以文皆習見而忽之矣。

文者載道之器古之君子非有意於爲文而不能不盡心於明道故曰辭達而已矣夫能達其辭於道非深切著明則道不見也此文之有關鍵非深於文者安能發

揮其縕奧而探古人之用心哉

四明樓公假守莆邦績其平時著學之力紬繹古作抽其關鍵以惠後學廣文陳君鋟諸梓以傳之使世之學子者優游

而深求饜飫而自
得豈惟文章之能事
可畢古人之用心於
是乎可推也寶愛
丁亥端月既望延平
姚廷敬跋

新刊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目錄


卷之一
先秦文
樂毅
答燕惠王書
李斯
上秦皇逐客書
屈原
卜居
漁父
九歌

卷之二
兩漢文
文帝
賜南粵王佗書
賈誼
政事書
過秦論

卷之三
兩漢文
賈誼
弔屈原賦

請立梁王疏
鵩賦
揚子雲
解嘲
司馬相如
喻巴蜀檄
難蜀父老文
卷之四
兩漢文
太史公
自序
答任安書
卷之五
兩漢文
班孟堅
兩都賦序
西都賦
東都賦
卷之六
兩漢文
劉更生
封事
揚子幼
報友人孫會宗書
王公仲
擇對疏
卷之七
兩漢文
劉子駿
上太常博士書
三國文
諸葛孔明
出師表
後出師表
六朝文
江文通
詣建平王上書
孔德璋
北山移文
卷之八
唐文
李漢
集昌黎文序
韓昌黎

諱臣論
祭兄子老成文
原道
原毀
贈張童子序
南海神廟碑

卷之九
唐文
韓昌黎
殿中少監馬君墓銘
祭柳子厚文
送孟東野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鰐魚文
柳州羅池廟碑
平淮西碑
張中丞傳後序
唐故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卷之十
唐文
韓昌黎
進學辨

上張僕射第二書
毛穎傳
歐陽生哀辭
送窮文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卷之十一
唐文
韓昌黎
與孟簡尚書書
燕喜亭記
送石洪處士序
答李翊書

卷之十二
唐文
柳子厚
東池戴氏堂記
捕蛇者說
愚溪詩序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封建論

卷之十三

[illegible]文

柳子厚

柳州先聖文宣廟碑

與韓愈論史書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卷之十四

唐文

柳子厚

答韋中立書

段太尉逸事狀

答許京兆書

卷之十五

唐文

柳子厚

晉問八首

乞巧文

卷之十六

唐文

李習之

答皇甫湜書

宋朝文

王黃州

待漏院記

范文正公

岳陽樓記

答趙元昊書

嚴先生祠堂記

卷之十七

宋朝文

司馬温公

謹習從

諫院題名記

保業

與呂相書

智伯論

宋景文

慶曆兵録序

卷之十八

宋朝文

六一居士

畫舫齋記

相州晝錦堂記

醉翁亭記

論狄青

論日曆
上范司諫
祭丁元珍文
秋聲賦
祭蘇子美文
峽州至喜亭記

卷之十九
宋朝文
六一居士

豐樂亭記
有美堂記
讀李翺文
五代史一行傳論
五代史伶官傳論
五代史宦者傳論
送徐無黨南歸序
論杜韓范富

卷之二十
宋朝文
王荆公

潭州新學詩
新田詩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桂州新城記
信州興造記
讀孟嘗君傳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段縫書
明州新刻漏銘
韓琦制

卷之二十一
宋朝文
蘇老泉

族譜引
張益州畫像記
審勢
仲兄文甫字說
管仲

卷之二十二
宋朝文
蘇老泉

木假山記
送石昌言北使引
名二子說

明論
上韓樞密書
上富丞相書
卷之二十三
宋朝文
蘇東坡
上皇帝書
卷之二十四
宋朝文
蘇東坡
喜雨亭記
祭歐陽公文
表忠觀碑
徐州上皇帝書
策[illegible]五
卷之二十五
宋朝文
蘇東坡
贊王元之畫像
三槐堂銘
稼說送張琥
徐州蓮華漏銘
范增論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倡勇敢
大悲閣記
呂公著守司空制
卷之二十六
宋朝文
蘇欒城
齊州閔子祠堂記
臣事三
上樞密韓太尉文
臣事一
程伊川
論經筵第一劄子
論經筵第二劄子
春秋傳序
卷之二十七
宋朝文
曾南豐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擬峴臺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戰國策目錄序
移滄州過闕上殿奏疏
書魏鄭公傳後

卷之二十八
宋朝文
李淇水
法原
勢原
議兵策上
議兵策中
禮論

卷之二十九
宋朝文
陳宛丘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送秦少章序
答李推官書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書韓退之傳後
文帝論

卷之三十
宋朝文
陳宛丘
法制論
論法上
論法下
陳湯論
遠慮策
楚議

卷之三十一
宋朝文
黄山谷
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
苦筍賦
秦淮海
晁錯論
陳后山
上林秀州書
王平甫文集後序
秦少游字序
思亭記
送參寥序
與秦少游書
上蘇公書

李盱江
袁州學記
卷之三十二
宋朝文
鄧潤甫
呂公著制
文彦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錢公輔
義田記
王三槐
南豊集序
劉敞
送湖南某使君序
眉山唐子西
存舊論
名治論
古硯銘
議賞論
上席侍郎書
濟南李文叔
書洛陽名園記後
何博士
北武論
卷之三十三
宋朝文
胡致堂
上皇帝萬言書
卷之三十四
宋朝文
胡致堂
論遣使劄子
再論遣使劄子
澧州燕門記
卷三十五
宋朝文
胡澹菴
上高宗封事
假陸贄對
治安劄子
目錄畢

先秦文

## 答燕惠王書　樂毅

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以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謹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 上秦皇逐客書　李斯

此先秦古書也中間一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數个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

助詞平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士勇是以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 卜居　屈原

此屈原陽為不知善惡之所在假託著龜以決之非果未能審於所向而求之神也　居謂立身所安之地非宮室之居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

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
哫訾栗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
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
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
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
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
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
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
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
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
不能知事

漁父　屈原

漁父蓋古隱者之流何責丈人之屬或曰亦
原託之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
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
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
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
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
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
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
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

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言

九歌

東皇太一

太一天之貴神祠在楚東故曰東皇此篇主
言已至誠盡禮以事神願神之欣悅安寧以
寄人臣竭力盡忠愛君不已之意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
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
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
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
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雲中君謂雲神也前漢郊祀志言漢武帝置
壽宮神君亦此類言神降而與神接故既去
而人思之不忘因以寄臣子慕君之意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
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
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
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
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湘君

湘君謂堯長女娥皇爲舜正妃舜巡狩崩於蒼梧二妃追死於江湘之間此篇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陰寓忠愛於君之意也

君不行兮夷猶（音由）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音杳）兮宜脩沛（普貝切）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音閉）柏兮蕙綢蓀橈（音饒）兮蘭旌望涔（音岑）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又）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音户）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此篇情意與湘君篇同正妃爲君則次妃降稱夫人所謂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其詞甚平乃所以爲相思之至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音鳥）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音户）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祀司命疏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第四宫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原來徼福於司命也所謂順受其正者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音東）雨兮灑塵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阬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又）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柰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少司命

末章盖言神能驅除邪惡擁護良善宜爲下
民之所取正則與前篇意合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音戶)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
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
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
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
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此句衍)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
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
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
荃獨宜兮爲民正

東君
此即迎日之祭也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
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
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緪瑟兮
交鼓簫鐘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
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
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
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河伯
晦翁云巫與河伯既相別矣而波猶來迎魚
猶來送者眷眷之無已也屈原蓋羨是而始歎
君與之辭乎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
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
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靈
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
紛兮將來下(音戶)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
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

山鬼
此篇反覆曲折言已始以忠行之衷未能之
高見疏安於懷王已亦愛慕懷王納忠獻善
而終困於讒不能使之開寤君雖未忍遽忘
卒爲所擯而已之拳拳終不忘君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
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
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
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
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
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
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
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西漢文

## 賜南粤王佗書　文帝

委曲回護不自尊大而所以折者正所以感動而諷諭之者深矣讀文帝此書非但忠厚可以服夷狄之心又且明白正大得待夷狄之體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 陳政事書　賈誼

本末首尾貫穿議論縱橫先純駁之雜然自董仲舒以前未有言及此者文氣雄力則當為西漢第一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若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

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

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

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
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
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
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
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欲諸王之皆忠
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
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
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
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
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
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
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
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
眾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
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
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
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
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壹動而王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

大腫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
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
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
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
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
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
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
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
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
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
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
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
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
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
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禍不息
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
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
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
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
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
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

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長大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

十

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

八

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大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大傅大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

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

未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

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廉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群下。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 過秦論　　賈誼

秦始終興亡盛衰之變盡在此書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

衆卬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粤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廼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而俛起阡陌之中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嚮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之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汪秋齋先生録註崇古文訣卷之二

弔屈原文　　賈誼

誼謫長沙不得意投書弔屈原而因以自諭
然識誠時人太分明其才甚高其志甚大而
量亦狹矣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廼殞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去以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西漢文

請立梁王疏　　賈誼

深識事勢敘論剴切筆力老健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国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国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国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淮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

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旣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旣難以言智高身亡事而亂伯旣覩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鵩賦　　賈誼

其詞汗漫恍惚盡皆遺世忘形之說此太史公讀之而有同死生輕物我令人爽然自失之歎也誼謫長沙抑鬱不自得適有鵩入之異長沙地卑濕恐壽不得長故爲此賦推原死生之理以自遣也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鵩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崒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子鵩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亡閒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伯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

解嘲　　揚子雲

此又是一樣文字體格其實陰寓譏時之意而陽詠歎之進學解送窮文皆出於此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

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
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
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
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
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
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
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
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
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
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
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
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
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
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
渠旦握權而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
勃解之鳥乘鴈集則不為之多雙鳧飛則不為之少昔
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
而越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
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
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
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
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

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
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
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
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
欲行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
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
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
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
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
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
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
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
鵲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
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
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
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涶流沫西揖強
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
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
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
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

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阺隤雖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 喻巴蜀檄　司馬長卿

一篇之文全是為武帝文過飾非最害人主心術然文字委曲回護出脫得不覺又不怯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當一半不是最善為辭深得告諭之體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

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諭陛下意毋忽

##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武帝事西南夷且是好事其實相如只是撿

分疏却又要理論道理至以禹治水為比可謂要合矣使人主觀之乃所以助成其好大喜功之習非所以正救其失也然文字自佳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

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躖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

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

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三



西漢文

自序　　太史公

家世源流論著本末備見於此篇終自叙處文字反覆委折有開闔變化之妙尤宜玩味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晉中軍隨會奔魏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illegible]者

也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歠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

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声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

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阸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

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

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
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
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
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
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
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
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
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
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
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
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
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
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
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
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
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
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喟然而嘆曰是
余之罪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
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推漢繼五帝
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
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
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
詩書往往閒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
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
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
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
于余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
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
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
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
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
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
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
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
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 答任安書

太史公

反覆曲折首尾相續敘事明白讀之令人感
激悲痛然看得豪氣猶未盡除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
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
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

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能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

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迺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乎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

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
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
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
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
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
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
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
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
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
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
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耶李陵既生降隤其家
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
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
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
蟻何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
能自免卒致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
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
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
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
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
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
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
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
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
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
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
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
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
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
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
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
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
審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
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
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
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
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
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
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
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
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
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
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
臏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
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
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
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
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
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
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
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
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
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
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
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
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
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
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
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瑑曼辭以自解無
益於俗不信祗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
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五

西漢文

## 西都賦序

讀西都賦序則知詞賦之作亦可以觀世變
非一切舖張誇大之謂也本朝吳安厚賦評
唐既齋中興賦序亦得此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
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
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
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
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
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
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
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
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
抑國家之遺美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
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
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
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
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
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

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辭曰

## 西都賦　班固

所謂極衆庶之所眩曜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音耶)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烏号切)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於是睎(音希)秦嶺睋北阜挾(胡頰切)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許加切)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音田)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躒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

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
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焰朗以景彰於
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
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
啟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
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
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照爛殊形詭
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
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
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
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
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
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
碝磩彩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
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
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
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
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
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
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
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
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殫見

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
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贅衣
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徼道綺
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
光而亘長樂凌隥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
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之嶕嶢
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
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
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
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
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
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
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
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
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
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
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
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
木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抗仙掌
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
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
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

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群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群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群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逸，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嶄巖，鉅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眾，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釂。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鸛，鶬鴰鴇鶂，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群翔，魚窺淵。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矰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 東都賦　班固

所謂折以今之法度當合兩篇兼看

兩賦大抵前篇極其鋪張後篇從而取斂前篇已為後篇折難之地以周比並奏彼此相形復步自見十分折難得倒更主張西都不得了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

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
之云為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
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
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
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
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闇乎今將
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
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
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
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
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
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
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
蕩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群生
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
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而已哉且
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
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
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
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
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

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
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
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
之道備矣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
儀脩袞龍之法服鋪鴻藻申景鑠揚世廟正雅
樂人神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
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
幽然後增周舊脩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
總八方而為之極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
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
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騶誼合
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
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
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
乘時龍鳳蓋棽麗和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
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
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
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燄生風欱野歕
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
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
申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
不䀹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

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洩先驅復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方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鍧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群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嘆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遊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揲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人主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

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唯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五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六

## 西漢文

### 封事　劉向

鋪叙有倫首尾相應又須要看向所取其間地位味其書詞乃知其忠愛懇惻之意與它人不同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

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公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蜂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三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

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大平致雅頌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

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

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

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

## 報友人孫會宗書　楊子幼

楊敞第太史公外孫　宣帝雖刻深取禍亦有自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

封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低卬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擇賢疏　王公仲

論事深切達於世變西漢家文字推梅福王嘉書最好亦可以見漢家故事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

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隷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預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七

## 西漢文

### 上太常博士書　劉歆

辨難攻擊之體峻潔有力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

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 三國文

### 出師表　諸葛武侯

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詳味乃見漢魏二國未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

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 後出師表　諸葛武侯

一篇首尾多是說兵事不可已之意所以不可已者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也血脈聯屬條貫統紀森然不亂宜與前表並看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此書當兼任安會宗孟容三書看規模布置雖同然心曲間事自有各別子長未免豪放揚惲未免忿怨子厚未免文飾此書自始至末似無不平處須是子細詳味方見得文通託此自雪若悲惋悽惻之態當於恨賦見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蹔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預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若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

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建康蔣山是也周顒所隱之地此篇當看節奏紆餘虛字轉摺處然造語駿畢下字新奇所當尋味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回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喧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栧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唐文

## 韓昌黎文序　李漢

退之諸生或爲奈文或爲行狀沈深踈密居
然可見續其行此故爲序云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
象春秋書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已前
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
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苶司馬氏以來規模
蕩盡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蓁
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
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
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搜抉無隱
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
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
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
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
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
偉不常者矣

## 諫臣論　韓昌黎

此篇是箴規攻擊躰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
范司諫書相兼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
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
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
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喜居於位五年矣視
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
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
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
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
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
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
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
夫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
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政視政之得失若越
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
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
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
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
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
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
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
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
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

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 祭兄子老成文

韓昌黎

文字反覆曲折悲痛懷抱道出肺腑中事而篤叔慈良之意見於言外

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

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
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
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又佐戎徐
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
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　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
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
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
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
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
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
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
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
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者
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
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
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
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
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
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
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
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
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

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
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
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
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
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極乎汝之書六月十七
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
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時月
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
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
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
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
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
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
斂不得憑其棺窆不得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
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
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
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
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
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
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
不知也邪

詞嚴意正攻擊佛老有開闔縱捨文字如引繩貫珠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

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

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国家天下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国則中国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国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 原毁　韓昌黎

曲盡人情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

已來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任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 贈張童子序　韓昌黎

想得一時諸公所以贈童子者必無此等說話惟張美耳張童子得此一轍安得不進進於善際無已否邪是實書可看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註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由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由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郡縣皆厚其餼路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 南海神廟碑　　韓昌黎

敘當狀物之妙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

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蜒蜒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飆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

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磨石以著厥美而係以
詩乃作詩曰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
自今公明用享錫佑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
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
執事樞公行物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八

# 新刊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九

唐文

## 殿中少監馬君墓銘　韓昌黎

敘事有法辭極簡嚴而意味深長結尾絕佳感慨傷悼之情見於言外三世皆有舊故其言如此退之所作墓誌最多篇篇各有體製未嘗相襲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歲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

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 祭柳子厚文　韓昌黎

雖尊稱子厚而中含不滿之意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有死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斵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

## 送孟東野序　韓昌黎

曲盡文字變態之妙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也者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

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眘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

則縣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昌黎

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閒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却結在人賢不肖何如也一句上終篇全末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其實非李愿言此又別是一機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 鰐魚文　韓昌黎

辭嚴義正真可以感動鰐魚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鰐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鰐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鰐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鰐魚低首

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 柳州羅池廟碑　　韓昌黎

叙事有倫句法錯綜中含諷喻之意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案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 平淮西碑　　韓昌黎

布置回護叙事有法

又批云看他抑揚起伏鋪張回護布置收拾

之法當與元和聖德詩並看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眾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群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鄜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於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摠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
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
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惟蔡不順自以為彊
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
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泗■軍士蠢蠢既翦陵雲
蔡卒大窘前之郾陵郾城來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
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
船粟　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
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彊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張中丞傳後序　　韓昌黎

反覆攻擊然後己之說伸而人之說屈此論難
折服格

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
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
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
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
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
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
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
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為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
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情之遠見救
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
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
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

遇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
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
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
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
遠之所成就如是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
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
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
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
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
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
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
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
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間親祭於其
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
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
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
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
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
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
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
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
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
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
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
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
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
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功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
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
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
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
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
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
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
立書未嘗有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
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
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
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
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
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年四十九嵩貞
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
之嵩將詣州訟理為其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唐故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韓文公

前面二百餘字丁寧反覆委曲折讀之使

人感動以其人無事業可紀載故其体如此
退之前後銘墓多矣而面目本不同此類
可見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嘗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遇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沉泯敢以其稚子汴兒見先生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盖覆其遺胤若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即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讓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勇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方竢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庚午葬于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其爲



唐文

## 進學解

韓昌黎

設爲師弟子詰難之詞以伸其言意倣自
揚雄解嘲班固賓戲來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毋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

六爲一无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
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
年博士冗不見治評命與仇謀其敗幾時乃暇而兒號
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不反
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
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一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
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
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
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
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
守正大論是弘以見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
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
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
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
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
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
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
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
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上張僕射第二書　韓昌黎

不深推痛抵而微諷諭之詞意悅切讀之者
自是感動比之于厚李睦州服氣書便厲堅
色矣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
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也諫不足聽者辭
不足感人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一作身也今之
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
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者不圖者其意必曰進
若習熟則無危墜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
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
此其指要非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有
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
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
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
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
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
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即一作懸於胸臆之間而
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
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恒勞君子神明所扶持然
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

毛穎傳

筆事收拾得及書特無作有所謂以文滑稽
者贊尤高古是學史記文字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理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 歐陽生哀辭　韓昌黎

詹死於京師而不在父母之旁未必免於或者之疑父母不得見其死則哀之深故此文多是推原詹之本心且言詹之心即父母之意紆餘曲折曲盡其妙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

辭芳馨與之為客主人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
幾皆化（化士一作）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
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
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
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時一作）詹名尤甚八年春
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
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它時
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
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
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
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
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
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
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
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養以
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
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
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
雖未得位其聲名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
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余
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哀
悲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
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
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
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
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
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
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
以尉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
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
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伉喜古文以吾所
為合於古誥吾[illegible]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
堅凡愈之為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
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之志其志在古
文耳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
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
志乎古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
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 送窮文　　韓昌黎

前面許多鋪陳布置結果收拾盡在後面看
到後面方知前面盡是戲言然則退之此文
非是送窮乃是固窮執軸之妙熟讀方見進

學解是設為師弟子問難之詞此是設為人鬼問難之詞可以參觀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一本云使奴星結）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粻（粻音張）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途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辰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呼臭切）欻（許勿切）嚘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目一作貌）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一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以周公與當時之事反覆對說而求士之經急居然可見雖是迫之切於求進然理亦如此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皆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

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
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
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
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
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
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
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
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
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
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
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
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
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
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
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
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
盛德至一作如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
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
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
十餘日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
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一有閣下其亦察之六字古
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

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
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
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
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
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
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
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
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

#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

唐文

## 與孟簡尚書書

韓昌黎

此說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
文字抑揚格
此一篇須看大開闔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者此傳之者
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
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
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
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
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
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
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
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
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
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
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
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
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
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
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
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

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
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
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
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
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
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
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
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
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
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
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
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
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
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
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
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
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群儒區區
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
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
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
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

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歎懼死罪死罪

## 燕喜亭記　　韓昌黎

看他規模布置前後節級相承處可與戴氏堂記並看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愚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聞者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夫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侍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 送石洪處士序　　韓昌黎

看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覆後又看後面四轉祝辭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中間一聯用三句譬喻意聯屬而語不重疊後山作參寥序用此格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

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祖於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遣愈為之序云。

## 答李翊書　韓昌黎

呂居仁云：退之答李翊書，自見為文養氣妙處。

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

人者其肖於器則用焉用與否繫諸人君子則不然
知必有道存已有所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後世謀
文而爲後世法如其者其亦足樂乎且無足樂也有志
乎古者希矣太平之士必道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並稱其
人所以勸之非敢私其可與而取其可也悼於愈者
多矣余生之言不忘乎利助相爲言之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一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二

唐文

東池戴氏堂記　　柳子厚

脉絡相生節奏相應無一字放過此文如引繩貫珠循環之無端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如累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而豐約不差毫釐池因堂而勝堂因人而勝戴氏之文子人物又因子厚之文而勝使無子厚大手筆爲之發揮則戴氏亦一錄錄人爾况其池與堂乎當如此看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音遲)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古穴切)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之乃授賓客之選者譙(非焦切)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戶鳥切)縻(戶覽切)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音諸)被之菱芡(巨險切 音儉)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側羊切)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

撫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爲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内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以……得其政爲泉池得其勝撥之得其人豈非數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 捕蛇者說　　柳子厚

犯死捕蛇乃以爲幸更役復賦反以爲不幸此豈人之情也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此文抑揚起伏死轉旋合無限悲傷悽惋之意

若轉以上開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 愚溪詩序　　柳子厚

只一愚字旁引曲證横說豎說更無窮已死轉生餘奇深浚自不愚而入於愚自愚而終於不愚變而不可詰此文字妙處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

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意種植之妙非特爲種植作也與捕蛇說同一機杼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爲若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

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 梓人傳

東萊批抹盡之 抑揚好一節抑揚一節 柳子厚

規摹從呂氏春秋來但他人不曾讀故不能用且不知子厚來處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

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

如彼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
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
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
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
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
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
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
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
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
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
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封建論　柳子厚

以封建為不得已以秦為公天下之制皆非
正論所以引周之失秦之得證其詳然皆
有說以破之但文字純好所謂據事正理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
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
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
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
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
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
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
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
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
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
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
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
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
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
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
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
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
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也
弛遠矣及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
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
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
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
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
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
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
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
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
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

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子容切）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一作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治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其（一無其字）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音集秦入切）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子計切又田結切並結不解）交合（一作始）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音制在周）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以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一作故）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

王不得而易循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汪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二

汪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三

## 唐文

### 先聖文宣王廟碑　柳子厚

此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是柳州文宣王廟更移在他州不得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群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或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 與韓愈論史書　柳子厚

精奧辨難之辭詠著痛快可以想見其人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宗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晚學深切詞氣勁拔開闔曲盡其妙所以不

屬[illegible]色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游者游愚溪上池西小立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既言皆沮然眄睞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付覦足務笑口順而神不借來及食時竊睨和探操濕頤吟飲多寘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鋭擐甲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而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能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口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以達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眾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

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足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以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則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右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吏史者則將率吏史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原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

親習欲久存其因藏僕僕亦欲久存其主將樂幸兄之欲
久存其物欲速夫其幸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
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
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惑
而兄實為間小子之所嗤嗤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
更使讎者失望而樂親者得欲而抃則爲屠擇肥牛擊
大豕刲羣羊以為兄饎窮隴西之麥䅰江南之稻
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醯敖倉之粟以
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
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欣流聲譽於無窮爵功烈於不朽
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暮日
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
而廢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
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某再拜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三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四

唐文

## 答韋中立書　柳子厚

看後面三節則子厚平生用力於文字之功
一一可考韓退之與　本朝老蘇陳後山凡
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經歷但各有入頭處
與自得處耳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
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
也不意吾子自京都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
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
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
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
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
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
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
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
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
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
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
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

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
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
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
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
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
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
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
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
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
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
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
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
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
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
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
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
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
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
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
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
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
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

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
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
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
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
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
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
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
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
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
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
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
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
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
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段太尉逸事狀

筆力老健真有作史手段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
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
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
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
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
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

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

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我乃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婿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

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障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促（一本作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 寄許京兆書

規模從司馬子長答任安書來子厚自知不合附麗而終以王叔文等為可以與堯舜之道其迷而不反者歟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臲卼凡事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盡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腸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隅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

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黯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䘏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沐浴禮澣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古候）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死范痤（才戈切）騎危以生易死蒯（苦怪切）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音質）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音匡）怯淟（音腆）涊（乃殄切）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疾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志（一作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底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二十四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五

唐文

晉問　　柳子厚

晉國之美多矣自山河而兵自兵而馬曰木曰漁曰鹽一節細如一節至於晉文公之霸業盛矣然以道觀之亦何足貴卻有一項最可貴者曰堯之遺風也至此則前面所季可以盡廢此是善占地步一著最高特地留在後面說譬如賣人之善售物者必不肯先將好底出來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居綺切偏引也）之首陽起之黃河迤（移尔切）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牙）淵（虛加切張口也）而淵景霍汾澮（上夫下檜）以經其壖（而緣切）若化若遷鈞嬰轉聯然後融為平川而後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聱（五交切）岈（五走）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音豪）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覷闔蹀户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繚紆徐夷延若飛鳶（同余專切）之翔舞回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潔源嵬峇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濆（房吻切）薄蝃蜀廣沸蕩詭怪于于汩汩騰湧（一作）滅委汩渫渫（切）呷欱（呼合切）納推雍失墜其所湛激則運山參差廣野轟裂轟雷怒（勢一作）風威蝎于嶠駭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摧拔洞泙（白明切）洶踏者弥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轔之所負擔之所御鮮川林壑隮雲道雨瞬目而下若森森沍沍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者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裳鎔之工火化水淬（擲內切）器備以充為戟為矛為鈹為鉤為鏑為鏃出太白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微微（山宜切）合摡霆而成之博者挾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電連之如煙浩浩弈弈淋淋灕灕熒熒的的若雲山氷谷之積若瞻猝目出寒溪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蓋白日規為小鈗雲破霄跕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屢角百選卒兕七屬乃使跟超擾夾之倫服而持之鬧戟諸華北蹕群夷枝擊節制閱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奔拘喘汗兜胄肉袒退不敢降退不敢賈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產于寒氣勁霍坼谷裂晉木短絀鳥獸堅匿而馬蕃焉師師兟兟浴浴紜紜騷騷翩翩䮁䮁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駁塡缸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旃之旂幟之煌煌不進不止不伏不起不奔不躓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櫃迴食野藪浴川戲浪噴雲噏霧渚爲若海神奔雲而來下觀其四散尚況開合萬狀喜者齧厲怒者人搏決然交蹏千里和角風驟霧集亂斷嵁山秧壑直掘揮霍崩騰拊衆木夜寒遠游不夕而復撥地跳梁堅骨關筋交頸互齧闊目相馴跼跽渡更噓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纏繞仰乳俯齕跛踦蕃集啾啾渠渠旅奔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撣于飛黃乞命物百步就羇釋以訓息御以王良造父以泛轍馭以榮鉞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特險與馬者于不顧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説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剛内貞濤沆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與斧以入以求諸巖崖之欹側磵壑之紆縈陵嶒崤之杪顛激泉涯之淦墟南溢根紋怪石不上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抓河流丹拔虹霓苍狹漣崖柿塡層谿丁丁咿喔發登硠硠鼓

後若其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川滀湧洄溶湧蕩若泰若崩若螭龍之鬬風霆相騰其勢而下若扎崛㟁殺摧峭決北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鼇鼉鯨鯢號鳴飛翔貔豻虎兕奔觸擊樸伏無所入遯無所匿然後所受收攝捎危顛定繁柯泉水漆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洶突硉兀兀轉騰胃波類秦神驅石以於大海抵曲鱗鬣匯館流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追躡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招拉類踏抨首軒尾洞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渦山觸天既渟既平弥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峙穿雲蔽日渙然以犒復財行列渾淖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莊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上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官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邦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如秦波羅運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失而繼觀焉大吾斷流脩綱亘山罩留麓罨纖紝其間巨舟軒昂佗佗迴環水師更呼声裂高顏於是鼓躁齊集而從之抗龍吭拔鯨鬐以白蓋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滑攫拉流離擲縮推移與會網飛鷹天弥闇掉臂擺攏以賀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攢如雲之披其有東化會神探拔連崘瑰奇文出怪鱗狀

飛濤而上逸生雷霄於龍門者猶仰紛飛躐躡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鬣呀喁噞復就檻物莫功莫保龍鬚甘脃五味布列鼎俎風雲失勢泣散遠去若夫鯿鱗鮪鯉鰱鱧魴鯽之瑣屑淺裂者夫固不足該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漁泳罟獲腥羶爲庖厨餚炙之美則齊鼻蹙頞賤其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娛佳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鑿氏之監賓之大也人之頗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滸埢畦畹之交錯綸囷若稼若圃游苐勹勺涣苐湃湃瀾紛偏不知其垠俄然決源疏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延布旅寫膏浸渠瀉滑汩瀰高掩卑漫擢胃堤決決沒沒遠近觀會抵值堤防瀴瀯靡瀲偃然成淵滂然成川觀之者黃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灌甘肉溢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熛結凝謐迴醉一膸積雪百里晶晶𤣰了羃羃舊覆離析鍛圭一挺璧既轉的皪卞似隕星及㐌明激相射氷裂電斫幽悶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金日日照熠熠燧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斂合集舉而堆之浩浩乎懸圃之巍巍潋乎燕乎狂山太白之嵫瀰彫化炙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驅車魷牛馬之運而去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造唐宋家獲低賊之利人被六氣之所和鈞兵食以匡以富其發天下也與漁○以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鹽鐵之言曰近賓則公家入貧費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攘秦破楚揭括齊宋曹衞解裂魯鄭震恐定周子溫奉冊受錫夾輔斜延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王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焉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廷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觴牢籩豆交錯文箭繁有幕幄宴有庭實登降好賦觀樂出搢笏飽將率權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鼓鉦于宮以討不恭車將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撼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獻娛以奉比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斷而獲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從焉冰

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鬭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准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言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 乞巧文

當與送窮文相對看然退之之固窮乃其真情子厚抱拙終身豈其本心歟看他語雖過度勲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饘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滞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于神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欻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黿鼉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徉為狂局束為謟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徐縱誕毛群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鬭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

知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擘眥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朴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喙唾胸歐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袖朱裳手持絳節而來言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六

唐文

## 答皇甫湜書　　李習之

觀翱此書直欲以當代史筆自任中間品量前代史筆之高下發明人所未及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求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生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然而泯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于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材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之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

國志王隱晉書孰與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温
習哉故温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疏數在
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
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
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恥當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
才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
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
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
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
公非以爲本群黨之所謂爲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群黨
之所謂爲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
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
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
幽光是翔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
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
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
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弈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
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
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
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
過也幸無怪

宋朝文

## 待漏院記

王黄州

句句見待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免猶
俳然詞嚴氣正可以想見其人亦自得體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
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
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
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
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
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
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
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
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
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
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
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
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
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
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万錢
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
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
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

構巧詞以悅之蠹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
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
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
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万人之命
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
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
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收發蘇

壽域碑　王黃州

此篇造語新奇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板築不金乎城不隍乎
池晝無鍵而閉夜無柝而警東西不吾戎南北不吾
蠻狄五嶽其雉堞四瀆其溝隍天地離合我其扃鐍春
秋啓閉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遂遂壯者怡怡老者
熙熙悉無中絕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爲王
木德爲板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堞孝乎溝隍恭乎
扃鐍儉乎門戶使風雨不能毀矢石不能攻高枕乎老
氏之臺優游乎華胥之國崇崇焉屹屹焉信乎建而不
拔者也自周道其昌皇風不競則必濟法令爲風雨以
毀之興賦役爲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於戲
城之壞也若民命何于是賊殺帛貫金玉盜賊蜂起戰
鬭角張刑集藪空虛綱結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
開拓疆場肆放侵伐爾牽牛央鄰俟與鄰春鼓頻交

食張吻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候勃亂
冬燠夏寒煙蒸霧瘴興寢作疹發厲成妖壽域之民有
以夭而死者毒螫孔熾猛獸勃興山魈搏人水蜮射影
海鱷吸蛟陸走蚖蝮壽域之民有以横而死者由是王
者患民之無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之風乞言於東
序展禮於西雍又謂老者非帛不煖于是乎錫之以繒
絲非肉不飽于是乎錫之以粟帛非杖不安于是乎錫
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
繫君之政教其猶影響耳其或捐金于山沈珠于泉禁
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無法死
者矣干羽舞階戈矛倒載韜不祥之器崇止戰之基我
國無外斯民不爭則無兵死者矣燮調律曆端正節候
奉授時之典興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人克寧則無夭
死者矣貢金于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若之物免逢旃
之患彼怪斯露厥人用康則無横死者矣夫如是則域
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
于上法兵夭横絶之于下游游乎蕩蕩乎皇壽域復成
于今世矣某亦壽域中之一民耳知我帝力得無述焉
碑者悲也悲域之中廢也頌域之再興也其辭曰古之
域築道樹德民欲夭兮安得後之域基亦壞址賊民欲壽
兮不獲我聖人兮復于古昔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處在臨了斷遣一轉語乃知此老胸襟宇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大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 答趙元昊書　范文正公

又復攻擊既不失中國之懽亦不失夷狄之心最宜詳味

伏以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如金石我 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踰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胄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 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 今皇帝悼愴累日嗚呼遣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時者大王以本國蕃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 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 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人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 天子遣仲淹經略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

敢不夙夜于懷至遊之日具請將帥多務八功不爲大
畧甚未副 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
同事於朝廷於 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
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
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
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
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
單于可汗之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册仲淹料大王必
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
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
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王率諸侯而伐之則世世
有功王王不絶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
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
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
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之朝昔在唐末天下
洶洶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
樂絶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
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
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未幾我 太祖
皇帝應期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
于周奄有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限一舉而下

[illegible]應天順人之[illegible]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
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 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
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歸命 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
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
春今 皇帝坐朝至於日昃孜孜求治如流有遊曆雖死必赦
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比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
之朝也仲淹料大王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
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
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
歸大王者此可見 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
夫聞者之說毋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吝
戰鬪不以輕律劉平之徒忠於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
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
賀若亨人徒恭權司馬公子抗敵人皆言惟平產口小
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其大焉而從敵國之禍皆如子
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
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争議進兵
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
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老弱
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
未能入賀蘭之居收其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
王自謀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 皇帝

者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帥師之行奉命有所不從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番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忍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番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夏太尉經略學士韓公嘗議其事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缺朝廷每歲以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書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向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䘏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

##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字少詞嚴筆力老健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迂齋先生標註　古文訣卷之十六

宋朝文

謹習疏　　司馬溫公

此書說禮與它人說禮不同援据的當措辭明白誠篤懇切可以見此老愛君憂国之心

国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無它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衣冠於古之世則戮於有司矣衣冠焉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變駭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舉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効華俗而舉國亦不悅由此觀之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効謂之風熏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眾心安定謂之俗及其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安莫之能變也易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〻之運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〻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暴蔑王室者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冀戴王命以成霸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晉子服回如晉還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〻實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国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以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亦有雄擧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詐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郡響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恥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以旌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眾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推不

爲非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睒睒焉伺
其上平居則酒食金帛甘言卑體以相媚悅待間則銛
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
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蕩然矣知
禮義爲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
年則亡相篡弒生民塗炭及 大宋受命 太祖 太宗
知天下之禍亂生於無禮也於是神武聰明躬勤萬機
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攝服矣
於是翦削藩鎮各以法度擇文吏爲之佐以奪其殺生
之柄收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
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
侯之分明而悖亂之源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
鎮貨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爲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
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
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
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序正而紀綱立矣於
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
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
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汛掃九州以陟禹
之跡至于 眞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
宣布德化剗鋤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
心成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 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

勿失者也臣切見 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
而小大之政多謙讓而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
常得忠賢則可矣也一有奸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
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黜陟之
不身親之也至于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
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爲常則不
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
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
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軍州向時節度使之權
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
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
灼敘弗其絕言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
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
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
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焉得以一身之貴
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
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已來國家怠
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
是胥吏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
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奸澤加於軍人罵三司使而法
官以爲非犯階級殊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仔

之卒復收養之其祿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令
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
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
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
邪怯懦之臣苟有簡省教閱使之勞情保庇驕縱使之
窮究強撓止法使之縱恣詭譽要帛使之慣恍甘言諂
笑媚所不至於是上卒翕然譽之而歸咎於上矣彼既
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
之苟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
怨怒服於吾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益月滋民之
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
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試人不預清品
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毆彝父子官為收捕凶強者
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
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
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
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 陛下高拱熟
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為 陛下痛惜也臣愚以
為 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羣臣奏事皆
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
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
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與所臧否之為患大

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
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其餘民
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
赦可貸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
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
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
特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
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
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變法違道以取悅
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
衆嚴整者當寘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雖動
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雖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
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
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
荷南山而坐平原也

## 諫院題名記　　司馬溫公

首尾三百來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明職守
筆力高簡如此可以想見其人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
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
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
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

者猶孜孜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　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以職事慶曆中錢君倚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保業　　　司馬温公

議論純厚文字切當當與無逸篇參看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强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顚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相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總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四海橫流肅代以降方鎭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又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　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宇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　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遑遑始有所息肩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　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内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愼

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　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　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與吕和書　　司馬温公

深切著明

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絶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時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豈備已極光踈宂之人無一物可以爲報惟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切見國家自行新法以來中外洶洶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迮繼晝界置賞務崇飾虛文以刻意爲能以欺誣爲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悟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耶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産朝不謀夕而用度日蹙指斂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蠭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蟲蝗所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怡然不以爲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爲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事今日必霸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疐尾羽敝口瘏終能爲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爲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衍南位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爲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忘身徇物不自爲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蠭蠆有毒則切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還機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良有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同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哉棄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六此五者而不先别利

書以論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考矣欲論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審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曩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惟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政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尚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逡塞之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雖丙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光切於報德盡區區不覺辭多

## 智伯論

司馬溫公

議論確的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

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善者無不至矣小人挾才以為惡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耶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 慶曆兵錄序

序事有法能贊而不亂

宋景文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間矣夏商以來乃能言之緣井田作乘車郡鄉為軍因田為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內強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救上唐法則然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公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強臣其弊勢侔則疑力寡則隨故借號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專樂姑息廢法度故群下逞廉濟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宋興剗五姓余亂一天下之權借藩納地擾帥畏法輕武制

器固不精明乃實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率之銳而要者充之或拔彊或蹶張或戈鋋或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京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率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恃兵唯邊者聽其糧員禁兵衆苑故其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各有司隸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挽若管庫若工技業官壹事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稽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為之數有部曲有營壁閱習武藝一開焉非軍興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帥無常鎮權不外假力不他分此其所以雄為方皆四夷鼓行無前而對天下者也蓋百五年

今茶須武缺濟陽丁公以壯猶宿望建使樞者惟其本兵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最後分几閣非其舊也公乃搜次首末鉤考纖悉得其攻守戰者為禁兵民兵與兵錄五篇合舉曹所分撥諸條所隸籍而敘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伴之區處戢如也細瑣而易見愈詳而不紊雖五符振并折識列書置月比耗登披文指要坐帷而判蓋之人要見乘之總凡錄成乃上於官且俾序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首公各述所由前創後因舉神承既有紀矣近衛別錄示有典也錄軍不載略所繫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惟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於上所以盡瘁不周或雜或敘台疇誠明幽推納有備有道吾天子之審官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八

宋朝文

畫舫齋記　　六一居士

文字宛轉以見出險而不忘險之意且言前日之險亦以仕宦自取之爾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黿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

豈其褻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其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告因以置于壁

## 相州晝錦堂記　六一居士

文字委曲善於形容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 醉翁亭記　六一居士

此文所謂筆端有畫又如累臺階級一層高一層逐旋上去都不覺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

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 論狄青

曲盡人情事體當時歐公只是爲龍圖閣直學士而已

六一居士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獨能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賢愚識不識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 陛下也其故何哉蓋以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謂不便今三四年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與其同類見其進用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當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 陛下獨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

所迫脅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況雖自取族滅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早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耳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而流議漸消則其節識明可以求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言又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係安危臣愚不敢自默

論日曆狀　　六一居士

可以見本朝典故及前後作史沿襲之失公為史官而識論如此眞得史官之職者也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大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備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前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敗儂智高而除官等敗一作工則之類其貶某職者

其累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并
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備書之所以
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
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
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
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
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
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
齊足修為日曆仍乞每至歲中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
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
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
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違滯許修
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
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
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
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
之職事不敢不言

上范司諫書　　　六一居士

此文出於韓退之諫臣論之後亦與祖其遺
意而文字無一語一言與之重疊真是可與
爭衡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
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
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
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踰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
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
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
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
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朝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
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
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
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
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
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
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
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
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於簡
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
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
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
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
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
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
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

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
韓退之作争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
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
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
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
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
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
七年耶當此之時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
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
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
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
歳而一遷或一二歳甚者半歳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
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
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
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
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
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
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
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
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祭丁元珍文　　六一居士

識見雖近乎太過然一時之毁譽決不能掩千古之是非觀此文然後知杜之語爲有味也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
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不
懿行純德誰辯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慷慨遂以湮淪
孰惡子可知其人毁善之言譬如蠅矢點彼白玉濯之
而已小人得志寧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
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
名尊四方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而俟擾擾萬愚
營一世殆榮華之消歇嗟汎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
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歴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
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
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
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子
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秋聲賦　　六一居士

模寫之工轉折之妙悲壯頓挫無一字塵涴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
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
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
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
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
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

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也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柰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

## 祭蘇子美文

六一居士

皁犖俊邁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吁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之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

## 峽州至喜亭記

六一居士

不言蜀之險則無以見後來之喜不言險之不測則無以見人情喜幸之深此文字布置斡旋之妙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道不通於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悍怒鬬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忽

之其心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簡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八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九

宋朝文

## 豐樂亭記　　六一居士

不歸功於已而歸功於上最為得體叙干戈用武以至平定休息說於滁則又着題詩也讀之使人興懷古之想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

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水雪刻露清秀四時之
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
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
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
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有美堂記　　六一居士

將他州外郡宛轉假借比並形容而錢塘之
美自見此別是一格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
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
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
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
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
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林登臨之美者必
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
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
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
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洞
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
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
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
而又能兼有山川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

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
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
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
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
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
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
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
卿大臣如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
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
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
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
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
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讀李翱文　　六一居士

文有離合收拾在後面數語上亦有感之
言也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
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
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
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
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
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

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遡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
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
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
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
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
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
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乱與亡
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
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
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
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
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五代史一行傳論　六一居士

不敢以無人待後世忠厚之至也吾所得者
又寂寥寡少如此有悲傷不滿之意焉

嗚呼五代之乱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
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
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
義士多出於乱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
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礼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
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
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
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
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
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
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
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
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
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
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
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
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
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
能以孝悌自脩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
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
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
行傳

五代史伶官傳論　六一居士

只看盛衰兩節斷定莊宗始終又須推原昔
何爲而盛今何爲而衰其盛也以其有志其
衰也以其溺心憂深思遠詞嚴氣勁千萬世
之龜鑑隱然言意之表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
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

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 五代史宦者傳論　六一居士

讀之使人憤痛而悲傷深於世變之言也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謬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

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留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蹈其轍也可為悲夫

##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公

轉折過接妙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脩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 論杜韓范富　歐陽公

辨君子朋黨大臣專權曲盡其情足以轉移人主心術之微彌縫國政之闕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　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切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

望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浮事動
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
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
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
試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
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
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
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
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
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
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
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不來至
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
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者
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
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
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
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
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
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
臣必貪名位自 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
五六 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

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避讓讓之者愈切而 陛下用
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
專權貪位也及 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
別有所為 陛下見其作事如此乃開天章閣召而賜
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
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
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
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
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其效弼性
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 陛下擇
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遂以事行更無推避
臣方怪弼等蒙 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
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
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
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
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 陛下憤恥雖
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
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 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
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
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 陛下威權以禦四
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 陛下睿哲聰明有知
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

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
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于內
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為 陛下惜也伏惟 陛下
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
之任亦不輕矣願 陛下拒絕群謗委信不疑使盡其
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
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
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
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
所群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
時豈可緘言而避衆敢媢愚當惟 陛下擇之





宋朝文

潭州新學詩　王荆公

筆力高簡古來字中有多少回旋委折其所
謂以一當百者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興國吳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
改築廟學于城東南越五月告成孔子用幣潭人曰公
為善政以德我又不勸我而為此學以喜我士子誰能
詩乎以誦我公於卑窮皆辭不敢乃使來請詩曰有嘉
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振鼜鼓不之褒
儒衿首鼓歌夷靜不求乃相廟序生師所序上漏旁穿
燥濕不除曰嘻遷哉迪陋卑汙當其棄時適可以謀營
地庀工伐楩楠揭徽茭就新爲此渠渠潭人來止相語
而喜我知視成無椽經始公升在堂從者如水公曰誨
汝潭之士子古之諭書凡以爲己躬行孝悌由義而仕
御聽汝坊況於閭里無實而夸非聖自是雖大得意君
猶汝恥士下其手公言無尤請詩我歌以遂公休

新田詩　王荆公

唐多流民以水利廢而多凶年故也而此詩
此序讀之全然不齊往援宛轉含無限去意
真文字之妙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雖簡其賦

縱其得而不可以必留尚書比部郎中趙君尚寬之下問弊於民而知其故乃使推官張君恂以兵士興水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渠陂教民自為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二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操囊耜以挈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土不可賤取昔之菽粟者多化而為稌環唐皆水矣唐獨得歲焉舟漕車輓負挑出于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為數而唐之私廩固有餘猶吏之無稱於世也久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為作詩詩曰雝雝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我新屋趙侯飭之作者不飢歲仍大熟飽及雞鶩鵝能與卑四鄙出穀今游者歸昔止者流維昔牧我不知今侯發來適野不有觀者我于水濱問我鄉寡侯其歸矣三歲于茲誰能止侯我往來之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荊公

以儒者而為浮屠氏之文得罪者貴雖白首至尾抑揚高下重彼所以傷此感歎之意見於言外

予少時客游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若將然余特嘉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吾知之其行謹潔學材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既言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其隆向之如此非徒然也蓋其學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如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其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其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桂州新城記　王荊公

法度森嚴詞意涵蓄其褒余公處亦兼有抑揚不輕易下一語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一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工部侍郎余公當廣西焉

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无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恃以為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其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脩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記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鑱之城隅而告後之人焉

## 信州興造記　王荊公

意有發明文有[illegible]章有法又其餘事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怗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寡孤獨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出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二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室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驛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役使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己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乃今有之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

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聚取之不中[illegible]以
乘民而民始病矣吏乃始勢然自得民相與誹且笑之而
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
民而閔吏之不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
害公其亦庶幾無憾乎

讀孟嘗君傳　王荊公

轉折有力首尾無百餘字嚴勁緊束而宛轉
凡四五處此筆力之絕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illegible]
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illegible]
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illegible]
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illegible]
所以不至也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荊公

文字宛轉抑揚中間一節曲盡作史情態古
今史筆得失只在公私疑信之間其論甚痛

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
能忘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
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
推揚先人之緒功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
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安石尚少
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
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
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
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
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
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
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
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
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史而執筆者
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
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
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
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
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
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及傳而傳者又
不可及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
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
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
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
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
豈有恨哉

答段縫書　王荊公

不純以曾鞏爲賢亦不以爲不賢不純以段

縱寫不是亦不以爲其閑闔究轉一收一放
非特善出脫曾鞏尤善自出脫
安石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門
人也还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
以所聞諭鞏行無纖芥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安石無
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
系議論在安石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
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
事餘裕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
此兒耳此安石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安石之所見
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安石亦罪之也宜足下之
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
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之則誰不可
誅耶鞏之迹固然耶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
京師時未深接之还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
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还江南
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矍然鞏固有以教安石也其作
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安石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
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故且規之
規之從則已故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耶則未嘗也
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
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
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
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
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
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忌固
怨固過於聽者也家兄未嘗親鞏也顧亦過於聽耳足
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
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
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
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爲孝孔孟所以爲孔孟
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
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



荊川先生標[illegible]文訣二十卷

韓琦制　　荆公

大莫大韓魏公碩德只如此然非魏公亦不能當此方是王者之言莊嚴筆力多抹去

書語得訓辭体

朕祗率舊章肇稱吉禮對越天地具獲靈明之歆相維公卿孟庸休顯之賜具孚大號以寵元勳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五千戶韓琦躬秉律材出陪熙運保茲天子退無淳突之名王是國人退有頌言之行間朝廷之西社稼方域之万邦宸猷具載器望加重中　機軸之要外師藩屏之安衛純然挺修三公之服制之盛震虎戰桑兼大將威儀之多年續既崇脩方弥謹協成宗祀之禮預有豳助之勞肆衍本封申加美號於戲恩典徵發所以旌帝臣明德茂功所以奨王室惟惟勵翼服此褒加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督府長史魏國公亮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加食邑七百戶實封四百戶仍賜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散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明州新刻漏銘　　荆公

富與坡公徐州蓮花漏銘兼看坡公之超卓荆公之拔欲於此可見

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望治于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勿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宰不勤得罪于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於乎有州謹哉維茲維茲其中俾我後思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二十

宋朝文

## 族譜引　蘇老泉

議論簡嚴字數少而曲折多非特文章之妙
可以見忠厚氣象不可草草看過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緦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後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情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人

## 張益州畫像記　蘇老泉

詞氣嚴重有法度說不必有像而亦不可以無像此三四轉折最好處是善回護蜀人公蜀人也所以尤難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

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 審勢

蘇老泉

看他筆勢句法同議轉換救首救尾之妙縱横之習亦見於此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方幸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臣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

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故與其威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弱者可用威而反強者利用惠夫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而不救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盛大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于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怯懦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

爲是以見強秦之勢而弱於弱周之勢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之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雷電雨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愼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勢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大体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德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之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伯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仲兄文甫字說　蘇老泉

体狀最妙所謂大能使之小遠能使之近此等文字古今自有數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

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盪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也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 管仲

蘇老泉

老泉諸論中惟此論最純正開闔抑揚之妙

責得管仲病源切意在言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

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　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可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士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宋朝文

## 木假山記　蘇老泉

首尾不過四百以下字而起伏開闔有無限曲折此老可謂妙於文字者矣其終蓋以三峯比父子三人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送石昌言北使引　　蘇老泉

議諫有筆力頓挫而雄偉曲盡事物情狀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名二子說　　蘇老泉

字數不多，宛轉折旋，有無限意思，此文字之妙也。此老之所以逆料二子之終身，不差毫厘，可謂深知二子矣。與木假山記相出入。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明論　　蘇老泉

此等文脉自戰國策來，曲盡事情，主意只是不測，亦是一要字，雖未免挾數用術之說，然理亦如此，兵法攻堅攻瑕亦然。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智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內，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

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
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
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
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毋乃
褻乎哉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
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
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
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
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
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莊王即位大亂三載威
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
賢者非獨一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
與左右譽阿大夫而毀即墨者幾何人亦明矣一即墨
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
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
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
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而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
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上韓樞密書　老泉

議論精切筆勢縱横開闔變化曲盡其妙
詞嚴氣勁筆端收斂頓挫十分回斡精神深
識天下之勢而議論頗從韓非孫武等書來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
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跡苟深曉其義
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
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絶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
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
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
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
爲洪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
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
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
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
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
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
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
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
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
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
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刘
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
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
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
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

而莫能止也延及於呂氏之禍說者文而休定也
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
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之
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胄
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
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
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
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
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
怨言以邀其上一旦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
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
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饋餉之費杵声
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官吏相賀卒
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
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
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于兩河之壖
縣官日費千金傳呼勞問之声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眴
眴狼顧莫肯效用且大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
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
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
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
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
於一人而己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
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
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驕縱至此而莫之或制
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
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
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
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
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
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之以法恐因以生亂
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
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
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
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
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
下不敢以怨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
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
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
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服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
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務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
卹三軍之多言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
振其墮使其思天子之深仁則愛而不至於驕思太尉
之威武則畏而不至於怨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

非大尉吾誰望耶

## 上富丞相書

蘇老泉

此篇須看抑揚開闔處稱倚得片兩於富公為相頗欲更張庶事群小人多不樂者故預為之憂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二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眾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見於吾前或立於吾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與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不悅何者天下固疑乎人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一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不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為

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興忿故終以斥
去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忽
與不忍小忿故群小人亦悉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
歿其身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
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
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　見其堂上惟閣下深
思之毋忽





宋朝文

上神宗皇帝書　蘇東坡

一篇之文幾萬餘言精采處都在閒語上有
要深思遠之意有竦行巽入之度當深切者
明則深切著明當委曲含蓄則委曲含蓄真
得告君之體廷對當倣此體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
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
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　陛下不
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
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
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
明而　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
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　陛下可與
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
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
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
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
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
有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
許而不言臣則有罪矣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

願 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
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小民恃 陛下之
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
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
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
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
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
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
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
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
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茍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

其胷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
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
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
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
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
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
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
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
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
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
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

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今經百年未
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
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
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
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
謗謂 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
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
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
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
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衆顧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
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
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
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
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
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
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
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
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
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我非漁

也不如捐綱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
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
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
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
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
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
君賢相奈何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
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
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
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
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
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
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　陛下誠
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
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
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
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
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
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
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
自污而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
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
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
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
皆以守宰狼藉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
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
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
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
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
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
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
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
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
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
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
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
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
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
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
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
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旨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

雖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

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行此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勢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

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
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
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
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
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
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
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
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
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
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 四海忍
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
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 陛
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
君汙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
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
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
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
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
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
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
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
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

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
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
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
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
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
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
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
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
悔何逮臣竊計 陛下欲考其實必亦問人人知
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
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
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
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聞
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 陛下
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
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
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
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
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
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
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
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

期而取息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
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
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亦復
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
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繼使其間薄有所獲而
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
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
則指爲勞績　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
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畧如
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
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
臣切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
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
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
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陛下以爲
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
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　陛下堅執不顧期
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
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恃空名而邀實禍未
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
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
之所以長短告　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

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
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
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强且富
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
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
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
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
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
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宣武矣
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
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
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使　陛下富如
隋强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
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
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
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
愈危是以善養生者謹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
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
無害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謹之功
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强陽根本
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　陛下愛
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

發育傳之天可以集事處變以於以勝者成功若霆鼓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爲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 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發其事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 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 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 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誣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

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發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言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晉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成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舊勳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爲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

年以上舉吏除授許析其弊其間一事有未當至於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病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於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 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僥進用之人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遠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 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 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糾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 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 陛下得不上念 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illegible]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 英廟之初首建濮議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眾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論物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

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嘗有忘軀犯顔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悦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條式修備器械閲習鼓旗皆 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 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鋭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 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 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 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二十四

宋朝文

喜雨亭記　蘇東坡

蜿蜒泮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所謂以文為戲者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小大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祭歐陽公文　蘇東坡

模寫小人情狀極其底蘊介甫門下觀之能無怒乎然歐陽公之存亡其關於否泰消長之運如此非坡公筆力不能及也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 表忠觀碑　　蘇東坡

發明吳越之功與德全是以他國形容比並出來方見朝廷坐收土地不勞兵革知他是全了多少生靈來增益上尤　切意在言外文極典雅

熙寧十年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出兵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黎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倫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徐州上皇帝書　蘇東坡

思慮精詳利害周盡所陳皆上策而筆力亦隨之決江河而注之海未足以喻其勢也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私念東方之要務　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　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　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眾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棄而走耳地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眾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材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有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劍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廳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

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慮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　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　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償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弈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軍政少修禁酒博比其年上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　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　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　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

歸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嘗務之
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
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
又私自念遭值 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
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 陛下
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
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
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
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
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
得志而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
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 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
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
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
為多黃霸起於卒吏薛宣進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
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
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
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
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
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
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
之他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史牙

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
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
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
不可刑故臣願 陛下采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
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
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
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
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
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
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奸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
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
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
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
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
婁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 陛下縱能容
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
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冒天威罪在不赦

策畧五　蘇東坡

此篇主意在通下情閒架整波瀾闊議論佳
可為策格作散文生疎苦於斷續不相連者
或語句費力者熟讀不患不進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

巨室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掌之中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資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雖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歡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卑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隋之世唐德宗用此術以至于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疏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古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

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衆矣而尚相以項氏創殘之餘與其信布之徒爭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泛

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慮及其一旦困亡不可救矣雖人知其然是以奉寄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樂其言至今兆有文采縷舖而聞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采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爲養民者其罷歸必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備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侍從侍讀侍講之人志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獎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識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達于上而不修飭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宋朝

## 贊 王元之畫像

蘇東坡

器局大讀此可以想見公與元之之爲人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吾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己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 三槐堂銘

蘇東坡

太宗欲相王晉公祜公請以百口保符彥卿不及件　太宗意遂不相親戚有惜之者曰吾雖不做宅子二郎必做二郎文正公旦也發明天人意忠好序文理致甚長然亦人所可到至於銘詩則不可及矣學者須是看序文且推考熙想銘文當如何下語却來看他所作方有長進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而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 稼說送張琥

蘇東坡

觀坡公此說直以一世之盛名自君者哉其朋友兄弟之相切磋者如此此所以名益盛而至若進也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

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而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徐州蓮華漏銘　蘇東坡

坡公最長於物理上推測到義理精微處妙於形容而引歸吏身上尤佳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尚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瓶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如瓶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范增論　蘇東坡

項羽殺宋義便是要迫義帝弒義帝便是要去范增蓋宋義是義帝所愛義帝是范增所立三人死生存亡去就最相關涉推源得出筆力老健無一箇字閑此坡公海外文字故有老氣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

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東坡

說利害深切得老臣諫君之躰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万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眾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

無猒太宗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以爲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絶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

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横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

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横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今師徒克捷鋭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

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絶於餽餉流離破産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

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盖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 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唯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 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盖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 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切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 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 陛下且意 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 陛下哀而察之

回幹精神鍳態百出首尾相救曲盡人情物理看東坡文字須要從無中生有

## 倡勇敢

蘇東坡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虎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鬥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

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翕然勃然之心而閒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翕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翕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彊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大悲閣記　　蘇東坡

看他起甚麼一種話頭便被他對副了觀此文如生蛇活龍不惟義理通徹亦是佛書精熟之故所謂信手拈來物物具者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万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耳昔吾嘗觀於此

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通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變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
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
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
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
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
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
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攻擊
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
願度一切眾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除呂公著守司空制　　蘇東坡

此篇纖穠而加以條達四六文字難得有血脉以舊宰相平章軍國此是求舊元老大臣人望所歸此是用衆故以求舊用衆為主張公著是夷簡之子解相印而仍舊平章故中間至末後敘述如此

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具官某謨謀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為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于昭陵盡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嚴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愧於家聲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寵文昌之任毋辭議論時游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

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今專表唐世可特授守司空
同平章軍國事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
至都堂議軍國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二十五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二十六

## 宋朝文

### 鄆州閔子祠堂記　蘇欒城

文字有關鍵首尾相結發明理致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惟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illegible]庀工為祠堂且使春秋祭上[illegible]列備自有位百事也而興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污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稱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則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發風濤而不慎舳艫蛟蜃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口

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
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者如涉海有甚焉若今夫夫子之
不顧而往則其用捨之以時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盡
亦有懼舟而將試焉則不能盡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
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諸子而以為不足道也是
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
居之男子善於三子亦云根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臣事三　　蘇欒城

精華果銳神氣之說前此直是未有人說及
此推明撥為之工與邦直相似邦直文差刻
畫太過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用則不竭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
聖人遊其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日夜
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
為有器不用而寘諸櫥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
提攜不去將灌而漱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
無速敗有小丈夫悖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為愛也知
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為不壞也是以事才
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
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
之氣在物也譁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皆
㨖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
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
為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日晝
之所為有以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
自養治之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
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精而錢穀之
所以能治其要與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
之所為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卬天下之才而存之
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
兵彊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
元臣宿將死者太半而新進之士亦自足以辦天下由
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知不
勝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切觀當今之人治文章
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為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
天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
將已死而西羌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思得奇
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
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其兵而西夏臣服以至于今又將
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而
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為將此甚可憂也夫天下之事
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為將責之以難事
強之以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

得也蓋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樂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欒城

胷臆之談筆勢規摹從司馬子長自叙中來從歐陽公轉韓太尉身上可謂奇險子由時方十九歲或云老泉代作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 臣事一　蘇欒城

權臣重臣最難分別觀此論則瞭然矣此等議論有益於人主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

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
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
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同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
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
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能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
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
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
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
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
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
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
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
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
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
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
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以爲
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
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己也故各
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
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
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
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
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
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係則將
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
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
知此乃所以潛賁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
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
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
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
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
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
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惑
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
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
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
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
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
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
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
不問其意之所爲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
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
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
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

是時遏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
君嘉亦不井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論經筵第一劄子　伊川

此等議論関渉大自伊訓説命無逸立政之
後方見此等文字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
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傅成王幼而習之所見
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
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
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
自然伏以　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聖之貞得於天
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
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
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
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　皇帝
讀書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内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
摩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
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切聞閒日一開經筵講
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
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　主上沖幼　太皇太后慈愛
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
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
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論經筵第二劄子　伊川

探本之論後世以爲迂緩古人以爲急切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
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
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体之
法無復聞焉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
古　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
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体者在
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　皇帝左右扶持
祗應宮人内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
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
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内
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　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
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戯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
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春秋傳序　伊川

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説得最好後來太史
公聞之董生數語好自伊川之學行而後春
秋之用顯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

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二十六

宋朝文

##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南豐

法度之文，妙於開闔。讀此可以觀世變。自歐曾以前有此等議論，至二程則詳矣。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遜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於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其內，竊有志焉。又以患其莫余援也，治平二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以當學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

## 擬峴臺記

曾南豐

狀物之妙非常人可及。自有撫州即有此風景，隱於前日而顯於今者，以今日有臺而前日無臺也。臺成而景顯，則此臺之勝不言可知。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州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游，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

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
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
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
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
蓋藏棄委於榛叢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
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
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
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
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
沈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
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
蹊叢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
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
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
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
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
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
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
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
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
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
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也

##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南豐

議論正筆力高簡而有法質而不俚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
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
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
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
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
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
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
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
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
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衄其言後卒
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
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
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唱也當公之
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
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繼
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
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
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不自悔者盖未有也
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
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

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所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州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 戰國策目錄序　曾南豐

議論正闢雖繁贅而不俚大史公之流亞也

咀嚼愈有味

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

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曾南豐

看他布置開闔之勢以求其叙事措詞之法而一篇大意所以詳於歸美延所以切於警戒不可專以歸美觀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遠而彌昌者必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遠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迹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求遐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版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窺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群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眾故任事者亦皆警懼不敢不勉出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當事之行足以附從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欷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

聰明叡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郁茂遜避
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所言謙抑為而天下
傳頌稱說僥然開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
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
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
足以克紹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
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資仁孝共儉可謂有君人之大
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
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
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
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
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群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
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
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然一祖四宗
之當推而大之可謂至矣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
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繳撲之刑然猶詳
審反覆至於纖固緩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
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
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
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徭除之科急擅與之禁蓋未嘗興
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
之權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
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
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杖尺兵一卒之用
畢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
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
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
怠而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
上勵其憂勞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
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
走山藪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
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篚篚齎貢以致
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扶服而蹴
豫東南之蠻求社稷與吟誦至於六府順
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
莫盛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
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
餘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
於其心無桴枹鼓警之戒接於其目臣故曰生民以來
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
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興
則美有假樂鳧鷖既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
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授福婚姻之常務至於兔
罝之武夫行修於葦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

所以論功德者由外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
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為告鬼神覔
窮衆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獻其善者
所以啓其獨善與起之意所其患廢難久之情養之於
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率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
人之所以列之於經書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與造功
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群
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
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
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
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敢冒言其大体而於尋
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
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
為最盛之時而詞醉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
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勤之以戒慎者明之至智之
尽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勅
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万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
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
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実在
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
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万幾之不可以不榮而勵之以
兢兢使休光美実日新歲益闊遠崇循循之無窮至于
萬世承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
心誠不自揆敢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 書魏鄭公傳後　　曾南豐

事是論後世削棄之失反覆攻擊究辨發明
後面三轉論雖每轉愈佳比等議論有益於
世是以破千載之惑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
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
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
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
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
之薄其恩礼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
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
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藏人言以揜
己過取小治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
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
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
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
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
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
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
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

於書未嘗指為至今稱太甲成王以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今當時則所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哉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諍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此乃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交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稾者非歟曰焚稾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見也何則以焚其稾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稾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稾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方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在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宋朝文

## 法原　李淇水

以發策語易其言以傑特句發新意所謂化臭腐為神奇者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中之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皆世嘗有無法之君矣柰何乎人之多欲而趨亂也如闤市人之多欲而無法以辨之故有爭者奪者毆者詈者告捂者而奪其貨智者給愚者而兼其數焉耳自之春紛紛籍籍其去鬬者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為之法使天下強弱小大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立而天下之心定天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為貴君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貴且安也故人主畏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侵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毀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為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

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法可抑
我法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而法不可
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高祖之父不得
屈君臣之儀文帝元舅之子不得越王門絕馳道光武
之姊不得保藏殺奴使吏民愛若孝王變若韓彭功若
陳湯為奉世義若郅都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
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予以爲比也故明王之法左
者不爲右右者不爲左上不尊下賤下不侵上重爲廷
尉者不以才有餘而道禮樂爲太常者不以官優而奉事
而言刑法王者不爲工商賈人不爲士也今夫大匠之
捉尺堅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
規矩苟其參差不齊繩墨不合則斤削檃括而已矣若
毀吾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勞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
矣故聖主立法賢主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道德禮
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爲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於
法而後以爲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非法也
弊法者非法者也久而還賞罰號令不出於法者
弊政也弊政者非政者也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
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撓則君卑法行則要而
治多法不行則煩擾而無功今夫一人之身居深戶之
中傳召八公之號而風馳電行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外
提權衣履笔裾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

退乃夫位乎穆然垂拱典章湖海之珍怪奇變
殊玨而亦平衡密閣揖交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
下視法如油雖守法而强暴者以肆弱者以安全
至哉法乎人君之御天下所恃而生也闇生則不然不
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待法而後安故欲而擅
行其意若曰法者我之可自出也何有於法哉舉乎所
爲則無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刑害從如毛芥而朝
廷大法名分不立百職相侵日華月易人不知所措下
見法之易撓而可踰也則陰庇請託者務其私意以
動法使僥倖者倚上之恩以亂法悍暴傲倖者貪貫
其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
如漆雖嚴鐵若穗豎窮究而主人弗禁安能使盜賊之
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隍塹其羊童子
牧之嘗有蹊之徑之也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
其果蔬菜藕也或曰法之說無乃膠固拘牽而失於圓
通循物之道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
權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偏便也短術也法同
而治異者吏不能奉法在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
可輕變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者也議
法之臣必若皐陶伊尹周召丙張蕭曹者也既錯且尚
爲之況於庸人乎臣切觀今之世切近或非祖宗之法羣
下或慢朝廷之法大臣或以事情而輕法庸一或作舉

繇而侮法為伯者或擊斷於法外以為能臣之綱紀
制度錄是亂紀錄矣而亡故作法原

勢原

能道他人說不出之意思文字傷於刻削太深此言了　李漢水

君之所以安危国之所以存亡治乱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者矣勢不能為制兼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持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徑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消則行悖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鬼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從蹇窮安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果溪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勇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聖人惟為物為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度而為有餘非發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原持其關紐制其樞機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万人勸罰一而千万人懼仁少而悅者多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其勢之也故今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賴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在也夫千世之君可僂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百万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孰有大於此者乎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心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則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抱匹夫及書契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靡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奧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闇隱如鬼神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輸首海外之君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雄曹馬之姦禁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皆備為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其事有綱目軌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毒未盡自視其安也以為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己也以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盡服已也以為人終莫敢犯路馬之毛終獨兔之毛也故挑閱紐嬉弄樞機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潰渠在宮中而怨毒滿天下腹刦在一朝而禍急逆于日民心之他屬也君臣之守

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猶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之不能阿壞也朽壞生乎中雖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枝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禦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要天下之慮甚深繫民心而久天下之勢既完固密為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滲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綿之耳決則約之危則平之變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怠則繼之緩則持之寬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壞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若持之固執之審則發縱使則其政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橫肆奔悍於外不可使之雖有天下一旦離析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挈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畢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女之奔寒而走猿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謹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 議兵策七

文勢縱橫變態百出可喜可愕深於兵書者也　李淳水

天下之事莫難於兵天下之才莫難於將今夫奉法令當士民雖提鉤穚恭之甚逆順禍福非待歲月之久而勢之機動之有非是歷除而譎佯而上者可以緩從徙可以中遊若夫率數十萬之衆為熊羆之氣暴猛虎之力制之非其道則若狎焉之機不可取屬肯人人而敵人輕折將我小勝視我小跌一衂形鋒若豺狼之來不可隨防閑為勝其勢者為骨髓朝氣強國者為在隨其存亡死生之速如是故曰天下之事莫難於兵生者人之所甚樂死亡人之所甚惡將使之觸白刃冒流矢赴死如赴生安逸人之所至願勞苦人之所最病將使之草食水飲介冑而寢晨遽出入於死生之場勞苦如逸逸耳目之振也將使之莫敢不一心志之異也將使之莫敢不同我之所將使之不可窺彼之情將使之不可隱故曰天下之材莫難於將一治十十治百百治千千治萬萬一者將也百萬者兵也以一人動靜進退而百萬之命繫焉故國之命在師師之命在將國之用將輕用師危亡之本也非仁不能以懷物非威不能以戢止非勇不能以震敵非智不能以應變非信不能以固結專於仁則優而不為用專於威則怒而不為用專於勇則力折而機誤專於智則輕敝而實窮專於信則重滯而利失備者多勝專者多敗故將之材得則兵未戰而先勝將之材失則兵未戰而先不勝有不可用之將無不可用之兵將勝則兵少以為多兵弱以為強將不勝則兵多而亂易兵強而偏速知兵必勝之將其大要蓋

武於智詐仁義而仁義無之明智謀藏之陰陽明而無
不知陰陽而下不可見至哉知此者其知所謂將乎故
良將之才未易有也有之而未易知也知之而未易用
也用之而未易終也非至君不能用將非至將不能用
兵非至兵不能破敵兵事將材之難如此 太祖皇帝
用材智合聖謨而任之即位之四年自苓延劍入荊南
高繼沖獻其地五年王全斌伐蜀六年降南漢平三川
十一年潘美之兵赴廣南數月而平劉鋹十五年一曹
彬橋長江過師於采石十六年拔金陵俘李煜將明卒
銳勢如決江河聲若走風霰恭定之業則圖籍動不失
寸尺算日數刻以俟捷奏積世之珍入于王府數路之
籍盡于版圖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故兵用而武功成將
出而敵國破長秉遠馭以授後聖太平之業百餘年矣
廟堂之上習於安娛轅門之中怙於寡養兵不知律將
不知兵國不知將觀今之所謂將其在內者從事將容
冶日奉朝謁利祿以肥子孫若聲色田宅而已其
在外者資公養之費約結要人酬歌王食希冠蓋之譽
旗占懦卒使之廝役織紝繡畫刺繡是鐵伎巧玩好
之事而已其於訓練之精粗賞罰之後先士氣之強怯
地形之迂直邪謀之張弛勇怯之誠偽護焉不知百一
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是故治安閑暇之日吾常數糊芻
位大修索上卷尺十尺戶之賦不足以給一兵悉關市之

征不足以奉一將閑視多言尚各不肅一旦走撥俘贅
敵之敵前而用之小出必小挫大奉必大北血丹原野
鋒鋒刃四裏以爲大虞非天之災非地之變非時之
不幸因不知將將不知兵兵不知律之禍也韓非曰所
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故臣願 陛下於優安無事之
時留神於兵講意於將留心以收之當術以驗之委之
以難而觀其決付之以事而觀其應問之以疑而觀其
處當之以政而觀其材惕之以險而觀其忠激之以氣
而觀其勇則將將得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爲此詩者其知
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北有松漠之擾醜西有蕃
違之遺種南有盤瓠雜條丁黎餘民 陛下畜十餘將
練數萬人守則守戰則戰四邊必睥睨而不敢動備慮
之有素誰敢然懼中國而悔之者 陛下垂拱於太平
之上詹不早圖歲苟一歲日苟一日養不可用之將之
未嘗戰之兵猝有風塵彼強竪而起搖吾赤子掠吾土
壬然後驅而爲之則亦暮已

## 議兵策中

李淇水

文字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略無間斷考究
精詳而產事實融化用字精神管當李

用兵收將之術臣既著而奏名前篇矣請爲 陛下言
其詳兵在內則內重兵在外則外重內重則強外重則

弱兵在勳臣則勳臣重兵在近戚則近戚重兵在宦官
則宦官重上重則安下重則亂唐太宗定天下懲隋之
舊分折衝果毅府以統兵雜設十六衛以宿將臣或重
爽侵边張臣不朝則取兵于府以事剪伐取將于衛以
典師律事平功成則將歸于朝以卒宿衛兵散于野以
力耕勵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兵將
在內而京師實重夫兵雖有籍而府實空是故無豢養
之責無姑息之勞無一旦之變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是
故無震主之忌無離制之勢無擅威之嫌兵將在內而
京師實重是故無尾大之憂無外侮之虞無割據之漸
自古制兵之術莫善於唐太宗者甚震混一僅如宗周
故王業最治至唐中年府兵廢而太宗之遺業勝蕩大
壞兵重於外而不歸故藩鎮強大而叛兵重於內而不
制故宦官得柄而逆傳十餘君焦思勞精卒不能復以
亡唐室流熾五代肉爛魚餒在外者分裂方土據關內
視在內者收把威柄暴悖上陵五十四年傳六姓十四
君而天下生靈百不存一矣　太祖皇帝神武聖謀洗
削禍亂收天下之柄歸之于己龍絡俘夫易以文吏藩
鎮諸帥名號尚存祿賜尚豐而兵衆土地悉奪於上矣
逆賜叛膺消縮順嚮莫敢不臣奉天下之卒凡可以非
甲荷戟者名之曰禁兵則皆天子之衛非人臣所得而
有也聚之于京師以固內重之勢而威天下非苟輕戎

狀守備控扼之地川塗關嶺險害走集之所未嘗遠戍
而宿重兵屯戍之師三歲而代妻子廩基皆在京師補
一小校汰一羸老必奏稟于中而後上命以消殺四方
之異志故天下兵柄外不在藩鎮內不在彊臣不委宦
官不倚近戚利權重器在天子掌握之中雖有侍衛三
帥非有可專之威徒主其籍而呼召指導於陛前耳天
子或御廣殿或循近郊節以鉦鼓習以騎射角奉勇之
材遂忘嚬之氣或奉璧並視其起律而習其私隊長以
上日領翊請而折拜時揖誠禮而犒飲歲預衣裘緡賽
之賜而筆娃慶賞刑威懇敗祿練廩劑控約無不自天
子為之者故百萬之衆目無旁視情無他歸譬揮親愛
皆在一人不在臣下如足戴身如指隨臂如子弟翼父
兄如魚鳥從龍鳳至哉雖未能混一兵農實威服四海
聖神文大之略也老子曰利器不可以示人梅生曰秦
倒持太阿授楚其柄蓋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
敢觸其鋒夫太阿之鋒不可以倒持而利器之守不可
以不固也　陛下席三聖之烈據萬世之圖富與地侔
尊與天並恃隆平之極當無為之時遊神運化於沖漠
之場種逸含光於萬古之上堯舜不足稱為仁壽周武
不足稱為逸樂夫亂生於治也危生於安也惡生於不
足慮也　祖宗之事著於史牘傳於世臣故老之口粲
若日月遺某具在按節而奉之閒暇之余禮樂教化之

殿一御屧殿一帳逈郡一牽單壘旋頭前驅黄屋徐動從以鼓吹烈響穿雲奮揚國靈隼勁士裹新粧嬌野檣卒蒐畧而閱肄訓誓之誅一膚慢矯一志武以起士卒又安況宜之氣以改天下之視聽夫大局在敘不提振其鄉業救其竊勸而大雖小雖於其上猶有暇冀不疑則奔　祖宗既已衆天下之兵于京師以為内重之勢而威天下付之於後聖矣非可以無為為之者也惟願
陛下留神

禮論

李漢水

禮者先天地亘古今以長存出於自然非聖人之意而創為之所以人不可一日而無禮也

常讀戴記其言禮樂詳矣高出於大古深入於無間窮乎天地之際汪洋瀰漫殆不可知而復及於用孝者觀之或疑其張大禮樂而為之教求其所以然其非必然之義也孝者之言曰礼樂者非天地之所出非人之所樂為聖人憂亂而矯為之不得已而人從焉者也入之所樂從所不孝而能者情欲也聖人拂人之欲以就乎善抑抗說切天下之衆以入乎礼是聖人之術也若是則戕夫天理賊乎道本而後以為聖人矣豈戕賊天理道本而為聖人耶夫莫大於天下長莫長於万世天所與者雖聖人不能強之使又立天所有者雖多力不能強之使必亡今夫禮者先天地而不見其始窮古今而不見其終樂者不得而逃剔者不得而滅惟其與人俱生原於自然而後能也故聖不知禮樂之出乎天地性情之所有故因其理而導之擇其本而文之不行則已行之斯成不言則已言之斯立大可以被天下久可以傳萬世第紂舉天下之人而奪禮欲縱欲以絕禮樂不絕而桀紂亡秦焚聖人之書而樹己意欲以絕禮樂不絕而秦亡殺列之區無楊墨之術取中商之殘刻秦儀之說偽王樂之淫靡皆欲其說馳騁於禮之外欲以攻禮價終不可破而數子者後世不可宗皆非出於自然而何也皆有阮籍者知禮之足以為治而不知禮之原其言曰禮豈為我輩設哉抑亦妄矣彼亦無他以己之欲禮法而謂君子皆然觀薄俗之溺夫欲而謂聖人之事不足樂特為儀論以高天下也屈無之說勝而晉亡斯籍輩為之耳故禮者生於古始成於聖人小人從情以歸禮君子循性以安禮智者待禮而後易愚者待禮而後存人之生於禮之中宕跌而出於禮者亡譬介之生於河海之中躍而離於河海者死此禮樂所以為天下命也故曰禮必本於太一又曰必本於天又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知此者其通於誠明之奚乎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二十八

遜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二十九

宋朝文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陳亮立

說盡古今國任吞權者之情狀思深計工反成淺拙此論極有理意味深長儘可索玩

自古大臣權勢已盛極富貴已亢滿前無可希則退為身慮自非大奸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闒茸爵者不然者其為慮也寡雖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變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長者以正夫王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端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悲從不敢避之况媿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重權奸人譏之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要之因請立為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酒內聽婦言其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釋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加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敗於辯惟通德之士為無所爲而禍福之變莫思慮能究之哉

送秦少章序　陳亮立

此曾老於世故之後方有此等議論凡學者當知此理深味然後有益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戮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楹桷輪輿輹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嶷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書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以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蹙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又自懼甚悔禍譽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令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

惟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深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惧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常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殞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逆境者身者昇人之福也

## 答李推官書　　陳宛丘

曲盡作文之妙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誦詠愛嘆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駸駸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决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食笑語忘去脊脊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耒爲知文鐲爲恭敬若請教者乎[illegible]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但然不以自寧[illegible]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illegible]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耒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illegible]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也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illegible]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决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颷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漢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簡哉雖欲爲繁

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源襟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侯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宛丘文字之无得意者

陳宛丘

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挂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識知驕虜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頒幣事矣凡為是說者謂戎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為備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驁嘗特河隴間一羌爾也吾安能復以驕狎其父祖者制蓄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国必在東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苻石蠭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懾服無復僭竊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其間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若惡屯戍兵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亂見其不噬恃以犬馬可乎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侮乎其須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予曰比見貂璫禁近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膽而平日禁其為樂為令役者不亦難乎已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其聞定武異時貧軍吏士豊樂甚盛而今無豆蔬厭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然若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責已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廩之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不得幾何哉子從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揣也學問詞章而從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子無以責子矣

書韓退之傳後

陳宛丘

議論新亦有所感之言人心不是甚賞與罰之務畏甚賞與罰之理而已衰世亡國何嘗無賞罰無其理徒有其勢所以廢不行耳此實天下之至論非但為退之發也

或曰操賞罰柄以勢臨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

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暴愈沮而人愈暴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遷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埋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聲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勸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予曰是何足怪也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己之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御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皆感昏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於一己之私智而濟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嗷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震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非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撓以巨峽迎以島嶼而後怒號奔乳聲震百里抗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遏之則小怒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而名益聞耶

## 文帝論

宛丘

議論精確節奏雅容意新而語工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柄殺之季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不可必得之人居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尉者昔日之功者未嘗有卓然過於當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罪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四夫一言罪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困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於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很顧而起絳侯吹鼓之賤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雄之氣豈能帖然無動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嬰孩之提嬰孩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前日以生文帝豈無懼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邀君驕縱之所至而絳侯之迹見於

擇宜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光曾不如抑遠因辱使之慄然內顧而無所恃抑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寵光若負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爭光死又立其子見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於霍光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爲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爲霍光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屛遠之霍氏雖欲爲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亦宣帝誰爲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愛兒常病傷於飽貧臣常禍傷於寵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矣





宋朝文

法制論　陳亮

便是任人不任法之說只是不說破示天下以意一句便含任人意了

昔者聖人之立法皆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寬其節目委曲所以制於事者舉夫人之自爲而不求其一切先立於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害蓋天下之事緊細瑣屑其情狀萬變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爲之區畫於此而使一幾於我以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矣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皆歸於此而世之識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敵戰者其爲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矣彼豈不欲表裏分布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皆自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爲之所使無顧於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爲勝天如此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古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有小不盡而君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聖智足以深見天下之隱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於此哉均天下之田而爲之井田欲分其地而爲之諸侯九夫爲井人得百畝

而耕之役矣夫不得以兼小弱得以并弱而後又為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于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畀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別為九服之遠近分定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畎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汙地藪澤之地常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於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為之纖悉削胥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略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將其意而已蓋當是時公卿大夫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為之規因矩而為之矩使之各得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拱已優游於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者亦不如意而天下亦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於其中初若莫可據法而吾之法行於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事而為之無難者也不善為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於一身之聰明恃區區日前之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務故其法不患於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於精詳是故善用法者有遺法無遺意不善用法者有遺意無遺法法可遺也意不可遺也夫天下之情常樂於有所為而困於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我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乎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論法上　陳舜俞

反本之論亦頗參之以莊周之說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然則天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歟夫亦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用事日益新法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亦無法之為尚也為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倚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不豈禮不足之累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躰之所安夫如是則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寒暑食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多受鍼砭遍膚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備也壯者疾易治也其成敗未動而可以有為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之道已盡如是則祀繼之矣嗟夫天下之所不可

取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為之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孰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蹴銜為害焉終身而不知不立門牆則穿窬竊發亦終身而不為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疾其數欲戴君之心而有怨懟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甚相遠也其治亂之迹未易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而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之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勢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舉不畢出其知備其質盡其惡甚其變神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之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未瀆神……之已多所以必為秦也歟

## 論法下

議論好文勢委蛇曲折用字工　□丘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約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常簡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俗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姦偽滋熾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強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密與刑政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備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道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守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偽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傷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怡然靜悠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寧海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日入習於興事民意日縱豪傑盜賊稍起於田間而二帝乃修明制度以然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才者富而好者閒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籍籍

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亂治不在於創始開基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為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何在哉盖天下之弊好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利者必受天下之大害夫汙樽而杯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橧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為生死之所安也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不禁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激其敝不敝則已不必救其患是謂不求備於民夫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譽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其之求然吾曰取一金焉於其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惟深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繼而不至於衡窮智竭而無幾嗚呼或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甚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可以久安而無厭然則周人其亦足以知此敬彼或者過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 陳湯論

陳沂仁

千餘年議論不決之事自出意見為之折衷區處如身預其間而目擊其事者非特文字之妙也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當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蠻夷而致其功賞其為帝臣所饒者則稱其咨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尊寵以勸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舊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藁街自漢事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以一切矯制生事譏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恃其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病也劉向之論善矣而未及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服張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說告之者矣所惡夫實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蹈而比有者也陰山之北凡為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然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常則未有一單于也其不相棄然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既裂地而封湯乃為所

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
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惟其為說不明
若禮與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繼是故沮功之說所自
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于而至其侯者五人而
止何憂有要功生事之憂哉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
賞擯而不疑而下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
計者也古之善為政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大事而
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国患河其边之臣
起從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千縣其相諫曰守
從而從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
笑曰子憂過矣是賞陳湯之論也有功於魏者有大從
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從河之賞無再也

遠慮策　陳宛立

筆力俊偉議論不凡蓋東坡父子在嘉祐間
亦有此等說話當時契丹盛強故如此然尊
取武帝以為非窮兵黷武勞民之主不可以為訓
亭他文字可也

將享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涉天下之危害將受天下
之至安者其初必犯天下之至勞夫大利至安豈可以
苟且安坐無事而得之哉是以聖人雖履危害而不畏
當至勞而不厭堅忍強力痛自策勵必為而為之天然
後天下之大功立矣昔者漢武帝承文景積安之餘
下富實倉廩有餘人力盛強於是大興兵以伐匈奴蓋深
討窮追者二十餘年通西域關朔方驅良馬勁弩精兵
與帝此而以爭窮荒之地費財傷民甘心而不悔大勝
不滿其意而小挫未嘗不復夫武帝之心豈其止於好
大樂奇而力犯天下之憂哉蓋樂驅其士民而殺傷之哉
蓋其心以謂匈奴之強非四夷之敵異日之患或在於
此吾之所遺偏中国富強盛衍可以有為之時夫禍挫
萬里之強国以遺後世安樂無事之福豈可安坐拱手不
傷一民不棄一鏃而得之也夫使異日之所積才足以
償今日之費異日之安全足以補今日之損失猶將為
之而況費寸而得尺損尺而得丈哉蓋自武帝力征以
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勢浸以消弱單于稱藩稽首來
朝以平日抗禮之強敵而北面跪拜樂為臣妾而不辭
蓋臣嘗讀西漢志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帝于渭上未
嘗不掩卷而嘆武帝之英才遠略過絕天下而使其国
家享安榮之福而漢之強獨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
臣則漢之威德旁暢遠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為之臣
矣嗚呼亦可謂盛矣觀今日之所獲而追計前日之
費損失者才幾何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
家無事於民無勤於敵則天下無強国嗚呼漢武未識
猶以武帝為好大樂奇之主傷財害民而不遵文景之
節儉其亦不思甚矣今日之強胡與漢之匈奴其何以

邊境猶得據其强盛之勢僅同而已臣則以爲過之何則
漢之匈奴其盛未久方秦之士棄漢用兵於中原內患
起而外禦敵今敵目前而無暇遠略是以匈奴坐養生
息得成其强至武帝之時其盛久矣且方是時匈奴之
俗安匈奴之俗也而無暴於中國今日之胡肅宗時積
然後之甚哉自五代之衰盡皆淪陷上國而殞之役長
驅中原李紹萬乘之重與之親爲之敵所知之而今比
開之所以和宛居處各郡邑大夥皆有樂中原之
以其爲盛强矣而其爲患又皆特知武帝亦也夫端
然安居熟視不動而邊境之上不敢輕犯者非不欲也
提兵而戰勝負未可知終年而戰所獲能幾何熟與安
坐不失而終年之獲皆良金精鄉何嘗百戰之積以爲
重賂而果得其歡心者臣不知其說也夫武帝之時匈
奴止於侵邊境殺吏民而已今也空內府之藏損中国
之力而不免於傷威重賂結歡而未能保其無患則其
爲患比之武帝之時有加矣夫匈奴之盛加於武帝之
時而武帝之患則未如今日之切武帝猶且窮兵勤苦積
累歲月費財力而爲之則今日之計尚安得緩畏目前
之勤而欲以苟且無事爽之而望至安大利之獲也
太祖皇帝嘗積縑於內庫曰吾將以二十縑購一胡人首
而天錫 陛下以勇智神武英特果斷是天之所畀實
在 陛下

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卷之三十

## 楚論

陳邠丘

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懷王不復楚人皆憐之
如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數世之後秦卒以
楚亡天理人心從可見矣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者何也曰
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毁載以來未有能
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
怨深者後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必至又何疑焉

#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三十一

宋朝文

## 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　黃山谷

深於詩人之旨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養如旦暮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沈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遇而不怨人不知而佳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為君子者邪

## 苦筍賦　黃山谷

文字簡截殺有諷

僰道苦筍冠冕兩川甘脆愜當小苦而反成味溫潤縝密多啖而不疾人蓋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以活國多端而不害如舉士而皆得賢是其鍾江山之秀氣故能深雨露而飽風煙食肴以之啓道酒客為之流涎彼桂斑之與夢汞又安得與之同年蜀人曰苦筍不可食食之動痼疾令人萎而瘠予亦未嘗與之言蓋上士不談而喻中士進則若信退若眩焉下士信耳不信目其頑不可鐫李大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

## 晁錯論　秦淮海

措詞雅健議論不蹈常習故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袁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以異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強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捕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為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大尉得以破其兵

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誅致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
之論者以錯死為寃此正樓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為是
以妻言之則為妬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就使盎與
錯素無讎隙之嫌其為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
奈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禄山之
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国忠用事天下皆切齒
不平故禄山以誅國忠為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国忠以
謝天下則禄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
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為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
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
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兵三萬守潼關悉精銳渡滻水以



誅君側禄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表
無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
翰雖斬國忠事不出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秪足以危
身矣尚能為禄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禄山事非
明皇不可為也

上林秀州書　陳后山

必是讀儀礼熟故其區別精米特議論好讀
其文氣正詞嚴凜然有自重難進不可回撓
之勢此后山所以為后山而曾子宣諸公欲
羅致而不可得也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
詞以致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
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
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
至事詞以尊名名者先王所以定民分也名正則詞不
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
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
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
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致其情誠
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
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礼
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



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亟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
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礼為之節也夫周之贄礼其
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改猶自市而炫身況
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
礼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歎習
而不自知也師道鄉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
[illegible]也此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
[illegible]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

王平甫文集後序　陳后山

此篇豈特文字之妙其發明平甫生平所以
自守與其所以可傳者可以勸後之人後山

亦因以自見也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群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窮人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之不全實者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則於富貴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於家信於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使平甫用力于世屬聲詩於郊廟施典業於朝廷而事見其言使庶其肅剔弃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敘其文以詔來者先生之從婿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于世識者不敢其能使人後其所抑而陸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秦少游字叙　　陳后山

有意氣而不趨誕尺寸規矩而不失寬步可謂恭之矣

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臥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為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于廣陵逆旅之家是年請未卒別去余亦以請富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余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試以語公又以為可於子何如余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為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也子以倍人之材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有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置於世乃當守丘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

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名成季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乎乘傳爲假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字自此始

思亭記　陳后山

節奏相生血脈相續無窮之意見於言外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里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乃卜葬邑里葬其父母兄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自謂見之所視而思從之覩干戈則思鬭覩刀鋸則思懼覩廟社則思敬覩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壟而行墟墓之間荊棘莽然狐兔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時節之為宴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志乎因其親以懷其有不與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然乎未必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未思以為梓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懼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其可免乎君拱手而謝曰免矣敢爲之記

送參寥序　陳后山

僧道潛自號參寥子與東坡游東坡書此文其首星僅二百餘字而抑揚開闔變態不一最可喜也

妙總師參寥大弟老之嗣召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游卿大夫之間名于四海二十年餘矣其義古今殊蹟情見貧否言之從讀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鷙鳥舉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也見也元符之冬去還吳道徐而來見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于此其詩清不若手飾其說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己世尊其語然以麤高出之忘天下之書王侯將相之奉而為石霜老師之役然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餘所謂淺為文夫者乎於其行敘以謝之

與秦少游書　陳后山

委曲而不失正最觴而不傷和深得不怨而躡之道可謂善處矣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

俟嘗哉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覩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礼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公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

上蘇公書　　陳后山

讀此書則知前輩師友間相切磋正救如此

自是一等忠厚氣象

師道奉親如昨惟方託庇賴復爾遠闊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託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不為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特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為別至其晚莫數更離合又以為難此蓋志與年衰憊然借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中年以來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絕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為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

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謂王荊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荊公以巧智之士為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閣相詳咸作使矣未聞託之腹心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為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況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為功勢同則事之以為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況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耶末流偏廢不害為虐膏肓之潰耳之可也常切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閣下以為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閣下意欲復伸理前所舉劉文廣獄事聞之未以為然切謂閣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也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閣下前為潁州言之可也今為揚守而與潁事其亦可乎當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閣下之所當為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下豈能盡

争之耶争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呫者以為多事
日嘗謂士大夫覩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乎
是懷之切齒挖腕誠非為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
河其可禦耶所有過甚雚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溫
公是也夫言之以行長耳豈如嗚嫗擾臂下車取衆人
之一快耶為請闔下以不出此而亦一陳之以勸其愚
耳

## 袁州學記

李盱江

議論關洪筆力老健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
有屈力罷憊不順上意行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
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
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
失儒效闊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
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
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
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生徒有舍食有庖百爾
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力趨明年成舍菜且
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
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万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
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
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

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剄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
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
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
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
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
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
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宋朝文

呂公著制　　鄧潤甫

縝密溫潤有制誥體元祐詞臣東坡之外便當還他清望之殊全在結尾數語

國家難於置相若是重於知人堯舜之聖盖以爲難而殷商周之盛至以夢卜而求賢天降割于我家予未堪於多難思用耆德父兼政鈞其數能章以記群辟其官兵行儀表率通本原忠義得於天資功名自其世美被遇先帝嘗入贊於樞庭暨予沖人遂同貢於政路傳經義以謀國猶推上澤以舒民心叙收舊賢補直法度方重不倚雍有大臣之風調娛適中洪通當世之務是用陞之右揆委以樂機申衍麦田陪敦其賦介則代天而理物予則責著以為君於戲丞相之位未嘗無其人儒者之效久不白於世孟軻言無有者百歲揚雄稱自得者二三臣無迪遠業者其功難循近迹者其力易勉行所學以底丕平

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鄧潤甫

尊重簡嚴

師傅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弼惟老成重於典刑天下所以資其智延著舊德時謂元勳謀合祖宗之心名載旂常之器中淡貢衆播告外朝其官某敦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年施戎入則總我綱衡文武兼備其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于茲傅說之繼百官万邦其乂爵隆衆寵溢之果名以身退之康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用選之論道僑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甫敢其秋之情庶幾有為於戲極治陪敦多井申衍真封於戲呂望推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為孺子之師紀我省英無愧前哲往宣一德用格多盛

義田記　　錢公輔

規模布置好如累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用字親切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

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禄厚而貧終其身殁之日身無以為歛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辭車贏為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仁止生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摹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禄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廪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瓢囊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南豐集序　　王三槐

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凡三節曲盡南豐平生涉歷既可以見朝廷之用不用又可以見文之老壯學之進退結尾一節嘆息其用之不盡尤有餘味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為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起學書舍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郎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辭書初若不經意午漏尽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術格雅重自成一家始余時為尚書郎掌待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季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不可誣也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敞

湖南多蠻寇郡三苗氏之族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舜為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徂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聖賢猶得已之乎夫蠻夷異類者也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狖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群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

驅中國之士衣三屬之甲負弩荷戈加糧其上夜則冒霜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莫若使吾夷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略之路而勿為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教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恥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爲殺人而致於人屠於勇而嘗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使傳也非國家之利也願吾君不為昔者三苗之事而責于禹故其功列乎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存舊論　　眉山唐子西

議論好切時使今通俗而不失正與世之浮為高談闊論者不同為國家者不可不知存舊兩字已自好了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之八九其文采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郎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亂廢弃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歡喜踊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以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盡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為非有周公之才庸何留識又雖以秦制非復聖人之舊猶爾然而一見之如盲者復視聾者復聽如流浪積歲而返其鄉見其父子兄弟戚戚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哉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爲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寬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爲一王法而不襲前朝異代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亦灼然矣爲使今日變其一明日廢其二祖宗餘澤日益銷盡不在目前不幸而有人欲搖之則人心搖而天下去矣若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禮閥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者名家舊族而況數百年為天下國家者哉



名治論　　眉山唐子西

議論考究切中事情文字平淡有精神是他親見熙寧崇觀間一等紛更誇大之弊故其說如此與存舊論相出入○議論切實響當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人尚質周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魯尚尊而親々太公治齊尚賢而尊々自是以來漢唐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明當世之治體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每以雜伯自名而唐人亦云以道勝寬和為本今　宋之為政久矣其所尚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為不衆日夜講究治道以遊於世者亦不為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為言而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其無得於此是以有甚於彼焉識不自揆蓋嘗妄論之矣雖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致成周之治任人而　國朝之治任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為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為本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之忠佞智愚賢不肖至為懸絶故任法之世無甚利亦無甚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過數族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絶今之大臣更出迭入遠者十餘年極矣近者朞月而已雖無累世積習之利亦無妨賢專恣之害矣周之諸侯延緒以土宇則刑賞生殺之權惠幸以委之今郡縣之權不過數杆寬過此以往則相顧而議法矣雖無專殺擅戮之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時任官必考論人物詳之

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資歷為高下以注擬為先後猶于道應法者傳之雖無為官擇人之利亦無好惡徇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非擇擇之鄉舉里選今又異於此矣蓋自國初以來三場取士之法甚要之不離文字糊名易書臆考而明取之雖愚且長入治之利亦無毀譽比周之害矣其大要如此故周之任獄者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物之盛信有以絶人而賦郎稱亦足以稱此　國家更歷百五六十年間海內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效也昔者李勣為將無大勝亦無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而近世論將未嘗不以英衛為先然則今之所傳多於成周亦明矣而士方欺然不足乎說入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國朝規摹起置所以成就天下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國朝亦復不知成周矣何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愚者以之異無心者漠然而已今日欲成康乎則必脫略文法而一切任人矣以天下之大利而棄之於邃臺之間是猶以李勣之節制而求萬徹之奇勝終不可冀然與其蹈萬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也哉

家藏古硯銘　眉山唐子西

文見於此而寄興本彼蓋不特為硯銘作中

含識規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也獨

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 議賞論　　眉山唐子西

議論精確文詞雅健意有含蓄能發明他人所不能到不可以淺近求宜深味之

刑賞爲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百篇書有之商書亦有之至周禮爲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爲上意所嚮天下靡然而從惟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爲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啓伐國之舉盤庚涉河之役而重賞以募善痛勸以懼惡此驅民亂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揚子曰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覿而賞爲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於里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其

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眞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蓋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勝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眞情是以不易敵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唯不易故能勝小唯不畏故能勝大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獨不出於眞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如伯升之結客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耶然於莽之世而爲伯升之所爲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爲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眞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爲難及矣

## 上席侍郎書　　眉山唐子西

古人未嘗鑿事以為功故有功不為誇無功不為慊若恥於無功則不安於無事矣發明甚佳此是規諷宣政間紛紜制作之弊何丞相則何臬也一作何執中

某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輦流中年齒最為老大詞氣學術最為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為疎拙所以未即遂去正賴主人以為重今閣下還朝晚夕大用為執政為宰相為公為師此識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寒小官遷奪所依此其胸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効其所得於古人者惟閣下裁擇某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循建功立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過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劍戟臨衝兜鍪遇戰鬬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倫人理顛倒失次而臯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大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乂王家為功巫賢甘盤傅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乂有商為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為功後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無功之為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功於功名其探聖賢亦淺矣夫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不姓姬爾竊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歌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勿遂客至欲有所聞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某之所得于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僅以為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 書洛陽名園記後　　濟南李文叔

園囿何關於世道輕重所以然者興廢可以占盛衰盛衰可以占治亂盛衰不過洛陽而治亂關於天下斯文之作為洛陽非為園圃為天下非為洛陽也文字不過二百字而其中核括無限盛衰治亂之變意有含蓄事存鑒讀之令人感歎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

燼與唐共滅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光武論

見得親切故斷得分明說用兵情態好

何博士 去非

師不必衆也而効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以多而敗有以少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以三萬之周瑜苻堅以百萬而敗於八千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道也然有時而至于敗者驕吾足以勝之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奮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貪之恃吾有以獲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為數千之弱若易能也遣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効其命而忘其為百萬之強若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弱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於情則難率固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率之情而離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所以勝任之多寡為唯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高祖才之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既飭節制素明威賞素著有術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荊者辦於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劫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邀迎以三萬之銳起而覆之濉水為之不流此將踰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譎奇變離合出沒其應無窮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敗衆也卒衰赤壁之師而成劉備周瑜之名驕荊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以曹公之能而敗於衆勝之驕未為曹公者蓋可知矣方尋邑百萬之衆以壓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若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數千之卒中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乃几上肉也是以勝之雖然是役也人見其為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為能事也唯諸將觀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嘗切怪之而不知光武之為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貞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蓋敵小而

怯怯而戎戎而勵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真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唯不易故能勝小唯不畏故能勝大光武非特能以小敗衆也固又至于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于取天下者亦何獨不出于真情之與權術欺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結客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冠衣大冠而起于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于伯升者焉大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耶然於莽之世而為伯升之所為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為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為難及矣



## 宋朝文

### 上皇帝萬言書　胡致堂

貫穿古代之興亡揣摩當今之事勢氣完力壯論正詞確當為中興以來奏疏第一

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後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故也昨　陛下以親王介弟受　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遥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虜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漫不治軍略無捍御盜賊横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靡費不貲搜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虜騎乘虚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後流血逮及反正尊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百度頹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巡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以中興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勾踐漢光武莫不任賢使

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養鋭刻厲期於必成者則又本
於憤耻恨怒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所以光復舊物
各稱賢君未有衰微缺絶之後偷偷焉因陋以為榮
施施焉苟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為　陛下計
當如何而黃潛善汪伯彦顔岐顧以乳媪護赤子之術
待　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躬不
可不自重愛也豈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統業編
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為草莽墟之陵闕為畬牧之
堂堂中華戎馬生之赫赫帝圖盜賊營之然則潛善伯
彦所以誤　陛下隳陵廟蹙土宇喪生靈者又豈昭
烈踐漢光武之比乎本初嗣服既不為迎二帝之策因
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至于今德義不孚而號
令不行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怨集所至民以淮甸為
戎馬躪所在人以虜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將何暨華之
省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　陛下求為孝弟之
稱當有父兄之責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棲山海
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為自全之計也為今之策願
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
庶之謟而不悟其非怨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慮
其禍經涉變故僅免於亡蓋上天欲啟戒於朕躬俾大宋
不失於舊物金賊以小狄猖獗竊汙中華逆天亂倫殺
戮僭偽用夷變夏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圖雪恥

兄旅泊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
鼓動人心不[illegible]將訓兵戎衣臨
陣按行淮甸上又剿兵以資其豪英以戰伐天下其義
之士必與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聽起國
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財甲馬不強於此不患無備有道
多助孰不順之秦隴雖遥壯士驍騎即可坐致吳蜀雖
失銳財厚貨必自捐輸　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
為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
量輒為　陛下畫中興之策莫大於罷和議蓋和之所
以可議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兼強弱
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
淵聖皇帝在東宮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指動者屢矣南
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時
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讒語頗曾解紛
亦緣上皇仁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比既而　淵聖嗣
極適遇前朝大臣而邦彦為次相金賊遽至畿下遂獻
和議而南仲以宮傳之重方奉按房出奔闇六戰堅守
至陵留而不自愧其失因附邦彦而沮种師道鏖戰之
謀於是與邦彦之志遂同而趣分明植黨必欲白將主戰
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幾會一去國論紛然卒制
河東之師以使隨以伸和議之必信二帝遠去宗族
盡徙中原淪喪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彦以報

私忿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假仗服結黨誤國
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自古中國盛強如漢武帝唐太
宗其得志四夷必并吞掃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極其
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強陵弱猶且如此
今乃以羸退為仁君子長者之事望於犬羊狼虎
貪欲之類空言有其理哉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
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從步香無尺寸之地而
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 陛下明照利害之原
灑然知識剛意講武以使命之帑為養兵之資此乃晉
惠公抗結立國之策漢高中大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
堅確不變然後敵衆知我有含怒必鬭之志沙漠之君
或有還期不然則今併與東南而為吾不競行路則親賢
於宗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節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
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吳菉之宰輔深恩遠慮反復計
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狄至澶州王欽若陳
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等羞
恨無以藉口則讒 真宗曰當是時冠準亦豈有好計
但是熱血相潑譬如博戲以 陛下為孤注耳使人君
不明則欽若之言為妥君而冠準之功為幸勝今之議
者其情狀一一出於此苟能自絕其議 陛下不藉
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己責則必為善後之圖
矣夫事有緩急治有後先既定講講武則其餘無常有

自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典章文物一切
掃地百司庶府殆為虛設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
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入路法慎擇監司而付
之則吏部銓事亦得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
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敘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
舉矣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
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
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推以權貨甚利為
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
皆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耆艾諸練大臣總臺
權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為營
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 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
復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定居惟是侍從臣僚討
臣監司置害守收則當加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
之著明者而覲錄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
佐行於下如漢蕭何以關中唐劉晏以東南經制
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
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
與經然於文具無益變之末務那關决以處親舊發其私
欲而已也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習而不變之者則
在 陛下務實效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
必修賞罰大明不為近前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

猾貪饕不恥卑辱冒苟一者爲等第之虛文也昔
已發誠以來天下之士悖訪東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
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
誠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倒翌天下之士姑爲禮貌外
示崇名者爲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諫不憚拂逆非止
面從必將心致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
和顏孫善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
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功互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爲
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
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示以
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

本無智勇見敵輒潰毋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威不上聊
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傲慢聽其妄誕
張大之語望其樸實用命之功者爲任將之虛文也簡
汰其疲老病弱揀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其營房以
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擇所畏信者以董其
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大抵如周
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
以利器進戰援者厚賞死則恤其妻子退潰則誅
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
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
平無事則曰大幸矣敢有嘩刺有如聚賊貪殘不可

依伍晉習賊人之所爲無律法然雖其將帥不敢自
保者爲治軍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廉
忠智之人使久於其官僚兼勵政精刈奸慝以除民害
錄軍旅操勇盜賊未平必使寬節之政實被於民固結
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
民食租於下雖以財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稿設
峻法則厚歛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
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詔
其後租賦以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爲愛民之虛
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著
行乎其間則爲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

黔首爲肉爲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illegible]陛下戴黃屋
建幄殿質明華出旁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儀
物儀式備者引百官以次入奏起居既退宰相大臣畢
至而前搢笏出奏司辰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以此
度日而國勢益卑彼猾寇者晝夜厲兵蹂河越淮睥睨
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躪淮甸之意吾方挾持虛器
往然未知所之此則爲天子之虛文也今宿衛單弱國
威銷挫臣嘗言乞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
廣抽揀禁軍貢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訓閱
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勢自強昔漢高
祖嘗大敗於成皋矢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

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此得御將之大權雖知如韓信
且莫能測其取秦滅項甚易　陛下今欲於劉韓張
岳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
柄既倒持彼必謂　陛下不能一日而舍之凶踈桀驁
日以滋起　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兵上安能使此四
人者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爲變乎苗劉之亂率尔而作
者坐此故也莫若外集天下勁兵以強御營之勢然後
可以彈壓悍將驕兵悍將驕兵既不敢妄動皆稟紀律
則四方橫潰之衆及羣起不逞之盜必自帖息猶有拔
猖不軌者遣偏師以銳卒往擒滅之遂罷招安之策況
陛下以雪恥復讎爲己任仗大義而行天下頑兇無義
之徒固將斂衽倒戈而聽驅使之命矣漢光武爲銅馬
帝者用此道也　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曲籌畫盡破
分說他說以相論駁日夜圖回擇人而爲之必見績狀
於是時而兵不強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
無所復爲矣不然是自棄也　陛下苟有自棄之心而
欲於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中求爲以安三尺童子
亦知其不能矣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
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　陛下家世都汴舍汴何都
焉今欲用關中而制山東則力未能至披南遷六朝之
遺迹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
所能必觀進取形勢之便用之而圖成臣竊謂惟荊襄

為春秋之世楚嘗以是抗衡上國及漢鼎峙三國劉
據曹操聞孫權以荊州假劉備則失箸而歎六朝建立
雖南北之形已判亦必增重上流庾亮欲經略中原則
先分戍漢沔　宋太祖欲伐魏則先廣襄陽資力故晋
何充謂荊楚國之西門北帶胡蜀得人則中原可定失
人則社稷可憂今湖北接京西雖無大險然方城爲城
漢水爲池管仲之所不敢輕蓋地近中州上下不過千
里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衍按圖四通五達易入
而難備也曹操用兵彷彿孫吳而赤壁敗走殺於不積
剛難易之勢可見矣誠能立府郢鄂要漢之田以養新兵
出廣西武陵峒丁并荊襄黔孫軍聚堅壘列守漢上兩
水軍習以正軍弩以弓手民兵軍寄制江黃呼吸應遠
進取之基立然後陝西蜀氣血脈通達而騎卒可至川
廣之富皆漕外府易以扶挹其比於滯沟大江之南捷
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都
其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臣獨以爲不可苟善爲
陛下之責與晉元帝不同故也西晉爲劉聰吞併無復
能立懷愍兩君皆以絨頭故元帝自琅邪王又繼王導
寡制淮南十年之威起而纘祚然傳世十帝享國百年
疆臣內叛胡虜外迫其得僅存猶綴旒耳當時非無謀
臣猛將提重兵出入終不能復取中原者非偏天運亦
勢使然也今　陛下之父兄在虜中國無志於虜而

且乘輿服御衣服飲食居處動靜皆得比中國民庶中人
之奉哉其間　陛下嗣登寶位也必曰久南望宮里皆有子
弟為中國帝王者之歸焉有日乎痛惟茲荒僻屈辱之中致
此念為此言于今三年日復日切而獻謀者方欲請陛下
南狩日遠日忘必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所此臣所深
不論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廷不復顧思已甘心左衽
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冀　陛下未忍遽棄者當遲延歲
月無以支之則終恨　陛下而為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
必紛紛擾攘於此時而欲建都邪特不可亦必不能矣故臣
願　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候治兵
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興衛於京兆州郡連營屋以安
右其所謂老小者　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繞攀而上適
使趨問父老撫殘盡刃之餘民至于荊襄規模措置當根
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幸往來征
伐四出而所圖者必專而勿失其以前殿為重　陛下方
當念其救非如昔人自首至東觀為一之成者誠能堅忍
堅為中興者修以為之而不能為則吾儕所敬周宣王
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　陛下聰明
洞照必不謂然也上世帝王之為治之道雖萬殊然體本弱
根所以鞏固基局綿延傳命原其用必盡以天下為公而
不以為私初非如後世以智力把持之偏必多是雖骨肉
懿親肺腑然不借以尺寸之權而恐其伺便則已亡秦是

已潰以為鑒並大封同姓非劉氏不王及其又也光武
劉備皆以宗室唱義而起於彊胡之後夫漢高固欲為
久遠無窮之慮非為其一身也以謂不如是不足以大
庇子孫萬世血食然則封建宗室者乃固守天下之要
術也今　陛下之族北去者衆矣所幸見亦無幾何而責
諸善郡蕃請　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
事未見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冀惆疑虛喝以恐動
衷心故自為郡以至雖楊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雖
見雖其罪未成自然成然亦恐未必盡出於治聽齊家
之美意令宜於同姓中不問親疏選擇賢材而布之内
外廣加任使其望實俱然出衆者　陛下宜留之宿衛
夾輔王室其有克戡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封星
羅而棊列以懇　祖宗在天之靈以鎮國家如趙之諸
侯雖虜知趙氏之君中國者尚如此其衆况夫而得復
者非獨　陛下一人而已則其獲臭史之積心豈異姓
之建謀為其多息乎夫創業垂統之君必有綱紀以遺
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　祖宗綱紀存則
存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
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君子為難
盖其道固如此　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
人亦時見用然罪書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雖則
牧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福皆君子也至王安

石則不然斥逐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
疑致其政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　仁宗
皇帝所畫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
小人方前而進其養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
烈不知已時然則　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患無
緣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
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猶猶稍聚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
不來其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泯然雜進其黨必集
前謂俊選用賢之意與　陛下反正之初旨不侔矣
陛下土地全未能有發何冀望此草大言枉搢畫將之
夷狄聊持以誑引象膝延致矣雖而緣的如此是猶郛

行而來前此廢而適歲尔夫以豐治不育此平治以前
陛下之家法以不育治質比黑寧以復　陛下之家成
規當今日吾基之氣亢烟於中原淪是之派教興於是
屬非得奇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更用若何由復而吾
何由傾于北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右文左武者有國不
易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於蕭曹光武用吳
漢耿弇不以加於鄧禹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於
房杜蜀先主用關羽張飛不以加於諸葛孔明非獨其
稍文等陸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者異命儒者突息
未有國賢碩德屹乎朝廷以壯遐壽指蹤之功　陛下
所深倚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

以近時論之書不足以當於師道之所役况望吉甫召
虎乎而但塞尾然當具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望承
其其向虜賊發一矢也自恃無以塞責則大言譾論以
上欺盾聽慢辭侮礼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
所致耳敵人方強不可與爭鋒必退避自保棄師而動
又不鉏勤其中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覆循
環無有窮已其為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爲閫
陛下推心撫之失於太厚出入內禁不以時節小人不
知義理習於所熟以蹈君臣上下滿朋肇然情慝感矣
無有紀極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盜者
鮮矣臣願　陛下委大臣以嚴心待近臣以禮貌常使

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從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顯立
於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　陛下竭忠盡節不媿古
人者矣臣參奉內朝班綴之後竊求近臣如汲黯之流
氣折淮南尚未多得蕭驅舞與論烏然於長戟大馬之
中卒任幾人皆得以惡聲詬何之不敢正色忤視乎摔
其勢使臣如此况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
綠至卑也銜命出使刺節度使具橐鞬郊迎本朝沿
此意郎官出使則序位在轉運使之上凡此蓋欲尊重
天朝習民於上下之分也故為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
軍於簾外倒杖聲喏而過呂夷簡為相日有管軍忽遇
於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

蒲上疏求去以為輕及朝廷真人以此嚴升益分守之
嚴如此今見其分定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
陛下不為之別異表著是自蒲書陛焉俟等廢弃將何
所不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
躬行之士而舍浮華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
熙寧以前學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
實然藏史李侶疏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
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以行事爲粗迹
曰不是道也其或臨境捍守康爲循異於衆則群嗤而
笑之以為異教紛紛舜行以至敗國二帝屈辱弃萬
捶朝以謂是道然耳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
輕薄之為害也夫欲變風移俗惟係主所好惡擇對當
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非不許自陳廉勤者能
檢舉所以養勸廉恥振四維致當時人知自重風俗
忠厚至今有身為從臣而自陳廉勤之畢恩轉官不
以為恥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忘義貪得忘恥失遺其
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至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
戒者也今為化之原本於 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
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貴清白則
貪污者屏矣崇行義則奇詭者息矣推能讓則躁競者
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
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識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勸也臣

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應詔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
戈同堯舜之揖讓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
肸之召本為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迺
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恥道消四
維大壞則社稷顛之 陛下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
事也法度者所以治天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
幾而信義者所以出號令之實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鄙夫迂儒
以智作譎詭為術者必思此言然真宗澶淵與契丹結
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
敗盟幸與結燕夾伐 國取景德誓書置之天章閣
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虜人得以藉口夫
金賊何惜於我哉皆契丹書之假手借其報滅國之惡
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豈不為過而丘日以
來朝廷失信於民尤甚臣不能徧舉其目但如所謂前
降指揮更不施行如所謂已並下人別與差遣此等奏
請必曰閣於見類之側矣 陛下何惜不救大臣俾審
熟思慮而直為此反汗之失以數疑四方之聽乎今外
州所專制不稟朝命者猶多有之所恃以指麾役使唯
在號令出之不審則輕守之不固則疑輕而且疑則制
命之權不在 陛下矣承受既發奉行矣雖不日累旬
處破指揮則謂不曉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速

而四方從可知矣　陛下縱有真賢實能付之民社仁
政惠澤播之烝黎以是之故何雖責其功效百姓難爲
然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奸雄
得以竊之此綱紀國家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之
官監司者總臨州縣之長天下之治起於一縣縣治
則州治州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主必預擇居此之人
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
以來朝廷特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東南
路分不過十數何爲紛紛如此　陛下宜審其故矣謂
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覈於未命之前也顧疑矣
必然將出於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漕
臣剗賊彷徉乎其間戎猾羣須臾剗乎其上朝廷更方
嘆息而未能救治忍不爲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
綏之乎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
爲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又不難於今日乎往者雖
不可復追不當謂無可爲者而遂已也天定勝人大福
不再深可憂慎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
子錢塘之吏實先垂象參以上天之仁眷顧　陛下懇
懇至至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　陛下出於色難
側身爲文親追書史引對多士或徹玩好躬親庶政亦
非復雖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誣也然任至重者力必
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於
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迺閏月金犯大火星熒惑犯九
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無虞
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駐六飛邪名稽入漢
祖不留若趙會稽年三衢則地形窮僻危衢益貧賦
不通財用甚窘道路難阻朝覲益稀鄭置造澤命令益
隔人知　陛下無興復之志歲雖曰前無可勝望但父
四遠孰能止之惟有臣區區之言理明事順思迎父兄
誓報讎虜奮志強暴有進無退庶足以感發軍情率先
將佐於危疑之中求生存之道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
濟也不然而姑待天命之不庸擇是循不耕于田耕歲
以待嘉穀之秀生不種于麻露肌以待野蠶之成繭事
理之必無者矣又惟荊民數家無二者徒以祖宗德澤
深厚人未忍忘雖甚塗炭猶未瓦解雖甚怨懟猶未反
叛然以北來兵行所過觀之傍道里縣之民一切空盡
以避兵卒甚甚者田疇荒蕪室廬破毀生聚不保痛自
蕭條殊非承平望幸之意傳示四方何以彰德厲人也
雖山東關有數路至入之謀　陛下不深委將相早爲
防遏但欲深尋幽遠則回顧州郡復爲虛邑必曰君王
尚且畏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觀此安能久忍而無變
此若不望風胡騎以事夷狄必將推賢擇能以自保治
陳勝吳廣困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於
此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曰撥亂世反之正秦不正而甚

亂漢高祖反之正而興焉王莽不正而其亂光武反之正而興焉隋不正而其亂唐大宗反之正而興焉唐末五代不正而其亂我 大祖皇帝反之正而興焉反之正者反易其道究其敗亡之由盡更而去之尚何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 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 陛下虜賊雖暴強其亡可待特恐中國豪傑因之而起反吾之亂與彼之治則 陛下之大事去矣天下記之野史書之書要策舉事之方來後人觀之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十里而為讎人役今粘罕之強未如秦其得罪於中國無人不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猶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之為秦役此臣所以日夜痛憤 陛下痛惜而傷大臣之過計也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耳猶能披誠以動群賊北連懷衛之民誓共同迎二帝比皆相聯結附朝廷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為黃潛善所忌百方沮抑憤悒而死其志不就群臣亦無敢以澤所謀達于宸聽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何況 陛下身為子弟責孰加焉誠欲北向而有為臣將見綢繆於長淮蓄銳於甲兵爭西海惟 陛下之用決不為失策也在 陛下斷與不斷為與不為耳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三十四

宋朝文

論遣使劄子　　胡致堂

報本紀詔暁暢事情毅然有不可奪之色

臣竊聞遣使臣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家 陛下擢寘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況遣使大繼使初不預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輒形論奏伏望 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威公為齊所殺魯之臣子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莊公者乃威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恥又與齊通好元年為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郕九年及齊盟于蔇是年為齊納子糾仲尼疑之備書直筆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皆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於前慶父無君動於後卒斷閔公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間魯之宗祀不絕如綫此釋怨通和之效也豈非為後世之永鑒乎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 二帝塗炭 祖宗之民乃 陛下之讎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身與議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竊將位而去曾何足卹而於 陛下聖

假國家大計則臣發多矣所幸　陛下嘗曰朕痛心疾
猶見於邪言又感之後奉將天討罪狀賊虜再安國步
漸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不
刻擧知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知支梧廈屋初正其柱
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誑誘群臣之微賤陷國之
扯非孔子之戒循習莊之非亦復歸之義陳自辱之辭
臣切爲　陛下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以恤其如
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爲卑辭厚
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　二帝
所在者誰歟見　二帝之面者誰歟聞　二帝之言者
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
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
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酋虜能服
國普賁變形于奏章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挾虜
擁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　二帝知中國所
恨在劉豫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
所重平吾所恨隆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
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敗國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
曰姑爲是餌則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幣而成就一姑
爲之事也苟曰以　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
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
陛下與女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爲重若通和

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
謀非國計也　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
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尚一旦亂臣賊子
接迹乎四海幸遇　陛下篤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於
今日便當效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只行一二大者
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夷狄之怨也
欲紓此怨必殄此讎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臣行
此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女
眞爲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於女眞之志百無一
還之心然後　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　陛下爲人子
之職舉臣等駑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矣苟爲
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於讎虜則宰相而下皆
其陪臣也借使女眞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万騎駐
兵泗水之上願與　陛下面相結約歃盟而退不可
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廢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
割我之地土而取其租賦有一于此其能從之乎從之
則無以立國不從則釁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竊謂
思之不通是以畧具古義澶瀆聰聽惟　陛下試加采
擇或合　聖意即以出讎當復無可通和之義明降
指揮罷奉使之命刻印鑄印餞頂之間初錮吉日月
之明適足以彰　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免累聖德誤國
大計

再論遣使劄子　　胡致堂

說利害明切却是就理上見得如此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
體不同今何為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亦有所陳
已荷聖知今浚以謀國謀臣　陛下之所倚顧而福續
之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不當力諍取勝徒成
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開於聽
聽覽　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　聖慮俟他日驗臣
所言與浚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
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　宋雖繇遼喻
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大譎詐也今我之應變使之論
尚須卑辭競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
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虜人亦
不來及癸丑遣使則論引虜使入国熟視而去曾不旋
踵而淮甸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
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虜境晝夜兼程既
無禮節又見粘罕坐受欺紿匆匆而歸不嘗得其要領
也而況何辭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国之事乎此遣使之
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同
請俟矣使歸行賞還進官職弼方以中国未能用兵徒
賴使人口舌下虜為莫大之恥終不肯受其賞　彼如此乃
可辦国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

其意而後行所遣卑近無異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
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
威辭其欲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
自叛也死生之際唯烈士才憬乎謂何辭而能之乎此
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纖
之志正欲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折
哀乞援秋高馬熟來寇何疑此不待覘視自可坐照者
一豪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
為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
豈能衆雲驅風徑至虜庭哉必涉清河之阻經濁河之
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責
豈專使人達之於虜哉臣恐我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
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如兩家有泛世之怨一
弱一強強者侵陵不休弱者亦固其門墻嚴其戒以待
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
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
自古兵戎焉與玩武不戰而無自焚之變者乎五胡英
傑劫雖並建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兇殘不義特盜
賊之雄耳非有保國家必兼并天下之術也虜之動兵
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
況酣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
萬一今冬當助豫賊敗於一來　陛下中嚴將士陳大

江之險以禦天下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上奏
之常今未有其委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怯情見力
屈適爲所乘非其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
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爲身謀而已 陛下
鑒戮賢才日異不從菲衣節食卑宫室留器用以養戰
士固將父兄擄掠載不同之憤雪淪溟不滌之恥也若
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渙
散以爲無援有輸忠竭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日謀
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爲之漸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
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說使 陛下雖盡
孝以 二帝爲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絡繹



一人能知兩宫起居之狀聲欬之音者况今歲月已久
虜必重閉堆懼我知之今以虜爲父兄之讎絶不復通
則名正而事順怛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
通而不絶則虜挾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 陛下
之利也使或有知 二帝所在一見慈顔宣達 陛下
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
之有其如艱梗阻難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
二帝爲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
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撓倖以爲之漢高祖出關得董
公之謀以弑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
強弱以殊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嶢關之事

擬虎之喻前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在僻
漢自操爲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建孔明不求
近功君子以爲有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
大抵如此三國唯起曹與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
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爲
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
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儻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
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爲至於何辭之行
兆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者言而
自抑也

## 澧州譙門記

詞嚴誼正可謂雄偉不羣者矣



經世安民之道除其害而後同其樂既其實而後備其
文蓋心志不恰則遊洋跡渺莫娛於聽聞氣血壅弊則
甘豢芳珍莫適於口體飢寒毒痛交切並至而有彼樂
之思則封疆之界不足以域山溪之險不足以固而况
於墉乎况於閈閎而爲關乎仁人君子推己及物必有
本末先後之序矣古之爲城也非曰必可恃也其爲門
也非曰必可捍也蓋亦立制度焉爾苟得民心雖畫地
而守猶表而限效死者莫肯去冒死者不能入不然崇
埤到天嚴扉重閉金鋪而銅鐶鐵扇而石樞無以固其
民心至於內携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圃也故曰

國之有城堧之有門蓋亦立制度焉耳湖湘僑吉與淦接淦歲築隄防然後郛與郭咸得其敢居歲在己酉北兵南侵有守者開隄引水以自保既既引去独亦隨隳從日立郡於新淦而中無慮百一端焉苟治遑戶且未安而何暇議隄之役大水時至流濫産避繕葺務之遒一紀矣太守羅侯下車訪民疾苦莫先斯事即郎百姓使壞補缺鄉者呼吟今者謳歌乎嘗過其境呼田夫遊旅而問焉往往色邦負耒耜願受一廛而至者也侯之得此蓋有道矣乃作雙門徇民之欲闢內外諸闕開置其前以授時稽角鼓以蓄羣匠則庸工役則儲兵材則斬浮屠氏之山泛淦以來未幾告成而民不與焉侯嘗為南鄉言誠不拜僧臣僞赦節義上聞耶被寶擢又守是邦意養遇察去其害惜其力不盡其端動其閑材歸其物於公家與其害興於書害蓋君必察其民根諸民心必形諸仁術也春秋一門之興與譏書于策謝夫不當為而為之今侯作門而乎乃記焉則見其識本末知先後遵例本度非時絀而舉贏異乎屈宜臼之譏者侯可傳已侯名應亨字養家南劍州沙縣人云





宋朝文

上高宗封事 澹庵

論正詞嚴直形於色勝...與日月爭光 信哉

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 陛下效之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陛下所居之位 祖宗之位也柰何以 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 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 陛下一屈膝則 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 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者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 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 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 太后可復 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 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

情偽已可知矣　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　太后決不可復　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国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　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　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　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　陛下如唐虞而欲導　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　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議論正大規摹開闊不可獨以文字觀而抑揚起伏假設高帝陸賈問對之辭尤可玩味

假陸賈對　胡五峯

陸賈為漢高帝太中大夫時前說稱引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再拜對曰臣竊以為陛下馬上之功不如項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天下初發難時秦軍常乘勝逐北項王獨破秦軍虜王離降服諸侯將降章邯及入咸陽西攻破函谷東係死田榮屢蹙漢軍於穀泗困陛下於滎陽成皐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陛

下失大公於彭城亡魂於滎陽洗身於玉門中伏弩於廣武勇不振於鴻溝既又刑於固陵必待信越而後敢戰此臣所謂不如也上曰果則然矣而我得天下項王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項王失信弑君虐忌驕誇行詐自與殺人殘賊利己聖王之法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爲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封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爲秦王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也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爲丞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此三代取天下之義也不斷斷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也以野戰略地之功譽苟以文墨議論之功爲人此堯舜禹湯文武尚德不尚戰之心也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矜鰥寡恤孤獨之政也此五者陛下所以得天下成大漢盤石之基非歟焉上一時之功乃向漢之波瀾起伏耳上所然而歎曰生高起吾意殊不及陋儒之論吾欲治天下法先聖何若而可賈再拜對曰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天下法制自周幽厲壞湯紀盡平王之後浸微浸滅五霸假托仁義以自封其志不在於斯民至于七雄益以戰爭強大爲務秦據形勝以利誘民鬬取一時之勝而不知其所勝爲僥倖也遂安而行之居十有三歲天下爭起而亡之矣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也明年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後千餘歲未有能明漢家承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論承漢家之宜乎　大宋癸酉歲有士嘆曰嗚呼天乎使陸生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媵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爲人彘張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酖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燕王建絕嗣山朝武疆不疑殺於外姓之事哉又安有審食其入於死誅不赦之罪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封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犧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皐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可悔蕭何相國不繫獄黥布陳豨盧綰韓王信不背叛矣則以不襲秦故尊君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屏爲根深蔕固雖於崩陷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首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敢

後世二千統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貴儗公侯而
貧民貧苦失職矣則必用靈制五刑使好生之德治於
黎民不下三大赦以啓後世惠姦宄賊良民之原矣則
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下
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則必兼
用仲尼立嫡與賢之法嗣天子繼體之明行彻之律不
受制於母后遂飲為淫樂不聽政矣嗚呼天道往而必
復三代之盛其有幾不復者乎

治安劄子　　趙霈

愛君憂國詞氣凜凜真有古諍臣之風

臣嘗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治亂之機相為倚伏安者
危之對君安而不戒則危有時而至治者亂之反恃治
而不修則亂有時而生惟安而思危乃能常安治而思
亂乃能常治茲自然之理聖人之所不忽也仰惟陛
下出承一列聖之丕基適丁陽九之厄運中原傾覆衆
民塗炭九年于茲矣秣馬勵兵而士氣愈振興衰撥亂
而武志方申天時既至人事已極比者皇威奮張寇戎
遠遁已舉中興之業坐收不戰之功矣其寫者殆將悔
禍使之至於治安乎效者　鑾輿言還天人和悅丕遵
之寧所謂安危治亂之機正在不可一日而忘也臣敢以
漢唐論之光武時王室初定因馮異自長安入朝詔曰
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小白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
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
車之恩然則光武所以能保帝業其由異發之言乎唐
太宗時高昌既平魏徵曰昔齊小白與管仲鮑叔牙甯
戚四人者飲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
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小白
家人與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
不敢忘布衣時公等無得忘叔牙之為人也然則太宗
所以能保其業其由魏徵之言乎夫以後漢初定天下
唐既平高昌宜若無所憂矣馮異魏徵乃引小白管仲
鮑叔牙之語以為戒此無他欲其思所以危則安思所
以亂則治故也馮異願光武無忘河北之難太宗自謂
不敢忘布衣時臣亦願　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忘之
危殆時則治安可期矣伏望益軫　聖念載懷遐圖
燕安不可懷則前日艱難之勢不可忘也知宴樂不可
極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猝之警則凡
所謂備禦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鑾輿之巡則凡所謂
理財之道其可忘乎臣今於此必思為邑蹙之際務殫報
國之誠指陳得失獻替可否庶幾君臣上下共享治安
之美如漢光武唐太宗時無愧馮異魏徵之所陳臣區
區狂瞽不勝至願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二十五